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貳拾貳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貳輯・貳拾貳册目錄

二十一史精義二十一卷 〔清〕王南珍撰 一
易知摘要類編十二卷 〔清〕富俊輯 二〇七

〔清〕王南珍撰

二十一史精義二十一卷

清乾隆瓣香堂刻本

王踈翁輯

二十一史精義

瓣香堂藏板

序

善讀史者上下古今鑒治亂興衰之故通質文損益之宜豫其才以資世用常不背於先王之經此三長之義有足尚焉若徒取記載之工沾沾於文詞之末雖方駕馬班睽鑣范陳猶無與於修齊治平之要也然

一

則精義之輯也何居曰吾以為文章之助也夫史何事於文且史固有本末安能鉥裂篇章指一斑以言貌庸有當於作述之意耶曰吾聞之海上之賈矣賈者泛舟而遇絕島瘴霧之靺鞨琅玕之屬充牣其中將負而趨則山不可

二

舉擇而取之又病其不
盡也於是乃不顧而去
之其曹偶往者隨所取
攜掌握之物皆足以富
數世賈人後悔每望洋
而歎云彼倉桑之蠶何
意於黼黻元黃以主
擔夫爭路寧有閱於書
也採觚之家其或有以
取此歟

乾隆二十八年七月
踈翁王南珍書

例言

史記採百氏之言成一家之書河旣入海無復河名今不更詳其所出

漢書自武帝以還多因司馬舊史今錄始於昭紀

三國志薈萃羣書如漢晉春秋九州春秋魏畧吳錄江表傳之類悉別之若魏之帝蜀之主吳之權稱如志舊云

宋齊梁陳魏齊周隋代皆有史其間美刺詳畧互有異同今各從其本傳

南北史與本史體製不侔雖沿襲成書而損益搜羅多聞爲富今取其有異於本史者錄之

揭篇名於精義之上使欲觀全豹者易於披尋本以自備遺忘間有繫註亦屬隨筆學者要當遍涉全書碎金片壁卽繁釋博

箋何裨寡陋固不暇致詳也

史漢二書儒者無不卒業曄壽以來諸史未易數窺晉書時見高妙唐宋卷帙實繁故所錄稍多非得粗而畧其精也

史家敘事或括就簡該或鋪張漫衍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于以見古人之制作啓後來之文心陶鑄性靈豈不有資藝苑哉

史家

史記漢司馬遷作、遷當墳典鈌亡之後、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貫穿經傳、旁搜史子、創爲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後世史官、所取法焉

漢書後漢班固因遷雄向歆之文以成書、所爲表志未竟而卒、其妹曹昭踵成之

後漢書宋范曄集司馬彪華嶠謝沈袁山松諸家作、

三國志蜀陳壽作宋裴松之取張華顧愷之司馬彪山濤皇甫謐荀綽葛洪譙周韋昭諸家補註、

晉書唐房玄齡等取謝靈運蕭子雲蕭子顯陸機崔鴻諸作增損成書天文律歷屬李淳風、掌故屬于志寧、紀傳屬顏師古孔頴達、

宋書梁沈約撰、以何承天爲本、旁採山徐諸作刪補成書

齊書梁蕭子顯撰、始江淹爲十志、沈約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

梁書陳書並唐姚思廉作、廉父察爲梁陳史官、錄二代之事、未就而卒、廉繼父志成其書、

魏書北齊魏收作、初魏史官、崔浩高允皆

有編年書、太和中李彪崔光、始分紀傳表志、及收奉詔修撰、悉焚舊書、其後隋魏澹唐張太素、各爲魏書今俱不傳

北齊書唐李百藥作本出隋王劭、劭稱爲艮史、後李德林稍益紀傳、德林子百藥仍其舊錄復加新緝

後周書唐令狐德棻請撰次周書、詔與陳叔達庾儉成之

隋書唐魏徵總史事顏師古孔頴達奉詔
述作
南史北史唐李延壽撰
唐書宋宋祁歐陽修撰
五代史宋歐陽修撰
宋史遼史金史元脫脫與歐陽玄揭傒斯
等纂修
元史明宋濂王禕撰

二十一史精義卷一

遵化[illegible]南珍輯

史記

五帝本紀　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披山林草木以通道路

日月所照莫不砥屬莫不砥平而來服屬

夏本紀　亹亹穆穆爲綱爲紀言禹之德如是

始皇本紀　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河水溢魚大上秦人就東食魚

鬼薪取薪給宗廟三歲刑也

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尉繚之言

天下大酺令天下大飲酒

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封同姓其後更相誅伐李斯之語

是樹兵也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

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專一其心戢合其志瑯邪臺立石刻頌之文

恩肥土域碣石刻文

人則心非、出則巷議、

黥爲城旦、（髡鉗輸邊日伺寇虜夜築長城四歲刑也）

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

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

下懾伏謾欺以取容

不中用者盡去之（始皇收天下之書）

吾使人廉問（廉察也）

諸生傳相告引（轉相舉告牽引）

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趙高語鞅鞅怨望意）

周盧設卒甚謹、（周盧舍設衞以備不虞）

項羽本紀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

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

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

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無不人人惴恐

多奴虜使之（諸侯吏卒折辱秦之降軍）

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

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

高祖本紀　常折券棄責、（棄責不取償也）

聞令有重容、

項羽爲人僄悍猾賊

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言秦中地勢便利、）

呂后本紀　君知其解乎（解解說也）

未敢訟言誅之（訟言公言）

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滋殖滋生也）

孝文本紀　新啑血京師、（啑漢書作喋履也）

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周勃迎代王、請間言、宋昌却之乃跪上璽符、

天下人民未有嗛志（嗛猶慊、漢書作慊、）

而又飭兵厚衞（厚衞厚其衞也）

陵轢邊吏、

詿誤吏民（陷吏民於罪）

孝武本紀　能使物卻老（李少君能使鬼物有卻老方）

善爲巧發奇中

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形容神君之跡）

不相中得相危以法（中不相得以法相傾）

間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皐陸水旁陸地隄繇築隄之役）

神未至而百鬼集矣

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泰帝太昊伏羲氏）

越祠雞卜始用焉（嶺南有雞卜之法）

僊人好樓居

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冀至殊庭焉（殊庭殊異之域）

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

表　澤流枝庶

驕騫爭權喜揚聲譽

禮書　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蠭蠆輕利剽遬卒如熛風

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房皇猶旁皇徘徊也）

樂書　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

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皥冬歌玄冥

律書　六律爲萬事根本焉（規矩權衡之類皆本六律）

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

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蠕音軟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

天官書　王良策馬車騎滿野（王良星在天駟之旁動則有兵）

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

謂卿雲

天開縣物地動坼絶、山崩及徙川塞谿坎、水澹澤涸地長見象城郭門閭梟枯稾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禨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鱉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誠然 逢俉謂相逢而驚也索隱以化字爲訛字之誤今尋文義皆兩句成韻或所引用耶

兵相駘藉 駘藉登躡也

此其犖犖大者 犖犖分明也

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 春主生發故布澤行惠夏主舒散故赦過宥罪

風雨破石 不德則風雨破石

平準書　百姓抏弊以巧法 抏耗也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見知不舉者有罪廢格命令及沮敗誹謗者皆窮治之

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 蹛積貯也賣之爲廢畜之爲居謂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三人

用慘急刻深爲九卿、 謂義縱尹齊王温舒等

微反脣 大農顏異客語詔令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張湯治以腹誹論死

有腹誹之法 口雖不言而腹中非議也

江南火耕水耨 燒草下水以種稻也

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卜式之言

齊太公世家　東馬懸車登太行

楚世家　坼剖而產焉 楚之先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

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

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

言虎人猶攻之若麋而蒙虎皮則攻尤易利尤大也

越世家　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 越大夫逢同之言

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 范蠡自謂陶朱公

乘堅驅良 車馬之奉

趙世家　城中懸釜而炊 知伯引汾水灌晉陽

一日不作百日不食

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

今吾將胡服騎射 武靈王始爲此以教其民

一母爲怨府母爲禍梯 李兌之言

聖人甚禍無故之利 趙受韓十七邑平陽君諫

魏世家　欲啜汁者衆 客告太子申以喻欲立功者之多

痤因上屋騎危 魏使吏捕范痤痤升屋以避兵危騎屋上也

田世家　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

方穿 棘木爲軸施膏至滑然不能轉運方孔

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 與上並淳于髡之言

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 齊謀臣周子謀救趙

陳涉世家　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

叢祠中夜篝火狐鳴 林廟之間舉火狐鳴蓋假鬼神以驚衆

人奴產子 猶今言家產奴

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 楚人謂多爲夥頤語助涉故人與傭耕者入宮驚而偉之沈沈宮室深邃之貌

外戚世家　繼體守文之君 繼世守度之主

景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 嗛音銜恨栗姬而未發露

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 陳皇后坐呪詛廢

荆燕世家　推轂 助人前進若推車轂

獨此尚觖望 觖音決有所不足而怨望

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 燕王定國以他事殺郢人

悼惠王世家　其母外婦也 高祖庶長男肥

請得以軍法行酒 朱虛侯章

高后兒子畜之 呂后視章如兒子

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言駟鈞惡戾如虎

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 魏勃語

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灌嬰語）

蕭相世家　王暴衣露蓋

賤貰貸以自汙（貰賒也）

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

曹相世家　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

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

者輒斥去之

留侯世家　賈豎易動以利（張良言秦將屠者子也）

楚梟將（梟將驍勇之將謂黥布）

偃革爲軒（革兵車軒乘車謂詔廢兵車而用乘車）

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

陳丞相世家　亦食糠覈耳（覈麥糠屑也）

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

家乃負郭窮巷（張負之家）

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張負以孫嫁平而誡之）

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

者亦多歸漢

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

周勃世家　勃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

喪事材官引彊（勃負以織葦薄爲生業又吹簫給喪後乃能以引彊弓爲材官）

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

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亞夫軍細柳）

楚兵剽輕（剽悍輕脫）

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

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卽

欲反地下耳（條侯子買工官甲楯爲人告變下廷尉對簿）

梁孝王世家　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措音迮李太后與梁平王任王后爭門指爲門扉所笮）

五宗世家　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

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

持詭辯以中人（趙王彭祖景帝之子）

汙以姦利事（以姦利事汙其相）

使使卽縣、爲賈人榷會、(爲賈儈以專取利)
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有月事則避不敢進御)
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
城過市、入牢視四、(勃居憲王喪如此)
三王世家　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憧無知貌)
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
絕、

伯夷列傳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
睢(恣睢自恣兇惡之貌)
操行不軌、專犯忌諱(不由法度而犯正義)
管晏列傳　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
卑而易行、(管子)
老子列傳　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
蓬累而行、(得時則乘軒不遭時則負戴而去)
莊子列傳　然善屬書離詞、指事類情、剽剝儒
墨、(剽剝攻擊之謂)

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洸洋猶汪洋適己自適也)
韓非列傳　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
士、
老莊申韓列傳贊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
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詞、稱微妙難識、
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
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
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
矣

孫子列傳　夫解雜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
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捲同拳控拳搏撠反不能解之救之惟批其相抗擣其所虛使其形格勢禁則自解耳)
伍子胥列傳　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詢猶詬)
吾日暮途窮、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言心急不暇顧事理也)
弟子列傳　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子貢)

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

踵而死、越王勾踐

國爲墟莽、國破則爲墟而生榛莽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廢舉賣貴買賤逐時轉易貨殖

商君列傳　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杜摯言此以難商君

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

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武王之臣諤諤殷紂之臣默默

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與上並趙良之言

蘇秦列傳　夫士業已屈首受書、低頭誦書

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

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鄧工鑄劍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劍號宛馮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柰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言宜決之於早也

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

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恫恐懼也秦疑韓魏之議其後虛作恐喝驕矜而究不敢進攻齊

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齊以敗素染紫曰齊紫其價十倍蘇代喻轉敗爲功也

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蘇代言秦之詐力

張儀列傳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廝徒負養皆雜役之賤者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跿跔偏舉一足而跳躍也

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奭騶奭雕龍言其文過猶輠車之盛膏者炙之轂過猶有餘流言髡多智不盡也）

孟嘗君列傳　乃渺小丈夫耳

躡屩而見之（屩草履）

馮先生甚貧猶有劍耳又蒯緱（蒯草名緱把劍之物謂以草繩纏之也）

馮軾結靷

秦為雄而齊為雌（孟嘗君相秦則秦雄矣）

平原君列傳　士方見其危苦之時易德耳（危苦之時易以見德）

信陵君列傳　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韊盛矢之器）

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

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豪舉豪富之舉）

春申君列傳　兩虎相與鬭而駑犬受其獘（喻秦楚相鬭則他國將承其獘）

科頭（不著兜鍪貫頤兩手捧頤而直入敵皆言勇也）

探前跌後蹄間三尋（秦馬之良前後蹄間三尋言馳疾也）

愁居懾處不敢動搖

獨擅綰事（綰猶管）

樗里子列傳　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甘茂列傳　禽困覆車（譬禽獸困急猶能傾覆人車）

穰侯列傳　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

白起列傳　犯秦斥兵（斥候之兵）

孟子列傳　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

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騶衍之言）

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以方筍而納圜孔不可入也）

淳于髡列傳　承意觀色為務

荀卿列傳　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

范雎列傳　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砥砨四者皆璞玉

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以秦之強伐諸侯勢甚易

詩曰、本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范雎說逐穰侯

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范雎詐稱爲人庸賃、習知猶素相識也

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侯嬴之言

吾聞聖人不相、唐舉相蔡澤

持粱齧肥

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蔡澤之言

批患折難、廣地殖穀、

廉藺列傳　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奢救韓

夫天下以市道交、客對廉頗言

魯仲連列傳　好奇偉俶儻之畫策

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言秦以權詐使其戰士奴虜使其人民

矯國更俗

鄒陽列傳　剖心析肝相信

公聽並觀、

刺客列傳　居處兵衛甚設、設陳列也

濡忍之志、濡潤也性潤之人則能含忍與上並聶政傳

吾曩者目攝之、攝猶整怒視以攝整之也

乃矐其目、秦王燻漸離之目使失明與上並荊軻傳

李斯列傳　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不爲不爲游說也

由竈上騷除、言秦欲并諸侯猶炊者竈上掃除不足爲難

物禁大盛、出荀子

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斯自知富貴已極不知其後所止

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趙高語

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二世

語
十公主矺死於杜 矺音宅與磔同
殺人衆者爲忠臣
蒙恬列傳　塹山堙谷 恬築長城
張耳陳餘列傳　頭會箕斂以供軍費 家就人頭數出穀箕斂之
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 泄公言貫高乃其邑中人素知其爲人不負然諾

黥布列傳　共俳笑之 猶姍笑也
率其曹偶 曹偶儕輩也
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爲天下安用腐儒 腐敗無用之儒
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
淮陰侯列傳　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 怒氣作聲

侵人之分 侵人分內所有
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 武涉說韓信
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
秦之綱絕而維弛 蒯通語
田儋列傳贊　蒯通者善爲長短說 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
樊噲列傳　市人病不能爲人 市人噲之子不能行人道也

酈商列傳　天下稱酈況賣交 酈商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後紿祿而周勃遂入北軍
周昌列傳　昌爲人彊力敢直言
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 趙堯薦昌可相趙王如意
吾極知其左遷 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爲左遷
任敖列傳　遇之不謹 吏繫呂后待之無禮也
緒正律歷 緒尋也
若百工天下作程品 若順也百工爲器皆有尺寸斤兩程度以爲品式

申屠嘉列傳　以材官蹶張、能脚踏強弩張之
此吾弄臣、鄧通文帝弄臣
娖娖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
名有著於當世者、謂景帝時陶靑等武帝時許昌等
贊　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
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
異矣、木彊屈彊如木舊德舊有恩德
酈生列傳　酈生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
不能聽大度之言、握齱急促之貌苛煩也
農夫釋耒工女下機、言不得耕織也
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酈食其說齊王
陸賈列傳　常燕居深念、平時思念也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平原君朱建也
獄急不敢見君、朱建言獄嚴切不敢見辟陽侯
酈生踵軍門上謁、

以目皮相、謂但觀其外
周緤列傳　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
劉敬列傳　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敬本姓婁鹿車前者輓後者推之
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
夫與人鬭、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搤猶扼也肮喉也
叔孫通列傳　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
之齒牙閒、
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諸弟子咎通進用羣盜
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
爲緜蕞野外習之、引繩束茅以習朝儀
復置法酒、法酒殿上燕飮之酒
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啖亦作淡
諸果獻猶此與、仲春薦含桃之類
季布列傳　使酒難近、

河東吾股肱郡、

袁盎列傳　徵繫請室、（請室獄也）

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

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鬬雞走狗、

鼂錯列傳　錯爲人陗直刻深（陗峻岸也）

寵幸傾九卿

收其枝郡、（錯削諸侯地枝郡旁郡也）

張釋之列傳　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

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文具空具其文而無其實）

使跪結韈、欲以重之、（王生以此榮釋之）

馮唐列傳　委任而責成功

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家人子庶人家子也尺籍斬首功籍伍符伍相保之約也）

萬石君列傳　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石奮四子皆官二千石、）

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奮子石慶爲丞相時桑弘羊王溫舒兒寬等更進用事）

衞綰列傳　不譙呵綰、（譙呵責讓也）

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

田叔列傳　切直廉平、

其後使刺舉三河、（刺察州郡河南河東河內謂之三河）

扁鵲列傳　飲是以上池之水、（上池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以和藥飲之）

先生得無誕之乎、（誕欺誑也）

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杬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胃腸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俞跗黃帝時人鑱石鍼也撟引按摩導引杬猶玩毒熨毒病之處以藥熨貼也荒肓荒幕膈幕也揲爪皆手治之稱）

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 瞚瞬也撟強也

太倉公列傳　齊中大夫病齲齒 齲齒蟲齧朽缺也

吳王濞列傳　里語有之舐糠及米 應高說膠西王喻地削則國滅

深入多殺爲功

毋爲權首反受其咎

武安侯列傳　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 灌夫罵臨汝侯呫囁附耳小語聲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 魏其欲救灌夫

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議論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 辟倪睥睨也

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 局促如俯首隨母之駒上怒朝臣之言

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 武安怒韓長孺言與共治魏其何故持兩端

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 齰齧也

韓安國列傳　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

奉引墮車蹇 爲天子導引墮車跛足

李廣列傳　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非醫巫商賈百工謂之良家子

是必射雕者也

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堠未嘗遇害 刁斗銅器晝炊食夜持擊之

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 大黃強弩名

禍莫大於殺已降 王朔語

匈奴列傳　毋文書以語言爲約束兒能騎羊

引弓射鳥鼠少長射狐兎用爲食

各居其邊爲甌脫境上斥候之土室也

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

薄物細故言小事也

奸蘭出物與匈奴交干犯禁出邊塞之物

衞將軍驃騎列傳　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卽足矣鉗徒相衞青當侯青時牧羊故自曰奴

誅全甲謂不遺一人也

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遲留零落不遇合也

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紛挐相牽也殺傷大畧相當

約輕齎絶大幕霍去病

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

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

平津侯列傳　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

弘爲人意忌外寬而內深公孫弘外寬內深故意多忌害

主父偃列傳　蜚芻輓粟轉芻粟以就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徐樂上書土崩指秦二世瓦解指吳楚七國

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主父偃之言

西南夷傳　取其笮馬僰僮髦牛笮僰皆地名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

淮南衡山列傳　父世縣也世代所居之縣

亦欲以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淮南王安

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伍被言秦之無道

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淮南二王

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王劾衞慶死罪榜掠使自誣服

汲黯列傳　以嚴見憚

弘大體不拘文法

黯伉厲守高不爲屈黯與張湯論議不爲之屈

刀筆吏專深文巧詆深用文法巧議人罪

如發蒙振落耳發蒙振落言易也

儒林列傳　兒寬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都養爲諸生造食也

以古法議決疑大獄、

寬在九卿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

酷吏列傳　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建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

其職矣、姦僞萌起之、時宜濟以猛

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觚稜也

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郅都爲濟南太守

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濕薪、滑賊任威、束濕薪、言其急也、甯成爲濟南都尉

訊鞫論報、窮問其獄、論罪報行也、張湯劾鼠

以鷹擊毛摯爲治、義縱多所誅殺、如摯鳥之擊

其爪牙吏、虎而冠、王溫舒所任用吏

大宛傳　行國也、大月氏隨畜移徙

畫革旁行、以爲書記、安息諸外夷書皆橫行不直下也

張騫鑿空、開通西域之道

進熟於天子、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

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貳師伐大宛歸、論功奮迅樂行者重錄之、以適行者抑止之

游俠傳　解爲人短少精悍、郭解

以軀借交報讐、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命亡命也

佞幸傳　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以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籍孺高祖時、閎孺孝惠時

以濯船爲黃頭郎、鄧通

滑稽傳　齊威王之時喜隱、好隱語

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甌窶謂高地狹小之區、汙邪下地田也

避世金馬門、東方朔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金馬

日者傳　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

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卑疵孅趨皆足恭之貌）

猶天冠地屨也（言相去之遠）

留長孺以相彘立名

龜策傳　下有伏靈上有兎絲上有擣蓍下有神龜（擣古稠字擣蓍即叢蓍）

貨殖傳　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隋地理志作窳）

設智巧仰機利

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

下有蹲鴟至死不饑（蹲鴟芋也）

俯有拾仰有取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纖嗇筋力謂纖小吝嗇勞其筋力也）

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輻湊聚也瓦解散也）

二十一史精義卷二

漳浦王南珍輯

漢書

昭帝紀　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流庸謂棄其鄉而爲人傭作）

宣帝紀　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課殿最以聞（居後曰殿居先曰最）

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析律貳端以高下其手）

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元帝紀　詔罷黃門乘輿狗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黃門近署故親幸之物屬焉水衡掌苑囿者佽飛具矰繳以射鳧雁給祭祀故有池嚴籞亦射苑皆少府所屬）

加以煩擾虖酷吏拘牽虖徵文

成帝紀　先帝劭農（劭勸勉也）

關東流冗者衆（冗散也）

哀帝紀　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門之鋪首所以啣環者）

時覽卞射武戲（手搏爲卞角力爲武）

諸侯王表　姍咲三代盪滅古法（姍古訕字）

功臣表　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愍隸言爲徒隸）死爲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可哀愍也轉屍謂不能葬而流轉溝壑）

百官表　金璽盭綬（盭草似艾可染綠諸侯王之印綬）

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

律歷志　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黃鐘生林鐘律娶妻也林鐘生太簇呂生子也）

刑法志　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毛舉舉毫毛之小事）

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

食貨志　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王莽詔詞）

息夫躬傳　諸曹以下僕遬不足數（僕遬凡短之貌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

枚乘傳　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皐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母爲小妻

與冗從爭（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

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

詼笑不甚閑靡（骫古委字骳音被屈曲也）

董仲舒傳　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

張安世傳　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

嚴助傳　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

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友壻同門之壻）

吾卭壽王傳　知畧輻湊（言多智也）

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赭衣罪人之衣）

終軍傳　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衞（橫草謂衣行草中使草偃）

東方朔傳　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

田千秋傳　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

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楊惲傳　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

迺得出名曰山郎（出休沐也財用出於山故有是名）

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

者至郡守九卿

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

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戴長樂告惲誹謗如秦之無道也）

楊王孫傳　吾欲贏葬以反吾眞（遺令不爲衣衾棺槨）

胡建傳　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

薦走卒甚得其心（建守軍正丞尉薦慰安舉薦之也）

朱雲傳　少時通輕俠借客報讎（借助也）

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敢與抗（五鹿充宗）

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立成也）

梅福傳　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

厲世摩鈍也（底礪石也）

霍光傳　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子孫諸壻皆近侍）

趙充國傳　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

（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

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

上方畧（隃讀作遙）

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

營壁

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皸坼裂也瘃寒瘡也）

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樵與譙同爲高樓以望敵者校謂以木相貫爲固言營壘相次也）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

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

甘延壽傳　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以材力愛幸、（投石以石投人拔距以手相掣手搏曰弁、）

陳湯傳．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匄貣無節、不爲州里所稱、（匄貣乞假也）

止營敷陳、（敷布也）

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也）

許爲求比上奏、（比例也湯受人金許爲上奏求封）

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薦延延納薦士也）

疏廣傳　父子並爲師傅、（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

于定國傳　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食猶飲也）

薛廣德傳　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醞如醞釀藉薦也猶言安帖）

王吉傳　馮式撙銜、馳騁不止、（撙促也挫也）

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臧五臧也）

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翁主其父自主婚也）

爲傳婢所毒、（傳猶附、謂近幸也、吉孫崇爲婢所毒）

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

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謂其無所營而贍於用）

貢禹傳　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

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捽拔取也杷手掊之也、鄉部之吏又有私求）

易於決流抑隊、（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

龔勝傳　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

復還勝光祿大夫
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婧謾亡狀皆不敬 夏侯常與勝爭言御史中丞劾之也
鮑宣傳 朝臣亡有大儒骨鯁耆艾魁壘之士 魁壘壯貌
部落鼓鳴男女遮迣 聞桴鼓之聲則閭閻遮列而捕盜賊
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 空孔也

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視酒如漿視肉如藿葉也
願賜數刻之閒極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無所恨 毣音沐猶蒙蒙也以上皆諫書之言
使吏鉤止丞相椽史沒入其車馬 鉤留也宣為司隸出逢丞相官屬行馳道中宣摧辱之也
魏相傳 練羣臣核名實

丙吉傳 三公不按吏自吉始
吉馭吏耆酒數逋蕩 蕩放也謂亡其職而游放也
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地猶第也西曹主吏白欲斥歐丞相車吏吉止之也
數奏甘毳食物 奏進也毳與脆同吉護皇孫有恩
夏侯勝傳 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勝謂諸生
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建勝從父子勝常非之
翼奉傳 雖有大佘猶不能復 大佘謂興發之屬復補也

李尋傳 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 懸鐵炭以候陰陽二至
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 杖倚任也
火入室金上堂 謂熒惑入營室太白入房星
趙廣漢傳 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
又教吏為缿筩 缿若今盛錢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投書其中以相告訐
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

仆無所避

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鉤致郝距、以探事情之術)

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蠭同蜂銳也)

尹翁歸傳　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

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抵至也盜賊所過所至處也)

緩於小弱、急於豪强、

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嗛猶謙)

張敞傳　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

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壹切權時也三輔吏有秩百石是爲尤異敞拜膠東相)

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溫厚富足也把執持之也)

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

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憮音嫵敞爲婦畫眉)

受記考事、(記若今州縣之符教)

爲之囊橐、(言容止盜賊如囊橐之盛物)

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敞弟武拜梁相時之言柱後惠文法官之冠)

王尊傳　直符史、(當直之佐史也)

母持布鼓過雷門、(雷門會稽城門有大鼓聲聞洛陽)

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

砥節首公、(首向也)

王章傳　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邪、(章貧病時事及爲京兆尹欲上封事故其妻戒之)

蓋寬饒傳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寬饒字次公)

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平恩侯許伯入第寬饒與衆賀之而云此)

寛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

越愈失意不快

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 訾貲同寛饒好極諫王生予書爲戒

鄭崇傳 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

子小自保大 哀帝封傅商爲汝昌侯太后從小保養使至大也

孫寶傳 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

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 渠讀曰詎言掾所部內豈有其人乎寶以立秋日署侯文爲掾

杜門不通水火 大俠杜穉季畏寶雖隣舍不相往來

何並傳 以氣力漁食閭里 謂陽翟俠趙李等

蕭望之傳 仲翁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

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 王仲翁初與望之俱見霍光時見光者皆露索望之獨不肯於是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而望之不除用

得復尚少主 宗室女謂之少主烏孫願得復結婚內附

馮奉世傳 器不犀利 犀堅也

今乃有畔敵之名 不敢當敵攻戰爲畔敵

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名次趙

充國

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

馮野王傳 並不首吏 並池陽令名不首吏不伏從收捕

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 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

馮參傳 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

可觀也

淮陽憲王傳 子高廼幸左顧存恤 子高張博字左顧猶言枉顧

匡衡傳 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

裘而反衣之也 長安令楊興說樂陵侯史高引用匡衡

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 階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恒牒

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

色

張禹傳　頗曉其別蓍布卦意 禹兒時喜入市觀卜因曉其意
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 彭宣戴崇皆禹弟子
擇日絜齋露蓍 露蓍於星宿下旦乃筮之以得天氣也
孔光傳　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强諫爭以是久而安
王商傳　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
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爲琅邪太守 連昏者婚家之婿親也

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 若盧獄名
史丹傳　丹爲人最知愷弟愛人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 儻蕩疎誕無檢也
傳喜傳贊　曠貴最久 居非其位是爲曠官謂王鳳輩
薛宣傳　斗食 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爲數
譴訶及細微責義不量力 督察小過求備於人薛宣疏刺史苛碎
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 稱舉也
故使掾平鐫令 宣使掾名平者鐫責櫟陽令

及至日休吏 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
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畧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
遷爲少府共張職辦 宣自左馮翊遷少府
朱博傳　齊部舒緩養名 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
以是豪彊慹服 慹怖也
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

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爲盡力
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 言可以人情知之
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 御史府
翟方進傳　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 頓讀曰鈍
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 旬徧也滿也旬歲猶言滿歲若十日之一周方進時

爲司直
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
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
谷永傳、欲末殺災異滿讕誣天 末殺猶抹煞滿讕欺罔也
何武傳 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 戶止也嘉爲郎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
大臣括髮關械裸躬親笞非所以重國褒宗
廟也 括結也關貫也
師丹傳 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
爵位 牢堅也
儒林申公傳 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
耳
王式傳 臣以三百五篇諫
皆注意高仰之
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 逸詩篇名

陽醉逿墜 逿音蕩墜古地字佯醉而倒也
轅固傳、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馬肝有毒食之殺人
此家人言耳 家人僮隸之屬轅固以譏老子書
循吏文翁傳 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
除更繇 下縣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除其更繇不令從役也
黃霸傳 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
安
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霸之言
澆淳散樸 不雜爲淳以水澆之則味漓薄樸大質也割之則散
龔遂傳 以官壽卒 遂以壽終於官
召信臣傳 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 均平用水之次第
酷吏田延年傳 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 延年坐主守盜霍光欲爲之地
嚴延年傳 吏皆股弁 股戰若弁弁撫手也
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

河南號曰屠伯

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延年母言

尹賞傳、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長安中少年探丸爲彈受賕報仇名爲虎穴賞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丈以大石覆其口名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記籍之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凶服凶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

賞所置皆其魁宿魁首也宿舊也賞皆放之甘耆姦惡甚於凡吏賞貰魁宿者之罪令其追捕

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弃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愼毋然

游俠樓護傳 爲人短少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扎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

陳遵傳 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按舊法令罰之也適同謫

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

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

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纆徽繫瓶者叀懸也瓽井以甎爲甃也轠擊也提擲也鴟夷革囊以盛酒滑稽圓轉之狀天子屬車常

載酒食故有鴟夷

董賢傳　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廼其副也

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

匈奴傳　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鬬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 呼韓邪大臣議不可入朝

建塞徼起亭隧 隧謂深開小道而行以避鈔寇也

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

也 武帝開邊匈奴始失陰山

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 揚雄上書宜受單于入朝石畫言堅固如石指高祖時

大化神明鴻恩溥洽

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

西域傳　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 車師少田寄於他國種田

累石爲室民接手飲出小步馬 烏花國自高山飲水谿澗中接連其手如猿然少步馬細步之小馬也

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 渠犁屯田武帝罷輪臺自悔之詔

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 龜茲王數來朝賀因慕中國所爲

趙皇后傳、房與宮對食 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對食房宮皆名

卽自繆死 自繆自縊也

孝元皇后傳　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

王莽傳　盧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盱衡厲色振揚武怒 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

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待詔之言也莽爲人侈口蹷顄露眼赤精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

高冠以氅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故黃門以莽形貌問待詔也

前後相乘憒眊不渫 憒眊不明也渫徹也莽更改制度前後相積不能明徹也

假貸犁牛種食闊其租賦 闊寬也

三輔盜賊麻起 言起者多如亂麻

轉掠求食日闋而已 闋盡也隨日而盡也

此天四行尸命在漏刻 莽羣臣誑言賊不足慮也

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

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 太師

王匡更始將軍廉丹也行兵所過甚於盜賊故百姓云云

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

贊 紫色鼃聲餘分閏位

叙傳 在於綺襦紈絝之間非其好也

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

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

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旣繫攣於世

教矣

二十一史精義卷三

漳浦王南珍輯

後漢書

光武紀 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

甚可怪也 光武昆陽之戰

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令反側子自安 光武得吏人與王郎通書皆燒之

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

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

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

不投死乎 銅馬諸賊降者

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

論如律

初王莽末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

穀旅生麻尗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

其利焉

聽羣盜自相糾擿 擿發也

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

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望氣者言春陵

明帝紀 權門請託殘吏放手 放手謂貪縱爲非

冬無宿雪春不燠沐 沐潤澤也

勞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 元氏縣賜復之詔

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

郎官上應列宿

章帝紀 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 冰紈潔白之素方孔穀方目紗也綸似絮言吹噓可成亦紗也齊有三服官故詔齊相罷之

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 令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之詔

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和帝紀 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 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封功臣後嗣

初令伏閉盡日 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

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

殤帝紀 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媿于人

安帝紀 博衍幽隱 衍引也

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詔博士校書東觀

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

秋節旣立鷙鳥將用 禁奢侈之詔

甄表門閭旌顯厥行

順帝紀 嚴勑障塞繕設屯備立秋之後簡習戎馬

桓帝紀 今京師厮舍死者相枕 厮舍賤役人之舍

可於官壖地葬之 壖地官之餘地

獻帝紀 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 時試儒生上第者位郎中故詔以其次者爲太子舍人

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

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州郡
各擁彊兵而委輸不至羣寮飢乏尚書郎以
下自出採稆或飢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
皇后紀敘 恩隆好合遂忘淄蠹 淄果蠹虫以喻滑敗也
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
郭皇后紀論 當其接牀笫承恩色雖險情贅
行莫不德焉 行之無當為贅
馬皇后紀 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

耳 明帝命后子養章帝
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
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於終無衰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后誡外家車馬之盛
竇皇后紀 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 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
鄧皇后紀 其蜀漢釦器九帶佩刀並不復調 釦以金銀緣器之名

禮儀志 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
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
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
奇食夢强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
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
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
不急去後者為糧 此大儺之儀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者百二十人為侲
侲之言善善童子也

輿服志 文虎伏軾龍首銜軛 乘輿之飾
闟猪車親校獵乘之
劉玄傳 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
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更始授官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
劉盆子傳 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
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
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
書者起往請之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

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殽亂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更相辯鬭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

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赤眉遣劉崇乞降）

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謂徐宣等）

張步傳　負負無可言者（負負媿甚也步攻耿弇大敗）

彭寵傳　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

盧芳傳　與胡通兵侵苦北邊

隗囂傳　然後還師振旅櫜弓卧鼓（卧息也）

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隴隗囂蜀公孫述也）

公孫述傳　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

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食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

北海王傳　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結交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絶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

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娱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

城陽王傳　安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回曲也）

李通傳　爲人嚴毅居家如官廷

王常傳　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戹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

違平生之言乎

鄧晨傳　晨興鴻郤陂數千頃田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鴻郤陂名）

鄧禹傳　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垂髮戴白滿其車下

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貲用國邑不

修產利帝益重之

鄧訓傳　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訓度知通漕之役無成也）

凉州吏人命縣絲髮

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閨門甚嚴

鄧騭傳　臣等雖無遠見速及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勑厲冀以端慤畏愼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騭表辭封戶）

寵靈顯赫光震都鄙

寇恂傳　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恂好施予）

寇榮傳　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

尚書背繩墨按空劾不復質确其過寘於嚴棘之下便奏正臣罪（榮得罪亡命上書繩墨法律也質正确實也易寘于叢棘）

馮異傳　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兎肩

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諸將論功異每獨屛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

軍）

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岑彭傳　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爲用（大人謂大家豪右）

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

爲白（光武勅彭書）
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大司馬吳漢也）

賈復傳　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復少學于李生李生奇之）
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復未嘗自伐其功）
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旣還私第闔門養威重

吳漢傳　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謂急遽之間不能詞辯）
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斤斤愼重詳察也）
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愼無赦而已

蓋延傳　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

臧宮傳　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
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
震揚威靈風行電照
宜少挺緩令得逃亡（挺解也）

耿弇傳　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

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降弇傳送行在而散遣其衆）
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耿秉傳　訪以邊事多簡帝心
脫帽抱馬足降（車師王降）

耿恭傳　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

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八

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王霸傳　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㦗而還㦗亦慙也

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

祭遵傳　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

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景丹傳　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耶丹將漁陽上谷突騎破王郎

馬武傳　武常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

竇融傳　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融與隗囂書

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勢排迮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融上書請征囂排迮蹙迫也

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儀適猶儀注

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

竇憲傳　憲陰喝不得對憲所奪園田肅宗過園指以問憲陰喝不能對陰喝猶噎塞

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幹管同

仁厚委隨委隨順從也謂太尉鄧彪

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

竇章傳　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東觀經籍至多章為校書郎

馬援傳　夫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軒輊輕重也

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援勸囂歸附）
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
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
在吾目中矣
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
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
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
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

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佛急者可牀下伏（狄道長言羌反援笑遣之）
凡人爲貴當使可賤（援戒梁松竇固）
勃衣方領能矩步（勃朱勃方領學者之衣矩步囘旋中矩也）
劉寬傳　寬簡畧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爲諺
伏湛傳　初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静無競
故東州號爲伏不鬭云

侯霸傳　霸矜嚴有威容
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
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
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
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宋弘傳　弘少而溫順
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湖陽公主之言）
趙熹傳　熹年未二十旣引見更始笑曰繭栗

犢豈能負重致遠乎
韋彪傳　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
奉職周密（彪請重尚書之選宜簡嘗歷州宰者）
欲借寵時賢以爲名（中常侍曹節白用韋著）
解巾之郡（巾幅巾也韋著起家爲東海相）
宣秉傳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
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張湛傳　矜嚴好禮動止有則

人或謂湛爲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湛平陵人望縣門而致敬）

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王丹傳　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惰嬾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厲（嬾嬾同）

王良傳　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杜林傳　博洽多聞時稱通儒

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言禁網繁密也）

吳良傳　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東平王蒼薦良之疏）

鄭均傳　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馮衍傳　懷金垂紫揭節奉使（金印也紫綬也揭持也）

不槩於懷（槩屑也）

年雖疲曳（曳猶頓也）

郅惲傳　惲甄異之以爲首舉（惲所旌舉首及孝子古初）

郭伋傳　伋知盧芳夙賊（夙舊也）

杜詩傳　士卒鳧藻（言士卒悅樂如鳧之戲於水藻也）

本以史吏一介之才（詩初爲郡功曹）

孔奮傳　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力行清潔衆人笑之）

張堪傳　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蜀郡計掾舉堪之美）

廉范傳　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薛漢范之師以罪死范收斂之）

王堂傳　政存簡一

蘇不韋傳、匑匔（匑匔匑藁藏也）

羊續傳　宥其枝附（枝附謂從賊者）

樊儵傳　奏請誅荊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荊屬托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廣陵王荊有罪儵雜治其獄）

樊準傳　準到部開倉廩食尉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

陰識傳　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識祖陰子方以黃羊祀竈神致富後世因之）

馮魴傳　帝案行闕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

梁商傳　於是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檢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

斷

梁冀傳　爲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言（肩上竦如鳶目直豎如豺洞精矘眄顧視流蕩也口吟舌言吃不明了也）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帝質帝也）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冀妻孫壽愁眉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側一邊也折腰步足不任體齲齒笑若齒痛不忻忻也）

壽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

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冀起兎苑於河南城西）

鄭玄傳　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

義據通深

號爲通德門（孔融號玄之門）

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
巳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知命當終也
桓榮傳　以榮爲少傳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
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
也可不勉哉
桓彬傳、辭隆從窊窊下也猶辭尊居卑
滕撫傳、揚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磐牙謂相連結
淳于恭傳　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

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媿因伏草中盜
去乃起
周磐傳　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
日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
術吾親已沒矣從物何爲遂不應方回支父皆堯時人嗇愛惜也滑亂也
班固傳　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
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
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
疇之畎畝商修世族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
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
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讋懼也
孕虞育夏甄殷陶周漢承唐基虞夏殷周之先並爲堯臣
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淵源林藪喻深邃也
第五倫傳　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

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
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
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
鍾離意傳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
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
拽顯宗時獨意敢諫
宋均傳　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
常以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

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

寒朗傳　多有虛引 虛引猶今獄言誣扳也

濟南王傳　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

廣陵王傳　荆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 隱害陰害也

當爲秋霜無爲檻羊 秋霜能肅殺檻羊受制於人

中山王傳　官騎百人稱娖前行 稱娖齊整也官騎百人從衞就國

朱暉傳　疆直自遂南陽朱季 暉字文季

朱穆傳　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曰如此僕亦無一可邪

張理天網補綴漏目

胡廣傳　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

袁敞傳　廷尉鞫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 張俊謝疏

郭鎭傳　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 鎭不信醫巫陰陽家言

陳寵傳　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 正月也

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

禮之所去刑之所取

陳忠傳　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爲負故天心未得隔屏屢臻 隔屏謂水旱不節也

淫雨漏河 漏溢也

班超傳　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超欲因此叵平諸國 叵遂也

臣不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玉門關屬敦煌酒泉今肅州

應劭傳　簡其精勇多其牢賞 牢賞廩食犒賞也

王符傳　其指訐時短討讁物情足以觀見當

時風政 符著潛夫論

仆死深牢銜刀都市

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 言俗尚奢靡宜禁也

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 言物有以賤理貴者

仲長統傳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橋玄傳　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

痛勿怨 曹操祭橋玄墓文

崔駰傳　篆乃强起班春 篆駰之祖班春謂布春令

矜矜業業

崔實傳　指切時要言辯而确 确堅正也

申屠蟠傳　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 蔡邕薦蟠

楊震傳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王密暮夜懷金震却之

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 震葬時有大鳥高丈餘悲鳴畢乃去

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 震曾孫奇對靈帝之問

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震中子秉

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 震曾孫彪爭董卓遷都之語糜沸如粥之沸于釜中也

千乘王傳　國土卑濕租委鮮薄 租委謂租入委輸也

劉陶傳　冰駭風散惟恐在後

蓋勳傳　時人饑相漁食勳調穀稟之

張衡傳　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 叁同三衡善機巧

蔡邕傳　三互法 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交互爲官也

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 雕琢謂鐫刻以成其罪也

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

左雄傳　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 容容和同也俗以此語相戒

黃琬傳　高功久次 久次久居官次也

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

陳實傳　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實爲太邱長子紀爲大鴻臚孫羣爲司空）

李固傳　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時羣小共作飛章誣固）

張奐傳　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奐却羌酋所遺）

十要銀艾

陳蕃傳　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蕃疏諫采女過多）

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言其汎汎東西浮沉畏害也）

王允傳　登臺請霽（久雨求止）

允性剛稜疾惡（稜有稜角）

黨錮傳李膺、溷軒（溷軒廁屋也）

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阤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不肯平署（平署連署也膺遺黨事案經三府陳蕃不肯署）

杜密傳　隱情惜己自同寒蟬（密譏劉勝不能彰癉善惡）

郭泰傳　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覈實也）

許劭傳　太邱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

少通故不造也（太邱長陳寔仲舉陳蕃字）

汝南俗有月旦評（劭與許靖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

何進傳　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進從袁紹策召外兵脅誅中官故陳琳諫之）

孔融傳　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融爲北海相爲賊所圍求救於備備以爲榮）

朱儁傳、簡募家兵（家兵僮僕之屬）

董卓傳　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
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
剽虜資物謂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
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
劉虞傳　綏撫荒餘以蔬儉率下
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逋懸皆畔還
本國 牢稟軍食也逋懸謂不續
公孫瓚傳、白馬義從 瓚左右善射者數十人皆乘白馬自號白馬義從

袁紹傳　發鞍息馬
登鋒履刃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
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循吏任延傳　風雨順節穀稼豐衍 延光武時九真太守
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 平帝時錫光爲交阯太守
許荊傳　風俗脆薄不能學義 荊和帝時爲桂陽太守脆薄猶輕薄也
孟嘗傳　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

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
酷吏樊曄傳　凉州爲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
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
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宦者傳　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 古者腐刑必熏合之
強折賤買十分顧一 顧謂酬其價也以下並張讓傳
又作翻車渴烏 翻車設機車以取水渴烏爲曲筒以氣引水上也
西羌傳、狃忕邊利 狃忕慣習也忕音逝

公卿選懦容頭過身 選懦柔怯也
西域傳　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
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

漳浦[illegible]輯

三國志

魏志武帝紀・太祖一名吉利 裴註

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 志

造五色捧縣門左右各十餘枚 曹瞞傳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孫盛雜記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 志

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魏武故事

明帝紀 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 魏末傳

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旣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姿色者內之掖庭 魏略

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 漢晉春秋

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 魏氏春秋明帝托孤於司馬宣王

齊王紀 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 世語許允謀殺司馬文王

高貴鄉公紀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漢晉春秋

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 漢晉春秋

常道鄉公紀 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 漢晉春秋荀顗見司馬昭

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於晉嗣王如漢魏故事 志

武卞后 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 魏書太祖得名璫命后自選后取其中者

明毛后 帝卽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卞太

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
義舉者也志
吕布傳　福不盈眥禍將溢世獻帝春秋袁術議稱尊號張逸止之
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
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
則爲用飽則揚去志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怨登登以此爲解
·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志
陳登傳　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志許汜之言

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
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床備
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
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
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
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
間邪志
臧洪傳　欲作陷冰丸沉河令賊不得渡九州春秋青州
刺史焦和所爲也
公孫瓚傳　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
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英雄記
公孫淵傳　纖纖往來求成恩好
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也孫權報淵
夏侯惇傳　軍中號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照
鏡恚怒輒撲鏡於地魏略時有夏侯淵故名惇爲盲
夏侯淵傳　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

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
之遍談不謬一人世語淵五子榮甚慧
曹仁傳　仁少時不修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
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志科條令也
曹爽傳　駑馬戀棧豆于寶晉書蔣濟言爽必不能用桓範之言
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
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魏氏春秋子丹曹眞字
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

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
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謐尤甚也 魏略何晏鄧颺丁謐
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魏略何晏
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
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
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
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 魏氏春秋

夏侯尚傳　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於時
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
李豐兄弟如游光 魏略
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 世語 李翼妻之言
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 魏氏春秋許允妻阮氏之言
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
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
之而墜於廁 魏氏春秋
漢世有相印相笏經 魏氏春秋
荀彧傳　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 禰衡傳
衡擊爲漁陽參撾容態不常音節殊妙 文士傳
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三輔決錄孔融與韋端書美其二子韋康韋誕
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
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

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
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勇之夫耳可一戰
而擒也 志
發言授策無施不效 彧別傳
荀攸傳　攸深密有智防 志
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
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 志
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

一去不止（傳子魏武論荀彧荀攸）

賈詡傳　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志魏武欲立子建以問詡詡對）

邴原傳　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志

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原別傳）

管寧傳　自作一瓜牛廬淨埽其中營木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魏略隱者焦先）

崔琰傳　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志

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志琰稱孫禮盧毓）

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卽如卿諸人貝足貴乎（魏略）

邢顒傳　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志顒為植家丞劉楨為庶子楨與植書云云）

王朗傳　牙獸屈膝言鳥告歡（魏略）

讀書百徧而義自見（魏略董遇之言）

三餘（魏略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魏略隗禧之言）

程昱傳　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魏書太祖之言）

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魏書）

郭嘉傳　嘉深通有算略達於事情 志

劉曄傳　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 志

劉放傳　將士虎睡百姓無事孫資別傳資之言
放資共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
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世語夏侯獻曹肇疾放資
以此爲諷
梁習傳　薛悌駁吏王思郤嘉純吏也魏略苛吏傳
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
三不肯魏略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
蘇則傳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

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爲
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
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魏略
杜畿傳　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
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志
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
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
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
也杜氏新書豐李恢之子恕畿之子也
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志
許褚傳　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
志
閻溫傳　椎牛鍾酒快相娛樂魏略孫賓碩藏匿趙岐
陳思王傳　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
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左右宮人並爲之
說故遂定爲嗣志

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
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
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
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
邪典略子建與楊修書
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
月志
鄧王傳　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志鄧王亡魏武哀甚

對丕云云

若使蒼舒在我亦無天下 魏略丕之言蒼舒鄧王也

中山王傳　研精墳典耽味道眞 志

王粲諸人傳　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 志表劉表通侻簡易也

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 魏略淳邯鄲淳

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爲模則 志瑀阮瑀

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魏氏春秋阮籍聞營人善醸求爲步兵校尉

廣陵散於今絕矣 嵇康別傳廣陵散琴調

旣痛逝者行自念也 魏略丕與吳質書

陳羣傳　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 志羣議復肉刑

在朝無適無莫推材名義不以非道假人 志

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志

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 晉紀泰羣之子也

陳矯傳　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淸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淸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 志陳登之語

盧毓傳　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 志

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志

常林傳　行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 魏略吉茂傳林與吉茂吉沐時苗四人爲淸介傳

始之官乘薄軬車黃㹀牛布被囊居官歲餘
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
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
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 魏略時苗傳
孫禮傳　忍不可忍 志
楊阜傳　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
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
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

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 志
田豫傳　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
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志豫荅仲達書
徐邈傳　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
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 志
王昶傳　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
足矣 志
王淩傳　淩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
魏略淩謀廢立事覺
鄧艾傳　冬十一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
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
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
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
至江由 志
鍾會傳　惟鍾會與人意同 志司馬昭語
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

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 志司馬昭言
華佗傳　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
曰猨五曰鳥 志佗導引却病之法
初儉之至市茯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
學其辟穀餐茯苓飲寒水中泄利幾至殞命
後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
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
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

往從問受閣豎眞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于是（典論郤儉能辟穀甘始善行氣）

周宣傳　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宫當有暴死者（志）

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志）

管輅傳　家鷄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輅別傳）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別傳）

老書佐爲虵老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別傳）

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別傳）

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志）

善易者不論易也（別傳）

風雲並起竟成快雨（志）

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別傳輅赴甯期）

夫餘傳　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志）

高句麗傳　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志）

馬韓傳　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志）

辰韓傳　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本其殘餘人（志）

倭傳　婦人不淫不妒忌（志）

先主傳　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九州春秋）

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漢晉春秋先主對劉表之言）

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益郡耆舊傳松張松）

諸葛武侯傳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志

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志

張飛傳　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志嚴顏語

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志

龐統傳　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志

性好人倫勤於長養志

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志統稱顧劭

秦宓傳　宓以簿擊頰志簿手版也

董和傳　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志和爲成都令

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志武侯教

陳震傳　正方腹中有鱗甲志正方李平字

彭羕傳　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志革兵也羕指斥先主爲老兵

李嚴傳　部分如流趨捨罔滯志

魏延傳　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志

楊儀傳　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志

張裔傳　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志裔字君嗣領留府長史

周羣傳　先主無鬚志

許慈傳　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撼其矜己妒彼乃至於此志潛胡潛撼撼也

孟光傳　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

爭此二義光常譊譊讙咋（志）

王平傳　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儱無武將之體（志儱不慧之貌）

蔣琬傳　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志）

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志）

費禕傳　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棊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志）

姜維傳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志武侯之語）

鄧芝傳　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志）

楊戲傳　戲性雖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志）

孫策傳　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志袁術語）

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志策臨終付權之言）

孫權傳　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吳歷曹操之言）

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吳書鄭泉之言也）

孫休傳　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志察戰吳官號也
太史慈傳　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
方規自守而已江表傳慈之言
孫奐傳　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志
張昭傳　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
陛下屬老臣志昭之言
顧雍傳　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權酤障
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

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
讓志壹呂壹也
諸葛瑾傳　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
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吳錄
闞澤傳　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
爲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
志
周瑜傳　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

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
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
遂敗志黃蓋詐降
瑜親跨馬擽陣志
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志瑜勸留先主
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江表傳程普之言
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
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

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內結
骨肉之恩言聽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
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
生所能移乎江表傳曹操遣蔣幹說瑜
曲有誤周郎顧志
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志
魯肅傳　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
囷與周瑜志

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 吳書

呂蒙傳 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 志

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 江表傳

上岸擊賊洗足入船 吳錄

蔣欽傳 權嘗入其堂內母疏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 志

甘寧傳 嘗以繒錦維舟去或割去以示奢也 吳書

虞翻傳 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 翻別傳

張溫傳 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 典錄虞俊論溫之言

陸遜傳 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 志

幷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志

、鈔邏 志捕掠也

陸抗傳 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

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 志抗病上疏

孫登傳 登待接僚屬略用布衣之禮 志登權長子也

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 志

周魴傳 朝廷神謨欲必致休于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 志魴詐降以致曹休之表

幅裂瓦解斬獲萬計 志

鍾離牧傳　牧童亂時號爲遲訥志

潘濬傳　濬爲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吳書

伷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江表傳濬策樊伷可平

陸凱傳　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志

諸葛恪傳　恪嘗獻馬先鍚其耳恪別傳鍚割破之也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綏則首鼠急則狼顧志

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志

權嫌恪剛狠自用吳書

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閤成子閤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落帶恪果以蘆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於此岡志

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志臧均乞收葬恪表

孫峻傳　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志

峻亂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志亂勝亂

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志

孫琳傳　帝不復精其本末志精察也

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

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評

漳浦王南珍輯

晉書

武帝紀　帝宇量弘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於人

時論稱其夷曠（夷曠平易濶達之稱）

惠帝紀　公私窮踧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已

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

帝又嘗在華林園聞蝦蟇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

何不食肉糜

懷帝紀　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

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

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荀崧之言）

愍帝紀　時有玉龜出霸水神馬鳴城南焉

令左右丞相茂德齊聖國之昵屬（昵親也）

司冀青雍等四州螽蝗石勒亦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

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

帝之繼皇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滿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

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惟一旅公私有車四乘

元帝紀　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帝爲晉王時有掾屬百六十八）

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

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己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帝爲五王之一）

成帝紀　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如何（白頭公南頓王宗也）常欲於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乃止

穆帝紀　拜表輒行（桓溫伐蜀不俟命而行）

簡文帝紀　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爲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溫由此憚服

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帝本會稽王）

孝武帝紀　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

安帝紀　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賜貧人

天文志　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塡

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

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猛將之氣也）

或氣如覆舟雲如牽牛（軍勝之氣也）

或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敗軍）

之氣也

凡降人氣如人十十五五皆乂手低頭降伏之氣也

北夷之氣如牛羊羣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衞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

禮志中　簿帳卽古帟幕之類也

樂志　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

輿服志　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

後漢以來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眞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珠晉初仍舊不改

漢制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金銀玳瑁爲雕飾

五行志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此貌之不恭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爲羌煑貊炙此爲服妖五胡亂華是其應也

后妃傳　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胡貴嬪

衞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惠賈后

鄭冲傳　冲以儒雅爲德莅職無幹局之譽

何曾傳　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

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

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常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

石崇傳　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

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凉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

奴輩利吾家財 崇臨刑之言

羊祜傳　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

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墜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杜預傳　杜武庫 言其無所不有也

兵威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

預病瘿

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臣有左傳癖

陳騫傳　騫素無謇諤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爲諂

裴秀傳　後進領袖有裴秀

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毘贊大府光昭盛化 毋丘儉薦秀於曹爽

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

裴頠傳　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

一時之傑也

裴楷傳、裴楷清通王戎簡要鍾會言二人皆吏部郎之選

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暎人也

衛瓘傳　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此座可惜瓘托醉撫御床云云謂惠帝不堪爲太子

衛玠傳　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王詡澄元濟也

婦公冰清女壻玉潤玠妻父樂廣

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

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否謝尚答云

張華傳　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

劉卞傳　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爲人寫黃紙者也

司馬保傳、保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

司馬丞傳　乳狠易驚

司馬恬傳　大司馬溫屯中堂嘗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

司馬幹傳　幹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

司馬攸傳　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爲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

王浚傳　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也甚貪

荀勗傳　得趙之牛鐸則諧矣

此是勞薪所炊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

心
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勗自中書遷尚書令）
賈充傳　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
謐權過人主乃鑕擊黃門侍郎（賈謐充之外孫乃韓壽之子爲充後）
二十四友（石崇潘岳陸機等皆附謐者）
楊駿傳　爲政嚴碎愎諫自用不允衆心
魏舒傳　當爲外祖成此宅相
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

亡僉號震爲殺公掾
李憙傳　當官正色不避彊禦百寮震肅焉
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
王濟傳　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
滿之時人謂爲金溝
濟有馬癖
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孫楚哭王濟）
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王濬傳　吾欲使容長戟幡旗（濬起宅門前甚廣）
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
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
風利不得泊也（王渾要濬論事濬不往）
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范通教濬之語）
唐彬傳　走及奔鹿强力兼人晩乃敦悅經史
山濤傳　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

公啟事
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
王戎傳　戎眼爛爛如巖下電（裴楷語）
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
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
膏肓之疾
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能名
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

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
道寧纓纓如束長竿
黃公酒壚 戎與阮嵇飲處
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王衍傳　何物老嫗生寧馨兒 山濤之言寧馨當時美稱也
當從古人中求耳 王戎語
世號口中雌黃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舉阿堵物却 衍口不言錢阿堵當時語猶言此物也
衍雋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
王澄傳　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太儁
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
郭舒傳　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掐
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
樂廣傳　此人之水鏡 衛瓘稱廣
名教中自有樂地

劉毅傳　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
私門
和嶠傳　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礧砢多節目施
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庾顗傳語
傅玄傳　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
竦踊不寐坐而待旦
傅咸傳　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
惡如讐

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 顧榮與親故書稱咸
段灼傳　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
有耳 灼請封建諸王之國治事
阮籍傳　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
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
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籍又能爲青白眼
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

子成名
阮瞻傳　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
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
時人謂之三語掾
阮孚傳　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孚性好屐）
嵇康傳　性絕巧而好鍛
廣陵散於今絕矣（廣陵散琴操也）
劉伶傳　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

謝鯤傳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鯤自以勝庾亮）
胡毋輔之傳　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
絕（王澄之言彥國輔之字）
羊曼傳　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
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
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
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黰伯凡八人號兖州八
伯（蓋擬古之八儁也）

羊聃傳　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
章太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
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狼戾爲瑣伯蓋擬古
之四凶
庾敳傳　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
我自用我家法
庾純傳　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
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賈充也）

皇甫謐傳　時人謂之書淫
摯虞傳　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
對虞筆廣不能答
愍懷太子傳　愛埤車小馬
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恒
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探取今之長支也）
陸機傳　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機被害時之言）
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葛洪稱機之文）

雲有笑疾
不意三陸相攜閽朝（三陸謂機雲及弟耽也）
潘岳傳　今賤吏疲人獨專權稅管開閉之權
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權官設閭欄也）
孫楚傳　漱石枕流
孫綽傳　吏非吏隱非隱（綽議山濤）
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
趙王倫傳　貂不足狗尾續（倫竊位濫封其黨故有此諺）

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
張方傳　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閤爭割流蘇武
帳而爲馬帴（方刼帝移都）
索琳傳　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南陽王保議欲斷隴道）
劉琨傳　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
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
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
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
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劉輿傳　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
祖納傳　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
如槌（納謂梅陶鍾雅）
會稽王傳　姏姆尼僧尤爲親暱
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塡
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道子之子也）
王導傳　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

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
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
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
王珣傳　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
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桓溫之語謝玄王珣皆爲溫掾）
吾欲哭謝公（謝安與珣有隙絕珣婚及安薨珣請獻之共哭之）
王珉傳　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法護珣字僧彌珉字）
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

劉弘傳　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陶侃傳　此子終當遠到（黃慶稱侃）

天下寧有白頭賊乎

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時郭默襲殺劉亂卽使領江州）

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

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溫嶠傳　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

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嶠與陶侃同討蘇峻）

郗鑒傳　帝以其有器望萬幾動靜輙問之

郗超傳・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超愔之子也）

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而王珣短公桓溫也）

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謝安與王坦之詣溫論事）

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

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耶其權重當時如此

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

顧榮傳　惟酒可與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

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榮後被執將誅執炙者救之）

見刀與繩每欲自殺（榮爲齊王主簿每懼禍反）

紀瞻傳　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淸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瞻對陸機策問）

賀循傳　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淸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

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

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

楊方傳　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賀循美方之言）

周顗傳　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庾亮以顗方樂廣顗謙言云云）

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顗常荒醉）

處仲剛愎彊忍很抗無上其意寧有限耶（處仲王敦字）

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時有勸顗避敦者顗不從）

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

不得休

卞壺傳　壺斷裁切直不畏彊禦

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

郭璞傳　璞從之受業公以靑囊中書九卷與之（郭公精於卜筮璞師之）

葛洪傳　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摴播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

一交游

策跛鼈而追飛兎之軌

庾亮傳　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

風情都雅過於所望

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曰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實

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亮沒何充歎惜之

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

庾懌傳　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大舅謂亮懌亮之弟也以毒酒餉王允之

庾翼傳　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論殷浩輩也

桓彛傳　顗嘗歎曰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周顗甚重桓彛

桓豁傳　初豁聞符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八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

桓石民傳　獲關中擔幢伎以充太樂時寇亂無樂故以雜伎充之

桓冲傳　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

初郗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冲獨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托不終以此爲恨言不及私

王湛傳　閤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

姿容旣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王濟有馬絶難乘湛試騎之

臣叔殊不癡湛濟之叔父武帝常以湛爲癡

王承傳　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

王述傳　王掾不癡司徒導之言

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司徒導之言懷祖述字述祖湛父承

足當自止述初試令尚貧頗受贈遺故有此言後更清潔絕倫

王坦之傳　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

王忱傳　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誕節疎略禮節也

王綏傳　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

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

袁悅之傳　能長短說甚有精理欲言長則欲言短則短也

劉惔傳　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方回郗愔也

孫綽爲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

張憑傳　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

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

韓伯傳　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

王彬傳　腳痛孰若頭痛彬責王敦犯順因稱腳痛不肯跪謝故敦云云

王彪之傳　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

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

虞嘯父傳　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鯯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

虞騤傳　王導嘗謂騤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

陸玩傳　玩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吳人

謂中州人爲傖

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玩自言

陸納傳　臨發止有被幞而已

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會稽王專政故納有是言

何充傳　王導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

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

褚翜傳　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

蔡謨傳　性尤篤愼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殷浩傳　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浩父美語

於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

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咏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悞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

顧悅之傳　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

孔坦傳　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

孫羣傳　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蘖事其躭湎如此

謝尚傳　始到府通謁王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

俯仰在中傍若無人

謝安傳　神識沉敏風宇條暢

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

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與安同見桓溫）

此謝安石碎金也（溫美安石所作）

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

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

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斆之

行不由西州路（羊曇悼安之薨）

謝混傳　卿莫近禁臠（孝武帝欲壻謝混及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故王珣云云禁臠御膳也）

謝奕傳　我方外司馬（桓溫之言）

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奕逼溫飲溫避入內奕乃引一兵帥共飲）

謝玄傳　玄少好佩紫羅香囊

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肥水之捷）

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戴逵之弟逯語也逵厲操東山而逯以武勇顯）

謝萬傳　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萬指妻父王述也）

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

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韶朗玄川四人小字也）

謝朗傳　於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强欲滓穢太清邪（重朗之子）

王羲之傳　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

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

待之

王徽之傳　何可一日無此君（徽之好竹）

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

王獻之傳　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

許邁傳　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

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

道者皆在焉

王遜傳　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

官云是吳郡中所產也

桓伊傳　昏嘗尤甚（謂會稽王嘗酗酒也）

綏撫荒雜甚得物情

朱伺傳　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

陳壽傳　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

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

王隱傳　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

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

不可解者隱之作也（隱父銓嘗私錄晉事隱續成之）

干寶傳　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撰搜神記劉惔稱之）

徐廣傳　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

收淚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

憂喜之事固不同時（劉裕受禪時廣獨哀感涕泗）

袁山松傳　時張湛好爲齋前種松柏而山松

每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

山松道上行殯

車胤傳　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

王雅傳　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

拜少傅廻詣雅者過半

王恭傳　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

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

之嘆曰此眞神仙中人也

劉牢之傳　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

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玄謝玄）

殷仲堪傳　仲堪父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鬬（堪父名師）

飯粘落席間輙拾以噉之（今吳人猶謂飯粒爲飯粘）

劉毅傳　毅剛猛沉斷而專肆狠愎

諸葛長民傳　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

何無忌傳　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

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桓玄語）

張寔傳　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没腕唯有涼州倚柱觀

張茂傳　岌曰汜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馬岌譏汜禕）

張駿傳　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皇鳴（後駿收復河南之地）

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馬岌請祠西王母）

張重華傳　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艾謝艾也）

張元靚傳　斯閉口捕舌也（言其無所逃）

張天錫傳　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改爲純嘏）

庾衮傳　食木實餌石藥

稽紹傳　紹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

韋忠傳　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裴頠薦韋忠於張華辟之不赴此言避之猶恐禍及況可親之耶）

易雄傳　舉孝廉爲州主簿遷别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

胡威傳　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胡威父名質）

徐邈傳　邈以波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邈辭吏部郎）

韋謏傳　嘗謂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嶶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値惡抵（伯陽謏子）

成公綏傳　遂爲天地賦

左思傳　遂搆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卽便疏之（思爲三都賦）

洛陽爲之紙貴（時豪貴重思之賦競相傳寫）

趙至傳　觀君風器非常（至纫時見嵇康問其姓名）

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康美至之詞）

張翰傳　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

伏滔傳　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

顧愷之傳　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

此子宜置邱壑中（愷之寫謝鯤象）

愷之體中癡黠各半（桓溫之語）

羊琇傳　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杜乂傳　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

褚裒傳　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裒祖䂮之語）

季野有皮裏春秋（季野裒字桓彜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

王濛傳　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

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王蘊傳　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子恭與王悅語十餘日阿太悅小字）

夏統傳　或至海邊拘螊蟣以資養（螊長寸而白可食螊蜞屬）

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賈充稱統之言）

陶潛傳　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窻之下清風颯至自

謂義皇上人
佛圖澄傳　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
鳩摩羅什傳　慾鄣 羅什交宮女生子
何可使法種少嗣 姚興勸羅什納伎女十人
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食針 諸僧多效羅什畜室羅什戒之云云
杜有道妻嚴氏傳　諺云忍辱至三公 嚴氏字憲時從子杜預被誣憲戒之以忍

王凝之妻謝氏傳　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 謝字道蘊
韋逞母宋氏傳　置生員百二十八隔絳紗幔
而受業 宋氏賜號宣文君世傳周官之學
東夷肅愼氏傳　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
婦貞而女淫
西戎吐谷渾傳　鮮卑謂兄爲阿干
大秦國傳　其城周廻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

爲梲栭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
南蠻林邑奴文傳　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
刀
王敦傳　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
人亦當爲人所噬 潘滔之言
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
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
言財利尤好清談

桓溫傳　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
晉宣王之流亞也 劉惔之言
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溫見昔所種柳已十圍
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 時溫窺覦非望故有是言
孟嘉傳　公未得酒中趣耳 嘉爲桓溫參軍
桓玄傳　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
爲五湖長 玄桓溫之子初爲義興太守
時人名爲充隱 皇甫希之也桓玄恥已世無肥遯之士乃徵希而又使謝不起

尚書答春蒐字悞爲春蒐凡所關署皆被降
黜
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問曹靖之何以不諫
玄左右稱玄爲桓詔
殷仲文傳　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桓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仲文解之
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飆拂野林無靜柯

王彌傳　青士號爲飛豹王彌劉元海將甚驍勇
張昌傳　衆十三萬皆以絳科頭撍之以毛張昌寇聚江夏
王如傳　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
蘇峻傳　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
盧循傳　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徐道覆與循共爲寇乾沒猶倂力也
劉元海傳　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

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
寸
劉聰傳　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
使羣鼠共穴聰將殺陳元達并其妻子
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
劉曜傳　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
石勒傳　兩胡一枷勒時被掠賣也
漚麻是布衣之恨勒嘗與李陽爭漚麻相毆

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勒召見李陽
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
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
狐媚以取天下也
石季龍傳　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
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
視之又內比邱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
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

味也季龍之子石遂所爲也

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遊於戲馬觀

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

慕容儁傳　象成而馬死慕容廆有馬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乃鑄銅象之

苻生傳　性耐刀槊不堪鞭捶

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

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時太白犯東井

苻堅傳　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堅寵慕容沖及其姊也

椎蘆作籧篨不成文章王嘉之言猶言事不隹也

王猛傳　嚴毅謹重氣度雄遠

捫蝨而言旁若無人猛見桓溫談當世之務

姚萇傳　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大敗苻登諸將云云魏武王長兄襄也將牢猶慎重

姚興傳　銜膽棲冰

李庠傳　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當官稱職也

慕容超傳　姸皮不裹癡骨姚興之言

沮渠蒙遜傳　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研研怠慢之意蒙遜殺其臣劉祥

赫連勃勃傳　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爲京觀號髑髏臺勃勃大敗禿髮傉檀

二十一史精義卷六

宋書

武帝紀　詔草既成送呈天子使書之（禪讓之詔）

宋臺既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床銀塗釘（局曲也）

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孝武觀武帝舊所居處儉素）

文帝紀　衿帶江山表裏華甸徑塗四達利盡淮海城邑高明土風淳壹（文帝幸京口之詔）

未勞資斧已伏天誅

孝武帝紀　嬰金屨校（徒隸之人）

若繁文滯劾證逮遐廣必須親察以盡情狀（聽訟之詔）

前廢帝紀　元凱以下皆被毆捶牽曳（戮辱公卿）

初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寧謦兒

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山陰公主淫慾無度面首謂貌好者）

明帝紀　方欲綏緝優調愛民爲先

移牀治壁必先祭土神使文士爲文詞祝策如大祭饗（明帝多忌諱）

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

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

後廢帝紀　於曜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床側

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鍊金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絶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以此爲懽一日無事輒慘慘不樂

禮志　南腦劲越西髓剛戎（孝武明堂詔）

河溓海夷（溓夷皆平義）

晉代又有指南舟

·文車無蓋者曰科車

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劍代刃劍（古者劍佩）

樂志　至雝門匱糧乃鬻歌假食（韓娥善歌賣歌乞食）

符瑞志　有大螻如羊大螾如虹（黃帝之時）

廚中自生肉其薄如箑搖動則風生食物寒

·而不臭名曰箑脯（帝堯之時）

·花雪降殿庭（花雪霰也宋大明五年花雪集謝莊衣上以爲瑞）

五行志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兕鈴曹子其

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

后妃傳　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太宗以湖孰令袁慆妻妒賜死）

后在家爲儜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

此（太宗王后儜弱也）

劉穆之傳　·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

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

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

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數客暱賓言

談賞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自手

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

邕所致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邕穆之孫也）

檀道濟傳　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

萬里之長城

張邵傳　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

·查何如梨敷曰梨爲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劉敬宣傳　·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

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自勝（敬宣少喪母）

課集軍糧搜召舟乘軍戎要用常有儲擬

朱齡石傳　不治崖檢

人才儜劣

張興世傳　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

角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父仲子業農）

長沙王傳　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長沙王之孫韞也）

庾悅傳　符攝嚴峻數相挫辱

謝景仁傳　莅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景仁弟也）

袁湛傳　汝便是兩世無渭陽之情（湛責其甥謝絢）

袁豹傳　神兵四臨天綱宏掩衡翼千里金鼓

萬張組甲貝冑景煥波屬華夷百濮雲會霧臻（伐蜀時豹爲檄文）

褚叔度傳　湛之謹實有意幹（湛之叔度伯父）

謝方明傳　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濶略苛細務存綱領州臺符攝即時宣下緩民期會展其辦舉

孔靖傳　勅止浮華翦罰遊惰

羊玄保傳　善奕棋棊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㸌山封水保爲家利（㸌薙草而燒之也言富强擅山澤之利）

沈曇慶傳　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政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

孔琳之傳　琳之彊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

能彈棊妙善草隸

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

蔡廓傳　以方鯁閑素爲高祖所知

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也（時徐羨之當權廓不拜尚書）

廓年位並輕而爲時流所推重

蔡興宗傳　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時帝虐侮羣臣惟不及興宗故顏師伯稱之）

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

宫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輿宗皆以法繩之
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撓
亂所在大爲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輿宗
悉啟罷省又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

王惠傳　兄鑒頗好聚歛廣營田業惠意甚不
同謂鑒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
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爲

謝弘微傳　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

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
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

王淮之傳　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淮之自會祖彪之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

荀伯子傳　伯子常自矜蔭籍之美謂弘曰天
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弘王）

江夏王傳　高祖爲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醆
盤而義恭愛寵異常求須菓食日中無筭得
未嘗噉悉以乞與傍人廬陵諸王未嘗敢求
求亦不得

義恭性嗜不恒日時移變

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
之以爲鬼目精（爲廢帝所害）

衡陽王傳　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嗜酒太祖詔讓之）

羊欣傳　欣着新絹帬晝寢獻之書帬數幅而

去

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善醫術撰藥方十
卷

張敷傳　臣性不耐雜（上命與沙門同載敷不奉旨）

王微傳　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

王華傳　華嘗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
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

王曇首傳　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

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
卿弘答曰若但若臣門戶何寄
謝靈運傳 我乃生瑍瑍那得生靈運（謝玄語玄子瑍不慧而生靈運勿悟）
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
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
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

彭城王傳 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
次者供御
恨公不讀數百卷書（沙門釋慧琳之言）
南郡王傳 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
遣府戶曹送脈以義宣補天子（魯爽以南郡王義宣補天子）
劉湛傳 少有局力不尚浮華
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
漢世功曹耳

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繆善
論治道并諳前世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
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
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至晚節驅煽義
康凌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嘗
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
晚慮其當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
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

范曄傳 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
作賊（帝詰責吏部）
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曄書中自云）
常恥作文士文（曄自論其文）
袁淑傳 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
遣追取謂使人謬悞欲以戲淑
徐湛之傳 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
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

冠絶一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

江湛傳　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湛爲吏部尚書清貧）

王僧綽傳　徙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

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僧綽勸太祖廢劭）

始安王傳　時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囚之殿內毆捶凌曳無復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爲猪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

東海王禕凡劣號爲驢王

休仁年與太宗鄰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友及廢帝世同經危難太宗又資其權譎之力（廢帝欲殺太宗休仁譎詞解之）

顏延之傳　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延之對劉湛云）

云

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竣延之子也）

魯爽傳　幼染殊俗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

招集義鋭梟剪㝟醜（㝟獯同）

沈攸之傳　撲討蠻蜑

漁陽墨騎浴鐵爲羣

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王僧達傳　衣狐坐熊

念此根疵不支歲月（根疵猶痼疾也）

顏竣傳　多贍其求則桀慠罔已通而爲節則

必生邊虞諫互市也

·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二人皆嘗領選

·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剪鑿者謂之耒子竣議

二銖錢之獘

太始初唯禁鵞眼綖環鵞眼一千錢長不及三寸綖環尤劣入水不沉·

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餳一月息米近萬斛

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贊務居中永

執朝政

宗慤傳　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王玄謨傳　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意

玄謨性嚴尅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

軍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

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

柳元景傳　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

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

沈慶之傳　慶之患頭風好着狐毛帽羣蠻惡

之號曰蒼頭公

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

·欲伐國而與白面輩謀之事何由濟

·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憾車

蕭思話傳　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

遨爲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

患毒之

相賞有松石間意

豫章王傳　·鄞縣多曖田以火燒田而種謂之曖田

劉秀之傳　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

鄧琬傳　河舟代馬遡鶩江瀆越棘吳鈎交曜

戢服

孔覬傳·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

九日醒也言其決事無滯

覬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迹屏氣莫敢欺

犯

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覬叛被擒）

謝莊傳　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爲一

江東無我卿當獨秀（莊與袁淑共爲鸚鵡賦淑稱美之）

蕭惠開傳　汝恩戚家子當應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

以偏奇相尚

寺內所住齋前有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

除列種白楊樹

孫法宗傳　法宗年少流迸（流迸流落奔走也）

宗炳傳　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王弘之傳　時瑯邪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桓謙也）

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孔淳之傳　共爲人外之遊（淳之與徵士戴顒等俱高尚好山水）

沈道虔傳　冬月無複衣

朱百年傳　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

戴法興傳　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彭城王以法興爲記室令史了了明辯之稱）

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鑰牡

阮佃夫傳　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

車人虎賁中郎傍馬者員外郎

索虜傳　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

馬牛齕枯噉雪自然肥健國政疎簡不識文書刻木以記事（芮芮國附見）

林邑傳　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

天竺國傳　北行求郢西征索越（言所失逾遠也）

漳浦王南珍輯

齊書

高帝紀　太祖軍容寡闕乃編棧皮爲馬具裝析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馬鎧謂之馬具裝）

是日宋帝遜於東邸備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

內外纂嚴（戎嚴也）

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武帝紀　詔東宮文武臣僚可悉度爲太孫官屬（度自此而彼之謂）

鬱林王紀　取諸寶器以相剖擊破碎之以爲笑樂

海陵王紀　公獲二旬私累數朔

明帝紀　詔自今彫文篆刻歲時光新可悉停省蕃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嚴加禁斷（任土就地所產也）

食惟民天義高姬載蠶實生本教重軒經前哲盛範後王茂則布令審端咸必由之（明帝重耕桑之詔）

東昏侯紀　高祖臨崩屬以後事以隆昌爲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隆昌鬱林王年號疑高宗而不能決反爲所廢故高宗以戒其子東昏）

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

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宮中爲屠酤之樂）

輿服志　百官執手板尚書令僕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漢末仲長統謂百司皆宜執之其肩上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

太官宰人服離支衣

裴皇后傳　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鐘聲早起裝飾

豫章王傳　以市稅重濫更定榻格榻猶權。

褚淵傳　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

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澄淵之弟也

王儉傳　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

家無遺財手筆與裁爲當時所重

陳顯達傳　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竝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達謂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逐

桓榮祖傳　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

周盤龍傳　父子兩匹騎縈攪數萬人盤龍與其子奉叔大敗虜衆

曹虎傳　虎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

王琨傳　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

坐誤竟囚降號冠軍竟囚決囚也

王延之傳　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儉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

延之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節歲問訊皆先克日克定也

阮韜傳　韜性方峙未嘗隨從韜爲長史不從王行遊

王僧虔傳　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

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

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

張緒傳　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

劉休傳　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

王氏二十杖

沈冲傳　冲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胥鼓兄弟

庾果之傳　清貧自業食唯有韮葅瀹韮生韮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儉府爲入芙蓉池

上每嘆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果之爲蟬冕所照更生風采

臨川王傳　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映王名）

長沙王傳　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爊赫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繖（晃太祖四子也）

武陵王傳　上以暈方出外鎮求暈宅給諸皇子暈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暈太祖五子也）

謝超宗傳　超宗殊有鳳毛（超宗謝鳳子）

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爲司驢

超宗下廷尉一宿鬓白皓首

劉祥傳　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

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

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到撝傳　撝貲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遊庖厨豐腆多致賓客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撝罪付廷尉

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度

劉悛傳　悛强濟有世調善於流俗
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虞悰傳　悰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
嶷盛饌享賓謂悰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
悰曰恨無黃頷腫何曾食疏所載也
世祖幸芳林園就悰求扁米糲悰獻糲及雜
肴數十轝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
食方悰祕不肯出

胡諧之傳　在鎮毘贊甚有心力（文惠太子鎮襄陽諧之佐之）
諧之風形瓌潤善自居處
蕭頴胄傳　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
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
見者乃取此龍以充軍實
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窮縱醜惡販鬻主
威以爲家勢
雄劍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
色天地爲之喬皇山淵以之崩沸（頴胄舉義時檄）
陸澄傳　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
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
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
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竟陵王傳　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
里俄刻十催（竟陵王子良世祖第二子時遣使徵逋子良陳諫）
值今夕酒諧肉飫卽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

貸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箠撻肆情風
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犹蒜轉積鵞栗漸盈
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子良極言臺使督逋之擾）
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尙無從故調于
何取給（水旱不時子良請原逋租）
魚復侯子響傳　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
下身無虧傷
賜爲蛸氏（絶其屬籍故更其姓）

隨郡王傳　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

臨賀王傳　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

張融傳　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𩞄錢帛融獨𩞄百錢 𩞄施助也

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

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與其叔丞書中語

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太祖謂融也

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 融未有居止牽小船於岸上住

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

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 融自序

融自名集爲玉海

周顒傳　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 惠開蕭惠開也

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周妻何肉 周顒何胤並精信佛法然周有妻而何食肉

蕭坦之傳　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瘂剛狠專執羣小畏而憎之

謝瀹傳　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 朏瀹兄也

王思遠傳　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 王晏拜驃騎會集子弟思遠對之如此晏思遠從兄後被誅

沈文季傳　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

圖墓爲業 唐寓之世傳圖墓後反

陸慧曉傳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王融傳　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扳迹庸虛

忝名盛列纓劍紫禝步趨丹墀歲時歸來誇
榮邑里
匈奴以氈騎爲帷牀馳射爲糇糧冠方帽則
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
戴之玄冕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
等懼氷淵婆娑蹣躃困而不能前已
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爲丈夫
謝朓傳　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

年來無此詩也
孔稚珪傳　天地更築日月再張
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稚珪門庭草萊中有蛙鳴）
劉繪傳　時張融周顒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
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
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
中也
榮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世並爲第
一（瑱繪之弟也）
張欣泰傳　州府職局多使闒領意遇與謝朓
相友（隨王子隆愛欣泰）
邱靈鞠傳　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
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
我未進時
卞彬傳　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
或諫曰卿都不操持名器何由得升

彬又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
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蟇
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
科斗唯唯羣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
令史諸事也
王智深傳　拙澀乏風儀
陸厥傳　世號爲永明體（謂沈約等四聲切韻）
王逡之傳　逡之率素衣裘不澣机案塵黑

祖冲之傳　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 冲之改造銅機指南車

傳琰傳　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虞愿傳　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輙先啟聞 明帝體肥憎風

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 時帝起湘宮寺

沈憲傳　此人方員可施 褚淵嘆美沈憲

顧歡傳　躬耕誦讀夜則燃糠自照

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

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 歡論釋道二教之同

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

臧榮緒傳　榮緒惇愛五經 惇愛篤好也

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

何求傳　性率到好狎人物 狎識玩也 求弟點

沈驎士傳　攝屐鞠稚吞苦推甘 沈約表薦驎士至行驎士撫其孤姪極有恩

徐伯珍傳　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

魏傳　三十許萬人不攻城登八公山賦詩而去 孝文帝

林邑傳　人色以黑爲美南方諸國皆然

漳浦王南珍輯

梁書

武帝紀　飛耳長目不及四方

五月壬午詔曰學以從政殷勤往哲祿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闡治綱每敦儒術軾閭闢館造次以之故負袠成風甲科間出方當置諸周行餙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

者策實之後選可量加叙錄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後門竝隨才試吏勿有遺隔

始鑄鐵錢（普通四年）

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

身衣布衣木緜皂帳

簡文帝紀　侯景又逼太宗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

元帝紀　斬莽輗車燒卓照市（王僧辯奉表勸進莽卓指侯景）

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元帝即位江陵）

十堯九舜曷足云也（元帝下令稱高祖之業）

方駕長驅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挾輈曳牛之侶拔距磔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雁捧崑崙而壓卵傾渤海而灌熒如駟馬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

衆戰誰能禦之（元帝下令討侯景）

昭明太子傳　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竝下過目皆憶

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塡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

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飡常饌爲小食 京師穀貴太子爲之減膳

王茂傳　此吾家之千里駒 茂少爲大父深所異

曹景宗傳　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問人皆以意造焉

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

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

景宗醉後謬忘或悞稱下官

張弘策傳　弘策爲人實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勢自高

韋叡傳　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

爲將當有怯時

范雲傳　卿定可兒

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

沈約傳　沈記室人倫師表 蔡興宗稱美沈約

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横可謂明識

嘗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

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胷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

江淹傳　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

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才盡

任昉傳　儉雅欽重昉以爲當時無輩昉爲王儉主簿
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
謝朏傳　眞吾家千金朏父莊之語
齊自應有侍中朏爲宋侍中禪代之時不肯解璽
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
吏但能作太守耳朏爲義興太守
康絢傳　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堰淮水以灌壽陽
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濶一百四

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
尺夾之以隄並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
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
王志傳　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
諸王爲長者志僧虔之子居建康馬蕃巷
江蒨傳　蒨方雅有風格
安成王傳　所臨泌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王尢子推爲吳郡太守

南平王傳　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
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
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
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王尢子恭之言
始興王傳　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爹徒可反
蕭景傳　景居州淸恪有威裁明解吏職
徐勉傳　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勉居吏部時與門人夜集客有所求

詔乃資假賜假也
常恨時人謂是我宅
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
以聚人曰財
范岫傳　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范雲稱岫多識故事
魚弘傳　嘗語人曰我爲郡所謂四盡水中魚
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庶盡弘爲竟陵太守

袁昂傳　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歛骨吹魂還編黥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昂謝罪啟）

王僧孺傳　腦日逐髓月支（立功絕域之謂）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

張率傳　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

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既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王筠傳　知音者希眞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沈約要筠示以郊居賦筠擊節數句約大喜）

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

沈少傳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筠自序）

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

蕭子顯傳　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之

孔休源傳　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

史坐人莫得預焉（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甚見重）

羊侃傳　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侃不能飲酒而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臧盾傳　盾為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

胡僧祐傳　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彊賦詩文辭鄙俚多被嘲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

杜龕傳　以霸先既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

劉峻傳　崔慰祖謂之書淫（峻好異書）

劉勰傳　遂啟求出家先燔鬢髮以自誓

何胤傳　世號黙爲大山胤爲小山（黙胤兄弟皆隱）

陶弘景傳　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

自號華陽隱居

弘景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

陶季直傳　終始營護甚有吏節（季直嘗屬褚彦回）

諸夷海南傳　門戶皆北向（林邑國）

鬱金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槁乃糞去之（中天竺國）

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滑國）

侯景傳　比性命於鴻毛等節義於熊掌

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

初臺城既陷景先遣王偉陳慶入謁高祖高祖曰景今安在卿可召來時高祖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衞帶劍升殿拜訖高祖問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黙然

又問卿何州人而敢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從者代對及出謂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日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

二十一史精義卷九

漳浦王南珍輯

陳書

高祖紀　僕本庸虛蒙國成造乘舟履輦架險浮深（輦大車也）左賢右角沙潰土崩木甲殪於中原氈裘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羣（九錫策文）萑蒲之盜自反耕農篁竹之豪用稟聲朔（封臨川王詔）

世祖紀　乙卯詔曰自頃喪亂編戶播遷言念餘黎良可哀惕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流民著籍之詔）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修治墳墓之詔）

廢帝紀　荷茲神器如涉靈海（乙亥赦詔）

宣帝紀　且肇元告慶邊服來荒始覩皇風宜覃曲澤（元日曲赦之詔）乙巳詔曰昔堯舜在上茅屋土階湯禹爲君藜杖韋帶至如甲帳絑絡華榱璧璫未能雍熙徒聞侈欲朕企仰前聖思求訟平正道多違澆風又靡至今貴里豪家金鋪玉舄貪居陋巷蔬食牛衣稱物平施何其遼遠爟烽未息役賦兼勞文吏姦貪妄動科格重以旗亭

關市稅斂繁多不廣都內之錢非供水衡之費逼遏商賈營謀私蓄靖懷衆弊宜事改張弗弘王道安拯民蠹今可宣勅主衣尚方諸堂署等自非軍國資須不得繕造衆物後宮僚列若有游長掖庭啟奏即皆量遣太子祕戲非會禮經樂府倡優不合雅正並可刪改市估津稅軍令國章更須詳定唯務平允別觀離宮郊閒野外非恒饗宴勿復修治并勅

內外文武車馬宅舍皆循儉約勿尚奢華違
我嚴規抑有刑憲所由具爲條格標榜宣示
令備朕心焉
後主紀　趨銅駞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便當
臨彼方員飭之矩矱（舉賢詔）
侯安都傳　貨遷禁貨鬻賣居民椎埋發掘毒
流泉壞
吳明徹傳　又迮肥水以灌城（迮堰也灌壽陽城）

詔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明徹於城南設
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
成禮而退將卒莫不踴躍焉（明徹破壽陽擒王琳以功進封）
蔡景歷傳　但雲咸斯奏自輟巴渝杞梓方雕
豈盼樗櫟
舊式拜官在午後
劉師知傳　性疎簡與物多忤雖位官不遷而
委任甚重其所獻替皆有弘益

王沖傳　沖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
虞寄傳　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
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常出遊近
寺間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拜望道左
馬樞傳　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
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
言就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
從其好也

孔奐傳　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
復存者奐博物强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
注體式牋表書翰皆出於奐
蕭允傳　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薪藻之薦託爲
異代之交
周弘正傳　若東人勸東謂爲非計君等西人
欲西豈成良策（時議遷都）
弘正識宇凝深藝業通備辭林義府國老民

宗贈卹之詔

孫瑒傳　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徐陵傳　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下石麒麟也

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皐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陵被留北齊致楊遵彦書與下段皆書中語

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

時安成王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爲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章服嚴肅若不可犯爲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乃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

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

江總傳　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

當時謂之狎客

姚察傳　後主嘗別召見見察柴瘠過甚爲之動容乃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旣蔬菲歲久可停持長齋

察自居顯要甚勵淸潔且廩錫以外一不交通察爲吏部尚書

及改易衣冠删正朝式切問近對察一人而已察入隋爲常侍

尤好研覈古今諟正文字精采流贍雖老不衰

始興王傳　是時征北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

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迹事覺其書竝沒縣官藏於祕府世祖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甚得右軍之法伯茂王名世祖次子卒時年始十八

晉熙王傳　叔文從後主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竝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隋晉王秦王等獻凱而入列於廟庭明日隋文帝坐於廣陽門觀叔文又從後主至

朝堂南叔文王名後主弟也

陸瓊傳　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有勅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時詔定朞品朱异等竝集

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從祖襄歎美之

傅縡傳　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縡下獄後主欲赦之縡對激怒遂賜死

蕭摩訶傳　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

鄭灼傳　灼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輙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誦讀

張譏傳　後主勅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

陸琰傳　風神韶亮占對閑敏琰年二十餘使於齊

周廸傳　擁據一郡苟且百心討廸之詔

戈船蔽水彀騎彌山

廸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衞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

始興王叔陵傳　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

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卒叔陵啟求於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弃去安

柩以葬其母彭叔陵母

二十一史精義卷十

漳浦王南珍輯

魏書

序紀桓帝　駕大牛牛角容一石

序紀昭成帝　帝乃以葦絙約澌俄然冰合

太祖紀　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

太宗紀　詔守宰不如法聽民詣闕告言之

世祖紀　尊保母竇氏曰保太后

初造新字千餘

北部敕勒莫弗庫若干率其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詣行在所

尊保太后爲皇太后

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

高宗紀　初復佛法

靈邱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羣官仰射山

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
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高祖紀　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
詔改姓爲元氏
詔曰農爲政首稷實民先澍雨豐洽所宜敦
勸其令畿內嚴加課督墮業者申以楚撻力
田者具以名聞
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之文

世宗紀　詔禁屠殺含孕以爲永制
肅宗紀　又詔選曹用人務在得才廣求栖遁
共康治道州鎮城隍各令嚴固齋會聚集糾
執妖謳囹圄皆令造屋桎梏務存輕小工巧
浮迸不得隱藏絹布繒綵長短合式偷竊軍
階亦悉沙汰籍貫不實普使糾案聽自歸首
逋違加罪
孝莊紀　詔諸有公私債負一錢以上巨萬以
還悉皆禁斷不得徵責
出帝紀　牢籠九服旁礴三光
握金鏡以照耀擊玉鼓以鏗鏘
孝靜紀　文襄嘗侍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
酒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
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腳朕文襄使季舒毆帝
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文襄使季舒勞帝帝亦
謝焉（文襄高澄也季舒崔季舒澄黨）

文襄勒兵入宮曰陛下何意反耶
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
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
皇后傳序　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
人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也
道武劉后傳　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
母皆賜死太祖末年后以舊法薨
宣武胡后傳　又自射針孔中之（后善射）

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后開左藏令從臣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

元暉傳　天下號曰市曹暉為吏部納貨用官皆有定價

元虔傳　虔常臨陣以矟刺人遂貫而高舉

元乂傳・乂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遙對之而已乂懼為人所害

初乂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事得失

頗以關懷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得志之後便驕愎躭酒好色與奪任情

元彧傳　彧姿制閑裕吐發流靡

元孝友傳　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孝友表請品官置妾定數

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皁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

元太興傳　名曰散生齋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

元暉業傳　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

元慶和傳・言同百舌膽若鼷鼠梁武譏其怯也

元澄傳　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時嘗如此

澄當官而行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

八條甚有綱貫大便於時

元英傳・支將二十八支將偏將也

元禧傳　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絃管奏之莫不灑泣禧以謀反死

元曄傳　昔有宋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元延明責元坦

元雍傳　伎侍盈房諸子瑠晃

靈太后許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鵝自至宮內料簡四口目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

元勰傳　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嶮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彥和勰字也此對元禧之語

勰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其事幹縶維不許

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勰夙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

燕鳳傳　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儁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敝而北方之所常勝也鳳報使苻堅對堅之語

崔元伯傳　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元伯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坐元伯通署二十六曹如令僕統事元伯輔太祖始定魏號

未嘗謇諤忤旨亦不諂諛苟容

穆紹傳　穆紹不慮大家兒爾朱榮稱之

古弼傳　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太宗賜名

與劉潔等分綰機要敷奏百揆

吾聞築舍之役蹇驢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世祖語

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

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徵車牛以運獵禽弼表諫

奚斤傳　自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距劉裕
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
叔孫俊傳　羣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俊在太宗時有功任用）
陸眞傳　關中草草（草草亂狀）
于栗磾傳　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爲邊裔城闕
蕭條野無烟火栗磾刋闢榛荒勞來安集德
刑旣設甚得百姓之心

崔逞傳　太祖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多匿
穀問羣臣以取粟方略逞曰取椹可以助糧
故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太祖雖銜其
侮慢然兵旣須食乃聽以椹當租
王嶷傳　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訟者塡門嶷
性儒緩委隨不斷終日在坐昏睡而已
時人爲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
崔浩傳　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

初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
斗極
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
常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
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
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
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漫
山澤葢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

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浩主伐蠕蠕大克之）
李裔傳　洛周僭竊特無綱紀至於市令驛帥
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杜洛周爲亂裔引之陷定州洛周封裔爲定州王）
司馬準傳　悅近來遠淸儉有稱
王慧龍傳　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
妻之浩旣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
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大浩曰眞

貴種矣
王瓊傳　爲光州刺史有受納之嚮（謂有納賄之聲）每見道俗乞丐無已
王遵業傳　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卭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袁式傳　雖羈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
李神儁傳　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

爲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而性通率不持檢度至於少年之徒皆與褻狎不能清正方重識者以此爲譏
陸凱傳　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希言屢中
源懷傳　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鳥宿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廓之固暫勞永逸（懷表）

（請築城置戍）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衆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厲游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
寇讚傳　苻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
酈範傳　夜夢陰毛拂踝（占者謂豪盛於齊下當牧全齊後果爲青州刺史）

毛修之傳　修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
劉靈賓傳　雖流漂屯圯操尚卓然
劉景先傳　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
羅結傳　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年一百一十詔賜歸老賜六寧東川以爲居

業并爲築城卽號曰羅侯城 結世祖時年百二十歲乃卒

韋崇傳　何用小察以傷大道

韋休之傳　休之貞和自守未嘗以言忤物

蘇湛傳　凡爲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較辨有成理不 蕭寶寅反報湛湛不從

裴修傳　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故實咸有條貫 修兼祠部

柳崇傳　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臺府高祖乃遣崇檢斷民官息訟

盧度世傳　初玄有五子嫡惟度世餘皆別生

盧昶傳　昶本非骨鯁聞南人云兒旣作將弟爲使者乃大恐怖淚汗交橫鸞以腐米臭魚莝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謇諤曾不屈撓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高祖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卽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何乃俛眉飮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乎縱不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 昶使齊兄淵又將兵伐齊齊主酷遇昶

盧元明傳　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飮酒賦詩遇興忘返

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飮美酒自爲佳器

盧文甫傳　棲遲桑井而卒

高允傳　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 崔元伯之言

允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

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旣知

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臣少也賤所知惟田疇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

臣東野凡生本無官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

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卽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 崔浩以史事被誅允得免

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

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

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 允作酒訓中語

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

尉元傳 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瘃瓦滕行者盡送令還以沮其衆

李孝伯傳 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 孝伯父曾之言

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

之

李安世傳　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廣平人李波爲官私患安世誘斬之

李冲傳　舊無三長惟立宗子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冲以三正治民所

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謂之三長

冲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

冲爲文明大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淸貧於是遂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於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羇寒衰舊淪屈由之躋叙者亦已多矣

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冲勤志彊力孜孜無怠旦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剞劂在手終不勞厭也

游雅傳　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

高閭傳　閭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纔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閭本名驢崔浩見而奇之爲之改焉

游明根傳　明根風度淸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於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辯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明根頻表致仕乃詔許之

劉芳傳　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

號爲劉石經
芳沉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
敬之動相顧訪
鄭羲傳　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民
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
門酤賣之（羲爲兗州刺史）
鄭嚴祖傳　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傾側勢家乾
没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下

崔楷傳　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彊故時人語曰
莫鷹獮付崔楷
甄琛傳　緇黚皇風塵鄙正化（琛被彈表）
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
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
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
或加焉（袁翻議琛謚）
高聰傳　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
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並令燒指
吞炭出家爲尼
崔休傳　休聰明彊濟雅善斷決幙府多事辭
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清潔
甚得時談（休爲司徒長史）
裴植傳　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
裴衍傳　沐藉炎風餐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
已榮（衍表請隱嵩山）

柳遠傳　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答云無
所聞縱聞亦不解（遠放情琴酒無拘檢人謂之柳顛）
江文遙傳　文遙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
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
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
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文遙爲安州刺史）
朱元旭傳　元旭頗涉子史閑解几案
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

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旣無風操俛仰隨俗
性多機數自容而已

奚康生傳　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
異常箭

楊大眼傳　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
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
列矣（大眼初得遷爲軍主）

尒朱榮傳　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

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
旣集列騎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
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
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榮害百官於河陰）
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旣衆若卽
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勒各從所
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卽
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
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
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
無代天下百官理（榮加天柱大將軍）

尒朱世隆傳　世隆兄弟羣從各擁彊兵割剝
四海極其暴虐姦謟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
士罕預腹心

宋繇傳・繇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繇爲河陰令有內監不遜卽取尾青以鎭之）

楊謙之傳　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
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
之節

張普惠傳　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
諫議得君

范紹傳　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紹爲太府卿）

劉桃符傳　射策甲科歷碎職（碎職非貴要雜職也）

馮熙傳　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

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

馮誕傳　高祖寵誕每與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誕熙之子）

胡國珍傳　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

步挽一乘自掖門至於宣光殿得以出入

張偉傳　儒謹汎納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偉告諭殷勤曾無慍色

李業興傳　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

邢昕傳　昕好忤物人謂之牛

溫子昇傳、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

羊祉傳　祉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祉酷吏也）

崔暹傳、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微服逢汲水婦人問刺史何如婦人答云）

谷楷傳　時人號曰瞎虎（楷眇一目而酷）

李謐傳　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趙修傳　小人難育朽棘不彫

符承祖傳　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承祖閹人文明太后嘗許以不死後坐贓禁錮）

劉騰傳　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棲棲不倦

慕容垂傳、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克之（垂議征慕容永）

慕容熙傳　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

焉（熙妻死而案檢哭泣之官凡無淚者皆罪之）

苻生傳　使宮人與男子倮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燖雞豚鵝鴨數十爲羣放之殿下剝人面皮令其歌舞勳舊親戚殺害略盡

苻堅傳　堅與融登城望昌明將謝石軍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

呂光傳　光以駝二千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恠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光大破西域）

司馬晉傳　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爲貉子若狐貉類云

馮䟦傳　䟦有男百餘人悉爲文通所殺（䟦文通兄也）

劉宋傳　意氣楚刺僅識文字樗蒱傾產爲時賤薄（謂宋祖微時楚刺粗俗也）

蕭梁傳　以彼曲師危卒望我軍鋒何異蛣蜣、被甲蝍蛆舉尾（魏伐梁之檄）

・米一斗八十萬（侯景圍城時）

其臣下奏表上書亦稱衍爲皇帝菩薩

張駿傳　駿議治石田（欲徙石爲田運土殖穀）

外夷傳

高句麗　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朱蒙高麗先祖也）

勿吉國　水氣醎凝鹽生樹上俗以人溺洗手面

豆莫婁國　其君長皆以六畜名官

高昌　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

獠・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所殺之人美鬢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蠕蠕傳　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

樂志　秦曰壽人（秦樂也猶周言大武也）

食貨志　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

二十一史精義卷十一

南珍輯

北齊書

神武紀　因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皆貴（人相神武司馬子如等）

厖有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神武始事爾朱榮翦之爬搔之也）

止團焦中（猶今北方之團瓢小屋也）

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

文宣紀　高祖嘗試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帝露頭袒膊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文宣破契丹）

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併省州郡之詔）

孝昭紀、鷙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客勸帝勿出居藩邸

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庫狄顯安之言

後主紀　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

幼主爲守國天王後主禪位幼主自爲太上皇幼主又禪於任城王

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後主爲無愁之曲

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

臺直千金

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

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駮龍

逍遙者也

鬬雞亦號開府

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

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

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

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

高潤傳、鼠輩欲横相間構曲生眉目曲生眉目謂餙成事

節

高延宗傳　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

高綽傳　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後主使人裸卧於蠍盆中綽所教也

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

姊姊婦爲妹妹

高儼傳　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

高思好傳　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

入鴉羣

高歸彥傳　齊制宮內惟天子紗帽臣下皆戎

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

尉景傳　土相扶爲牆人相扶爲王

何須乾啼濕哭

庫狄干傳　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

時人謂之穿錐

時人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

笑判清河生奐人〔于子士文爲刺史司馬韋焜清河令趙達並酷唯長史有惠政〕

斛律金傳　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

斛律光傳　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傳號落鵰都督〔光金之子也〕

斛律羡傳　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漕用省

羡及光並少工騎射其父毋日令其出畋還

即較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腋羡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羡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曰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處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羡金次子光之弟也麗龜矢著於背隆起處〕

劉貴傳　貴剛格有氣斷

薛孤延傳　高祖歎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鬭〔時大雷雨雷火燒面延馳馬按矟喝殺逐之火遂滅延眉鬢及馬鬛俱焦〕

慕容紹宗傳　吾自年二十已還恒有蒜髮〔蒜同蒜又音歷草木疎貌〕

李元忠傳　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元忠之子搔善音律〕

魏蘭根傳　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爲先是以不爲淸論所許

雖復零雨自天終須待雲興四嶽〔魏愷之言言授官雖由聖旨而推引仍待選曹〕

孫搴傳　嘗服棘刺丸李諧等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譏其胸有荊棘也〕

杜弼傳　直付空紙即令宣讀〔弼以才敏事高祖典機密〕

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聲〔弼與邢邵共論生死之理〕

薛琡傳　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時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故琡上言〕

琡久在省闥閑明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深情刻薄多所傷害士民畏惡之

元韶傳　文宣嘗剃韶鬢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爲嬪御（韶襲封彭城王）

李繪傳　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鴒羽繪答書曰鴒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

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鄭述祖傳　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絶妙

王昕傳　好門戶惡人身（帝誚其疎誕）

自古無朝士作奴

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王晞傳　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晞畏禍不受侍中）

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晞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後對盧思道云云）

陸法和傳　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

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

徐之才傳　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

武成生齻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齻牙牙兩畔最長者男子二十四歲齻牙生）

終恐同廣陵散矣（之才以二子俱無學術每自歎云）

楊愔傳　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從兄昱之語也）

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

以爲諂之用八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悟典選惟取言貌）

及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

將涉千里殺騏驥而乘蹇驢（詣見殺楊休之悲之）

邢邵傳　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

何異兎絲鷰麥南箕北斗哉

邵率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

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

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

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

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

宏遠獨步當時

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

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

適

魏收傳　我後世身名在卿手（神武之言）

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

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

天按之當使入地

號爲穢史

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

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

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鬬帝寵狎之

祖珽傳　會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

藏銅疊二面（珽放縱不羈竊藏酒器）

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裴讓之譏珽）

神武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泰令飲酒者

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

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胡桃油畫之始）

帝弱顏不能諱（弱顏猶俗言面軟也諱隱其事也）

赫連子悅傳　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幹食入也）

唐邕傳　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

綦顯傳　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顯善騎射）

盧潛傳　潛輯諧內外甚得邊俗之和

潛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大樹風績

袁聿修傳　聿修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有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監

許惇傳　以能判斷見知時人號為入鐵主簿

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鬣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髯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敢復長時人又號為齊鬚公

邢峙傳　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

劉晝傳　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

樊遜傳　臣聞彫虎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遜對策）

鄎基傳　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性清慎惟不免寫書潘子義遺書云云）

宋遊道傳　吹毛洗垢瘡疵人物（遊道酷吏）

畢義雲傳　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義雲亦酷吏）

尒朱文暢傳　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而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文略暢之弟榮之子也）

綦母懷文傳　又造宿鐵刀（懷文有佉術能燒生鐵數宿則成剛斬甲過三十扎）

和士開傳　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相愛重如此（世祖為長廣王時辟士開）

韓鳳傳　每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輙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

厮養末品亦容下之

羣閹傳　馬塵必坌諸朝貴（坌塵集也）

漳浦王南珍輯

後周書

文帝紀　卽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

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

孝閔帝紀　有黑水之讖服色宜烏

明帝紀　開闢至于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詔造

周歷）

武帝紀　初令百官執笏

初服短衣

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竝令還民

齊主至帝降自阼階以賓主之禮相見（尉遲迥追獲齊主於青州送鄴）

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竝從車轝旗幟及器

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
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
自今以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妾（建德六年詔）
宣帝紀　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
衣冠
奢儉取文質之間功役依子來之義（詔起洛陽宮）
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宣帝傳位太子）
詔內外命婦皆執笏

每對臣下自稱爲天
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爲輪禁天下婦人
皆不得施粉黛之飾惟宮人得乘有輻車加
粉黛焉
宇文護傳　汝等三人竝呼吾作阿摩敦（子呼母曰阿摩敦國語也）
齊王傳　豈有三十歲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武帝指言宇文護）

李弼傳　檦跨馬運矛衝鋒陷陣隱身鞍甲之
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檦之形貌
正自如是（檦弼弟也）
于謹傳　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
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十
尺及諸轝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謹破江陵）
獨孤信傳　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皇
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爲
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

王羆傳　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羆爲
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
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
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慚
蘇綽傳　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
要
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

法

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以下並綽所奏六條中語）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淸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

田弘傳 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矟朝廷壯之（弘破氐羌）

王勇傳 又令採籌取之勇遂得雍州

韋瑱傳 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晚年虛靜惟以體道會眞爲務

裴俠傳 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除河北郡守不役夫丁）號爲獨立君（牧守來朝太祖問有如俠之淸愼者與之俱立皆莫敢應）

令狐整傳 整進趨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整辟東陽王主簿）

裴果傳 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黃驄年少（果乘黃驄馬從軍）

李遷哲傳 遷哲累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

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奄閽守之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飲讌盡生平之樂子孫忝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冀儁傳 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修之禮謂之謝章（儁徵教世宗隸書）

異域傳 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突厥）

二十一史精義卷十三

漳浦王南珍輯

隋書

文帝紀　其將士糧仗水陸查須期會進止一准別勑（伐陳詔）

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

是非異說蹐駮殊塗

煬帝紀　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

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篾（煬帝幸江都）

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殆無遺類（取羽毛以飾儀仗）

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千里

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而爲家提封所漸細柳盤桃之外聲教爰暨紫舌黃枝之域（征高麗詔）

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伐高麗之師）

上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

禮儀志　學生皆乙日試書景日給假焉

正會日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上計勞訖付紙陳土宜字有脫誤者呼起席後立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無可取者奪容刀及席

又有督攝萬機印一鈕以木爲之長一尺二寸廣二寸五分（以印籍縫之用在六璽之外）

帽古野人之服也

自西魏以降五品以上通同象牙六品以下兼用竹木（晉宋謂之手板隋仍名笏）

靴胡履也

律歷志　凡日不全爲餘積以成餘者曰秒度

不全爲分積以成分者曰箲其有不成杪者
曰麽不成箲者曰么
五行志　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高祖時上黨有人參如是草妖也）
食貨志　諸蠻陬俚洞霑被王化者各隨輕重
收其賧物以裨國用（自晉以來如此）
未娶者輸半牀租調（北齊）
先給雜種及遠年粟（雜糧陳穀）
迴易取利（稱貸取息也）

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燃
布以爨
除其肉郭謂之女錢（梁武帝時鑄）
刑法志　薄暮塵起則剽掠行路謂之打稽（梁時）
（王家所匿刼賊亡命之徒）
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召死囚編籧篨爲
翅命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視以爲
歡笑（齊文宣）

又作霹靂車以威婦人（周宣帝）
百官志　唱呼入殿引喤至階（御史中丞威儀）
境內稱之曰第下（公侯之稱猶諸王曰殿下）
地理志　皆女淫而婦貞（雍州之雕陰三郡）
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
下（青州）
好教飾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騰肉飛（濟南）
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宜春郡）

名爲銅鼓釵（嶺南豪富子女爲金銀大釵以扣新成銅鼓）
經籍志　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汲冢書）
李穆傳　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
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
劉昉傳　昉性輕狡有姦數
高熲傳　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熲賜姓獨孤）
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

頗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

蘇威傳　初威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旣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

李德林傳　德林旣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

此卽河朔之英靈也 德林在齊時陳使江總見而稱之

秦王俊傳　若如公意何不別製天子兒律 文帝對楊素之言

韋藝傳　藝容貌瓌瑋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

楊素傳　臣但恐富貴來逼臣

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

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淸河公卽江神也

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

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

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愼

牛弘傳　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

還拜謝云並忘之

宇文慶傳　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 上表稱頌

長孫晟傳　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 突厥畏晟

韓擒虎傳　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

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

賀若弼傳　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害）

時韓擒虎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

達奚長儒傳　言念勳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勳廻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詔賞長儒破突厥之功）

張衡傳　研精覃思

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煬帝幸張衡宅賞賜甚厚衡因諫帝不聽）

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衡爲煬帝建奪宗之計臨死云云）

盧思道傳　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

旣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

薛道衡傳　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

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猰㺄而戮鑿齒（道衡上文帝頌）

陸爽傳　通倪不持威儀好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爽同郡侯白字君素附見爽傳中）

每將擢之高祖輙曰侯白不勝官而止（白後食五品俸月餘輙死）

柳䛒傳　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䛒

宇文述傳　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衞者取則焉

家僮數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

王韶傳　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自以衰暮不解作官文帝云云）

趙綽傳　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綽僅以大理卿終）

樊子蓋傳　獻青木香以禦霧露（青木香可禦瘴氣）

今爲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銅虎

麥鐵杖傳　日行五百里

沈光傳　時人號爲肉飛仙

周羅睺傳　周羅睺執筆制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羅睺在陳每會賦詩輙先成孔範稱之）

李景傳　縱人言公闚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

李諤傳　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諤以公私文翰靡麗表請禁止）

房彦謙傳　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林之處屋如骨之在身（彦謙與薛道衡書）

宇文愷傳　號爲名父公子（謂其父有盛名也）

楊玄感傳　論者方之項羽（玄感驍勇）

王頍傳　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頍僧辨之子發武帝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以報父讎）

梁彦光傳　御傘一枚（文帝賜彦光）

公孫景茂傳　賜以馬轝便道之官（文帝時爲淄州刺史年八十餘）

辛公義傳　山出黃銀（牟州）

元善傳　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善獨推高熲）

劉焯傳　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

劉炫傳・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

王孝籍傳　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

劉臻傳・性好啖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

王貞傳　學無半古

李士謙傳・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

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黿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士謙精內典此答客問）

盧太翼傳．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契丹傳　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貂貉衣以魚皮

二十一史精義卷十四

南史

漳浦王南珍輯

宋本紀

武帝紀　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

前廢帝紀．肆罵孝武帝爲齇奴（齇有粉刺紅瘡）

明帝紀　又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

齊本紀

高帝紀．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而一射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雹箭射之（宋廢帝畫太祖腹爲射的引滿將射左右諫之）事須及熱（王敬則勸帝即位言當乘時也）

武帝紀　詔免逋城錢（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錢二千）

梁本紀

武帝紀　帝爲兒時能蹈空而行

我曹武將譬如韝上鷹房伯玉之言謂能從命制人也
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大捨僧衆
黙許
元帝紀　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
章詔誥黙毫便就殆不游手游服也
陳本紀
武帝紀　一把子人何足可打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語
會文帝送米三千石鴨千頭

後主紀　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守者言後主願得一官號
嗜驢肉後主所嗜
后妃傳
遂爲通替棺欲見輙引替覩屍宋宣殷淑儀
唯須高胄不須強門強門多男之門也齊鬱林何妃
后酷妬忌及終化爲龍梁武郗后
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梁元徐妃
宋列傳
劉穆之傳　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穆之乞食妻兄之家求檳榔而爲所誚
檀道濟傳　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散其
上道濟與魏軍戰久食盡
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魏人聞道濟死相慶
王玄謨傳　孝武狎侮羣臣皆有稱目多鬚者

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
之曰齴劉秀之儉悋常呼爲老慳
王瞻傳　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
向柳傳　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
劉康祖傳　康祖便弓馬膂力絕人以浮蕩蒱
酒爲事
蕭琛傳　琛性通脫常自解竈事畢餘餕必陶
然致醉

謝朓傳　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朓好獎人才

王弘傳　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爲王太保家法

王融傳　車前豈可乏八騶

王微傳　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遠微兄也

王儉傳　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樑氣矣袁粲稱儉

王騫傳　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

軿塡咽

王規傳　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峰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實俊人也昭明太子美之

王僧虔傳　卿文情鴻麗學識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僧虔爲袁淑所稱

王懿傳　漢已食未青衣等小兒問之漢猶今俗呼漢子

到漑傳．到漑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漑祖彥之以擔糞自給故何敬容譏之

垣榮祖傳　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爲楯以鐵爲書鎭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齊高帝

袁彖傳　彖充腴異衆

何尚之傳　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

何胤傳　初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䱉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䱉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

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此段齊書在周顒傳中微異

何昌寓傳．遙遙華冑有閔姓求官稱子騫後昌寓笑之

張融傳　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

鄭鮮之傳　時人謂爲格佞言其輸情而又能切諫也

顏延之傳　其狂不可及
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
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繡亦雕
繢滿眼
沈昭略傳　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沈瘦而王約肥也
柳惲傳　嘗與瑯邪王瞻博射嫌其皮濶乃摘
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
黃回傳　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快手宋書作快射手

齊列傳
蕭鈞傳　巾箱五經鈞手寫細字五經置巾箱中人競效之
武陵王曄傳　陛下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武陵王曄見疏以侍宴肉汗貂對帝云云
江夏王傳　江祏遂復爲混沌書眉欲益反弊
耳以江祏譽其藝能故云
王敬則傳　吾終不受金甖金甖謂鴆酒也
胡諧之傳　宮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得正音
遂使宮人頓成傒語武帝遣宮人教其家正音傒語豫章語音也
臣所居廉讓之間范栢年稱梁州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宋明帝問其宅何處答言云
云
陸慧曉傳　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
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
有霜氣
庾杲之傳　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
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

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杲之字景行爲王儉長史
梁列傳
蕭宏傳　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北軍歌曰
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謂呂僧珍韋叡
蕭恭傳　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懽與乃仰
眠牀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
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

泛水肆意酣歌也此段梁書在南平王偉傳中微異

蕭恢傳　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

蕭大器傳　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

張纘傳　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纘輙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任昉傳　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晩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沈沈約也

徐勉傳　武帝自算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并華少賚勉

朱异傳　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明山賓薦异表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

陳列傳

劉師知傳　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弑梁敬帝陳武戲謂之

傅琰傳　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沈纘之以廉獲罪後復用謂吏人云云言當貪以結朝貴也

文學列傳

丘靈鞠傳　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褚彥回見靈鞠稱脚疾不能起靈鞠誚之

卞彬傳　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

袁緣傳　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庾道愍傳　道愍尤精相板善相手板之休咎

郭希林傳　未聞巢許稱臣堯舜

阮孝緒傳　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騏騄

陶弘景傳　時人謂爲山中宰相梁武帝每有大事無不諮詢

阮佃夫傳　惜指失掌耶佃夫欲奪何恢妓不得而言

茹法珍傳　欲求貴職依刀勅須得富豪事御刀（齊東昏時左右應勅捉刀之徒並專國命故都下為之語）控制大臣移易勅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倀子最有寵）

施文慶傳　文慶聰敏强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

賊臣傳

侯景傳　仗任若已之半體（高歡用侯景專制河南）

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

是時城中圍逼既久朕味頓絕（朕味肉味也）

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唇唱吼而上

二十一史精義卷十五

漳浦王南珍輯

北史

齊本紀

文宣紀　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

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徐之才勸文宣受禪）

街坐巷宿處處游行多使劉桃枝崔季舒負

之而行或擔胡鼓而拍之

魏列傳

元熙傳　府中號為十錢主簿（謂元慶智也為太尉主簿事無太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得便取之）

元順傳　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鄭儼先拜元徽後拜順順怒斥之）

元禧傳　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癲（符承祖之語禧之黨也將為逆）

尉瑾傳　好學吳人搖唇折足為人所哂見人

好笑時論比之寒蟬（瑾傳中祖崇儒）

崔倰傳　倰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凝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倰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遒

崔贍傳　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爲潦倒

封回傳　安州興生何事爲便（興生販利也鄭雲除安州輒詣回問此）

盧思道傳　聰爽俊辯通倪不羈

崔昂傳　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爲小（言法官殘刻）

李元忠傳　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元忠以嗜酒不得作僕射）

李士謙傳　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

李義深傳　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胸險峭時人語曰劍戟森森李義深

李之亘傳　我不作儀同更覺爲榮

胡叟傳　既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

裴佗傳　爲政有方威惠甚著狡吏奸人莫不改貫（魏書少異）

裴寬傳　漢少有宿疾恒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漢寬弟）

楊津傳　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與魏書畧同）

王肅傳　肅丁荼處世志等伍胥窮踰再朞蔬縕不改（慼猶暴也）

李諧傳　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袁聿修傳　素品孤宦頗有怨讟

陽休之傳　倰哀詐泣實非本懷（休之以文宣衆人遇之間諱不哀）

爾朱榮傳　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爲樹梨普梨之曲

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
出
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略獎衣而往從
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文略榮之子也）
雷紹傳　生世不學其猶穴處
辛術傳　文襄少年高朗所獎也踈袁叔德沈
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
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

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
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術爲北齊吏部尚書）

齊列傳

慕容儼傳　行望人拜豈可拜人
彭樂傳　舉刀將下者三噤齘良久乃止
司馬膺之傳　性方古不會俗
我欲與楊子雲周旋（膺之好讀太玄經）

叚孝言傳　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賄則舊
斛律金傳　秋朝京師春還部號曰鴈臣
陳元康傳　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
舉氊元康於氊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
凍俄頃數紙
唐邕傳　邕性識明敏在齊一代典執兵機是
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番代往還
器械精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

赫連子悅傳　不敢以私潤負公心
馮子琮傳　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托
中雖阻異其後還相彌縫

周列傳

柳慶傳　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
令狐熙傳　僑人逐令歸本（令流寓者還其鄉里）

隋列傳

王伽傳　於是悉脫枷停援卒（時制流囚並枷鎖傳送援卒如今之解役）

也

由吾道榮傳　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道榮同時有術士張遠遊爲北齊文宣合九轉丹帝置之玉匣云云

外國傳

高麗傳　成左右雀息不敢動成高麗王名雀息如雀之伏處也齊文宣使者叱擊成墜牀下

于闐國傳　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上表自稱曰奴

龜茲國傳　俗姓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

疏勒國傳　人手足皆六指

拔豆國傳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

波知國傳　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

二十一史精義卷十六

唐書

高宗紀　築京師羅郭羅郭外城

武后紀　皆改其姓爲虺氏后殺諸王公主削屬籍

追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

玄宗紀　禁捕鯉魚鯉與國姓同音

代宗紀　初稅青苗

詔諫官獻封事勿限時側門論事者隨狀面奏六品以上官言事投匭者無勒副章

禮樂志　天寶二年始以九月朔薦衣於諸陵又常以寒食薦餳粥雞毬雷車五月五日薦衣扇

號皇帝梨園弟子玄宗選三百人教曲於梨園

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

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初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

天文志　咸通中熒惑鎭星太白辰星聚於畢昴在趙魏之分詔鎭州王景崇被衮冕軍府稱臣以厭之

五行志　元和末婦人爲圓鬟椎髻不設鬢飾

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脣狀似悲啼者

選舉志　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國學生）

速於登第而用蔭乖實至有假市門資變易昭穆及假人試藝者

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科取人之法）

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

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中宗時有墨勅斜封之濫冗）

百官志　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翰林學士）

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翰林學士）

有二十七最（吏部考功法）

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起居舍人）

閑廄使押五坊以供時狩（五坊鵰鶻鷂鷹狗也）

其外則蔽以排城（行幸帳幕之外有排城如今之布城尚舍局主之）

戴黑豸升殿（殿中侍御史）

號曰六察官（監察御史顓察尚書省六部）

席壽三年氈壽五年褥壽七年不及期而壞有罰（守官署）

凡四夷君長以蕃望高下爲簿朝見辯其等位（鴻臚卿）

季冬藏冰千段（上林署）

禁榷固及參市自殖者 兩京諸市署

歲二月獻牙尺寒食獻毬五月獻綬帶夏至獻雷車七月獻細針臘日獻口脂 中尚署

七月七日祭杼 織染署

兵志　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

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六萬六千置八坊

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食貨志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

貞觀初戸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戸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

句剝分銖 言取民者之刻

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庸有身則有調

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 武宗廢浮屠法

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爲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從民鑄

刑法志　一歲再赦好人喑啞 俗諺

推劾之吏以深刻爲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囊頭摺脅籤爪縣髮燻耳卧隣穢溺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閉絶食飲晝夜使不得眠號曰宿囚 武后時御史周矩疏

后妃傳　而工力和傚不謂無煩 太宗徐妃傳傚倨也

后城寓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 下高宗武后傳

帝將下詔遜位於后

佹恑雜制

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冶鐵爲之高十五丈

宮中號娘子玄宗楊妃傳

國忠旣遥領劍南每十月帝幸華淸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舃瑟瑟璣琲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同上

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率

以師禮見尚宮宋若昭傳

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廷芬若昭父也同上

宗室列傳　杜鴻漸等條士馬倉廥使涵奉牋馳謁肅宗涵傳廥積芻藁處

國貞淸白善用法世稱辦吏然峻於操下故其衆思得子儀國貞傳

高祖諸子列傳　人有短所以見長霍王元軌劉元平謂其無所不長也

時滕蔣虢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不願行故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江安王元祥

給麻二車助爲錢緡滕王元嬰甚貪高宗以此媿之

太宗諸子列傳　爲泰要結中朝臣津介賂遺濮王泰泰府僚謀奪嫡

爲宗室材王越王貞

悉聽微隱盡得吏下短長其賞罰必信所至

常平物估豪舉不得擅其利李皐傳皐曹王明之後也

諸公主傳　勒兵七萬威振關中下並高祖平陽公主

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主嫁柴紹

萬徹惷甚丹陽公主嫁萬徹惷粗也

主每奏事漏數徙乃得退所言皆從有所論薦或自寒穴躐進至侍從旋踵將相朝廷大政事非關決不下間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殆畫可而已高宗女太平公主

又請爲皇太女中宗女安樂公主

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㹺以成風順宗女漢陽公主語

褫冠鑷待罪憲宗女定安公主

疏戚咸得其心爲世聞婦宣宗女廣德公主

李密傳　密趣解雄遠

以蒲韉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

變姓名爲劉智遠

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

衆附兵彊然後東向指撝豪傑天下廓廓無事矣柴孝和說密趨長安

踐蹂狼扈密軍廪委道狼戾

王世充傳　世充豺聲卷髮忌刻深阻

朱粲傳　乃掠小兒蒸食之戒其徒曰味之珍寧有加人者苐使佗國有人我郵無儲哉勒所部略婦人孺兒分烹之又稅諸城細弱以益糧

噉嗜酒人正似糟豚粲烹食使者段確

劉文靜傳　盜賊蜉結若蟻之相聚也

裴寂傳　詔三貴妃齎玉食寶器宴其家經宿去高祖寵待裴寂

馬三寶傳　性敏獪敏捷狡獪

屈突通傳　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

尉遲恭傳　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恭恃功驕恣太宗戒之

横恩不可數得不當得之恩曰横恩

秦瓊傳　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來護兒稱瓊

殷開山傳　鷙力自張不相君命時關輔羣盜無所統開山招下之

温廷筠傳　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辭豔曲

崔善爲傳　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傴嘲曰曲

如鈎例封侯

王雄誕傳　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絲毫犯

王君廓傳　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

李靖傳　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

李客師傳　自京南屬山西際灃水鳥雀皆識

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客師好獵至老不衰）

李勣傳　帝乃自翦須以和藥

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侯君集傳　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旣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

張亮傳　嘗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爲踞胡床直視無所言衆謂其勇得自安

薛萬徹傳　太宗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卽大敗矣

高儉傳　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賣昏

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爲貴之

夫氏禁受陪門財（婦家陪嫁之貲也）

房玄齡傳　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

杜如晦傳　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

魏徵傳　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

借不令封德彝見之徵勸帝行仁義而效
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
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
足耶
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
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
洗垢索瘢
魏謩傳　它相或委抑規諷惟謩讜切無所回

畏
王珪傳　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珪與房杜交遊其母窺見之
薛收傳　世稱河東三鳳收與從子元敬德音齊名
馬周傳　資曠蕩鄉人以無細謹薄之
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栽處周密時
譽歸之
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岑文本之語
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

李綱傳　臣言如持水內石綱對高祖語
崔湜傳　禁舊道不得行而新道爲夏潦奔豗
數摧壓不通新開山道爲雨水沖激不可行
裴矩傳　池酒林胾
因詔矩盡召江都女子嫠家恣將士所欲即
配之人情翕然相悅曰裴公惠也時從駕衛士多逃矩請皆聽納室
權懷恩傳　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懷恩嚴猛故時語如

此
韋弘機傳　太子弘薨詔蒲州刺史李冲寂治
陵成而玄堂阨不容終具壙中堂狹不能容送終之物
蕭嵩傳　完樹陴塢懷保邊人陴塢障候之所也
蕭遘傳　爲嚢幹所毒不死嚢幹主廚者
召復臣以濟亂僖宗時遘召朱玫於邠後玫廢帝
岑文本傳　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狠顧麕驚
虞世南傳　帝每稱其五絶謂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也

李守素傳 通姓氏學世號肉譜

姚璹傳 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漢業昌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 時明堂火武后欲避正殿璹爲是言以解之

褚遂良傳 刺史民之師帥也

還陛下此笏 遂良諫立武昭儀

韓瑗傳 謂之鳳鳴朝陽 武后時以言爲諱其後帝欲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上疏極言時人喜之

來濟傳 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 來護兒之子與兒恒相次知政事虞世南子昶爲工部侍郎主工作故許敬宗有是言

劉祥道傳 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諦 謂日迫而事多不及精審也

傅奕傳 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 奕毀佛法蕭瑀爭之

卽自誌曰傅奕靑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

劉仁軌傳 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率得避免所募皆儜劣寒憊無鬭志

裴行儉傳 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 行儉典選立選法

婁師德傳 教之耐事 其弟將之官師德教以容忍

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

裴林傳 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

猶重積其上 哄呵唱也

楊再思傳 居宰相十餘年阿匼取容無所薦達 匼猶合

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 再思諛昌宗之語

竇懷貞傳 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 世謂乳媪之夫曰阿奢懷貞繼娶韋后乳媪

或見無須者誤爲之禮 懷貞畏奉宦者

宗楚客傳　故事大臣爲御史對仗彈劾必趨
·出立朝堂待罪·
故世謂帝爲和事天子中宗
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
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楚客以逆謀伏誅
祝欽明傳　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韋后爲郊祀亞獻取大臣婦女爲齋娘奉豆籩
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

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眄
山惲傳　帝昵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徧爲伎
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
卿爲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爲黃麞舞
王璵傳·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
以紙寓錢爲鬼事
薛仁貴傳　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
長歌入漢關

張仁愿傳　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
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
韓思彥傳　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蹈舞
韓琬傳·不務省事而務捉搦捉搦用法掩捕也
薛登傳　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
馳府寺之庭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
·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覺覓者自求也覺非彼知之義
徐有功傳　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

相俾相鉤逮掩搦護送楚掠疑慘又汙引天
下豪傑馳使者卽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
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周興來俊臣等承旨治獄有功數犯顏諫諍
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
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蘇味道傳·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爲
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

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稜持兩
端可也故世號摸稜手
崔元綜傳　性恪愼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
偃尤護細槩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鞫
獄必澡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
狄仁傑傳　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藺仁基稱美仁傑
三思立廟不祔姑 武后欲立武三思爲太子仁傑諫止
朱敬則傳　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

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 韋安石之言
王方慶傳　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
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
陸象先傳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
宋務光傳　故里人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
風雨 霖雨即閉坊門
白居易傳　澒剔抉摩多見聽可 居易在憲宗時事無不言也
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僞者相

輒能辯之 時四方傳其詩篇
王琚傳　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 帝妹曰元妹
魏元忠傳　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
韋陟傳　以鳥羽擇米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
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節
號郇公五雲體 陟以五采箋作書與人
郭元振　邊遽至 邊庭告急也
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

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
十四昔乃休
蕭至忠傳　故事臺無長官
進大雅以樞近退小人於閑左 樞近樞密近職閑左冗散也
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至忠與韋后外戚聯姻兩家合禮帝后各主其
事
盧藏用傳　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
駕處士

韋巨源傳　其治委碎無大體句校省中遺隱
下符斂克不少蠲
姚崇傳　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 汴州刺史承崇教捕蝗
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
宋璟傳　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
蘇瓌傳　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
瓌獨不進
蘇頲傳　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 馬載之言

時蜀彫㔉人流亡 㔉瘦也
張說傳　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
旣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
盧懷傳　時譏爲伴食宰相
張九齡傳　後出詞人之冠也 張說稱之
九齡體弱有醞籍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
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
齡始

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
張仲方傳　論諍堅苦
於時族夷將相髗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
尸
仲方勢笮不能有所繩劾
韓休傳　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
張嘉貞傳　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
張弘靖傳　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

一丁字
盧從愿傳　帝自此薄之目爲多田翁 宇文融言從愿盛殖良田
嚴挺之傳　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 戶部蕭炅不知書稱伏臘爲伏獵挺之以告張九齡
裴漼傳　人心熊然莫知所出
裴胄傳　會胄部人積胄雜奉爲贓炎遣員寓
蔓劾峭詆 炎楊炎蔓謂窮其根柢峭峻切也

楊瑒傳　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絶句

李程傳　德宗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然止

時號八塼學士 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嬾日過八塼乃至

劉迅傳　天下滔滔知我者希 迅續經說五書成不以示人

沈傳師傳　可闕事不可多事

牛仙客傳．百司諮決無所處可輒曰如令式 如令式猶今言照例也．

宇文融傳　鈎檢帳符 察驗簿籍之謂

張空最務多其獲 吏下以美入多爲功

哥舒翰傳．詔尚食生擊鹿取血瀹腸爲熱洛河以賜之 翰與安祿山不平帝使高力士賜宴而和解之

李光弼傳　與卒伍均少棗甘

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揮諸將不敢仰視

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

郭子儀傳．恩賚崇縟 縟蕃厚也

子儀確讓 確讓猶固遜也

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卽日就道無纎介顧望故讒間不行

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

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李抱眞傳　常語左右曰秦漢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 抱眞好方士餌丹致疾卒

房琯傳　疏巖剔藪爲天子遊觀 琯經度驪山

李泌傳　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

·聖人著白者山人肅宗初泌不居官
主相造命不當言命
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
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
為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
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
苗晉卿傳　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晉卿欲附張倚倚子奭無學而甲科第一帝御花蕚樓覆實

呂諲傳　性靜慎勤總吏職諸僚或出游諲獨
頹然據案鉤視簿最
楊綰傳　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公廨雜
料獨取五之四
品裁清允
於時釐補穿敝唯綰是恃
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
音樂散五之四綰輔政時

元結傳　耄孺騷離未有所安騷離騷動流離也
楊炎傳　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
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至德以後科斂繁數之獘
然枝害根中不能自止毗睚必讐果於用私
終以此及禍炎為盧杞所害賜死
李栖筠傳　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顒雜
侍顒同諢諸劇也
康承訓傳　遣邏子羸服覘賊邏子捕賊之士也

劉晏傳　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
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
奉行文書而已
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
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
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
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晏用事皆去其獘
常袞傳　、故世謂之黯伯以其黯黯無賢不肖

之辯云（同踏 踏）

齊映傳　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李兼爲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映乃八尺云（映貢獻以圖進用）

李絳傳　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絳言人臣進言之難）

顏眞卿傳　安祿山逆狀牙孽眞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廥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

李晟傳　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

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憝而市不易壓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於碑勅皇太子書立於東渭橋以示後世云

李愬傳　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戍其戍勅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與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

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餘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

元濟尚不信曰是洄中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招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厨廐厮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

鞠塲以俟裴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祐李祐也本吳元濟健將愬執而降之）

渾瑊傳　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

陸贄傳　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

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

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韋皐傳　皐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番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

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籠官蠻部之長）

張建封傳　是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廛左謂之白望

崔戎傳　徙兖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於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鞾

徐浩傳　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浩善草隸世狀其書法）

張薦傳　員半千稱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鷟青錢學士（鷟薦之祖也）

獨孤及傳　晩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
也
韋夏卿傳　夏卿性通簡好古有遠韻談說多
聞
薛存誠傳　此姦人孱名以避征役孱音鏟羣羊爭出之狀
穆員傳　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
然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賞
爲乳腐云

柳公綽傳　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
柳公權傳　心正則筆正
通音律而不喜奏樂
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爲子孫不孝
鄭餘慶傳　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
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
鄭從讜傳　時承軍亂剽敓日旁午敓猶奪
士皆寒毛惕伏

杜佑傳　頗治亭觀林芿鑿山股泉與賓客置
酒爲樂芿音扔草復生也
杜悰傳　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呼爲聖米
故時號禿角犀子悰佑之子以其無父風也
李齊運傳　闇於大體第以甘言阿匼而已
王叔文傳　頗讀書班班言治道
叔文淺中浮表
王伾傳　伾本闒茸貌逡陋楚語無它大志帝

褻寵之
劉禹錫傳　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爲詩豪又
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
柳宗元傳　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
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
李藩傳　藩少沉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
韋澳傳　願公無權澳對周墀之言欲其不以喜怒賞罰也
王智興傳　智興由是挐索財賂交權幸以買

虛名

杜羔傳　文宗欲以眞源臨眞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修昏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裴度傳　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旣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

事四朝以全德終始

李宗閔傳　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軋（牛李之禍）

世謂之玉筍（所取多名士也）

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文宗之言）

竇鞏傳　世號囁嚅翁

楊虞卿傳　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蘇景胤張元夫楊虞卿汝士漢公共爲姦利故時語如此）

封敖傳　敖屬辭贍敏不爲奇溢語切而理勝

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

鄭薰傳　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畯士類多之旣老號所居爲隱巖蒔松於庭號七松處士云

劉蕡傳　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齪常務類得優調（蕡對策切直第策官畏中人不敢取）

李德裕傳　廢遣僁耄（僁弱也謂去兵士之老弱者）

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爲森豎

雖遠書警奏皆從容裁決

鄭綮傳　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綮善作歇後語有鄭五歇後之號及爲相自言如此）

顏杲卿傳　杲卿含胡而絕（含胡語不分明也杲卿罵賊舌被斷猶罵不絕口）

張巡傳　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令狐潮尹子琦皆賊將

雷萬春傳　六矢着面萬春不動

劉迺傳．察言於一幅之判覿行於一揖之內言取士太易也

元德秀傳　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紫芝德秀字房琯之言

韋丹傳　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

號私覿官

谷那律傳　以瓦爲之當不漏太宗出獵遇雨問那律油衣若何而不漏

杜審言傳　甚爲造化小兒相苦言其病也

杜甫傳　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

王勃傳　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叅軍

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

王助傳　君有譽兒癖助福時之子韓彥道謂福時有譽兒癖

李適傳　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

宋之問傳．至爲昜之奉溺器之問與閻朝隱媚附張易之

閻朝隱傳　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

身俎盤爲犧請代后疾

呂尚傳．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註

李白傳　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

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

歐陽詹傳　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 詹與韓愈等同舉進士

宦者列傳　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

高力士傳　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

是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閹嶺最多後皆任事

吐突承璀傳　當時謂閹為中官區藪 承璀閩人

仇士良傳　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遊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球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士良教其黨之語

李輔國傳　以典禾豆能檢摘耗欺馬以故肥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

帝為娶元擢女為妻

劉克明傳　帝夜艾自捕狐狸為樂謂之打夜狐 帝敬宗也

田令孜傳　帝冲騃嘉鬬鵞一鵞至五十萬錢

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為父而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耗盡 帝僖宗也

楊復恭傳　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 門生謂天子也昭宗為復恭所立

來俊臣傳　作羅織經一篇

郭弘霸傳　時號四其御史 弘霸自請往討徐敬業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御史

張仲武傳　洛陽飛烏皆識之見必羣噪 仲武子直方好獵

吳少誠傳　地少馬乘騾以戰號騾子軍

吳少陽傳　山首燕頷垂頤鼻長六寸（少陽子元濟狀貌）

劉晤傳　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所謂津梁種者

吐番傳　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毳帳以居號大佛廬容數百人

天鼠之皮可爲裘獨峯駞日馳千里

以累世戰没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

用羊犬猴爲牲

回紇傳　葉護欲大掠代宗下馬拜之（葉護回紇官名主兵者）

高麗傳　衢側悉搆嚴屋號扃堂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

諺云軍無媒中道回

東女國傳　故謂兩面羌（以其旣內屬而又陰附吐番）

高昌傳　先是其國人謠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幾何自殄滅

吐谷渾傳　帳室肉糧（以帳爲室肉爲糧也）

日步千里故世稱青海驄

焉耆傳　俄而遠人以捷布聞（遠人傳露布者）

于闐傳　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

天竺傳　稻歲四熟禾之長者没槖它

拂菻傳　以瑟瑟爲殿柱水精琉璃爲梲香木

梁黃金爲地象牙闔

盛暑引水上流氣爲風（拂菻古大秦也）

大食傳　歲獻貴人蒲萄大者如雞卵

南蠻傳　麗水多金麩越睒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睒駿

雖女子能齵齗薄賊（齵齗齒牙相並用力之貌）

有穿鼻種以金環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以絲係鐶人牽乃行

許敬宗傳　敬宗贅沓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敬宗勸立武昭儀爲后

李義府傳　相推轂濟其姦義府與許敬宗等相薦用爲奸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

傳游藝傳　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

李林甫傳　嘗詔百僚閱歲貢於尚書省既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輦致其家

君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林甫以是言恐訹諫官

盧杞傳　鬼貌藍色

安祿山傳　每見雖盛寒必流汗祿山畏懼林甫晩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

黃巢傳　妄稱率土大將軍無金石樂擊大鼓數百巢僭位時

秦宗權傳　皆鷹駭雉伏兵出未始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

漳浦王南珍輯

五代史

唐本紀　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鵶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

卿當以氣吞之（莊宗遣嗣源攻梁）

羣臣買宴

晉本紀　歸靜鞭官劉守威金吾勘契官王殷

司天雜呌學生殷暉於契丹

漢本紀　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弃之（世俗謂勇猛爲操刺）

鸜鵒食蝗丙辰禁捕鸜鵒

梁家人傳　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爲壽歡甚太祖啟曰朱五經生平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太祖母王后）

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爲（全昱太祖之兄）

晉家人李后傳　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李太后與出帝上表耶律德光乞哀）

漢家人傳　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周太祖敗漢兵入京師馮道猶受其拜）

梁臣符道昭傳　築夾城爲蚰蜒塹以圍之

賀瓌傳　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耶即盡殺降卒三千人

謝彥章傳　左右馳驟疾若風雨

唐臣郭崇韜傳　至於扇馬亦不可騎崇韜嫉宦官故謂魏王繼岌云云
孔謙傳　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劉延朗傳　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墜地石敬瑭反廢帝憂懼惡言其事
任圜傳　以臣一人取笑足矣時議崔協爲相任圜以協不識文字固爭之
晉臣桑維翰傳　硯弊則改而他仕維翰舉進士不第鑄鐵硯以堅其志

景延廣傳　射不入鐵不如不發其父善射教之之言
漢臣史弘肇傳　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於市
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
劉銖傳　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卽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
梁死節王彥章傳　能跣足履棘行百步軍中號鐵鎗
豹死留名人死留皮
死事孫晟傳　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與馮延巳並爲李昪相
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奴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

唐臣趙光逢傳　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
伶官傳　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莊宗欲殺縣令伶人敬新磨解之
宦者傳　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張承業事晉王父子

雜傳李茂貞　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
而食
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
下令榷油因禁城無內松薪以其可炬也有
優者誚之曰臣請並禁月明
溫韜傳　韜在鎭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
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
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

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
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
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李振傳　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
之河使爲濁流（振舉進士不中第憤唐公卿故因白馬驛之禍以洩其怨）
康延孝傳　公等僕遬相從
王晏球傳　梁太祖鎭宣武選富家子弟之材
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

王建立傳　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
而得疾者
卽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頭子文檄守恩建立之子周太祖爲樞密使將兵守恩以使相自居太祖卽易置之）
安叔千傳　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
鄙陋時人謂之没字碑
劉詞傳　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
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

趙思綰傳　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
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
則勇無敵矣
馮道傳　無才無德癡頑老子
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
此世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
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自號長樂老

李愚傳　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廢帝以愚等飽食無所用心

馬胤孫傳　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劉岳傳　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米膠紙軸錢然後給

兎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

李崧傳　爲浮屠者必合其尖

王仁裕傳　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篆籀之文

南唐世家　昪以冊尊溥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冊皇帝爲高尚思元弘古讓皇帝

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

前蜀世家　謂之危腦帽時好小帽每墜地

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

後蜀世家　世修降表李家李昊爲前後蜀草降表蜀人表其門以譏之

南漢世家　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朵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眞蛟蜃也南漢主劉龑苛殘呀呷開口也

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劉龑之言

楚世家　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鷄慕之日烹

五十雞以供膳馬希聲楚國主也

吳越世家　鏐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鏐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斗牛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南平世家　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葢利其賜予南平王高從誨諸國目之爲高賴子以其苟得無賴也

契丹傳　立敬塘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
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也
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
吾豈容汝活耶
國人謂之睡王（耶律德光子齊王述律好睡）

二十一史精義卷十八

宋史

太祖本紀　違負天地今至於此（陳橋兵變見范質之言）
翰林承旨陶穀出周恭帝禪位制書於袖中（穀已宿搆）
定縣爲望緊上中下令三年一注
索內外軍不律者配沙門島（不律不循紀律也）

太宗本紀　蝗抱草死
眞宗本紀　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
令作淖糜濟懷衞流民（淖糜粥之稠者）
神宗本紀　立保甲法（熙寧三年）
徽宗本紀　改定六曹以吏戶儀兵刑工爲序
令州縣倣尚書六曹分六案
詔佛改號大覺金僊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

士易服飾稱姓氏
欽宗本紀　夏四月庚申朔大風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歸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太清樓祕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娼優府庫畜積爲之一空

高宗本紀　給行在諸軍雪寒錢兀朮犯臨安帝航海
以言者追讚岳飛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容軍
募化人輸米行在諸倉
理宗本紀　工部侍郎朱在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
其令有司究行之

甲辰詔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廷黜之

監察御史朱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
度宗本紀　禁在京置窠柵私繫囚

禮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材貴乎善養不貴速成請罷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稚良心

五行志　又裴褸魚腮中骨號魚媚子以飾面淳化三年京師婦人之飾

鵓角理宗時制童髮者留頂如大錢許

律歷志　是亦儒者所當討論之大者誘曰星翁歷生之責可哉

地理志　宮室合九千九百九十餘區西京

河渠志　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

旣爲聖鑒所臨要當迤邐盡罷迤邐猶言陸續

禮志　有招討論冠服遂廢韡用履宣和時

太卜署預擇一季祠祭之日謂之畫日

先擇使方除地設營纘爲位營纘謂立表施繩以代壇

肅臨寶位誕受丕稱獨推天父之尊普慰帝臣之願上高宗徽號

墳所有石羊虎望柱

輿服志　中興後人臣無乘車之制從祀則以馬常朝則以轎

詔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殁並賜隨葬元豐年間

宋初令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符劵以乘驛者

選舉志　鉤章棘句浸失渾淳

律學在六學之一

諺稱吏部爲例部

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

目爲計相三司使

且視儀揆路大學士儀與宰相同

高一品以上者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下二品以下者爲試

命詞大中大夫觀察使以上用專詞餘用海詞海詞謂公用之語

食貨志　舊嘗收蹙奇零猶今言捲尾也

蒼頭廬兒獎酒藿肉 言豪侈也

民間乏錢謂之錢荒 錢貴故

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 司馬光言役法病民

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 范鎮上疏

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十斤鄉閒三十斤棄市 酒禁

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筭者無得發篋搜索

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錢之條 以舟車載米穀者有力勝錢之稅

兵志 後世立事粗得先王遺意則無不善 王安石之言

創砲式巾買弓條箭添弦換包指治鞍轡京棚畫彡法造隊牌緝架燉椅桌圍典紙墨看定人雇直均菜縎納稭粒之類其名百出 王巖叟言團教保甲之害

藝文志 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

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

雖其間鉞裂大道疣贅聖謨 言所藏諸書或未純正

杜太后傳 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

劉皇后傳 吾不作此負祖宗事 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不納

曹皇后傳 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 神宗嘗有意燕薊

高皇后傳 人以為女中堯舜

全皇后傳 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

宗室善俊傳 吾將瘠已肥人

宗室彥櫄傳 舊士卒物故大將不落其籍而私其月請彥櫄置別籍稽核之

范質傳 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

面講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遵此制不學何術以處之
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太宗以質嘗受周世宗顧命故云）
石守信傳　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
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杯酒釋兵權之後復欲用符彥卿趙普諫止之）
王彥昇傳　引所犯以手捽斷其耳大嚼巵酒下之（西人犯法不加刑所啗數百人）

郭承祐傳　或指切人過失同列謂之武諫官
趙普傳　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
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
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
普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
曹彬傳　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
党進傳　進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則曰吾欲從吾便耳
陳若拙傳　若拙素無文故目爲瞎榜云（若拙第二人及第）
袁彥傳　竹龍者以竹數十萬竿圍而相屬上設版屋載甲士數百人以攻其城
祈廷訓傳　賜以光明細甲

廷訓形質魁岸無才略臨事多規避時人目爲祈橐駞以其龐大而無所取也
李穀傳　穀爲人厚重剛毅深沉有城府雅善談論議政事能近取譬言多詣理辭氣明暢人主爲之聳聽
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材（王朴薦用扈載）
邊歸讜傳　嘗上言使臣經過州縣券料外妄

自徵需以豐儉從
劉几傳　其議樂律最善以爲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以古冠服加於今人安得而稱
張昭傳　職官士流黃衣草澤並許應詔
沈倫傳　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時恐荐饑不貸粟）
劇可久傳　可久在廷尉四十年用法平允以

仁恕稱
趙逢傳　逢揚歷清近所至有聲然傷慘酷又言多詆訐故縉紳目之爲鐵橛
楊業傳　國人號爲無敵
自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卽引去
楊延昭傳　契丹憚之目爲楊六郎
郭進傳　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太祖爲進造宅制同親王公主）

劉審瓊傳　年八十餘筋力不衰髭髮黰黑
安守忠傳　守忠謹愨淡薄爲治簡靜
譚延美傳　徙知寧遠軍一旦契丹兵抵城下延美開門以示之不敢入圍城數日開門如故民出取芻糧者無異平日契丹卒疑之遂引去
樊知古傳　自古匈奴黃河互爲中國之患
姚坦傳　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益王爲假山費數百萬）

卞衮傳　衮明敏有吏幹累掌財賦清心治局號爲稱職然性慘毒掊克嚴峻專事捶楚至有大蟲之號
雷簡夫傳　簡夫始起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簡夫旣貴而多爲人所笑）
王德用傳　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皆呼德用曰黑王相公

呼延贊傳　贊有膽勇鷙悍輕率常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至於妻孥僕使皆然

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長能寒而勁健

張思鈞傳　質狀小而精悍太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焉

呂端傳　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

眞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

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畢士安傳　士安端方沉雅有淸識醖藉美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

寇準傳　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

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王欽若言澶淵之役

霍光傳不可不讀也張詠語

李沆傳　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太宗語

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

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

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

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

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如意

王旦傳　王君淩霄聳壑棟樑之材錢若水語

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

向敏中傳　向敏中大耐官職敏中除僕射門闌寂然不通賀客

王欽若傳　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癭相

陳堯佐傳　造木龍以殺水怒堯佐知滑州木龍聚木以護河岸

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圖京兆城中前守姜遵盡毀古碑碣充磚甓用

宋庠傳　慶歷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獘甚可嗟也

庠前後所至以愼靜爲治及再登用遂沉浮自安

魯宗道傳　目爲魚頭叅政魚頭因其姓且言其骨鯁也

王曙傳　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

宋湜傳　湜風貌秀整有醖藉器識冲遠好學美文詞善談論飲謔曉音律妙於奕棊筆法遒媚書帖之出人多傳倣

陳彭年傳　朝廷典禮無不叅預其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皆所詳練若前世所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

程琳傳　或請并天下農田稅物名者琳曰合而爲一易於勾校可也後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

范廷召傳　性惡飛禽所至處彈射殆絕尤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

狄青傳　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

尹洙傳　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

葉清臣傳　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

宋禧爲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

倖門日開賜子無藝
司馬池傳　池性質易不飾厨傳剸劇非所長
司馬旦傳　旦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理
便事
燕瑛傳　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目
之爲香燕
梁鼎傳　鼎偉姿貌磊落尚氣有介節居官峻
厲名稱甚茂

范諷傳　諷頗曠達然押闔圖進不守名檢所
與游者輙慕其所爲時號東州逸黨
楊億傳　精爽神助文字生知億七歲能文十一召試補官
精密有規裁
晁迥傳　性樂易寬簡服道履正雖貴勢無所
屈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
薛映傳　映臨決蠭銳庭無留事
朱台符傳　台符俊爽好謀然頗以刻碎爲舉
職與楊覃聯事覃頗欲因仍舊貫台符則更
革煩擾議事違戾交相掎奏以不協聞
張雍傳　上以雍齪齪小心三司事重宜有裁
制乃用王嗣宗代之
陳知微傳　知微詞藻雖無奇采而平雅適用
王延德傳　求免掌庾希進用
張質傳　在樞要僅五十年練習事程精敏端
慤未嘗有過

秦羲傳　悅其趨對詳謹
謝德權傳　天雄城壘濶遠請急詔甃之
李廸傳　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
已丁謂不懌貶廸
王曾傳　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將誰歸
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
處
龐恭孫傳　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

也

王隨傳　隨臨事汗漫無以彈壓

章得象傳　閩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楊億語

呂夷簡傳　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

韓琦傳　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

籍其孤嫠旣廩之

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

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曾公亮傳　三班吏叢猥非賕謝不行

陳升之傳　謂之筌相升之助王安石致宰相後卽與之忤

王珪傳　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一日取聖旨再日領聖旨旣退曰得聖旨

富弼傳　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用兵

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

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

文彥博傳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

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蘇軾語

范仲淹傳　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

一時士大夫矯厲風節自仲淹倡之

范純禮傳　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辦其可具者不取於民

帑庾枵空

范純仁傳　吾輩開之恐自不免時欲貶文彥博於嶺嶠

且以重刑除惡如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

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

韓綜傳　人君務蓄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
孫矣（綜請修胎養之令）
包拯傳　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
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
趙抃傳　其爲政善因俗施設寬猛不同
歐陽修傳　鎪刻駢偶淟涊弗振
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
蔡襄傳　種蠣於礎以爲固（襄造萬安橋跨海）

呂溱傳　時目爲七字舍人云（溱與人接不過數語）
呂誨傳　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舛妄投湯
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
固無足卹奈九族之托何蓋以身諭朝政也
鄭俠傳　悉繪所見爲圖奏疏（俠監門上流民圖）
楊繪傳　然表裏洞達一出於誠
張亢傳　黃金一兩易水一栝（麟府二州爲夏人所鈔閉壁乏水）
漢兒皆藏頭膝間

王安石傳　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
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
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
並興號爲新法
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
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
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
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

年
王雱傳　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
王安禮傳　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
以應天者
王安國傳　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
人不明聚斂太急耳
安燾傳　追胥苛切其類旁午（時奉行新法之吏甚夥）
張璪傳　最後劉摯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

隨王珪薰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
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
蒲宗孟傳　宗孟趣尚嚴整而性侈汰藏帑豐
每旦刲羊十豕十燃燭三百
鄧綰傳　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
沈括傳　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
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
呂夏卿傳　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

李師中傳　包公何能爲今鄞縣王安石者眼
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
熊本傳　悠悠之徒相與蹙頞盱衡而詆罵之
种師道傳　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
知也（欽宗以金人許和告之）
司馬光傳　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
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
莫敢違（光至中書請速上建儲）

臣不能爲四六（光辭翰林學士）
謂之隨龍（猶今言從龍）
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
造也
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
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
實也
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契丹告其邊帥）

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
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
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
言者耳
乞免鐫安民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石工安民當鐫黨籍碑）
呂公著傳　暑不揮扇寒不親火
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

范鎮傳　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

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鎮請建儲）

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

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

范祖禹傳　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大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

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蘇軾傳　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

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

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

忠規讜論挺挺大節

蘇轍傳　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呂大坊欲用元豐諸人）

轍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

呂大防傳　憑几之命緒言在耳

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朋

眉目秀發聲音如鐘

劉摯傳　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

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王巖叟傳　都城羣偷所聚謂之大房

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司馬光美其進諫）

吳居厚傳　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收美息錢數百萬

居厚在政地久以周謹自媚無赫顯惡惟一時聚斂推爲稱首

鮮于侁傳　皆守道背時之士（謂侁所薦劉摯等）

劉安世傳　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

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

田晝傳　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志完鄒浩字浩諫立劉后而見晝更勉之）

陳瓘傳　瓘平生論京卞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

任伯雨傳　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

常安民傳　姑以爲面交爾（安惇告安民之語）直道還君富貴輸我（亦安惇語）

吳時傳　立地書厨（時敏於爲文故有是稱）

李昭玘傳　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

吳師禮傳　但爲人作豐年耳（師禮自言志在惠愛也）

王渙之傳　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

張舜民傳　居職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舜民徽宗時爲諫議大夫）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曠土言多剴峭

喬執中傳　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

張汝明傳　日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

黃葆光傳　葆光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爲橫議所移

石公弼傳　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以近臣子弟濫官爲言）

盧政傳　飛繯絓堞而登守者莫能亢

張商英傳　落落出其上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庾詞有老僧欲住烏

寺阿佛罵祖之語

李邦彥傳　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充位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

薛昂傳　昂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昂爲大司成）舉家爲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誤及即自批其口（昂附蔡京）

王安中傳　安中爲文豐潤敏拔

曹輔傳　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時徽宗每微行置行幸局）臣願陛下深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輔疏諫微行）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曾此不知焉用彼相

宇文昌齡傳　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其格（昌齡論南郊合祀之非）

劉昺傳　徽宗所儲三代彝器詔昺討定凡尊爵俎豆盤匜之屬悉改以從古

宋昇傳　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會髹漆至灰人骨爲胎斤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塚凡衣冠壟兆大抵遭暴掘

崔鶠傳　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章惇安惇）

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

何灌傳　灌射皆徹甲至洞胷出背疊貫後騎

李綱傳　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

閤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康王復綱官而貽以書）

如朕之立恐非金人所喜（時奸臣言綱非金人所喜）

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

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
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
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凛
然動乎遠邇
宗澤傳　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
而薨
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
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

識者恨之
趙鼎傳　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
河之誓
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
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
張浚傳　浚既受命卽日赴江視師時兀朮擁
兵十萬於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
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

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鎭江節度之
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
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朱勝非傳　時方草創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
嚴重如平時
范致虛傳　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
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宗印僧也致虛用之而敗）

陳禾傳　正言碎朕衣矣
韓世忠傳　世忠躍馬薄敵廻旋如飛
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
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
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
晩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
岳飛傳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

用之何如耳
以曲直爲老壯以順逆爲强弱
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
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
河北無一人從者
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
一日奉十二金字牌

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
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
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
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劉錡傳　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
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
以南棄之

吳玠傳　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近利故
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身爲
大將卒伍至小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
李顯忠傳　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
立馬圍場間顯忠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
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爲竹刺
傷馬而止
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

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
楊存中傳　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
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衞出入四十年最寡過
楊政傳　九戰九捷
王德傳　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
一不可再（水賊邵青用火牛大敗）
魏勝傳　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
張憲傳　號曰白巾賊（賊曹成黨爲成縞素）

楊再興傳　再興戰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牛皐傳　幸不啻足皐自言年六十一官至侍從

劉光世傳　又請並封其三妾爲孺人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

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逋寇自資見詆公論

王友直傳　鎧仗精明號令閑肅

李寶傳　風駛舟疾過山薄虜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浿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煙焰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

劉子羽傳　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

沈與求傳　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爲進退

翟汝文傳　汝文風度翹楚

朱弁傳　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送徽宗大行文辭

洪皓傳　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悟室金陳王也

死後一日檜亦死皓忤檜謫徙至老死

胡銓傳　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趙開傳　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列科折應輸之數揭示鄉戶使鄉胥不得隱匿爲奇

鄧肅傳　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

張守傳　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苦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膻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絶塞之寒操與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言

語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

衞膚敏傳　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演綸而已

劉一止傳　吾生平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立故方寸自有樂地

語不自人間來也　呂本中讀一止之詩美之

陳公輔傳　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　論王安石

王居正傳　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鵓鴿色耶　時市御炭

晏敦復傳　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張闡傳　聖度當如天奈何與臣下爭名

趙逵傳　眞天子門生也　高宗以其不附秦檜

張燾傳　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顯然

孫道夫傳　人目爲水晶燈籠　道夫遇事明了故有此目

虞允文傳　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　采石之捷

辛次膺傳　次膺孝友淸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挂吏議

施師點傳　比年人物骫骳士氣耗薾

陳良翰傳　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朴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將誤國且警敏

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　孝宗相湯思退稱其警敏良翰請罷之

杜莘老傳　聞卿出蜀卽蒲團紙帳如僧然

李燾傳　李仁甫如霜松雪栢　張栻之言

平生生死文字間

袁樞傳　樞謂近來從窄之論　時議限制減縮各條恩格

周必大傳　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

趙汝愚傳　丈夫得汗靑一幅紙始不負此生

彭龜年傳　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甃甓　龜年請光宗過

宮

何澹傳　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夕恍惚餌定志允他可知也（自然澹字阿附權奸斥逐善類 劉光祖嘗上學術邪正之章）

陳自强傳　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

每稱侂胄爲恩王恩父（自强韓侂胄童子師也）

鄭丙傳　爲政暴急或勸之尚寛丙曰吾積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

謝深甫傳　深甫言今日人才楞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炫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隣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隣於太銳静退簡黙者寡有所合或隣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趣時狥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

許及之傳　閹人掩閤拒之及之俯僂以入（朝官赴侂胄上壽及之後至）

趙雄傳　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孝宗語）

程松傳　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松獻妾于侂胄名松壽）

陳謙傳　首稱侂胄爲我王

張巖傳　爲人機警柔囘善諂

薛叔似傳　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叔似對孝宗語）

劉光祖傳　且金人舍其巢穴汙我汴京尚可使吾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

倪思傳　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

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

諛文豐賂

高登傳　陰德豈可有心爲之。

辛棄疾傳　臺臣王藺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

熹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趙方傳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法中教化。

賈涉傳　一郡爲血（金屠蘄州）

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涉以降賊官爵太盛）

扈再興傳　每戰被髮肉袒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

金兵殲乃歛髑髏立八頭堠

孟宗政傳　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

張威傳　乃意創法名撒星陣分合不常

汪若海傳　若海豁達高亮深沉有度。恥爲世俗章句學爲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

劉潁傳　前主計者請自爲都釀抱淨息而利麤餘（謂榷酤者自釀以網利）

李宗勉傳　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

劉黻傳　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心在依違者。則以首尾持圓機。

汪吞夔傳　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

抱虎枕蛟事變叵測

許奕傳　自念本非衰病。初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爲諱。及鍼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靖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脈絡

不通之故（奕遺表寓諷諫）

汪綱傳　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

唐璘傳　宰相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具

沈渙傳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孟珙傳　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叅佐

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杜杲傳　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

王登傳　景宋一身是膽（登字景宋）

汪立信傳　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

吳潛傳　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

文天祥傳　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藁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

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

陳仲微傳　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

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

梁成大傳　雖小人如李知孝亦日所不堪者他日與梁成大同傳耳（成大與李知孝皆貪狡害正附勢無恥）

李韶傳　治春秋人下語毒（史嵩之見其疏而言）

陳塤傳　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趙汝騰傳　自取穹官要職

洪天錫傳　人物稀疏精采銷耎

謝枋得傳　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元詔舉江南人材留夢炎荐枋得）

周敦頤傳　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黃庭堅語）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先生語）

程顥傳　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指新法言）

程頤傳　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

張載傳　嘗坐虎皮講易

邵雍傳　名其居曰安樂窩　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程伯淳語）

尹焞傳　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高宗語）

楊時傳　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

李侗傳　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鄧迪語）

朱熹傳　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時嚴道學之禁）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

黃榦傳　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朱子語）

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榦築安慶府城）

李燔傳　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

陳淳傳　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

李方子傳　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朱子教之之語）

楊萬里傳　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民讙趨之賦不擾而足（萬里知奉新縣）

呂祖謙傳　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

蔡元定傳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

陸九淵傳　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胡安國傳　胡康侯如嚴冬大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謝艮佐語此傳心要典也安國謂春秋

陳亮傳　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眞德秀傳　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趙隣幾傳　醉則露首跨牛趨府爲咸陽令時

趙起傳　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起每自比巢由拜趙溥馬前自陳淹滯故溥云云

韓溥傳　號爲近世肉譜溥能談氏族

蕭貫傳　夢綠衣中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

文同傳　吾將以爲韈時人求同畫者甚衆同擲縑素於地

賀鑄傳　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

黃伯思傳　校藝屢占上游

李廌傳　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蘇軾之言

米芾傳　此足以當吾拜芾拜石呼之爲兄

陳與義傳　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

陸秀夫傳　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辟李庭芝幕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呂祖儉傳　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不上謂不赴任

鄧若水傳　削木爲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

陳摶傳　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摶對宋琪之語

种放傳　別爲堂於峯頂晝日望雲危坐

今四隩來同萬㝢思乂方崇政本庶厚時風

卿必能斟酌化源丹青王度（徵放之詔）

萬適傳　每搆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

自草中躍出即一篇成矣（適同時有歷城人田誥亦能著作）

何羣傳　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爲白

衣御史羣嘗言今之士語言脫易舉止惰肆

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

王樵傳　自稱贅世翁

纍塼自環謂之繭室

蘇雲卿傳　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論張浚也）

譙定傳　篾叟醬翁（二人皆蜀之善易者）

甄棲眞傳　勞神傚精以追虛名（棲眞棄舉業）

汝風神秀異有如人筌雖老矣尚可仙也

林靈素傳　其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

皇甫坦傳　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

如守一

李端愿傳　移廬州富弼謂曰肥上之政何以

減於襄陽端愿曰初官喜事飭厨傳以干名

則譽者至更事既久知抑豪强制猾吏故毀

隨之弼深然其言

閻承翰傳　上以荒夐勞役不許（荒夐遼遠也）

張繼能傳　省郎無賞延之例猶以城守勞故

甄録焉

王中正傳　譬乳虎抱玉乘爪牙未備可取也

（中正規度熙河言其可取）

閻文應傳　仁宗拔百葉擇日

童貫傳　人稱蔡京爲公相因稱童貫爲媼相

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

梁師成傳　都人目爲隱相

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鷙遇間即發

王黼傳　黼父事梁師成稱爲恩府先生

朱勔傳　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
斸山輦石程督峭慘
豪人穢夫候門奴事
田至三十萬畝
王繼先傳　謂之啞樂（值國喪其家宴飲舞而不歌）
呂惠卿傳　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
字
章惇傳　惇問舍于是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

·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子由貶雷州惇殃及居停後惇亦貶雷州）
君作相幸勿報怨（惇妻遺囑）
蔡京傳　京既貴而貪益甚已受僕射奉復創
取司空寄祿錢如粟豆柴薪與傔從糧賜如
故時皆折支亦悉從眞給但入熟狀奏行帝
不知也
此太師與我奉料也
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

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
蔡卞傳　夷人淸其去以薔露灑衣送之（卞在廣一無所取）
蔡攸傳　謂有星珠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
之符（攸附會道教）
攸童騃不習事
秦檜傳　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陳剛中出安遠以死）
·台州曾惇獻檜詩稱聖相

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時言者恐觸忌諱不敢建白僅以此塞責）
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
欲殺之而後已
使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得一時
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汾趙鼎之子也）
賈似道傳　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

建多寶閣日一登玩

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

陵百官奉褢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

李全傳　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

南唐世家　謂之天水碧 宮中以露水染碧爲衣南唐降趙之讖也

吳越世家　上遣中使賜傚文椒其局水精其

子

錢惟濟傳　故事刺史射不解箭帝賜解之

南漢世家　至鋹漸至七千餘 南漢中官甚多

目百官爲門外人群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

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

願得執挺爲諸國降王長 鋹對太宗之語

湖南世家　吾奄有湖湘兵疆俗阜四鄰其懼

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孰

敢不懼 行逢多署溪會犢酋爲司空太保徐仲雅因其問而戲之

荊南世家　荊八目爲萬事休 高從誨愛其子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

夏國傳　以矢擊弓絃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

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災祥五穀之凶稔

高麗傳　有海東通寶重寶三韓通寶三種錢

占城傳　亦無資奉但給麵魚充食

蟻垤蜂房聊爲遂性

眞臘傳　其國有戰象幾二十萬

三佛齊國傳　用椰葉覆屋

高昌傳　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

二十一史精義卷十九

漳浦王南珍輯

遼史

太祖紀　面木葉山射鬼箭 執罪人而亂射之以厭禳

太宗紀　行瑟瑟禮 祈雨射柳之禮

行再生禮 十二年一行

司屬雖存官吏廢墮猶雛飛之後徒有空巢

久經離亂一至於此 太宗入汴報書皇太弟

道宗紀　設賢良科應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

諸路奏飯僧尼三十六萬

趙延壽傳　太宗克汴延壽因李崧求爲皇太子上曰吾於魏王雖割肌肉亦不惜但皇太子須天子之子得爲魏王豈得爲也 太宗嘗許延壽滅晉後使帝中原故延壽戰最力

高模翰傳　俄有光自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燄燄如流星久之

耶律夷臘葛傳　遼法麚岐角者惟天子得射 麚牡鹿也

耶律護思傳　護思居要地蹢躅自保 蹢躅行跂拘蹩之狀

女里傳　女里善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

張儉傳　卿欲朕償命耶 有司誤殺人儉乞伸理

陳昭袞傳　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

蕭合卓傳　會北府宰相蕭朴問疾合卓執其手曰吾死君必爲樞密使愼勿舉勝已者

耶律學古傳　虛張旗幟雜兵黃爲疑兵 黃四歲小兒也

耶律和尚傳　吾非不知顧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何爲 和尚以好飲不獲柄用

耶律義先傳　俄得堂印 堂印傳之采名

耶律儼傳　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 帝道宗也儼嘗得勝采

蕭巖壽傳　以狼牧羊何能久長（時人語也）

蕭韓家奴傳　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盡美不知其他（韓家奴常掌栗園故以栗喻為政之道）

張孝傑傳　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為宰相家（孝傑為相好貪）

海思傳　安端言無收檢若空車走峻坂頗德如著靴行曠野射鴇（海思應詔上命安端頗德試之數日後海思于上前輕此二人）

西夏傳　殺人者納命價錢二十千

二十一史精義卷二十

漳浦王南珍輯

金史

太祖紀　度所至踰三百二十步（太祖射所至也）

上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

熙宗紀　宰相入諫輙飲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飲矣明日當戒因復飲

海陵紀　命庶官許求次室二人百姓亦許置妾

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為差計五十六萬餘疋

或服補綴令紀注官見之

空國以圖人國

世宗紀　如鷹房廚人之類可典城牧民耶

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兵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

矣雖屢經變遷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世宗之語)

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

禁糠禪瓢禪

章宗紀　方今在仕者三萬七千餘員而門廕補叙居三之二

宣宗紀　以官驢借朝士之無馬者乘之

哀宗紀　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汴京大疫)

食貨志　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

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獘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

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

后妃傳　年六十餘始嫁始祖(明懿皇后)

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廝兒(海陵諸妃)

謝里忽傳　國俗有被殺者必使巫覡以詛祝殺之者迺繫刃於杖端與衆至其家歌而詛之曰取爾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無名之馬向之則華面背之則白尾橫視之則有左右翼者其聲哀切悽婉若蒿里之音既而以刃畫地劫取畜産財物而還其家一經詛祝家道輒敗

訛古乃傳　訛古乃善馳驛日能千里

宗敏傳　忽土刃擊宗敏宗敏左右走避膚髮血肉狼藉遍地

阿离合懣傳　太祖卽位阿离合懣與宗翰以耕具九爲獻

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

張中彥傳　上疏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使掌關市者征而不譏苛留行旅至於披剔囊笥甚於剽掠有傷國體乞禁止

鄭建充傳　正隆軍興括筋角造軍器百姓往往椎牛取之或生拔其角牛有泣下者

張浩傳　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曰秦始皇（世宗時近臣欲罷科舉）

耨盌溫敦思忠傳　往往豪壓貧民為奴

臣昔見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海陵譏其不知書）

高德基傳　法無二門（言失出猶失入也）

徒單克寧傳　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之輕小人而終昵之

李仲略傳　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脫帽

梁襄傳　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嶮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庭宇本地所生人馬要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薊京都之選首也

完顏綱傳　譬如破桐之葉不可以復合騎虎之勢不可以中下矣（章宗招降吳曦之詔）

完顏阿隣傳　近制賜本朝姓者凡以千人敗敵二千者賜及緦麻以上敗二千人以上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以上者賜止其家

陳規傳　而乃大掠良民家屬為驅甚不可也（驅僕也）

楊雲翼傳　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

趙秉文傳　秉文之文長於辯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

李獻甫傳　為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絕人遠甚故時人稱其精神滿腹

雷淵傳　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曰雷半千

強伸傳　此人乖角如此（乖角倔強也）

紇石烈牙吾塔傳　又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取賕州將之妻皆遠迎迓號省差行首

完顏合達傳　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北兵之言

白撒傳　時在城諸軍不滿四萬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徧

能捍闔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

完顏仲德傳　南渡以後將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仲德一人而已

徒單四喜傳　又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栗黃者七千枚生金山一龍腦板二

完顏陳和尚傳　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陳和尚至死不屈元將義之

蕭肆傳　鈞意欲奉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不類上干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肆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

獨無親昧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衞士拽鈞下殿捽之數百不死以手劍剺其口而醢之賜肆通天犀帶翰林學士張鈞于熙宗時草罪己詔佞臣蕭肆譖殺之

二十一史精義卷二十一

漳浦王南珍輯

元史

太祖紀　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白翎雀常在北鴻雁避寒就暖札木合對汪罕之言謂太祖不可信也）

馬尾人背不使敵人見之（言有進無退也）

臨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

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獘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

世祖紀　伯顏陛辭帝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

始制象轎

以松州知州僕散禿哥前後射虎萬計號萬虎將軍

江浙行省平章忙忽帶進眞珠百斤

脫脫忽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

成宗紀　增太廟牲用馬

仁宗紀　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萬世公論

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爲深修身治國儒道爲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

英宗紀　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英宗之言）

文宗紀　水達達路自去夏霖雨黑龍宋瓦二江水溢民無魚爲食至是末魯孫一十五狗驛狗多餓死賑糧兩月狗死者給鈔補市之

順帝紀　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

世祖順聖皇后傳　胡帽舊無前簷帝因射日色眩目以語后后卽益前簷

裕宗傳 長者稍深者底扎刺忽迯祖訓言長必極其杪深必究其底也

毋持大心猶言不可大意也

財非天降安得歲取羸乎恐生民膏血竭於此也

术赤傳 术赤者太祖長子也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

月赤察兒傳 畬丁溪子善驚好鬬謂湖廣行省洞蠻

亦力撒合傳 稱之曰秀才而不名

札八兒傳 嘗乘槖駞以戰衆莫能當

鎭海傳 旣破燕太祖命於城中環射四箭凡箭所至園池邸舍之處悉以賜之

畏荅兒傳 我猶鑿也諸君斧也鑿非斧不入言已先入而令諸軍繼之也

忙哥撒兒傳 夫扎魯忽赤之道猶宰之封羊也解肩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扎魯忽赤斷事官之長也忙哥爲此官夏人和斡進言云云

孟速思傳 此兒目中有火它日可大用孟速思幼見太祖大悅之

高智耀傳 帝問儒家何如巫醫

安童傳 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安童木華黎之後

廉希憲傳 目曰廉孟子希廉以孟子之道對太祖

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核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便當時翕然稱

治典章文物燦然可考

臣受孔子戒矣希憲不肯受佛戒

文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謂皐夔稷契伊傳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此希憲臨終戒其子之言

伯顏傳 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今亦失於小兒之手葢天道也宋遣使請和伯顏不許

伯顏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觀

潮於淛江暮還湖州市宋宗室大臣皆來見

伯顏　才兼將相

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

阿朮傳　攻城下策也

土土哈傳　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没卽出（土土哈欽察國人也）

不忽朮傳　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不忽朮請廣學校）

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洪暢引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

拜住傳　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

燕鐵木兒傳　自秉大權以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

男女列坐謂之鴛鴦會

脫脫傳　脫脫儀狀雄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識宏遠莫測其蘊

阿魯圖傳　廟堂卽今選儈子耶（時議柔軟者不可爲刑部故阿魯圖折之）

鐵木兒塔識傳　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時疑待處士太優）

徹里帖木兒傳　叅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時議廢科舉叅政許有壬依違其間故普化誚之）

巎巎傳　風神凝遠制行峻潔

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巎巎卽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

對曰崴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稱崴宗多能巎巎對如此謂其不能爲）

君以諷

小雲石海崖傳　人間喧傳蘆花被詩　小雲石海崖卽貫酸齋也辭萬戶又辭翰林學士賣藥錢塘見漁父蘆花被作詩以紬易之

耶律楚材傳　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　楚材下靈武不取金帛

興一利不如除一弊生一事不如省一事

爾欲爲百姓哭耶　時議增稅羨楚材力爭

張柔傳　柔於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金

實錄并祕府圖書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十餘家衞送北歸　柔入汴京

董俊傳　射百日事耳

董文用傳　御史臺譬之卧虎　時議行臺欲隸行省文用以爲不可言當養其威也

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卽死且盡毛又安可得哉　文用折聚斂之說

郭侃傳　東城殿宇皆搆以沉檀木舉火焚之香聞百里得七十二絃琵琶五尺珊瑚燈檠　侃征西戎乞石迷部

宋據東南以吳越爲家其要地則荊襄而已

洪君祥傳　諺云殺人一萬自損三千

汪世顯傳　宋軍屯萬州南岸世顯卽水北造舟以疑之夜從上游鼓革舟襲破之

史天澤傳　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

天澤聞璮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苙無能爲也　李璮反入濟南天澤圍之

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併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姪卽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但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

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

董文炳傳　飛矢蔽日

國可滅史不可沒（文炳入臨安收宋史館注記）

張弘範傳　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猶言藏富於民）

劉秉忠傳　從世祖征大理明年征雲南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

自號藏春散人

郝經傳　聚如邱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言國俗師不師古而長于用奇）

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

姚樞傳　樞天質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

許衡傳　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

幽燕食寒蜀漢食熱

王鶚傳　即欲舉任此人爲相吾不能揮驢尾矣（阿合馬欲爲相鶚不同廷議）

史弼傳　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王（征爪哇葛郎）

郭守敬傳　互爲提閼以過舟止水（守敬言運河置牐之法）

張庭珍傳　諸將渡江無不荒貪（荒大也）

劉好禮傳　上往還兩都乘輿駕象（好禮以象力甚巨有變不可制）

謝仲溫傳　飲以駝乳

劉因傳　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吳澄傳　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

答問亹亹使人渙若冰釋

趙孟頫傳　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

銀錢二物相權謂之二虛

知其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

姚燧傳　爲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

春容盛大有西漢風

張珪傳　丞相拜住問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

李孟傳　孟宇量閎廓材略過人

劉正傳　上嘗謂劉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

王約傳　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

趙世延傳　世延歷事凡九朝歇歷省臺五十餘年

元明善傳　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

虞集傳　其束修羔鴈之入還以爲賓客費

揭徯斯傳　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

歐陽玄傳　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

羽儀斯文贊衛治具

宋本傳　國制範黃金爲太廟主

謝端傳　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瘠無奢滋駁

孛术魯翀傳　夫爲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

李泂傳　其爲文章奮筆揮灑迅飛疾動汩汩滔滔思態疊出縱横奇變若紛錯而有條理

許謙傳　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謙師金履祥之語）

黃溍傳　聖經興廢上關天運

胡長孺傳　惡少年徂伺其間恒出鈔道爲過客患

爲辭章有精魄金舂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

陳孚傳　雖事料醲郁美如簇錦律之法度未免乖剌（時馮子振與孚齊名而法度不及）

丑閭傳　賊名惡我等豈可爲湖廣公使馮三不從賊被害

杜本傳　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

八思巴傳　創爲蒙古新字蒙古字八思巴所造也字僅千餘其母四十有一以諧聲爲宗

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

大元帝師

盧世榮傳　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世榮爲世祖聚歛

哈麻傳　又選采女爲十六天魔舞

〔清〕富俊輯

易知摘要類編十二卷

清同治十三年紹衣堂刻本

同治甲戌春月鐫

易知摘要類編

紹衣堂藏板

序

讀史之家悉以綱目爲宗謂祖春秋大義垂萬世法戒也旨深帙繁驟難貫通而識求其明且簡者惟易知錄稱最余不學嗜古以便於攜帶藏之篋中每當夏晝雪

夜藉以却暑消寒視飲氷引酌尤快焉苦貧鈍健忘讀至會意處强記終不逮因隨時驅筆墨爲佐謏自摘要分誌於簡各以類從己未四月奉

命都護輪臺公宂無暇未及鑒古旋於是

秋得
旨參贊徠甯四夷向化
久安頗爲政簡誦
書尚論涵養身心
之故綜核得失之

林舍史無他及矣
閱數歲録十二卷
爰命胥繕清名曰
易知摘要類編至
文義之割裂遺漏

字畫之魯魚亥豕
不無貽笑方家尚
有待於就正以補
醯雞之見云爾是
爲序嘉慶丁卯仲

夏崧巖富俊

後序

史之有鑑所以明古人之得失為後人之法戒也龍門作史記歷朝紀載因之卷帙浩繁難於卒業自涑水司馬氏作資治通鑑朱子修綱目發明大義體例綦嚴厥後集覽節要質實等編代有述者至山陰吳氏輯綱鑑易知錄一書自盤古訖有明彙集羣言折衷一是其書簡明精當可為考古之資然而繫月編年仍循舊例觀覽雖便至舉一事而循源竟委尚有待於披求也崇監掣河東得侍

觀察竹珊公時於講求鹺務之餘論及史鑑因出

尊祖文誠相國手輯易知錄摘要類編藏稿見示崇敬受而讀之編分三十類每類摘記歷代事實以資考證一經展卷瞭如指掌洵為讀史津梁然讀

相國之自敘至有會於心數語知

相國之為是書也實欲後之人學有心得知人論世涇渭攸分酌古準今權衡悉當豈以分門別類考核見長云爾哉竊思

相國德業事功昭垂史冊出入將相洞悉本原良由胸有史鏡故動與古大臣相伯仲為觀於此編之遺而後知

公之取法古人恪遵祖訓者有由來矣此編付梓崇與戈君沂侯王君杏洲同司校字

公復命序於崇崇自維愚昧未能少窺津涯而心折神傾殊

不覺言之不能以自已也昔蘇文忠公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每次作一意求之眞讀書法也是編者畧去數過之煩循序而盡精之用力寡而程功多三復文忠之旨庶可以識

相國之用心矣乎

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孟夏上浣河東監掣同知高崇基謹跋

例言六則

一是編分類三十則釐爲十二卷非強立名目俾易於檢閱也至史事浩若煙海以類相從難言簡括如帝王政令忠良諫諍諸類事蹟不同義實相屬者互參自見識者可以隅反

一是編初因公暇讀史自遣抄集漸多遂爲之彙編分類非纂輯以問世也故文義悉遵原本抄錄不竄易一字

一是編悉遵易知錄摘抄取其簡而備也歷朝事

蹟見他鑑本者概不增入閱者可以一覽了然

一望古云遙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難乎其尚論史矣茲於易知錄所載間有他史或未入者仍依原本錄之是爲易知錄全璧非誇多而博採也

一前賢讀史每自立爲註說於以正人心端風化廣見聞意甚深遠也故凡易知錄所載各家註說有關學古者均附錄於各類之末以備省覽

一是編分門既定事蹟各以類從年月某朝某帝

不可不清其目也故於每條之上必標明某朝某帝廟號年月仍依原本敘錄同時之事則排次彙抄不復標揭帝號所載各家註說事類相關而與目文前後時不相同者仍各爲之標出帝號於其上以便考證

同校姓氏

會川高崇基
景州戈　隨
天津王春溪
安陽馬丕瑶
山陰李昺南
陽湖呂懋承
潤州吳元愷

易知摘要類編目錄

卷一　統系　國都　帝王
卷二　儲后　祀典　尊禮　典故
卷三　官制　學校　婚喪　刑獄　錢穀　災賑　河道
卷四　治體　政令
卷五　忠良上
卷六　忠良下
卷七　賢孝　節義
卷八　諫諍　卓識　控馭
卷九　軍旅上
卷十　軍旅下
卷十一　藩夷　釋道　變異　推測
卷十二　奸佞　宦寺　吏詐

易知摘要類編

統系

三皇五帝紀

伏羲氏　神農氏　帝臨魁　帝承　帝明

帝宜　帝來　帝裏　帝榆罔　黃帝

帝少昊　帝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夏紀

大禹　帝啟　太康　仲康　帝相

少康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廑　帝孔甲　帝皐

帝發　桀癸

右夏十七主計四百三十九年

商紀

成湯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已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辛

右商二十八主計六百四十四年

周紀

武王　姬姓名發文王子以火德王改祀曰年在侯位十三年王位七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武

成王　名誦武王之子年十三嗣位在位三十七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康王　名釗成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諡法温柔好樂曰康

昭王　名瑕康王之子在位五十一年諡法儀容恭美曰昭

穆王　名滿昭王之子在位五十五年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共王　名緊扈穆王之子在位十二年諡法旣過能改曰共○共音恭

懿王　名囏共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諡法温柔賢善曰懿

孝王　名辟方共王之弟在位十五年諡法慈惠愛親曰孝

夷王　名燮懿王之子在位十六年諡法安心好靜曰夷

厲王　名胡夷王之子在位五十一年諡法殺戮無辜曰厲

宣王　名靖厲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幽王　名涅宣王之子在位十一年爲犬戎所弑諡法動靜亂常曰幽

平王　名宜臼幽王之子東遷洛邑在位五十一年諡法執事有制曰平

桓王　名林平王之孫在位二十三年諡法克敬勤民曰桓

莊王　名佗桓王之子在位十五年諡法武而不遂曰莊

釐王　名胡齊莊王之子在位五年諡法有罰而還曰釐○釐音禧

惠王　名閬釐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襄王　名鄭惠王之子在位三十三年諡法辟地有德曰襄

頃王　名壬臣襄王之子在位六年諡法甄心動懼曰頃

匡王 名班頃王之子在位六年謚法貞心大度曰匡

定王 名瑜匡王之弟在位二十一年謚法安民法古曰定

簡王 名夷定王之子在位十四年謚法平易不訾曰簡

靈王 名泄心簡王之子生而有髭在位二十七年謚法亂而不損曰靈○髭音咨下曰鬚上曰髭

景王 名貴靈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謚法申義而齊曰景

夏四月王崩子猛踐立是為悼王冬十月王子猛卒母弟匄立

敬王 名匄景王之子在位四十四年謚法合善典法曰敬

元王 名仁敬王之子在位七年謚法行義悅民曰元

貞定王 名介元王之子在位二十八年謚法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爽曰定

庚子二十有八年春王崩子去疾踐位是為哀王弟叔弒王自立

是為思王秋八月王子嵬殺叔而自立是為考王

考王 名嵬貞定王少子在位十五年

威烈王 名午考王之子在位二十四年謚法彊毅執正曰威秉德尊業曰烈○是時周室衰微徒擁虛器號為天下共主傳至赧王五世為秦所滅

安王 名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謚法好和不爭曰安

烈王 名喜安王之子在位七年謚法秉德尊業曰烈

顯王 名扁烈王之弟在位四十八年謚法未詳

慎靚王 名定顯王之子在位六年謚法未詳

赧王 名延慎靚王子在位五十九年而周亡謚法喪國心恤曰赧

東周君 考王封弟揭于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為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卒長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於鞏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又稱東西二周赧王入秦秦遷西周君于悳狐聚而河南亡莊襄元年遷東周君於陽人聚而洛陽之鞏亡

右周三十七主並東周君計八百七十三年

秦紀

莊襄王 名楚孝文王子初質于趙因呂不韋策歸以為嗣其先柏翳佐舜有功賜姓嬴後有非子封秦秦仲始大自孝公用商鞅以致富彊至莊襄滅周三年而薨

始皇帝 名政實姓呂氏在王位二十五年並天下即帝位凡十二年壽五十歲○始皇既立恃嬴秦之富彊滅六國並天下焚書阬儒暴虐不道二世而亡

二世皇帝 名胡亥始皇少子在位三年壽二十四歲○棨刑重役誅殺任情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為趙高所殺立子嬰為王凡四十六日降於漢

右秦自莊襄王至子嬰合四十三年子嬰為王四十六日

降於漢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姓劉名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二歲而崩○帝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五載而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然不事詩書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矣

孝惠皇帝 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歲而崩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高皇后呂氏 名雉惠帝崩少帝立后臨朝稱制八年而崩壽六十二歲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帝中子初封代王惠帝無嗣呂后崩大臣迎立之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歲而崩謚法慈惠愛人曰文○元年十六後元七

孝景皇帝名啓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歲而崩謚法布義行剛曰景○帝遵孝文之業至於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然猶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元年七 中元六 後元三

世宗孝武皇帝名徹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歲而崩謚法威強睿德曰武○建元六 元光六

元朔六 元狩六 元鼎六 元封六 太和四 天漢四 太初四 征和四 後元二

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歲而崩謚法聖聞周達曰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何天資之明也享國不永惜哉○始元六 元鳳六 元平一

中宗孝宣皇帝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曾孫也霍光廢昌邑王迎曾孫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二歲而崩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帝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侔德商周然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本始四 地節四 元康四 神爵四 五鳳四 甘露四 黃龍一

孝元皇帝名奭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歲而崩謚法行義悅民曰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矣○初元五 永光五 建昭五 竟寧一

孝成皇帝名驁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歲而崩謚法安民立政曰成○帝耽於酒色委政外家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成福所由來者漸矣○建始四 河平四 陽朔四 鴻嘉四 永始四 元延四 綏和二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共王康之子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立爲太子在位六年壽二十五歲而崩謚法恭仁短折曰哀○帝欲收攬威柄然制於傳太后過寵於董賢主德不匡漢祚遂微○建平四 元壽二

孝平皇帝初名箕子更名衎中山王興之子元帝庶孫也哀帝無嗣王莽迎立之在位五年莽弑之壽十四歲謚法布綱治紀曰平○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伊不周喪我四海○元始五

右西漢十二帝共二百十四年並王莽簒位合二百三十年

孺子嬰宣帝元孫廣戚侯勳之孫顯之子也年二歲平帝無嗣王莽利其年幼迎而立之在位三年莽簒位廢爲定安公○莽孝元皇后之姪曼之子也初封新都侯弑平帝廢孺子嬰簒漢建國號新僭位十八年漢兵殺之○居攝二 初始一

淮陽王名元舂陵戴侯之曾孫也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爲帝在位二年降於赤眉尋被殺及光武即位詔封爲淮陽王○更始二

東漢紀光武東都洛陽故曰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長沙定王之後景帝六世孫也莽末起兵復興帝室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三歲而崩謚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帝恢廓大度才明勇略故能芟刈羣雄克復舊物未及下車先訪儒雅表行義興學校東漢之俗於斯爲美然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建武三十一 中元二

顯宗孝明皇帝名莊光武太子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歲而崩謚法照臨四方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幽枉必達而斷獄得情故建武永平之政爲東都稱首然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宏人之度未優乎○永平十八

肅宗孝章皇帝名炟明帝太子母賈氏所生馬皇后養之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歲而崩謚法溫克令儀曰章○帝厭明帝苛切每事務從寬厚然寵任竇憲以啓外戚用權之漸此其所短也○建初八 元和三 章和二

孝和皇帝名肇章帝第四子母梁貴人所生竇皇后養之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七歲而崩謚法不剛不柔曰和○是時宦官外戚迭爲消長漢家之禍自此始矣○永元十六 元興一

孝殤皇帝名隆和帝少子生僅百餘日太后立之在位一年壽二歲而崩謚法短折不成曰殤○延平一

孝安皇帝名祜清河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鄧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歲而崩謚法寬容和平曰安○即位

位數年太后臨朝親政之後內寵益盛○永初七 元初六 永寧一 建光一 延光四

孝順皇帝 名保安帝太子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二歲而崩諡法慈和徧服曰順○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采黃瓊李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兹盛焉然閹官弄權梁氏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矣○永建六 陽嘉四 永和六 漢安二 建康一

孝冲皇帝 名炳順帝太子在位一年壽三歲而崩諡法幼小在位曰冲○永嘉一

孝質皇帝 名纘章帝曾孫渤海孝王之子冲帝崩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爲梁冀所弒壽九歲諡法忠正無邪曰質○本初一

孝桓皇帝 名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子質帝崩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六歲而崩諡法克敵服遠曰桓○是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是之謂乎○建和三 和平一 元嘉二 永興二 永壽三 延熹九 永康一

孝靈皇帝 名宏章帝元孫解瀆亭侯萇之子也桓帝無嗣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歲而崩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是時宦官之禍毒流縉紳忠臣義士駢首就戮不免名外兵以除內難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建寧四 熹平六 光和六 中平六

孝獻皇帝 名協靈帝中子董卓廢帝辯而立之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帝爲山陽公壽五十四歲諡法聰明睿智曰獻○是時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初平四 興平二 建安二十四 延康一

右東漢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後漢紀附魏吳二僭國

昭烈皇帝 名備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曹丕篡漢正位于蜀號曰後漢在位三年壽六十二歲而崩諡法明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章武三

後皇帝 名禪昭烈太子在位四十年晉武帝遣將入寇帝出降晉封爲安樂公以泰始七年薨壽六十五歲○建興十五 延熙二十 景耀五 炎興一

右後漢二帝共四十三年合兩漢二十六帝共四百六十九年

魏五主共四十六年

吳四主共五十九年

晉紀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名炎河南人懿之孫昭之子也仕魏襲封晉王未幾篡魏稱帝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歲而崩諡法剛強直理曰武○泰始十 咸寧五 太康十 太熙一

孝惠皇帝 名衷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壽四十八歲諡法安民好與曰惠○永熙一 元康九 永康一 永甯一 太安二 永興三

孝懷皇帝 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無嗣立爲皇太弟至是即位在位六年爲漢將執歸弒之壽三十歲諡法慈仁短折曰懷○永嘉六

孝愍皇帝 名業吳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懷帝遇害即位于長安在位四年爲漢將執而弒之壽四十八歲諡法在國遭憂曰愍○建興四

右西晉四帝共五十四年

東晉紀 都江東建康故曰東晉

中宗元皇帝 名睿宣帝曾孫琅邪王覲之子愍帝遇害即位於建康在位六年壽四十六歲而崩諡法始建國都曰元○建武一 大興四 永昌一

肅宗明皇帝 名紹元帝長子幼聰慧嘗有使者自長安來元帝問紹曰長安近日近紹曰長安近但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奇其對一日與羣臣語及之復以問紹紹曰日近帝愕然曰何異間者之言耶紹曰舉頭

見日不見長安元帝益奇之在位三年壽二十七歲而崩諡法譖愬不行曰明○太寧三

顯宗成皇帝 名衍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歲而崩諡法安民立政曰成○咸和九 咸康八

康皇帝 名岳成帝同母弟初封瑯邪王成帝臨崩立以爲嗣在位二年壽二十二歲而崩諡法溫柔好樂曰康○建元二

孝宗穆皇帝 名聃康帝太子卽位方三歲在位十七年壽十九歲而崩諡法布德執義曰穆○永和十二 升平五

哀皇帝 名丕成帝長子初封瑯邪王穆帝崩無嗣大臣迎立之在位四年壽二十五歲而崩諡法早孤短折曰哀○隆和一 興寧三

帝奕 名奕哀帝同母弟初封瑯邪王哀帝崩無嗣太后立之在位六年桓溫廢爲海西公以太元十一年薨於吳○太和五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桓溫廢帝奕迎立之在位二年壽五十三歲而崩諡法平易不訾曰簡慈惠愛民曰文○咸安二

烈宗孝武皇帝 名昌明簡文帝太子在位二十四年爲張貴妃所弑壽三十五歲諡法剛强直理曰武○延康三 太元二十一

安皇帝 名德宗孝武帝太子在位二十年爲劉裕所弑壽三十七歲諡法好和不爭曰安○隆安五 元興三 義熙十二

恭皇帝 名德文安帝同母弟初封瑯邪王劉裕弑安帝乃迎立之在位二年裕廢爲零陵王遂禪以位裕尋弑之壽三十七歲諡法尊賢讓善曰恭○元熙二

右東晉十一帝共一百四年合兩晉一十五帝共一百五十六年

南北朝

南朝自晉傳宋宋傳齊齊傳梁梁傳陳北朝自諸國并於魏後分爲東魏西魏東魏傳北齊西魏傳後周後周并北齊而傳之隋隋滅陳然後南北混爲一

宋紀附北魏

高祖武帝 姓劉名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人仕晉爲太尉封宋王尋簒晉卽皇帝位國號宋都建康在位三年壽六十七歲○帝嘗伐荻新洲遇大蛇射傷之明日復至洲聞有杵臼聲覘之見數靑衣於榛中擣藥問其故答曰吾王爲劉寄奴所射擣藥敷之耳帝曰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可殺帝叱之散去○永初三

營陽王 名義符高祖太子少帝高祖崩居喪無禮徐羨之等廢而弑之在位一年壽十九歲○景平一

太祖文帝 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及徐羨之等弑營陽王乃迎立之在位三十年爲太子劭所弑壽四十七歲○元嘉三十

世祖孝武帝 名駿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劭遂卽帝位在位十一年壽三十五歲○孝建三 大明八

廢帝 名子業孝武帝太子在位十八月爲壽寂之所弑○景和一

太宗明帝 名彧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廢帝被弑大臣迎立之在位七年壽三十七歲○泰始六 泰豫一

蒼梧王 又曰後廢帝名昱李道兒所生子也在位四年爲蕭道成所弑壽十四歲○元徽四

順帝 名準明帝第三子初封安成王蕭道成弑蒼梧王迎立之在位三年後爲道成所弑壽十四歲而宋亡矣○昇明二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齊紀附北魏

太祖高帝 姓蕭名道成相傳爲漢蕭何二十四世孫仕宋封齊公進爵爲王遂簒宋國號齊在位四年壽五十四歲○齊祖姿表英異龍顙鐘聲鱗文遍體有赤誌如日月狀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明帝疑之而不能殺也○

建元四

世祖武帝 名賾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壽五十四歲 ○ 永明十一

高宗明帝 名鸞高帝兄始安貞王之子半年之中連弑鬱林海陵二王而自立在位五年壽四十歲 ○ 建武五

東昏侯 名寶卷明帝太子在位二年弟寶融廢之尋爲王珍國所弑壽十九歲 ○ 永元二

和帝 名寶融明帝第八子在位一年蕭衍廢爲巴陵王尋弑之壽十六歲而齊亡矣 ○ 中興一

右齊五主合二十四年

梁紀附北魏

高祖武帝 姓蕭名衍齊之疎族仕齊爲梁公進爵爲王遂篡齊在位四十八年壽八十六歲○梁祖母張氏見菖蒲生花吞之已而生衍舌文八字有文在右手曰武 ○ 天監十八 普通七 大通二 中大同六 大同十一 中大同一 太清三

太宗簡文帝 名綱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爲侯景所弑壽四十九歲 ○ 大寶二

世祖孝元帝 名繹武帝第七子眇一目初封湘東王及簡文被弑乃即位于江陵在位三年西魏兵入遂被殺壽四十七歲 ○ 承聖三

敬帝 名方智元帝第九子在位三年陳霸先廢而弑之壽十六歲 ○ 紹泰一 太平二

右梁四主合五十四年

右魏十三主合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爲東西魏

東魏一主凡十七年　西魏三主合二十二年

陳紀附北齊周

高祖武帝 姓陳名霸先吳興人仕梁爲陳公進爵爲王遂篡梁在位三年壽五十九歲○陳祖自少倜儻不事生業明孤虛遁甲之術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朱衣四人出捧日至納之帝口吞之覺而腹內猶熱也及討侯景景望之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未幾破景 ○ 永定三

世祖文帝 名蒨高祖之姪高祖殂子昌頊皆在北周羣臣迎蒨即位在位七年壽四十五歲 ○ 天嘉六 天康一

廢帝 名伯宗文帝太子在位二年安成王頊廢爲臨海王尋薨壽十九歲 ○ 光大二

高宗宣帝 名頊文帝弟初封安成王廢臨海王而自立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二歲 ○ 大建十四

後主 名叔寶宣帝太子在位六年爲隋所滅卒於仁壽四年壽五十二歲 ○ 至德四 禎明三

右北齊六主合二十八年

右北周五主合二十五年

右陳五主合三十二年

隋紀

高祖文皇帝 姓楊名堅小字那羅延華陰人父忠仕魏及周封隋公堅襲封進爵爲王遂篡周尋滅陳南北爲一

都長安在位十六年爲太子廣所弑壽六十四歲○帝生而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其母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乃將帝舍於別館躬自撫養一日尼出付其母抱之忽見頭上角出徧體鱗起母大驚墜之地尼心動亟還曰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 ○ 開皇十二 仁壽四

煬帝恙 名廣高祖第二子初封晉王高祖廢勇立爲太子尋弑父殺兄而自立在位十二年爲宇文化及所弑壽三十九歲 ○ 大業三十

恭帝侑 煬帝之孫太子昭之第三子昭卒封爲代王留守西京唐公李淵立以爲帝在位二年廢爲鄗國公年十五歲而薨 ○ 義寧二

恭帝侗 煬帝之孫太子昭之第二子昭卒封爲越王留守東都王世充立以爲帝在位一年爲世充所弑 ○ 皇泰一

右隋四主合三十一年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名淵字叔德成紀人涼李暠之後祖虎事後周封唐公父昞襲封帝仕隋爲太原留守進爵爲王尋卽皇帝位都長安在位九年壽七十一歲○帝舉兵晉陽席卷長驅奄有關中掃除亂畧六年之中海內咸服成功之速蓋由太宗也○武德九

太宗文武皇帝 名世民高祖次子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及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乃採其語名世民年十八擧義兵高祖得天下皆其功也初封秦王太子齊王每欲殺之乃爲所殺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三歲而崩○帝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貞觀二十三

高宗皇帝 名治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太子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太宗立之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歲而崩○帝溺愛袵席不戒履霜之漸卒使妖后䟦扈唐室貽禍邦家○永徽六 顯慶五 龍朔三 麟德二

乾封一 總章二 咸亨四 上元一 儀鳳三 調露二 永隆一 開耀一 永淳一 宏道二

中宗皇帝 初名顯更名哲卽位爲母氏武后廢爲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賴張柬之等迎還復位五年被弑壽五十五歲○帝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矣○嗣聖二十一 神龍二 景雲三

附武后 名曌僭位二十一年改國號曰周壽八十一歲○后乘唐中衰攘竊神器任用酷吏屠害宗支毒流縉紳其禍憯矣

睿宗皇帝 名旦中宗之弟初封豫王武后廢中宗立旦爲帝及改唐爲周廢旦爲皇嗣後中宗立爲太子又廢旦爲相王中宗被弑隆基討韋后誅之迎睿宗卽位二年傳位於元宗壽五十五歲而崩○帝因子之功在位不久無可稱者然監前代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景隆二 太極一

元宗明皇帝 名隆基睿宗第三子以平韋氏之亂得立爲太子在位四十四年壽七十八歲而崩○帝開元之初厲精政事幾致太平可謂盛矣天寶以後奸臣執權艷妃亂政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元宗之謂也○開元二十九 天寶十五

肅宗皇帝 名亨元宗太子因祿山之亂卽位於靈武在位七年壽五十二歲而崩○帝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能矣然愛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太子遷上皇節度由軍士廢立何多失德也○至德二 乾元二 上元二 寶應一

代宗皇帝 名豫肅宗太子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三歲而崩○帝平亂守成足爲中材之主然藩鎭陸梁上陵下替養成亂階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謂也○廣德二 永泰一 大歷十四

德宗皇帝 名适代宗太子在位二十五年壽六十四歲而崩○帝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用盧杞趙贊以至於敗小人之能亂國也如此○建中四 興元一 貞元二十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太子在位八月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壽四十六歲○帝不幸痼疾奸邪肆志而能委

政冢嗣以安社稷亦足爲賢矣○永貞一

憲宗皇帝 初名淳更名純順帝太子在位十五年爲宦者陳宏志所弑壽四十三歲○帝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足爲中興之主及其晩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惜哉○元和十五

穆宗皇帝 名恒憲宗太子在位四年因服金丹而崩壽三十歲○蒙已成之業而不能保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長慶四

敬宗皇帝 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爲宦官所弑壽十八歲○帝昏童失德自殞其身宜哉○寶歷二

文宗皇帝 初名涵更名昂穆宗第二子初封江王爲宦者所立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二歲而崩○帝優游不斷受制家奴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皇帝 名瀍後更名炎穆宗第五子文宗崩宦者仇士良等立之在位六年壽三十三歲而崩○帝英敏特達委任李德裕而澤潞平三鎭不敢有異志享國不永功業未究惜哉○會昌六

宣宗皇帝 名怡更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崩子幼宦官立忱為皇太叔嗣位在位十三年壽五十歲而崩○帝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自是而唐衰矣○太中十三

懿宗皇帝 名漼宣宗長子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歲而崩○帝驕奢無度淫樂不悛李氏之亡於茲決矣○咸通十四

僖宗皇帝 名儇懿宗少子為宦官所立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七歲而崩○昏庸相繼禍亂相仍民愁盜起不可復支矣○乾符六廣明二中和四光啟二文德一

昭宗皇帝 初名敏更名曄懿宗第七子僖宗崩宦者楊復恭立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弒壽三十八歲○天祿已去民心已離雖欲救之其安能乎○龍紀一大順二景福二乾寧四光化三天復三天祐一

昭宣帝 名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弒昭宗而立之在位三年全忠廢為濟陰王復弒之壽十七歲謚曰哀帝○天佑三

昭宣帝天祐二年 君立踰年改元恒也昭宣於是踰年矣而不改先君之舊號則臣子之罪也其畏全忠甚矣綱目非元年不書號於是特書昭宣帝天祐二年所以表其為新君之初年以正始也

右唐二十一帝共二百八十九年

五代 梁唐晉漢周

後梁紀

太祖皇帝 姓朱名溫更名晃宋州碭山人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初溫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拜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進封梁王竟移唐祚在位六年為子友珪所弒壽六十一歲○開平四乾化二

梁主瑱 太祖第三子誅友珪即帝位及唐兵入都遂自殺而國亡在位十年壽二十六歲○貞明六龍德四

右後梁二主共十六年

後唐紀

莊宗皇帝 姓李名存勗小子亞子其先出於西突厥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為姓祖赤心討龐勛功拜振武節度賜姓李名國昌父克用破黃巢復京師功拜河東節度封晉王存勗嗣立滅梁稱帝國號唐在位三年為郭從謙所弒壽三十五歲○同光三

明宗皇帝 胡人名邈佶烈為李克用養子更名嗣源莊宗被弒百官立為帝在位八年壽六十七歲而殂○天成四長興四

閔帝 名從厚明帝第三子在位四月為李從珂所弒○應順

廢帝 名從珂明宗養子本姓王氏封潞王廢閔帝而自立在位二年石敬塘以兵入洛陽遂自焚死壽四十五歲○清泰二

右後唐四主共十三年

後晉紀

高祖皇帝 姓石名敬塘西夷人唐明宗婿也為太原節度尋起兵滅唐受契丹冊命為皇帝在位七年壽五十一歲而殂○天福七

出帝 名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初封齊王高祖殂馮道背顧命而立之在位三年為契丹執之以歸而晉亡矣○開運二

右後晉二主共十一年

後漢紀

高祖皇帝 姓劉名知遠更名暠其先沙陀部人後世居太原初仕晉領忠武軍節度後封北平王及契丹滅晉中原無主遂即帝位在位二年壽五十四歲而殂○乾祐二

隱帝 名承祐高祖第二子在位二年郭威舉兵反帝為亂兵所弒壽二十歲漢亡○乾祐三

右後漢二主共四年

後周紀

太祖皇帝 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
郭雀兒仕漢爲樞密使隱帝時戮都留守尋擊契丹
爲衆所推自立爲帝而還在○廣順
位三年壽五十三歲而殂　三

世宗皇帝 名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之子太祖無○顯德
嗣養以爲子在位六年壽三十九歲而殂　六

恭帝 名宗訓世宗第四子立爲梁王年七歲世宗殂梁王
立在位六月爲趙匡胤所篡廢帝爲鄭王而周亡矣○
顯德一

右後周三主共十年

宋紀

太祖神德皇帝 姓趙名匡胤事周世宗拜殿前都點檢世宗殂
恭帝年七歲即位僅六月匡胤遂篡周廢恭帝
爲鄭王而自立在位十○建隆三 乾德
六年壽五十歲而崩　五 開寶九

太宗皇帝 初名匡義賜名光義復更名炅太祖之弟初封晉王
太祖崩以昭憲太后顧命嗣立在位二十二年壽五
十九歲而崩○帝仁恕恭儉好文守成三年收吳越四年
滅北漢天下一統盛矣然背母負兄一弟二姪俱罹非命
宋后崩不爲成服○太平興國八 雍熙四 端
其秉心抑何忍耶　拱三 淳化五 至道三

真宗皇帝 初名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初封襄王進封壽王
尋立爲太子太宗崩嗣立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
歲而崩○帝寬仁慈愛有帝王之量然好奉道教信惑邪
說天書封祀制作紛紛矣景德初契丹大舉入寇向微寇
準勸帝親征講和○咸平六 景德四 大中祥
澶淵幾於亡國矣　符九 天禧五 乾興一

仁宗皇帝 初名受益更名禎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壽五
十四歲而崩○帝之初立母后臨朝政非已出寶元
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歷以後君子滿朝恭儉仁恕始終如
一然仁柔有餘剛武不足是以常有夷狄之禍不能如漢
唐之天聖九 明道三 景祐四 寶元三 康定一
盛也○慶曆八 皇佑五 至和二 嘉祐八

英宗皇帝 初名宗實更名曙濮安懿王允讓子仁宗無嗣養于
宮中後立爲太子進封鉅鹿郡公仁宗崩遂即位在
位四年壽三十八歲而崩○帝之初立同昔太后臨朝未
幾宦官讒間兩宮不和賴韓琦歐陽修調護而安然優禮
大臣愛民好儒足爲良○治平
主惜乎享國不永也　四

神宗皇帝 名頊英宗長子初封潁王尋立爲太子英宗崩即位
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歲而崩○帝厲精求治不御
田遊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爲也誤用王
安石變更成法以壞天下亡宋之禍實自帝始○熙甯十
元豐八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第六子初封延安郡王後立爲太子在位
十五年壽二十五歲而崩○帝幼冲嗣位高太后臨
朝任用賢相庶事修舉迨後熙豐小人得志橫行追貶元
祐正人殆無虛日以致禍亂而金狄之難萌徽欽之禍兆
矣○元祐八 紹聖
四 元符三

徽宗皇帝 名佶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嗣向太后立
之在位二十五年爲金所虜壽五十四歲而殂○帝
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天變民怨盜賊雖平反復
不省屏忠任奸約金滅遼尋爲金欺虜帝北行封昏德公

殂五國○建中靖國一 崇甯五 大觀四
城哀哉　政和七 重和三 宣和五

欽宗皇帝 名桓徽宗太子初封定王金人入寇遂受
內禪在位二年遂陷於金而汴宋亡矣○靖康
二

南宋紀

高宗皇帝 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二帝北狩遂即位於
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六年而內禪又二
十五年而崩壽八十一歲○帝雖云中興然無撥亂之才
初惑汪黃之佞繼阨苗劉之亂終成秦檜之姦雖相有李
綱趙鼎將有張韓劉岳信任不堅黜戮相躡偷安一隅忍
辱鮮恥由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或曰徽宗生帝時
夢吳越王錢鏐○建炎四 紹
入宮斯言信歟　興三十二

孝宗皇帝 名眘太祖六世孫德芳之後秀王偁之子也母張氏
生眘於秀州有嘉禾之瑞高宗無嗣育爲皇太子受
禪在位二十七年復內禪壽六十八歲而崩○帝性至孝
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猶切有恢復
之志值金主賢明無釁可　隆興二 乾道
乘南北講和俱得休息矣○九 淳熙十六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尋立爲太子受內禪在位五年壽四十四歲而崩○帝四十受禪遭后悍妬亟欲立子擴發疾得疾上不能致孝親下不能與聞子及覲之禮不能執禮一旦付托大臣從權擁立嗣子閒居五載與妬后俱亡光宗眞萬世之罪人也○紹熙五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第二子初封嘉王光宗疾趙汝愚奉太皇太后命嘉王受內禪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歲而崩○帝謙恭仁儉始終如一然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屏斥忠良玩兵致寇嘉定以後金人犯邊無歲不擾元起北方亦寖危懼雖有小善不足稱也○慶元六 嘉泰四 開禧三 嘉定十七

理宗皇帝 名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瓐之子寧宗崩史彌遠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歲而崩○帝四十年間在朝君子小人互爲消長治亂相半元滅夏滅金威震海內帝以中材之主能保邦沒身幸也然始終學尚理學亦賢矣哉○寶慶三 紹定六 端平三 嘉熙四 淳祐十二 寶祐六 開慶一 景定五

度宗皇帝 名禥榮王與芮之子初封忠王理宗無嗣立爲太子在位十年壽五十三歲而崩○帝荒於酒色拱手權奸喪師失地殆無虛日賈似道方且粉飾太平天怒人怨以至滅亡○咸淳十

恭宗皇帝 名㬎度宗次子在位一年元伯顏入臨安執之北行二年殂而南宋遂亡○德祐二

端宗皇帝 名昰度宗長子恭宗之兄在位二年爲元兵所逼年十一歲崩於嶺南之碙洲○景炎三

帝昺 度宗少子端宗之弟陸秀夫立之遷居厓山在位一年元張宏範來攻秀夫負帝赴海死而宋亡○祥興二

右南宋九帝共一百五十三年 合兩宋一十八帝共三百二十年

元紀

世祖文武皇帝 名忽必烈太祖鐵木眞第四子拖雷之第四子憲宗蒙哥之同母弟也滅宋襲正統在位共三十一年壽八十歲而崩○帝繼宋而主中國混一寰區開十傳之統結自古以來未之有也○至元三十一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眞金之第三子也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歲而崩○帝承混一之後憂國愛民眞守成令主末歲寢疾沉詔訣之詞牽惜播之衡亦子防危寇氛四起其不遠亡國者蓋去世祖未遠初政猶可觀○元貞二 大德十一

武宗皇帝 名海山答剌麻八剌之長子成宗姪也初封懷寧王總兵北邊成宗崩諸王立之在位四年壽三十一歲而崩○帝銳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濫賜賚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云○至大四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同母弟也武宗舍子而立弟爲皇太子遂嗣位在位九年壽三十六歲而崩○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有司斷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云○皇慶二 延祐七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在位三年爲御史大夫鐵失所弒年二十一歲○帝性至孝仁宗不豫焚香告天泣願身代及嗣位事多明斷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至治三

泰定皇帝 名也孫鐵木兒顯宗之長子裕宗之嫡孫初嗣晉王及英宗遇弒以支庶入繼帝統在位四年壽三十六歲而崩○帝在位災異迭見然守成法以行天下無事稱治平焉○泰定四 致和一

明宗皇帝 名和世㻋武宗長子在位八月爲文宗所弒○天歷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之弟初讓位於兄尋弒之在位五年壽二十九歲而崩○天歷二 至順三

順帝 名妥懽帖睦爾明宗長子在位三十五年爲明太祖所滅而元亡矣○元統三 至元六 至正二十七

右元九帝共八十八年

明紀

太祖高皇帝 姓朱名元璋鳳陽人先世句容人建都金陵在位三十一年○洪武

建文皇帝 名允炆懿文太子之子太祖孫也在位四年靖難兵破京城帝祝髮孫去正統五年迎入西內以壽終○建文

太宗文皇帝 名棣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舉兵陷京城建文出亡遂自立爲帝徙都順天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

五歲而崩〇永樂

仁宗昭皇帝 名高熾文皇長子在位一年壽四十八歲而崩〇洪熙

宣宗章皇帝 名瞻基仁宗太子在位十年壽三十七歲而崩〇宣德

英宗睿皇帝 名祁鎮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北狩景泰元年還居南宮景泰八年復辟又在位八年壽三十八歲而崩〇正統十四 天順八

景皇帝 名祁鈺宣宗第二子初封郕王英宗北狩奉皇太后命即帝位在位七年而崩〇景泰

憲宗純皇帝 名見深英宗太子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歲而崩〇成化

孝宗敬皇帝 名祐樘憲宗第三子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歲而崩〇宏治

武宗毅皇帝 名厚照孝宗太子在位十六年壽三十一歲而崩〇正德

世宗肅皇帝 名厚熜孝宗弟興獻王祐杬之子憲宗孫也武宗崩無嗣太后與大臣迎立之在位四十五年壽六十歲而崩〇嘉靖

穆宗莊皇帝 名載垕世宗第三子初封裕王在位六年壽三十六歲而崩〇隆慶

神宗顯皇帝 名翊鈞穆宗太子在位四十八年壽五十八歲而崩〇萬曆

光宗貞皇帝 名常洛神宗太子在位一月未及改元而崩壽三十九歲〇泰昌

熹宗哲皇帝 名由校光宗長子在位七年壽二十三歲而崩〇天啟

莊烈愍皇帝 名由檢熹宗弟在位十七年〇崇禎

右明十六帝共二百七十七年

國都

太昊伏羲氏 母居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動虹且遶身娠而生帝以木德王故風姓都陳在位一百十五載〇陳州今隸河南

炎帝神農氏 姜姓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初國伊繼國耆又曰伊耆氏都陳遷曲阜在位四十載〇曲阜今隸山東兗州

黃帝有熊氏 母感電光繞斗而有娠生帝於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姓公孫國于有熊故號有熊氏長于姬水故又以姬為姓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在位一百載〇有熊地名今河南新鄭縣

少昊金天氏 名摯姓己黃帝子元囂也母曰嫘祖帝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在位八十四載

顓頊高陽氏 姬姓元囂弟以水德王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在位七十八載〇高陽今直隸開州

帝嚳高辛氏 名夋姬姓少昊孫受封于辛故號高辛氏以木德王都亳在位七十載〇亳州今隸河南

帝堯陶唐氏 帝名放勳生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耆故曰伊耆氏復封于唐又號陶唐氏以火德王都平陽在位九十八載〇平陽府今隸山西蔡傳謂放勳重華文命皆稱述功德之詞

帝舜有虞氏 黃帝八代孫生於姚墟故姓姚受堯禪以土德王都蒲阪在位六十一載〇蒲阪今山西蒲州

大禹 姒姓受舜禪以金德王改載曰歲都安邑在位二十七歲〇安邑縣今隸山西

商王成湯 子姓號天乙以水德王改歲曰祀都亳在位十三祀〇亳今河南偃師縣

仲丁 太戊子在位十三祀遷都囂今河南河陰縣

盤庚元祀遷都於殷改國號曰殷 行湯之政殷道復興諸侯來朝〇殷今河南衛輝府

武乙 庚丁子在位四祀遷都河北今河南洪縣

武王即位國號周以建子月為歲首遷都於鎬今隸陝西長安縣

懿王 名囏共王子在位二十五年徙都槐里時王室遂衰○槐里今陝西興平縣

平王元年遷都於東都雒邑 王以豐鎬逼近犬戎乃東遷洛邑時周室衰微齊楚秦晉霸大政由

方伯

燕 今直隸順天府

趙 今北直廣平府與秦共祖造父後

韓 今河南南陽府與周同姓武子後厥為晉卿八世生康子虎虎孫虔是爲景侯

魏 今河南開封府斯與周同姓畢公高裔

齊 今山東青州府

楚 今湖廣武昌府

秦紀

始皇帝 姓嬴氏非子後都咸陽凡三君得年四十○咸陽今隸陝西

西漢紀

高皇帝 姓劉氏都長安以火德王凡十三君合王莽淮陽王得年二百三十○長安今隸陝西

二月漢王卽皇帝位 甲午卽位于氾水之陽朔仍建亥○氾水在今山東曹州南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爲郎中賜姓劉氏 敬齊人戍隴西過洛陽說帝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于王無德易于亡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此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帝卽日車駕西都長安拜敬郎中賜姓劉氏○關山遮蔽如披渭河環繞如帶四塞四圍蔽塞搤捉持也亢咽喉也拊擊也財物所聚曰府天府謂天所造也

癸未 漢帝元更始元年 春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元爲皇帝 漢兵圍宛舂陵戴侯曾孫元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憚縯威明食元懦弱先共定策立之以縯爲司徒秀爲太常偏將軍縯是豪傑失望及宛降更始入都之○宛今南陽府

冬十月元北都洛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宮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繇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遂北都洛○冠弁冕之總名幘巾也古者有冠無幘幘者卑賤執事所服其後貴賤皆服

甲申二年元遷都長安

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俯首刮席不敢視○刮摩也言羞怍而俯首至于席上

東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 姓劉氏諱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都洛陽亦以火德王凡十二君得年一百九十有六○洛陽今隸河南

漢獻帝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

秋七月曹操遷帝於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

後漢紀

昭烈皇帝 姓劉氏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都蜀凡二君得年四十有三○蜀今四川成都府

己酉七年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遷都建業 今江甯府

晉紀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氏魏將懿之後始都河南洛陽縣後遷陝西長安縣凡四君得年五十有二

東晉紀

中宗元皇帝 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覲之子都建業凡十一君得年一百零三○建業今江甯府

晉安帝

魏遷都平城 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

十六僭國

劉淵據離石稱漢　石勒據襄國稱趙

張重華據河西稱涼　苻健據長安稱秦

慕容儁據遼東稱燕　慕容垂據鄴稱後燕

慕容沖據阿房稱西燕　乞伏國仁據枹罕稱西秦

姚萇據長安稱後秦　呂光據姑臧稱涼

慕容德據滑台稱南燕　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

李元盛據敦煌稱西涼　沮渠蒙遜據張掖稱北涼

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　馮跋據和龍稱北燕

夏築統萬城 勃勃築都城于朔方黑水之南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陽名統萬

宋紀

高祖武帝 姓劉諱裕都建康凡八君得年六十○附北朝魏

齊紀

太祖高帝 姓蕭氏諱道成都建康凡七君得年二十有四○附北朝魏

冬十月魏營洛都

梁紀

高祖武帝 姓蕭氏諱衍齊之疏族都建康凡四君得年五十有四○附魏

陳紀

高祖武帝 姓陳氏諱霸先漢陳寔後都建康凡四主得年三十有二○附周齊

隋紀

高祖文皇帝 姓楊氏諱堅漢太尉震八代孫都陝西長安縣凡四君得年三十八○自東晉分裂後至是混一

唐紀

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氏諱淵成紀人周唐國公虎後都陝西長安凡二十一君得年二百八十九

唐元宗

五年以并州爲太原府 今山西太原府 置北都

九年春正月改蒲州 今山西平陽府蒲州 爲河中府置中都

後梁紀

太祖皇帝 姓朱氏諱溫都大梁凡二君得年十有七

梁以汴州爲東都開封府 今河南開封府 洛陽 唐東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 爲西都

長安 唐西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 爲大安府佑國軍

後唐紀

莊宗皇帝 姓朱邪氏諱存勗晉王克用長子沙陀人唐賜姓李都大梁凡四君得年十有三

後晉紀

高祖皇帝 姓石氏諱敬塘本西夷臬捩雞之子從晉王李克用起於雲朔之間都大梁凡二君得年十有一○大梁今河南開封府

後漢紀

高祖皇帝 姓劉氏諱知遠沙陀部人都大梁凡二君得年五

後周紀

太祖皇帝姓郭氏諱威邢州堯山人都大梁凡三君得年十

宋紀

太祖皇帝姓趙氏諱匡胤涿郡人太祖至欽宗凡九君都大梁一百六十七年高宗南渡至帝昺凡九君都臨安一百五十三年總三百二十年

宋眞宗 以應天府爲南京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爲應天府至是建爲南京作鴻慶宮以奉太祖太宗聖像

宋高宗 帝定都臨安帝自建康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嗚呼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苟有志於中原者不都川陝則都荊襄不都建康則都維揚今而定都杭州僻處海角則栖栖然苟安之意見矣諸葛武侯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高宗甯忍棄祖宗之土地忘父母之仇讎而偷安於一時也耶直書定都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春三月金還都于燕金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甯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

宋理宗 蒙古人都于燕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仍號爲中都

明太祖 詔以汴梁今河南開封府爲北京金陵爲南京

九月詔以濠州爲中都上問羣臣建都之地或言關中今陝西西安府天府之國或言洛陽今河南河南府天地之中汴梁今河南開封府亦宋舊京或言北平宮室完備上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即金陵長江天塹籤去聲○塹遶城水也足以立國臨濠即濠州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詔以爲中都

明太宗 二月詔以北平爲北京

上將建北京宮殿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議奏曰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去聲居庸西峙雉○立也太行杭○山名在河南懷慶府城北東連山海南俯中原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于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敕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帝王

夏禹

丙子 元歲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以五音聽治（為銘於簨簴曰導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敎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常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恐其留吾門也○簨簴懸樂器者橫曰簨植曰簴）

太康

辛亥 十九歲畋於洛表羿拒於河遂都陽夏（太康盤遊無度畋於河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於河而立仲康）

少康

壬午 四十歲夏遣臣靡興師討寒浞伏誅奉王踐天子位王命誅澆及豷復禹舊績夏道復興

夏

桀能申鉤索鐵負恃其力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恃武勇而傷害百姓）有趙梁者教為無道勸以貪很伐蒙山（國名）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為（去聲）之為瓊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淫縱樂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

是時田（獵也）者張網四面合圍以殄天物於是成湯出田命去（上聲）網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及禽獸而況於人乎皆歸心焉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於重泉夏臺（夏獄名）已而釋之

商湯

辛丑 二十四祀大旱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湯既放桀大旱七年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史記及東漢書註有剪髮斷爪身為犧牲之說傷父母遺體非聖人所為謬談不可信）

周西伯治岐發政施仁（見孟子）西伯行於野見枯骨命瘞（意○埋也）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卽其主遂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

紂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丹入聲）己女（去聲）焉妲己有寵惟其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惡者誅之於是使師涓（亦作延）作朝歌（紂都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米○相順從之意）之樂造鹿臺（在淇縣）為瓊室玉門臺廣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賦斂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倉名在淇縣）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忍去聲○滿也）宮室益廣沙丘（在直隸順德府平鄉縣）苑臺（南距朝歌北距鄴皆為離宮別館）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男女裸相逐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為罰輕誅薄故威不立乃重為刑辟為熨（畏斗）以火燒熱使人舉之手爛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循柱而過）足滑墜火中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庖）烙（洛）之刑天下顫（四肢寒掉也）怨又剖孕婦視其胎斮（捉）朝涉之脛（刑去聲）視其髓（雖上聲○斮斬也紂冬月見早旦涉水者謂其足脛耐寒斮而視其髓）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殷獄名）

虞芮（瑞）質成于周虞（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芮（今平陽府芮城縣）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

殷紂辛

所爭之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丁巳 十一祀醢九侯鄂侯諫脯之囚西伯於羑里

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並脯鄂侯又剖孕婦視其胎斮朝涉之脛視其髓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西伯欲叛因囚西伯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卹下也遂相率歸之○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視天下皆出己下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他又將稱是王求是欲天下殆哉

周穆王

己巳 五十年作呂刑

王駕八駿之乘肆意遨遊財匱民勞無以爲計乃命呂侯作贖刑之書雖大辟亦與其贖免斂民財以濟荒亡之欲○八駿驊騮綠耳赤驥白犧渠黃踰輪盜驪山子一曰絕地翻羽奔霄超景踰輝超光騰霧挾翼

周威烈王

魏文侯斯（魏）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戈）段干木之廬必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羣臣飲酒樂（洛）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古狄都今直隸正定府定州）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羣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宅）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

秦始皇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問之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十月始皇東巡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從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渡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北至琅邪之罘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于沙丘秘不發喪棺載轀輬車中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與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專寵蒙氏恬任外將毅常居中

參謀議名爲忠信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强力通獄法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高嘗有罪使毅治之當死始皇赦之高既雅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才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卽位必以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爲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

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恬不肯死繫諸陽周

漢高帝

沛公至霸上 霸水之上在西安城東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 祖印綬 ○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 在西安府城東 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何特筆也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書曰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書曰除莽苛政二漢之興宜哉

十一年詔郡國求遺賢

十二年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自坑焚禍烈吾道幾墜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祀焉帝亦有大過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始

漢惠帝

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漢文帝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令八十以上賜米酒肉九十以上加賜帛絮

夏四月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帝曰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不受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詔曰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二年十一月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癸酉 十二年春三月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

鼂錯言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募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甲戌 十三年夏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願沒爲官婢以贖父罪帝憐之詔除肉刑帝恭修元默論議務在寬厚刑罰大省有刑措之風

漢武帝

癸卯 三年秋九月帝始爲微行遂起上林苑

帝嘗入南山下射獵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帝狀貌而異之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帝始得脫又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拜爲太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帝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帝善之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二年五月詔舉賢良文學親策之

甲寅 二年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

主父偃說帝曰今諸侯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寸之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帝從之

遂昌尹氏曰武帝繼統之初意鋭甚美未一二載遽失初意於是奢慾窮黷聚斂神仙之事無所不有卒至海內虛

耗盜賊蜂起帝猶未能自反遂至巫蠱難作骨肉誅戮血京師禍變已極然後紓徐痛定始克悔悟如醉而醒夢而覺遂乃罷方士棄輪臺下哀痛之詔陳既往之失與民休息禁止苛暴回思前日所爲帝若二人何哉蓋帝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牽制委靡之失是以一轉移之頃而事已大異使其以如是之資而勇於願治亦何不可之有綱目於富民之侯搜粟都尉大書於册雖曰幸之蓋亦深惜之也

夏四月帝崩大將軍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昌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滿）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

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複姓）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祝）吏光讓（責也）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同洪）範傳（去聲○謂之傳者非正經也其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皇君也中立而爲四方之所取正者謂之極）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去聲）席按劍曰先帝屬（祝）將軍以孤幼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費）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平聲）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卿）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盛服坐武帳中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祖○組璽綬也）奉上太后扶王下殿送至邸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爲山陽郡（今山東兗州府）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不以專廢君畀光則特書奏太后不以專立君畀光則特書承皇后詔然則曾孫之立不書承太后詔其許光以專立歟上書光率羣臣奏太后矣不再書光則蒙上文而已）初衛太子納史良娣（太子妃有三等曰妃曰良娣曰孺子）生

子進號史皇孫（以外家姓稱之）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已止也凡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速瘥也後改名詢）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使者夜至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宮旁舍）養視時掖庭令（職掌後宮貴人采女事）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爲

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僕室嗇夫暴室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故亦云暴室獄其屬官有嗇夫一人以閹官爲之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澓服中仲翁姓澓名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遊俠鬬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決定大策七月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光迎曾孫入未央宮見

太后即皇帝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瓊山丘氏曰嗚呼延年此奏凛凛然如秋霜烈日豈但一時朝廷敬憚之哉千載之下讀之者猶覺其有生氣呂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信夫

東萊呂氏曰申韓之害流毒後世何其遠也宣帝好觀申子君臣之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所以功光祖宗業垂後嗣者蓋厲精之效初非申韓之功也至於用恭顯而啟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啟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啟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大釁終以亡國此豈非擇術不審之流弊乎故論其功則爲中興之君論其罪則亦爲基禍之主其功罪相半蓋失於欲速而用申韓也

漢宗室劉縯衍及弟秀起兵舂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綱書漢宗室則與崇快又異矣是故書起兵多矣未有書興復帝室者書興復帝室特筆也初長沙今湖

廣長沙府定王發景帝第十子生舂陵在湖廣永州府寧遠縣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今河南南陽府之白水鄉在南陽府鄧州仍改舂陵與宗室往家焉仁子敞嗣莽時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今廣西潯州府太守外生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都尉回回生南頓漢縣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項城縣令欽欽娶湖陽漢縣故城在南陽府唐縣樊重女生三男縯仲秀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拙日角隆高也準鼻也日角謂天庭骨起狀如日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仲高祖兄名高祖日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秀嘗過穰今南陽府鄧州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劉向子歆更名秀時爲莽國師封嘉新公秀戲曰何由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今南陽府南陽縣人李守好星歷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

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縯字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歸舂陵南陽白水鄉也舉兵會縯召諸豪傑計議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縯自發舂陵子弟子弟恐懼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縯使族人招說新市平林兵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漢縣故城在鄧州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大司馬秀至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特筆也沛公之入咸陽也書除秦苛法大司馬之至河北也書除莽苛政漢之中興宜哉○

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病遣囚徒平其不平日平除王莽苛何○虐也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持也策馬箠追秀及於鄴今河南彰德府臨彰縣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俱賊號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

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縯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依人久饑渴易爲充飽宜分遣官屬循行上聲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秀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

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同宴後廷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去聲○主烹炊者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永嘉陳氏曰古之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漢之高光蓋嘗得乎天矣睢水之圍幾入乎項氏之手矣而以大風脫滹沱之役幾塡於餓虎之喙矣而以氷合濟是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於此不以其幾不免者自沮亦不以其幸而免者自賀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將之族以伺其隙而俟其可乘之機卒之垓下之兵合而項氏擒邯鄲之戰交而王郎虜是果天耶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睢水之脫而成於垓下之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於滹沱之濟而在於邯鄲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爲於天下者其可不以人而勝天耶

漢光武帝

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光武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更始既已敗亡四方私竊名號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嚮世祖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書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者深幸之也烏可以高祖爲比而擬議之哉

○王還至中山今直隸正定府定州諸將請上尊號不聽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正定府趙州復固請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

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鎬○今正定府高邑縣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讖記之書曰符赤伏其符之名赤火色伏藏也漢火德故云赤伏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又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皆爲四七之際漢火德故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於鄗南

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三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閒諫曰陛

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甯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漢明帝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底○擲也）曳（葉○拖也）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二句曲禮下篇之辭穆穆幽深和敬之貌皇皇壯盛顯明之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漢靈帝

作列肆於後宮○（爲天子而作列肆於後宮是甘爲闤闠販賊之人矣尚可據皇極而臨大寶乎據事直書不待貶絕惡自見矣）○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帝著（灼）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

漢獻帝

初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劉備中山靖王（名勝景帝第八子）之後也少孤貧與

每以販履爲業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與其將田楷徇（行定曰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今山東濟南府）相備少與河東（今山西平陽府）關羽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今直隸正定府）趙雲爲郡將兵詣瓚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爲山陽公

（遂昌尹氏曰天生烝民立之司牧天下不可以無君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不可以二君也自唐虞禪繼舜禹承之循其名可以責其實古人豈固假此以欺天下哉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伐紂義士非之湯武不失爲聖人商周不失爲正統亦惟求其實耳後世欺孤弱寡篡竊相尋考其實皆羿浞莽卓之徒而求其名乃欲高出商周之上前史信其爲辭衰世襲其遺蹟一則曰禪位二則曰受禪胡爲自漢而下一何堯舜之多邪今綱目於此直以稱帝廢帝大書於冊至於傳禪之說絕不復舉斯言一出亂史皆廢豈綱目好爲立異哉亦不過求其實而已嗚呼亂臣賊子竊人家國常患於取之無名則必曲爲委折以文之三家分晉田氏併齊借周人之命以自蓋莽賊篡漢欲求其說而不可得乃以周公居攝稱之至操丕始以傳禪爲文自後篡竊相繼皆踵而行之其原始於曹氏之作俑也綱目既破其說然後奸僞之徒始無以爲欺天下後世之具其有補於名教豈不大哉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漢昭烈

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爲吳王加九錫

諸葛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爲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

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敕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爲中都護留鎭永安禪卽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

漢後帝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忱）死之漢亡○（書帝出降何不死社稷也故諶書爵書死之傳僉諸葛瞻父子書官書死之凡國滅書死之亡國之善辭也以爲國雖亡不爲無人焉耳周秦亡不書亡此其書漢亡何所以紹昭烈於高光也獻帝之廢漢未亡也至此而亡矣特揭書者之）○漢人不意魏兵卒（猝）至不爲城守調（去聲）度聞艾已入平地帝使羣臣會議或勸奔吳或勸入南中譙周以爲自古無寄他國爲天子者魏能

幷吳吳不能幷魏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再辱何與一辱若欲奔南當早爲計今大敵已近羣臣無可保者恐發道之日其變不測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後帝子)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在成都府城南)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別敕姜維使降艾至成都城北帝率羣臣面縛(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輿(共舉也)櫬(櫬○空棺也輿櫬從之者示其君將受死也)詣軍門降艾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以免維等得敕詣會降

遂昌尹氏曰姜維身都將相喪師蹙境黃皓寵冠一時殄民誤國漢祚顛覆偷生苟免至於死節之臣乃在傳僉諸葛瞻父子及北地王諶而已是時鄧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力死守未必遽爾滅亡後主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譙周諸人又輕以其國予賊其視諶同死社稷之言與大哭於昭烈之廟而死之節曾犬彘之不若嗚呼諶雖已死其言至今凜凜尤有生氣帝禪有子如此而不能聽用其言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傳葛書僉諶書皇子及其子尚皆書死之所以深褒亟予爲萬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

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禪舉家遷洛陽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正相導適宜舉動無闕禪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魏封禪爲安樂公他日與(頂)宴爲(去聲)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山名)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爲陳留王

賀善贊曰晉武卽位以來綱目所書往往有可觀者然墮於知子納妃賈氏而致五王之亂蔽於信讒疎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昧於防患尊寵劉淵而基亂華之禍綱目每深惜而備書之蓋其以位爲樂無深長思是以晉運方新而災異洊至雖能開創帝業身殁而天下大亂宜矣

帝爲人戇(撞○涯上聲愚也○騃○癡也)嘗在華林園(在河南河南府城東北魏明帝建)聞蝦(遐)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糜○煑肉使糜爛也)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賈后郭(賈后母郭槐家)恣橫貨賂公行南陽(今河南南陽府)魯褒作錢神論以

譏之(其畧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辛酉永甯元年春正月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於金墉城殺太孫臧○趙王倫逼奪璽綬備法駕入宮卽位帝出居金墉城尊爲太上皇廢皇太孫爲濮陽(今山東東昌府濮州)王殺之以孫秀爲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爲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侍中中常侍官也以貂尾爲飾附蟬爲文貂取其內勁悍而外溫潤蟬居高清潔飲露而不食故以爲冠飾)盈坐時人爲之諺(去聲)曰貂不足狗尾續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版封之

夏四月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倫伏誅

光熙元年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卽位尊皇后曰惠皇后立妃梁氏爲皇后

遂昌尹氏曰晉惠庸愚人皆知之晉武溺於所愛不能於子弟中擇賢而立遂使禍亂交作四海分崩綱目於惠帝之事初無貶詞然今年書弑太后明年書殺太子又明年書遷帝於金墉書廢皇后太子至於乂奉帝討張方也越奉帝征潁也張方遷帝長安也祈宏奉帝東還也莫不悉書於册於此見晉惠之爲君動輙制於他人之手如嬰兒玩弄於股掌之上欲東而東欲西而西莫適爲主特一木偶人而已是以始焉不保母后次焉不保妻子終焉不保其身是皆庸愚之故也夫以漢質帝之幼冲中毒尚能急召大臣了了言之故綱目得以正梁冀之誅今晉惠歷年許久乃莫能一言故雖或者以爲越之所鴆然綱目不明其故直以中毒書之蓋欲使後人知其庸繆雖其身之大禍且莫能知所以戒有國者置嗣不可不謹也

晉懷帝

五月漢人入寇六月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

漢主劉聰使呼延宴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彌晏克宣陽門入宮大掠帝欲奔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殺太子詮等遷帝於平陽漢以帝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民王雋俊爲光祿大夫

晉愍帝

建興元年漢嘉平三年春二月漢主劉聰弑帝於平陽庾珉王雋死之○珉雋始以悲憤見惡於聰繼有告其應劉琨者於是殺之而帝亦遇害則二臣之死先於帝矣綱目易爲先書弑先書弑所以著二臣之死爲帝而死也大書死之其爲死節之勸深矣○正月朔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帝著灼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二月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殺珉雋等帝亦遇害諡曰孝懷

劉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飢甚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昌上聲送降牋於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輙相爲戮之帝乘羊車肉袒但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升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送帝於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啟首於前允伏地慟哭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斬綝於市

晉元帝

漢主劉聰出畋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者十二月聰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已而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斬之帝遂遇害諡曰孝愍

太興元年漢主劉曜光初元年春三月王卽皇帝位○書卽皇帝位何正統也終綱目書卽皇帝位四漢書高祖光武昭烈晉則元帝舍是無書卽皇帝位者矣時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爲之故云倚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

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為（去聲）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今江南徽州府）太守嵩顗之弟也王遂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

遂昌尹氏曰繼統與創業不同今周嵩所言與費詩同旨固不為無見然特未知紹續之意耳綱目於光武昭烈元帝未混一之時所以皆書即皇帝位而無嫌者正以幸其繫人心續正統副四海依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固不得與他妄自尊大者比也

晉明帝

秋閏七月帝崩司徒王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梱）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　葬武平陵（在江甯府上元縣）

賀贊善曰明帝即位三年綱目所書自王敦外不過立后太子及大臣除卒數事耳獨能奮發剛斷躬殄大憝可謂明也已矣故自綱目以來未有書親征者於是特書予之

晉成帝

二月諸軍討逸斬之及西陽王羕○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晃斬之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陶侃與任讓有舊為（去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王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

遂昌尹氏曰羕非反者何以於斬逸之下而書及哉程頤子序春秋謂經為斷傳為案今綱目所書羕事如此以分註考之當峻入臺城之時羕詣峻稱述功德峻復以羕為太宰西陽王則是羕俯首媚賊受其偽命其罪已不可勝誅矣故其書法如此此以綱目為斷分註為案也

帝不豫二子丕奕皆在襁（姜上聲）褓庾冰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疏為人所間（諫）請以母弟琅邪（今山東青州府）王岳為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且今將如孺子何冰不聽帝乃詔冰充及武陵（今湖廣常德府）王晞會稽（今浙江紹興府）王昱（欲）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而崩琅邪王即位亮陰（庵）不言委政於冰充是為康帝

晉簡文帝

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桓溫入輔溫辭不至詔立皇子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乃使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諸葛亮）王丞相（王導）故事是日帝崩羣臣曰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即位是為孝武帝

晉孝帝

秋九月貴人張氏弒帝於清暑殿太子德宗即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是為安帝

太子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常侍左右為之節適

晉安帝

三月帝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遵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今江南鎮江府）

晉恭帝

宋王劉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元篡位鼎命已移我倡義興復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叩扉（扉音非○戶扇）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解（械）其意無復他言亮出見長星竟天拊髀（拊音撫○股外曰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晉都今江南江寧府）四月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鎮壽陽以參軍劉湛（音暫）爲長史決府事湛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葛（管仲諸葛亮）博涉

書史不爲文章不喜談議裕甚重之六月裕至建康亮具詔（稱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遜於琅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裕爲壇於南郊即位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宋主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奉晉恭帝爲零陵（今湖廣永州府）王即宮於故秣陵縣（故城在江寧府城東南）使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衞

南北朝 宋營陽王

宋高祖疾甚召太子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畧而無遠志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朔）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羨之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殂義符即位年十七立妃司馬氏爲皇后（晉恭帝女）七月葬初甯陵（在江寧府城東北蔣山西）

宋孝武

（宋大明八年 魏和平五年）夏閏五月宋主駿殂太子子業立宋主殂於玉燭殿太子即位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是爲廢帝

宋明帝

夏四月宋主彧殂太子昱立宋主病篤以桂陽王休範爲司空褚淵爲護軍將軍劉勔（免）爲右僕射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今湖廣武昌府）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爲右衞將軍共掌機事宋主遂殂太子昱即位生十

年矣粲等秉政承奢侈之後務宏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齊高帝

（齊建元四年 魏太和六年）春三月齊主道成殂太子賾立高帝沉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集覽按漢武帝本紀帝起更衣衞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註尚主也主衣車中也此云主衣中或即此）有玉導（導笄屬以玉爲之）上曰留此正長病源（長奢侈之源也）即命擊碎仍簡技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齊武帝

齊主賾殂太孫昭業立以竟陵王子良爲太傅蕭鸞爲尚書令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及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盜賊屏（丙）息然頗好遊宴華

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

齊明帝

齊主鸞殂太子寶卷立齊主初有疾甚秘之至是殂太子寶卷卽位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尚書令徐孝嗣固爭（諍）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去聲○哭也）無髮俯仰幘（諦○髮有巾曰幘）脫寶卷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詩小雅有鶖在梁註鶖禿鶖也今闡入臨而頭禿故云）

齊東昏侯

十二月齊人弒涪陵王寶卷（王珍國等斬之）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今直隸大名府東明縣）侯自爲大司馬承制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同蕩）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

易知摘要類編　卷一　帝王　垩

并茹法珍等誅之

梁武帝

（梁天監八年魏永平二年）春正月梁主遣使求成於魏魏主不肯初魏主遣中書舍人董紹慰勞（去聲）叛城白早生因之送建康（梁都今江南江寗府）呂僧珍與之言愛其文義言於梁主梁主遣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平聲）卿通兩家之好（去聲）彼此息民豈不善哉因召見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夏五月梁主衍殂太子綱立梁主爲侯景所制所求多不遂志飮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去聲○憤怒聲）遂殂年八十六太子卽位立宣城王大器爲太子

魏恭帝

三月魏免梁俘（孚）數千口魏宇文泰得庾季才（梁散騎郎通天文去年魏來伐梁之前言于梁主曰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才散私財購（以財求也）親舊之爲奴婢者（去年十二月魏殺梁主繹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泰問其故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今郢都（卽江陵）覆沒其君信有罪矣搢紳何咎皆爲卑隷鄙人羇（寄也）旅（客也）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購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四也）數千口

隋恭帝侑

李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爲唐王世子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嗚呼唐室之興庶幾乎正矣乃狃於見聞之故而蹈昔人竊篡之故智實有欲得之心而又立幼君以輔之自爲大丞相加殊禮然後取焉曷不於起兵之初傳檄天下聲隋廣弒逆之罪數其淫虐之惡播告四方興

易知摘要類編　卷一　帝王　圭

弔民問罪之師豈不名正而言順理直而氣壯哉則其得國也雖不能如湯武之正然亦庶幾矣惜乎一時君臣不明大義此其創業所以不及漢高也歟然其得國比之於他則固優矣綱目詳而書之其義自見）

唐高祖

五月唐王淵稱皇帝○（漢唐皆以兵取天下者也漢高祖書卽皇帝位此其書稱皇帝何唐之兵不以討賊名也故綱目書自爲大丞相封唐王書自加殊禮書自爲相國加九錫書稱皇帝與魏晉以下無異矣）隋恭帝禪位於唐唐王卽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

唐太宗

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忌）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

唐高宗

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唐睿宗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爲太上皇○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紫微天帝之座）及心前星（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爲不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爲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卽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元宗卽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曰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

唐元宗

帝出奔蜀○（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皆書如此其書出奔何罪無備也凡播越之辭三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賊辭也○元宗卽位以來奢欲固未免而善政可紀者亦多自開元末年書立賑饑法而後殆無一善可書所書者非惑鬼神則務聚斂也寵邊將也其所誅賞非爲李林甫則楊國忠也貴妃也欲無大亂得乎）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今四川成都府）之策上然之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旣夕命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整比（避○齊也）六軍黎明（黎黑也天將明而猶黑也）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至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麤米）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撮也）食之須臾而盡

唐肅宗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上皇至鳳翔命悉以兵甲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致堂胡氏曰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之也當盛威儀備采物何必發精騎邪旣啟其端於是有露刃而刼遷者輿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於是矣）

唐穆宗

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朔）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

唐武宗

六年春三月立光王忱爲皇太叔帝崩太叔卽位○（綱目書皇太叔一而已矣○稱太叔始此嗚呼太弟已非況太叔乎）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太和（文宗年號）以後益自韜匿及上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沖幼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句（構）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現）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宣宗卽位德裕奉冊旣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五代梁太祖

梁王朱全忠更名晃（忱）稱皇帝奉唐帝爲濟陰王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名晃卽皇帝位文蔚等升殿讀冊寶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梁王與之宴舉酒勞（去聲）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皆慚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盛稱功德宜應天順人梁王復與宗戚飲博宮中其兄全昱（欲）謂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梁主不懌而罷奉

唐帝爲濟陰今山東兖州府曹州王遷於曹州使甲士守之

五代

唐莊宗

夏四月晉王李存勖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綱目於晉多予歸其書稱皇帝如梁何借之也綱目予晉以其不忘唐也主歸之末歲而遽自立綱目借之書曰國號唐所以殊朱邪於李氏也不書即是於漢昭烈

唐明宗

唐主嗣源立○書郭從謙弒其主然後書嗣源入洛陽書魏王繼岌自殺然後書嗣源立皆惡篡也綱目於嗣源多恕辭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眞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爲唐復讎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李國昌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李克用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托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監國服斬衰於柩前即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袞冕受册百官吉服稱賀

唐廢帝

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塘爲晉皇帝○敬塘割幽今直隸順天府薊○計今順天府薊州等十六州以賂之契丹主謂石敬塘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眞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塘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策書命敬塘爲大晉皇帝築壇即位割十六州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以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桑維翰爲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

致堂胡氏曰敬塘之罪在不討閔帝苟以閔帝失國則當尊奉許王不爲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弒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棄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于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唐主議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是日晚晉主入洛陽

晉高祖

吳徐知誥建齊國前年知誥封齊王于金陵徐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爲江寧府今江南省治以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爲內樞使

南唐烈祖

秋七月吳徐知誥稱帝國號唐奉吳主爲讓皇吳主楊溥下詔禪位於齊齊王誥即位於金陵國號唐遣丞相徐玠奉册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啟首上尊號立王后宋氏爲皇后以景通爲吳王更名璟

唐主徐知誥復姓李氏更名昪

漢主劉龔更名龑漢主龑劉隱弟寢疾有胡僧謂龔名不利龔乃自造龑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讀若儼

晉出帝

晉主石敬塘姪兄子齊王重貴立初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旨招納吐谷渾(西羌種名)酋長白承福契丹遣使來讓(責也)晉主憂悒成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胃)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是日卽位延廣始用事禁人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晉主

漢高祖

劉知遠入大梁諸鎭多降始改國號曰漢知遠發洛陽樞密院使魏仁浦自契丹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强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知遠至大梁晉之藩鎭相繼來降復以汴州(卽大梁)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亡晉也

漢主暠殂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漢主大漸召蘇逢吉楊邠史宏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祕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磔(窄○裂也)尸於市市人爭啖(淡)其肉二月立皇子承祐爲周王有頃發喪周王卽位時年十八是爲隱帝

周太祖

春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

宋太祖

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宋太祖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爲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太祖涿州(今直隸順天府涿州)人四世祖朓(挑)唐幽都(今順天府宛平縣)令生珽(挺)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宏殷周檢校司徒岳州(今湖廣岳州府)防禦使宏殷娶杜氏生太祖於洛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朔)從世宗征伐薦(同荐○屢也)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太祖代之及宗訓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客有推戴之意顯德六年冬十一月鎭(今直隸正定府)定(今正定府定州)二州言北漢(劉鈞都山西太原府)會契丹兵入寇正月辛丑朔遣太祖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昭)將前軍先發都下讙(歡○譁也)言將以出

軍之日册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蕩)者久之指示太祖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在河南開封府城北四十里)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册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太祖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遣牙隊(兑)軍使郭延贇(賓)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太祖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太祖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太祖時被酒臥欠伸(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

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太祖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卽羅拜呼萬歲掖挾持也之上馬還汴汴州卽開封府周都也太祖攬轡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汝也主衆皆下馬曰願受命太祖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貫射○貫赦也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猝遣將吾輩之罪也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急也遽而歸謀帥眾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太祖進登明德門命甲士歸營而自退

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太祖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太祖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補平聲○申時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卽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今河南歸德府國因號宋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華山隱士陳摶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劉鋹在國時多置酖毒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

帝幸晉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朔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九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卽位○癸丑帝崩甲寅晉王卽位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李燾云上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

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已而帝崩顧命大事也實錄正史皆不能記惜哉○戳音濁槊也李燾之說出自湘山野錄帝享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為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硯○飾也用青布常服之衣澣緩濯至再永康公主常衣去聲貼繡鋪翠襦如帝曰汝服此眾必相傚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初頗好獵一日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戚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尤注意刑辟闢嘗讀二典書堯典舜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

宋哲宗

寘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貰射赦也〇

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〇咸陽縣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秦都也民段義於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爲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行朝賀禮詔賜義絹二百匹授右班殿直

雲閣張氏曰傳國璽者秦之前以金銀爲方寸璽秦得和氏璧乃以玉爲之在六璽之外李氏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定三秦子嬰獻之王莽篡逆就元后取之莽敗王憲得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取璽送上更始更始以奉赤眉赤眉立劉盆子盆子奉上光武後董卓作亂掌璽者投諸井中孫堅入洛討卓見井中有五色

光堅浚井得璽袁術僭逆乃拘堅妻奪之術死爲徐璆所得以上獻帝然而漢以傳魏魏以傳晉後劉曜入洛陽執懷帝取璽曜又爲石勒所得冉閔滅勒得璽閔敗璽存於閔大將軍蔣幹又其後謝尚得之於幹以移帝永和八年還建康晉元興三年又爲桓元僭逆而得元敗劉裕得之齊蕭道成篡宋後得璽蕭衍篡齊爲梁又得之其後盜竊璽而歸之於齊又其後陳得之於梁隋得之於陳而秦王世民又得之於竇建德妻曹氏歸後唐昭宣帝四年遣使奉冊寶如朱梁則是溫得之矣又云晉得傳國寶者乃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魏州偕得傳國寶以爲常玉將竊之武藏其爲傳國寶乃詣行臺獻之後梁主又爲謚竊之以迎晉而石晉滅唐唐主從珂攜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死嗚呼璽非此蓋已亡矣出是後之得國者各自爲之故晉作受命寶其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周又更作二寶今綱目大書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者何哉所以深著蔡京愚惑哲宗之罪也噫秦璽之文如此宜其享國長久何至二世而亡假令其璽之眞亦智者之所不貴況其僞者乎故綱目不惟月之而又地之者識其愚也悲夫王孫滿對楚子曰在德不在鼎臣亦曰在德不在璽後之得國者蓋亦知所以貴者云

宋徽宗

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〇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形同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杳鼎西北曰魁鼎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盛置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

二年春正月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〇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鎭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蔡邕獨斷曰璽凡九各有文刻皆以玉爲之螭

虎紐一曰傳國璽一曰神璽以鎭國中藏而不用一曰受命璽以封禪禮神其所謂六璽者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之數曰皇帝行寶皇帝之寶皇帝信寶天子行寶天子之寶天子信寶與受命受命寶鎭國通曰八寶〇嗚呼秦爲無道之國古今以敗亡爲戒者莫不以之爲首稱苟秦制之合理何爲二世而亡然則徽宗之作是寶無非蔡京固寵之謀也觀夫得秦璽于咸陽義自見矣

五年春正月女眞完顏阿古達稱帝國號金〇阿古達既屢勝遼其弟烏齊邁率將佐勸其稱帝阿古達遂於正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尙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烏齊邁爲諳庵班貝勒撒改斜也

爲固倫貝勒其國語謂金爲愛新謂尊大爲諳班謂國爲固倫斜也亦阿古達弟撒改烏古廼（乃）之孫也

宋欽宗

五月康王卽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漢高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高宗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二帝既已北狩四方盜賊鴟猖發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向高宗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書康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者深幸之也烏可以漢高爲比而擬議之哉其與光武昭烈晉元書法同）

宋高宗

金主烏齊邁廢上皇爲昏德公靖康帝爲重昏侯徙之韓州○金主命二帝赴上京（今盛京奉天府開元縣）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封太上皇帝爲昏德公淵聖皇帝爲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去燕京一千五百餘里）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

州同處惟秦檜不與徙依達蘭以居達蘭亦厚待之

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喪至帝易緦服奉安龍德別宮）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

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爲帝於遼陽更名雍金東京留守烏祿許王額里多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靜明達衆心歸之會故吏六金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御宣政殿卽位改元大定下詔暴（僕）揚亮罪惡數十事

宋孝宗

帝作敬天圖帝謂輔臣曰無逸（周書篇名）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太上皇崩遺誥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太上皇崩帝號慟擗踊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質布色白）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於是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帝不許

宋光宗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卽位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

皇后○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祝）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稿）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閤（蛤）門事韓侂（託）胄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且云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去聲）陳騤余端禮亟命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時將禫祭（除服祭也）翌日甲子羣臣入嘉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

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尋

詔即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是爲甯宗

雲間張氏曰嗚呼逆悖父疾不問安父崩不成服惟婦言是用動輒稱疾既云有疾何與虐后招搖王津乎跡其所爲大逆不道且五霸之君尚以誅不孝爲盟當時金人若興問罪之師則宋人蕞爾之國其能保有乎汝愚貴戚之卿也此舉得矣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宋恭宗

進封吉王昰是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爲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充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

宋端宗

夏五月朔益王即位于福州遥上帝尊號尊度宗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同聽政改元景炎遥上帝尊號爲孝恭懿聖皇帝升福州爲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爲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

宋帝昺

夏四月帝崩衛王即位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連上聲所向有龍挐茹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升硇洲爲翔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行都日候其還朝

宜中竟不至時世傑秉政而秀夫裨悲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去聲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雲間張氏曰或曰秀夫當顛沛流離之中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何其迂耶曰不然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聖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忠臣愛君惟求一箇是而已且興亡何代無之秀夫豈以是而遂失其道哉

元順帝

帝製龍舟於內苑帝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丈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懸鐘一縣鉦征○鈴也夜

則神人自能按更耕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帝既怠於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又十一人奏龍笛頭管小鼓箏蓁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非受祕密戒者不得與

先是太祖遣使往慶元今浙江甯波府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今浙江溫

州台今浙江台州府慶元三郡來獻且以次子關為質至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玉飾鞍馬轡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卻之〇帝王之興識見自爾超卓異常觀我太祖之待國珍則知漢之高光有所不及矣嗚呼休哉

明太祖

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正月吳王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為帝后〇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濠州今江南鳳陽府太祖之先故沛今江南徐州沛縣人徙江東句容今江南江甯府句容縣為朱家巷宋季大父再徙淮淮水在鳳陽府家泗州屬鳳陽府父世珍又徙鍾離今鳳陽府臨淮縣太平鄉母陳氏生四子太祖其季也太祖生於元天歷文宗年號戊辰之九月丁丑其夕赤光燭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出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常苦病父欲度為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貧不能殮藁葬之仲與太祖舁預〇對舉也至山麓鹿〇山足也綆梗〇索也絕仲遊取綆留太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中比曉往視土墳上聲〇折裂也起成高壟地故屬鄉人劉繼祖繼祖異之歸焉尋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為僧逾月僧乏食太祖乃遊江

淮崎溪嶇三載仍還皇覺寺時汝今河南汝甯府潁今江南潁州府潁州兵起劉福通芝麻李徐壽輝趙均用彭早住等騷動濠州定遠今鳳陽府定遠縣人郭子興據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太祖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倡義邪大吉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為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與故撫宿州屬鳳陽府馬公女為已女遂妻去聲焉即高后也

李文忠遣人送元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上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

憲對曰武王事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隋末以王世充爲太尉世充尋自稱帝弑隋主侗後降唐秦王世民秦王至長安俘世充獻於太廟)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人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甚繁家給人足朕之祖先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乃賜買的里八剌第宅於龍山封爲崇禮侯

冬十月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臨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即欲遣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還見爾父母以全骨肉之愛

明建文帝

大內火帝遜國去時朝廷文武俱迎降燕○帝聞金川門失守

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遐(猶言登遐離騷作登霞曲禮莊子俱作登假並與遐同猶曰遠適云爾)時有遺篋(怯)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舁(預對舉○也)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僧衣)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博迫也)○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爲帝祝髮(斷截其髮曰祝)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宜各從便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舟艤岸爲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叩頭稱萬歲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疇昔(檀弓疇昔之夜注疇發語辭昔之夜昨夜也)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廖平金焦趙天泰程亨王良蔡運梁田玉葉希賢程濟梁良王梁中節宋和郭節馮灌牛景先王資楊應能劉仲鄭洽王之臣周恕史彬)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也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給運衣食者六人餘俱遙爲應援黎明取道溧陽(今江甯府溧陽縣)去

明宣宗

秋七月帝微行夜至少傅楊士奇家○時上頗好微行(私出也)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俯伏地下

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丙)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必有知者伏乞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宏問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道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宏問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怨夫宼卒窺覦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俟駕至玉泉寺挾弓矢伏道旁林叢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羣盜不疑以謀告遂爲所獲上歎曰士奇愛我遣宏賜金綺

明英宗

伯顏帖木兒妻令侍女迎上皇駕尋值聖節也先上壽上皇北

至小黃河蘇武廟〇伯顏帖木兒妻阿撻剌阿哈剌令侍女設帳迎駕宰羊遞杯進膳尋值聖節也先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哈銘袁彬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晨起謂銘曰汝夜手壓我胸我候汝醒乃下手因言光武與子陵共臥事銘頓首上皇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使哈銘致意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婦人何能爲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稅亦當進一言銘時時設喻慰上皇勿憂或成疾

八月上皇還京師帝迓上皇居南宮〇楊善等至也先營也先見善等甚喜善因請上皇還京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反

覆辨論數千百言也先問上皇還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不得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也先悅服平章昂克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財來迎後人以爾貪賄歸上皇今無所操而歸書之史冊後世皆稱述也先然其言伯顏帖木兒請留使臣還使欲南朝更請上皇臨御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大臣至矣不可無信乃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於其營善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爲壽也先令善坐上皇曰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上皇駕

行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送至野狐嶺慟哭良久始別去仍命其部將率五百騎護送至京師入塞禮部議迎復儀注未定上皇先遣使詔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上皇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意遜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英宗皇帝天順元年春正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〇先是景帝不豫以儲位未定中外憂懼兵部尚書于謙日與廷臣疏請立東宮蓋謂復憲宗也中外籍籍謂大學士王文與大監王誠謀白太后迎取襄王名瞻墡宣宗弟世子都御史蕭維楨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皆

朝廷大臣不能爲社稷計徒問安邪維楨集御史議曰今日與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眾曰皇儲一立無他慮矣眾謂上皇子宜復立惟王文意他有所屬祝陳循知文意獨不言李賢以問學士蕭鎡咨鎡曰既退不可再文遂對眾言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楨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元良爲早擇疏進時石亨知景帝疾必不起念請復立東宮不如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玉元玉徐有貞字也亨軏遂往來有貞家有貞亦時時詣亨人莫知也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宅有貞曰如公所謀南

城亦知之乎亨軏曰一日前已密達之有貞曰侯審得報乃可
亨軏去至十六日既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
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事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會有邊
吏報警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納兵入大內誰不可者
亨軏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
之利不成門戶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與亨軏往會吉祥及王
驥楊善戶部侍郎陳汝言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
人宿衛士驚愕不知所為時天色晦冥亨惶惑叩有貞曰事當
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率眾薄（博逼也○）南宮毀垣壞（怪）門
而入亨軏等入見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軏曰爾等何為眾俯伏

合聲請陛下登位遂共掖上皇登輿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皓
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為誰各自陳官職姓名入大內門者呵止
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遂升奉天殿登御坐鳴鍾
鼓啟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有貞號於眾曰上皇復辟
矣趣（促）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景帝聞鍾鼓聲大驚問知為
上皇連聲曰好好明日上皇臨朝詔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

明武宗

甯夏（今陝西甯夏衛）塞有警上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
朱壽巡邊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敕大學士楊
廷和梁儲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不聽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趣（促）
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孝經將順其美注將行也）若有美善則順而行之 此制斷

不可草上大怒挺劍起曰不草制齒此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
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
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彬亦罷副將軍命七月帝北巡先
是上既還京輒思宣府樂稱曰家裏至是復歷宣府至大同大
同巡撫都御史胡瓚乞回鑾不聽

明神宗

戊午四十六年春正月我
大清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

明光宗

九月帝崩乙亥朔五鼓內宣急召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
賓矣中外藉藉以李可灼誤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
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言先帝之脈雄壯浮

大宜清而不宜助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
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癥幾何不速之逝乎輕亦當治以庸醫
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格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
議論也夫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疏入乃
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蠭起矣御史鄭宗周疏請寸斬崔文昇
以謝九廟於是御史郭如楚主事呂維祺交章論崔文昇李可
灼給事中楊漣語尚書周嘉謨李如華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
可託少主者急宜請見嗣主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出宮移住
慈慶為是二臣然之以語方從哲漣遂先諸臣排闥入閤暨 汝
梃亂下漣厲聲曰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駕嗣主幼小汝等阻

門不容入臨(去聲。哭也)。意欲何爲閽者却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
皇長子皇長子爲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紿(上聲。詐也)選侍抱持以出諸臣即叩頭呼萬歲遂共請詣文華殿王
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維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
選侍命召還皇長子者三喝諸臣曰汝輩挾之何往漣叱之共
擁皇長子登輿至文華殿羣臣請即日登極不允諭初六日即
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燝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丙
子尙書周嘉謨等合疏請選侍移宮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
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
天得共居之其餘嬪妃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

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旣非嫡母又
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
分倒置臣竊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
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步)而襁(姜上聲)負之哉即貴
妃之請許於先皇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俯錫之
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閣之稱有斷斷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斷
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將見於今戊寅選侍用李
進忠謀激皇長子同宮楊漣遇進忠於宮門問選侍移宮何日
進忠搖手曰李娘娘怒甚今母子一宮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
說漣叱曰誤矣幸遇我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移宮異日封號
自在且皇長子年長矣若屬得無懼乎進忠默然去己卯選侍
尙無移宮意楊漣上言殿下登極已在明日矣豈有天子偏處
東宮之禮先帝聖明同符堯舜徒以鄭貴妃保護爲名病體之
所以沉錮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籍籍至今抱痛安得不爲寒
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疏上漣
復往趣方從哲從哲曰待初九十二亦未晚漣曰天子無復返
東宮理選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曰
獨不念先帝舊寵乎漣怒曰國家事大豈容姑息且汝輩何敢
如是聲徹大內皇長子使人諭漣出命收諸侍李進忠劉用等
選侍移居仁壽殿

明莊烈帝

帝下詔罪己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
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
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慨。恨怒也左傳文公四年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者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
得而懷保之坐令(平聲)秦豫丘虛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
所以使民罹(離。遭也)鋒鏑蹈水火殣(僅。殍也)餓量(平聲)以壑骸積成邱
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征(藝準也)
預徵有稱貸之苦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萊(田廢生草曰萊)
望烟火而無門號(豪)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
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殘厲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

家之怨者及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惰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尙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卽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眾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澤功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詔下賊前鋒已至太[illegible]

儲后

周宣王

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簪笄也珥瑱也充耳之珠）待罪於永巷（宮中獄名）使其傅母（文師也）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朝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漢景帝

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女俗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及帝卽位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

怒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讒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知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爾所宜言耶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漢武帝

皇子據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爲皇后赦○（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志亂始也於是衛青孽甸奴而夫人衛氏生皇子據故曰太子以兵始終焉終綱目書子生五皆有故者也是故據以反終則書生弗陵以危嫡則書生宋劭以元凶則書生魏詢以叛父則書生魏詡以太后之悖則書生）

皇子弗陵生○（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危太子也）弗陵母曰河間（今直隸河間府）趙倢（接）伃（予○婦官倢言接幸於上伃美稱也）居鉤弋宮（趙倢伃手可反屈如鉤故以名宮）任（平聲）身（懷孕也）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司馬温公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愼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以巫蠱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乃使充入宮充掘地求蠱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

遂從德計七月使客詐爲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汝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兵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上林水司空主囚徒官也四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毆肆市人數萬至長樂宮名在西安府治西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皇恐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爲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腰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今山西潞安府壺關縣三老茂上書曰皇太子爲漢適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

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稅臣竊痛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今河南河南府閿鄉縣○閿音焚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發覺八月吏圍捕太子太子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在西安府城北義取廣博以觀望也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

致堂胡氏曰武帝爲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愛弛二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悅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爲置賢師傅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

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爲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宮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爲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然既斬充而亟走甘泉猶可幸於見察乃白后發兵與丞相戰是眞反矣尙何言哉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旣殫盜賊蠭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則豈有是哉○明春秋首惡之義史記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皇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

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讚導賓客）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光）橋上（在西安府西北橫門外即中渭橋也）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稺母少猶與（同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宮中獄名即永巷也）夫人還顧帝曰趣（促）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上聲）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輩也）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致堂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推告之僞著爲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啟之耳

漢昭帝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太子據衛后所生故稱）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會）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解見下胡氏斷）衛太子得罪先帝

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本夏陽（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腰）斬

致堂胡氏曰蒯聵衛靈公之世子也出奔於宋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更立他子也靈公卒蒯聵之子輒遂自立以拒蒯聵亦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聵欲殺母當黜何疑然輒拒之則失人子之道矣故春秋於趙鞅納蒯聵書曰世子明其位之未絕也於石曼姑圍戚書齊國夏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非經旨矣彼據也稱兵鬬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吏使收縛亦足以成獄而議刑矣不必引春秋也霍光不學故不能辨然其謂公卿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則格言也

漢宣帝

皇孫驁生〇（皇孫生不書書驁生何驁王政君所生也王氏之興漢之中否自驁生始矣故謹書之）皇太子所幸司馬（複姓）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同觀音貫）畫堂（甲者甲乙之次畫堂畫堂彩畫之堂）爲世適（嫡）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驁）字太孫常置左右

漢成帝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感之而勤政事）今有班倢伃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

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農粹歲）有宣帝時披香（殿名）博士淖（閙姓也）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以火德王故云）姊（子）弟俱爲倢伃貴傾後宮於是譖告許皇后班倢伃祝書詛（阻去聲）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供去聲）養（去聲）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漢光武帝

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〇（綱目書廢后多矣未有繼書立后者繼書立陰氏著郭氏所以廢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有郗氏而後乙弗氏廢有武氏而後王氏廢綱目皆聯書之所以志禍本也）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諷帝勿動搖太子也）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六月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〇（於是太子意不自安願備藩國則何以直書廢后廢矣太子欲不廢得乎書曰廢太子所以深探其情也）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詔曰春秋之議立子以貴（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東海王

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難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陽夏袁氏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爲後世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秋八月以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生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

為少傅賜以輜（支）車（載衣物車前後皆蔽）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
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三年春二月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炟（丹入聲）為皇太子后援之
女也光武時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
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
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
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
純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
若恐不及及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后宮也）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
貴人德冠（貫）後宮即其人也后即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

常衣大練（熟絲繒也）裙不加緣（飾也）（硯）○朔望諸姬主（公主）朝謁望見后袍
衣疎麤以為綺（起）○縠（斛）○（細綾縐紗）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情）特宜染色
故用之耳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故太
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注）雨之應夫外
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
子不當與先帝之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帝省
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
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
數（朔）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
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
但當含飴（移）（餹也）○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雪舫趙氏曰嗚呼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方之
呂后封王諸呂孝元王后封諸弟為侯豈不大有懸絕乎
良由伏波將軍忠義之德垂式于後觀其戒兄子嚴敦之
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善也明德為貴人時德冠後宮
暨母儀天下愈崇儉素后兄廖嘗慮美業難終上書勸成
德政借喻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忠賢萃於一門兩漢外戚
無一可擬者
猗歟休哉

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太子慶以無罪
見廢原於竇后之誣陷也自光武寵陰后而廢太子故肅宗踵
而行之如出一轍詒謀不足以詔後嗣服不足以增光書之于
冊皆可愧矣）
初帝納扶風（今陝西鳳翔府）宋揚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
慶梁竦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

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為厭（煙入聲）勝之術乃廢慶為清河（今山東東昌府
恩縣）王以肇為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黃門蔡倫案之皆飲藥自
殺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
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同室出則同輿

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為皇后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
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
傳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
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恤帝深嘉焉及為皇后郡國
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
請謙讓故兄騭（質）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漢安帝

九月廢太子保爲濟陰(今山東東昌府)王(江京樊豐與閻后譖太子故也)

漢順帝

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爲皇后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貪)籌以定僕射(夜)胡廣等諫曰恃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鉅野縣)侯商之女選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爲后

漢靈帝

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以王甫之譖也)

漢獻帝

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爲王太子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於是出丁夫人而立卞氏爲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欲以爲嗣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版(露不封也版木版爲書也)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公羊傳隱公元年立嫡以長不以賢)五官將(丕嘗爲此官)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丕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丙)人問詡詡默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祝)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袁紹字本初有三子譚熙尚紹愛幼子尚以爲後出長子譚爲青州刺史後兄弟相攻爲曹操滅劉表字景升有二子琦琮表愛幼子琮及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琮降)操大笑

晉武帝

晉太子衷納妃賈氏○(太子納妃罕書而此書之者所以志亡晉之本且又逆賊之女也)晉主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至是荀勗又與荀顗(以)馮紞(耽聲)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晉武帝

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晉主初聘后(前后從女弟)后叔父珧(搖)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得以免禍晉主許之竟立后而以駿爲將軍封侯駿驕傲自得鎮軍胡奮謂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天子以天下爲家故稱)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冬晉以衛瓘爲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欲啟而不敢會侍宴陵雲臺(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魏文帝所築)瓘陽醉跪晉主牀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坐牀也)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賈充密遣人語(去聲)賈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南湖丁氏曰不可則止是謂大臣見幾而作斯爲君子瓘以晉惠不堪爲帝嗣乃撫御牀而有此座可惜之語使帝聽之而亟廢之而別立之則瓘之計遂而身安矣然其一言階禍既爲帝所疑又爲賈妃所怨而瓘卽黜焉瓘之危如朝露矣若知其不可而見其先幾則或遠遁或佯狂以避惠之立以消賈之怨可也夫何復相於惠而竟滅其族此蓋躭榮賈禍之王戒矣)

晉武帝

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遹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

年五歲牽帝裾居○衣後裾入閤暗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平聲照見人主帝奇之嘗稱遹似宣帝司馬懿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心

晉惠帝

立皇后賈氏

遂昌尹氏曰立后國之吉禮必有盛儀若滅裂爲之則非尊祖承祧之意若必備六禮則國有大喪豈宜行此況嗣君方當瘡割之初乃於是日即舉其典何邪且賈氏既爲元妃位號已定婦人初無外事與人君繼位不同昔徐徐從吉亦未爲晚不然則少須易月之後猶云可也今乃汲汲正位遂與太后並尊略無婦姑之別賈氏逆亂之禍自此萌矣綱目上書帝崩次書尊皇太后次書立后賈氏比而觀之其義曉然在中然則賈氏之惡豈待他時弑姑殺子亂政敗國而後見哉吁

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爲庶人○婦廢其姑大惡也故斥書賈氏 賈后不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政而爲楊駿所抑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黃門董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至是觀肇啟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故城在山東青州府浙江縣南公繇琅邪武王之子帥殿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天子門有司馬主武事故命皇太后題帛爲書射石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廐就殺之遂收珧濟駿弟俱夷三族珧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宗廟中藏神主石室繇不聽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有司奏請廢太后爲庶人詣金墉城詔可

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亮瓘惡楚王之剛愎欲去其兵權賈后乘隙使楚殺亮瓘而楚亦不免綱目不復分別皆以后殺書之蓋楚爲后殺二人而尋以專殺受戮雖曰假手於楚其實皆賈氏殺之耳書法原情定罪歸惡於賈宜矣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很戾也○好殺謀遣瑋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勸瑋自昵近也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王王宜宣詔屯諸宮門免亮瓘官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遣宏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遐收瓘亮遂爲肇所執與世子矩俱死初瓘爲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衛瓘女與國臣瓘官屬如主簿劉繇等書曰先公名謚未顯一國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翻撾登聞鼓訟瓘冤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瓘爵位謚亮曰文成謚瓘曰成

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弑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覆而殯之

皇后殺故太子遹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遹太子殺之

夏四月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爲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裴頠自爲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皇后書弑恆也此其書殺何弑逆之賊也然則曷爲

下書詐下以訐予倫也其不以訐予倫何倫志將竊國則非義訐矣張裴皆賊后者也則何以書官不予倫之專殺也其書遂殺何殺后遂殺其黨則其爲后黨明矣故六子位號詔復之也見爲不書詔策賈氏之必殺太子然後借以罪之者倫之去謀也不書詔復而係之倫所以著倫志也綱目之旨深矣 趙王倫子宣帝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遣齊王冏武帝弟齊王攸之子將百人排閤蛤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遂廢后爲庶人倫陰與孫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元康六年趙王倫用孫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乃因求錄尙書事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執張華裴頠等於殿前皆斬之夷三族倫送賈庶人於金墉城誅董猛孫慮程據等於是倫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並據兵權倫素庸愚復受制於秀秀爲中書令威權振

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遹位號立臧遹子爲臨淮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王有司奏尙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倫遂矯詔遣使齎金屑酒賜賈后死於金墉城

晉惠帝

二月成都王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

宋文帝

閏月宋子劭生初袁皇后生皇太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禁之乃止以尙在諒闇庵故祕之至是始言劭生

宋主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恚恨而殂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劭濬信惑之劭濬多過失數爲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號曰天師後道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宋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事覺宋主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宋主還中使切責劭濬敕不誅至是乃欲廢劭賜濬死 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送徐湛之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爲宋主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立鑠湛之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但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宋主與湛之屏丙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簡行慮有竊聽者旣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

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爲逆夜呼前中庶子蕭斌左衛率太子自屬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入宮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日當行大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力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眄○勉邪視也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明日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

劭命殺之門開而入令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齋閤拔刃徑上合殿(在紫宸殿北) 宋主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衛兵尚未起宋主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弒之湛之驚起兵入殺之江湛聞喧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之并使人殺潘淑妃濬時在西川府聞臺內喧譟不知事之濟否騷擾不知所爲俄而劭馳召濬濬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遂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初

魏孝文帝

秋八月魏太子恂有罪廢爲庶人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灼) 胡服中庶子高道悅數(朔) 切諫恂惡之謀輕騎奔平城(魏舊都) 手刃道悅於禁中魏主大駭引見羣臣議欲廢之太傅穆亮太保李沖免冠謝帝曰大義滅親古人所貴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恒(即山西大同府)朔(今大同府朔州) 天下之惡孰大焉若不去(上聲)之乃社稷之憂也乃廢恂爲庶人置於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 無鼻城以兵守之

魏主宏殂於穀塘原(以嗣子屬司徒勰又遣詔賜馮氏死) 后馮氏伏誅太子恪立(是爲世宗宣武帝)

魏孝莊帝

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爲后○(肅宗何魏主其叔也立后書氏恒也書曰立肅宗醜之甚矣然則其不黜魏主何兼罪榮與其臣也) 榮女先爲肅宗(孝明帝)嬪榮欲魏主納以爲后魏主疑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左傳僖公十七年晉惠公夷吾太子圉質於秦秦以宗氏妻之二十一年子圉逃歸是爲懷公故嬴氏號懷嬴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奔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文公之姪婦也) 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甚悅

致堂胡氏曰反經合道先儒釋經之言而道之蠹也反猶背也經即常也既已背常能合道乎此言既行世之遂犯正理者輒以自解其賊道多矣或曰如舜不告禹傳子湯放桀武王誅紂周公殺管叔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郤與所懸之物輕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乃所以爲經也故權者道之中處也濟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祖瑩之言遂道甚矣晉文之失又何效焉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源魏子攸惑於邪說而不能辨惕於強臣而不能正早墜厥命於是乎在矣

梁武帝

及太子卒梁主欲立其長子華容公歡爲嗣銜(鹹 恨也)○其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既而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爲太子朝野多以

爲不順侍郎周宏正以嘗爲綱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殿下抗目夷之義(目夷即司馬子魚春秋宋桓公庶子而太子茲父庶兄也桓公疾茲父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遂走而退) 執子臧之節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吳太伯仲雍讓國於季歷後季札又讓國於諸樊) 綱不能從

周靜帝

周立后楊氏　秋七月周以楊堅(后父)爲上柱國大司馬

隋高祖

冬十月廢太子勇爲庶人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帝性節儉勇嘗飾蜀鎧(愷 甲也)○帝見而不悅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

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儼裕鈞云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朔稱廣賢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丙匿美姬於別室惟留老醜者衣以縵瞞無文繒也給事左右帝見之喜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司馬張衡爲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安州今湖廣德安府總管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耳乃結素弟約時爲大理少卿以白素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曰公言是也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去聲素金使贊帝廢勇立廣勇頗知之憂懼計無所出使人造諸厭煙入聲勝鎮也禳也帝又使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

疑之十月使人召勇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爲庶人帝詔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洗馬李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嚮向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惟知以絃歌鷹犬娛魚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又曰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唐高祖

唐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

遂昌尹氏曰觀高祖之得天下大抵出於秦王也使無秦王高祖且不得安其祿位保其身家況有天下之大哉高祖有言今日破家滅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是則唐三百年之基業肇於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時盍召建成明諭以其基業所由興之故非世民無以有今日俾其明白推讓則建成有讓國之美世民無推刃之懦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遐阻之地世民若遜則質以至誠察其由衷之言至再至三表裏而背始終無間然後定儲貳之位必至於兩至而後已則父子之道得兄弟之好終君臣之分定而國家安於磐石矣惜乎計不得出此厥後骨肉相殘爲古今之大惡悲夫

瓊山邱氏曰世傳十八學士登瀛洲蓋本諸此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爲太子固無恙也而高祖乃爲秦王開府招屬而秦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欲何爲哉昔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氏猶謂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爲之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

猶以爲非況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處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黨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其後建成兄弟互相傾奪太宗幾危而所以爲太宗設謀効力以成其基業者皆天策府中之人遂至推及同氣喋血禁庭以貽百世之譏太宗爲三代以後之令主而不免有慙德亦或以此哉

華陽范氏曰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而勉太子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輔導東宮當勸建成以孝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爲太伯不亦善乎乃使建成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以王魏之賢猶如此況庸人乎

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元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謂誅管蔡以安家國存亡之

栿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元齡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譖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率更丞王晊[質]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蠟]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爲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告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

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幕府僚屬]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決於是太白再經天[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謂晝見午上爲不臣兵起也] 傅奕密奏太白見[現]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兒弟專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王世充竇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恥見諸賊於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菊○推窮罪也]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元武門建成元吉俱入參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石]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

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遂立世民爲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

華陽范氏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昔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而周公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管蔡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夫建成元

吉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爲天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奈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唐太宗

立妃長孫氏爲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爲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爲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晨謂報曉][索蕭索也周書牧誓篇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以喻紂惟婦言是用也]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無忌[后兄]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安命功上委以腹心欲相者數[朔]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

國政呂霍上官（漢高后時呂產呂祿昭帝時上官桀上官安可宣帝時霍山霍禹等皆以外戚謀反伏誅）爲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

長樂公主將出降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王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皇后長孫氏崩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悲）益宏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朔）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及疾篤與上訣時房元齡以譴歸第后曰元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嘉）莩（孚○漢中山王傳葭莩之親葭蘆也莩其筩中白皮至薄者言其輕薄而附者也）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顚危欲保全之愼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以邱壠勞費天下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丙）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至是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元齡使復其位

以武氏爲才人（女官名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三夫人外有才人○才人不書此其書何譏亂始也而高宗之慙德不可掩矣）故荊州都督武士𧬊（黃入聲）女（後名曌音同照）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承乾不子太宗有以啟之矣故謹書之）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大然之駙馬都尉杜荷謂之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承基坐事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鞫（菊○推窮罪也）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爲庶人幽之君集荷等皆伏誅承乾旣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忌）亦勸之長

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乃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時年十六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乃降泰爵東萊今山東萊州府郡王幽之北苑

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福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致堂胡氏曰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無忌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熟察諸子而愼選之乃聽無忌而舍吳王恪是則不可易矣故曰君子愼始始之不圖終悔無及又曰凡爲人謀猶不可不忠況爲君父謀乎爲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得其當況建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援立英果以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擁護晉王其意以爲晉王旣立則可以長保富貴也爲國則輕爲身則重其不忠莫甚焉然曾不幾何困於誣罔竟被誅絕不能自明於是向之所以自營者適所以自伐亦可以爲大臣謀國置嗣不忠者之戒矣

充容九嬪之一徐惠徐孝德女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太宗召爲才人後進爲充容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昭儀不書書武氏志竊始也直書太宗才人而高宗之慙德不可掩矣故魏主以爾朱爲后則書肅宗嬪高宗以武氏爲昭儀則書太宗才人皆惡其瀆倫也綱目之筆嚴矣哉　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閒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朔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婦官名漢元帝置昭儀元魏置左右昭儀視大司馬北齊文宣時比丞相唐爲九嬪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預焉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爲朝散大夫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卽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上聲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情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尙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華陽范氏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爲重矣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從己無忌苟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來姦臣之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

學也

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百官朝后於肅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問（諫行 徵行也）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短）去（上聲）手足投酒甕中曰令（平聲）二嫗（於去聲）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後數見王蕭爲祟（歲○祟禍也）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皇后決事綱目一書而已矣）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去聲）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廢太子賢爲庶人立英王哲爲皇太子○（宏賢皆武氏所出宏既酖死賢又廢黜殘忍一至於此蓋凶悍之性乃其所素有者故始焉扼殺其女以陷王后而終焉廢殺二子以遂其欲婦人陰險可畏未有若是之甚者）

中宗欲以后父韋元貞爲侍中裴炎固爭（諍）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勒兵宣令廢中宗爲廬陵（今江西吉安府）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所立豫王旦（中宗弟）爲皇帝妃劉氏爲皇后永平王成器爲太子廢太孫重照爲庶人改元文明旦居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皆決於太后

景龍元年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會）而死○（天子在上太子無故稱兵何不以反書之三思崇訓濁亂宮闈罪惡貫盈將危社稷重俊不忍憤憤之心起而戮之故綱目書起兵書誅所以正三思崇訓之罪爾若夫兵潰而死天固不使中宗得有其子也）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元武門樓以避之上俯謂多祚所將千騎（隸左右羽林初太宗謂之百騎則天時增爲千騎後中宗增爲萬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太子亦爲左右所殺

許州（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乞）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啖 麪食）○中進毒中宗崩韋氏祕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睿宗）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與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率諸宰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

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卽位年十六宗楚客葉靜能與諸韋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后兄安樂公主謀去之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幷其黨皆伏誅隆基爲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雌

立平王隆基爲皇太子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整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

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宋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閒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豳王皆爲刺史太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悅○是年正月以張說同平章事曰此必姦人欲離閒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以宋王成器爲同州今陝西西安府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爲豳州今西安府邠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

立皇子嗣眞爲鄅情○今山東兗州府嶧縣王嗣謙爲皇太子上長子嗣眞母曰劉華妃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致堂胡氏曰母正則子重母賢則子良以天子而納倡優又立其子爲儲貳其輕宗廟慢神器甚矣嗣謙之死蓋不待武妃林甫之謀而輕戮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

廢皇后王氏上寵武惠妃欲廢后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爲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爲庶人守一賜死廢后尋卒○霹靂木雷所震之木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卽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武惠妃女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曰

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爲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愼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楊洄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於宮中廢爲庶人尋賜死

華陽范氏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爲貴妃初武惠妃薨開元二十五年惠妃武氏薨追謚貞順皇后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納太真宮中不朞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爲貴妃贈其父元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纖爲殿中少監錡奇爲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昭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從軍於蜀至長安見諸妹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

遂昌尹氏曰開元二十三年書冊壽王妃楊氏至是又冊韋氏則楊氏爲壽王之偶已非一日明皇奪而有之則亂三綱絕滅天理不可立於人上矣夫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釋者謂伋妻自齊以來未至於衛而宣公爲臺以待其至是時國人猶且惡之烏有十年子婦而可奪之爲已有耶綱目直書其惡甚矣不遂爲狄所滅豈非幸歟○衛宣公爲其子伋妻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作詩以刺之見邶風新臺之篇

以貴妃姊子爲國夫人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

明曰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今陝西鳳翔府徐圖去就衆以爲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旣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衆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回也馬欲西建甯王倓談與李輔國執鞚控○馬勒也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凊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東○俶倓皆太子之子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書太子即位何無所受也直書其事旣義自見矣初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衣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卽靈州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今陝西都司河州衛隴今陝西臨洮府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

唐肅宗

乃使涵奉牋於太子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游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傳位太子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華陽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爲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致堂胡氏曰元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與叛也其失在元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必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元之遜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五代 唐莊宗

唐立夫人劉氏爲后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宦官朝夕短之崇韜扼腕不能制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爲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曹氏）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唐主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則伶宦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請立之

致堂胡氏曰崇韜希莊宗邪心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反以自族嗚呼豈不足爲持祿迷邪者之戒哉

宋太祖

宋主尊其母杜氏爲太后后定州安喜（縣名今廢）人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悄）然（愀動之貌）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公羊傳隱公元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宋太宗

秋八月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太子既立廟見（現）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去聲）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宋仁宗

廢皇后郭氏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朔）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升）忿批（手擊之也）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沖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

十八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爲 去聲 通道輔扣鐶 還○門鐶也 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 去聲 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能答卽奏言伏閤 蛤 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 今浙江嚴州府 祖德等罰金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簡柅 你 曹氏家 太后 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宋英宗

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頊 旭 爲皇太子大赦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 撼○點頭以應也 之琦請帝親筆指麾帝乃書曰立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潁王頊琦卽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宋哲宗

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 忌○心動也 馴 旬 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栗而退

宋高宗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 院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

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內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 今浙江紹興府上虞縣 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 謂范鎮也 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 眞宗也 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 周書立政篇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宜君宜王 詩大雅假樂篇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注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庶爲諸侯嫡爲天子 遭罹 離 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 近也 者椒寢未繁前星 晉天文志心三星中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 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 徽宗年號 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 濮安懿王英宗生親也 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 太祖陵也 之後寂

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始祖也謂太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
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
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
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泰王德芳（太祖次子）後朝奉
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養也）之生六年矣其後與
才人亦請於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
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今江南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宋光宗

二年（金明昌二年）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后殺貴妃黃氏翌日郊
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
三宮（壽皇及帝并后也）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構得良
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蛤）藥一大丸
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鹹恨也）○
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
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
謂壽皇有立庶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緩○濯也）手宮中
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同盒）於帝啟之則宮人兩
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
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
旣聞貴妃卒又値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
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宋理宗

立皇后謝氏后天台（今浙江台州府天台縣）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生而黧
黑（離○黑色）瞖（意○蔽也）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飪帝卽
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己功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居
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擧（舉）伯不可曰卽奉詔納女當厚奉
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
以爲后妃之祥擧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軫）良已
膚蛻（退）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瞖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
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語
曰不立眞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
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元世祖

十八年春二月皇后宏吉剌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
政左右匡正與（孔）有力焉宋亡幼主（宋恭宗）入朝后不樂帝曰江
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
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
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
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
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元武宗

置太子右衛率（同帥○太子官屬）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
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
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

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柰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去聲)署行語(去聲)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九五飛龍在天)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稟王彥博(字約)議者勿啟

明太祖

立妃馬氏爲皇后上初渡江時后嘗謂上曰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上深然之至是冊立爲皇后上因謂侍臣曰昔光武勞(去聲)馮異曰倉卒(猝)蕪(無)蔞(閭)亭豆粥滹(呼)沱(駝)河麥飯厚意久不報(語在光武建武六年)朕念皇后起布衣常倉卒自忍飢餓懷糗(丘上聲乾飯也)餌(耳○稻餅也)

食(寺)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長孫皇后(唐太宗后)當隱太子(太宗兄建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輒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乃爲寬解卒免於患尤難於長孫皇后也朕或困思御詰怒小過輒勸朕曰王忘昔日之貧賤邪朕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秋八月皇后馬氏崩后性恭儉服澣(緩)濯之衣每誡諸王妃公主曰爾等生長富貴當爲天地惜物接妃嬪有恩被寵生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有以器皿衣服相尙者必切責之上常前殿決事或震怒還宮必問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言陛下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死者寃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每從之至是病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辨)鵲(春秋時良醫也姓秦名越人與黃帝時扁鵲相類故仍號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名盧醫)何益使服藥而不瘳陛下甯不以妾故而殺此諸醫乎遂崩年五十一上痛悼終身不復立后

明太宗

夏四月立皇長子高熾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

初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戶)從功惟文臣金忠以爲不可上密諮解縉縉言立嫡以長復問黃淮亦曰長嫡承

統萬世正法上意遂決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后疾甚上問有何言對曰天下雖定然生民未大休息惟陛下矜念之妾不能報陛下恩願無驕畜外家后崩上哭之慟后恭勤婦道高后深愛重高后崩哀毁動左右蔬食三年正位中宮愈益敬謹命婦入見后諭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朝夕侍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爲言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皇上所與共圖治理者公卿大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崩年四十六太子漢王趙王皆后出

十一月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

明宣宗

廢皇后胡氏立妃孫氏爲皇后先是上嘗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幸貴妃生子母以子貴（公羊傳隱公元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古亦有之但中宮宜何如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妃（事在明道二年）上問輔原吉士奇何無言士奇對曰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上問輔原吉云何二人依違其間曰此大事容臣詳議以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

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册爲貶何謂無議卽退明旦上復召問士奇榮士奇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事在建武十七年）宋仁宗廢后後亦甚悔願陛下愼之上不懌而罷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屏（丙）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爲當士奇因問中宮與貴妃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中宮今病踰月矣貴妃日往視慰藉甚勤也士奇曰然則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頷（撼○點頭以應也）之數日復召士奇曰爾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堅不受太后亦尙未聽辭然中宮辭甚力士奇曰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當均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其議遂定敕皇后退居別宮册立孫氏爲皇后

明景帝

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先是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旣定恐文武大臣不從乃分賜內閣（各）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王文等遂以太子爲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府名）守備都指揮黃玹（宏）者思明（今廣西思明府）土知府㺹（岡）庶兄也㺹老子鈞襲知府玹欲謀奪之與其子𤦤軍門令徵兵思明率驍悍數千人夜馳入㺹家支解㺹父子納甕中瘞（意○埋也）後圖總兵武毅知之疏聞於朝玹懼乃

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疏請易太子上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議且令釋玹罪予官都督尙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會廷議王直于謙相顧錯愕久之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卽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羣臣皆唯唯署議於是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玹奏是詔從之

明英宗

尊皇后曰慈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曰皇太后時周貴妃傳旨錢后無子不得稱太后宣德自有例彭時曰胡后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若推大孝之心宜兩宮同尊得允所請李賢復議曰正宮宜加二字不然無分

明神宗

別因定尊號稱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二十一年春正月大學士王錫爵密疏請建東宮不允錫爵上言前者册典垂行而輒爲小臣激聒所阻陛下親發大信定以二十一年舉行於是羣囂寂然蓋皆知成命在上有所恃而無虞也倘春令過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復何名而又緩伏乞降諭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於人謀上報云朕雖有今春册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復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册立錫爵復疏曰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養之章帝唐元宗取楊良娣子命王皇后養之肅宗宋眞宗

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仁宗與其曠日持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臣謹遵諭並擬傳帖二道以備採擇然尚望陛下三思臣言俯從後議以全恩義服人心上竟用前諭

明光宗

八月太子常洛卽位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上宣大行皇帝遺命欲尊鄭貴妃爲皇后命查例禮部尚書孫如游疏言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者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於生前而顧遺詔於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邪王貴妃誕育陛下恩典尚爾有待乃令他人得母其子恐九原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於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所樂書之史册傳之後世有悖典禮且昭先帝之失非所以爲孝也臣不敢奉遺命從之

祀典

周成王 設南郊建明堂立大社逸周書曰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又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命土于周

漢光武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先是羣臣請封禪不許至是感河圖文遂行之帝於是亦不得爲有定見○唐貞觀間羣臣有請封禪太宗不許綱目備矣書議之○書于冊今此建武三十年羣臣亦請封禪光武不許綱目何爲削而不書蓋太宗之所謂不許其後終於不行光武之所謂不許曾未幾而行之此書法之所以異也然則封禪是耶否耶先儒嘗論既已詳矣秦皇漢武之侈心何足多道然太宗之不封禪亦非確然不惑者惟綱目樂予人爲善故幸其不許大書以美之若世祖既蹈其失綱目雖欲予之不可得也故凡書不許封禪者皆幸之予之也其書封禪者皆譏之貶之也

易知摘要類編 卷二 祀典 器

上讀河圖會昌符符者讖記之書會昌其符之名曰赤劉之九赤火色漢姓劉以火德王光武高帝九世孫故云會命岱宗泰山也爲衆山之宗五岳之長上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河圖洛書讖記之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幸魯進幸泰山辛卯祭天於泰山下南方泰山之陽也事畢天子御輦登山尚書令奉玉牒脩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事畢上乃到山下甲午禪祭地於梁陰山北曰陰謂梁父山之北也

唐太宗

華陽范氏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嶽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語訣者爲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爲非也後議其禮徵亦預焉高宗明皇遂蹈行之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爲非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饗元齡等以孔子爲先聖顏回配饗

唐高宗 二年春正月耕藉田○高宗耕藉不悉書此其書何美崇質也有司進耒耜加以琱同彫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唐元宗 三月置太公廟○書譏也於是帝事邊功故有此置而以白起輩爲十哲帝之將以兵終其兆見矣令兩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張良田穰苴孫武吳起白起樂毅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易知摘要類編 卷二 祀典 罌

司馬溫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抗衡哉古者有發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唐宣宗 定太廟爲九代十一室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爲一代爲九代十一室○開元嘗書增太廟爲九室矣此其書定何譏也蓋廟有定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不可增也而增之非也增之而多所改定亦非也故書定元宗開元十年六月深譏之○制增太廟爲九室

宋太祖 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毀白起像宋主歷觀武成王廟兩廡武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宋主享太廟翌日郊初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

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甯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爲常制

宋仁宗

夏四月朔日食用牲于社〇春秋莊公二十五年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魯以諸侯之國用牲于社春秋譏之況堂堂中國天子不知修省而乃效尤豈不誠可惜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深識之耳

四年春正月朔日食用牲于社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於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厎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

明太祖

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殷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滎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殷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酃縣祀神農甯遠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

夏五月禮部尚書牛諒奏請致齋之日宰犢爲膳不許諒奏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致齋禮祭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

諒曰周禮所定也上曰周禮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

尊禮

漢高帝　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平聲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持篲遂○持也篲竹也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爲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

漢昭帝　追尊鉤弋夫人爲皇太后起雲陵在西安府涇陽縣○譏造禮也始亂嫡妾矣

漢宣帝　追謚戾例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於是詔議故皇太子謚有司請謚太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漢初公議猶禰禰也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曰考曰后而已未幾而尊曰皇考焉自是以後無不皇者矣哀之共皇桓之孝穆皇孝崇皇靈之孝元皇孝仁皇帝啟之也　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旣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爲齊衰不杖朞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宜帝稱其所生爲皇考亂倫失禮同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朞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旣爲人後則所生之父母者今爲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爲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爾非謂旣爲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生之父母也

漢哀帝　冷褒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貫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去聲皇之意稱副皇字意義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丞相孔光大司馬傅喜大司空師丹以爲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禮坊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凡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爲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陛下旣繼體先帝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爲帝太太后共皇后丁氏爲帝太后

漢光武帝　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爲中宗始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陵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

四廟代之大司徒戴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安平黃氏曰光武立四親廟而復徙之也將以重正統而厚大宗雖賢於世之違禮以伸恩私已以滅義者然於道則未安也自新莽篡尊天下之非漢有非一日矣光武固景帝之後而長沙定王之裔也不忍漢祚之亡奮志而取天下其名號雖劉而其勢則非侯王也其起雖因漢而其稱則東京也其迹雖中興而其實則創始也以當時事勢論之其視南頓君郎高帝之太公也其視高帝則周之后稷也歷數既膺之後饗帝立廟以南頓君爲帝考而禰廟以祀之以高帝爲所出之帝而太廟以享之由禰廟而上則立爲三昭三穆以及景帝長沙王可也由太廟而下則立爲世室以祀文帝可也其餘諸帝不過遷之爲祧祀之於祫祭則仁之至而義之盡矣彼元帝者孰嗣而孰繼之耶將厚於大宗而反有以來薄情之誚將附於正統而適足以貽二本之譏是張純以經生之見誤其主而光武亦以經生之見自誤其身厥後宋臣議濮皇之事猶引光武之禮以爲法蓋徒知英宗之薄而不知光武之不足爲厚也久矣夫儒者之固於論禮也

唐元宗

已卯二十七年秋八月追諡孔子爲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爲公侯伯

唐德宗

尊郭子儀爲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尚父何號也宰衡書號則此曷爲書尊所以見子儀之可尊也而德宗之知所尊亦著矣書尚父始此

五代周太祖

夏六月朔周主如曲阜是歲正月泰甯節度使慕容彥超反四月周主自將平兗州是月如曲阜○泰甯治山東兗州府曲阜今兗州府曲阜縣謁孔子祠拜其墓○書祠孔子多矣未有書曰者此其書朔何重予之也于朔而行禮致拜以重道可謂知所尊矣故書朔書如周主謁孔子祠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即闕里故宅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在曲阜縣西八里世呼爲孔林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

宋太宗

秋七月以孔宜孔子四十四世孫襲封文宣公宜知星子縣今江西南康府星子縣回獻所爲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世宗年號中遣使均田遂抑爲編戶列次民籍也詔特復其家

宋真宗

五月增孔子守塋營○墓也戶凡二千戶

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加諡元聖文宣王

宋仁宗

改孔子諡以元字犯聖祖諱改元聖爲至聖

追尊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后○仁宗待劉太后加厚者夷簡先見之功也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諡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宋英宗

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

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去聲）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福○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詩小雅顧我復我）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

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乞）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詔稱濮王爲親立園廟諭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仁宗陵）之土未乾（干）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屬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

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帝命閤（蛤）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今江南徽州府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今山西汾州府）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今江南和州）知制誥韓維及

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
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者何以風天下
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今河南汝甯府誨等既出濮議亦寢
伊川程氏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宗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宋神宗 七年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
軻楊雄像於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爲帝下兩制禮官
詳議以爲非是而止知鄆運州今山東兗州府鄆城縣曾孝寬復請加封
孟子乃詔封爲鄒國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
孔子又追封荀況爲蘭陵伯楊雄爲成都今四川成都府伯韓愈爲昌

黎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伯從祀廟庭○嗚呼孟軻配享其與當矣然封荀況楊雄毋乃不可乎彼荀況常曰亂天下者必孟子子思也其於孟氏之道同乎否乎楊雄賦反騷以詆屈原作美新以頌王莽是皆叛孔孟而反正道者也以二子從祀孔廟不亦謬乎

宋哲宗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爲奉聖公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世襲
公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爲不正乞自今
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預他職添
給田百頃百畝爲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
誨其子弟宗翰道輔子也

宋理宗 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
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
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
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
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
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
奬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南伯
載郿眉○今陝西鳳翔府郿縣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

元文宗 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孔子父
叔梁紇痕入聲爲啓聖王母顏氏啓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
曾子郕成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

豫國公頤洛國公

明太祖 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孔希大爲曲阜知縣皆世襲立孔顏孟
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二書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
臣子弟亦令入學
帝詣國子學行釋菜禮國學成上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
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
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
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
今朕敬禮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儒臣乃定其儀從之

明建文帝 六月上皇祖考大行皇帝天子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大行者不反之辭也謚

曰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尊母呂氏為皇太后

明憲宗

命增孔子廟籩豆佾舞之數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言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為孔子重輕請仍舊為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唐玄宗年號）封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縣（同懸○縣鐘磬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當時袞冕雖通乎上下而宮縣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縣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弊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為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崔豹古今注廟者貌也所以仿彿前人之容貌）徧天下而被天子袞冕聖朝因之則孔

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為僭乞敕廷臣議增籩豆為十二佾數為八則佾數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明武宗

命禮部會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尚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定陶共王哀帝生親事在建平元年濮安懿王英宗生親事在治平二年）授之曰此篇為據異議者即奸諛當誅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以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今上入繼大統宜以益王子崇仁主後興國

其崇號則襲宋英宗故事以孝宗為考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祭告上箋稱姪署名而令崇仁主考興獻王叔益王上覽曰父母可互易若是邪其再議

秋七月觀政進士張璁（聰）上大禮疏璁疏曰朝議謂陛下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王妃為皇叔母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漢哀宋英皆預立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明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陛下入繼大統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

宮中者較然（覺甚明也）不同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況興獻王惟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陛下為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疏入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尊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惧朕楊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

冬十月興獻后至自通州先是楊廷和見追崇興獻之禮勢不
得已乃草敕下禮部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纘承大統
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
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帝從之廷和意假母后示非廷議
意也至是興獻后自通州至京師因大明中門入上迎於闕內
廷和以追崇禮成擬上慈壽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尊號帝因遣
司禮監諭廷和曰邵太后興獻帝后亦各擬上尊號廷和等上
言不可宜俟明年大婚禮成慶宮闈加之可也
帝下御札諭加興獻帝后以皇字大學士楊廷和等乞罷歸不
報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衛太子納史良

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即宣帝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
鉅鹿南頓君鉅鹿都尉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樊氏女生秀即光武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
未嘗追尊今日興獻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
與慈壽孝廟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
得辭其責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皇者正統大義若加皇字於
本生之親則於正統溷魂去聲○亂也而無別揆之天理則不合驗之
人心則不安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
有諭今皇帝婚禮將行其與獻帝宜加與皇號母興獻皇太后
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命廷和等見不可爭乃俱求罷歸不
報

世宗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甫畢清甯宮小房災楊廷和
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此殆天意況迫清甯後殿豈興
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悅乎上乃議稱孝宗爲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
三月上孝宗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
皇后聖祖母邵氏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
太后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萼大略言陛下入繼大統非
爲人後當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并錄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
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二疏書疏謂宜定號皇考興獻帝別立廟於大內慈聖應稱曰皇母某后不可

以興獻字加之獻夫疏請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二疏俱中沮不果上以聞下羣臣集
議
三年春三月詔奉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
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秋七月逮學士豐熙等百三十有四人下獄吏部右侍郎何孟
春等八十有六人令待罪先是上命內閣蛤擬撰本生聖母章
聖皇太后册文至是上採張璁桂萼議諭大學士毛紀等去册
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上召百官至左順門敕曰本生聖母
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何孟春與尚書
秦金學士豐熙等及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

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戊寅上朝罷齋居文華殿尚書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爲皇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慎延和之子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給事中張翀充王元正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孟春獻民文華復相號召於是秦金等凡二十有三人豐熙等凡二十人謝蕡烎等凡十有六人余翺等凡三十有九人馬理等凡十有二人黃侍顯等凡三十有六人余才等凡十有二人陶滋等凡二十人相世芳等凡二十有

七人趙儒等凡十有五人毋德純等凡十有二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上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禮部侍郎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紀與石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復遣司禮太監諭之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上怒命司禮監録諸姓名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翀余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等八人於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於獄何孟春等八十有六人姑令待罪總二百有二十人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者俱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

人各杖有差詔上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曰聖母章聖皇太后

九月追尊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初通州致仕同知豐坊上言請復古禮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嚴嵩上言萬[illegible]成形於秋故王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迨唐宋諸君[illegible]不皆然主親親也若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illegible]皇考有所不甯上悅已而嵩復阿上旨請尊文皇帝稱祖獻皇帝稱宗上從之乃尊文皇帝爲成祖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天下

秋七月封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以其子侯國興爲錦衣衛指揮使客氏故定興民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又二年而巴寡孀〇曰生子國興至是客氏封夫人授國興錦衣指揮御史劉蘭疏諫以爲恩禮所加權勢歸之不報

典故

五帝

蚩尤姜姓炎帝之裔（異）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今直隸順天府涿州）之野蚩尤能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車上有樓刻仙人於其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之

倉頡見鳥獸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

西陵氏之女嫘（雷）祖爲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親）瘃（竹○手足中寒瘡）之患後世祀爲先蠶

屈軼生於庭鳳凰巢於閣麒麟遊於囿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

帝治天下五十載遊於康衢（路五達曰康四達曰衢）兒童歌曰立（同粒）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擊壤（土塊也）而歌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觀于華（山名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華封人（掌封疆之官）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何辱之有

堯制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墨黥面劓音異截鼻剕音費刖足宮割勢辟音闢大辟死刑）

舜三載考績（人情在寬則肆過嚴則拘故三載考績以作其怠）九載三考黜陟幽明（考二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也）

夏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第之以爲洪範九疇洪大範法疇類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

正月禹踐天子之位于韓以金德王仍以寅月爲歲首改載曰歲（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蓋載以始一歲而終歲以星一歲而周祀以祭一歲而徧年以禾一歲而熟是四者名異而實同也）

周穆王

有造父（蜚廉六世孫）者以善御幸於王得八駿馬（列子八駿驊騮綠耳赤驥白義渠黃踰輪盜驪山子）王乃以趙城（今山西平陽府趙城縣）封造父其族由此爲趙氏（卽戰國趙之祖）

周孝王

惡來革（蜚廉之子）之後有非子者好馬善養息之王命主馬汧（音牽）渭之閒（汧渭二水名汧水出陝西鳳翔府隴州渭水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馬大蕃息王封爲附庸之君邑於秦（今陝西鞏昌府秦州）使續伯翳（卽伯益）後（爲秦之祖）

周幽王

初褒姒（姒姓國今陝西西安府褒城縣）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爲褒姒幽王三年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史記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元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旣齔而遭之旣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嚮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音註漦音時齔音襯笄音雞檿音掩弧音胡箕音雞○漦龍

(所吐涎沫亂毀齒也筭簪也女子年十五而筭檿山桑可為弓幹弧木弓也萁草名似荻而細可結為服以盛箭)

初文公出奔十九年而後反國嘗餒於曹介子推割股以食(寺)之及歸賞從亡者狐偃趙衰(催)顛頡(頁)魏犨(酬)而不及子推子推之從(去聲)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饑乏食一蛇刲(奎)股龍返於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毫)於中野公曰噫寡人之過也使人求之不得隱緜上(地名在平陽府臨汾縣界)山中焚其山子推死焉後人為(去聲)之寒食(是日禁烟)文公環緜上田封之號曰介山

晉趙盾(豚上聲)弒其君夷皐(靈公)迎襄公弟黑臀(豚)于周立之(是為成公)初靈公(襄公子)不君厚斂以雕牆(雕畫牆壁)從臺上彈(平聲)人而觀其避丸(彈子)也宰夫胹(而○煮也)熊蹯(煩○熊掌)不孰殺之寘(同置)諸畚(本○盛土器以草索為之)使婦人載以過(戈)朝(不欲令人知之故使婦人)宣子(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鉏(徂)麑(倪○晉力士)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庭樹)而死秋九月晉侯飲(去聲)趙盾酒伏甲將殺之靈輒(靈輒翳桑之餓人也嘗盾丙食之賜時為靈公甲士故免盾於難)免之遂自亡也趙穿(盾從父昆弟子)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公聞弒而還)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二句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之憂)其我之謂矣

晉屠岸賈(古)殺趙朔於下宮滅其家晉景公(成公子)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子)莊姬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三年賈為司寇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遂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既免(同娩)身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庫)中祝曰趙宗滅乎若(汝也)號(毫)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無聲已脫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杵臼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在嬰與俱匿山中名曰武

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氏晉景公疾韓厥(獻子)言於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勳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武諸將乃曰昔下宮之難(去聲)屠岸賈矯命為之今君有命立趙後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貫)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世祀勿絕

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謂之丘賦)國人謗之曰其

父(子國)死於路(爲駟氏所殺)已爲蠆(敕去聲)尾(重賦毒民如蜂蠆之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渾罕)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吾不遷(改也)矣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薄也)其敝(弊同)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周敬王

魯人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麟麕身牛尾馬蹄一角毛蟲之長王者之瑞也○麕音均鹿屬)以爲不祥棄之郭外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去聲)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窮矣

周貞定王

范蠡辭於句踐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太湖也有五道故名)遺(去聲)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長頸鳥喙(誨○喙鳥嘴)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種自殺(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歎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閒行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累鉅萬魯人猗頓往問術蠡曰畜五牸乃大畜牛羊十年間貲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猗頓○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牸音字牝牛)

易知摘要類編　《卷二　典故》　五六

周顯王

黼黻之服(月令黼黻文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蔡氏曰黼若斧形黻之於實取其斷也黻爲兩己相背黻之於實取其辨也)

周赧王

初屈平爲懷王左徒(官名猶後左右拾遺)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而睠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離遭也騷憂也史記離騷者猶離憂也)倘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覓)羅(江名在湖廣長沙府湘陰縣北)以死(荊楚歲時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祭之)

趙君(惠文王)封弟勝爲平原君(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爲堅白同異之辯(公孫龍著守白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同異合異以爲同也)平原君客之孔子之元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臧三耳如莊子天下篇所載雞三足之說謂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者是爲三矣今三耳謂一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爲三)龍甚辯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平聲)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於孔子高(穿字)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易知摘要類編　《卷二　典故》　五七

趙得楚和氏璧(楚卞和得璞於楚山中獻之武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刖其左足文王立和又奉璞獻王玉人又曰石刖其右足成王立和抱璞泣王使玉人破之得寶故名焉)秦王(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捧)璧而往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紿(臺上聲欺詐也)○取璧遣從者懷之閒(諫)行(從微道而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趙王(惠文王)以爲上大夫

秦王(昭王)告趙王(惠文王)願爲好(去聲)會於河外澠池(今河南河南府澠池縣)趙王行藺相如從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女善鼓瑟以是辱之)趙王

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缶盛酒瓦器秦俗擊之以節樂）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薦○歎 灑也）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米○靡披 靡雲偃貌）秦王乃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但○露臂）負荊（負杖欲受刑）至門謝罪遂爲刎（問上聲）頸交

趙王（孝成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如錐（追）處囊中其末立見（現）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得蚤處囊中乃脫穎（形上聲 錐柄）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俱至楚與楚王（考烈王）言合從（宗）之利久不決毛遂按（撫也）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今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汝）子耳一戰而舉鄢（煙○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委○諾也）遂乃與楚王歃血（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歃血）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去聲）相天下士矣因以毛遂爲上客而楚使春申君（黃歇）將兵救趙

秦王

太子聞衛人荆軻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曰秦已虜韓臨趙禍且至燕燕小不足以當秦諸侯又皆服秦莫敢合從（宗）丹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盟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破秦必矣惟荆卿留意焉軻許之乃舍軻上舍丹日造門所以奉養軻無不至會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燕之膏腴地在直隷順天府涿州）地圖以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軻乃私見於期曰秦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以財求也）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甚○擊也）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被侵也）之愧除矣

於朔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者也遂自刎丹奔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函(函匣也○成)盛(成)其首又嘗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劍鋒)以藥淬(音翠○堅其鋒也)之以試人血濡縷(血流如絲)無不立死者乃裝遣軻至咸陽(秦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見秦王奉(捧)圖以進圖窮(發圖畢)而匕首見(現)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軻逐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劍長不可拔故左右教王將劍負之乃可拔[illegible]而一時心忙口吃故止曰王負劍負劍也)王遂拔以擊軻斷(絕)其左股遂體解以徇(解其肢體以示衆)

漢高帝

項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去聲)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獼猴也)而冠(貫○獼猴不耐久冠以喻楚人性躁)果然羽

聞之烹韓生

扁(辯)鵲(春秋時良醫也姓秦名越人與黃帝時扁鵲相類故仍號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名盧醫)

剖符作誓(剖符使世世襲其爵而誓之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丹書鐵券(券符契也以鐵鑄之朱書字也國之所以示信令其子孫長享爵祿)金匱石室(金匱猶金縢也以誓書藏之匱中而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又以石為室置匱其中)

漢武帝

趙綰請立明堂(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者之堂然則是天子之外朝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束帛加璧(束帛下設上加以璧)迎之

上嘗夜至柏谷(塢名在河南河南府永寧縣)逆旅(客舍也)主人疑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於去聲○老婦之稱)異上狀貌飲(去聲)翁以酒而縛之上始得脫

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因令獻金助祭(酎醇酒也漢制正月旦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以獻宗廟武帝因九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

蜚廉神禽也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蛇尾豹文武帝以銅鑄像置觀上因名蜚廉觀

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春秋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巫蠱(古文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執左道以亂政蠱人曰蠱)

閥(伐)閱(古者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

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通入聲○突竈囪也○囪音聰)

旁有積(恣)薪客謂主人更(耕)為曲突遠徙其薪不(否)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救火被燒炙者)坐於上行(杭)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

漢宣帝

執金吾(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石渠閣(蕭何所造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其下礱石為渠以導水若今之御溝因以名閣)

畫功臣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

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漢成帝

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

漢哀帝

羈雞**縻**迷羈縻猶言維繫也馬絡頭曰羈牛靷曰縻

漢平帝

九錫書九錫始此九錫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輿馬謂大輅戎輅各一元馬二也衣服謂元袞也樂則謂軒縣之樂也朱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虎賁謂三百人也弓矢彤旅之弓矢也鈇鉞謂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秬鬯謂秬鬯之酒賜以祭祀也○軒縣曲縣賁同奔彤音同赤色旅同盧黑色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黑黍鬯香草和以釀酒謂之秬鬯

新莽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高士傳許由聞堯致天下而遯焉乃逃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而問其故由對曰堯欲召我我惡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

子若處高崖深谷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遂牽犢上流飲之

猶用漢家祖臘祖祭道神也臘歲終之大祭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爲祖墓日爲臘漢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戌故午祖戌臘

漢明帝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漢光武

虎賁奔○謂三百人言其勇猛如虎之賁騰 **旄頭**旄頭騎冠熊皮冠 **設鐘簴**渠上聲○簨簴所以懸鐘磬者橫曰簨直曰簴

漢順帝

史魚死節以尸諫耳韓詩外傳衛大夫史魚死謂其子曰我言蘧伯玉賢不能進衛子瑕不肖不能退死不當埋殯于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乃立召伯玉而貴之子瑕而退之

漢獻帝

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疽○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漢後帝

中散大夫嵇奚康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爲步兵校尉其母卒方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何曾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平聲汙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

護之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伶尤嗜酒常乘鹿車鹿車頭小車也攜一壺酒使人荷上聲負也○鍤插○鍪也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

晉武帝

南州民聞羊祜卒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去聲之泣祜好遊峴賢上聲山在湖廣襄陽府城南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晉惠帝

王戎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膾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

王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於去聲○嫗婦老稱生甯甯

馨亨○猶言恁地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首鼠兩端西漢灌夫傳首鼠兩端陸佃云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

晉元帝

城狐社鼠喻近君也劉向說苑狐人之所攻鼠人之所熏求見城狐見攻社鼠見熏何則所託者然也

求我於枯魚之肆莊子外物篇莊周貸粟於監河侯侯曰以金貸汝周曰昔見轍中涸鮒曰無升斗之水以活我乎周曰待我決西江水以活汝鮒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也

桓彝嘗謂褒曰季野褚裒字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鄙而內有褒貶也

晉安帝

以盧循爲廣州今廣東廣州府相循遺使貢獻因遺去聲劉裕益智藥名粽一名角黍循以益智爲粽遺之蓋言裕智計窮也裕報以續命湯成藥名裕以循當誅絕今不征討而命爲廣州是續其命也循之陷番禺魚○今廣州府番禺縣也孰刺史吳隱之至是

裕與循書令遺隱之還循不從

南北朝宋營陽魏明元帝

初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漢留侯良八世孫生於天目山學長生之術退隱於廣信龍虎山既而入蜀居鶴鳴山煉丹脩道白日昇天今其子孫世襲真人○天目山在浙江杭州府臨安縣廣信今江西廣信府龍虎山在廣信府貴溪縣鶴鳴山在四川邛州大邑縣

南北朝宋文帝魏太武帝

范華在獄爲詩曰雖無嵇奚生琴三國魏元帝時鍾會譖嵇康於司馬昭昭遂害之康將刑東市康索琴彈之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誓不傳人庶同夏侯色三國魏主芳時李豐與夏侯元等謀誅司馬師事泄下獄及就東市元顏色不變舉止自若十二月范華謝綜孔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華母至市涕泣責華華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華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華收淚而止

南北朝齊明帝

王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其尾猶焦故名借之仲雄作懊襖儂濃歌俗閒訛謠之曲曰常歎負情儂儂吳語我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主愈猜愧也

魏恭帝

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禮大宗伯有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賜牧九命作伯以叙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爲九秩

隋煬帝

密移檄覡郡縣數上聲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珽之子密用爲記室之辭也

唐高祖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元道蔡

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勖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蛤文達許敬宗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耕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唐太宗

以蕭瑀爲特進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勁草不隨疾風而靡板蕩識誠臣誠臣不以板蕩而變詩大雅板之篇曰上帝板板蕩之篇曰上帝蕩蕩皆刺厲王之詩也板板反也蕩蕩法度廢壞貌

范氏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巳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人君以此取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九卿唐志大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大府凡九寺各卿一人八座六部尚書左右僕射

弦韋弦弓弦韋熟皮三國魏劉廙曰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願自比於韋弦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

烽燧之警邊方備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圖功臣於凌煙閣〇十八學士圖像次學館不書此何以書錄功臣也是故麒麟圖功臣則書雲臺圖功臣則書凌煙圖功臣則書書圖功臣三命是無書者矣綱目

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元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元劉宏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在西安府城中唐之西內太極殿之東

唐高宗

望五嶽山之尊者曰嶽東嶽泰山在山東泰安府南嶽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嶽華山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北嶽恒山在直隸正定府曲陽縣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

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幾二十年及李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詩大雅卷阿篇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唐中宗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欽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唐元宗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女樂也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在西安府臨潼縣驪山繡嶺下弟子

俊乂才過千人曰俊百人曰乂虞書俊乂在官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尸解漢方術傳注尸解言將登仙假托爲尸以解化也葛洪年八十卒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輭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然以爲尸解得仙也

林甫引蕭炅憬爲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爲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刺岐州今陝西鳳翔府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去聲之尤忌文學

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遥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遥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奭爲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異白曳引也白白紙於是三人皆坐貶

李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去聲之曰君如干將莫邪耶〇二劍名干將吳人闔廬劍師吳王使鑄劍二口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

李林甫子岫音就爲將作監頗以盈滿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鈞陶瓦輪也其中旋轉者取周回調均之義軸車軸也所以持輪者鈞軸皆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鈞當軸言其居中用事也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

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
驕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
爲左右翼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
其處

唐代宗

賜楊釗紫衣金魚高祖初三品以上賜紫則給金魚五品以上賜緋則給銀魚
秋七月內出盂于蘭盆釋經云目連以母生餓鬼中佛令作盂蘭盆會於七月十五日以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而後母得食也釋氏要覽曰梵語盂蘭猶華言救倒懸也盆則中華器也賜章敬寺設七
廟神座書尊號於旛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爲常

唐德宗

徐安行也駕六龍天子五路駕六馬故曰六龍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
節鉞節編毛爲之大將軍所擁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鉞大斧也節以專殺鉞以專斷節鉞必上賜之示征伐自天子

出也

唐憲宗

徵少室山人李渤爲左拾遺少室山名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其總名嵩山中嵩山即中嶽其山三尖峰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也
以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
中上悅之故有是命

唐武宗

上命李德裕草詔賜王元逵何宏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
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昌遮反之勢左傳僖公五年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註輔頰輔車牙車言虞如牙車虢如頰輔如脣存表虢在則輔車相依虢滅則脣亡齒寒
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

五代唐明宗

任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蛣乞蜣之
轉也蘇合出西域大秦國合會諸香煎其汁名曰蘇合本草蘇合香味甘温無毒主辟惡殺鬼精物温瘧蠱毒癇痓去三蟲蛣蜣黑甲蟲一名蜣蜋一名弄丸能以土包糞轉成丸莊子以蜣蜋而笑蘇合○癇音閑痓音熾蜋音良

五代漢隱帝

頭子頭子猶唐之政事堂文帖也沈括曰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家塋廣記曰郭崇韜安重誨爲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關白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

宋太宗

會晉邸太宗初爲晉王之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
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趙普普因言願備樞軸樞戶樞也軸車軸也樞軸猶言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謂盧多遜遂備道
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
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
年非矣莊周稱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三月宴進士于瓊林苑帝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
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

宋真宗

秋九月召种放爲左司諫直昭文館○种放隱士耳曷爲不書隱士而直書召种放若已出仕然者何譏之也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下詔
召之放乃詣京師對於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
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司諫直
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
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朔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
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縣名京兆治也強市爭訟時議薄之王嗣宗守
京兆即西安府因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會赦而止杜鎬嘗因宴

餞賦詩誦北山移文南北朝齊周彦倫發於北山後應聘出爲海鹽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孔稚圭假山靈之意移之名曰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
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三墳三皇之書典五典五帝之典達於
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六韜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太公兵法略三略上中下三卷黃石公兵法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
寄凡六科

宋英宗 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故爲去聲之語曰寧登瀛言寧爲學士也不爲卿寧抱槧僉去聲○削版牘曰槧言寧爲學士抱槧牘也不爲監

宋神宗 文彦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唐白居易稱香山居士與胡杲

等皆高年不仕於東都履道坊作尚齒會八人繪爲九老圖而惟狄兼謩年未六十就弼第置酒相樂尙
齒不尙官洛陽多名園古刹寮○僧寺曰刹梵言刹中華言竿即今幡柱沙門得法建幡告遠故稱僧寺爲刹也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
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謩謨故事
與預焉

宋徽宗 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
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何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
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
一身臟腑受沴田上聲○陰陽氣亂曰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
寅緣寅員○連絡也攀附致位二府中書樞密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
元是猶以蚉蚊負山莊子應帝王篇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多同祇見其
不勝升任也疏奏不省

宋高宗 枕戈晉劉琨與祖逖友志在討逆每枕戈待旦曰恐祖生先我著鞭嘗膽越王句踐臥薪嘗膽
欒枝曳異柴以敗荊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楚師敗績注曳柴起塵詐爲遁走○曳牽也荊楚本號
莫敖采樵以致絞左傳桓公十二年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明日絞人爭出楚大敗之注請無以師衛采樵之人以誘絞人之出○絞小國莫敖楚宮名

宋孝宗 掣闡入聲肘喻爲人所牽制也掣引也劉向說苑魯使宓子賤爲單父令子賤借善書者二人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又引之書者辭歸以告魯君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不得施善政命毋徵發單父化盛行
朱熹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白鹿洞在南康府城西北廬山五老峰下唐貞元中李渤與兄涉隱此洞中嘗養一白鹿以自娛故名書院剏自南唐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

宋寧宗 蒙古主鐵木眞入西域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博○逼也回回國其主
委國而去蒙古主遂進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
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
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械○曉也四夷語是惡殺之象
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
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宋理宗 二月建昭勳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彦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帝手詔曰虎闈國子監也齒胄王制凡入學以齒胄胄子也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
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請立學之初既興禮樂之器即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

纔又釋禁以告此器之將用也案蘋藻之屬

明太祖 建功臣廟（敕建功臣廟於雞鳴山在江甯府治東北）廟成叙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國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死者肖像祀之）

甘露降甘露降於圜丘青松上有若明珠採嘗之甘於飴羣臣咸歌詩誦德上曰天道幽微難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朕德不逮惟圖脩省豈敢以此為已所致哉

帝誡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蕭繹南北朝梁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都江陵侯景弒簡文帝綱立豫章王棟棟歡之子歡武帝太子統之子也

易知摘要類編 卷二 典故 十一

未幾景復廢棟自立繹乃遣王僧辯討景僧辯啟繹曰平賊之後嗣君棟何以為禮繹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蓋謂殺棟也景敗沉棟於水繹乃即位於江陵是為元帝在位三年西魏兵入江陵繹被殺 ○六門自晉以來建康外城惟設竹籬而有六門）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

山東曹縣（屬兖州府）獻騶虞（仁獸白虎黑文尾長於身足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

官制

漢光武 二十七年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為大尉

晉武帝 八月改丞相為司徒

晉安帝 秋九月魏改官制魏王珪置六謁官準古六卿其官名多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為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南北朝 隋高祖 隋罷郡為州

隋恭帝 唐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

唐高祖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七年春正月置大中正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

易知摘要類編 卷三 官制 一

秩

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

唐中宗 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服碧東都為神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蛤）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唐元宗 十二月改官名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西京今陝西西安府）為京兆府洛州（東都今河南河南府）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攺彍騎爲羽林飛騎
二月攺官名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丞相攺爲僕射夜東北都
皆爲京州爲郡刺史爲太守
十一載春三月攺吏兵刑部爲文武憲部
唐肅宗 夏五月停採訪使攺黜陟使爲觀察使
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凡十
軍
宋太宗 置起居院右諫議大夫張佖弼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爲
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上嘉之乃置院
於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
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宋神宗 分審官東西院六月罷知諫院胡宗愈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
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王安石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
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沮文彥博也彥博言於帝曰若是則臣
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
言其不可且言李定非才帝惡之手詔宗愈潛伏姦意中傷善
良罷通判眞州
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爲門下中書侍
郎尚書左右丞
宋徽宗 秋七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倚六尚局建三衛郎選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眞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

宋高宗 重正三省官名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攺中書門下侍郎爲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
爲一
宋孝宗 攺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爲之並兼樞密使尋又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之官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明太祖 始置六部官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至

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
詔攺中書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三月置錦衣衛及鎭撫司所隸有大漢將軍方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衛司推
二十二年春正月攺大宗正院爲宗人府
十八年秋八月立東廠昌上聲命內官一人主之刺戚○偵探也大小
事情以聞
明憲宗 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詗兄去聲○何也刺戚○探也外事直
年少黠閑入聲譎上寵之先是妖人李子龍以左道惑衆內使鮑
右鄭忠敬信之夤緣入內府時引至萬歲山觀望謀不軌錦衣

官校發其事伏誅自是上銳意欲知外事乃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別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厰永樂中盡戮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始設東廠主刺奸至是名西廠以別東廠也縱直出入分命諸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採以聞

學校

漢昭帝 始元六年春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

漢宣帝 地節元年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漢成帝 綏和元年冬十一月詔立辟雍未作而罷犍為郡今四川敘州府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稅上宜興辟雍同廱○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四面旋遶以水以節觀者盎辟璧也廱澤也水周圓如璧故曰辟雍王制天子曰辟雍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盎始於周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治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

漢平帝 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

漢光武帝 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帝即位於是五年日不暇給而能留意學校親臨視之帝可謂知所先後矣書起太學始此終綱目書立太學七是年順帝永建六年後主建興二年魏晉元帝建武元年大興三年趙成帝咸康三年齊乙亥年元魏書視學三是年

後主延熙十九年魏主髦庚寅年梁書臨學二明帝永平二年晉哀帝隆和元年秦書詣學二唐高祖武德七年太宗貞觀十四年

漢明帝

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耕○禮文王世子始之養也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註天子始立學而養老乃設老者之席位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顏師古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老者爲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下（二字俱去聲）說（自先爲諸儒下一問難之說）諸儒執經問難（去聲）於前（桓榮之前也）冠帶搢紳（插紳帶也謂插笏於大帶革帶之間）之人圜（還○圜繞也）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辟雍四門外水旋繞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曰圜橋門）

漢章帝

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

漢和帝

二年三月至魯祠孔子

永元十四年冬詔邊郡舉孝廉

四年春三月立石經於太學門外（鐫五經於石碑曰石經○書尊經也）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雍）爲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隸（皆秦程邈所作）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

漢順帝

永建六年秋九月起太學

晉簡文帝

陽平（今山東東昌府）公苻融（苻融時爲冀州牧）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問申紹謂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使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雍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魯僖公修舉泮宮國人作泮水之詩以美之見魯頌泮雍見前）齊宣王以稷下垂聲（齊城有稷門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在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史記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

晉安帝

魏主珪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升）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宋文帝

豫章（今江西南昌府）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在江西南康府城之西北）嘗徵爲散騎

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京師今江南江甯府）爲（去聲）開館於雞籠山（即雞鳴山在江甯府城西北）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即建康也）尹何尚之立元學太子率（帥）更（耕）令（東宮官名）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並次宗儒學爲四學宋主數（朔）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鉤○巾首服褠單衣）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北齊周武帝

周主養老于太學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遂幸太學謹入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

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愼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唐中宗

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丘濬曰此後世進士殿試之始按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後世出題試士於殿廷始見於此遂因之以爲定制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擧之法宜得賢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擧奔競相尚諠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時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武帝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武帝乃召問相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孝文帝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枹浮○擊鼓槌也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鄙行擧者之賞罰而已

致堂胡氏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於大廷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若貢士則既試於南宮而又試之殿廡是以南宮爲不足信邪故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行爲無亦倪其名而未察其實歟況其事始於僭竊亂潘之武后不可以不革也

唐元宗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禮季冬之月正齒位則縣令爲主人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爲賓其次爲介爲三賓爲衆賓賓主燕飮則司正北面揚觶而戒之以忠孝之本○鄉飮酒古之所以序長幼也終綱目千數百年行此禮者開元而已雖擧一廢百而綱目書之其亦餼羊之微意歟

唐代宗

夏四月敕議擧孝廉事竟不行矣何以書是綰議也禮部侍郞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郞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試經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賦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爲第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擧人投牒札也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擧明皇尊重道教元學依明經擧卽道擧也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宦者判國子監此古今學校之大辱也書復補悲之書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重悲之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五帝太學之名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易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言大臣以覆公家之餗也○餗音速鼎實也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唐憲宗

策試制擧之士於是元稹軫獨孤郁白居易蕭俛勉沈傳師出焉

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應科者旣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多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召至殿廷

（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則或加任使則瑰偉之才不困於簸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以柳公權爲翰林侍書學士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唐穆宗

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爲遠州刺史楊汝士爲開江（今四川夔州府開縣）令（牛李之黨釁成矣故謹書之）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治四川成都府）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祝）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譔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爲然上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耕）相傾（陷）軋（晏入聲○以勢相傾也）垂四十年

唐文宗

戊申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自元和（憲宗年號）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焚）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簒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謂宦官刑餘之人）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

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宦官也）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丙）褻狎之臣制侵陵廹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唐初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不任以事惟門閤守衛廷內掃除而已）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崔愼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

唐明宗

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書賣之何譏也然學者得書之易自此始故特書初）

致堂胡氏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須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哉

周太祖

夏六月周九經版成（成者何蒙成也先是明宗始命刻版至是而成綱目於唐書初於周書成錄實也石經經版綱目備書之）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較正九經刻版印賣至是版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是時蜀（後蜀）毋昭裔（異姓母名）（昭裔蜀之僕射也）亦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版印九經蜀主（孟昶）從

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

宋太祖

建隆元年宋主視學 漢高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綱目特筆書之周太祖廣順二年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綱目特書美之宋主視學乃分注言其增葺祠宇塑繪聖像綱目備載美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宋氏三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稍振起於是臣庶始貴文學迨至關閩濂洛之間文運大亨矣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宋主也○關張子載閩朱子熹濂周子敦頤洛二程子顥頤

詔增葺祠宇塑素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於孔賢座端令羣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常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開寶元年三月宋覆試貢士知貢舉王祐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丙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因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六年宋初殿試貢士 欲得乎眞才須精於遴選宋主前命覆試貢士此命殿試貢士則其惓惓於求賢之意切矣豈不曠古而僅見者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宋主乃擇終場下第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永制

宋太宗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及第 按書法綱目非元年不書號此二年也曷為書之改元於去年也去年分注嘗細書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矣而此復書太平興國二年既正其始復誅其心也唐文宗太和二年綱目書親策制舉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示其不滿之意今而直書其所

得之人所以美太宗求才而得實用耳夫豈文宗棄其才而不用者此綱目進士書人之意也後皆倣此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去聲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葉○拖也出之及還語去聲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是時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置於下第帝不悅故一牓牓同榜自呂蒙正以下盡賜及第

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時三館所貯遺帙姪○書卷編次曰帙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眞○察也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宋仁宗

天聖二年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天聖七年復制舉諸科

慶歷四年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慶歷四年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

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請以錫慶院爲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

宋神宗

熙甯四年二月更耕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然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

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周公作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二道其殿試則專以策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

雲間張氏曰安石宋科之法最爲得之觀其言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舉敗壞人材致不如古其識見高於人遠矣但曰士各占治一經而春秋獨不與者此所以爲千古叛經之罪人也

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俱仁宗馮京爲名執政不愧科名云

宋哲宗

元祐元年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一節操方正可備獻納二知勇過人可備將帥三公正聰明可備監司四經術精通可備講讀五學問該博可備顧問六文章典麗可備著述七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八善治財賦公私俱便九練習法令能斷請

讞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告身敕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詔從之

宋高宗

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諡文定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

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繫也）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佐嘗語（去聲）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枯槁也）○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安國字）

新安陳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示百王之大法寓褒貶之至公苟非發明其斷何以開示其與古左氏有傳泛而不切穀梁有傳直而不精皆未足以發明之也安國潛心二十餘年作爲此傳其間微顯闡幽提綱挈目誠有益於治天下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之意耶顯然安國春秋之傳益爲高宗而作也使其講此能如大義漁起復讐之志恢宏攘狄之心詎可北面而事虜哉惜其微旨已深終莫能稱也剌目書此益深美之

紹興十四年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閌表請帝視學從之止輦於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

宋理宗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河北也）楊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歲）乃收集伊洛（二程氏）諸書載送燕京（今直隸順天府）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濂溪著太極圖）及周子祠以二程（顥頤）張（載）楊（時）游（酢）朱（熹）六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宋度宗

二月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蒙古主命國師八思巴製）

蒙古新字頒行諸路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宗

元仁宗

三月初賜進士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分進士爲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榜漢人南人爲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仁宗誠可謂有元文明之主矣蒿書初詔行科舉此書初賜進士元自混一至是歷三主四十餘年所未嘗行至仁宗而始行之則其興賢育才之意良可見矣是以皇慶延祐之治號稱治平良以此也若仁宗者誠光祖宗德垂後世而屹然爲一代之規模焉耳豈不美哉

元順宗

明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

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

京師其科目等第名出身有差

明太祖三月敕翰林爲文無事浮藻上諭詹同曰古人爲文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悲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法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策律五事試之

三月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鄉試試三場八月初九日試

四書義三經義四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蔡沈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十五日試經史策五禮部會試以二月與鄉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罷閒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

三十年春三月命儒臣覆閱會試下第卷初會試以翰林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充考試官取宋琮丑森反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與名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福建福州府陳䢿安爲第一被黜者咸以不公爲言上大怒命儒臣覆閱下第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閱卷官所屬私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驗之果爲不堪文字益怒謂爲胡藍胡惟庸藍玉二黨命刑部拷訊三吾信蹈贊善司憲三人爲藍黨侍讀張信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等皆爲胡黨惟侍讀戴彝不與焉詔三吾謫戍邊除皆棄市於是覆閱取士六十一人皆北人也

婚

漢元帝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匈奴呼韓邪單于閼邪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良家者非醫巫商賈百工也王嬙戕字昭君賜之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十策論之一言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二言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三言中國有禮義刑罰民猶尚犯禁況單于豈能必其衆不犯約四言中國建關梁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亦為諸屬國降民恐舊逃亡五言近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六言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亡出從之七言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八言盜賊亡走北出九言起塞以來百有餘年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十言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嘉名也姓許諭單于單于稱謝歸號昭君為寧胡閼氏

唐太宗 以南平今湖廣衡州府藍山縣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作笄音煩又音便○禮昏義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笄器名以葦若竹為之似筥以盛棗栗段脩之具段作腶音鍛脩脯也加薑桂曰腶脩禮婦見舅姑以棗栗腶脩為贄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腶脩取其斷斷自脩飭也行盥饋之禮文公家禮云婦至於家明日夙興見於舅姑若家則餽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則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卓子于堂上舅姑坐前設盥盆于阼階東南帨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盞斟酒置舅卓子上降拜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撤飯侍者撤餘饌分置別室婦就餕姑之餘婦從者餕舅之餘壻從者又餕婦之餘此盥饋禮也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遂昌尹氏曰貞觀六年嘗書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矣然是時下嫁之禮猶未明也至是分注具載是後公主始行婦禮之說則弊俗自此始革矣夫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豈以天子之女而決壞尊卑之防哉自漢以來制為尚主之法於是夫屈於婦陰陵於陽其失甚矣有太宗以為之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珪以為之舅於是乎能不屈於婦君臣相遇自非作古此亦治世之美事也特書南平公主嫁王敬直而不曰王敬直尚南平公主書法之意明矣夫豈過予之哉

喪

漢文帝

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令天下吏民三日皆釋服○短喪廢古禮譏後世之大者其不書始何也綱目之意不專罪帝也然則尚矣罪其嗣君與臣子爾

致堂胡氏曰孝文溺於小仁短喪廢禮信有罪矣然行而有悖於義雖有父命不可從也況三年之喪所以盡生者之孝心又非父之所得令者也然則孝景之薄於君親其罪益大矣

葬霸陵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廢也)以利民嘗欲作露臺(以臺上不屋顯露為名非謂承露也)召匠計之直(價也)百金(漢以一斤為一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上曰百金中人(貧富之間)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黑色綈題厚繒)○所幸慎夫人衣不曳(異)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几所以凭杖所以倚)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後世鮮能及之

漢光武

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即原陵也去洛陽十五里)○皇帝踐阼即起陵邑漢舊制也於是帝即位二十六年矣始作壽陵制度簡易故特書初美之也故宣帝作杜陵書初光武作壽陵書初明帝作壽陵書初皆久而後作者也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文帝)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建武二年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豈不美哉令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卑)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漢明帝

致堂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追至於墓則終事畢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乎廟享而已矣若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盡也明帝既已迭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於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復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過禮也

晉武帝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晉主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謁陵詔以衰絰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元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元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絰(苴麻之有子者也喪服小記注苴者黯也心如斬斫貌若蒼苴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麻在首在腰皆曰絰)之禮以為沉痛況食稻衣(去聲)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臣所天者君子所天者父)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溫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梁武帝

梁左將軍馮道根卒梁主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道根訃聞梁主問中書舍人朱异(異)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

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左傳文公七年衛獻公祭太廟聞大夫柳莊卒不釋祭服而往臨之）道根有勞王室臨（去聲○哭也）之禮也梁主卽幸其宅哭之慟

陳宣帝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二十四分升之一日溢禮喪大記朝一溢米暮一溢米謂朝暮各用一溢米爲粥也）及葬周主跣（先上聲○徒足履也）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音閃平聲○苫塊也見下胡氏）廬（倚廬也）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詩小雅蓼莪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註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致堂胡氏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武既爲裴傳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苫塊卒三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冠與師伐鄰皆禮所不得爲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苫草薦也塊土塊也禮喪大記寢苫枕凷註寢苫者哀親之在草也枕凷者哀親之在土也

唐太宗

鄒（今山東兗州鄒縣）公張公謹卒公謹卒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臣猶父子也情發於哀安避辰日遂哭之

大常博士呂才敘葬曰古者卜葬葢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掌墓之家）當路毀之則朝而窆（去聲○下棺也）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塋域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闢）踊（勇○拊心爲擗跳躍爲踊擗踊哀之至也）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小笑貌）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音曠○墓穴也）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唐中宗

葬定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附）葬乃追謚故英王（中宗初封周王後徙爲英王）妃趙氏爲和思皇后招魂祔葬

宋太宗

夏六月薛居正卒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何）察衆論賢之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帝親臨其喪爲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修飭爲善其後帝數（朔）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宋眞宗

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子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驕橫人不敢違卽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

詰也（委○遷）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
議日喧奏請待命謂茈（同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
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
詔遣王曾復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
於絶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帝固有罪然帝新
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任中正
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
宗廟尚可議邪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洛陽）并罷中正出
知鄆州

宋光宗

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壽
皇崩年六十八趙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
昰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
介少傅吳琚（居）請壽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奏
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
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
禮太后許之

明憲宗

夏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錢太后崩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
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慈
懿無子且有疾宜別葬彭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臣子

豈忍議別葬已而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諸大臣面議彭時曰合
依禮而行庶全聖孝上曰朕豈不知但與太后有礙學士劉定
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默然良久
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爲孝乎彭時曰陛下
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
葬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指周太后）則兩全其美矣上感悟明日
傳諭卿等如前議行

刑獄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變告者謂非常之事斥言反背也於是逮捕逮及也謂之所及則追捕之又逮者其人在而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之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當知異義也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縱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咸上聲車膠致同緻○轞車車上著板四周如轞形載囚其中令無所見膠致膠密不得開致密也詣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五見上爲王家奴以從去聲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搒邦笞刺成剟捆○搒亦笞也剟亦刺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薛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侵猶過越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否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其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爲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同航音剛○喉也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

荀悅曰貫高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平聲○議罪也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同所生也坐之及爲收孥孥妻子也收錄其妻子沒爲官奴婢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三年秋以張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渭橋有三中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秦始皇造以渡渭南離宮東渭橋在西安府東北五十里漢高祖造以通櫟陽西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里漢武帝造跨渭水以通茂陵以其對便門故亦名便橋唐名咸陽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祝廷尉張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病也平其不平曰平壹傾一傾則不平天下用法皆爲去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言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座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殺人曰棄市王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恭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裒○手掬之也土不敢斥言毀撤山陵故以取土爲譬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楊氏曰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是開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薄昭之死先儒論者多矣今綱目不書殺將軍薄昭而書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則所斷爲甚明夫昭雖帝之舅亦人臣耳安有人臣殺天子之使者而可逭其罪哉誅之當矣薄昭太后弟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平聲自引分斷也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胡一桂曰法乃天下公共之名器也法可宥天子不得私誅法可誅天子不得自宥故殺人者死文帝之法乃受之于高祖者也昭殺漢使正坐此科醜惡椒房盜竊神器詔此爲甚之斯時也將欲全之以慰母心則上違高祖之成憲國不孝也將欲殺之以保宗社則母或不食而死亦不孝也但誅昭以傷母不孝之罪小廢法以存昭不孝之罪

（大世固未有變及乘輿而毋能獨存者也則誅昭正所以存毋耳非達權通變者其孰能與於此）

五月除肉刑（除肉刑何予之也肉刑古法也自帝始廢古法則爲予之不忍人之心也）齊太倉（上供日太倉君）令淳于（複姓）意有罪當刑（刑肉刑也斷趾黥劓之屬）其少女緹（啼）縈（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祝續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爲令（當黥者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趾者笞五百）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爲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宴駕用梁王爲繼帝跪曰諾袁盎等曰昔宣公不立子（與夷）而立弟（穆公）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公羊傳隱公三年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由是太后議格（閣○止也）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爲遣田叔往按捕勝詭勝詭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誅（成○誘也）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宴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勝詭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稱王信）弟（田蚡也俱見上）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卽伏誅太

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爲足下憂之長君誠爲上言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水）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太后王皇后）金城之固也長君乘間（閒○乘空間處）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廄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爲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伏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連上聲）矣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

殺大農令顏異○（顏異之死特因對皮幣忤旨而張湯論以腹誹其視秦禁誹謗偶語殆又甚之死不以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初異以廉直至九卿上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稱去聲）上不悅人有告異他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初令下（緡錢等令）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翻）脣湯奏當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避○則例也）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致堂胡氏曰周厲王監謗秦禁偶語其後又有妖言令雖然是猶或發於口或筆於書得以據證反是爲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可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乎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令指孝子曰爾欲弒父指忠

臣曰爾欲弑君指廉人曰爾欲爲姦賊爾雖不言不爲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可殺矣立法如此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氣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喑嗚而死皆湯啟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

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隙同）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變告者謂以非常之事上告也）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意錢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贈死者）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

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椁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漢光武

大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

史臣斷曰周興以火甕教俊臣而即自犯入甕之令丁謂以崖州貶寇準而即自犯竄崖之險大抵酷吏奸臣皆不能自保也光武撫鄭大度必不以重刑爲治而梁統何爲有此疏耶帝雖不聽而統之苛害神人共憤以致其子松竦死皆非命而冀卒滅族嗚呼統之此疏其即與之甕而謂之崖也

漢明帝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今北直順天府薊州）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今江南甯國府）涇縣自殺

楚王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今江南蘇州府）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硯）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

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短）葱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

漢安帝

以劉愷爲太守居延（故城在陝西行都司甘州衛）都尉范汾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劉愷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昭公二十年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書呂刑告爾祥刑註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之意也詔從之

漢桓帝

秋七月殺南陽太守成瑨（晉）太原太守劉瓆（質）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陳蕃（○黨錮諸君子寻

之者取其公忌諱之者議共矯激皆一切之論非通曰三允者權衡矣是故書後書轉書逐策免而皆具其官皆所以甚官丞然二百餘人書曰罰黨錮諸君子亦不得不分受其咎矣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今甘陵府清平縣）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成瑨以岑晊（音質）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於是二郡爲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字）南陽宗資（南陽人）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晊字）弘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貫）與李膺陳蕃王暢更（耕）相褒重

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膺字）不畏彊禦（暴虐之臣）陳仲舉（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暢字）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比）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同躧音徙）履（履不著跟曳之而行言其遽也）到門宛（今南陽府南陽縣）有富賈（古）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岑晊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今山東兗州府）太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侯覽家在防（縣○今在兗州府曲阜縣）東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家宅籍沒資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邳○今江南淮安府邳州）令求故汝南太守李暠（高上聲）女不得遂

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棄市於是宦官訴冤帝大怒超浮並髡（剃髮）鉗（鐵束頸）輸作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劉瓆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刑人之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昔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折辱公主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

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則天和於上地治於下矣帝不納

秋八月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諸葛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耕）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爲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今四川潼川州）復以平子豐爲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并力也）以獎王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蔣琬字）推心從事

否（痞）可復通逝可復還也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陳震字）前爲吾說正方（李平字）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蘇秦張儀）之事也

初長水校尉（官名）廖（料）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副怏怏怨謗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今四川成都府茂州）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聞之亦廢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亮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以其無私也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晉武帝

司隸校尉李憙劾奏故立進（縣名集覽云未詳處所）令劉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夜）武陔（該）各占（去聲）官稻田詔曰友侵剝百姓其考竟（考問究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問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敕羣僚各愼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司馬溫公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憙其於刑賞兩失之矣使憙言是則濤不可赦非則憙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

南北朝 魏太武帝

夏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魏主使崔浩中書侍郎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東漢馬融鄭元鄭興賈逵三國魏王肅）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頒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樵去聲）類矣（噍齧也類種也言無復有活而噍食之種也）浩竟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四達日衢）北人無不忿恚（惠）相與譖浩以爲暴（僕）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祕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兵）州（今山西太原府）受布千匹事覺謀於高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當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崔鑑謂曰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

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鄉（向）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匃（蓋○乞也）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六月

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責也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忌○心動也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愼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爲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梁元帝

夏四月侯景伏誅○羊侃之子鵾爲景都督殺之送尸建康傳轉去聲○驛遞首江陵截其手送於齊暴僕景屍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溧栗陽今江甯府溧陽縣公主簡文帝女侯景娶之亦預食焉景五子在北齊皆殺之

齊文宣帝

王偉等伏誅○湘東王誅王偉等於市初偉於獄中上詩王愛其才欲宥之有言於王者曰偉作檄吸文甚佳王求得之見其有湘東一目之語湘東王眇一目王偉所作檄文有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甯爲四海所歸之句乃怒誅之

致堂胡氏曰侯景叛亂爲之謀畫贊決者皆王偉也春秋治亂臣賊子尤嚴於其黨若使人知亂賊之不可與則不能自立而亂少弭矣若王偉者幸生獲之數其惡逆戮諸市朝猶未足以雪人神之憤洗滅亡之恥乃以吟詩篇章欲脫其死及其誅也又以一言靳己之故是蕭繹喜怒生殺皆爲己私而不念君父也豈不悖哉

齊主殺其尙書左丞盧斐李庶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爲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左丞盧斐李庶皆言其誣罔不直收啟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爲刺客所殺齊主怒於是斐庶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軍器監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總署二一曰弩署一曰甲坊潛亦坐繫獄斐庶死獄中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

唐高祖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至長安獻俘孚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

致堂胡氏曰王竇皆非唐之叛臣也而世充事煬不忠致隋失天下又殺恭帝而自立淫刑以逞虐及無罪其罪爲重宜數其罪而戮之而待建德以不死則刑有章矣而唐不然其不戮世充也得非內省有疚與其誅建德也無乃畏惡其能與已而使人殺世充豈所謂與衆棄之與

蕭銑內外阻絕問策於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以太牢告廟下令出降孝恭送銑長安斬於都市

華陽范氏曰蕭銑故梁子孫因隋之亂保據荊楚欲復先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濫刑甚矣

唐太宗

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青州今山東青州府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去杻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茄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圖也免罪知其冤而不爲去聲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四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

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冬十月殺瀛州(今北直河間府)刺史盧祖尚○上以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阯(今安南國交州府)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為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今山東青州府)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今山東萊州府)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曏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廕

濮州(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除鞭背刑○(美仁政也)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係)皆附於背故有是命

赦死囚三百九十八○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

致堂胡氏曰罪既至死無可赦者此三百九十八者其間甯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況既得一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免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頗也然不敢違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始者縱之過也

踣(仆同)魏徵碑○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遂昌尹氏曰仆碑之事先儒論之詳矣綱目書之不言其故則識太宗為可知雖然太宗從諫之美非出於中心之誠特以好名之故矯揉行之或面雖悅從而心實不樂如須殺田舍翁之類積怒已非一日猶投種於地有時而發故身沒未幾譖訴遂行此其所以輕於仆碑略無留難者也觀者又當以是思之

唐高宗

劉仁軌戴至德更(耕)日受牒(疊)訴(訟辭也)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去聲)詰(乞)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為(去聲)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之深重之有老嫗(於去聲○嫗婦老稱)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械○曉也)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

張文瓘時兼大理卿囚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酌○刀斬也)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

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坏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

唐中宗

三年三月太后置銅匭（癸）受密奏○太后自徐敬業（徐復姓）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給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

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爲遊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旣下獄則以威刑脅之無不誣服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脈突地吼（許偶反）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很

唐肅宗

元年赦天下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垍死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垍爲（去聲）汝長流嶺南均爲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

致堂胡氏曰張說父子於太子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慈也今肅宗以生生之恩專歸說垍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與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爲肅宗者正均垍之罪而爲說置後其庶幾乎

唐代宗

盜殺李輔國○（書盜殺何病唐也輔國罪惡滔天明正刑誅固已晚矣而行盜賊之計直書盜殺病帝之不能刑也）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唐德宗

秋七月殺忠州刺史劉晏○（凡興利之臣卒有得其死者以劉晏之善理財濟唐中興亦且不保其終則餘可知矣然是時楊炎証證其罪而德宗又密遣中使蹤之政刑若此君臣俱任其責此國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之意也）荊南（今湖廣荊州府）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誣成之上密遣中使縊（意）殺之天下冤之

唐敬宗

敬宗皇帝寶歷元年春正月赦○先是鄠（戶○今陝西西安府鄠縣）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葉○拖也）之於庭詰（乞）之乃中使也

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唐百官志赦日樹金雞於仗南竿長七尺上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幡長七尺係以絳繩集百官父老囚徒於闕下令衛尉樹金雞宣制訖乃釋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梃（庭上聲○杖也）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

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宋恭宗

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

御史孫嶸（宏）叟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僥詐貪淫福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妒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怒僅謫建甯夫建甯實朱熹講道之闕里（朱子嘗居建甯府建陽縣之考亭學者號為南州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況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遂詔責投高州（今廣東高州府）團練副使循州（今廣東惠州府）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屬浙江紹興府）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甯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丙）去撤轎蓋暴（僕）行秋日中令舁（預○對舉也）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今福建泉州府）洛陽橋（在府城東北跨洛陽江一名萬安橋宋郡守蔡襄建）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於客邸（底○舍也）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似道舟次南劍州（今福建延平府）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以不死

候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今福建漳州府）木綿庵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廁上拉（蠟○折也）其胸殺之陳宜中至福州（今福建福州府）捕虎臣斃於獄

元順帝

六年春二月伯顏有罪黜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尋竄南恩州道死○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祝）意脫脫故脫脫政令自脩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塡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薰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

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
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
有之大義滅親（左傳隱公四年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大夫但知
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閒○乘空閒處）自陳忘家徇國
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
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辨論
益悉其心靡他遂聞於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
順二王帝不勝（升）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去聲）脫脫脫脫亦泣
下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
蝸坳（凹○坳堂上坳深處也）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

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
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
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
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遣怯薛月可察兒
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灰上聲）入草詔數
（上聲）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奏乞陛辭不許既而
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今廣東肇慶府）陽春縣（屬肇慶府）
行次江西隆興驛（在南昌府）病死

明太祖　詔焚錦衣衛刑具○上聞錦衣衛多以非法訊鞫（菊）罪囚命取
其刑具悉焚之所繫囚仍送刑部審理○有軍人犯罪當杖其

人嘗兩得罪宥免有司請并論前罪誅之上曰前罪既宥今復
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乎

明宣宗　冬十一月千戶臧清棄市○時有囚告左都御史顧佐枉法者
上怒召楊士奇楊榮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陷佐因命法司窮
治之得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
何以行事立命磔（窄○裂尸也）清於市

明英宗　下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都指
揮門達有寵自計得進言於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
排去之乃使邏（羅去聲○巡也）卒摭（職）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
不以彬沮論之曰從汝逮問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彬遂下獄

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北庭獨
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猝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
死無憾并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逮問達
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佯諾曰此實李閣老教
我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乃
無辭達信之以聞命中官會法司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
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攀）指也達失
色計沮彬得從輕調南京

明憲宗　秋八月汪直有罪罷○御史徐鏞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曰汪直
與王越陳鉞結爲腹心自相表裏肆羅織之文擅威福之勢兵

連西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漸成羽翼可爲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爲奸臣結黨怙勢之戒上深納其言遂罷直削越威甯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鉞及戴縉革職爲民召還馬文升以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初汪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善詼諧(詼戲也諧和韻之言)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譎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酗(虛去聲○醉怒也)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

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及其罷斥中外莫不快之尋尚銘亦有罪黜籍其家韋瑛謫萬全衛尋伏誅

明世宗

冬十月復逮嚴世蕃下獄○先是御史林潤既劾鄢懋卿罷去知讐在必報會袁州(今江西袁州府)推官郭諫臣以公事過嚴嵩里(在袁州府宜縣)分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爲督諫臣至箕踞(坐伸兩足以手按膝形如箕也)不起役人戲以瓦礫(小石)擲諫臣亦不禁諫臣遂具揭上之潤潤得之大喜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嚴世蕃爲主事之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朝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聚衆至四千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逮及也其人在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則討捕之)至京潤下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栗祁捕龍文自駐九江(今江南九江府)勒兵以待

乙丑四十四年春三月嚴嵩削籍沒其家其子世蕃及羅龍文伏誅○初林潤聞命馳至九江郭諫臣自監司盡散其工匠四千人龍文走匿世蕃家捕得之潤因諭袁州府詳具嚴氏諸暴橫狀得之復上疏數(上聲)世蕃父子罪上怒詔下法司訊狀已而徐階具疏以聞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於

市二人聞相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已而籍嵩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踰於天府冬十二月詔萬宋鄢懋卿並充軍嚴嵩死(嵩寄食故舊未幾死)

明神宗

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趆(底)等相訐章下禮部初楚恭王以廢疾薨遺腹宮人胡氏雙生華奎華璧華奎嗣楚華璧封宣化王宗人華趆盟宗族二十九人奏楚先王風痺○(祕陰痿之疾)不能御內令宮婢胡氏詐爲身臨蓐(肉○臨寢蓐也蓐薦席)時抱妃兄王如言子爲華奎又抱妃族王如綍舍人王玉子爲華璧皆出趆妻王氏口王氏如言女故知之章入通政使沈子木持未

上六月楚王劾宗人疏亦至事下部禮部侍郎郭正域曰王秦
華越事易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王家世系事難竟楚王襲
封二十年何以至今始發又發於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越一
人而二十九人同攻王果有眞見出眞情否王假則華越罪不
勝升誅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正域江夏湖
廣武昌府人一有偏徇禍且不測非勘則楚王跡不白各宗罪不定
將正域右宗人閣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尚書趙世卿倉場尚
書謝杰保祭酒黃汝良皆謂王非假一時閣部互相齟齬鉏語○
意不相值日閣臣給事中姚文蔚畏劾郭正域故王護衛中人餘怨謀
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劾姚文蔚並及沈一貫不報秋九

月刑科都給事中楊應文錢夢皐各劾郭正域夢皐并劾及沈
鯉不報上卒以王爲眞罷正域官楚府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
增江夏王華煊謚請復勘假王不報

冬十一月妖書事起○命錦衣衛嚴鞫菊之皦生光自誣服事
得解時有飛語無姓名造語者若飛來也曰續憂危竑宏議宋甯宗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甯宗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是爲理宗廢皇子竑爲濟王理宗立彌遠矯詔殺竑萬歷二十六年有撥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著爲一書名曰憂危竑議蓋爲皇長子發危也茲名續憂危竑議者亦復憂危太子云凡三
百餘言謂東宮不得立之而從官不備寓後日改易之意其特
用朱賡賡者更庚也內外官附賡者文則戎政尚書王世揚巡
撫孫瑋總督李汶御史張養志武則錦衣都督王之禎都督僉
事陳汝忠錦衣衛千戶王名世王承恩錦衣衛指揮僉事鄭國
賢又有陳矩朝夕帝前以爲之主沈一貫右鄭左王規福避禍
他日必有靖難勤王之事建文時燕王舉兵向闕號靖難兵吏科都給事中項
應祥撰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刊其書一夕間自宮門至衢
巷皆遍及明舉朝失色莫敢言朱賡得於私宅以聞上大怒令
廠衛搜緝務得造書主名責項應祥喬應甲回奏沈一貫請嚴
跡之偵校塞路購賞格五千金官指揮僉事喬應甲項應祥各
回奏奸書謗人無自名理上遂不問上召皇太子慰安之太子
泣上亦泣隨令內豎汝以慰安太子語諭內閣時一貫方以楚
宗事恨郭正域正域沈鯉門生也鯉聞告客語人曰此事何必

張皇一貫大不懌正域放歸待凍潞河之楊村閒門不絕一貫
益側目給事錢夢皐直指正域并及沈鯉御史康丕揚佐之於
是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隷乳媼襖十三人巡捕都督陳汝忠
又獲正域舍人毛尚文江夏布衣王忠巡城御史事丕揚捕高
僧達觀琴士鍾澄百戶劉相醫人沈令譽下獄考訊無所得邏
羅去聲○巡也校環逼鯉第迫脅不堪皇太子遣內監語一貫曰先生
輩容我乞全郭侍郎會都察院溫純上書訟之陳矩亦力持之
鯉得安上命錦衣嚴鞫妖書一貫朱賡請寬疑獄最後錦衣百
戶崔德緝順天黠生皦生光性險賊善爲人金坐譴戍大同赦
歸終不悛悛改也○猶脅鄭國泰金方廷訊時丕揚等皆欲坐郭正

域御史牛應元不可並指天爲誓御史沈裕厲聲折浙生光從重論恐株連多人無所歸獄生光自誣服歎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刑部尚書蕭大亨必欲窮究之禮部侍郎李廷機趙世卿告賡謂即此可以具獄賡以語一貫事得稍解

三十二年夏四月皦生光磔窄于市。提督東廠司禮太監陳矩上妖書獄移皦生光刑部論斬上欲以謀危社稷律論磔裂尸也矩素清直妖書事保全善類爲多生光磔于市妻子戍邊妖書非生光也第其人可死故人不甚憐之

或謂妖書出武英殿中書舍人秀嘉今浙江温州府趙士正後士正疾篤自言之肉碎落如磔

四十三年夏五月梃擊事起詔法司嚴刑鞫審磔張差於市是月巳酉有男子持棗木棍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内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内官韓本用等執之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庚戌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計州屬直隸順天府井兒峪育民臣再三考訊口稱喫齋討封等語事非實情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癲稽其貌又係黠閑入聲○狡也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鞫重擬乙卯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等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萬倉燒差柴草氣憤於四月内來京欲赴朝聲冤從東進不識門徑往西走適路遇二人紿臺上聲○誑也日爾無憑據如何進有棍子一條便可當作冤狀等語差日夜氣憤失志顛狂遂於五月初四日手拏棗木棍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殿前射石箭放彈投甎石傷人律斬立決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至新犯張差見其年壯力強非風顛人臣問實招與飯不招當餓死置飯差前差見飯低頭巳而云不敢說臣乃麾吏書去止留二役扶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爾幾畝地種老公騎馬我跟走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說汝先走一遭撞見人便打殺與我棗木棍領至厚載

門進到宮門上守門阻我我擊之墮地等情其各犯姓名不肯招出臣看此犯不顛不狂有心有膽乞敕九卿科道會問辛酉戸部郎中陸大受疏言青宮何地張差何人橫肆手棍幾驚儲蹕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甘爲人死張差業招一内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何以不知其處所供霸州屬順天府武舉高順甯等今匿何所變豈無因警亦非小乞陛下大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凶人於朝市以謝天下疏中有姦戚二字上惡之與王之寀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移文薊州確查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顛始末諸臣皆欲以風顛結案乙丑刑部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先朱瑞鳳等再審張差

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保處送灰龐保劉成在玉皇殿商量與我三舅外父逼遣我來等語刑部行文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給事中何士晉上言頃者張差持梃突入慈慶宮事關宗社安危陛下宜如何震怒三事大臣宜如何計安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異○弛緩之意）豈刑部主事王之寀一疏無故發端事涉宮闈形見勢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報閣臣促之上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奉襄大典（襄成也葬曰襄事）追思慈恩罔極哀慕不勝（升）方在

靜攝中突有風顛張差持梃闖（詔去聲）入青宮震驚皇太子致朕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已傳內宮添人守門防護連日覽卿等所奏姦宄叵測行徑隱微既有主使之人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戚知州回文以上壬申上再諭法司嚴行鞫審速正典刑時語多涉戚臣鄭國泰（鄭貴妃弟）國泰出揭自白何士晉復奏陸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姦戚等語並未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宮中力求陛下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立送法司考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祕）即陛下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陛下嗣後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砌）起居俱保鄭國泰保管稍有疏虞即坐罪語雖不倫上亦不問癸酉駕幸慈甯宮召見百官輔臣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先後至內侍引至聖母靈次行一拜三叩頭禮上西向倚左門柱設低座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雁行立左階下上宣諭曰昨有風顛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庭遂生枝節誰無父子爾等乃欲離間我父子邪適見刑部郎中趙會楨所問招情止將本內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一人以傷天和尋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爾等何疑顧問皇

太子爾有何語與諸臣言之皇太子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妄生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於是羣臣趨出次日決張差於市

錢穀

周康王　初唐虞夏商之世幣（錢也）金有三品至是太公望乃立九府（大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圜法（錢也）錢圜函方輕重以銖（銖○銖二十四分兩之一）通九府之用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

漢文帝　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銖（銖）錢除盜鑄令○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莢（莢）錢（民間名曰榆莢錢言如榆莢之薄卽五分錢也）於是物價騰踊（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其罪黥（黥○墨刑在面）然鑄錢非殽（同）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贏盈○餘利也）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錢也）之勢各隱屏（屏○隱身屏跡）而鑄作

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不如收之（收銅于官而官自鑄）賈出亦陳以爲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鼂錯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爲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勸農大富樂矣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漢武帝　元狩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民）錢舟車
○元光六年書初算商車元朔六年書贖罪買爵至是又書造皮幣白金等物詞繁而不殺興利之端日以益多夫天生時地生財人君以正用一歲所入自足供一歲之用豈必廣爲源取以足其國乎武帝苟非奢侈窮黷其弊未必至是設法若此

欲無慮耗難矣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去聲）請更（耕）錢造幣以贍用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緣○飾也）以藻繢（會五采繡也）爲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藉也）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雜鑄銀錫爲白金其一重八兩圜之以象天其文龍二重差小方之以象地其文馬三復小橢之以象人其文龜○橢音妥圓而長也）大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於是以齊大煮鹽東郭咸陽（東郭複姓）南陽大冶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古）人子桑宏羊以心計（言不用籌算）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去聲○占隱度也各自隱度其家財多少爲文簿送之官）率緡（錢貫也）錢二千而一算（稅也）及民有船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

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百姓咸指怨之

元鼎二年夏置均輸禁郡國鑄錢○孔僅爲大農令而桑宏羊爲大農中丞稍置均輸（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遷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自文帝五年除盜鑄令於是六十一年始禁）專令上林三官鑄（武帝置水衡都司主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鐘官辨銅令是爲上林三官）非三官錢不得行

元封元年桑宏羊領大農盡斡（管主之也○專）天下鹽鐵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並去聲○委積輸送之物○積音恣）貴即賣之賤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侵取也）大利而萬物

不得騰踊（勇）至是巡狩所過（戈）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宏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宏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去聲）稅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天乃雨

遂昌尹氏曰宏羊一賈人子耳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宏羊非能取其家之貲以助國也又非能神運鬼輸以生財也不過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乎我朝司馬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財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嗚呼此言眞萬世之藥石也

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榷（角）酒酤（故榷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爲禁民酤釀官自開置上獨取利下無由得有如道路設木爲榷因名焉）

復田租舊制○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雌）積其令郡國收見（現）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景帝元年三十稅一遂爲常制）

漢宣帝

五鳳四年初置常平倉○自元康（宣帝年號）以來比（祕○連也）年豐稔（任上聲）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水運也）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河東（今山西平陽府）上黨（今山西潞安府）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

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梁武帝

秋七月梁禁用短錢（短數之錢或以八十爲百或以七十爲百或以九十爲百梁主下詔禁之而人不從後遂以三十五爲百云）

陳高祖

夏四月梁鑄四柱錢（一當二十）禁細錢

周武帝

秋七月周更（耕）鑄錢文曰布泉（皆錢之別名周禮錢行之曰布藏之曰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陳文帝

陳改鑄五銖（殊）錢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民間私用鵝眼錢至是改鑄五銖錢（銖二十四分兩之一）一當鵝眼之十

隋高祖

隋鑄五銖（殊）錢背面肉（壽）好（去聲○肉錢形好錢孔）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

唐高祖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此後世錢文用寶字始此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升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百畝爲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三爲世業八爲口分問。八十畝人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詩。絲經枲緒日絁。枲音徙麻也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通作庸日三尺或綾或絹或絁或布。是謂之庸也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賬三年造戶籍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治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無憾者也唐之法蓋庶幾焉然爲治者惟有省力役薄稅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富者不得兼之則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唐元宗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曰一啟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祕書監崔沔勉曰若稅銅折役計估古。市稅度鐸庸傭同則官冶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爲物貫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乎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不可以賞勸貧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

唐肅宗

初鑄大錢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

八月更鑄大錢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 前書初鑄大錢矣於是書更鑄自大錢更鑄而人始相食矣書更鑄重傷之

六月敕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三品錢初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行浸久屬覘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乃敕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敕大小皆當一民始安之

唐代宗

三月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因。塞也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今陝西漢中府洋今漢中府西鄉縣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卽西京長安也米斗千錢百姓捋鸞入聲穗遂。禾穎以給禁軍宮廚無兼時之積晏乃疏通也浚深也汴水遣去聲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劉晏爲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唐租庸調之法壞代宗以畝定稅斂以夏秋時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卽征之號青苗錢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

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輕重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帽）亂（不明也）不集今獨使中人（宦官也）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卽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咨。量也）皆倚辦於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驛傳也）相望覘（笛平去二聲。窺也）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

賤之憂晏以為辦集眾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汙其句（鉤同）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猶言若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不待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黃河）流湍悍（勇急也）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水運曰漕）卒緣（循也）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搜。船之總名）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

於揚子（今江南揚州府儀眞縣）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懿宗年號）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翠）薄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極。閑與煩也）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致堂胡氏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納必委之士類理財以養民為先官多則民擾論大事不計小費事必於一日中決之皆可法也夫晏之足國其功豈王鉷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不免於誅死何也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且史亦言眾頗疾之是必有說矣

唐德宗

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元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於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二年五月增商稅為什一○以軍興故也

三年正月復榷天下酒

四月括富商錢○時兩河（河南河北）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酒去聲○賃也）櫃質（質至○物相質當也）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教○地藏曰窖）百姓為（去聲）之罷市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四年夏四月初稅閒架除陌（通作百）錢法○（書初何謹始也是法行而愁怨之聲盈於遠近矣○房屋有稅及官用省錢始此）　楚鑄鉛鐵錢舊治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閒架者每屋兩架為閒上至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閒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周世宗

二年九月周始鑄錢○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鑄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立監（立署也監鑄錢之所）采銅鑄錢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輸官受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死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試）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司馬溫公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宋太祖

乾德二年八月宋置榷貨物（置于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給茶後解鹽亦榷之）

宋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冬十月初榷酒酤

淳化三年夏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先是旱大蝗詔遣使決諸州獄五月雨蝗盡殪（意○死也）至是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糴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糶名曰常平倉遂為永制

宋真宗

秋七月除農器稅○知濱州（今山東濟南府濱州）呂夷簡（蒙正姪）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勝一日宜與大臣議捄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李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榷貨物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伍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理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鹻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天聖二年置益州交子務○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吝○券也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即今所謂合同周禮大市以質小市以劑）之法一交一緡（民○錢貫也）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爲額

天聖八年秋八月復解鹽通商法○（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

熙甯元年冬十一月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膾謂計人數出穀以箕斂之也）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在史記平準書中）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中書樞密兩府）不

敢復辭

二年九月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恕)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鐸)麥粟之贏(盈)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平聲)出息二分隨夏秋稅(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年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遊手之人今通諸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恣)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平聲)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莫)職官一員典幹(管)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

農事興而民苦之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邀)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安石)

青苗之法向非廣淵之欲希勢必見沮於子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誅

三年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諭起之○河北(治直隸大名府)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去聲)琦奏曰如桑宏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遺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爲巽辭謝

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爲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條例司命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趙清獻素號剛直今欲安石之出者則知新法之禍乃清獻不能剛果之所致也惡在其爲剛直哉劉琦謂其囊括拱手但務依違信矣乎

八月罷粥鬻祠廟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閼伯高辛氏之子爲堯火正堯遷之於商丘左傳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商丘今歸德府商丘縣微子成王封微子啟於宋以紹殷後○宋即商丘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矍覺然驚顧貌託摯爲奏曰

閼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在歸德府治西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敗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傷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神廟皆得罷粥

宋徽宗

崇寧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也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人主始請鑄於諸路與小平錢通行於時

三年四月置京西北路交子所○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陝路立僞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巳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爲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四年閏二月鑄夾錫鐵錢自太祖以來閩蜀陝西多用鐵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遼夏以鐵錢爲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鑄之乃詔置陝西河東河北京西十八監鑄當二夾錫鐵錢

宋高宗

紹興六年初置見錢關子○時命張浚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于榷貨物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物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紹興十二年五月初置榷場于盱眙○其後又置于光州棗陽安豐軍金亦置榷場于壽州鄧州鳳翔府

紹興三十年初行會子○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如交子關子之類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并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於兩浙遂通行諸州

宋理宗

秋七月置榷場于樊城劉整言於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去聲文德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在襄陽府城東南外通互市內築堡壁堡小城壁軍壘蒙古又築堡於白鶴亦山名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附○軍中吹角掠襄陽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蒙古所

賈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耳靜軒周氏曰自置榷場于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决矣蒙古以利誘呂文德請置榷場文德許之然則誤國之罪可勝誅哉綱目特書所以志其失襄陽之漸云

景定五年九月作銀關○賈似道以物貴由於楮楮幣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制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於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元世祖

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

三月行至元鈔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

元成宗

賈古胡獻寶珠○西域賈人有獻珍珠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長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明太祖

夏四月黜廉州府巡檢王德亨流廣平府吏王允道於海外○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阬鑿黜之允道言磁慈州屬河南彰德府臨水鎮地產鐵請如元時置鐵冶都提舉司轄之歲可收鐵百餘萬觔上命杖之流海外

明神宗

二十四年京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從之命戶部錦衣衛各差官一員同仲春開採戶科給事中程紹工科楊應文言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命採礦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官四十餘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約費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不聽命戶部郎中戴紹科錦衣僉事楊宗吾開礦汝南九月僉事府錄事曾長慶錦衣衛百戶吳應騏請山西夏邑開礦京後衛指揮王中允請青沂等處開礦從之編富民爲礦頭從太監王虎請也

冬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各開礦先是奸人王君錫奏開易州礦下戶部議尚書林材上言山冶之害小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囮訛○鳥媒也以來生鳥寇之藪也遂逐君錫及張位秉政以爲利出於天地之自然可益國無病民採之便上遂從其言礦使之害幾徧天下

二十七年春正月分遣御馬監高寀榷角○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凡上獨取下利無所得卒名榷有如道路設木爲榷也京口今江南鎮江府供用庫官暨吉○姓也祿榷儀眞今江南揚州府儀眞縣　二月千戶張宗仁請復浙江市舶白○海中大船命太監劉成榷稅浙江千戶陳保請榷珠命內監李鳳榷珠廣州兼徵市舶司稅課　設福建市舶司

災賑

晉武帝　秋晉大水螟（明○食苗心虫）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言今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今山東兗州府）豫等州留漢氏舊陂（畀○畜水曰陂）以畜水餘皆決瀝（水下曰瀝）令饑者得魚菜螺（同蠃）蚌（棒○蚧屬）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

隋高祖　度（鐸）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雌）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致堂胡氏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就龠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招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饑也庶有瘳乎

唐太宗　貞觀元年六月山東旱詔所在賑䘏蠲其租賦

二年畿（其）內蝗上入苑中見蝗掇（端入聲○取也）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關內旱饑赦天下○關內（卽關中）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因去聲）啞（汙去聲○懷怒氣）夫養稂（郎）莠（有○俱害苗草者）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朔）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稔（飪）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唐元宗　開元三年四月山東（今山東省）大蝗民不敢殺拜祭之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意○埋也）之議者以爲蝗多除不可盡崇曰河南北（黃河之南之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愼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質）而愈疾（楚莊王食寒葅而得蛭恐左右見而監食不誅則廢法遂吞之令尹賀曰王有仁德天所輔也是夜嘔而蛭出久疾得愈蛭水蟲也一名馬蝗）孫叔殺蛇而致福（孫叔敖爲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叔敖曰聞之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飢死乎若使殺蝗有禍臣請當之

開元四年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爲害益甚拒不從命崇牒（疊○移文曰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敕使者察捕蝗者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立賑饑法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唐德宗　貞元八年秋七月天下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三萬餘人）遣使宣撫諸

道○太宗之世水四十餘州矣不書大此其書大何無不大也延齡大用小人之陰盛矣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惣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上曰淮西貢賦旣闕不必遣也贄曰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讐敵穆公猶救其饑左傳僖公十三年晉饑惠公使乞糴于秦穆公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而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道

唐僖宗 秋七月大蝗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食稼

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賀

宋太宗 淳化二年春旱蝗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禱雩于○雩祈雨祭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宋仁宗 天聖三年六月大水○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媿服焉

明道二年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時歲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

皇祐元年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辭不受○富弼始終勞謙其志可尚前使契丹有功加官而不受今救荒又有功加官而固辭誠乃仁人之量君子之心乎後之碩寵寸功矜已誇人者豈不為富弼之罪人哉直書不受深予之也○勞謙有功勞而能謙也易謙卦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今山東青州府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就也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給也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去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粆秋上聲○粆乾飯也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卑○澤障曰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冢俗作塚葬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

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寺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籍或待哺步○食也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去聲加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宋孝宗 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于諸路浙東治紹興府大饑王淮薦熹卽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徵及至則米已輳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丙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

王是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治也）革之有短熹
者謂其疏於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
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熹言乾道（孝宗年號）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倉名）米六百石賑
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
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現）儲
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俗作耗）米三升
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
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
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

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
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淫惡不
實還者有罰

宋甯宗　秋七月大旱蝗飛蔽天食浙西（治杭州府）豆粟皆盡詔郡邑賑恤
之

宋理宗　臨安饑詔賑恤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
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
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今民飢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
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
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贍活飢民甚眾

宋度宗　七年（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曰元）春二月大饑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
賑貸知撫州（今江西撫州府）黃震大書閉糴者籍彊糴者斬不抑米價
勸分有方全活甚眾

元仁宗　京師大旱疫帝問弭（米）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
事以對帝歎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

明太宗　敕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巡視兩淮謙等奏潁州（屬江南鳳陽府）軍
民缺食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步）
嗷嗷（遨○眾口愁也）卿等尚從容啟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漢武帝朝汲黯奉使過河南見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黯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卽發廩賑之勿緩
詔遇民饑卽行賑給戶部言賑北京臨城（今直隸正定府臨城縣）饑民三

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雞）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
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隋開皇（文帝年號）間旱饑文帝不肯
開倉賑濟末歲計所積（恣）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
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卽賑給之
皇太子赴北京太子過鄒縣（屬山東兗州府）會歲荒民饑乃下馬入民
舍見男女衣皆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
若此乎會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讓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
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請賜今年秋糧
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邪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
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太子曰且與六

斗汝無懼擅發子見上當自奏也太子至卽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明仁宗 夏四月詔免山東淮徐稅糧之半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如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稅方急上遂召楊士奇等令草詔免之士奇曰此事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論乃令士奇書詔畢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卿今可語戶工二部朕已悉免之矣左右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荒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乃與民寸寸計較邪

明英宗 夏六月京師旱時御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羣呼噪不知所起後有監國即位及復辟之事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悉如謠

明景帝 二月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宏巡撫江淮諸郡時淮徐大饑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南流民踵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倉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給米被鬻者贖歸其家擇醫四十人空廒六十區處流民之病者死則給以棺爲叢冢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人述其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上聞淮徐大饑驚曰奈何後得竑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餓死我百姓矣

明世宗 三月前大理寺評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其言曰救荒有二難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已死貧民急埋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權借官錢以糴糶權興工作以助賑權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明神宗 夏五月大旱詔免災傷地方本年錢糧

明莊烈帝 二年夏四月秦晉饑盜起朝臣捐俸助餉上曰諸臣興利除害

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

河道

漢文帝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今河南開封府延津縣東潰會金隄低○自開封府滎陽縣東至山東濟南府信陽縣海口千餘里歷代築之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隄興卒塞之○書河決如此

漢武帝 三年春河徙頓丘夏決濮陽

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塞之未必應天望氣者亦以爲然於是久不塞

夏遣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初河決瓠子二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負薪

卒塡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漢成帝 河決

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今既難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

河復決復命王延世塞之

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作治六月乃成

求能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浚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而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

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土木今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更爲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漢平帝 徵能治河者

時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

此地秦漢以來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
爲官亭民室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爲四五宜
有益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
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
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
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
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
掾桓譚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
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
食無產業民衣食縣官而爲之作乃兩便時莽但崇空語
無施
行者

漢明帝 **夏四月修汴渠隄**

初平帝時汴河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
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
浸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
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
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
注無復潰漏之患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

河汴分流
復其舊跡
已書成久廢也自往年四月始修於是一年而後成明民
多以故謹書之綱目渠漏書成三隄堰書成二漢汴渠是
年唐廣運渠天寶二年周汴渠戊午年梁汴堰丙申年皆
民久利也惟周河堤書成不書修則美其速成也甲寅
年

漢章帝 **三年夏四月罷治虖沱石臼河**

初顯宗之世治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
連年無成死者不可勝算帝以謁者鄧訓監領其事訓考
量隱括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其役更用驢
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數千人訓禹之子也

梁武帝 **十五年九月梁淮堰壞**

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
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爲大都督勒

衆十萬攻之李平以爲不假
兵力終當自壞既而果然

陳後主 **二年六月隋作廣通渠**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宇文愷鑿渠引
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關
內賴
之

隋煬帝 **四年春正月開永濟渠**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
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六年冬十二月穿江南河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
廣十餘丈欲東巡會稽也

唐元宗 **十年六月博州河決**

自王莽辛未書河決其後無書者至是七百餘年
始復一書蓋王莽不塞之私反足以傎水之性與

唐德宗 **二年三月李泌開運道成**

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運
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

唐昭宗 **三年夏四月河漲**

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爲
二河夾城而東爲害滋甚

晉高祖 **三年冬十月河決鄆州**

自莽世辛未書河決是後九百餘年書河溢河漲者凡八
其以河決書者一而已詳唐玄宗開元十年及朱梁決河
爲二以蹴河漲唐昭宗乾甯三年後復決河以限晉兵戊
寅年晉雖塞之未幾復壞甲申年於是而河決鄆州明年
決博州二十二年九書河決矣終綱目書河決十
有六詳漢文帝十二年而五代居其九梁之罪也

晉主重貴 **元年夏四月晉滑州河決發民塞之**

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詔大發數道丁夫塞
之既塞晉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

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晉主乃止

漢隱帝 元年五月河決魚池

魚池有二一在西安府臨潼縣秦皇陵東北五里初造陵取土其地汙深水積成池謂之魚池一在重慶府城東南二百五十里流合岷江嘗有神龍游此世傳爲巴子魚池二處未詳孰是

周太祖 二年十二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

三年春正月周遣王峻行視決河

周主以決河爲憂王峻請自行視許之鎮甯節度使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至是榮復求入朝周主許之

周世宗 元年春正月周遣使分塞決河

十二月周河隄成

河自楊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派匯爲大澤瀰漫數百里又東北環古隄而出灌齊棣淄諸州漂沒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捕魚以給食久不能塞至是遣李穀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二年冬十一月周疏汴水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爲汚澤世宗謀擊唐先命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世宗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四年夏四月周疏汴水入五丈河

一統志云五丈河在開封府滎陽縣南三十五里大別山下談苑曰京水自滎陽踰汴東北注河通山東之漕其廣五丈故名

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

五年春正月周鑿鸛水引戰艦入江

一統志云鸛水在淮安府城西一名老鸛河周世宗至北神堰齊雲艦大不能前進遂開此河以通其道世宗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乃自往視之授以規畫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爲神

周汴渠成

浚汴口導河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六年二月周導汴水入蔡水

一統志云汴水在開封府界東流過蕭縣至徐州城東北與泗水通蔡水即蔡溝水在汝甯府上蔡縣西南二里其水盈涸無源古有蔡河疑即此以通陳潁之漕

六月河決原武周發近縣民夫塞之

宋太祖 開寶四年河決澶州

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宋主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姚恕坐棄市恕初爲開封判官謁趙普閽者不即爲通恕怒而去普由是憾之竟坐法誅投其尸于河

宋太宗 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決滑州

河大決滑州之韓村汎澶濮曹濟諸州壞民田廬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詔發丁夫十餘萬塞之

宋真宗 大中祥符三年八月河決通利軍

天禧三年河決滑州

泛澶濮鄆濟徐境

宋仁宗 嘉祐元年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殿中丞李仲昌于英州

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錮斲非便詔罷其役

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於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修六塔仲昌之謀耳今而河決六塔則仲昌不爲無罪易爲以無罪例書然謀之者仲昌主之者富弼況河決亦天變之告戒非人力所能爲富恐懼修省以答天變可也夫何君臣之間殊未見更相戒飭之意而徒流仲昌置獄犴豈應變之道哉綱目書流仲昌而不著所坐君臣交罪之也

五年春正月鑿二股河

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曾人浚洙春秋譏之古之人君知民爲國之本不作無益以勞民而使之耕食鑿飲無妨農時所以百姓充足倉廩富饒而長享雍熙之治也仁宗敬天勤民之心不爲無有然前書六塔河此書二股河曾謂是役非民力乎蓋由中心無主易於惑動云爾民者國之根本斧其根則枝葉豈有不凋瘁者哉此君子所以深爲仁宗惜也

熙甯元年六月河決恩冀瀛州

四年三月浚漳河

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王安石格詔不下

唐文宗太和九年書浚曲江及昆明池綱目譏之神宗天性剛愎易於惑蔽而書浚漳河則亦惑於宋昌言程昉之議王安石之謀然卒無所益亦可以爲輕用民力不䘏國費者之戒也

六年冬十月開直河

時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退背魚肋河則塞之

元豐四年夏四月築河隄自大名至於瀛州

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巳而立之言河流自乾甯軍至勞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甯初巳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甯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費財用卒無成功

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

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吳安持等三十人降黜有差以元祐間主回河東流之議也

大觀元年黃河清

乾甯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甯軍爲清州

有道之世雖遇異而爲祥無道之世雖遇祥而爲異何也蓋有是事而有是應則爲嘉祥無是事而有是應則爲災異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黃河清得見于綱目若舊史不記君子亦不得附益之也然自宋及元歷年既久善政亦多豈無河清而不見于綱目是君子於他君皆削之矣獨徽宗黃河清元順黃河清則存而弗削緣此二君獲罪於天今乃河清是反常也在不修綱目則爲慶祥君子筆之則爲變異是綱目於宋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

夫水者動物也於五行所以屬知焉動則濁靜則清宜動而不宜靜清則靜而不動濁則動而不靜此水性之自然又況黃河亘地飛沙括土奔流到海自古迄今而常濁者以其性之動也譬則人身之有營衛焉未有營衛不動而

獲其體之安甯者也且名其地爲乾甯于以見乾爲君象
理所當甯河清者國體不甯之象也然則世有獻河清頌
者不知其脉此理歟抑不知其故乃是諛佞之
說也臣故因綱目所書姑廣此義以俟識者云

元世祖

十七年遣使窮河源

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
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
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
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輳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
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
忽蘭也里术三河其流浸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
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闊
即及闊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剌別里赤兒之地合納黃
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又轉而東
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源至中
國計又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
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
地有二、
折焉

河始于閼闔其遷徙不常有非人力之所能致元
人窮其源無益也不然大禹施功何自積石始乎

十九年始海運

元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
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
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
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
道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
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
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
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
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䚟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
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至令清瑄二人掌之

二十三年冬十月河決

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
處役民二十餘萬塞之

二十五年五月河決汴梁

太康通許杞三縣陳
潁二州皆被其害

二十六年春正月開會通河

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肥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
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
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
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

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
水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王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從東
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
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
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逾年工畢自是免
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
蔽水大悅賜
名曰通惠

元成宗

元貞二年閏三月蘭州河清

上下三百餘
里凡三日

河清往往以爲國之嘉祥羣臣稱賀者有之中外上表者
有之此皆諛臣庸主之通患也善治天下者以豐年爲瑞
以賢才爲寶其他如景星慶
雲靈芝甘露不足爲祥也

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

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
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
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
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
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
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強遏之上決下
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
泛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
河南退灘地以爲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
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
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
役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

如文言

元武宗 二年秋七月大雨河決

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賡等塞之白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

二年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嗚呼當時河決之害亦多矣是豈當時隄防之不固歟抑不當時氣數之使然歟曰非也蓋隄防傳襲既久豈是而決則非不固可見河道相因數世至是而決則非氣數可知是乃陰陽失常不能自固而實天變之所致也豈可委之隄防氣數之末乎苟以隄防氣數為言則人君視為泛常將何所警懼也哉

元泰定帝 泰定三年秋七月河決陽武

漂居民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元順帝 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

清於順帝世其為不祥也審矣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黃河清得見綱目若舊史不記君子亦不能附益之也然歷宋而元歷年四百其間有仁民愛物敬天恤政之君豈無河清而不見於綱目是君子於他君皆削之矣獨宋徽書河清元成書河清順帝書河清則存而弗削緣此三君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山崩川竭之譴今乃河清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此一事也在不倚綱目則為慶祥君子筆之則為變異是綱目因元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

七

治體

周武王 武王踐阼(祚○即位也) 三月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師尚父對曰在丹書(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鄷止于昌舍)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然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管)盤楹杖帶履屨觴豆戶牖(有)劍弓矛各為銘焉(警戒之辭曰銘)

周襄王 管仲病桓公問羣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即雍巫善調味)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桓公欲嘗蒸兒之味易牙蒸其兒而獻之)非人情不可

開方(衛公子)如何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閹官)如何曰自宮(割勢之刑)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老泉蘇氏曰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周景王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游吉)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上聲)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複姓)卯門人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有聲聞之人)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去聲)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惡也)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潤也)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惑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司馬溫公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爲禮紀綱是也何爲分君臣是也何爲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爲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燦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故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尙存故也今晉大夫暴滅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然則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初智宣子將以瑤(即智伯)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志)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熟也)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請曰以爲繭絲乎(指賦稅而言)抑爲保障乎(指藩蔽而言)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減其戶數則賦稅輕民力紓也)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去聲)而(汝也)無以尹鐸爲少

(去聲)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瑤智伯)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韓康子臣)智果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細行也)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蜹(瑞)蟻蜂蠆(敍去聲)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闢○剛愎不仁)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紐○習也)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

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桓子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趙邑皐狼本春秋蔡地故曰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無恤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去聲者曰長子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同疲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寒丹○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祝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智伯韓魏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蛙民無叛意絺作郗音隙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智伯不悛還○改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低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即智果在

司馬溫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全備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然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周威烈王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魏成則璜翟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館也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今山西汾州府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業○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附臣進屈侯鮒附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謝曰鄙人失對願卒為弟子

周烈王

齊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特書齊侯嘉不惑也齊威王召即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大夫語去聲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平聲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鄄眷○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子不救衛取薛陵在兗州府滕縣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悚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漢高帝

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朔窘辱

帝猶滅帝購求以財求曰購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剃髮○鉗受○以鐵束頸爲奴自賣於魯朱家魯之俠士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買而置之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夏侯嬰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楚本號荊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今徐州西短兵接短兵刀劒也戎車相廹長兵不施故用短兵以相接擊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阨哉兩賢謂丁公與高帝戹困也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行示也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司馬温公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海內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爲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右丞相灌嬰爲太尉論功益戸有差嬰○諸呂之誅綱目書齊王襄發兵致討繼書平勃朱虛誅產祿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欲立齊王故不錄其功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從慫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二人有功無過者大有逕庭綱目於此文無予奪若不甚白然而即前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爲有功即後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及賞其是其否固自曉然於書法之間此功賞之斷案也○稔音忍庭音聽○逕庭隔遠貌莊子逍遙遊大有逕庭

周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以身徇主與之同存亡也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秋八月右丞相周勃免○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即司農上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慙乃謝病免

秋八月以申屠嘉爲丞相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以足蹋弩張之曰蹶張從高帝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爲丞相是時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吸○文書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徒跣赤足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

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弄戲也] 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朱沛國曰人主不能行法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人主之勢尊人臣奉法能不容人主之撓法而後人主之法信矣帝寬厚仁恕非有震世之威而人莫之奚名何也以其能容臣下守法而不撓也夫大中大夫中二千石至貴也一戲殿上則丞相得以檄召而欲斬太子君之貳藩王帝之愛子也一不下司馬門則六百石之公車令得以劾奏而遊綰中郎將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冗官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遏天子之乘與人臣孰法不以天子之故而喪其所守人主徇法不以臣下之微而撓其所執此漢室之所以興隆而文帝之家道所以得致治安歟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今直隸河間府景州]董仲舒對曰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同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醒]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同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上聲]而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旋]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同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故治亂興廢

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干]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低]防[房]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尖]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

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上復策之仲舒對
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illegible]）而
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
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嬰）圄（語獄名○秦曰囹圄）
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
師申（申不害）韓（韓非）之說（申不害韓非皆善刑名法術之學[illegible]子問道篇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憎帝
王之道以貪狼（狼性貪故謂貪爲貪狼）爲俗誅（責）也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
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
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
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

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
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
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
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
師以養天下之士數（朔）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
縣令民之師帥（率）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
恩澤不流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
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

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
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
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
者羣物之祖故遍覆包函（含）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
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
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
所以罰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
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
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
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

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
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
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
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
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
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
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
聖人莫不以晻（同暗）致明以微致顯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
身不可掩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
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

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洛而不亂復祐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帽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同救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問予予之齒上曰齒下曰牙者去上聲其角傅附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傚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春者何歲之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註王者受命改正朔自甸侯以至要荒咸奉之故曰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六經也禮樂書詩易春秋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今江南揚州府相

漢武帝

董仲舒事易王非名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同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文種蠡范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爲其先去聲詐力而後去聲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

致堂胡氏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爲人君莫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其餘賢君則能窒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伯假之之徒也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爲文或撫劍疾視以爲武或闢土服遠以爲功或耽佛好仙以爲高雖汙深不齊欲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欲勉行仁義而行之無本俱不足以感人心而正民志矣故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illegible]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滑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止○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人郭解蟹關東大俠也俠任俠也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卿者也亦在徙中衛青爲去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厓眦恣○舉目相忤貌殺人言舉目相忤者亦殺之甚眾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

使者坐客譽平聲郭解生曰解專以奸干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短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宏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致堂胡氏曰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僞增流民嘗顯賞自是俗吏多爲虛名而綜核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聾瞽君上之姦術也人君不篤實而好之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尙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因於外舍而奏囹圄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路絶則曰無事可言賢才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也使之誇誦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若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矣故爲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候官名使持節送諸國客會莎車本西域城名匈奴別種呼屠徵萬年據其城自立爲王因以莎車名國去長安二千八百里王弟呼屠除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歃血叛漢奉世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驛遞○轉去聲首長安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蕭望之以爲奉世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邀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夫

丙吉尙寬大好禮讓掾硯吏有罪輒與長休告休告歸假也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爲故事嘗出逢羣鬭死傷不問逢牛喘舛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鬭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

司馬温公曰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溥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疏乎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叩也五原塞在陝西延安府神木縣願奉獻也國珍國中所產珍寶朝三年正月會明年正旦朝賀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天子采之詔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理遼遠人迹介絶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云自彼

氏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漢元帝

甘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舊名更生)上疏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散也)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爲侯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

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詔赦延壽湯罪令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爲義成(漢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霍丘縣北)侯賜湯爵關內侯

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郎文公十六年毀泉臺公羊傳泉臺者何郎臺也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春秋襄公十一年作三軍昭公五年舍中軍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舍中軍者何復古也

致堂胡氏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爲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爲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小大矣矯有小大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後報之未晚也

漢成帝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並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價)爲(去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漢光武帝

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虞書三考黜陟幽明言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

而閒(近也)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漢明帝

館陶(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公主(光武第二女陰皇后所生爲梁松所尚)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漢章帝

馬廖(太后兄)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春冬夏三服之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春秋吳公子光)好劍客百姓多創(瘡○刀傷)瘢

痙○瘢也楚王春秋楚靈王圍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同髻音記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太后深納之

竇憲以賤直價也請奪沁侵去聲水今山西澤州沁水縣公主明帝女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蔭喝餲○猶噎塞也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猶以也愈猶差也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尙見枉奪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減損也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司馬溫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憲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徵班超還京師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姑○曹壽妻名昭上書爲去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九月卒任尙代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爲政察察太明不得下和宜蕩佚迭○寬大紓緩之意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超言

尙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朔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俗浸彫敝巧僞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苟且也莫慮長久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帝詔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曲禮四十曰彊而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可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習詩者曰詩家習禮者曰禮家文吏課牋奏牋表奏章副之再往也端門殿之正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

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不拘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僞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爲濟陽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曹縣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今河南汝甯府陳蕃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李膺下邳今江南淮安府邳州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冲帝年號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崔寔植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

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同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宴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干盾也戚斧也皆舞者所執）足以解平城之圍蓋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臺脫）其銜四牡（天子所乘之駕）橫犇皇路（大路也）險傾方將拑（鉗以木銜馬口也）勒（馬轡也）鞬（件○束也）輈（舟○車轅也）以救之豈暇鳴和鸞（皆鈴也所以節車之行和在軾上鸞在衡上近於馬）淸節

奏（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今山東兗州府）仲長（複姓）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司馬溫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漢獻帝

或謂曹操曰劉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今江南徐州沛縣）收散兵以圖呂布

漢昭烈

諸葛亮治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道於斯著矣

司馬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禮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繼以明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刑治雖濁而風俗不衰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祚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于骨肉殄滅忠艮甚于寇仇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宗廟丘墟烝民塗炭天命殞絕不可復救然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節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陳壽曰亮爲相國撫百姓示儀規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

漢後帝

（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丙寅九年（魏正始七年 吳赤烏九年）秋九月赦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陳紀字）鄭康成（鄭元字）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劉表字）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

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濵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今江西南昌府）琅邪王休於丹陽（今江南甯國府）奮不肯徙恪遺（去聲）之牋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佑雠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間大王頃至武昌以來多遺詔勅不循制度擅發諸將私殺左右小大驚怪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甯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奮懼遂行

晉武帝

中護軍羊琇景獻后（文帝后羊氏）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后（武帝后王氏）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前揚州都督）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去聲）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乞）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瓊山丘氏曰臣按昔人有言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於華惟其桀驁貪悍樂鬬喜亂之志態則無時而可變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爲國家遠慮者晉之事可鑒也已

南北朝 齊武帝

魏主問祕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漢哀平間卓茂爲河南開封府密縣令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材也若停薄藝棄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勳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祐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梁武帝

梁置謗木肺石函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乃伸冤者擊之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各置一函（匱也）若肉食（謂在位者）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冤沉莫達者投肺石函

魏以高道穆爲中尉魏主之姊（子）壽陽（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公主行犯清路道穆擊破其車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

之道穆兒魏主魏主勞之道穆免冠謝魏主曰朕愧卿卿何謝也

東魏高澄以杜弼爲軍司問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澄大悅

魏文帝

魏初作府兵○(初者何志始也三代而下寓兵於農庶幾古制者府兵而已故謹書之)魏宇文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調(去聲)庸(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一切(砌)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陣)馬畜(休去聲)糧備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隋煬帝

帝以諸番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

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自是歲以爲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戈)酒食店悉令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直(價也)紿○(臺上聲誑也)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閑入聲)○(慧也)者頗覺之見以繒(情)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慙不能答

唐太宗

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敘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高祖從弟)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柴輩也)○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但也)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已以受人故智

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福)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元默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說佛教也)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

此深足爲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嚴)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朔)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事副朕此意○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

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讀○怨謗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古)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自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求○以財枉法相謝曰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勠力(并力也)相輔庶免爲人笑也

鴻臚卿鄭元璹使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饑畜(休去聲)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閒(閒○乘空閒處)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牛羊馬犬豕雞)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制中書門下以相檢察

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怨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元齡等頓首謝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特筆也太宗此詔其關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者勿受仍斬之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彥博按之無狀上以徵

不避嫌疑讓責也之日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勞比干面折廷爭諍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房元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之未足裨悲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

上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未暇大食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機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有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阿曲順從不盡已意

遂昌尹氏曰嗚呼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自後世人君有吝於改過者則曰業已援之不可改也自後世人臣有喜於爲佞者則曰此詔旨也不可違也夫使理有不當則業雖已援改之何傷事有未是則雖出於詔旨違之何害惟夫人君吝於改過人臣喜於爲佞則天下之事明知其非而皆理行之必致於蠹政害民而後已此則古今之通患也善哉太宗能有見於此是以惟理之從不拘已見凡未便之事雖詔敕已行皆許執奏是豈不足以彰無我之德哉書之於册此亦可爲後王之法也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驕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姝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

冬十月詔議封建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封國建諸侯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令羣臣議之魏徵以爲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

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爲勳
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
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平聲過大
閒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爲去聲置官僚皆省司
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
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鎭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
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上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
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
諫人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
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
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
有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
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
溫

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
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
亂旣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華陽范氏曰太宗之言王者之言也魏徵所謂才行者不
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
子之才也兼德行而言之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
也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陂趨利就事而已爾
王者創業垂統數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豈其以天
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乎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
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
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王
於三王之治也

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元齡曰草昧之初謂開創之始也易屯卦彖傳天造草昧草雜亂昧晦冥也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
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元齡
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
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

之難旣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愼之元齡等拜曰陛下
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使書名美也此其美之歟譏也然則其具官何若曰以職方出使而賂遺詭詐以爲間於外國非使人之體矣啟太宗征遼之舉者大德也故書譏之 大德初入其境欲
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起遺去聲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
國人隋末從軍沒於高麗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皆無恙咸
涕泣相告數日後隋民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歸言於上
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漢武帝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晉永嘉末陷入高麗○菟音徒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殘傷病也○未復吾不欲
勞之耳

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唐分官寺爲北司故稱北門○同衙宰相爲南司故稱南牙）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責也）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元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遂昌尹氏曰史官紀載善惡爲萬世勸戒不惟君不可自觀而宰相亦不可預也綱目書元齡上今上實錄則大臣不能以義正君史官失其所職而太宗好名自私其失皆在其中矣）

上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去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終不爲（去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將奏皁囊封版故曰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辯亡無救河梁之敗（吳陸抗子機深慨孫晧之亡著辯亡論二篇後仕於晉成都王穎以機爲河北大都督討長沙王乂列軍至河橋戰於鹿苑機軍大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左傳成公十六年晉楚遇於鄢陵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臣如此何憂於戰及戰楚師敗績註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也）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强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遼東（龍朔元年任雅相等征高麗蘇定方破高麗兵於浿江高麗大潰○浿音沛）李勣破平壤賞絶不行大非川之敗（咸亨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大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卽重誅（罰也）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矣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

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奸慝所噬矣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書予之也晉武焚雉頭裘於前殿不書不誠也明皇初政勵精誠有崇儉之意故綱目特書之）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華陽范氏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於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丞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怠於求賢委政羣下彼小人者惟利是視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恃是以林甫得肆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初廣州今廣東廣州府都督裴伷胄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曲禮篇辭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鄉巡北邊去年秋張說巡邊聞姜皎杖於朝堂去年秋杖祕書監姜皎流之欽州卒於道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卑隸待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懌退謂說曰何論

易知摘要類編　卷四　治體　譆

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幽州今直隸順天府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爲相若盡滅奚厥奚契丹突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爲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

牛仙客前在河西今陝西行都司等衛地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虞書帝曰龍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蔡氏曰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河湟二州名並陝西行都司涼州衛地仙客前判涼州別駕故云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乃賜仙客爵食封三百戶

遂昌尹氏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宗英明之君固嘗勵精政事幾致太平矣爰自開元之末侈心一動喜佞樂諛黜九齡而用林甫於是塞言路殺諫臣興大獄事邊功窮聚斂縱奢侈溺聲色恣遊逸事神怪凡亡國敗家之事靡一不舉重以陳希烈楊國忠之徒交煽其禍天下雖欲不亂不可得也向使祿山不反則是荒淫之

易知摘要類編　卷四　治體　諠

君可以長享福祚而姦邪誤國之徒亦可以長保無虞矣上天降罰變起漁陽四海分崩兩京覆沒凡前日姦亂之人駢首受戮影絕跡滅然後知治忽所繫毫杪不差而小人得志未有不反其初者綱目於祿山之反書之甚輕則見爲反已久略無留難之意至於元宗討賊之事則書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以見武備之弛至募市人爲兵其爲後王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廣五丈凡封諸侯受天子社之土各割其所封之方色土與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使立社於其國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黃取王者覆燾四方之義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去聲子孫而不

反矣為今計莫若疏（分也）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
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唐肅宗

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上欲以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眾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上聲）○（怒視也）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

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唐代宗

上禮重郭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愛）尚昇平（唐縣故城在陝西延安府宜君縣）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亦汝也）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惠○恨也）怒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為家（同姑）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德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王是楊綰常袞乃奏增之開元（元宗年號）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王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袞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司馬溫公曰用人者無親疏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眾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曠官之病矣

唐德宗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朔）問以得失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

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諾聲）自焚之灾（戢斂也左傳隱公四年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葉顛瘁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肅宗年號）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底）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李懷）

充
太原燧馬之衆遠在山東神策李晟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之兵繼
出關外倘有賊臣啗淡。餌之也寇黠閑入聲虜覘要本作覘。伺視也邊未審
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
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
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乎今關輔關中三輔之
閒徵發已甚宮苑之中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
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
六軍郎將子弟明敕涇隴邠甯更不徵發仍罷閒架等稅冀已
輸者弭米怨見現處者獲甯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上不能
用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
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區宇四征
不庭朝也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非常之虞億
兆同慮惟陛下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
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
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之天所
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
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
心驚疑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
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
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
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
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
而已
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
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
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
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
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慶人而肆
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

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
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
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
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
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
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
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低防房緣推誠不疑所以
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衒眩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
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
接納也贄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

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忌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毀)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商書仲虺之誥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詩大雅周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送之其六章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云)是則聖賢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以爲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

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鈔)說(曲禮毋勦說毋雷同注攬取他人之說以爲己說謂之勦說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如雷之發聲而物同應之也)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闒戾也)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上頗采用其言

以陸贄爲考功郎中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遍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己勃興(商書湯誥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楚昭以善言復國(左傳定公四年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隨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敗吳師昭王復國善言謂吾以志前惡及大德滅小怨是也)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

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說)疵垢宜暢鬱堙(因)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己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

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旬）致亂階變興都
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烝庶痛心靦（忝）貌（靦面慙也）
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
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
由上失其道下罹（離）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
等一切（砌）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
舊勳務在宏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
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
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
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除也）陌錢稅閒架竹木茶漆榷鹽之類悉宜

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
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遂昌尹氏曰逕卒之變綱目書上如奉天至是奉天之圍已解乃書帝奔梁州何哉懷光之反不烈於朱泚梁州之幸不急於奉天而書法不同如此者德宗播越懷光遂來赴難幸而有功略無問勞撫慰之意乃聽盧杞之言咫尺天子不得一面而行遽趣之擊賊遂使懷光怨望迄成反叛此蓋信用小人其禍至此德宗於忠臣賢士之言百不從一而於小人之言聽受如響凡所以再致播遷皆其自取故特書奔以賤之耳奔者匹夫逃竄苟免之事以萬乘而書奔可愧之甚矣然則懷光獨無貶乎曰叛君反逆之賊其罪猶待貶黜而後見邪

車駕至梁州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
奏曰爵位恒宜愼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
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
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
突（鏑銛鑯○也利也）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勤効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
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
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
爲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
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
於詔書異日考其殿（顛去聲）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
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
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

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宜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
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
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
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武后）
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
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則天舉用之法雖傷易而得人
而陛下愼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

致堂胡氏曰陸相所論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或於讒言贄雖再三辨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

唐憲宗

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爲何爲而可

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愼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秦始皇本紀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注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箋奏請稱取一石日夜有稱期不滿不得休息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爲拾遺稹上疏曰自古人主卽位之初必

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爲忠讜黨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爲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坤卦四爻括囊无咎无虞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卽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爲憂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猶且彌年不得召見而況疏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百官以次進對復正牙同衙○正殿也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伾文王伾王叔文爲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柳宗元善爲文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鐸材視制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升任者退之大廈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邵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听听同齗音齦○爭辯也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善種樹其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固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人不然根拳曲也而土易更也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之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

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

以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乞之對曰京兆爲輦連上聲轂師表輦轂者天子之車輿也京師乃天子輦轂之下故京兆尹爲輦轂之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不遜也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猶言當著心此人朕亦畏之

裴度入蔡州裴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高鞬肩出迎此軍禮也以示尊敬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右屬櫜鞬注櫜以受箭鞬以受弓拜於路左度

將避亡惌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史舘修撰李翺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丙）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絶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遍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宏簡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稹

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宏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河朔（河北也）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宏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以柳公綽爲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使公綽過鄧縣（今河南南陽府鄧州）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舞弄文法也）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以薛元賞爲京兆尹時禁軍（即神策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之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詣平去二聲○窺視也）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祝）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上聽察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刺史薛宏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華陽范氏曰宣宗抉摘細微以驚服其羣下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爲政特一縣令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制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爲招討使討之詔李克用討王行瑜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時上避亂在西安府淳化縣石門鎮）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

李克用克邠州（靜難）節度王行瑜伏誅進李克用爵晉（即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河

（東軍治也）王

唐閔帝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顗以同平章事唐主欲命相問所親信皆以尚書左丞姚顗太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箸挾之得二人乃有是命

宋太祖

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范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斬入聲）子（非表非狀者謂之劄子唐人用以奏事）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

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端明殿學士）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諂○露額曰岸髮有巾曰幘）跣（先上聲）足（赤足也）而坐卻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宋太宗

冬十月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塈美坦獨俛（同俯）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械）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

宋真宗

夏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知節素惡欽若之爲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帝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說會瀘（瀘州今四川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既而擅超擢之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

質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具戒約之俟少閒（如字）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並及堯叟

宋仁宗

九月暨（忌○及也）契丹平富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去聲）我之辭當曰獻富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

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河名在直隸保定府新城縣宋與契丹分界處自是通好如故

范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句鉤之富弼曰一

筆句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遂悉罷之

宋神宗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胃願鎮以安靜待事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幹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

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何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費騰怨讟讀○怨謗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

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宋徽宗]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彦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創開邊隙使天

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尸陳）諸市朝傳（轉去聲）首四方以謝天下（驛遞也）

雲間張氏曰嗚呼陳東之言賈太傅所謂痛哭者是也欽宗即位之初一得陳東之書正當奮乾剛之斷即以六奸肆諸市朝詔告天下將見天下之懷忠秉義者莫不曰有君如此我何不出而輔之且大奸脫距黨勢自孤不能爲害也必矣況金人一聞新君如此有爲氣亦少沮汴宋基圖孰能搖之今於陳東之言既嘉納之又不果行足見其不能有爲也

[宋高宗] 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雖）李綱以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徽宗）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欽宗）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宣公二年經書趙盾弒其君夷皐）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砌）置而

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去聲）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彦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今湖廣長沙府）安置並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擢孫覿於高梅永全郴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

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

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進
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
帝初無不容納至是觖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胡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
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易坎卦彖傳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分土必先制
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
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平聲）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
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
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
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

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
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
李綱上疏曰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
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
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
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
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
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
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
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丙）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

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咸上聲　戰船）水軍上
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
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
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
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
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今江南江甯府）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
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固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
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去聲）祖宗涵養
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
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

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
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盈）
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
邈（莫）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
臣慨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
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
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
概近年陽（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猝）則
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
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

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即南京今河南歸德府）退至維揚（今江南揚州府）則河北（治直隸大名府）河東（治山西太原府）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汴京之東之西也）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猶儲備也）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

復爲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咨○量也）使軺（姚○小車）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砌）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

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閒耳疏奏帝賜詔褒諭

封太祖後子偁之子瑗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璩（渠）

雲間張氏曰趙丞相可謂名實相副者也此舉何其允當之甚耶蓋相業莫先於定國本定國本莫先於教太子教太子非碩德鉅儒問學素孚者不可也趙丞相先見乎此故以爲首務雖然此亦天使然也使黃汪爲相安能望此舉哉然亦不可獨咎黃汪也自欽以前求其如此舉者未嘗見諸史册厥後孝宗克成令德豈無自哉書曰大惟式教用休此之謂也夫豈奕其報於太祖乎

宋孝宗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監南嶽廟（南嶽衡山也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朱熹上封事（密奏也）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務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

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
朝廷而已
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
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
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
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
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
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臣
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
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

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
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
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
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
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
帝深納之○觀南軒備答孝宗之言可謂老成謀國深切時病而事出萬全者也孝宗不此之慮而遽爾請求陵寢其失自可見矣

宋甯宗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僕侂胄
罪惡于中外自兵興以來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
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
胄因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
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
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先白錢
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璧彌遠自懷中出御批罷韓侂胄
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
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璧謂事留恐
泄乃已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
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遂下詔暴
侂胄罪惡於中外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

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
立於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
紊極矣

元世祖

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不
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朔赦上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元成宗

三月遣使巡行聲上天下罷贓污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免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元英宗

英宗皇帝至治元年春正月罷元夕張燈于禁中帝欲以元夕
張燈禁中為鰲同鼇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
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
燈火亦禁況闕庭宮掖掖宮旁舍之嚴邃歲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

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字養浩)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以旌其直

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戸所每百戸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排)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爲常

蘄州進竹簟命却之諭中書侍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蘄州進竹簟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爭進

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

漳州(今福建漳州府)通判王褘上書褘上言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爲心寬大以爲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以生物爲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薄(博)擊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上嘉納之時尚嚴厲故褘以爲言

詔乘輿服御諸物毋飾金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詔定服色禮部奏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國家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尚赤爲宜上從之

嚴宮閫之政著爲令上以元末宮嬪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掖宮旁舍)淫瀆致亂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典俾世守之皇后止得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外不得與焉宮嬪奏自尚宮內使監覆之始支部違者死私書出外者罪如之宮人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婦節慶朔望朝見

中宮無故不得入人君無見外命婦禮天子親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子女進者勿受

一日上問桂彥良曰法數(朔)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遜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上曰卿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基峻隘不如卿也

秋閏九月五星紊度詔求直言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上言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

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中世也）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苟安也禮記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以致亡滅陛下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求深刻以趨承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傚徒流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無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虞書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文王世子公曰宥之公又曰宥之及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陵獄）圄（語）空虛之效唐太宗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拘上聲）摭（職○拾取也）務無遺逸有司催廹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忌○及也）乎居官言動一跌（失也）於法苟免誅戮則必罹（離○遭也）屯田工役之科所

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不少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是爲八議）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賊人四大王（元宗室）突（坤入聲）鼠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深山大壑捕之數年既無其方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鷄犬不得甯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今乃就附籍者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臣恐自茲之後比郡戶口不復得增矣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備舉八議之法嚴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臣謂天

下趨於治也猶堅氷之將泮（判。氷釋）也氷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尙則必以簿書期會（猶言程限）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憲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條舉綱目至於聽訟讞（年上去入三聲。平議也）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爲要務雖有忠臣孝子義夫

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禮記篇名）論鄉秀士升於司徒司徒升於太學太學正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今使天下郡縣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上聲）之賢者能有幾人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辭）今日刑於月猶之

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語在左傳魯隱公元年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高一丈言都城不可過三百丈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調去聲。掉搖動也左傳昭公十一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眾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

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書奏帝怒逮問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

秋九月詔天下每鄉里各置木鐸上命戶部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不勸督者罰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

九月詔浙江按察使林碩復職碩振舉憲法不少貸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以沮格（閣）詔令誣之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毋怖但盡實對碩言臣往年爲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任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忤惟舊不便臣

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上曰朕固未信逮汝面問今既明白即馳驛還任汝無他慮遂降敕切責裴可立曰歸必不貸也碩初被逮衆皆危之一見遽釋中外頌聖德焉

二月江南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羣臣請表賀不許隆獻騶虞二云出滁州（屬江南）來安縣石固山禮部尙書胡濙等請上表賀上曰朕嗣位四年民生未能得所騶虞之祥於德弗類不許

明孝宗

冬十一月詔停生員吏典開納事例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有開納事例糧不闕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遂以此例爲長策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乎上從之

冬十月西域進獅子倪岳言獅者外域之獸真僞不可知縱真非中國宜畜非真無爲外域所笑詔還之

上嘗問劉大夏天下何時太平朕如何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召內閣（蛤）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以致太平時刑部尙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執之而已上默然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

明莊烈帝

三月削工部右侍郎高宏圖籍宏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尙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爲侍郎也貳尙書非貳內臣國家大體臣固不容不愼故僅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甯已之雖大拂彝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上以軍興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宏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

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册以隆體統許之袁繼咸上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臣有覲官齎册之令陛下從之特在剔釐（治）也奸弊非欲羣臣詘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奔謁屏（丙）息得免呵責爲幸嗟乎一人輯瑞（虞書輯五瑞言徵集五等諸侯之瑞玉使之來朝也）萬國朝宗（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尙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干）兒昏夜拜伏自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恥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所爲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巳張彝憲亦奏辨謂覲官奔謁乃尊朝廷繼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册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彝憲即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與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

冬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制虛各八策元璐上制實八策

曰離敵交結旁邑優守兵靖降戎益寇餉備邊才免薙蝦撮教
育又制慮八策曰正根本伸公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久遠昭激
勸厲名節明駕馭疏入上令確奏伐交實計其撫降戎備邊才
補泰晉餉餽監教習供下部其制慮八策多係泰吉不必纖陳
既而元璐再陳閣（諫）敵之術且請盡撤監視內臣以重邊疆不
報
冬十月工部侍郎劉宗周上疏諫用中官不報宗周上言人才
之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盡
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徇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
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於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是

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
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進
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不報
（時宗周已罷歸）

政令

周成王

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同圭）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汝）史佚因
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
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故曰唐叔
虞

周赧王

衛有胥靡（聯繫相從服役囚徒之名）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
以左氏（都邑名）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
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
十左氏無害也

漢文帝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

誹謗之木（堯立誹謗之木慮政有闕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
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
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漢武帝

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買也而買之罪者國之公法非可贖也而贖之於以見用兵煩費之患爲何如哉其曰置武功爵則經費不足賞功之意又自不言可見矣）是時漢
比（秘）歲（連年也）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
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陸運）漕（水運）之費不與（預）焉於是大司
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賞官名曰
武功爵級十七買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
職耗（帽○亂也）廢矣

漢光武帝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顛國復事西南夷○始者何謂也前書罷西夷矣於是書復事復者何貳過之辭也初張騫自月氏支○西域國在葱嶺西安息東後分大小國凡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大入聲○著土地而有常居非行國隨畜牧遷徙者比畊耕田多善馬有城郭室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窴田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今陝西臨洮府長城南接羌鬲同隔隔絕漢道之路道焉烏孫康居渠奄蔡一名闔蘇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窮竹杖出四川雅州榮經縣邛崍山上其竹節高中實可作杖蜀布布王蘊布也問安得此

曰市之身捐又毒篤音乾○一名天篤今稱天竺蓋身毒聲轉爲天篤篤省文作竺又轉爲竹音也其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人修浮屠道不殺伐遂以成俗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去聲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祝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閒諫使離閒敵國之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今雲南雲南府乃復事西南夷

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豆留法逗留曲行避敵也漢法兵行而逗留畏愞者斬○逗敵不進則法有逗留之罪然兵有利鈍事有緩急要在隨機應變可也光武當四海平定之後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留法不獨知用兵之要亦足見不負功之意宜乎綱目詳書以美之也

漢和帝

大將軍竇憲伏誅○於是收印綬遣就國迫令自殺耳書伏誅何亞憲罪也綱目自殺書自殺迫之自殺書發當罪書伏誅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謀爲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鉤盾閹上聲○宦者近署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作機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憲大將軍印綬與篤景瓌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

致堂胡氏曰竇氏根據已生逆謀誠欲誅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秘臣咨求故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而鄭衆有功由是宦者用權馴致亡漢可勝歎哉

漢靈帝

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價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嘗問侍中楊奇震曾孫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漢昭烈帝

諸葛亮乃約官職脩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長貳官共署事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去聲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腳○草屨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徐庶字處茲不惑又董幼宰董和字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崔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

言則盡偉度（字胡濟）數（朔）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晉武帝

王渾王濬爭功帝命廷尉劉頌校其事進渾爵爲公以濬爲輔國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封縣侯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黨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升）忿憤徑出不辭益州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濬曰吾始懲鄧艾之禍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邑（同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

晉孝武帝

秦王苻堅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爲限趙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郡天垂酒池（星名）杜康妙識儀狄先知（杜康儀狄皆古之善作酒者）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

唐太宗

上又嘗謂房元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後更名平）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憬）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死者人之所諱故云不諱）更無所言矣然汝當更求古之哲王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即位以來不善多矣顧宏濟蒼生肇造區夏（周書康誥篇肇造我區夏肇始也區夏猶言中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墮（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唐高宗

定銓注法○（以言書判取人可也以身取人而求其體貌豐偉焉如是則體若不勝衣之趙文子容貌若婦人女子之張良不在所取矣烏在其爲良法哉書之於冊共失自見）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刑少常伯（改侍郎名爲少常伯後復舊）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褘（衣）設長名姓歷牓（同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爲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唐選舉志唐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衡也量也）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闢）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魏文帝曹丕欲殺弟植令七步作詩則已植應聲曰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丕乃釋之○萁音其豆稭）未足化

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唐中宗

閣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初太后遣使存撫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皆擢用高者試給舍（高第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即御史遺補校書郎（其次等者試員外郎侍御史拾遺補闕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去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渠）推（作推）侍御史（齊魯間四齒杷爲欋音衢言官之泛如用杷推聚之也）盌（椀通作）脫校書郎（言官不擇人如模脫餅餡作一箇）（權領）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同糊）心存撫使眯（米）目聖神皇（人眯物入目中也武后號聖神皇帝）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

唐元宗

秋九月復舊制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illegible]）貞觀（太宗年號）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正殿也）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丙）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多以險詖（秘○不平之言）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唐德宗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所得頗少則以爲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去聲）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兼○并縑絹也）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按希烈謂李希烈）

華陽范氏曰德宗矯代宗之失而深懲宦官之強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群臣而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則其爲害又甚於代宗矣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懇之心以守之未有不甚之者也

唐穆宗

夏（今陝西甯夏衛）綏（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卻之侍御史溫造彈祐違敕進奉（三月詔諸道常貢之外毋得進奉）請論（平聲○論議罪也）祐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唐昭宗

乾甯元年春二月以鄭綮（起）同平章事綮好詼諧多爲歇後詩譏嘲（爪平聲）時事上以爲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爲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綮搔（騷）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吳梁

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晉高祖

晉詔求直言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以爲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脩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

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未災也詔褒之晉主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密奏也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御札趣促之河南奏脩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

宋太宗

七年春三月罷秦王廷美爲西京洛陽留守夏四月以柴禹錫爲樞密副使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即金明池在開封府城西爲亂遂罷廷美開封尹以上變進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閤蛤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於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歿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勉僉書樞密院事○觀綱目備載此條則太宗得人之盛可見矣其泰之初九乎○易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茅根也彙類也言衆賢在下相連而進有拔茅而其根自以其類而起之象

四年春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莫幕府之職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宋仁宗

三年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脩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事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汴州今河南開封府宋都也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怪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閒諫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

知饒州今江西饒州府集賢院名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爲罪乎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云州今江西瑞州府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今湖廣武昌府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閒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脩坐貶夷陵今湖廣荊州府夷陵州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紘宏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去聲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仲淹字賢者得爲

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平聲)仲淹靖洙
脩而譏若訥都人相傳寫鬻(同粥)書者市之得厚利御史韓縝(軫)
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仁宗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以余靖爲右正言則言路開而正人得矣觀脩之所進朋黨一論豈不切中時之膏肓哉揭而書之意有在矣○大易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蓋言君子同類而進則吉也今以衆君子而任言責其得泰之初九者乎)○增置諫官
以脩等爲之襃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
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
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
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脩每

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潝潝(吸)○詩(小雅小旻篇潝潝訿訿注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訿音紫)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
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退
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脩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
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
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
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
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
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
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

宋英宗

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
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刺陝西民爲義勇軍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
北(治直隸大名府)幾十五萬河東(治山西太原府)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
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西夏)北(契丹)控禦之地事
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
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
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
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西夏主名)方桀驁使驟
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同懾)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

欺於一日之閒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
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閒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
敕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
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
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閒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九月召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用安石罷琦公此泰之終否之初也可不愼哉)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
石覬(記○希幸也)以閒(諫)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鎭安武
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入對帝泣曰侍中必
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祝)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

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卒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於色居相位再决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

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三月罷免役法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脩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光復請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定差役法）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顧代蘓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中世也）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韓琦）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諍）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范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閒（閒○乘空閒處）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

京獨如約悉改畿其縣（京畿之縣）顧役（改顧役為差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

貶范純仁知隨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老子上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言迭為勝負循環之理未有勝而不復者也）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唐末牛僧孺李德裕之黨禍也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數十年淪胥（相陷也詩小雅無淪胥以敗）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

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建隆（太祖年號）中女直嘗自
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今山東登州府）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
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直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
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
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馬政同藥
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
城欲與通好（去聲）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
始
三月遣使如金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

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
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我且
提兵接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
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
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遼相金克燕京時降金）嘗以詩
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
約要（邀）求不已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驛遞）奏王黼欲功之速
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
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民○錢貫也）金主大喜遂遣銀朮
可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

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
誓書往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夏四月金人來歸燕
及涿易檀（今順天府密雲縣）順（今順天府順義縣）景（今直隸河間府景州）薊（今順天府薊州）之
地詔童貫蔡攸班師
六月金張瑴以平州來歸（招下納叛渝朝下取宋納張瑴而從為金虜用兵之端豈非貪利忘害之大康乎迫至殺瑴畀金不惟失國體抑且將士離心矣蓋索理不明而有此弊豈不深可惜哉）金驅遼宰相左
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升）其苦
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瑴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
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初瑴為遼興軍節度副使平州事金破遼入燕京升平州為南京命瑴判留守事）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瑴遂召諸將領議皆

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
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
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
兵內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瑴又訪於翰林學
士李石亦以為然瑴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
弓等數（上聲）以十罪皆縊（意）殺之瑴乃稱保大（天祚年號）三年榜諭燕
人復業恒產為常勝軍所占（去聲）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
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
之地張瑴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安中令安
弼黨與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

之而度促穀內附穀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不聽

詔殺張穀函首以畀（祕）金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意）殺之函其首併穀二子送於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與師矣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初宇文虛

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以吳敏爲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戚）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閒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

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

宋欽宗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前既逐李綱今又貶好問則是宋國空虛無人可憚由是知金之滅宋則固非金之滅宋也乃宋之自滅耳）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今直隸河閒府滄州）滑邢（今直隸順德府邢州）相之戍（恕）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正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今江西袁州府）帝閱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宋高宗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靖康中所以蠟書（以蠟爲丸置書其中）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

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鎭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籍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黄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今江西九江府)

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訹(恤○誘也)之曰公若曲從兩府(中書樞密)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术欲僉軍以抗飛河北(治直隸大名府)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肉○刃傷)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閑入聲○狡也)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降王鎭崔慶李覬(記)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忔(欣入聲)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黄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淮水在江南鳳陽府)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還也)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載衣物車)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連詔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鄂城引兵還民遮馬

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漢水在湖廣襄陽府)上六郡閑(門)田處之初兀术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同扣)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汴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术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宋孝宗

五月陳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

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向）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

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興（高宗年號）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意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

稱臣有疏搢笏（搢插也謂插笏於帶閒也）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摽（摽麾也）○起之成大屹（銀入聲）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去聲）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兼函也）○音遽至指鞏（今河南府鞏縣）洛（今河南府洛陽縣皆汴宋陵寢地也）以爲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櫬棺也）○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栻知袁州（今江西袁州府）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丙）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今允文進張說之不肖而退張栻之賢者則顛倒是非矣其如相業何嗚呼允文所行若此則有虧於向之事業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戒焉）

宋理宗

詔籍余玠家財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illegible]）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玠立功西蜀不爲少矣使玠誠有私藏亦當付之八議況無乎籍之非義也分注徵之累年則其子貧認明矣理宗於國勢日促之際而待功臣如此則凡欲立功者孰不爲之解體哉此舉失矣）

宋度宗

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謝○土高曰臺有木曰榭）作半閒（閑）堂延羽流塑已像其

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鬭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自是或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乞）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慨）月（玩愒皆貪也左傳玩歲而愒日緩）急倒施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

難乎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
江干（水涯曰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
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
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
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教○邏卒曰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
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
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
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
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綏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
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衛壁

輿櫬（櫬○左傳僖公六年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注面縛手於後惟見其面以璧爲贄手縛故銜之輿其櫬也櫬空棺也君將受死故使大夫衰絰士輿櫬而從之）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
地詬曰瞎（香入聲○目盲也）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
危法廢斥之

元成宗　九月禁酒（時以歲凶禁酒仍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

明太祖　以李文煥費震並爲戶部侍郎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
士資格者爲常流設非爲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
位者當不次用之於是以西安府（陝西省治）知府李文煥寶鈔提舉
費震俱爲戶部侍郎

明景帝　五月下禮部儀制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綸上脩德弭災十
四事又曰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陛下嘗親受册封爲臣
子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宜率羣臣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朝見
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
儀復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奏下錦衣獄鞫訊體無
完膚鍾同先亦有言故并逮之

明英宗　殺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先是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侯
爵心媿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千戶謙固辭且曰縱臣欲爲子
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亨聞恚甚亨從子彪
貪暴謙奏出之大同亨益銜（齕○恨也）之徐有貞嘗因謙求祭酒景
帝召謙辟（璧○屏也）左右諭之曰有貞雖有才然奸邪謙頓首退有

貞不知亦恨謙及上之復辟也有貞嗾（藪）言官以迎立外藩議
劾王文且誣謙下獄所司勘之無驗有貞曰雖無顯跡意有之
法司蕭維楨等阿亨輩乃以意欲二字成獄奏上上猶豫未忍
曰于謙曾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意乃
決遂與王文及太監舒良王誠張永王勤斬東市妻子戍邊謙
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或主和謙輒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以故
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謙死之日陰霾翳天
行路嗟歎都督范廣勇而知義爲謙所任亨惡之并斬廣
九月敕左順閽（昏）者（守門官也）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指石亨）不得輒
入上頗知石亨等驕恣然念其功閎屏（丙）人語大學士李賢賢

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乃可既又與賢語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且內府門甯當奪邪當時亦有以此事邀臣者臣辭不與上驚問故對曰景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假事泄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此輩籍陛下圖富貴耳豈有爲社稷之心哉上大悟寖疎之

明憲宗 夏五月李賢還京命入閣視事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命入閣視事脩撰羅倫上疏劾賢謂宋仁宗起復富弼孝宗起復劉珙(拱)二人皆不從綱常倫理所關甚大上惡倫狂妄謫福建市舶(白)司副提舉編脩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宋仁宗朝侍御史唐介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閣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帝怒貶介爲英州別駕後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彥博言於帝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彥博封潞國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

明武宗 謫兵部主事王守仁貴州龍場驛丞守仁上疏言戴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黨○直言也)之路乃今赫然下命遠事拘囚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然莫敢爲陛下言者恐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無補國事而徒增陛下之過舉耳臣恐自茲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苟念及此寧

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護○寒凝也)萬一遣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所塡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然後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疏入劉瑾怒矯旨逮治闕臣申救乃謫貴州龍場(今貴州宣慰司龍場驛)驛丞既謫後瑾使人伺之途將置之死守仁至錢塘(江名在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慮不免乃乘夜佯爲投江而浮冠履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江濤泣子胥之句浙江藩臬及郡守楊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隱姓名入武夷山(在福建建甯府崇安縣)中已而慮及其父華卒赴驛華時爲南京吏部尚書瑾勒令致仕

三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御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泰山也爲衆山之宗五嶽之長)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山名初名太嶽又名太和在湖廣襄陽府均州)徧觀中原時甯王宸濠久蓄異謀制下人情洶洶翰林脩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謂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爲刎狀完意蓋以阻言者也於是舒芬疏先入郎中黃鞏倪宗正員外陸震聯疏入吏部郎中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醫士徐鏊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孫鳳陸俸等率部僚合疏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叙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亦合疏先後入上大怒召江彬示之以彬言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錦衣獄命舒

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倖等百有七八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者肉袒挾兩囊土數升當蹕道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是日內旨舒芬等百有七人俱廷杖三十疏首謫外任黃鞏等七人俱廷杖五十除鏊戍邊鞏震良勝潮俱削籍林大輅周叙余廷瓚廷杖五十降級外補死杖下者員外陸震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平甫李

翰臣刑部照磨劉玨覺十餘人車駕竟不出彬等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憚之

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嚴嵩既忌言都督陸炳亦怨言持巳先是御史陳其學以鹽法論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炳詣言請死有所進要長跪而解陰比嵩圖之會都御史曾銑先上聲議復河套言主之而嵩則極言其不可語頗侵言會澄城山崩裂又京師大風上疑言以套議問嵩嵩因詆言擅權自用及退復上疏劾銑開邊啟釁言雷同曲禮毋雷同注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如雷之發聲而物同應之也誤國并自求去甚力上溫旨留嵩而切責言於是吏部尚書聞淵禮部尚書費宷左都御史屠僑皆謂言誤國上乃命緹騎捕銑至京因盡奪言師傅俾以尚書致仕

冬十月殺大學士夏言先是言既歸舟至丹陽復就逮至京上疏極陳為嚴嵩所陷帝不聽刑部尚書喻茂堅等擬曾銑律以請而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上怒責茂堅等阿附言值居庸關名在直隸順天府城北報警嵩復以開釁力持竟坐與銑交通律棄西市言既死大權悉歸嵩矣

殺兵部尚書丁汝夔初俺荅薄都城嚴嵩授汝夔計謂地近喪師難掩當令諸將勿輕戰寇飽自去諸將固怯戰輒相謂曰有禁勿戰故民閧歸罪汝夔詔收之嵩恐露前畫紿○臺上聲誑也曰毋慮吾為若地汝夔信之弗自辨論死臨刑大呼曰賊嵩誤我遂棄市

冬十月殺兵部員外楊繼盛初繼盛自請所累遷至武選司員外常感激思報妻張氏曰公休矣一鸞困公幾死今相公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繼盛不聽密具疏疏成齋三日乃上遂得罪繼盛每出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竊歎曰奈何不以此囊嵩頭司業王林諳嵩曰人言籍籍謂繼盛且不免公不憂萬世邪嵩曰吾行當救之令其子世蕃謀之其黨胡植鄢懋卿懋卿曰此養虎自遺患也植亦言不可嵩意遂決先是倭犯江浙浙閩總督張經浙江巡撫李天寵以玩寇殃民逮至京師下獄論死嵩乃以經天寵疏覆奏附繼盛於尾上覽之謂江南釀娘去聲寇遺患遂下旨行刑是

歲論大辟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繼臨與爲婢刑張氏
疏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鸞聖旨薄謫旋因鸞敗旨賜湔箋
雪謂洗雪其冤也一歲四遷臣夫銜恩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
之見妄有陳說荷陛下不即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
斤斷筋斤二條日夜籠箍孤脩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
部臣兩次請決俱蒙特宥今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儻以罪
不可赦乞將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戮力禦魑鴟
魅妹○魑山神魅怪物左傳文公十八年投諸四裔以禦魑魅爲疆埸效命之鬼以報陛下
奏入爲嵩所抑不得達甍殺諫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惡嵩父
子矣

明神宗

丙子四年春正月下御史劉臺獄奪職爲民臺劾大學士張居
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
張四維張瀚用爲吏部尚書爲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罔上私行
橫黷無厭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
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邪則負國
竭公以事上邪無以逃專擅之譏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
持也之曰先生起朕當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一百遣戍恕
之時議籍籍居正不自安復具疏爲解免杖奪職爲民然心終
恨之後竟置之死
冬十月張居正復上疏乞終制不允杖謫編修吳中行檢討趙

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等居正既以奪情吉服視
事中行用賢穆思孝交章劾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怒大宗伯
馬自強曲爲營解居正跪而以一手撚搣也鬚曰公饒我公饒我
學院學士王錫爵徑造喪次爲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
曰即聖怒亦爲公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刀作刎頸狀
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是月二十二日中行等四人
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
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曰斑斑者何卞生淚叶例○楚卞和得璞於楚山中獻之武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爲詐刖其左足文王立和又奉璞獻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成王立和抱璞而泣淚盡繼之以血人問之曰子非悲夫刖也寶玉而名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予是以悲王聞使王人破之果得寶因名和氏璧英

英者何藺客生氣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趙和氏璧趙王遣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受璧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受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後竟完璧歸趙追推○雕也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
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泥黝憂上聲○黝青黑色不惜剖心甯辭碎首
黃流在中爲君子壽叶上聲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鐐聯鎖具禁
獄越三日始僉解發戍爲更慘毒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視
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三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
謫戶科給事包見捷爲貴州布政司都事見捷疏論礦店滋蔓
萬又疏論臨清今山東東昌府臨清州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遼左阽
店危礦市爲患尤烈一月三疏指數上聲內使切直時論韙委○是也

之諭貴州布政司都事未幾臨清百姓變毆稅使馬堂幾死見
捷言若左券

冬十月降吏科給事中侯震暘于外初客氏已出宮復召入震暘奏曰陛下於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中涓(中宮也)羣小爍爍借叢王聖寵而嬌江京李閏之奸(王聖漢安帝乳母與宦者江京李閏扇動內外)趙嬈(醲)寵而嬌曹節王甫之禍(趙嬈漢靈帝乳母與宦者曹節王甫共相朋結)可爲寒心上怒降之時御史王心一倪思輝等相繼疏救皆譴降

秋八月詔開內操鉦(征○鐃也鐲也鐃似鈴鐲似小鐘鐃以止鼓鐲以節鼓○鐃音撓鐲音濁)鼓之聲喧闐(田)宮禁御史劉之鳳上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郎官詩小雅有巷伯篇)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御史李應昇黃尊素宋師襄交章論之尊素疏有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等語魏忠賢尤惡之皆矯旨切責忠賢自殺王安後益驕橫設內操萬人衷甲出入內監王進嘗試銃上前銃炸傷進手上幾危

帝按籍勳戚大富徵其助餉上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謝無有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太監王永祚曹化淳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復雜出雕鏤玩好(去聲)諸物陳於市以求售後賊拷王之心

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周奎鈔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魏藻德首輸百金陳演既放未行召入訴清苦百官共議捐助勉諭至再時諭上等三萬金皆無應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議前三門巨室各輸糧給軍且瞻其妻孥使無內顧諸巨室多不樂而止

商

忠良

武丁既免喪猶弗言恭默思道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圖其形象旁求求非一方於天下說為胥靡築于傅巖服役囚徒之名傅巖在河南河南府陝西常有澗水壞道使胥靡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求得之命以為相以總百官又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以受學焉說乃陳說命商書篇名三篇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用訓于王

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異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螭非熊非羆皮非虎非貔毗所獲霸王之輔彲瑞獸熊似豕羆似熊貔猛獸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公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仲子及武王伐紂夷齊乃相與叩同扣馬牽馬曰叩陳君臣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義不食周粟採薇山菜也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以暴臣易暴君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的歸矣適從也吁嗟徂同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周成王

伯禽就封於魯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返三吐哺部○食在口曰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周康王

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民至庭聽斷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上聲○行察視也鄉邑聽斷於棠樹之下至是卒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作甘棠之詩國風篇名歌詠之

周赧王

趙王惠文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由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樂毅於觀貫津趙邑在直隸真定府武邑縣號望諸君

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責也毅且謝之曰將軍指棄也燕歸趙自為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待也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免身於罪立取齊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罹離○遭也毀辱之謗墮揮○壞也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所以奔趙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被不測之重罪以去燕又幸趙伐燕以為利義之所不忍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不潔己名而咎於君臣雖不佞數朔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閒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於趙

漢惠帝

參聞何薨告舍人趣促治行促治行裝君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祝其後相後來相齊者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寄託也擾亂也後相曰

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并包容納）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爲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參子窋（質）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趣（促）入侍天下事非若（汝也）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責也）參曰乃（彼也指窋）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

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始汲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爲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太守好清靜擇丞史（郡守之屬有丞音詰擊掾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閤（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黯多病賜告（休假曰告）者數不愈

莊助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孟賁夏育古勇士）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以兒（倪）寬爲左內史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今陝西西安府同州）兒寬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頻去聲○課試也上功曰最下功曰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姜上聲）屬（視）不絕（繈索也屬聯也言輸租者若繩索之相聯屬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霍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主也）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以龔遂爲水衡都尉先是渤海（今直隸河間府滄州）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黃）池中耳（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汙行潦之水池中平之不難也）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

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轉去聲○傳驛車也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鉤刈鐮也○鐮音廉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上聲郡中皆有蓄積蓄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以尹翁歸爲右扶風翁歸爲人公廉明察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定國欲託邑子同邑之人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現曰退謂邑子曰此賢將指翁歸太守兼武事故稱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爲右扶風今鳳翔府見同下三輔選用廉平以爲右職高職也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課常爲三輔最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

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宣帝號皇曾孫遭遇自免難後至爲天子絶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阿依保護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

丙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祿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瘉

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愼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絶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去聲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

黃霸爲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

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由○主糾察郡吏郡錄事也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朔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盜財物姦吏因交代之際棄匿簿書盜去官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上聲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不久也坐法貶秩詔復歸潁川爲太守

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今雲南府有金馬金形如馬碧雞碧形似雞之神遣王褒持節求之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爲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

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蟋蟀俟秋唫(吟○蟋蟀似蝗而小一名促織九月在堂故曰俟秋唫)蜉蝤(同蝣)出以陰(蜉蝤似蛣蜣其出有時故日出以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必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姓籛名鏗堯舜時人至殷已七百餘歲)呴噓(並音吁○虛口出氣)呼吸如喬松(王喬赤松子皆仙人)哉上頗好神仙故襃對及之、

始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敎以禮讓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戚)死爲東郡(今山東東昌府)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翊行(上聲)縣至高陵(今陝西西安府高陵縣)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平聲)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是日移病(移文稱病)入卧傳(轉去聲)舍(猶今館驛)閉閤(蛤)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郡中歙(同翕)然傳(轉)相敕厲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稟(廩)犧(稟主藏穀犧主養牲所以供祭祀)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時望之爲御史大夫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等數事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致堂胡氏曰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訐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旨蕭得無事而韓獨蒙辜正使延壽有罹於法者其爲潁川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爲東郡令行禁止而被擢其爲馮翊恩信徧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其罪乎而加以棄市之刑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楊惲之誅也公卿奏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視○官屬)絮(如)舜案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卽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上聲○察視也)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卽先下前奏免爲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命名也脫其名籍而逃亡)數月京師吏民解(同懈)弛枹(浮)鼓數(朔)起(枹擊鼓杖也擊鼓所以警衆數起者言偷盜之多也)而冀州(今直隸眞定府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卽家召敞妻子皆泣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冀州刺史到部賊盜屏(丙)息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義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在西安府城內未央

宮左蕭何所造　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
以藏秘書者
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
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養心吳氏曰慶元間中興輔佐就優論云定策如博陸濟治如丙魏靖邊如充國置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謹厚聞延年以寬和著蕭望之梁丘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劉亦不過一藝一能之士未見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凛然乃眞之於羣臣之後武之守節如彼其堅也起敬於夷狄如彼其久也序列如彼其卑也帝豈無見於此哉蓋麒麟之圖繪正遠人觀聽之所繫彼其平昔之所畏慕者知有武而已一旦顧瞻儼閣歷數元勲而疇昔敬畏之人乃眇然特居羣臣之後必相顧駭愕私相告語以中郎之大節如此且居羣臣之下則凡偃然其右者其功德顧可量歟將益信中國人材之盛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夫如是甯不足以示中國之大而杜外夷窺何之心哉

漢元帝

貢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魚）樂而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掌廐牧）減穀食馬水衡（主上林）省肉食獸

司馬温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爲賢知而不言爲罪愈大矣

以召（邵）信臣爲少府信臣先爲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後遷河南（今河南河南府）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爲少府詔諸離宮希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

殺魏郡太守京房○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夫易者也雖然此特爲房言耳若元帝者旣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爲君哉死不以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爲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擧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意鄉（向）之時石顯顓（專）權五鹿充宗爲尚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

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桓公）趙高（二世）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今河南彰德府）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竟徵下獄顯告房與妻父張博爲淮陽憲王作求朝奏草誹謗天子（註詿）誤諸侯王（註亦誤也）皆徵下獄棄市

致堂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辱矣之戒況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爲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嚮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爲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爲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无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茍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漢成帝

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時大將軍王鳳用事上謙讓無所專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白也）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

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謂章曰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稱病上疏乞骸骨上優詔報鳳彊起之上使尚書劾章罪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章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致堂胡氏曰人君於其臣知其奸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藎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于京房成帝之于王章既嘉其忠納其說而顯與鳳偃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復召尚書劾章以萬乘之主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何所憑信安敢納忠哉

以薛宣爲左馮翊宣爲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爲彭城（今江南徐州）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宣爲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皆解印綬去又頻陽（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多盜令薛恭本孝者職不辦粟邑（今西安府白水縣）僻小易治令尹賞久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換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縣令長名也

孔光（孔子十三世孫霸之子）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政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爭（諍）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稾以爲彰主之過以奸（干）忠

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洗沐之日歸家休息也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殿名在長樂宮中一曰省之後堂）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爲盛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即九章算術也桓公時有以九九見者公

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公見之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
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言
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則嘉謀日聞於上矣
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
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外
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成帝即位年號以來
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二今三倍此數也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
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白霍光之賢不能爲子
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

已上不納
諫大夫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戚持權濁亂天下奢
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
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極甚也○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
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厚待之也外親小僮幸臣董賢等
在省戶禁闥也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官爵非陛
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
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姦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
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外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
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

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
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上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
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書虞書皐陶謨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章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別五等之服以彰顯之王者代天爵人尤宜
愼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
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竭也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
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嘗爲之
寒心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
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

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
詔召丞相王嘉詣廷尉詔獄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
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
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
不食嘔血而死元始平帝年號中追謚曰忠紹其封
上從容視董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閎平阿侯譚之子
進曰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
默然左右遣閎出閎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
帝幸韓嫣偃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
足誼譁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新莽

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卽拜爲太子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兩子及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

漢光武帝

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人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今河南開封府密縣）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十里一亭亭有長主捕盜）受其米肉遺（去聲○餽也）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

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敝壞之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甯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平聲○議罪曰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嗤（蚩○輕侮也）其不能河南郡（今河南河南府）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貫）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以杜詩爲南陽太守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卑）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王元環安大破之乘勝遂進蜀人公孫述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蓋延爲虎牙將軍）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蓋延字）欲相屬（祝）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又

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彊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代之歙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

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今河南南陽府泌陽縣）侯岑彭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侯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蜀人爲立廟祠之

帝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音運）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現）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日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漢縣）尉

以張堪爲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遂）兩岐（旁出曰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

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後帝欲以興爲大司徒興固辭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盛德不敢苟冒帝遂聽之

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奴也）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趾（住）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上聲）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不用器械而以手殺也）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甲辰二十年夏五月大司馬廣平（今直隸廣平府廣平縣）侯吳漢卒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愼無赦而已漢每從征伐或戰不利諸將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帝歎曰吳公差（雌）彊人意（言甚起發人意思）隱若一敵國矣（謂不可測也）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治行李曰辦嚴）及在朝廷斤斤（僅○明察也）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馬援少時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同樸○木素也）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馬援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北地（今陝西慶陽府）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休去聲）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閒隗囂好士徃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馬援自交趾還平陵（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孟冀迎勞（去聲）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

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冠天水(今陝西鞏昌府)扶
風(今陝西鳳翔府)上黨(今山西潞安府)援自請擊帝許之使出屯襄國(今直隸順德府邢台縣)
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
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以劉昆爲光祿勳○初昆爲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令縣有火災昆
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爲宏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太守虎皆負子渡河
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杜林)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
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
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夏新息(今河南汝甯府息縣)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孫承書卒于師紀死事也上書

卒于軍下書收其印綬帝之失大矣特書譏之)馬援軍至臨鄉(鄉名在武陵縣)擊破蠻兵初
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意不
平諸子問曰梁伯孫(松字)帝壻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而
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梁統)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
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
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曹輩也)
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甯死不願聞子孫
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
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
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

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務)者也效季良不得陷
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漢縣故城存湖廣襄陽府城南)
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
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
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
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爲零陵(今湖廣永州府)太守松由
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今湖廣武昌府崇陽縣)有兩道可入從
壺頭(山名在辰州府城東)則路近而水險從充(漢縣故城在湖廣岳州府慈利縣西)則塗夷(平也)
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以搤
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

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耿舒與兄弇書言壺頭竟不得進大衆
怫鬱行死(猶言將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
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古)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
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
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常服薏苡
(以○藥名)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
以爲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通天犀也)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
喪還舊塋稾葬(草葬也)城西前雲陽(漢縣故城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令朱勃詣
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
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家屬杜門

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臣竊傷之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在洛陽縣東北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潭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債遵李忠景丹萬脩蓋蛤延邳批彤容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致堂胡氏曰東漢二十八人同時奮庸猶車轂有二十八輻各以其力旋也馬援雖劣於高密侯方諸茂祭遵耿豈遽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爲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椒

房戚屬而掩烈丈夫之大節哉

以宋均爲尚書令○初均爲九江今江西九江府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硯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成上穽淨○檻設機捕獸穽穿地陷獸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奸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

以廉范爲蜀郡太守○成都今四川成都府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房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祝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范字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叶租去聲昔無襦如今五袴

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見同于窴使者邑到于窴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繇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

同恤八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魯國今山東兗州府孔僖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崔駰因同游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詮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國語魯莊公東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迎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戍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仲乃對以致

（覊之術）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
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御史臺也）令史（御史屬官）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
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
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
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
有疾雖不省（醒）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漢和帝

尚書何敞上封事（密奏皁囊封版故曰封事）曰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饑而
食（寺）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兄弟專朝虐用

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臣敞區區誠不欲上令（平聲）皇太后損
文母（文王妃）之號陛下有誓泉（左傳隱公元年鄭莊公母武姜愛莊公弟共叔段段謀襲鄭莊公遂置母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憲乃白
白於（太后）出敞為濟南（濟南王康）太傅

漢安帝

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震字）
鄧隲聞而辟之累遷荊州（今湖廣荊州府）刺史東萊（今山東萊州府）太守當之
郡道經昌邑（故城在山東兖州府金鄉縣）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
金遺（去聲）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
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常疏食
步行故舊或欲令（平聲）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
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鄧隲以前議惡虞詡欲以
法中之會朝歌（今河南衛輝府）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
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
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非堅利之器不能治之）此乃
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
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是為三科）收得百
餘人貰（赦也）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
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居○衣後襟）有出市
里者吏輒禽之賊於是駭散縣境皆平

漢順帝

虞詡上書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後書黃瓊傳皎皎者易汙是也）容容（隨衆上下也）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
蹇之節（易蹇卦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難也言不避艱險以求濟之是蹇而又蹇非以其身之故也）宜擢
在喉舌之官（後漢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必有匡弼
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為河間相○河間（今直隸河間府）王政傲很不奉
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
服箕踞（散坐也坐伸兩足以手按膝形如箕也）殿上侍郎贊拜景峙（池上聲○挺然立也）不
為禮問王所在虎賁（奔○武士之號言其勇猛如虎之賁鷹）曰是非王邪景曰王
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慚而更（耕）服景

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爾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寃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脩

三年夏五月旱○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僕露風塵誠無益也宜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愼官人去貪佞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平聲）刑德八柄（柄猶器之有柄也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圖緯七緯也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蓋漢末夏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必有緯也）上疏言圖讖成於哀平（哀帝平帝）之際皆虛僞之徒以要（平聲）世取資欺罔較（覺甚明然也）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故謂之九宮）風角（角隅也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三年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

是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晉趙盾）任韓厥（韓獻子）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遣杜喬周舉周栩（許）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上聲○巡查也）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于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今江南揚州府）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異）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

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

冀州(今直隸眞定府冀州)刺史蘇章有故人爲清河(今山東東昌府恩縣)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贓乃爲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章字)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誡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夫君者舟

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同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作渡)元元(元善也民類皆善謂之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愼乎夫德不稱(去聲)祿猶鑿墉(牆也)之趾(基也)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羣臣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奔○皆殿前衛士)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梁冀之弟)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九月以劉寵爲司空○寵嘗爲會稽(膾○今浙江紹興府)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耶○山名在紹興府山陰縣東南)山谷間出人(每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徵發取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廢)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値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去聲)人選一大錢受之

以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夾壁中柱也)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卽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丙)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

廷日亂紀綱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

賈彪嘗爲新息(今河南汝甯府息縣)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硯)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賊聞之亦面縛自首(去聲)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歐血而死綱目亦略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示訓也嗚呼微矣)遼西(今直隸永平府)太守趙苞到官遣吏迎母道經柳城(故城在永平府西)値鮮卑(東胡種名)萬餘人入塞寇鈔(抄○略也)劫質(至)苞

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伊川程氏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

宗室賢儁欲立為主韓馥袁紹遣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天子出奔謂之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并力也）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卓身負大逆蕩覆帝室罪不容誅然當時諸人環視四顧無有能討之者唯王允潛布腹心克殄元惡故綱目書允使呂布誅董卓其歸功於允彰彰明矣豈以其不終之故而遂泯其實乎）董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奢）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為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卓意亦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偽著（灼）衛士服守北掖門（正門旁小門也）卓入以戟刺之卓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促）兵斬之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暴（僕）卓屍於市卓素充肥守吏為大炷（主）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樹旦也）○如是積日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封溫（今河南懷慶府溫縣）侯共秉朝政

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黃上聲）起兵討魏王曹操不克死之（少府司直非貴大臣也非貴大臣而能起兵綱目所深予也故特書討書死之所以愧黨操者深矣）時有金禕（衣）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

邢貞至吳孫權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憤怒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洛（今河南府洛陽縣○指魏）吞巴（今四川重慶府）蜀（今四川成都府○指漢）而令（平聲）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冬十月孫權遣使如魏○吳遣中大夫趙咨入謝于魏魏主丕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王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經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升)數

吳使張温來聘復遣鄧芝報之芝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幷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茂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

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春三月丞相諸葛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中原劉續之起書曰與復帝室特筆也於是特書曰以圖中原其予亮以討復之義矣自是亮五伐魏必書丞相若右將軍予之也)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今陝西漢中府)使長史張裔(漢)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今四川成都府)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引喻淺近以失大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禁中)府中(將軍幕府)俱爲一體陟罰臧否(此)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否)及爲忠善(臧)者宜付有司論其刑(罰)賞(陟)以昭陛下平明(無異同)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宮)外(府)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衣○俱爲侍中)董允(爲黃門侍郎)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悲)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興隆

傾頹之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建安十三年當陽長阪之敗)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亮使吳求救於孫權)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盧)深入不毛(建興元年南中雍闓等以四郡叛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瀘水名在四川行都司城南其水深廣而多瘴春夏經之多死不毛謂不生草木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

除姦凶謂曹丕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兩漢所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
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
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
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升受恩感
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致堂胡氏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秋八月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
魏延作亂儀擊斬之鳴呼亮自經略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甘受巾幗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託孤之際萅嘗以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爲告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爲言由今觀之可謂不食其言矣書卒于軍以見殁於王事之實其討賊之義死而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孤媚以取人家國者曾犬彘之不若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不有綱目特書屢書表而出之則孔明亦若而人耳噫
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去聲以巾幗國○婦人喪冠
婦人之服鄙其無丈夫之志也懿怒上表請戰亮謂姜維曰彼本無戰情
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衆耳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
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
皆親覽焉所噉啖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
久乎八月薨
初諸葛亮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
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
有羸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長史張裔異嘗稱亮曰公賞
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
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晉武帝

羊祜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誠心素著故
特見申於分問列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
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
吾所不取也

晉惠帝

劉宏荊州都督遣江夏今湖廣武昌府太守陶侃將兵討陳敏侃與敏同郡
又同歲舉吏或謂宏曰侃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宏曰侃
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詣宏以自固宏
引爲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遣
陳恢寇武昌侃禦之以運船爲戰艦咸上聲○戰船或以爲不可侃曰
用官船擊官賊何爲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

晉懷帝

漢太保劉殷卒卒僭國臣錄賢也殷不爲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
甚多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
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

晉愍帝

王敦徙陶侃爲廣州刺史直書敦從惡事也　時王機盜據廣州今廣東廣州府
侃至遣督護討機走之廣州遂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平入
聲○甓甎也卽甎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
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

晉明帝

陶侃復鎭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
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常語去聲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
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
自棄也

晉成帝

詔以卞壼都督大桁杭○方舟也駕方舟以爲橋在江甯府治東南東諸軍及蘇峻戰
於西陵質實云地名未詳處所大敗峻攻青溪柵折○在江甯府治東壼又拒擊之

壼背癰新愈同瘉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眕眕盱呼隨之
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
溫嶠將討蘇峻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同赴難侃猶以
不豫顧命爲恨答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嶠更遣使邀之侃
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灑泣登舟侃復追
登還嶠遺書曰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
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
願深察之愆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甯有容足之
地乎侃深感悟卽戎服登舟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今江南揚州府得
詔書卽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峻聞之自姑孰見同上于湖還遷帝於

晉成帝

石頭司徒王導密令張闓開以太后詔諭三吳今江南蘇州府爲東吳鎭江府
爲中吳浙江湖州府爲西吳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將兵一萬西
渡浙江在浙江杭州府城東於是吳興卽湖州府太守虞潭吳國卽蘇州府內史蔡
謨義興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太守顧衆等皆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
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家僮從軍鬻環珮以給軍費
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衆前書溫嶠以陶侃此
其先侃何不沒其功也綱目於陶侃心跡不相掩可也西軍與峻久相持不決溫嶠軍食
盡貸於陶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
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
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

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
矣廬江今江南廬州府太守毛寶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可試與寶兵
斷短賊資糧若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而遣之竟
陵今湖廣安陸府太守李陽說侃曰大事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
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寶燒峻句容今江南江甯府句容縣湖孰地名
去句容四十里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帥
步兵萬人從白石山名在江南和州含山縣南南上峻將八千人逆迎也戰馬
躓至顛仆也侃部將斬之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
五年趙建平元年春正月太尉陶侃討郭默斬之劉印首至建康司
徒王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

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艦上聲○戰船）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詩周頌酌之篇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於鑠盛也遵循也此言武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

陶侃晚年深以盈滿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薨謚曰桓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今江南寧國府南陵縣）迄於白帝（城名在四川夔州府治東）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

似魏武（曹操）忠順勤勞似孔明（諸葛亮）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之（鯤從子）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張駿（越涼州牧）遣使上疏請北伐（書予義也張氏四世忠晉自駿而後鮮克繼者矣）初張軌及寔茂保據河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强遠近稱爲賢君駿遣使上疏以爲勒（石勒）雄（李雄）既死虎（石虎）期（李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戀慕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郗鑒）征西亮（庾亮）等汎舟江沔（勉○沔水在湖廣漢陽府）首尾齊舉

晉孝武

桓温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在江寧府城南）時都下恂恂（音○驚恐也）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温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温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笏也）安從容就席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卧帳中（帳幕之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矣（古者出征以幕帳爲府署故云）時天子幼弱外有强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温有疾還姑孰

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鎭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元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桓温）府見

其使（去聲）才雖履屐（極）間（謂周旋行步之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元鎭廣陵（今江南揚州府）募驍勇之士得彭城（今江南徐州）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胄）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晉安帝

正月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賜死自領荆州刺史將兵擊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之心而欲欺誑國士（延之自謂）自謂處懷期物（處至誠之懷以待人接物）有由來矣（此述裕書中語）夫伐人之君啗（淡）人以利眞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乎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休之嘗爲平西將軍）之至德寧可

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平聲)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㳘洪遊於地下耳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耕)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宋文帝

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時湛爲領軍將軍)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時道濟爲司空鎮尋陽○尋陽今江西九江府)至留累月將還義康稱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幷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容)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

脫幘(讀○髮有巾曰幘)投地曰乃壞(怪)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魏人指宋人曰吳子輩)

魏太武帝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並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然上聲○北狄國名卽柔然國也)方強南寇未滅吾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旣而謂左右曰筆公(弼頭銳魏主常以筆目之)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雁侵費風雨所耗(高去聲)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宋孝武帝

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棨(起信木刻爲合符曰棨吏執爲信)或虛執不奉肯須璽勅乃開宋主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宋順帝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湘州(治湖廣長沙府)刺史王蘊與沈攸之深相結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粲謀旣定將以告褚淵衆謂不可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乃以謀告淵淵卽以告道成道成遣戴僧靜等攻粲劉秉(時亦赴石

頭)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支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酌○刀斬也)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去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甯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爲追者所殺

魏宣武帝

冬十月魏以僕射(夜)源懷爲行臺巡北邊○魏旣遷洛陽(魏舊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孝文帝太和中遷都洛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北邊荒遠因(仍)以饑饉百姓困弊乃加僕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上聲)北邊賑貧乏考殿(顚去聲)最(下功曰殿上功曰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饑民賴之沃野鎭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后之父)方用事勢

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藉（籍）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去聲）非鞫（菊）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

李崇沉深寬厚有方略得士心在壽春（卽壽陽）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

魏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魏東清河郡（治山東濟南府淄川縣）山賊羣起詔以房景伯爲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掾（硯官屬）○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卽淄川縣）婦人列其子不

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致堂胡氏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爲人上者不知教化何以善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愈益治之民愈扞格甚者視如寇讐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繫於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謂民果頑哉爲人上而觀此亦可省已而脩德矣

初趙郡（今正定府趙州）太守李元忠（趙郡人家殷州）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弑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爭）濁酒以迎歡歡未卽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書姓名於奏白曰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闋○曲終曰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彼所致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長史孫騰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升）元忠因進策曰殷州（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小無糧仗（兵器）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兄弟（乾弟敖曹）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今直隸河間府滄州）瀛（卽河間府）幽（今直隸順天府）定（今正定府定州）自當弭服矣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納之

以辛公義爲岷（民）州刺史○岷（今山西岷州衛）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

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幷（兵）州（今山西太原府）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不設幃幔而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閤（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隋恭帝侑

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今山東兗州府嶧縣)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在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會詔內外官各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書舍人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祕書丞乘傳(傳去聲○驛車)至黎陽勸世勣早降世勣遂決意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眾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無表既而聞之歎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使孝恪與世勣經營虎牢

隋恭帝侗

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為何潘仁長史(大業十三年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為盜劫李綱為長史○司竹園在陝西西安府盩厔縣盩厔音周質)乃恥為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汙天臺辱東朝(東宮之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為太子少保

唐高祖

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為舒州都督鎮周舒州(今江南安慶府)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平聲)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以張蘊古為大理丞前幽州(今直隸順天府)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易繫辭下傳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箴為有位之誡故名)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拯救溺沒)亨屯(○亨通屯難)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君門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桀作瑤臺紂作瓊室)羅八珍(見禮記內則篇)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桀作酒池糟隄十里紂為酒池回盤糟丘)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黈上聲纊曠)塞耳(黈黃色纊綿也以黃綿為圓用組挂之於冕當兩耳旁即所謂充纊)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唐太宗

上遣使至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後漢荀悅獻帝朝為祕書監撰漢紀三十卷)

魏王泰為相州(今河南彰德府)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學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泰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責也)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躓

主困厄也我若縱之恭豈不能折辱公輩耶房元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

魏徵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魏徵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

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上謂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為亦何以異於往年邪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彊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茄)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仕於隋朝之資級)陛下欲誅之納戴冑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脩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唐高宗

初狄仁傑為并(兵)州(今山西太原府)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絕遠之國)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吝)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唐中宗

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

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詿卦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
又乘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寗州今陝西慶陽府
甯州寗州父老迎勞去聲之曰我狄使君初仁傑爲寗州刺史故稱活汝耶相攜
哭於德政碑在寗州城西下三日而後行

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今河南汝寗府即豫州仁傑先爲豫州刺史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德妃竇氏父孝諶爲潤州今江南鎭江府刺史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事監察御史薛季昶暢按之以爲

當斬其子希瑊掛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非○戶扉熟寢太后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失於出人之罪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寛厚清愼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愀然悚動之貌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干當笑而受之耳

周以徐有功爲殿中侍御史○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今直隸廣平府廣宗縣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祝○會也惟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恣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陵圄語○獄名周日囹圄數朔挂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

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太宗櫛職風沐雨莊子天下篇昔者禹之湮洪水沐甚雨櫛疾風郭象註櫛梳也冒驟雨而沐髮衝疾風而梳頭親冒鋒鏑的○矢鏃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天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附○合食於先祖曰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君也股肱臣也虞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

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能言鳥)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中宗睿宗)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秋八月周納言婁師德卒師德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十七年(周武氏久視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夏六月司空梁文惠公狄

仁傑卒(仁傑自帝還東都以來拜官書周已屢矣無嫌也其卒也復不書周何著仁傑之始終爲唐也是故大臣卒不書謚自裴行儉一書之於是再見大臣卒書本官惟仁傑官書中宗所贈爵書睿宗所封所以殊仁傑於諸臣也此綱目之特筆也一人而已矣)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爭(諍)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控○馬勒也)而繫(計)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爲洛州(今河南河南府)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大州(質實云莫詳沿革)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謂所薦門生)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是歲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高祖)文武(太宗)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家之宗廟哉今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元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宿衛也)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致也多祚泣曰天帝(高宗)也柬之曰今天帝之子爲二豎(汝○易之昌宗)所危將軍不思報天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炎(鹽上聲)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炎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炎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

僱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元暐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武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以

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遷太后於上陽宮在河南府閿鄉縣○閿音焚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唐睿宗

李日知在官不待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聊○撥也李日知瞋稱人反○怒也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唐元宗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去聲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

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

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房元齡杜如晦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現上輒為之起去聲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王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謂諸司長官皆得專達於天子故稱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

向拜謝飲不盡卮支○飲酒器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

以韓休同平章事上問蕭嵩可以代裴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峻也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諍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平原太守顏眞卿起兵討賊初眞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 深也 壕 濠○城下池也 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 書○移文曰牒 眞卿將兵防河津 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 眞卿遣平原 今山東濟南府德州 司兵李平間 諜 道 微道也 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卿使親客密懷購 以財求也 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

常山太守顏杲 稿 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祿山之至藁城 今直隸正定府藁城縣 也常山 今正定府 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

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 紫衣金魚 質 至 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 今正定府井陘縣 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 灼 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會從弟眞卿自平原遣甥盧逖 剔 潛告杲卿欲連兵斷 短 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杲卿用千年策張獻誠解圍遁去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 去聲 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 今直隸順天府涿州 盧龍 今直隸永平府 密雲 今順天府密雲縣 漁陽 今順天府薊州 汲 今河南衛輝府 鄴 今河南彰德府 六郡而已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顏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太原 今山西太原府 尹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 今河南府洛陽縣即東京也 杲卿至洛陽祿山數 上聲 之曰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 結 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 杲卿師古五世孫 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 騷○豕犬膏臭 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幷履謙縛

而咼 寡 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眞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先是譙郡 今江南鳳陽府亳州 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眞源 故城在河南歸德府鹿邑縣東 令張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哭於元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 今河南開封府杞縣 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 忽也 至城下巡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 兌 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 陣 人馬辟 闢 易 驚却貌史記項羽本紀辟易數里 顏師古曰謂開張而易其本處 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

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傷也復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帝出奔蜀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
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
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盖爲此也臣猶記宋璟開元賢相爲相數
朔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
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歲○遂深遠也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
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
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
饒陽裨將也偏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

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
眞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
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
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
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
巢於幕莫○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豈能久安何如乘閒諫取賊轉禍爲福
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張巡死節表表在人無可言者然許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死者遠雖不死於睢陽然未幾亦死於偃師故綱目等而書之則見其均爲死節之臣耳固不可以先後而異其觀也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
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
我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
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
巡出愛妾殺以食寺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
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
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
每戰眥慈○目際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
以刀抉淵入聲○挑也視之所餘纔三四並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
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
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

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
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
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閒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
閒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
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
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
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
力

盧陵歐陽氏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小大數百戰雖力盡而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

烏居悉宛三月而禁至十月而敗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台上聲○詐也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走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鄧東郡洛陽也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以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賜僕固懷恩爵大甯郡今山西平陽府隰州王懷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貫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致堂胡氏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罷之間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閹尹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於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眞可以爲人臣之師表矣

時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疑其爲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致堂胡氏曰子儀之意雖忠且厚毋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爲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變則忠順蹉跌不足以爲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一出而朝恩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郭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鎭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輿馬僕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致堂胡氏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威䠞踖之態者亦非也

上以山陵近葬期伊邇也帝王所葬曰山陵禁屠宰郭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

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號官爵諡兵前乎此未有也後乎此無有也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人而已矣子儀爲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
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卽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
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
曜據汴州今河南開封府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
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自肅宗乾元元年拜中書令至是凡二十四考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爲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
安不能盡辨頷撼○點頭以應也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
出麾下雖貴爲王公嘗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

之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
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
爲名臣者甚衆

致堂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使忠信安義命而已矣史又稱其窮奢極欲愚竊恐其言之過矣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爲也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遣顏眞卿宣慰李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眞卿乘驛至東都留守
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眞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
遂行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
眞卿色不變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勸勉進上帝號也
希烈召眞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
無所自容邪眞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
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
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
相賜都統也眞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
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
坎於庭云欲阬鏗之眞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
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召之不納
騎士踰垣入刼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
見泚說之曰犒師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

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
加李晟諸道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
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
晟親近以家書遺去聲晟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爲間諫
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去聲裘褐終無叛志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秀實與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灑也○濺血灑地海濱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海濱捕得

見殺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
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八月顏眞卿爲李希烈所殺李希烈聞希清伏誅初李晟收復京城斬朱泚冀李希清等於市忿怒遣中使至蔡州眞卿留蔡州今河南汝甯府殺顏眞卿中使曰有敕眞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即汴州今河南開封府去年冬陷於希烈來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鎭海節度初治江南鎮江府尋移治浙江杭州府使同平章事韓滉卒○節度兼宰相多矣未有卒書兼職者此書平章事何在位也滉於諸鎮爲最忠順故其卒也備書之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致堂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閒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何勝數哉

唐順宗

南康今江西南安府南康縣忠武王韋皐卒○藩鎮卒書某節度使恒也此其不書西川節度何不以韋皐夷於諸鎮也皐在遠藩憂及社稷表請太子監國豈他鎮比哉綱目書爵書諡所以深嘉之也

唐憲宗

李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心腹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眞忠臣也遂以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以元義方爲鄜孚坊觀察使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爲京兆少尹故出臣鄜今陝西延安府鄜州坊坊州今延安府中部縣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乞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促義方之官

九月以韓宏爲淮西諸軍都統宏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宏欲結之舉大梁今河南開封府城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絶世遣使遺去聲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魚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幷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致堂胡氏曰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憶攻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有匡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朔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爲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鴟笑也○之裴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

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置)之相位中外駭笑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所可惜者淮西盪(同蕩)定河北底甯承宗斂手削地韓宏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旋)自墮(揮)壞(怪)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

唐武宗

其後上語(去聲)宰相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易繫辭首章之辭方謂事情所同)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以杜悰同平章事上聞揚州(今江南揚州府)倡女善爲酒令敕監軍選

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敕悰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召悰入相勞(去聲)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太宗賢相)矣

唐僖宗

嶺南西道(治邕州今廣西南甯府)節度使辛讜遣使如南詔○初辛讜遣賈宏等使南詔相繼道死時讜已病風痹(秘○鄉冷溼病)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遣使入南詔而相繼物故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爲此行乎讜恨風痹不能拜耳因嗚咽(煙入聲)流涕雲虔曰士爲知己死敢不承命讜喜厚其資裝而遣之雲虔至善闡(今雲南雲南府)城驃信(猶漢言君也)見之與抗禮使人謂曰貴府牒(移文也)欲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脩舊好(去聲)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用二黑漆板夾繫文書刻字於上謂之木夾)遣還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以張全義爲河南(今河南河南府)尹(李克用表用之也)初東都(卽河南府)荐(賤○屢也)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

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畏)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梁主瑱

吳徐溫入朝於廣陵(卽淮南治)以徐知誥爲行軍副使知諫權潤州團練事溫還金陵(卽昇州)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事吳王盡恭接

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蠲逋（布平聲）稅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請蠲丁口錢餘稅悉輸穀帛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閒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知誥夜引齊丘於水亭屏（丙）語（屏退左右而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如字）障獨置大爐以鐵筯（同箸音住）畫灰為字隨以匙（時）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五代漢隱帝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防禦未有書卒者卒審交何錄循吏也五季之世如審交者鮮矣故特書之）汝州（今河南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

得奉事其丘壟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同徭）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眾人所能為但眾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周世宗

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自五季以來唐河南漢周開封多以子弟尹之世宗始用賢者而朴以諫議大夫領焉曰知開封府事異其名也）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謂南唐李景）蜀（孟昶）幽（幽州今直隸順天府謂契丹）并（并州今山西太原府謂北漢劉鈞）兵○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

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閒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向）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吳）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

閒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朔）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治廣東廣州府）巴蜀（蜀）可傳檄（吸）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幽）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上聲）可平矣惟河東（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閒一舉可擒也世宗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世宗重之以為諫議大夫知開封

府事

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還不受饋遺(去聲)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曏之奉使者乞匄(音蓋)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宋太祖

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進從征澤潞遷洛州(今河南河南府)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乞)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

語(去聲)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射赦也)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趙普既相以天下爲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朔)微行(私出也)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平聲)茵(因○地褥也)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至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喻小也)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

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今順天府)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拙)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

二月宋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義倫爲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怯)中惟書數卷而已宋主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宋主嘉之故有是命

宋太宗

九月以楊業爲代州刺史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本姓楊)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今太原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

李昉罷布衣翟頴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爲(去聲)作大言使頴上之且改頴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頴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

帝由是厭昉遂罷爲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醕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温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旣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張詠知益州（卽成都府）王繼恩上官正宿（秀）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横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祝）軍校曰爾曹蒙國家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旋）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

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慫）乃下其估（古○市稅）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九月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定馮拯（整）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治廣東廣州府）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丙）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漢武帝俾汲長孺之直而出守淮陽宋太宗俾呂蒙正之直而出判河南人君苟以妒賢嫉能爲心則凡縱欲傷民之事將靡所不至矣）帝嘗欲遣人使朔方（卽夏州）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聳）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旣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后疾甚遷於

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謚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滁（除）州（今江南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已任不爲流俗所容故屢見斥

帝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illegible]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泌以爲眞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之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夜）同平章事李沆卒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旰○日晚也）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

事邪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寗謐（密）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砌）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沆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愼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祕）倚（偏任爲跛依物爲倚○偏任一足反立也）治第封丘門（門名汴京城）內聽事（中庭也）前僅容旋（也）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事則已寬矣

冬十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畢士安卒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眞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諡文簡

夏四月寇準罷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

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爲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朔）短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託人語（去聲）且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情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

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雲間張氏曰準以使相求王旦而旦不惟深拒之而且攻發其陰私是何異於開頭之斥王導邪然伯仁受導之冤于明夜準之忱其機一也大君子甯為伯仁子明之為而不願為導與準之所為也雖然伯仁子明無乃言之過歟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旦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附同)會國事何遽自異邪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三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自咸平以來宰)

臣之卒得書爵者僅三人李沆畢士安向敏中是也其餘則止書三公之爵耳敏中在當時誠為賢相獨有不諫天書之失君子不以小瑕掩大德故雖書景靈宮使而特具其爵如此

雲間張氏曰祁奚之薦祁午謝安之薦謝元曹彬之薦曹瑋與夫蒙正之舉夷簡皆所謂內舉不辟親者也(內舉不避親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祁奚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謂舉其讎解狐舉其子祁午也)

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詔許歸葬西京(洛陽)

史臣曰準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儁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起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勳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信哉

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諍)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諡簡肅

秋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艴(孛然怒貌)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去聲)以禮文相接今俳(俳○戲也)優(倡也)之徒侮慢先聖而不禁之北朝之過也何謝為主是

益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十一月沂(今山東兗州府沂州)公王曾卒贈侍中諡文正○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書堯典明明揚側陋註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

富弼還復如契丹○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眞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去聲)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今山西大同府代州)增塘水(謂沿邊疏濬水澤)治城隍(隍城下池也)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

未晩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眞宗）之大德乎澶淵（即澶州）之役荷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五代石敬瑭）欺天叛君末帝（李從珂）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忍去聲○滿也）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提擧四方之內總其封數）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如於何承矩（太宗

淳化四年何承矩爲河北屯田制置使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治直隸永平府）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

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出降齎（齎平聲）送不過十萬緡（民〇錢貫也）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次樂壽（今直隸河間府獻縣）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辭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補平聲○申時）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

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韓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去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如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

賞乎

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夏竦而用韓琦范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尙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杜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怪事也

許公呂夷簡卒諡文靖自莊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甯獨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朔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子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甯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賊忠國家者相去遠矣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閣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去聲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今河南汝甯府公范仲淹卒贈兵部尙書諡文正仲淹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

呂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以忠孝爲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仲淹已卽世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以孫抃便爲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卽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促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爲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唐韋澳族辭篡慾不肯見高元裕曰恐無呈身御史今豈薦識而臺官邪

夏四月以趙抃爲殿中侍御史人君用骨鯁之臣朝廷享清平之福清獻公一言見用則衆陽並進而羣陰自消孔子所謂一言興邦不其然哉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曰

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
當力過而絕之君子不幸詿卦誤詿亦誤也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
德時吳充鞫眞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修貢黜
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
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
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王是彥博與
弼同名王郊詔百官迎之范鎭言曰陛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
王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去聲翰林
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

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王王德用與
射於玉津園在開封府城南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
相皆得人矣
以張昇升爲御史中丞○仁宗以孫抃爲御史中丞以趙抃爲殿中侍御史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以張昇爲御史中丞則是宰相臺諫皆得其人矣綱目備書深予之也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
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
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
下乃孤立耳帝爲去聲感動
以唐介知諫院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於帝曰
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
請如中復奏乃詔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以包拯知開封府○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去聲之斂手聞者
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
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二年春二月祁今直隸保定府祁州公杜衍卒衍臨終作遺疏略曰無以
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
不及私謚正獻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青爲人愼密寡言其計事
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
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狄仁傑
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

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謚武襄
司馬光復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
非嫗於去聲煦許○小惠貌姑息苟安也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
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
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
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臣伏見陛下推
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
害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
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

日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
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
植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
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
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
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
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昔宮
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
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
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洩機事非便帝皆嘉

納之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
悉屏丙之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
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
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
諸有司

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羣臣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
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
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方盛也何遽爲
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
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升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
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
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今江西九江府
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
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
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
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
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
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
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

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
願固起之帝曰然

樞密副使包拯卒○拯性陗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
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砌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
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朴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
尚書謚孝肅

宋英宗

秋七月帝疾瘳○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
多不悅乃共爲讒閒兩宮遂成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
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
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煙入聲流涕且道所以琦曰

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宋英宗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

宋神宗

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綱目書光固辭不拜者所以著其制行之勇也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辨論於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磨○劉切

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奪氣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布平聲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書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鎮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欲欺

因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安石旣主韶議以寳舜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案閱田所在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斥安石又爲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反爲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掎雞上聲○牽也摭職○拾也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仕以此二人況比況也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戰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戸部侍郎致仕鎭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鎭憱惜然變動之貌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齊去聲寖浸成足痺祕○脚冷濕病遂艱行步非秖憚跛職戾同例蹩之苦足掌曰跋跋戾言足跛反戾不可行也漢書賈誼傳病非徒瘇也又苦蹷蹩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醒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强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司馬光字勉之遂卒

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知鄭州監察御史裏行劉摯監衡州鹽倉○是時新法之行流毒海內韓維因論保甲法而罷黜歐陽修因論青苗錢而致仕富弼楊繪劉摯皆梗新法救正人而貶謫嗚呼以有限之才恣無窮之逐正道之不行未有疎於此時者也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

安石繪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鎭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

劉摯上疏曰陛下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粥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脆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硯屬官屬也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會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今河南開封府鄭州謫摯監衡州今湖廣衡州府鹽倉

冬十月以鮮于姓複侁莘爲利州轉運副使○侁旣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强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

三難 雲間張氏曰觀分注載佚曰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此最善處青苗之法者也子瞻稱其爲三難不亦當乎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修卒是歲有詔求修所撰五代史而修卒矣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平生與人盡言無隱奬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去聲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乞之怨誹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修遊隨州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得唐韓愈遺稾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賾宅○賾雜也易繫辭上傳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坐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謚文忠

貶唐坰綱爲潮州別駕○坰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呵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石爲李林甫唐元宗朝姦相盧杞唐德宗朝姦相帝屢止之坰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今廣東潮州府別駕

靜軒周氏曰唐坰言事而貶曷爲削去其官誅心也坰初附安石神宗悅而用之然其心冀得美職耳逆夫授官不協遂背安石是亦反覆之小人也故特削去其官雖然過則勿憚改聖人之格言坰能力劾安石不懼艱險是蓋小人變爲君子則能以愛君爲念而不計其私矣觀其六十餘條之奏面折廷爭其志爲可矜耳故又嘉其悔悟而不書有罪此綱目筆削之至公褒貶之深意凡若此類非君子莫能修之

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雨○是時新法害民天怒既久大旱之來是誠逆氣之所致也神宗能求直言胸中之惻隱頗萌矣迨夫權罷新法卽日大雨則天人感應之理安可誣哉然不曰罷而曰權所以譏其偶值天變姑且罷之非眞能革去者也嗚呼吾誰欺欺天乎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憂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

不免堯洪水爲患湯大旱七年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謂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帝卽命維草詔行之初光州今河南汝甯府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爲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久之監安上門汴京城門會歲饑征歛苛何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埋曀意○霾雨土蒙霧也陰而風曰曀詩邶風終風且霾又終風且曀○霿音蒙扶攜塞道

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汝○食也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俟○亦負也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為圖奏疏詣閤蛤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且云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以袖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方○馬早馬皆驚帝白為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仁宗英宗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忠獻後追封魏王

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司徒韓公富弼卒遺表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自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怨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恩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較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倖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早有公弼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贈太尉諡文忠

宋哲宗

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詔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今山東登州府名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整○援也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邪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書蔡確有罪免所以予其黜小人下書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所以予其用君子綱目非厚光而薄確也得好惡之正云爾下書章惇范純仁同意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猶言半紙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祝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

際
夏四月名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
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英宗年號)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
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
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
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
西京(洛陽)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祕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
書頤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明)聖
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
之時多親寺人(閹宦也)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

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
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哲宗以啟沃之任待伊川伊川以聖賢之學輔哲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使哲宗惟和惟一勿有間之吾見武丁傅說不足專美於前矣夫何行道未幾明年遂遭蘇軾之侮而反成黨禍惜哉)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公司馬光卒
時兩宮虛已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
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
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戟亟也)○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
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今懷慶府溫縣)國公
謚文正年六十八京師人為(去聲)之罷市往弔及如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

葬送者如哭私親四方皆畫像以祀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
名醫李積於兗(今山東兗州府)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
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至則康疾不可為矣光孝友忠信恭儉
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
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
陝洛閒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
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
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
(產○削也)革畧盡或謂光曰熙豐(熙寧元豐)舊臣多憸(纖)巧小人他日有
以父子之義間(諫)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遂改之不疑
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公著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
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卽
詣其家臨(去聲哭也)○奠贈太師封申國(今河南汝甯府信陽縣)公謚正獻公
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
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
(歲)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
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
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
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去聲量也)○物尤

宋徽宗

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易繫辭上傳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其敬服如此

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閒（閒○乘空間處）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諫）不可不察也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

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怪）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毁已草疏入不報

夏五月潞公文彥博卒○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卹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諡忠烈

高平（今山西澤州高平縣）公范純仁卒○純仁疾革（戟○亟也）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還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罷權給事中陳瓘○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晻（庵上聲）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瓘語（去聲）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

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誶（歲　責詬語也）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畟（覺）然（驚顧貌）改容信宿出瓘知泰州（今江南揚州府泰州）

三年春三月謫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居○衣後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

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今江西廣信府)酒稅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即汴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警兵也)宰執議請帝出幸襄(襄州今湖廣襄陽府)鄧(今河南南陽府鄧州)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

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猝)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疏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患貫也)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為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前書陳東上書請誅蔡京六人此書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則庶乎可謂得好惡之正矣)東等千餘人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庸繆(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去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

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帝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

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辟君也猶言復位)於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詔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大孝思慕請陛下蚤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彼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乞)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

田園大計而慰勞（去聲）之苟誅責（責也）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
責邪陛下同變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
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
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遂具道太上意帝始
釋然〇（鳴呼李公善處徽欽父子其韓魏公之高致也乎古今人景仰不衰者哉）

宋高宗

李綱行至太平（今江南太平府）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
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
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
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

雲間張氏曰欽宗時李綱為羣小所沮抑斷送有不用故汴宋終底於滅亡高宗即位召用李綱而羣小不能誣蔽高宗之明故能致其興復然則賢人君子之益於人國也如此為人君者奚可不謹於用人哉

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綱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綱
力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知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
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開元元年冬明皇欲相姚崇崇先設難以堅帝意曰臣願以十事進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一政先仁恕二不倖邊功三法行自近四宦豎不與政五絕租賦外貢獻六戚屬不任臺省七大臣接之以禮八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絕道佛營造十監戒權奸為萬代法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
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
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
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
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
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今陝西西安府）為上襄陽（今湖廣襄陽府）次之建康（今江南江寧府）
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
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
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
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
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
受偽官者不可勝（升上聲）數昔肅宗平賊汙偽命者以六等定罪
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
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音膾○狡猾也）勢必復

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
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
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
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
興疏上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澤在襄陽聞黃
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
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
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
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

支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今山西平陽府蒲州解州）是褫（恥奪也）○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汴都即東京也）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驚顧貌）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尖○盡殺也）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票○掠截也）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伸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罷起居郎胡寅○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欽宗）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畧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畧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荊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於外

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列子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天闕淮南子日出暘谷浴於咸池）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

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厥）望（怨望也）是時蜀士至於醵（强入聲○斂也）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雲間張氏曰高宗此舉可謂得人矣觀夫趙樞密一疏譬則冬裘夏葛切中時病夫以張浚之得君尚不能終君臣之好安知後日高宗不以待浚者而待已耶此亦納約自牖之說也鼎其賢哉

召張浚于福州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劉豫）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

帝從之喻樗 極 謂鼎曰六龍 謂天子也易乾卦彖傳時乘六龍以御天 臨江兵氣百
倍然公自度 鐸 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
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
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 張浚字 有重望
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
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遂名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貰兼侍讀
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卒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
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
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爲大將卒伍最

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 去聲 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
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
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
以祀
觀文殿大學士隴西 今陝西臨洮府 公李綱卒綱卒於福州 今福建福州府 年
五十八贈少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
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
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朱子曰綱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於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史臣曰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
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
洪皓在金以蠟書 以蠟爲丸置書其中 奏金人所畏服者惟岳飛至以父
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
飛願與交驩飾名姝 樞美女 ○遺之飛曰主上宵旰 幹 豈大將安樂
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
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
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
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 同虜 掠卒有疾飛躬
爲調藥諸將遠戍 恕 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
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

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 汴京門 以八千人
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朮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
仙鎭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
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
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
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
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
禍
秋八月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
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 牢 米會降旨趙鼎李光 紹興十一年秦

猜忌李光安置藤州復竄瓊州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去聲)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東方宿名莊子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爲相專以固本爲先以爲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齎志以没然中興賢相鼎爲稱首

二十年(金天德二年)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之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音菊窮罪也○推)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

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窄○裂尸也)於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今江南江甯府)浚至岳陽(今湖廣岳州府)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燄漲(屛)天愼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徑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

宋孝宗

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字敬夫號南軒)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軟平聲○壖岸邊地)以爲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忝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忝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靜軒周氏曰張浚銳志殄虜之事可質金石至今以爲凜凜然非忠義素著何以得此綱目以去年夏書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五月書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至此又書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皆以見連年虜寇僅遏至此未嘗一與交兵自屆而去無非張浚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張浚有功於宋若此眞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今江西饒州府餘干縣)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枃(舉)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旣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足矣數日而薨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謚忠獻

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璘剛勇喜大節略苛

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諡武順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此孫武子戰國時孫臏也史記孫子謂田忌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旣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覿王抃甘昇便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今福建興化府赴建康今江南江甯府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乾道六年俊卿罷判福州見都城穀賤人安

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尙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怪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六年金大定十九年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平聲之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嗚呼文公一疏切於時病深中孝宗之膏肓也孝宗讀之大怒是何護疾忌醫之甚邪應孔孟終身而不過蓋以此耳豈獨文公哉

右文殿修撰張栻卒○張栻得道學之正傳爲諸儒之倡首事君忠直立心平易其忠君愛國之誠瀕

死不忘是誠不負所學者矣故卒而具官深予之也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歎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浚深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安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

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壞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違小人
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牕槅（○陵牕隔子也）覿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
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
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已之
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張栻字）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
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洙水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泗水分流泗水出兗州府泗水縣經曲阜界禮檀弓上篇曾子謂子夏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子夏所居）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去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

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以朱熹爲江西提刑熹辭不拜朱熹行（上聲○廵視也）部至台（今浙江台州府）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
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
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
拜遂乞奉祠

靜軒周氏曰君子知有王法而不知有權勢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唐仲友乃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孰不以宰相之姻而避嫌乎朱子執法不容上章力論王淮既匿其情而又論之不已由是奪其新命以授朱熹君子豈可以貨取乎故力辭不拜遂乞奉祠嗚呼是知君子立心介然獨立罔肯自貶以同流俗求其合義而已矣豈以權勢之故而易吾之所守哉

以黃洽爲御史中丞洽爲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擿（均上聲）摭（職○拾取也）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
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
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洽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
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
哉

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
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
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
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

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願自今以往一
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
壅閼（遏）果人欲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
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
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八月召朱熹至以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甯宗新服厥命而首舉大儒可謂慶矣綱目大書曰召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
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
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
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魯莊公母桓公夫人文姜齊襄公妹也按春秋

傳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入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齊人以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作敝笱之詩以刺之云毋不可制當一欒音洛禚音酌笱音苟敝笱詩齊風篇名制其侍御僕從（敝笱之篇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主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名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卽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

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爲陛下憂之尤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虞書負罪引慝言舜自負其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罪慝也）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力）之中不報

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者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俱眞宗年號）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易乾卦彖傳保合大和）至於慶歷嘉祐（俱仁宗年號）盛矣不幸而壞（怪）於熙豐（熙甯元豐俱神宗年號）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哲宗年號）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俱哲宗年號）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崇觀（崇甯大觀俱徽宗年號）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識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視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卽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

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謗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望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公論由此而明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憩息也○憩音契）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務）州（今浙江金華府）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正人也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

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
議少沮
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祖
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所忌諱先是祖儉以
言事貶祖泰語去聲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鉗口我雖無位
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
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
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
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
知悟邪陳自强侂胄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

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云韓氏之厮役人人
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
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
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强之徒故
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爾事將不測書出中外
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屬廣東廣州府右諫
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預聞
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
殺猶當杖黥擎○墨刑在面竄之遠方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屬廣東廉州府
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監察御史
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貶黜削遂貶必大爲少
保
冬十一月以眞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
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
宗値其方强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句踐望後人今天亡此
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遇去聲以虜之
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
之哉且重於絶虜者畏召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
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熟計審之
且圖懲紹興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道不可

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
毋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窬之心三曰幸安之
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虜
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
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厲自强之志恢立武之綱毋以虜
存爲喜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
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同搢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
足恃爲言夫乾象告徵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
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
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

宋理宗

元氣也元氣痞鬲隔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冬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與之晚出番禺○今廣東廣州府番禺縣屹嶷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廣東韶州府曲江人唐元宗朝賢相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即廣州府公諡淸獻

三年春二月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初玠家貧落魄得志貌○不無

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素○逆流而上也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師戎之士爲麤人斥爲噲伍韓信黜侯是常怏怏羞與絳灌等伍因過樊噲門歎曰生乃與噲伍也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時蜀地殘破兩川東川西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壁○舉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耕弊政遴吝選守宰築招賢館於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材而任之遂於利利州今四川保甯府廣元縣閬郎○閬州即保甯府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今四川順慶府城營山

渠州今順慶府渠州城大良平嘉定今四川嘉定州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爲壘棊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乃馬真氏稱制奥都剌辢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塡楚材諫不聽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夐迥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滅一事人以

爲名言至順元文宗年號初贈太師追封廣甯王諡文正

九月甯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殊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士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歲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諡忠襄○史稱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故卒而具其官爵以予之蓋京湖宋室之根本江南之要衝誠宜擇人以制置也今乃以落魄無羈不學無術之似道爲之多見其不勝任也故下書蒙古冠京湖江淮之境此其驗耳

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玠聞召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余玠者蜀之長城也玠卒之後蜀豈復爲宋有哉）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勤王詔至贛（今江西贛州府）天祥奉（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幷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祠）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咽喉）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三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賈似道姦臣之首汪立信忠臣之魁忠臣不用姦臣是崇惜哉使德祐之君長而賢明明用舍未必如是之顛倒而國事決不至此大書汀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所以表其死於王事也何其光明俊偉矣哉）

文天祥自鎭江亡入眞州遂浮海如溫州天祥至鎭江與其客杜滸（虎）等十二人夜亡入眞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闖少隙不能合從（宗）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今江南江寧府）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

淮東諸將以通（今江南揚州府通州）泰（今揚州府泰州）兵攻灣頭以高郵（今揚州府高郵州）寶應（今揚州府寶應縣）淮安（今江南淮安府）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名在儀真縣西）吾以舟師直擣鎭江同日大擧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輕）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博）之（逼也）○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淮東兵入京口（卽鎭江）淮西兵入金陵（卽建康）要（遮）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去聲）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眞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音殆上聲）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平聲去二聲○視也）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曰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由通州汎海如溫州以求二王

帝崩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時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皆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時張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張宏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

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宏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厓山之破張宏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宏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元都今直隸順天府道經吉州今江西吉安府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張去聲○供供具張陳設也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

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端宗年號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宏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元世祖

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今直隸正定府定州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

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覆也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蓑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爲人豐下兩目烱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

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遜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上聲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伯顏卒○伯顏深沉有謀畧善斷將二十萬眾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卒贈太師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元武宗

武宗皇帝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閒閒○乘空閒處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麯本字蘗蘖○牙米也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蘗多則太甘麴蘗得中然後成酒商書若作酒醴爾惟麴蘗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至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仲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既又賜爵康國公

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李孟愛育黎拔力八達之傅也大德十一年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自懷州至大都誅阿忽台等執阿難答歸上都遣使奉璽北迎武宗遂自監國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自大任固辭勿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初孟既逃去有譖於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孟字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陘刑山名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院名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元仁宗

太史令郭守敬卒○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歎服之王禕曰自宋以來學者不講於天文水利之故久矣守敬獨能任其絕學度越往古以成一代之制

元順帝

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巙巙卒○初巙巙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巙巙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巙巙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

明宣宗

五年春正月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謚忠靖原吉天性寬平人無識與不識皆稱為君子長者呂震嘗在上前短原吉柔奸

明憲宗

震爲子求官上問原吉原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原吉原吉薦瑄才總漕運嘗有從隸汙所服織金賜衣懼欲逃原吉曰汙可浣何懼爲吏壞恠所寶古硯匿不敢見原吉召吏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汙吏懼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汙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卷撫案歎息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此歲終大辟闕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徬徨而筆不忍下也嘗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愼如此有古大臣之風焉

秋八月以況鍾爲蘇州知府○鍾靖安今江西南昌府靖安縣人始爲吏胥呂震薦其才授儀制司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煩劇難治特選鍾等九人爲知府賜以璽書假便宜行事馳驛赴任鍾至蘇初視事陽爲木訥胥有弊蠹輒默識至之通判趙忱肆謾侮鍾亦不校及期月一旦宣敕名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某竊賄若干某日某亦如之羣胥駭服不敢辨立殺六人肆諸市復出屬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悚蘇人稱之曰況青天

冬十月建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後府經歷張黻獄僧繼曉始以淫貪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賄緣梁芳等引入禁中

明孝宗

其術得售尊爲善世賜美姝姬十餘金寶不可勝升紀乃言於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於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剏建永昌寺大臣諫官皆不言於是林俊上疏言今歲以來災異屢見京師地震陵寢動搖鑒戒之昭莫此爲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饉人民流離可爲流涕而僧繼曉欺罔聖聽發內庫銀建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很引用奸邪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庫殆盡家貲山積怒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饑民之死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

者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以爲陛下仁聖之累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貶雲南姚州屬姚安府判官張黻上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軍民愁苦萬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邇近相傳以言爲諱豈朝廷之福哉伏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益張讜論無隱上以黻回護林俊貶雲南師宗州屬廣西府知州

秋七月致仕大學士商輅卒○輅字宏載淳安今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鄉會殿試皆第一奉敕纂修續資治通鑑綱目卒年七十三諡文毅

秋八月吏部尚書王恕上疏乞致仕不許○恕時有建白眾議

謂業已行矣怨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怨遇事敢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

明武宗

夏四月安化今陝西慶陽府安化縣王寘鐇反起都御史楊一淸命太監張永提督討之○一淸與永西行一日歎息泣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淸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今其羽翼已成耳目廣矣且奈何一淸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逆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甯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

僞檄吸幷述瑾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天下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呂彊東漢末宦官之賢者張承業唐末宦官之忠者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一淸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脫上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卽退瑾必見殺又涕泣頓首得請卽行事毋緩頃刻漏事機禍不旋踵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

九月帝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江彬等謂當縱之鄱湖鄱陽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同愷○軍勝之樂論功屢遣人至廣信今江西廣信府止之守仁不得已乘夜過玉山今廣信府玉山縣檄繫宸濠等取道由浙江以進張永已候於杭州今浙江杭州府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旣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旣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宸濠爲脅從今將成土崩之勢然後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意將順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宸濠付之乘夜渡浙江在杭州府城東過越越州今浙江紹興府還江西

明世宗

七年夏五月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討廣西叛蠻平之捷聞桂萼忌之論守仁挾詐專兵禮部尚書霍韜上疏曰伏遇聖明特

起王守仁撫勦田州命下之日臣竊爲守仁計曰前巡撫調三省兵若干萬軍餉支費若干萬殺死疫死民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自是而思恩叛矣守仁乘此大壞極敝之後雖合四省兵力支銀米數百萬勦平報級亦且曰天下大功也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聖德遂令稽啟首來服若八寨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廣西在萬山之中土惡水迅氣習凶悍八寨賊洪武間所不能平斷藤峽賊成化初僅得討平餘孽復熾今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蕩平百數十年虎豹窟穴掃而淸之如拂塵然臣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恩田州向化之民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

藤峽梗化之賊不以爲功反以爲罪可乎守仁擒宸濠奸臣許泰等欲掩其功揚言守仁初與賊同謀又謂宸濠金帛守仁滿載以去當時閣臣亦忌守仁之功不爲辨白臣謂守仁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效忠之臣廣西之功不白無以勸策勲之臣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守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鎭臣遂無所激勸矣疏奏不報

貶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爲狄道縣典史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荅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荅利貨幣譯書送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贊成之上乃許繼盛上疏極言其不可下內閣嵩等議未決鸞曰豎子不知兵宜其易之密疏詆繼

盛阻撓邊計上意遂中變詔逮繼盛下錦衣衛獄貶狄道縣屬陝西臨洮府典史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坐絞繫獄○初仇鸞既誅上思繼盛言自貶所月餘遷主事驟遷兵部武選司員外至是上疏論嚴嵩十大罪五奸畧曰方今在外之賊爲俺荅在內之賊爲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俺荅之先嵩之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然皆止言其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大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背君者皆叛也夫人臣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四方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感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訓有曰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一人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禀而後敢起稾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嵩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

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票標本自任遂作威福用一人卽先謂曰我薦之也罰一人則又號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也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將聖諭攺嵩所進揭帖刻板頒行名曰嘉靖疏義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之義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擬題疏方上滿朝紛

然既下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殺大學士李本
擬旨本即叩之世蕃乃同趙文華自擬以上此人所共知也嵩
既以臣而弄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
小丞相之謠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廢壞皆原於功罪
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置其表姪歐陽
必進爲總督朋奸比黨竄長孫嚴效忠冒征蠻功奏捷遂陞鎮
撫效忠告病嚴鵠襲代加陞錦衣千戶效忠鵠皆世蕃豢宦養
乳臭子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
世蕃乃受鸞重賄薦爲大將後知陛下疑鸞遂互相誹謗以掩
初迹是通寇者逆鸞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不肖黨

顯戮引悖逆之奸臣六大罪也俺荅犯內深入兵法擊其惰歸
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敗於京不可掩且俺荅飽自
退耳故丁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誤國
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劾嵩世蕃革任爲民
矣又於考察京官之時罷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戶科給事中
厲汝進以劾嵩世蕃降爲典史矣又於考察外官之時逼吏部
削汝進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
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之權
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
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陛下雖累

加撫卹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
域中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渟厚近自逆瑾劉瑾用
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倘巧猾者以爲
通材厲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風俗之壞未有
甚於此者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陛下之神聖而若不知者蓋有五奸以濟之嵩知知陛下之意
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厚以賄結之聖意所愛憎嵩皆預知以
得遂其逢迎之巧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諜○今之細作其奸
一通政司納言之官虞書帝曰龍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嵩令義子趙文華
爲之凡疏到必有副本送嵩世蕃先閱而後進早爲彌縫是陛

下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奸二嵩既內外周密所畏者廠衛之
緝訪也嵩則令世蕃籠絡廠衛締結姻親陛下試詰乞嵩所娶
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嵩之瓜葛其奸三廠衛既
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初選時非親知不得與
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是陛
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隸其奸四科道雖入其牢籠而部臣如徐
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
羅門下各官少有怨望者嵩得早爲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嵩
之心腹其奸五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濟之五奸一破則十
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陛下

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二王裕王景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
以全國體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奏上怒其引用二王命
繫錦衣獄詰訊主使者繼盛曰盡忠在己豈必人主使乎又問
引用二王故繼盛大言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嵩者獄具
杖百送刑部尚書何鰲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令旨郎中史
朝賓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三尺法古以三尺竹簡書法律故云
豈可誣也嵩怒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
成其說竟坐絞繫獄

明穆宗

科臣石星上疏言六事詔廷杖削籍○星上言六事一曰養聖

躬長夜之飲不可不節二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三曰
勤視朝總理萬幾周知民隱四曰速俞允言涉聖躬者留中不
下事干內庭者稽遲不允五曰廣聽納六曰察讒譖疏奏上怒
命廷杖削其籍

明神宗

秋七月給事中顧九思等請罷浙直織造內臣從之○九思王
道成等以江南水災請罷織造內臣孫隆上語張居正曰彼織
幣且完當俟來春罷之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
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暫去之俟稍稔可復
也上從之

大學士張居正卒上震悼輟朝遣司禮太監張誠監護喪事賜
賻附○賻以貨財助喪事也甚厚兩宮太后及中宮俱賜金幣賜祭十六壇
贈上柱國諡文忠居正性深沉機警多智數及攬大政登首輔
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
來海內肅清治績炳然惜其褊衷多忌剛愎闢自用初入政府
郎以私憾廢遼王隆慶二年十二月事也居正故隸遼王尺籍至王憲㸅頗驕酗多所陵轢居正銜之而又羨其府第壯麗會有告王謀反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案驗無謀反狀僅坐以淫酗憲㸅錮高牆廢其府居正攘以爲第後復恚朝選不附反律謀殺朝選
久直信任奸佞好諛成風至章疏不敢斥名第
稱元輔居正卒餘威尚在言官奏事尚稱先太師方奪情時威
權震主上雖處已以聽而內顧不堪初上在講筵讀論語色勃
如也誤讀作背字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

同列皆失色上由此憚之及居正卒後蒙禍人比之霍氏之驂
乘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其右以備傾側謂之驂乘漢宣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軍霍光驂乘帝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帝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族滅之禍始於驂乘
貶戶科給事中姜應麟等爲典史○應麟吏部員外郎沈璟上
言貴妃雖賢所生爲次子而恭妃誕育元子主鬯承祧反令居
下乞收回成命首進恭妃次及貴妃上怒謫應麟廣昌典史璟
調外任上謂閣臣曰朕非爲册封事責言官惡彼疑朕立幼廢
長故先揣摩上意置朕於不善之地我朝建儲自有成憲朕豈
敢以私意壞怪祖宗之法刑部主事孫如法上言恭妃誕育元
嗣五年未聞有進封之典鄭氏一生子即有皇貴妃之封此天

下不能無疑也上怒謫如法朝陽典史禮部左侍郎沈鯉請並封恭妃王氏上諭待元子冊立行

丁亥十五年秋八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卒○卒年七十三贈吏部尚書謚忠介加祭二壇遣行人許子偉護喪至瓊州（海瑞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葬於濱涯山瑞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歛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爲具歛百姓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兩岸無隙地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絶

夏四月刑部侍郎呂坤上疏請收人心不報○坤言洮（明○今陝西臨洮府）蘭（今臨洮府蘭州）之絨山西之紬浙直之緞絹積於無用若服有定

制歲用千匹而江南山陝之人必收採木之害饑渴瘴疫死者無論一木初仆千夫難移遭險蹉跌死常百人倘減其尺寸少其數目而川貴湖廣之人必收礦稅無利勒民間納銀民不能支括庫銀代豈開礦之初意哉誠敕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而各省之人必收自趙承勛進獲利之說而皇店開（承勛言歲可獲四千金）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四千金不奪市民將安取乎識撤各店之內官而畿內之人心收不報

鳳陽巡撫李三才上疏請停礦稅不報○三才疏言自礦稅繁興萬民失業陛下爲斯民主不衣（去聲）之且併其衣（如字）而奪之不惟不食（寺）之且併其食（如字）而奪之征榷之使急於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又加銀若干今日某處稅若干明日又加稅若干今日某官阻撓礦稅拏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上下相爭惟利是聞如臣境內抽稅徐州則陳增儀真則暨祿理鹽揚州則魯保蘆政沿江則邢隆千里之區中使四布加以無賴亡命附翼虎狼如中書程守訓尤爲無忌假旨詐財動以萬數昨運同陶尤明自楚來云彼中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聖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陛下愛珠玉人亦愛溫飽陛下愛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陛下欲

爲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不報

冬十月諭內閣來春冊儲下工科都給事王德完錦衣獄○德完上言臣入京數月道路相傳中宮役使止數人憂鬱致疾阽危不保臣竊謂不然第臣得風聞言事若如所傳則宗社隱憂臣羨袁盎却坐之事（漢文帝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中郎將袁盎引却愼夫人坐夫人怒文帝亦怒盎前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文帝說夫人亦說）祈陛下眷顧中宮止輦虛受（漢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臣死且不朽上怒下錦衣衛獄訊其由吏部尚書李戴御史周盤等論救俱切責之

夏五月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稅之害不報饒州(今江西饒州府)景德鎭民變稅監潘相舍人激之也相誣劾通判陳奇遽下獄雲南稅監楊榮肆虐激變滇(顚○滇國卽雲南)人不勝(升)憤火廠房殺委官張安民馮琦疏言礦稅之害滇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粤以李鳳釀(娘去聲)禍欲剚(恣○置也)刃其腹矣陝以委官廹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激變地方刼燬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翥(註)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亂在旦夕皇上能無動心乎不報應天大風拔富家樹成穴曾保誣以盜礦府尹徐申力白富家冤而盛言帝京王氣不可鑿保不能奪

秋八月戶部尙書趙世卿上疏請停礦稅不報時大雨都城奔壞世卿上言蒼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可畏礦稅貂璫(當)掘墳墓奸子女陛下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今將索元元於枯魚之肆矣(莊子外物篇莊周貸粟於監河侯侯曰以金貸汝周曰昔見轍中涸鮒曰無升斗之水以活我乎周曰待我決西江水以活汝鮒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也)不報

明光宗

給事中惠世揚劾奏大學士方從哲世揚上言鄭貴妃包藏禍心先帝隱忍而不敢言封后之舉滿朝倡義執爭從哲兩可其間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李選侍原爲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且以因緣近倖之故欺抗先聖母從哲獨非人臣乎反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請封貴妃封妃不得占(去聲)居乾淸是視登極爲兒戲而天子不如宮嬪也無君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剋伐之藥廷臣交章言之從哲何心必加曲庇(秘)律之趙盾(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欲殺趙盾宣子出亡趙穿弑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許世子(春秋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胡傳按左氏許公瘧飮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君有疾飮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飮藥子先嘗之盡言愼也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愼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謹也)何辭弑君之罪無君當誅者三詔責以輕詆大臣有傷國體

明熹宗

閏二月兵科朱童蒙勘遼還京○童蒙還奏畧曰臣謹看得舊經畧熊廷弼有揮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人之所不能擔騁其偏鋒亦能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纔十餘月而遼陽頹塌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奉集瀋陽(今盛京奉天府)三空城今且儼然重鎭矣曾幾何時而金湯(金城湯池)鼎峙恃以無恐迄今民安於居賈安於市商旅安於途使後之人因以爲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遮道而愬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人之所留是其精力在於此其得謗亦在於此也抑且督工修築刻期責報指紳子衿役無割免又束縛悍弁斥逐庸吏能無騰謗聲乎言官得之風聞臚列入告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辨非所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廷弼功在存遼臣會同督臣文球經臣袁應泰撫臣薛國用按臣張銓據實奏聞有旨遼事曾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

去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議及時起用以爲
勞臣任事者勸
大清兵攻瀋陽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還明日降人内應城
遂破世賢世功俱戰死總兵官陳策童仲揆石砫土官秦邦屏
等皆力戰而死御史江秉謙上言自楊鎬失律喪師開鐵（開原鐵嶺二縣俱屬奉天府）淪没其情形危急誠有百倍於此時者乃熊廷弼受
命田間倉皇赴召單騎出關收拾餘燼（盡）城守經年敵終不能
躪（吝）入何前此垂危之遼敵不知其所攻今此堅備之瀋我反
失其所守則廷弼之才識膽畧有大過人者矣使廷弼得安其
位決不敗壞至此然昔之論廷弼者猶曰風聞及查勘已明而
讒構復起（時郭鞏復論廷弼）甯壞朝廷之封疆必不肯消胸中之畛（軫）
域甯甘心以遼陽與仇敵必不肯平氣以議論寬勞臣今日之
事何不持一疏以退敵邪
禮部尚書孫慎行劾前大學士方從哲罪慎行上言皇考賓天
緣醫人進藥不審李可灼進紅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
所進夫丸不知何藥物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
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弒
君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臣謂從哲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
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宜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藥兩丸須
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乞將從哲速嚴兩觀（貫）

之誅李可灼嚴加拷問置之極刑有旨會議具奏
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漣言忠賢原
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凈身賓入内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
倖恩既而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蛤）
臣責無他委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徑自内批壞（怪）祖宗
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
也忠賢急於翦已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
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
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
則嗾（藪）言官論劾去顧於護黨氣毆聖母之人（閣臣沈灌黨護李選侍）曲
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親亂賊而讎忠義大罪三也王紀
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
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交訐（歲）於堂辱而廹之去一則與沈灌（灌）
交構陷之削籍去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
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
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點陪貳致一時名
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迯上聲）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
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等九人抗論稍忤忠
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陛下之怒易解

忠賢之怨讎調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陛下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忠賢以抗不附已屬（祇）其私比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以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陛下倉猝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是不但

讎王安而實敢於讎先帝之老僕與陛下老犬馬署無顧忌大罪十一也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腰）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漏）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於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大罪十三也因立枷之法以示威枷號家人者（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欲扳（拏）陷皇親也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持椒房之戚（椒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煖而香辟除惡氣也故后家稱椒房）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今直隸順天府良鄉縣）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姚）傷其墳脈託言開礦而致

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去聲）土（漢張釋之傳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長陵高帝陵也抔手掬之也不敢斥言毀撤山陵故以取土爲喻）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去聲）牧地細事而徑置囚阱草菅（姦○漢賈誼傳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士命使青燐（鄰）赤壁之氣先結於辟宮泮藻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傳單忽傳詰責及科臣覆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

言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令天下後世視陛下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細非常不以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甯野子傅應星等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脣傅繼教爲之投罟設網片語違忤駕帖立下如近日之逮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而傅應星等造謀告密日夜未已勢不至於興同文之獄（宋哲宗朝蔡京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下文彥博子及甫於同文館獄遂錮劉摯梁燾子孫於嶺南）刊黨錮之碑（宋徽宗朝蔡京抱憾元祐元符末羣賢籍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蘇軾程頤等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忠賢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內兵原

有深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安知無大盜刺客深謀不宄之人識者每爲寒心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屬直隸順天府）警蹕傳呼清塵墊（店除也）○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曾射（石）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左右旣畏而不敢言外廷又

皆觀望而不敢言即或內廷奸狀敗露又賴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邪舉朝內外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且如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陛下威靈尚尊於忠賢邪疏入忠賢亦懼禍泣訴上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護遂令魏廣微條旨廣微素固結忠賢附爲同姓漣疏中復有門生宰相語廣微恨之是時忠賢亦有疏辭廠疏先下備極温諭次日乃下漣疏切責不少貸諸臣無不憤激繼漣申奏者不下百餘疏無不危悚激切俱不聽

初汪文言再下詔獄鍛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眞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邪至是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爲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魏周諸人以贓文言蹶起曰天乎寃哉以此蔑（滅）清廉之士有死不承

副都御史楊漣卒于獄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卒于獄其子學伊死之（學伊扶櫬歸朝夕號哭未嘗歸寢室勺水不進而死）決熊廷弼于市　僉都御史左光斗卒于獄

逮前吏部主事周順昌下獄殺之○順昌吳縣（屬江南蘇州府）人時緹

騎出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臨別涕泗即以女許配其孫允禴（鬵）緹騎趣（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邪若曹歸語而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締婚事劾順昌削籍內臣李實復疏參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周宗建五人俱矯旨逮繫緹騎挾威橫行所至索金數千宗建逮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復至吳中沸（費）然士民素德順昌聞其逮不勝（升）寃憤吳令陳文瑞順昌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爲（去聲）慟順昌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是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語良久令請順昌入治裝舉家號慟順昌改囚服出門士民擁

送者不下數千人順昌出赴使署開讀巡撫毛一鷺至署諸生五六百人王節楊廷樞劉羽儀文震亨等遮中丞愬其疏救一鷺流汗不能出一語緹騎見議久不决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何敢置喙誨於是市人顔佩韋等前問曰旨出朝廷乃東廠邪緹騎曰旨不出東廠將誰出衆怒鬨洪去聲然而登叢毆緹騎立斃一人順昌步詣府署手書别親友以是月二十六日行人無知者就詔獄許顯純拷比倍酷身無完膚罵不絶口顯純令獄卒私殞之臨死短章祈以屍諫獄卒見而毁焉

賀人龍米脂人初以諸生效用佐督撫討賊屢殺賊有功總全陝兵叛將劇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往往得其死力朝廷嘗疑人龍與賊通密敕孫傳庭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

熊廷弼疏言自神宗皇帝以半殘已壞旦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保全至今天地祖宗在上文武軍民在下臣似有勞無罪今臺臣張修德論臣罪應貶竄遐荒此時天理何在任其横詆但謂臣以破壞之遼遺之他人他人從何下手又謂付托得人亦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諸無可奈何修德伏一破敗之案以俟日後成則他人之功敗則臣之罪亦善策也去年開鐵連陷大小各衙門相向而哭共卜所往而今且冠履雍容公私燕語儼然漢官威儀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江沼蒲瀋空城而逃無論矣遼陽人北城奔南城南城奔各門顛倒衣裳棄置妻子以先逃去爲幸今且去者歸散者聚室家相樂商賈逃難回籍者今且塡街塞巷不減五都之市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遼城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謀欲先去敵亦知不可守而謀欲速來今内外鞏固壯哉一金湯也瀋奉向爲人跡所不到今亦完好官吏商民晝夜通行竟如腹裏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無車牛用人夫運糧臣與各道措辦牛至三萬餘頭車至二萬輛晝夜趲運軍中始有糧草三路敗後軍無片甲寸鐵臣討庫局甲仗多不可用復調宣大各匠役改造又增造大砲數千位鎗炮二三萬計而軍中始有器械採桑削幹買膠易筋

調各鎮弓箭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有弓矢又調各鎮木匠造雙輪戰車五千輛每車安炮二位或三位凡火器之類咸備而軍中始有攻守具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自斬貪懦三將而將知畏斬逃叛數卒而卒知懼捆不喂馬不操兵器者而行伍知法寒夜有賞久戍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知恩犒以牛酒勞以燒割給以綵緞奬以花紅而將帥知感激無不盡心整頓圖一平靖以歸鄉里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西寇住我臺汎棄地自丁字泊斬捕以來再陣擒生口送撫臣轉發粆花諸營證其入犯又招撫媛兎二十四營年來河東秋毫無犯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自臣守瀋奉各戍重兵以綴敵敵悉衆

與我對壘不能西窺遼陽南窺南衛東窺覔䕺至於近邊零落
村屯如我何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破壞真是破壞
臣無下手處今日規模粗定他人儘可下手修德何須爲人憂
而至於痛哭流涕謂臣歸而出其囊中金也金從何來謂臣內
恃奧援也臣平生孤介謂臣聽胡馬驕嘶肝膽墮地也而冒險
往撫順擐甲衝圍以援瀋陽獨何人斯修德有耳有目終當自
曉惟臣自五月下旬發病吐血七月初始請告非因人言也遼
東莫危於去秋八九月今年四月五月臣已撐定無奈二豎入
臣咽喉掣臣手足死不得死活不得活雖欲不負先帝之厚恩
而去亦不可得修德不欲臣養病去欲臣貶竄去則貶竄已耳

何必矢口枉舌自傷雅道哉望皇上將臣罷斥速敕臺臣馮三
元張修德往遼查勘遼事有無破壞勿使後人代受其過又疏
繳還劔敕有旨熊廷弼解任回籍聽勘
太僕寺少卿滿朝薦疏言比者風霾曀晦星月晝見太白經天
四月雹六月氷山東地震畿內淫潦天地之變極矣四川則奢
崇明叛貴州則安邦彥叛山東則徐鴻儒叛一夫大呼亂者四
應民人之變極矣而朝廷政令乃顛倒日甚周嘉謨劉一璟顧
命元老也以中讒去守禮如孫愼行以封典去執法如王紀以
平反去皆漠不顧惜而獨惓惓於三十疏劾之沈漼即去而猶
加異數焉彼建言諸臣倪思輝朱欽相等則旣除籍矣周朝瑞
惠世揚等則又掃跡矣至於邊計北部索百萬之貲邊臣猶慮
其未饜建兒乞錙銖之餉度支尚謂其過浮爽癸疾呼悔將何
及遼陽之禍起於袁應泰大納降人廣寧之變起於王化貞誤
信撫部深求間諜不過爲化貞卸罪王紀不欲枉殺無辜反致
削籍是所謂刑也閣臣之職在主持清議今章疏有妒才壞政
者非惟不罪也輕則兩可重則竟行其言有擊姦報國者非惟
不納也輕則詰責重則遞加黜罰矣尤可恨者沈漼賄盧受得
進及受敗又交通跋扈之閹以樹威王振劉瑾之禍漼爲厲階
此放流所必加者也戚畹豈不當檢何至以閹寺之譏殃其三
僕三宮分有常尊何至以傾國之昵僭偪母儀祖宗朝防維至

今日而盡紊凡此顛倒成於陛下者十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
者十之八九臣誠不忍見神州陸沉敢祈陛下終覽臣奏嘉與
閣部大臣更絃易轍悉循祖宗成憲臣即從龍逢比干於地下
猶生之年也疏入魏忠賢大怒削籍爲民

漢光武帝

賢孝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今開封府許州）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為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牢）執金吾（時賈復為執金吾官）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王良為諫議大夫

○（書不屈何嘉節守也　書諫議大夫始此）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周黨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王良山陽（今山東兗州府）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傲貌）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在洛陽縣東北南宮）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光字子陵（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本姓莊後避明帝諱史改作嚴）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以物色（畫其人物顏色）訪之得於齊國（今山東青州府）累徵乃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敦入聲　驚怪聲）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爾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在浙江嚴州府桐廬縣西臨大江上有東西二釣臺）中以壽終於家

漢章帝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嘉賞善也）廬江（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毛義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吸　徵書）適至以義守安陽（今陝西漢中府漢陰縣）令義

奉（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壁）○（朝廷召曰徵郡國舉曰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去聲）親屈也均兄為縣令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

漢和帝

初居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侯劉般（班）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宏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為郎

漢安帝

以薛包為侍中不拜○（書予之也書不拜始此）初汝南（今河南汝寧府）薛包少有

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豪泣不忍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汝也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也頓壞也者曰我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朔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汝南黃憲卒布衣未有書卒者卒黃憲惜賢也布衣書卒終綱目二人而已矣○黃憲管甯也汝南今河南汝甯府太守王龔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袁閬郎爲功曹郡錄事引

進黃憲陳蕃憲不屈蕃就吏閬不修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憲年十四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荀淑遇於逆旅客舍也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閬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甯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憲字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惘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郭泰字林宗少游汝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閬字之器譬之氿癸濫咸上聲○泉旁出曰氿泉正出曰濫泉雖清而易挹邑○酌也叔度汪汪深廣貌若千頃波同陂音卑畜水曰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漢桓帝

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潭皆不至○梁冀雖誅而姦佞充斥此豈可爲之時諸賢不至宜矣列序書之皆予之也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車以蒲裹輪行故安也元纁徵之不至穉豫章今江西南昌府人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壁○朝廷召曰徵郡國舉曰辟不起蕃爲太守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常豫炙一雞以酒漬恣緜一兩暴僕乾干裹之到冢隧墓道也外以水漬緜白茅藉爲也藉以白茅取其潔也飯以雞置前醊拙○祭畢酹酒也

留謁以書札姓名曰謁不見喪主而行姜肱彭城今江南徐州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嘗同被而寢嘗俱詣郡夜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勞去聲以酒食而遣之既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臥于幽闇以被韜面言肱疾畏風工竟不得見閎汝南人安之元孫也苦身修節以耕學爲業著京兆今陝西西安府人隱居講授曇潁川人繼母酷烈曇奉之謹

帝又徵安陽(今陝西漢中府漢陰縣)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初黃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茅容輕騎追及爲(去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答更問稼穡穉乃答之容還以語(去聲)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失人乎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爲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寺)寒不可得衣(去聲)

而爲季偉(茅容字)飲食此爲已知季偉子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郭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爲紹介以傳辭)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去聲)膺唯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寺)母餘半庋(雜上聲○閣板爲之以藏食物)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返)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泰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平聲)從學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孟敏荷(上聲)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亦勸令游學陳留申屠蟠爲漆工鄢陵(今河南開封府鄢陵縣)庾乘爲門士泰奇之後皆爲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西)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

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在河南歸德府考城縣)長(漢因秦法十里一亭亭置長主督盜賊)勸人生業爲制科令(平聲)子弟就學賑

恤窮寡朞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爲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鸇(左傳文公十八年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止○似橘)棘(小棗叢生者)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與符融比宇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邪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因就房謁之泰嗟嘆起拜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管甯邴(丙)原王烈適遼東○(特筆也三賢去就綱目每雖書之)公孫度(遼東太守)威

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今山東青州府管甯邴原王烈皆往依焉甯少時與華歆爲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甯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短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甯原俱以操尚稱公孫度虛館以候之甯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甯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謂標品人物也甯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現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烈器業過人善教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烈字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於孫權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猝除爲將軍計唯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剿除黃祖江夏太守在湖廣武昌府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

也

冬十月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特筆也入綱目未有書見賢者於是特書交予之也備之業定於隆中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初琅邪今山東青州府諸葛亮寓居襄陽襄陽今湖廣襄陽府隆中山名在襄陽府城西北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徐庶崔州平崔烈之子然之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亮字龐士元統名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丙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勉○二水名俱在湖廣漢陽府利盡南海今廣東廣州府東連吳會今江南蘇州府西通巴今四川重慶府蜀今四川成都府此用武之國而其主劉表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即成都府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益州牧闇弱張魯漢甯太守今陝西漢中府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誇去聲有荆益保其巖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

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洛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關中別號今陝西西安府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某張某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關張乃止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嶽兒事之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士元名統德公從子也少樸鈍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字嶽為水鑑故操與備語而稱之

逆呂尹氏曰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羣雄蜂起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斬以自見矧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隆中抱膝長吟略無意於當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垂

三顧之勤則將槁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歡則舉大義於天下使興哀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然後篡奪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

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時司馬懿以兗州今山東兗州府刺史王昶唱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爾曹輩也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毀譽平聲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矣

東曹掾硯楊戲素簡略蔣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

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膾○心亂貌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漢後帝

王祥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箠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禮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為去聲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徑起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遂止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

毀瘁杖而後起徐州(今江南徐州)刺史呂虔檄(吸徵書)爲別駕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沂本出東海故曰海沂)之康(甯也)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晉成帝

冬十月光祿勳顔含致仕顔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馮懷字)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晉帝奕

燕遣梁琛如秦琛至長安(秦都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秦王堅方畋於萬年(今西安府臨潼縣)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遇者不期而會春秋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於清胡傳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此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何爲不可乎琛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四海之內)縣(赤縣中國曰赤縣神州)瓜(派)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預○容暇而安豫也)之所爲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爲(去聲)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琛從(去聲)兄弈爲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弈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之即(就也)安私室所不敢也弈數(朔)問琛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其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之臣乎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南北朝 宋高祖

陶潛字淵明潯陽(今江西九江府)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

抱羸疾後復爲彭澤(今九江府彭澤縣)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僕也)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月俸也)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命篇曰歸去來者言去彭澤而來至家也)著五柳先生傳(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以自見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卓茂字)劉文饒(劉寬字)之爲人褊心(性狹也)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

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易明夷卦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崔浩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西聲破也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爲去聲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震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說苑鮑叔死管仲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哀乎

宋主昱 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宋主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勅并藥賜死景文正與客棊叩發也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匳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墨啟致謝飲藥而卒

宋孝文帝 冬十二月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延之書爵書卒褒美如此所以著其清儉之德知子之明也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本車竹輿也逢竣鹵簿出行儀衛曰鹵簿即屏丙在道側常語去聲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謂權貴也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去聲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如此其能久乎

齊武帝 陳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麈主尾蠅拂是王謝家物麈大鹿也於文主鹿爲麈羣鹿隨之皆視麈尾所轉而行其尾可爲拂而揮蠅古之談者執焉東晉王導王衍謝尚謝安諸人常捉玉柄麈尾而談故云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齊明帝 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彊禦暴虐之臣魏主或欲寬貸聰輒爭之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況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魏主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時政得失動輒匡諫而厚重沉密外莫窺其際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梁吉翂分請代父死梁主赦之○緹縈請贖父刑不書此何以書贖刑之與代死異矣故持書除肉刑以著孝文之仁若吉翂之孝梁主之仁皆不可以不書也故变書之馮平翊今陝西西安府同州吉翂父爲原鄉故城在浙江湖州府長興縣東南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職瓜反○擊也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今江南江寧府即建康也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魏孝莊帝 劉貴屢薦高歡於爾朱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厩有悍馬命
歡翦之歡不加羈(雜)絆(半○馬絡頭羈紮足曰絆)而翦之竟不踶齧起謂榮
曰御惡人亦由是矣榮奇其言
梁武帝 梁處士陶宏景卒○(特筆也布衣卒黃憲管甯徵士卒陶潛處士卒陶宏景皆特筆也處士書卒終綱目一人而已矣)宏景博學好養性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在江南江甯府句容縣)梁主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
屢以手敕招之宏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
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夷甫(王衍字)任散誕平叔(何晏字)坐談空豈
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精談元理不習武事故宏景
詩及之

陳宣帝 春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先上聲)氏為
石龍太夫人歐陽紇召陽春(今廣東肇慶府陽春縣)太守馮僕至南海(今廣東廣州府)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洗氏夫馮寶梁時為高梁太守簡文帝大寶元年梁高州刺史李遷仕反洗氏將千餘人賚從之襲擊遷仕大破之故云)今不能
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擊紇擒之斬
於建康市
汾州刺史楊敷子素少多才藝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贈謚申
理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
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謚曰忠壯素漸見禮遇命為詔
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
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隋高帝 齊州(今山東濟南府)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
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繫也)縲紲固其職
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至京師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
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或前或却)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
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
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
參刑厝(同錯)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令
三年秋九月龍門(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王通獻策不報楊素甚重之勸
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祕)風雨薄田足以供饘(同饘)

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
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
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
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
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
謗而怒者讒之囮(訛○鳥媒也以來生鳥)也見譽(平聲)而喜者佞之媒也絕
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煬帝年號)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隋煬帝 文安侯(今直隸順天府文安縣)牛宏卒宏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
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弟弼酗(虛去聲○醉怒)酒射(石)殺宏
駕車牛宏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宏無所問直云作

唐太宗

脯坐定其妻又言宏曰巳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徵隋祕書監劉子翼不至○書不至何美子翼也子翼亂則進治則退曷爲美之子翼親逢聖世甘於不仕以奉老母可謂知所先者或以爲譏則過矣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

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

辭以母老不至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

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孝經故親生之膝下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小雅蓼莪篇劬勞苦病也奈何以劬勞之日更

爲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唐高宗

張公藝九世同居山東兗州府壽張縣人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

宅問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兼○并絲細帛也

致堂胡氏曰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公藝又以忍勸之其楳茂有餘而智術短矣爲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警焉耳矣

唐中宗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

郎巳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左傳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解音蟹○午奚之子赤職之子

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朔規諫仁傑且

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

一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上聲中物

何可一日無也

婁師德性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

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

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

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

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唐元宗

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救杖殺之初汪既殺

張審素十九年冬或告嶲州都督張審素贓汙制遣楊汪按之汪奏審素謀反審素坐斬○嶲音雖上聲嶲州今四川行都司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

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爲有司所得議者

多言二子稚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

甫以爲壞怪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

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

時上在東都杖殺士民憐之爲去聲作哀誄斂錢葬之

致堂胡氏曰復讎固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滅絶天理淪亡矣瑝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

殺之其失在不詖於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豈非爲此乎而裴李之言何其戾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其死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殺張氏二人之命不以甚乎頗音坡頗不平也

以中書舍人宋昱欲知選事前進士劉迺乃遺去聲昱書曰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虞書皋陶謨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蔡傳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信驗也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南北朝徐陵庾信皆仕梁詞並綺豔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唐代宗

僕固瑒圍榆次今太原府榆次縣其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

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

夏四月以裴諝胥爲左司郎中郎中耳何以書嘉服義也書爰予之河東治山西太原府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唐德宗

將軍高重捷與朱泚驍將李日月戰於梁山在西安府乾州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於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奚本東胡宇文之別種日月本奚人故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今廣東廣州府連州城送之郊外貶道州今湖廣永州府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朔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遣他判官往案之判官乃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唐憲宗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忌曰吉甫流落江淮踰五十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

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去聲我言之垍取筆疏去聲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致堂胡氏曰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垍能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雖在裴垍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邪○訾音咨○敬輿陸贄字

上嘗問裴垍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厚遇之其人乘閒閒○乘空閒處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去聲此官垍不敢以私害公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致堂胡氏曰裴垍賞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垍何以能爾觀垍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垍之方寸不爲利回不爲義疚矣

秋九月梁悅報仇殺人杖而流之張琇張瑝報父讐此於父讐也不書父何罪父讐明矣而琇瑝兄弟皆死則刑已重矣書復父讐而刑者之過也於是杖而流之善矣無罪爲故略之 富平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 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曲禮父之讐弗與共戴天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讐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悅

一百流循州今廣東惠州府

吳元濟以董昌齡爲郾城令而質至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絶郾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光顏入據之元濟聞之甚懼

以李景讓爲浙西今浙江杭州府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官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弟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祝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

二年春正月貶丁柔立爲南陽今河南南陽縣尉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爲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寃坐阿附貶

致堂胡氏曰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政事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竄德裕而人終不服也丁柔立必克己正心之人也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獎用者乃不能然是自爲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

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初墀爲義成節度治直隸大名府滑縣使辟○辟擧也韋澳與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以柳玭爲瀘州今四川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宦官惡之故出之於外玭常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疵慈○疵病類○類絲節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先是廬州今江南廬州府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遣使求救於朱全忠全忠惡其反覆牒移文也報行密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王是克而斬之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

爲教之（致堂胡氏曰史[illegible]人子至痛之情也或[illegible]之怨而[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報之然後[illegible]是自爲冤也行客於是卻[illegible]孝道之輕重矣宜其能爲[illegible]所勸有一方也）

宋主真　秋九月晉王還晉陽王性孝謹綏[illegible]河北（道名治魏州今直隸大名府）而數遣（音）省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

周世宗　周召華山（在陝西）隱士陳摶詣闕尋遣還山（[illegible]）世宗召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illegible]）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易知摘要類編　卷七　賢孝　三三

宋太祖　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宋主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元喆爲太寧軍節度使昶尋卒昶母李氏不肯哭以酒酹（音類）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爲不食數日亦死宋主聞而傷之宋主嘗見蜀寶裝溺（音尿○小便器也）器命擿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宋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委）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率差（蔡○較也）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宋太宗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摶入朝帝之即位也召摶入見（現）待之甚厚至是復至帝謂宰臣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於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聽之不聞名曰希視之不見名曰夷）還華山尋卒

夏五月以錢若水爲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迂○縮也）朱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

易知摘要類編　卷七　賢孝　三四

宋真宗　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夜）麻下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客覘（詔平去二聲○窺視也）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靜也）然瞯（諫）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宋仁宗　初海陵（今江南揚州府泰州）人胡瑗（院）爲湖州（今浙江湖州府）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

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

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書處士予雍也雍躬逢盛世而以孔孟之道自樂於已不以孔孟之道見屈於人誠盡之上九罘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遁夫朝廷聘召力辭不就其泥塗軒冕之心著矣若雍者天下豈得而多見哉厥後卒老衡茅終身不仕而其名譽道德推重當時惡在其能仕宦也故書美之○易蠱卦上九爻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雍河南今河南河南府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既而踰河黄河汾汾水涉淮淮水在江南鳳陽府漢漢水在湖廣襄陽府城北周流齊今山東青州府魯今山東兖州府宋今河南歸德府鄭今河南開封府鄭州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即青州府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脩脩受於种放而放受之於陳摶源流最遠之才攝共恭城今河南衛輝府輝縣令雍時居母憂於蘇門山在輝縣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去聲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宅索隱賾雜也隱幽也學文王卦圖爲後天之學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即河南府中雅敬雍恒相從遊爲市園宅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今江南鳳陽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以張載爲崇文院校書尋辭歸大抵姦邪當路正道莫行橫渠辭歸者見幾明決也豫之介石橫渠有焉○易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言其介如石不俟終日而見事之幾也

載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叨西洮水之西爲西夏所據洮水在陝西臨洮府城西南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與程顥程頤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傍求於是盡棄異學湻如也舉進士調去聲雲巖故城在陝西延安府宜川縣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月朔也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父巽守京兆今陝西西安府時妾劉有娠震○懷孕也而出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及知廣州軍治廣東廣州府與家人訣棄官入秦即西安府誓不見母不還行次舍也同州今西安府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居喪幾喪去聲明天下稱其孝

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敦頤道州(今湖廣永州府道州)營道(縣名今廢)人初因舅鄭向任爲分甯(今江西南昌府甯州)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去聲)南安(今江西南安府)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版(笏也)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今湖廣郴州郴丑森反)令改知南昌(今南昌府南昌縣)富家大姓黠(閑入聲○狡也)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爲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爲恥歷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向)以其學

爲知道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現)周茂叔(敦頤字)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既至南康即築室於蓮花峰(在江西九江府城北)下前有溪(在九江府城南)合於湓(盆)江(在九江府城西)取營道所居濂溪(在道州城西)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冬十一月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至)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疏食(寺)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附)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行於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卒(書曰未至卒者傷吾道之不幸也)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

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今河南汝甯府周子嘗寓此)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歲)之氣盎於面背同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猝)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茂)焉莫知

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去聲）情也哉

九月河南（今河南河南府）邵雍卒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現）圭角時新法行吏牽廹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康節字）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顥

頤晨夕候之卒年六十七顥爲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極經世勸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於世元祐（哲宗年號）中賜謚康節

薛斬周氏曰雍未嘗出仕乃布衣耳何以書錄賢也然何爲特書河南而不曰處士蓋雍著書立言抱道自樂雖躬逢盛世而無一毫富貴之心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程子稱其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是誠豪傑之才聖賢之學豈他處士者之可比哉綱目書曰河南處士則不足以盡其美必曰河南邵雍卒表其爲河南之人豪無出其右者其予之深矣此皆綱目之特筆也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食也）粟飲水雖瑗遺（去聲）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丙）居窮

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紿○（臺上聲言書欺也）中有金葉積責衣償之不與辨後以近臣薦授楚州（今江南淮安府）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

宋徽宗

九月故直祕閣程頤卒

凡卒故官錄賢也程頤既已削其官矣此猶書故直祕閣者頤無故不予其削也蓋程子兄弟鳴道河南繼正學之統宗振斯文之墜緒誠一代之賢人也惜其弗果大用爲憾耳雖然其學雖屈於一時其業實伸於後世夫豈因其弗果大用而遂貶其道哉綱目書之非爲程子惜而爲當世惜也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

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者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豫）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爲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

宋高宗

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哲宗年號）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時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閒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豫備倉卒（猝）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

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屬廣東廣州府）居住尋徙永州（今湖廣永州府）裕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今湖廣長沙府）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朱熹初從劉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不遠復謂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也易復卦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繫辭下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宋孝宗

起復劉珙爲荊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禁○閉也）□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荊襄（今湖廣荊州襄陽二府）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犂匈奴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荊襄之足慮如其不然

則荊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升）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珙嘗陳聖王之學於孝宗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今觀其手疏之言則知其才識之高遠也非聖賢之徒其孰能之）

宋理宗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熹先諡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志講學緬懷典型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信州今廣西廣信府）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理宗年號）中改封徽（即徽州府）國公

宋度宗

蒙古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殿名）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客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魯齋設教之方千古一人）

而已蒙古始興而得大儒爲之輔佐如此抑豈偶然之故哉

明太宗

冬十月賜刑部主事劉甯妻安氏銀幣有人納銀於瓜以餽甯者甯妻安氏發之詔褒甯平日廉信於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節孝

秦王政

安陵（屬魏小國今河南開封府鄢陵縣）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今開封府鄭州）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爲五大夫執爵尉（官名）而使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帥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守太府（天子藏冊書之所）之憲（法）也其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法）不赦國雖大赦降臣亡子不得與（預）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猛而自用此辭

言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避舍（縞冠素衣而不居正寢以自責）而遣使謝安陵君

漢高帝

上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乃詔捕徹至上曰若（汝也）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言秦失其國如虞人之失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且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也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上曰置之

漢武帝

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於是匈奴留武不書留之何不以張勝累武也故不書後書還自匈奴則被留明矣）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建之子）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既至單于使衛律（青從弟子降匈奴時爲丁靈王）召武欲降之武

假吏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
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
武而收繫武副張勝勝請降律謂武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
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休去聲)彌山富貴如此蘇君
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去聲)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今
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
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律白單于愈欲
降之乃幽武置大窖(教 窖地中藏也)絕不飲(去聲)食(寺)天雨(去聲)雪武齧
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
處使牧羝(低○羝牡羊也)曰羝乳(去聲○產子曰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各置他
所

漢宣帝

以韋元成爲河南太守初扶陽(漢縣故城在江南徐州蕭縣)節侯韋賢薨長
子宏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元成爲後元成深知其非
賢雅意即佯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
友人侍郎章弈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元成勿枉
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詩陳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而丞相
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
爵帝高其節以爲河南(今河南河南府)太守

漢靈帝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
萊(今山東萊州府)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
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猶稱明府)寧宜執之乎
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正誤云未詳所出蓋世人相傳之辭)足下如
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儉與
魯國(今山東兗州府)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
儉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
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
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上聲○上奏也)讞(年上去入三聲○議罪也)之詔獨坐
褒

漢獻帝

雍丘潰(會)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張超在雍
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

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臧洪字)天下義士終不背本
但恐見制彊力不相及耳洪時爲東郡(今山東東昌府)太守徒跣(上聲赤足)
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去聲)紹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
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未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
書曰僕蒙主人(指袁紹)傾蓋(傾蓋者軺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也前漢書鄒陽傳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遂竊大州(指青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期本州被侵
郡將(指張超)遘(遇也)厄(災難也)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爲操所圍指張超)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所獲申此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
絕者也行矣(猶言好去也)孔璋(陳琳字)足下徼(邀)利於境外臧洪投命
於君親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

急攻城陷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尺鄰反瞋人目怒而張目也）曰
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
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
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
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
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
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
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
二烈士

漢後帝

會功曹向雄收葬鍾會屍司馬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

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
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格）埋胔（恣○骨枯曰骼肉腐曰胔）仁流朽骨當時
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
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
談而遣之

晉愍帝

劉曜獲將軍魯充梁緯飲（去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
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
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去聲）之辛氏大哭曰
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
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魏太武帝

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晉安帝義熙十年魏主拓跋嗣遣于什門使於燕不拜燕王馮跋怒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冠敝壞畧盡蟣蝨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不受）還平城（魏都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
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
御史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唐中宗

初魏元忠爲洛州（今河南河南府）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
之及爲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爲雍州（今陝西西安府）長史問宰相
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
少年不閑吏事不如季昶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
乏（承其空乏也左傳成公二年攝官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
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惡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

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蛤）舍人張
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詔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
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
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諍）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
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
幾曰無汙青史（史者紀事之書謂之青者蓋古人以火炙簡令汗出取青易書故其簡謂之青簡而史亦謂之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趣（促）說使速
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
元忠有是言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
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

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爲臣至忠古今蔡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耶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竟貶元忠高要（今廣東肇慶府）尉流說嶺表

殿中侍御史王晙（俊）復奏申理魏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顛沛（傾覆流離也）無恨璟歎曰璟不能伸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李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戀上聲○切肉塊也）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死

初李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璀（催上聲）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不忍見君上之危而不言也）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左傳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

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勉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亦自殺

致堂胡氏曰嗟乎李璀之死也知父非義諫之而不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欲全之則宜諭懷光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璀勿死而璀亦可以不死矣

先是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蛤）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懼而出質即淳也避太子名改之

晉王愛元行欽（初劉守光將元行欽高行珪及弟行周俱降於李嗣源）驍將從李嗣源求之賜姓名曰李紹榮王復欲求高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啗（淡○餌之也）之行周辭曰代州（謂李嗣源也）養壯士亦爲大王爾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忍負之乃止

五代唐 閔帝

衛州刺史王宏贄遷閔帝於州廨(介○官舍也)唐主從珂遣宏贄之子巒往酖之閔帝不飲巒縊殺之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今河南彰德府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縊也)死

周世宗

嘗聞是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卒妻李氏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被人所執耶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宋太宗

夏四月詔貸江州(今江西九江府)義門陳兢粟兢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因○和也)睦人無閒(諫)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閒寶(宋太祖年號)初免徭役至兢子孫益眾常苦乏食知州康戩言於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靜軒周氏曰九世同居之事一見於張公藝再見於陳兢嗣是而後寥寥無聞夫以公藝之同居忍也陳兢之同居公也忍則無嫌心公則無私意能忍而能公則治家之良法備矣其九世同居復何難哉故綱目書義門所以美陳兢書貸粟所以美大宗也其爲世勸切矣

宋欽宗

十一月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察爲金賀正使至境上遇斡离不兵脅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卒○持頭髮也)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不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猝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宋高宗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自殺于金軍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驚顧貌)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岡○咽喉也)而死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何㮚孫傅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

朱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問)必死豈應

今日覬(記)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去聲)蚤伸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僕)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沮弁事劉豫且訹(恤○誘也)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絶其餼(戲○饋客生食及芻米也)遺(去聲○饋也)以困之弁忍饑待盡誓不爲(去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詆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

請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
艱圖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
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
幾陛下旣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
易宣教郎直祕閣而卒

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
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
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
使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
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

如故正復屈巳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
去聲不成至燕金閤蛤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
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
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金尚書令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

宋理宗

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陳寅死之蒙古兵薄博逼也○西和今陝西鞏昌府
西和縣城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
若汝也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
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自伏劍死賓客同
死者二十八人

宋恭宗

元陷池州權守趙昴發死之○池今江南池州府守王起宗聞元軍渡
江棄官去通判趙昴發攝州事昴發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元遊
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昴發忿氣填膺瞠撐○直視貌目
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今江南常州府江陰縣遣人納欵
而陽功昴發爲守守兵皆歸於林昴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
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
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昴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
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昴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
婢悉遣之元兵薄博逼也○城昴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
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意死於從容堂林開
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

合塟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雍氏贈順義夫
人

元阿里海涯破潭州湖南潭州治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湖
南州軍皆陷阿里海涯督戰益急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
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
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
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今湖廣衡州府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
爲二子行冠貫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
華也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類
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

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坐雄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云聲)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孚○軍所虜因曰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去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意)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由是湖南州郡皆降於元寶慶(今湖廣寶慶府)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

靜軒周氏曰李芾死節表表在人無可疑者觀其闔門俱死不辱虜手而將佐潭民亦皆死之蓋由芾素以忠義與勸人心故臨難皆無苟免也既而李芾甫亡湖南隨陷可見湖南不亡賴有芾在耳則芾之有功於社稷顧不偉哉

世之偷生苟免者可以少知愧矣故特以全節予之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臨安既陷阿术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諭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既而阿术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陴上會福州使者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屬揚州府)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术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术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偏將也)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术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术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

雲陽張氏曰李庭芝姜才之死即張巡許遠之節義也然張巡許遠雖死而唐室爲之再造巡遠之功居多也庭芝姜才既死而宋室遂不復興豈李姜之才力未優於巡遠歟曰巡遠之死未敢必乎唐室之再興李姜之死未敢料乎宋室之不復忠臣惟盡此心而已其他非所計焉

元世祖

戊子二十五年夏四月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初枋得遁入建陽(今福建建寧府建陽縣)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八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去聲)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韓信破趙生得李左車師事之左車謝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姓瑕呂名飴甥食采於陰又曰陰飴甥見左傳僖公十五年)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佑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佑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爲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

而不對或慢言無禮天佑不能堪乃讓（責也）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司馬遷字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司馬遷報任安書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佑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今浙江嘉興府）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汝○食也）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攢宮也）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才氣風岸孤陗不能與世軒輊（至○車前頓曰輊後頓曰軒後漢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重言無所輕重也）

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富貴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賻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眞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靜軒周氏曰枋得之死或以不速為嫌當時魏天佑亦以安仁之敗何不死為責是皆未合於義之論也方其安仁之戰雖無成功是即張良博浪豫讓伏橋之志也使其一戰而勝豈不為義士之大伸乎迨夫兵敗而遲棲身閭里然其心未嘗不在乎宋也所以因循數年而弗克效死者以其有老母在耳心豈不曰君國既亡職分當死然慈親現在則於義未安於情未忍故前書徵之不至則其守義之心可見執者恃勢強廹之辭執之至再則其不屈之心可知迨夫特立不撓絕食而死是即夷齊恥食周粟之心耳嗚呼枋得全節表表於世又安可以死之遲速而擬議之哉

明太祖

十八年春正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今江南安慶府）友諒引軍薄（博○逼也）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鏘鎗本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成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

宋氏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精忠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壼又似過之矣嗚呼闕其人豪也哉

詔褒浦江義門鄭氏○浦江鄭氏十世不異爨長幼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畜兩馬一出則一為（去聲）之不食家以田多擇為糧長數（朔）以事入覲上識（至）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殖）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

明建文帝

政上問廉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上深嘉之至是尙書嚴震直逃其家世孝友以聞遂下詔褒異
命殺故文學博士方孝孺〇上之發北平也僧道衍送之郊跪
而密啓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
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上首肯之及建文帝遜去即
召用孝孺不屈繫之獄上欲草即位詔皆擧孝孺乃詔出獄孝
孺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上諭之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
曰成王安在上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上曰國
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
生毋過勞苦左右授筆札上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

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上大聲曰汝
獨不顧九族乎高祖至孫之親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聲
愈厲上大怒令以刀抉淵入聲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
其朋友門生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磔窄〇裂屍也之聚寶門外孝孺
慷慨就戮時年四十六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殺故兵部尙書鐵鉉〇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廷中正言不屈
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屑〇燒也其肉納鉉口中令
啖淡〇食也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
之至死猶喃喃南罵不絕上乃令舁預〇舉也大鑊至納油數斛
熬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等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終不可得

上大怒令內侍用鐵棒旁上聲〇杖也十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
亦朝我邪語未畢油沸費〇急也濺薦〇灑也起丈餘諸內侍手糜
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上大驚命葬之鉉年三十七
八月殺故左僉都御史景清〇初燕師入淸知帝出亡且猶思
興復詭自歸附上厚遇之仍其官淸自是恒伏利劍於衣衽中
委蛇移〇安舒貌侍朝人疑焉八月望日早朝淸緋非〇絳色衣入先是
靈臺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見淸獨衣去聲緋疑之朝罷出
御門淸奮躍而前將犯駕上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淸知志
不得遂乃起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巽〇噴也御袍
乃命剝其皮草櫝之械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是夕精英遂見

後駕過長安門鎖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爲犯駕狀上大驚乃
命燒之已而上晝寢夢淸仗劍追繞御座覺教曰淸猶爲厲邪
命赤其族籍其鄉轉相扳攀染謂之瓜蔓萬鈔村里爲去聲墟
殺故右副都御史練子甯〇子甯被縛至闕語不遜上大怒命
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甯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
王安在四字上益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一人
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復至白龍庵工部尙書嚴震使安南密訪
建文帝忽與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
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復結庵於白龍山尋復舍
白龍庵他去

十四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前兵部尚書呂維祺
死之○自成自號闖王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逆戰斬獲
頗多賊引退賊以大砲環攻城城守嚴不動及昏而退總兵王
紹禹兵有馳而呼於城上者外亦呼而應之紹禹兵即執副使
王印昌於城上紹禹馳解之諸軍曰賊已在城下即總鎮其如
我何揮刀殺守陴（皮○城上女牆）者數人守陴者皆驚墜堞（陴○即陴也）賊
縋堞而上叛兵迎之賊遂入賊焚福王府福王及世子俱縋城
走士民被殺數十萬執王印昌以下各官皆不死惟一典史不
屈見殺河南方大饑通判白倚文墜城死其屍為饑民所食頃
刻盡自成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饑民自成

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遇王於西關
謂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惶怖頓首乞命自成責數
（上聲）其失遂遇害賊置酒大會以王為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
維祺罵賊不屈死世子逸走遇亂兵劫之裸而奔於懷慶是時
羣盜輻輳自成自稱闖王雄諸賊事聞上震怒逮王紹禹磔（窄）
（○裂尸也）之籍其家
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兵備副使張克儉推官鄺曰廣死之○
獻忠羅汝才走宜城（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偵襄陽無備簡二十騎持符
僞為官兵夜至城下守者驗符信啟關賊入即揮刀大呼殺門
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縱火光燭天賊大隊疾馳至
城中大亂門洞開昧爽（旦微明也）賊盡入城知府王承曾突圍走克
儉曰廣皆死之賊焚襄王府執襄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
勸之以巵酒曰吾欲斷（短）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
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之投
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屍已燼僅拾顱骨數寸
以歸賊殺宮眷並貴陽王常法盡掠宮女發銀十五萬以賑饑
民襄陽府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積（恣）盡為賊有左良玉同袁繼
咸發兵馳援已不及賊渡江破樊城（在襄陽府城北漢江上）陷光州（屬河南汝甯府）新野（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
五月張獻忠陷武昌參將崔文榮前大學士賀逢聖楚府長史

徐學顏死之總兵方安國率兵七千扼蘄州獻忠西向武昌（今湖廣武昌府）
武昌武備積弛闖獻交窺江漢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
絀楚王有積金百萬長史徐學顏請王發金數十萬以贍軍不
聽大學士賀逢聖家居倡義捐貲募兵僉謂宜募土著（入聲○土著而有常居非遷徙無定者也）
適承天德安（今湖廣德安府）潰（會）兵俱下楚王盡募之
為軍鋒以學顏領之號楚府兵獻忠沿江而上悉師破漢陽（今湖廣漢陽府）
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撤江上兵嬰（繞也）城守參將崔文榮
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江水在漢陽府城東南漢水在漢陽府城北）磨（去聲）
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
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小有斬獲賊攻

武勝門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楚府新募兵爲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攢矛刺之洞胷死遂聖與文榮俱守武勝門城陷歸家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者十二人（遂聖屍沉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始出葬）學顏與賊格鬭斷（短）左臂右手持刀不仆賊支解之一門死者二十餘人賊執楚王盡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連上聲）載數百車不盡楚人以是咸憾王之愚也賊沉（去聲）王於西湖屠僇士民數萬投屍於江尚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圍而蹙之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其遺民數百多刖斷手足鑿毀目鼻無一全形者獻忠遂據楚王府僭稱武昌曰京城僞設六

部五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授郡縣官初李自成兵臨漢陽不克聞獻忠取之自成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賀之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殺行將及汝矣獻忠得書而懼多齎金寶報使於自成自成留其使獻忠恨之

冬十月李自成陷渭南督師孫傳庭知縣楊暄死之一隻虎陷閿鄉即自成弟李過也疾走至潼關獲督師大纛賊以纛給（臺上聲○誑也）守關者乘間突入潼關陷李自成間道緣山崖出潼關後夾攻官軍大潰賊既入關西行一隻虎陷華陰傳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賊合數十萬陷渭南傳庭沒於陣楊暄被執不屈死賊屠渭南

李自成陷商州商洛道黃世清死之李自成陷西安陝西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䌹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秦府長史章世炯等死之賊陷臨潼（今西安府臨潼縣）關中（即西安府城）人心所在瓦解馮師孔知寇棘急入西安收保俄賊至師孔督兵出戰城陷被執不屈死黃䌹自盡吳從義崔爾達俱投井死章世炯自經死紳士死者甚衆右都御史三原焦源溥罵賊磔（窄○裂尸也）死磁州道副使祝萬齡至學宮拜先聖從容自經死禮部主事南居業罵賊死宣撫焦源清叅政田時震俱不受僞職死御史王道純大罵賊不屈死解元席增光舉人朱誼泉俱投井死山東監

軍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都司吏丘從周罵賊死餘吏民皆相率降於賊總兵白廣恩逃而追獲降之初自成剽掠十餘年既席捲楚豫始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至是既入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自成據秦王府僞受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富甲天下擁貲十萬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之以大將軍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享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鑒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

西安陷秦藩府庫盡爲賊有賊分兵狥行定日狥諸縣皆陷蒲城今陝西安府蒲城縣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初自成在楚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永裕欲先據留都斷短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桑梓之邦詩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注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自成米脂人故云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爲全策賊從其計先是賊好殺掠牛金星勸以不殺遂嚴戢其下民間稍安堵輒相誑惑人無鬬志自成遂改西府爲長安榜邦○打也掠巨室助餉

李自成陷太原巡撫蔡懋德中軍盛應時等皆死之自成至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無重兵爲守蔡懋德遣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於砲勇陷陣死一軍皆歿城中奪氣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爲腹心宦官皆齕痕入聲齧也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爲扼腕懋德知事必不支爲遺表令監紀賈士璋間諫道奏京師盛應時見之退歸先殺其妻子誓將死敵初八日風沙大起賊乘風夜登城懋德應時策馬赴敵死趙布政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員咸死之賊屍之於城

李自成陷甯武關總兵周遇吉死之自成薄博甯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遇吉悉力拒守大砲殺賊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或爲賊策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幘爲識至見戴幘者擊之遍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幘以自別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鬬被流矢牙兵且盡見執罵賊賊於市磔窄○裂尸也爲遂屠甯武自成既殺遇吉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者

吾安得至此

李自成陷京師帝自經于煤山皇后及宮人魏氏費氏皆死之諸臣一時死難者四十餘人賊乘夜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牒○城上女垣凡十五萬四千有奇雜京營兵疫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陴羸弱五六萬人內閹數千人守陴不充無炊具市飯爲餐餉久闕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乙巳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俄聞賊大至方報過盧溝橋俄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營皆潰會降火車巨砲皆爲賊有賊反砲攻城轟聲震地京軍五月無餉一時驅守卒多不至每堞一人多不及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匹馬馳闕下

汗浹露衣內侍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相見不可
多得矣內臣叩之曰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上
召人因命內臣俱守城凡數千人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
是日細民有痛哭輸金者各授錦衣衛千戶丙午寇攻城砲聲
不絕流矢雨集賊仰語守城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懼空
砲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焰鳴之猶揮手示賊賊稍退砲乃發
賊驅居民負木石填壕（壕○城下池也）急攻我殺萬人敵大砲誤傷數
十人守者驚潰盡傳城陷丙戌守兵奔竄賊駕飛梯攻西直平
則德化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吳麟徵累土塡西直門因單
騎馳入西安門吏部侍郎沈惟炳守門曰內守有宦寺百官不

得入奈何麟徵排門而入太監王德化語麟徵曰守城人少柰
何請增益之麟徵至午門遇大學士魏藻德止之曰兵部調度
兵餉已定公何事張皇邪藻德且出閣上方休公安從入麟徵
流涕藻德挽之出是日封劉澤清東平伯時左諭德楊士聰等
入直語閣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遺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
虞也閣揭上得封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至正陽欲登城中
貴拒之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
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石）我杜勳也可縋下一人以語守者
曰留一人下爲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爲提督太
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見大內盛稱賊勢重皇上可自爲計守

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
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爲質不反
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縋下兵部尚書張縉彥奏曰時勢
如此危急而屢至城闕欲覘城上守禦輒爲監視抑沮今聞曹
化淳王化成縋賊杜勳上城未知何意恐有奸宄不測章上上
手書遣縉彥上城按之至城內監沮之如故示以上傳始登問
杜勳安在云昨暮上今晨下之已上聞無容致詰又曰尙有秦
晉二王在城下亦欲通語縉彥曰秦晉二王既降賊如何可上
化淳拂衣去因閱城上守卒寥寥兵部侍郎王家彥痛哭云賊
勢如此監視將營兵調去李襄城處尙有十之四家彥所守兩

堵僅一卒語未竟城下坎牆聲急王承恩砲擊之連斃數人化
淳化成飲酒自若縉彥馳至內閣約同奏至宮門傳止之上下
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
安敢私蓄家丁即有之何足當賊乃罷已召王承恩亟飭內員
備親征申刻彰義門啓蓋曹化淳獻城開門也賊恣殺掠前大
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劓（昌○傷也）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
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皆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
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上不能寢內城陷一
閹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何往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
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

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連沃數觥肱歎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慈烺永王慈炯定王慈炤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上召公主至年十五歎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刀斷短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上拔劍刃其臂又及所御妃嬪數人召王承恩對飲少頃易韡出中南門手持三眼鎗雜內豎汝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施矢石相向

時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閽人辭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啟天且曙樹曉也○矣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太監王承恩對縊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已得硃諭也不知內臣持硃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反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先是大內有祕室鎬鍵甚嚴相傳劉誠意藏祕記於內非大變戒勿啟至是啟之得繪圖三軸末一軸圖像酷肖聖容身衣白背心左足跣披髮中懸與今無異誠天意也○鎬鍵音決件鎬環也鍵鑰也丁未昧爽旦微明也天忽雨俄微雪須臾城陷賊先入東直門殺守門御史王章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塞巷大呼民間速獻騾馬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賊千騎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於是俱門書順民太子走詣周奎第奎臥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舍上之出至南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得達兩宮已自盡宮人號泣出走宮中大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成國公第尚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肩仆地與宮人救之而蘇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何新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其辱且至國丈府中避之乃負之出午刻李自成氈笠

縹飄上聲○帛青白色衣乘烏駁馬僞丞相牛金星尚書宋企郊等五騎從之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率其騎皆擐患○貫也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汙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頃刻從死者積一二百人自成自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手發一矢中坊之南偏至承天門自成顧盼自得復彎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趨而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司禮視印太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先迎德勝門令仍舊任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因集選百餘人餘皆散去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

僞尙璽卿黎某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
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滅族自成登
皇極殿據黼座牛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於朝自成
同僞都督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前
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秩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
之賊分宮嬪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等亦各數人宮人
費氏年十六投智（淵）井（井無水曰智）賊鉤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
氏紿（臺上聲○誑也）曰我長公主也若（汝也）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
之見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攜出費氏復
紿曰我實天潢（黃）後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

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短）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
大驚令收葬之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
爲屈辛亥攺殯先帝后出梓宮二以丹漆殯先帝黝（憂上聲○微青黑色）
漆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袞玉滲金轉后袍帶亦如之○初賊犯
京城大學士范景文知事不可爲歎曰身爲大臣不能從疆場
少樹功伐雖死奚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飲泣入告聲
不能續翼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經家人解之乃賦詩二首
潛赴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經戶部尙書兼侍讀學士倪元
璐聞難曰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責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
毋索酒招二友爲別酬漢壽亭侯像前遂投繯題几案云南都

尙可爲死吾分也愼勿棺衾以志吾痛因詔家人曰若即欲諭
必大行殮方收吾屍乃縊（意）死三日後賊突入見之顏色如生
賊驚避他去一門殉節共十有三人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歎
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得爲東宮導一去路死庶
可無憾已矣勢不可爲矣乃題閣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
孝大節矢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祠中賊至見其冠
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
慟哭題詞於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
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死乃更飲藥而死
大理寺卿凌義渠聞難以頭觸柱流血被面盡焚其生平所著

述及評騭諸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訖遺書上其父有
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繫（計）帛奮身絕吭（剛○咽也）
而死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賊犯都城奉命守德勝門
城陷家彥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賊燔
民舍焚其一臂僕收其遺體歸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賊犯都城
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於門下妻何氏亦死其子進士章明收
葬父屍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大人妻
曰爾死吾亦死章明以頭搶（鏘上聲○突也）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
死乃遣其家人盡出止留一婢在側章明視妻縊取筆作詩三
復大書壁曰有侮吾夫婦屍者吾必爲厲鬼殺之妻氣絕哀一

扉置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緋自縊扃視婢曰吾死
亦置扉上遂死左諭德馬士奇是日方早食聞變曰是當死家
人曰奈太夫人何士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侍妾
朱氏李氏盛服前士奇曰若辭我去耶二妾言主人盡節吾二
人亦欲盡節拜辭已並入室自縊士奇亦遂縊家人救之復蘇
告曰聞聖駕已南幸矣可爲從亡計士奇不應睹二妾已死笑
曰若年少遂能死乎乃朝服捧勑北面再拜取冠帶焚之於庭
以司經局印置案上囑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
吏部復南向拜母端坐引帛力自縊死左中允劉理順賊入城
理順題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

自盡其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賊
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吾輩奉
李將軍令護衛公何遽死也數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時謂臣死
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爲最太常少
卿吳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勢急同守者相繼避去麟徵遺友
人書曰時事決裂一旦至此同官潛身遠害某惟致命遂志自
矢而已城陷徒步歸賊已據其邸因入道左三元祠時傳天子
蒙塵有勸公南歸不應同官來招之降賊怒揮之戶外遂自經
家人救之蘇泣而請曰明旦待祝孝廉至可一訣麟徵許之先
是祝孝廉淵以奏保劉宗周被逮留京師淵晨至麟徵酌酒慷
慨與別曰自我登第時夢見隱士劉宗周題文信國文天祥零丁
洋詩二語於壁數實爲之今老矣山河破碎不死何爲相對泣
數行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
居諫垣無所匡救法應褫恥〇奪也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
藉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目者又不在乎
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投繯死之淵爲視含去聲以珠玉實尸之口中曰含
殮乃去右庶子周鳳翔上梓宮暴僕露東華門外鳳翔赴哭慟
絕歸寓遺書訣父有曰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
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矣之來生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
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

死檢討汪偉先是聞賊漸近都城遺書友人曰京師單弱不惟
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偉侘叉傺熾〇不安
也累日不食妻耿氏從容語曰苟事不測請從君共死城陷偉
趨吳給事甘來所約同殉難歸與妻耿氏呼酒命酌偉大書前
人語於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爲兩繯
於梁間偉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縊耿氏復揮曰止止雖在顛沛
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繯正左右序而死戶部給事中吳甘
來賊薄博京師兄禮部員外泰來至寓執甘來手泣曰事勢至
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城陷傳聞聖駕南出甘來曰上
明旦決必不輕出乃疾趨皇城不得入返寓家人進飲食却之

有勸甘來酒遁者甘來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顧欲苟全求活耶遂作書以後事屬（祝）其兄弟簡几上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英宗土木之變袁彬從）遜國程濟（建文遜國程濟從）皆可為也否則求真人於白水（漢光武中興起南陽白水縣）起斟鄩（尋）於有仍（夏后相為羿所逐依斟鄩國寒浞殺羿滅斟鄩而弒帝相相后方娠逃歸有仍國生少康而中興焉）是我雖死猶生也努力勉之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死監察御史王章賊犯京師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同巡城至阜城門賊緣堞而上從人駭走賊持刃問曰降否章叱之曰不降賊以刃

築其膝仆地遂遇害章子之栻後亦死難於閩甚烈與章同監察御史陳良謨聞變痛飲作詩為繯於梁欲自盡妾時氏有娠（裹）良謨謂之曰吾年踰五十無子汝幸有娠倘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汝必勉之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為賊辱不如無子也妾請先死以絕君念遂入投繯良謨別作一繯與之同盡監察御史陳純德時提督北直學校行部至易水試士未竟聞都城賊警即戎裝入都不數日城陷自縊死四川道御史趙譔巡視中城捕賊誅殺之城陷賊獲譔譔瞋目大罵賊怒殺於白帽衚衕太僕寺丞申佳允聞城陷投井死吏部員外許直都城陷時傳先帝從齊化門出有客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扈（戶）蹕偕行共圖光復直唯之既而出門一望曰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焉往比聞帝崩號痛幾絕有客從旁慰解勸以親老子幼直曰有兄在吾無憂也是夜為書報其父作詩六章起拜闕已復拜父畢自縊死一手持繩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兵部郎中成德賊報急即致書同年馬士奇曰主憂臣辱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君常忠孝夙禀諒有同心也及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德以雞酒哭奠梓宮前賊怒露刃脅視之不為（去聲）動歸寓跪母張氏前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死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德撲殺之然後自殺兵部員外郎金鉉賊攻城急鉉跪母張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

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耶事急廡下井即吾死所鉉慟哭即辭母往視事歸至御河橋聞城陷鉉望寓再拜即投入御河從人拯救鉉齧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濘死之家人報至母張氏亦投井死鉉妾王氏亦隨死其弟諸生錝（從）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既葬三日復投井而死光祿寺署丞于騰蛟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副兵馬使姚成中書舍人宋天顯皆自盡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咸投御河死儒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俱自經死又萊傭湯之瓊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襄城伯李國楨賊李自成舁（預○舉也）對帝后梓

宮於東華門外設廠百官過者莫進視國楨泥首去幘諭○髮有巾日
幘跟蹌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國楨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
階血流被面賊衆持之自成以好語誘國楨使降國楨曰有三
事爾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
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賊以天子禮藁葬先帝於
田貴妃墓惟國楨一人斬衰徒步往葬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
數章遂于帝后寢前自縊死之新樂侯劉文炳賊破外城帝召
文炳同駙馬鞏永固各率家丁二十餘人欲於崇文門突圍出
不得乃回宮文炳歎曰身爲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
其女弟適李年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歸城陷與弟左都督文

燿擇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其妹十六人盡投其中縱火焚賜
第火然俱投火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即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
亦投井死駙馬都督鞏永固從帝突圍出不得歸家殺其愛馬
焚其弓刀鎧仗大書於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樂安公主
先薨以黃繩縛子女五人於柱命外舉火遂自刭太傅惠安伯
張慶臻聞城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
家燔死宣城伯衛時春聞變合家赴井死無一存者錦衣衛都
指揮使王國興聞變自縊死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守崇文
門城陷作絶命詞云死矣即爲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
死錦衣衛千戶高文采守宣武門城陷一家十七人皆自殺屍
狼籍籍於路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
屈死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百
戶挽鍾帶至斷鍾不聽百戶自經長洲生員許炎聞京師
之變悲號欲絶遍體書崇禎聖上四字絶粒七日而死會稽生
員王毓蓍聞京師之變作致命詞以見志夜肅衣冠赴柳橋水
而死賊兵充塞街巷恣意淫掠惟殉難諸臣家賊戒不敢騷擾
一時諸臣盡節稍不決烈者即被其拘執於朝廹脅獻金極刑
拷掠獻不滿意仍復受刑受刑不過陳演倒藥死魏藻德自劾
死方岳貢不食死丘瑜自經死賊毁太廟遷太祖神主於歷代
帝王廟中賊每陞御座目眩頭暈鑄永昌錢字不成文有明制
度任意紛更識者已知其終於賊矣

漢高帝　王陵以兵屬漢陵沛(今江南徐州府沛縣)人聚黨居南陽(今河南南陽府)至是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去聲)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郭大有曰嗚呼母哉爲女丈夫也然其死陵致之矣方其歸漢之初預圖全母之計則孝得以盡於母而忠得以盡於漢臣子之道兩得之矣知不及此陷母被執當求生道萬不得已棄漢歸楚如徐庶之降曹操視其可輔則輔之其不可託故遠遁復歸於漢可也再不然漢業既成母靈已慰當就其死以報母胡乃安享爵祿以終天年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况陵之去就得以自專今爲功名而陷親於死獨何忍哉

漢後帝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婚強迎以歸復

將嫁之令女又斷(短)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西)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隋高祖　竇毅之女聞周王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

隋恭帝侑　宇文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歲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

明太宗　解縉胡廣同直文淵閣上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業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曰臣妻有娠(震○懷子也)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越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既而縉遭譴死舉家徙邊廣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越數年解氏家宥歸女卒歸解氏

諫諍

夏　殺諫臣關龍逢（旁）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王侈靡嗜殺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詮　改也）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殺之

商　紂有賢臣梅伯性忠直數（朔）諫諍紂怒殺而醢（海）之有雷開者阿佞進諛言紂賜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微子數諫不聽遂去箕子諫亦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傳之曰箕子操（去聲）比干極諫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去聲）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視之

周厲王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周宣王　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汝）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秦王政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去聲）其主遊閒（諫）耳請一切（砌）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大搜尋而逐之）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於戎得百里奚（楚人）於宛迎蹇叔（岐州人時遊宋）於宋求丕豹（自晉奔秦）公孫支（遊晉歸秦）於晉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衛人）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魏人）散六國從（宗）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魏人）彊公室杜私門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乃棄黔首（黔黑也秦謂民爲黔首以其頭黑也）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此所謂藉（借同）寇兵（以兵假寇）而齎（齊平聲）盜糧（爲盜者送糧）者也臣聞泰山不讓（辭也）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惟大王圖之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斯謀兼天下

漢高祖　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爲假王以鎭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汝也）來乃自立邪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去聲）曰漢方不利甯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何以假爲

漢文帝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塗地帝曰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

帝從霸陵 城名在西安府城東本秦穆公所築漢文帝置墓陵於此因置霸陵縣即今咸甯也 上欲西馳下峻阪 返 中郎將袁盎騎並 傍 車擥 攬 轡 並依也盎騎依並帝車攬持其轡不容馳下 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 天子五路駕六馬六馬之疾若飛故曰六飛史記作六騑 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 苑名在西安府渭南縣 布席盎引郤愼夫人坐 座 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悅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 去聲○陞也 袁盎薦之爲謁者 掌賓贊受事之官 朝畢因前奏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令 平聲 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 夜○百官志謁者僕射一人 從行 從上行也 登虎圈 權上聲○圈養獸閑也虎圈在上林苑中圈之上有樓觀故曰登 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 掌聽訟於虎圈者 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 貫○示也 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召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 甜入聲多言貌○ 利口捷給哉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 米○相順從也 爭爲口辯而無其實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 百官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舉對策者 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天子門有司馬主武事故名 釋之追止之劾 核○彈也 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賈誼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 此言高卑有等也陛升堂之階級也 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 此言陛高堂亦高陛卑堂亦卑也廉堂隅也 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 新也 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 疽○藉也 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緤 同絏音屑 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 利 罵而榜 邦 笞之 榜亦笞也 殆非所以令衆

㡉見也古者大臣有坐（去聲）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飭（簠簋皆禮器飭整齊也）坐汙穢淫亂者曰帷簿（同箔）不修（簿簾也卿大夫帷士以簾所以自障蔽）坐罷（疲）軟不勝（升）任者曰下官不職（三句見大戴禮及家語）故貴大臣定有辠（罪本字）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其在大譴（責也）大何（呵○問也）之域者則白冠氂（離○氂牛尾聲音離）纓（喪服用氂為纓以飾冠）盤水加劍（凡殺牲以盤水取頸血以示亦若此）造請室（請辠之室）而請罪爾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廢也自廢而死）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盭綠色綬也言不使人以綬加於頸）其有大罪者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卒）抑而刑之也（捽持頭髮也抑按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爾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喜去聲○好也為志氣也）嬰（加）也以廉恥故人

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言何所喪失而不為此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彼陛無級之事乎）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上輦過郎署（郎官府署）問郎官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下今吾每飯（返）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彼○股之外也）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耳豈憂匈奴哉馮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退平聲）轂（天子親為推其車轂）曰閫（坤上聲○門限也）以內（郭門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租（軍市謂軍人貨易之地市有稅稅即租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不必覆奏朝廷）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魏尚為雲中（今山西大同府）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眾上功（上斬首捕虜之功）幕（莫）府一言不相應（英○斬捕之數不合）文吏以法繩之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因謂一首為一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漢武帝

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天子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掘）之變（銜馬勒也橛車鉤心也銜橛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而傷人）況乎涉豐草騁坵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魚）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旤（同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畏簷瓦墮中人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

汲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

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甯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初上嘗置酒主家主見（現）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鬪鞠蹋鞠以革爲圓囊雞鞠實以毛髮蹴蹋爲戲）角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爲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納）偃中郎東方朔辟（闢）戟（持戟也朔是時陛戟殿下陛戟者謂以戟罪地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大賊人主之大蜮（域○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

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爲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在未央宮北）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

主父偃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呑戰國務勝不休使蒙恬將兵攻胡辟（闢）地千里百姓靡敝不能相養蓋天下始畔秦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今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偃同郡嚴安亦上書曰今人用財侈靡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若秦王之貪心逸欲威海內北攻胡南攻越天下大畔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今徇（行定日徇）西南夷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西胡皆事龍神名大會處爲龍城）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無終（今直隷順天府玉田縣）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土崩（若字土崩頹）不在瓦解（若瓦丸解散）陳涉起窮巷奮棘（同戟）矜（同穫音芹○戟柄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持戟柄耳）偏袒（但）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七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同擒）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

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間（近也）者關東穀數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去聲）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去聲）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牛羊豕魚麋）死卽五鼎烹耳（謂被鼎鑊之誅）

漢宣帝

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世卿者世世卿士也秉政久必奪君之威權）惡宋三世

為大夫僖公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為大夫三世內娶也注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宋三世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强卒生篡殺故君子惡之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
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名籍也
長信宮皇后宮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
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
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丙去不奏相復因許
伯即許廣漢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
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
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

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
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
上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
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
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故以謹選
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士
治民莫善於禮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
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周成康節儉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壽何以不若高
宗殷武丁中興號為高宗在位五十九年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
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上

漢元帝

以其言為迂闊吉遂謝病歸
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
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
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
薄博食水泉沸拂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
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
退羣枉盛則正士消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
之福災異之禍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

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冬十二月以匡衡為太子少傅附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
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濟陽王康
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
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
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
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暫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
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
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貫婚所

以原情性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房未然也故聖王必愼后妃之際別適嫡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漢成帝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谷永對曰建始以來羣災大異多於春秋所書下有其萌然後變見現於上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屑黷燕飲指與張放等宴飲禁中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指飛燕合德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淸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指數爲微行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比年郡國傷於水

旱而有司奏請加賦市怨趨促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泰振贍困乏諸夏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秦漢之易世惠昭之無後惠帝昭帝俱無嗣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昌邑王在位一月霍光廢之立宣帝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就不去也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淸燕之間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如祭祀之尸居其位而不爲其事但飲食而已素餐空食也詩魏風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短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上聲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諍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緝之以旌直臣

致堂胡氏曰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衆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人君知此必監於侵翳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禹帝之師也今條陳日食之咎類歸之諸侯相殺夷狄爲侵之遠事而不竭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權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爲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

門收還主威咎寨變異是卽性與天道安得指爲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之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隆於主者乎凡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反爲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翊戴王氏禹有力焉尚方之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

漢哀帝 侍中董賢爲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爲昭儀父恭爲少府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又爲賢起冢塋營義陵旁周垣數里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搒邦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

纖芥（言有纖微怨恨）浸潤栢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竇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爲庶人崇死獄中

漢光武帝

初上以赤伏符卽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於見（現）事（現在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卦）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猶易所謂奇偶也）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丙）羣小之曲說述

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

漢章帝

時承永平（明帝年號）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絶陛下宜隆先王之道滌蕩煩苛之法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

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呈○酒病）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

漢安帝

延光元年秋九月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帝父孝德皇之陵墓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尚書僕射（夜）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戈）威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修道繕亭徵役無度賂遺（去聲）僕從（去聲）人數百匹伯榮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昔韓嫣（偃○武帝幸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刑人之刀）之誅（江都易王景帝之子入朝有詔得從獵上林天子車駕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乃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旣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後以姦聞太后使使賜嫣死）臣願明主嚴天元（猶言乾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

干錯萬幾書奏不省

漢順帝

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無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明帝年號）建初（章帝年號）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遷居黃門之官

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班也）政四海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木百枝皆動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低）防（房）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同暫）遭凶年不足爲憂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烟入聲）塞升平可致也上覽眾對以李固爲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

漢桓帝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及尚書霍諝（胥）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离（同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唯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烟入聲）人鬼喁喁（顒○眾口向上也）之心書奏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乞）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謂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責）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晉范宣子治欒盈之黨囚叔向祁奚爲言諸宣子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言叔向不告謝祁奚即往朝君明祁奚爲國非爲已）也吾何謝焉

漢後帝

叡性嚴急督修宮室有稽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蕭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叡魏明帝）

梁武帝

光祿大夫蕭介諫曰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干）即還反噬之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若猶待其歲暮

之效則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

隋高祖

掌固(大理寺屬官)來曠告大理少卿趙綽濫免徒囚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閤(蛤)綽詐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犯罪三不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曠因免死

隋恭帝

唐以孫伏伽(茄)爲治書侍御史○(書美從善也高祖初政卽有此書可謂知務矣)萬年縣(今陝西西安府咸甯縣)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愼陛下今日卽位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如)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尖)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唐以李素立爲侍御史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以三尺竹簡書法律故云)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

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今陝西西安府)司戶唐主曰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唐高祖

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司門令史主通籍出入禁門)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去聲)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諍)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司馬溫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唐太宗

上厲精求治數(朔)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爲不可上怒召而讓(責也)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卽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旣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復點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從之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爲天子居則九門(楚辭九辯君之門以九重)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石)的乃少年諸王所爲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爲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爲諫議大夫

上閒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愿○李瑗)之姬也瑗殺其夫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謂齊桓棄其所言之父老而不用)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

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虞書益稷篇辭)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通作斌○亦媚也)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朔)犯顏色乎

聘鄭氏爲充華既而罷之○(特筆也太宗從諫至此可謂有大過人者矣特書美之)帝聘鄭仁基女爲充華(婦官九嬪之一)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爲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貫○層重屋也登之則可遠觀故曰觀)以望昭陵(長孫皇后墓在西安府醴泉縣九嵕山○嵕音宗)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帽)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去聲)毀觀

二月幸洛陽宮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雉○具也)被譴魏徵諫

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効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酒去聲○賃也)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上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敭(同揚○對答天子之命而稱揚之)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其理

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平聲）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爲社稷自愛上飛白（通作帛○字體也蔡邕見鴻都門匠人施堊帚遂創造焉）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及也）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志氣非此爲勞今聞讜（直言也）言虛懷以改

元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隋煬帝）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謂泛海也）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升）卒諡文昭

唐高宗

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獵

九月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宮中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長孫無忌）元舅司空（李勣）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諍）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老○西南夷曰獠遂良浙江杭州人故云）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不納瑗又上疏曰妲己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爲后（漢成帝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尋廢皇后許氏立以爲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今湖廣長沙府）都督其後韓瑗上疏爲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

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

秋七月貶王義方爲萊州今山東萊州府司戶李義府侍寵用事洛州今河南河南府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祝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意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自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平聲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

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

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漢書角觝謂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以爭勝爲樂郝壑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東漢孔融四歲時與諸兄食梨棗輒引小諸兄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更迭也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據○驚視貌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唐中宗

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睿宗年號草昧易屯卦彖傳天造草昧草雜亂昧暝冥也天地屯蒙易二卦名屯難也蒙昧也三叔流言如琅邪王冲等舉兵之類猶成王時之三叔也四凶構難如李敬業起兵之類猶舜時之四凶也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易革卦彖傳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開告端告密之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張上鴈足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初狗也芻狗謂不可用也芻草也結草爲狗形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厭音煙入聲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窒塞也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

唐元宗

晉陵今江南常州府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

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上覽而善之

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鵁鶄精○似鳧腳高有毛冠辟火災以目睛交故名鸂溪鶒勑○水鳥五色小於鴨淮賦鸂鶒尋邪而逐害其宿若有勑令故名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倪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轉去聲○驛遞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上手勑謝之縱散其鳥

上皇賜張艮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艮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甯王

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閒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顧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爲用韋妃之故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

致堂胡氏曰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權妒嫉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廟塗炭按誅王敦故事跽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讎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器小而然邪

貶顏眞卿爲峽州（湖廣荊州府夷陵州）別駕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眞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籍者爲三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禁省相應乃通出入）有急奏者皆令門司（司門之官）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爲相（元宗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

（夷平也言王道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爲誹謗貶之

魚朝恩以賜莊爲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甯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狗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不報

初奉天圍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楚琳使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李楚琳罪固大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脅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上又問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阬之其於防虞

可謂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廹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為戒天下幸甚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

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紂剖比干心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易蹇卦二爻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不應垂訓於聖典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幽部告國故城在山東兗州府城武縣東南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煙入聲○鎮也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名李泌告之且曰舒今江南安慶府王名誼德宗之姪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汝也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煙入聲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甯之事乎上曰建甯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

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太宗年號開元元宗年號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甯冤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曏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諍如此對

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仰首而飲藥也）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閒（如字○越也）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忌○心動也）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華陽范氏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泌以爲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爲己任其卿相之職業哉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上不聽

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去聲）延英（殿名）門上疏論裴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爲（去聲）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蛤）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唐制封王拜相用白麻紙寫制）壞之慟哭於廷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上聲）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

繁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爲妄不之省

華陽范氏曰論者或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贄若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爲者也逮裴延齡爲相救陸贄將死終身廢放死無所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唐憲宗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鉗）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唐敬宗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上遊幸無常昵（銀入聲）比

親密也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德裕獻丹扆（扆畫斧屏風以絳為質故曰丹扆天子南嚮而立於其中）六箴（箴諫誨之辭古者君有過臣子作箴以誠之）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去聲）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房）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

唐文宗

秋七月以魏謩（同謨）為補闕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謩（徵五世孫）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謩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孤而暴露於外）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閒皆能盡言可謂愛我

不忝厥祖矣後謩為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曏嘗觀之對曰此曏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嘗命謩獻其祖文貞公（魏徵諡文貞）笏（忽）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緩○澣濯也）矣時眾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故有是命

唐明宗

有年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今直隸正定府定州）歷井陘（刑○今正定府井陘縣）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晉高祖

晉成德節度（治直隸正定府）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重榮恥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六月重榮執契丹使拽（葉）剌（辣○契丹使名）上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為書遺（去聲）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泰甯節度（治山東兗州府）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議者以歲輸繒（情）帛謂之耗（耗本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

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鄭都富盛國家藩屏（所）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滿）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宋太宗

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去聲）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胃）以逸自處則邊鄙甯而河北（道名治大名府）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天地四方）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堯舜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知睦州（今浙江嚴州府）田錫上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甯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眾人也

以寇準爲樞密副使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名近臣問以得失眾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中書樞密）至臣卽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任遂有是命

宋真宗

時羣臣爭奏祥瑞孫奭復上言方今野鵰（貂亦作雕○大鷲鳥一名鷲）山鹿並形奏牘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神居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宋仁宗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搢（同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祭○止也）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冶之色宸禁甚嚴乘輿天遠未見激名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儒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謟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宮中獄名）之幽曠以求錫羨（漢書圖靈錫羨謂天錫餘福延及後昆也）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銀入聲）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今湖廣永州府）酒務

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辯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今江南揚州府)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益忌修(附修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今江南滁州)

六月朔日食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例稱賀同判尙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匿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

者乃歷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帝從之

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憸(纖)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計)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砌)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曾常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王安石以是積怒公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貶知潁州

趙抃罷○(抑觀清獻之於安石旣破其新法之端於前復抑其新法之弊於後是猶容盜入室而禁其取也得乎其罷也宜矣)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公論爲流俗違衆罔民

順非文(去聲)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上聲)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清修爲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爲本韓琦稱爲人中表儀已不及也

夏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鎭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

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

五月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讀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

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俗作覔)乳媼(襖)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媼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入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眾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易泰卦彖傳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否卦彖傳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二年秋八月子茂生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

立焉浩以數(朔)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露章(不封也)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

隱黙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卽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爲不知幾云

宋徽宗

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游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以至于此夫君之與臣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于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

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宋欽宗

以李綱爲兵部侍郎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名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

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太公)以來以老將收功者

難一二數(上聲)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

初上皇南幸童貫高俅(求)等以兵扈(戶)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由)傳(轉去聲。驛遞也)。及勤王之師道路藉藉(語聲)言貫等爲變朝議以戶部尚書聶昌爲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治四川成都府)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聶昌之行請於太上去(上聲)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宋高宗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轍)東自丹陽(今江南鎮江府丹陽縣東丹陽人去年二月吳敏奏東爲主學錄東力辭歸)名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

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立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今江西撫州府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名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書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厠次。溷也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豈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底。舍也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山名在浙江寧波府城西南跨紹興府餘姚縣李猷贖尸瘞意。埋也之京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

冬十月安置張浚於永州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欲逆置之

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治廣東廣州府鼎留不下詰旦明旦也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洛陽永州今湖廣永州府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提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還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要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惏同婪盧含反。惏亦貪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狄人固貪惏王又啟之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名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宣削前漢書董仲舒傳民日朘月削土宇從之

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

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

后可復淵聖（欽宗）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
不以此說啗（淡○餌之也）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
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
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
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
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
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
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
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
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五代晉石敬瑭臣事契丹）孫近傅（附）會檜議遂得參

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
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
驅尚能折衝禦侮邪（武臣曰折衝禦侮詩大雅予曰有禦侮）臣竊謂檜近亦可斬
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短）三人頭
竿之藁街（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門內舊有蠻夷邸）然後羈（雜）留虜使責以無禮
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
而死甯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刼持
詔除名編管昭州（今廣西平樂府）

宋孝宗

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朝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陳俊卿
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
士以爲腹心仗武孟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
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
慴於千萬里之遠矣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
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
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然未有敢訶言攻之
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
曰宦官執政（徽宗朝童貫）自京黼（蔡京王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
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
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
怒帝感悟命遂寢

宋光宗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陳傅良以帝不往重
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
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
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甯殿內侍閤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召羅
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
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皮）事（三國魏曹丕黃初元年十二月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飢侍中辛毗極諫丕大怒入內毗隨引其裾丕乃從其半）以謝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
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宋甯宗

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陛下獨不

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義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立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議乎章頴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卽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欽宗年號)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

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衜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傅信州人天下號為六君子)

太后幸五臺山初為太后建寺於五臺山(在山西太原府五臺縣)至是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不稼方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柔○踐踏也)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去聲)度(鐸)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為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為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郁)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為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敕完澤不忽木鞫(菊)(推窮罪也)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

庚寅車駕至獻縣(屬直隸河間府)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以

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敕趙王詰(乞)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忽也)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旨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敕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此國家大事庸可沮乎令錦衣衛責狀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不肯時楊溥亦與士奇意合上乃不復言移兵車駕遂還京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邇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

干冒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逮問臣嘗以二八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爲天下國家慮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置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鞏（拱）固天命可永保矣疏入留中

明孝宗

秋八月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諫燒煉齋醮之事溥等以內官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左道惑亂乃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皆召儒士諮議政事今朝恭外不得一覲

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則必繫於彼正士既疏則邪說乘閒（閒○乘空閒處）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藥發致疾其禍甚慘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上嘉納之

明世宗

下戶部主事海瑞獄瑞上言陛下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忻忻謂煥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illegible]

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返大內人以爲薄於夫婦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孑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陛下誤爲之羣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元修夫元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聖之至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方外士亦未見有歷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桃必採乃得藥必擣乃成茲無因而至有應（刑去聲）行邪云天賜之有手授邪然則元修之無益

可知矣陛下元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設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已陛下誠翻然悔悟日且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滌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皋夔伊傅周召之列民熙物洽薰爲太和陛下性中眞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眞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遥輿輕舉之方求之終身不可得已疏奏上大怒命逮繫瑞鎭撫獄

明神宗

秋九月帝諭停刑慈聖太后以大婚期近也張居正上言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王奉若天道

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且臣近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蓄憤聖主明王不爲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或上蒸爲妖沴玉上聲○陰陽氣亂曰沴氛分祲侵○妖氣也之變下或致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請俟明年吉典告成然後槩免一年從之

卓識

周顯王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楚大夫時在魏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前年秦拔宜陽今河南河南府宜陽縣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也故曰不時至是門成而昭侯薨

周赧王

巴今四川重慶府蜀今四川成都府相攻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韓又來侵司馬錯秦將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河洛伊韓地也以臨二周東西周也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取三川得周則挾天子得名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焉今攻韓刧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强

劉元城與馬永卿論圍棋曰高低棋不甚相遠但高棋識先後著耳若低棋卽以後著爲先著耳故敗昔有高棋曰漢高帝方躡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著也又有低棋曰梁武帝方俟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爲先著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是高棋當局爲利害所昏故藉旁人指之耳若低棋雖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

漢高帝

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慢罵此過行法也高帝適當局而迷耳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禍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於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水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懷激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卞莊刺虎史記韓魏相攻朞年不解陳軫謂秦惠王曰卞莊子欲刺虎兩虎方食牛食甘而鬭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而有雙虎之名今韓魏相攻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惠王從之果焉

漢高帝

張良素多病入關卽杜門道導引導氣令其和引體令其柔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古仙人遊耳

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虛僞矣然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戮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托於神仙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歟

漢宣帝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下篇之辭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卽日俱移病移文稱病上疏乞骸骨歸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祭道神曰祖祖道謂餞行也供張並去聲○供具張設也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去聲○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去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家山東兖州府嶧縣日令其家賣金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娛音魚或勸以爲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誖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恭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盈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致堂胡氏曰以宦成名利爲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旣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以至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憒憒有素疏廣聊之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詔也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

以韋元成爲淮陽中尉○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次子淮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倢伃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憲王數嗟歎憲

王曰眞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子生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元成爲淮陽中尉以元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喩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漢成帝

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時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犇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慚恨

漢平帝

北海(今山東青州府)逢(旁)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今盛京)

侯官林氏曰王莽逆節旣萌漢朝公卿爲之犬馬曾不少愧而悔禍隱會稽逢萌客遼東若將浼焉者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二子爲得之

漢淮陽王

大司馬秀以耿弇爲長史耿況遣其子弇(廿)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漢縣故城在正定府趙州)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陳漁陽(今順天府薊州)上谷(今直隸保定府)兵馬歸發突騎以轔(吝○車踐)烏合之衆如摧枯折(浙)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名縣故城在正定府定州)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與之俱北狥薊也)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彭寵亦南陽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尙南首(去聲)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漢光武帝

冬十月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閈(翰○援述皆陝西興平縣人里門曰閈)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製都(作荅)布(荅布白疊布也出安子國)單衣(朝服中單也)交讓冠(講賓主禮相見之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秦置旄頭騎冠熊皮冠爲乘輿先驅)警蹕就車磬折(身僂折如磬之背也)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

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步)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若布帛之修整邊幅也)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留也)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所見者小)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謂洛陽)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南廡(武)下袒幘(幘○髮有巾曰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謂囂與述)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陳列棨戟於階陛之下以爲儀衛)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升)數(上聲)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

帝王自有眞也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宗)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乘運迭興在於今日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

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雞上聲)之(高帝十一年蒯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左傳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牽二腳也)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諷)切之曰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離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離)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韓信黥布)彊如梁籍(項梁項籍)成如王莽(王莽篡位其勢已成)然卒潤鑊伏質(質斬人椹也○椹音斟)亨醢分裂又況幺遯麼(尊稱微細口幺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干)天位者虖(同乎)英雄誠知覺寤遠覽深識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吏(陳留郡奏事之吏)牘上有書(奏牘曰牘書字也)視之云潁川(今開封府許州)宏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可問河南(今河南府)南陽(今河南南陽府)不可問帝詰吏由(問吏因由)抵言(托辭也)於長壽街(在京城)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比也)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去聲)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漢明帝

初陵陽(今江南池州府石埭縣埭音代)侯丁綝(琛)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讓(責也)之曰昔伯夷吳札(二人俱讓國而逃)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爲侍中

初上爲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

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皇子炳為太子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充）暠（高上聲）監其家中常侍高梵（飯）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疑不欲從而未決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於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今河南歸德府）碭（○宕）（今江南徐州碭山縣）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離）黨錮之禍

司馬溫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獲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袁紹說何進悉誅諸宦官進白太后太后不聽紹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騰躍也）高下在心此猶鼓（扇熾其火也）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

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為郡功曹府中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平賊還濟南（今山東濟南府）相

備在荊州（今湖廣荊州府）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被○股骨也股外曰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侍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吳夫人曰公瑾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

自詣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張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詣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幷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定權許之周瑜還治行裝道病困與權牋曰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朝士旰(幹)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山名在湖廣岳州府城南)權聞之哀慟曰公瑾(周瑜字)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

孤何賴哉爲子登娶其女而以女妻其子循印(周瑜二子名)初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乃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牢)不覺自醉

曹丕立爲太子抱議郎辛毗(皮)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漢後帝

魏主叡復立崇華殿更(耕)名九龍作者三四萬人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複姓)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爲福矣

魏光祿勳高堂隆卒○隆疾篤口占(去聲○隱度其辭口以授人曰口占)上疏曰黄初(曹丕年號)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詩大雅大明之篇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之臣(指司馬懿)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棊跱(池上聲○跱立也言宜如棊之布立)鎮撫皇畿翼亮(相也)帝室魏主叡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及司馬懿閉門曹爽司馬魯芝開變欲出赴難呼參軍辛敞(昌上聲)欲與俱敞謀於其姊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

則事就乎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銀入聲)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

初令狐(複姓)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謂必興令狐氏族父邵獨以爲愚性倜(惕)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吾宗愚甚不平及愚仕進有名稱從容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愚字)性度猶如故也不知我當坐之不邪必逮汝曹矣(輩也)邵沒十餘年而愚滅族

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辛毗之女羊耽之妻)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

晉惠帝

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謂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啓）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夫關中（今陝西西安府）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玩）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

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勢也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懷土之思）惠此中國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

裴頠薦平陽（今山西平陽府）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張華字）華而不實裴逸民（裴頠字）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牽）裳（詩鄭風褰裳涉溱）而就之哉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晉懷帝

初何曾侍武帝晏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死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畏綏字）○何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已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司馬溫公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晉明帝

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王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謬（繆）爲勤

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鳳字）精神滿腹鳳甚悅會丹陽（今江南江甯府即建康也）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諂平去二聲窺也）伺（候）朝廷嶠恐既去而鳳於後間（諫）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笏也）擊鳳幘（諎○髮有巾曰幘）墜嶠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嶠字）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

晉成帝

庾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尙浮華瑯邪內史桓溫彝之子也尙南康（今江西贛州府）公主（成帝女）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嘗薦於成帝曰温有英雄之才願勿以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宏濟之勳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貫）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

晉帝奕

王猛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申印（燕司徒長史）歎曰鄴必亡矣然越得歲（歲星）而吳伐之卒受其禍（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哀公二十二年越果滅吳）今福德（德星即歲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故曰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晉安帝

齊郡（今山東青州府）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今河南府洛陽縣）宜發

易知摘要類編　卷八　卓議　二十三

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以問崔浩曰劉裕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弱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故必克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裕將若何對曰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秦東有函谷關秦人恃之以爲險固故曰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願且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安帝）之曹操也

南北朝　宋孝武帝

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皆與法興尙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吏部尙書顧覬（記）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皮）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三國魏明帝時中書監劉放孫資見信于主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交曰劉孫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宋明帝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太守常珍奇等（皆俱應子勛）並遣

易知摘要類編　卷八　卓議　二十四

使乞降於建康宋主以南方（指子勛）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止須單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爲朝廷旰食之憂宋主不從安都果懼而叛常珍奇亦以懸瓠（即汝寧府）降魏皆請兵自救

南北朝　東魏

高歡舉兵向闕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魏主深然之遣侍郎柳慶見泰於高平（今陝西平涼府鎮原縣）泰請奉迎輿駕時東京（今山東東昌府）太守裴俠帥兵詣洛王思政問以西幸之計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拔之

南北朝東魏

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即關西)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魏主授左中郎將

高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平聲)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東魏高澄使杜弼作檄(吸)移梁朝署曰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萬家而離披(散亂貌)不已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易繫辭慢藏誨盜)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終恐倔(掘)彊(上聲○強梁梗戾不柔服也)不掉(諾○持也)狼戾(例○狼性貪而暴戾故稱也)難馴(旬○順也)橫(去聲)使江淮士子荊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浙)霧

露之中彼梁主者輕險有素老耄(帽)及之用舍乖方廢立戾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釋)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淸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煩○熊掌)詎延晷(癸)刻之命(左傳文公元年楚成王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遂縊杜註熊蹯難熟冀久將有外救至也)外崩中潰(繪)今實其時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南北朝東魏孝靜帝

東魏求成於梁(求成何卑辭也此高澄詭計侯景所以決反者也故謹書之)高澄數(朔)遺書求好(去聲)于梁梁未之許澄謂蕭淵明曰若梁主不忘舊好諸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遣人奉啟還梁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皆以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此高澄設間(諫)欲令(平聲)侯景自疑而作亂耳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兵乃許之使還過壽陽侯景知之攝(捕也)問具服景乃詐爲鄴(東魏都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中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復書曰貞陽(蕭淵明封貞陽侯)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梁武)(江南故以吳稱)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

齊主欲以司馬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昌○縱裂貌)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

官但思之爛熟耳

鄭州(今河南開封府鄭州)獲九尾狐(白虎通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吳越春秋禹娶塗山乃有白狐九尾應之)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

唐高祖

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非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福)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淡餌之也)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

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瑪謝不及

唐太宗

上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鏡矣

唐高宗

聞喜（今山西平陽府聞喜縣）憲公裴行儉卒○（卒未有書諡者此其書諡何乎行儉也曷爲乎之行儉嘗論昭儀之立爲禍始是以乎之故李勣行儉皆功臣也勣不具官而行儉書諡一乎一奪其示臣子之大節嚴矣入綱目以來大臣卒諡自行儉始）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憬）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元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

唐中宗

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善也）終幸矣既而勃墮水炯終於盈川（故址在浙江衢州府城南）令照隣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

六月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運）四祠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眞宰相也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唱）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漢呂后時呂產呂祿比武三思）猶在去（上聲）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案）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左傳莊公六年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謂口齧腹臍喻不可及也）不從

唐元宗

以姚崇爲紫微令張說爲相州刺史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爲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名範）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爲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刺史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去聲）良田身没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張守珪使平盧（鎭名今山東青州府）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大崩曰敗）

續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疽）誅莊賈（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晏嬰薦於齊景公名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使寵臣莊賈監軍穰苴與莊賈約日旦日日中會於軍門莊賈後期穰苴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栗）孫武斬宮嬪（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爲隊長孫子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婦人大笑孫子遂斬隊長二人以徇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故爭（諍）曰失律（易師卦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晉王衍字夷甫見石勒識其有反相後果叛據襄國僭稱後趙卒禍晉室）枉害忠良竟赦之

楊國忠爲人强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爲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
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同攝音 慴入聲）凡領四十餘
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黜陜郡（今河南河南府陜州）進
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
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提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淡○姓也）廷瑤
奉上皇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
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
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
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

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
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
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
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
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
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
卿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
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曏曰待臣如此臣於事猶
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
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甯耳曰建甯爲小人所教欲害其
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
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咽入聲）且陛
下昔欲用建甯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甯若有此心當深憾臣
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
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
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武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酖
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
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illegible]）一
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萬）歸今陛下已
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

識（至）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
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
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旁）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
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致堂胡氏曰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遊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甯捨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使之得明智之君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於心矣泌反復數百言而肅宗終不悟也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爲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爲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爲首張后寵於內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矣嗚呼鄴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也

張鎬罷○鎬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
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防禦使許叔

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衞上以鎬爲不切事機罷爲荊州（今湖廣荊州府）防禦使後二人皆叛

盧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候子儀悉屏（丙）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涇原節度使）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夜至咸陽飯（返）數匕（匙也）而過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白志貞王翃陸贄等追及於咸陽

十一月加韓滉同平章事議者或言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淸儉貢獻不絕鎭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爲迎扈（戶○迎舊扈從）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滉乃爲朝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卽下泌章令皐歸覲而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之糧宜速致之皐至滉感悅卽日發米百萬斛聽皐留

五日卽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淮南節度使去年冬李希烈陷汴州抜襄邑江淮大震少遊遣款于希烈○淮南今江揚州府）聞之卽貢米二十萬斛會劉洽（時洽克汴州希烈奔蔡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卽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眞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夏四月以崔羣爲中書舍人○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謇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衣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魏（今直隸大名府）博（今山東東昌府）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田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爲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爲然絳曰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

不服怨怒必起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何足煩天兵哉上曰善

唐敬宗

裴度至京師復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唐文宗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遺分詣鹽（鹽州德宗改陰山府）靈（靈州故城在陝西甯夏衛城南）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念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祝）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

唐昭宗

楊行密取濠州○行密攻濠州（今江南鳳陽府）拔之掠得徐州（今江南徐州）李氏子生八年矣養以爲子其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鐸）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勤孝過諸子溫愛之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五代後漢高祖

晉主劉知遠還晉陽○（晉主稱名何別重貴也王改號漢則不稱名矣）知遠還晉陽議率（募也）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去聲）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宋太宗

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爲不知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乞）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量

三月帝崩太子恒卽位○（端之處繼恩若獵猛獸而置諸穽天下大事不動聲色而定於頃刻之間是誠所謂大事不糊塗者也）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紿（臺上聲○欺也）繼恩入書閣鎖閉之遽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甯殿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初張詠在成都（卽益州）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在班固西漢書中）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治直隷大名府）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九年春正月以張文(民)爲樞密副使先是文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中書樞密)議之王旦曰若罪文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文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去聲)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九月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朔)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畀(預○對畀也)土置其門賀氏訴於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休假也)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咈上旨而辭直氣和了無所慴(同懾音攝入聲)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蹴(同蹙)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常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鞫(菊)問之(推窮罪曰鞫)德妙具言謂嘗教子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司戶參軍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迎也)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候謂行遠乃已

眞宗宸妃李氏卒○李氏杭州(今浙江杭州府)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已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棘○亟也)乃自順容(婦官名)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諫)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尙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康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爲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三月王鬷陳執中張觀免天聖(仁宗即位年號)中鬷使河北(道名治直隸大名府)過(戈)眞定(今直隸正定府)時曹瑋爲總管鬷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房)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嘗使人覘趙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鬷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反帝數(朔)問邊事鬷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

與執中觀同免殿始歎瑋之明識

宋英宗

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服)耶曾公亮曰安石眞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非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甯府(今江南江甯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卽起視事

(雲間張氏曰王安石之奸李師中知之韓魏公知之呂誨知之吳奎知之而唐介孫固亦知之獨韓維呂公著兄弟不知之也使其知而薦之則韓呂不惟爲諸公之罪人而且爲萬世之罪人也)

宋神宗

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

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狷褊急也)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旣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司馬光字)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毘(毘附也)○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

臣以身許國家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今河南南陽府鄧州)誨旣斥安石益橫(去聲)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仁宗嘉祐六年四月御史呂誨等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之旭知定州誨等亦補外)次論歐陽修最後論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自陜西轉運副使召還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甯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此夏書五子之歌篇辭)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怨(唐杜牧阿房宮賦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獨夫之心日益驕固)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

可爲監戒者遂作尙書解以進時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剔遠也）小臣容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使小人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强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間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句）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憸（纖）倖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

宋哲宗

初李師中仕州縣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鴻臚丞常安民貽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見漢靈帝建寧元年二年）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爲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宋高宗

韓世忠罷○世忠深以和議爲不然及魏良臣使金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爲醴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去聲）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在杭州府城西）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世忠之識遠武稚川謂鳥見弓而高飛魚驚鉤而遠逝賊檜之勢可畏矣）

宋理宗

蒙古鐵木眞滅夏以夏主睍歸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

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

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蒙古再遣王檝（楫）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廷皆以爲可遂復仇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徽宗年號）海上之盟（約金夾攻遼）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明太宗

陝州（屬河南河南府）人獻天書斬之

上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車行於峻阪而仆於平地者愼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愼

明宣宗

冬十二月有僧自陳修寺祝延聖壽詔序之上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享國最久其時豈有僧道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世人不悟可歎也

明景帝

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與也先剌修好不許貴請遣使腆(忝○厚也)幣以款寇兵而徐爲討伐計于謙曰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寇已至關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而不獲徽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敵(狼人蠢○譎也)我何仮而可言和況也先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貴介(也甲胄之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是時上任謙方專疏既入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也先不得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護之質(至)始謀歸太上矣

明憲宗

命中官至兵部查西洋水程時上好寶玩有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所獲奇珍異寶無算上乃命中官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遣都吏往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置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大夏亦秘不言會言官交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之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費錢粮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事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揖而謝之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祝)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

易知摘要類編　卷八　卓識　仝

控馭

漢惠帝 匈奴冒頓方彊為書遺（去聲）高后辭極褻嫚（慢○冒頓書云兩主不樂無以自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去聲）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亦傷也）甫起而噲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謾）也（謾欺誑也）且夷狄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漢光武帝 馮異入朝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啟）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音石）鉤臣無忘檻（咸上聲）車（管仲射桓公中鉤魯莊公囚管仲于齊檻車四周若板載囚車也）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蕪蔞亭滹沱河俱在河北今北直正定府）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太尉掌兵事司徒掌教事司空掌工事）故功臣並不用

沛國朱氏曰三公所以共天位治天職代天工者也惟其宜而已豈可以功臣而為之區別也太甲成康所與圖維庶政者皆鳴條牧野之士惠文景武之世所任為教政者皆高帝之故臣功臣任事亦何負於天下哉雲臺之將半時專以健武自名者雖不足以纘熙帝載而贊襄之流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也乃以功臣例擯不用謂之何哉夫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忽於託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闥

終漢之世朝廷之權不在母后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而漢隨巳亡豈非造端之不審耶

晉 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亂華之禍始此矣綱目謹志之 淵豹之子也幼而儁異師事上黨（今山西潞安府）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常恥隨陸（隨何陸賈皆事漢高帝）無武絳灌（絳侯周勃灌嬰共立漢文帝）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猶言質子也）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晉主晉主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搖）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晉主問將於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

部（初曹操分南匈奴為五部處之內地）之眾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晉主乃止齊王攸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兵）州（今山西太原府）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宏也晉主然之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

十年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今直隸順天府）冀（今直隸正定府冀州）名儒多往歸之

魏爾朱榮至洛陽與太宰元天穆皆伏誅○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魏主性勤政事數（朔）親覽詞訟理冤獄榮聞之不

悅城陽王徽侍中李彧（郁）勸魏主除榮侍中楊侃僕射（夜）元羅膠東（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侯李侃晞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徽等勸因其入刺殺之魏主疑未定而謀頗泄爾朱世隆（榮從弟時為僕射）疑有變乃為匿名書云天子欲殺天柱以白榮榮恃其彊不以為意九月至洛陽魏主即欲殺之以元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天穆至榮與天穆俱入坐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榮卽起趨御坐魏主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天穆亦死內外喜譟百僚入賀魏主登門大赦是夜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走屯河陰

秋八月隋築長城東距河西（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等地）至綏州（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綿歷七百里

秋七月築長城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在山西大同府西北四百里）蘇威諫不聽

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意○滅也）商辛於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猶言半紙）可致吾方有事關中（隋西京今陝西西安府）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之道綴（拙止也）東都（隋東京今河南河南府）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旁去聲）鷸（聿）之勢以收漁人之功（蚌蛤也鷸知天將雨鳥也戰國策趙伐燕蘇代為燕謂趙惠文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謂蚌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不肯相舍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眾臣恐强秦之為漁父也）秦為曉也乃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圖讖符籙）以甯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因之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為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

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上聲○巡視也）戰地鄭主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矛屬）直趣（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唐太宗

突厥突利可汗入朝上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焉今單（蟬）于（猶漢言天子即可汗也）稽（啟）顙庶幾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突厥既亡其部落河北附薛延陁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敎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寘（同置）之河北（同見河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敵魏徵以爲戎狄弱則請服彊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爲腹心之疾西晉之亂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以窮來歸奈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今直隸順天府）西至靈州（故城在陝西寧夏衛城南）分突利故地爲四州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今山西大同府）二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爲順州（故城在廣西梧州府博白縣）都督初頡利族人思摩無寵於頡利頡利之亡親近者皆離散獨思摩不去竟與俱擒上以頡利爲右衛大將軍蘇尼失思摩皆封郡王其餘拜官有差（雌）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華陽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太宗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致乎

致堂胡氏曰顏師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溫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所欲爲也其先意承志不得爲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爲乃天地之氣有淳正偏駁之殊也有敎無類豈採雜華夷之謂乎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唐中宗

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初朔方（今陝西寧夏衛）軍與突厥以河爲境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靈武故城在寧夏衛城南榆林今陝西都司榆林衛）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

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肉慙也○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唐元宗

敕度鄭銑先上聲郭仙舟爲道士○書敕度鄭銑郭仙舟爲道士以文觀之似若崇尚異端者而不知二人從宦於時獻詩見志乃溺於虛無之學故元宗特以是黜之與太宗之聽蕭瑀出家無異亦可以驚流俗矣河南今河南河南府參軍鄭銑朱陽質實云縣名未詳沿革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爲道士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元禮不能制會成都今四川成都府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昔耄帽託任

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茇同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眾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眾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唐肅宗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遂昌尹氏曰於是始命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矣不書宣慰處置何削之也上以郭李皆勳臣難相統屬故命朝恩爲使臨之名曰處置使是專行軍矣郭李不可以相統宦官乃可以統郭李乎是故唐世宦者例不書官而於此獨書之所以病肅宗也然則如之何綱目有以處此矣等光弼於諸節度而獨揚子儀之名於其上因以子儀爲可以統光弼也其旨深矣

平盧節度使王元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皮將偏將也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溫公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己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爲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

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民墜塗炭凡二百餘年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鉞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貽謀之遠哉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即河東治亂軍合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爲汾焚陽今太原府陽曲縣王知諸道行營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名入卧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

法

唐代宗 遣使慰勞去聲淄青將士李正巳平盧節度使平盧今山東青州府○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巳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唐德宗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於是懷光破賊有功朝於行在杞懼其言已自奇不見詔使引軍還取長安梁州之再辱始此矣書至書詔引還軍爲德宗也李懷光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

膽破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楊惠元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

唐憲宗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衆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名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李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今河南府陝州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

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民○錢貫也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魏博相衛磁洺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今山東兗州府鄆運○鄆州今兗州府鄆成縣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

夕不倦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即阿跌光顏其兄光進賜姓李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旣而光顏數(朔)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申光蔡也○申州今河南汝甯府信陽州光州今汝甯府光州蔡州即汝甯府淮西節度治也)殘弊困劇(極)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以裴度同平章事或請罷度官以安恒(恒州今直隸正定府謂成德鎮王承宗)鄆(謂平盧鎮李師道)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

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河南河北)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

唐穆宗

以王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逆迎也)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曹輩也)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謂王武俊庭湊武俊義子)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指成德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安祿山)思明(史思明)以來至元濟(吳元濟)師道(李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田宏正)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元和十四年田宏正入朝憲宗以宏正兼侍中遣還鎮宏正恐一旦物故魏人循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王承元(承宗弟)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元和十五年王承宗卒其下欲立承元爲帥時年二十不許表請除帥詔以田宏正爲承德帥承元移鎮義成)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遂昌尹氏曰朱克融首亂河朔王庭湊史憲誠繼之朝廷皆不能討因授節鉞田宏正父子盡忠守正皆死於賊綱目比書於册則唐室紀綱爲可知矣韓愈宣慰之行苟與顔真卿無異而偶得免死者亦幸焉耳觀其詰責庭湊之詞節嚴切直至今凜凜有生氣甯自預知不死其忠梗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

唐文宗

以李德裕爲西川(治四川成都府)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去年十一月南詔寇成都陷其外郭遂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在成都府治西)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在南詔西北)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秋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吐蕃維州(今成都府威州)副

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以為不可上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唐武宗 三月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李德裕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為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慴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故有是命

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邢洺磁三州降則上黨（潞安府昭義節度治也）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稹都押牙）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河陽行營攻討使）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騃涯上聲）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將七千人入潞州雄至潞州盡執郭誼王協等送京師皆斬之

司馬溫公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與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如誼等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唐宣宗 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耗本字）至於盡矣

唐僖宗 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李克用還晉陽大治甲兵奏表自陳為朱全忠所圖將佐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討之朝廷方務姑息（苟安也）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受矣

唐昭宗 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

華陽范氏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鎮以請討克用則遂從之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為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和扁救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和扁醫和扁鵲也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

宋太祖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朔）以為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丙）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

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積金錢厚自娛（魚）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illegible]起死人而肉白骨）

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鎭寧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鎭賜賚甚厚唯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唐主因南漢亡懼甚使其弟從善上表於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爲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遺（去聲）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罔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驚駭服宋主之偉度

吳越王俶來朝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謂錢俶）克毗陵（今江南常州府）（去年四月俶受宋命取江南常州）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卽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志）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

夏州（今陝西甯夏衛定難節度治也）自李思恭（定難節度使）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懟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緦麻已上親赴闕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

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衆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

靜軒馬氏曰觀此是可以知夷夏之大機也何者宋併列國天下一統中國之地所未復者關北之幽燕關西之銀夏耳幸而繼捧伏義入朝獻地繼遷跋扈逃匿窮荒厥後浸强而不可制遂爲子孫西顧之憂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於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釀成西夏之禍是亦氣數之適然夫豈人謀也耶綱目書此亦謹微之意云

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捧鎭夏州帝召見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款（誠也）當授以官也

(呂中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趙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合大為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以兵權而不能知保忠之不可復歸其州耶)

宋真宗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遣張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卽靈州)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治陝西西安府)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捨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

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怨)兵帝曰此不惟人心搖動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為非便蓋不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真宗不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矣)

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濟知靈州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剌(戚)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為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

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契丹陷德清軍(治直隸大名府清豐縣)還冀州(今直隸正定府冀州)遂抵澶(州今大名府開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無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今湖廣荊州府)人也請幸金陵(今江南江甯府)陳堯叟閬(州今四川保甯府)人也請幸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謂金陵)蜀(成都)也所在人心崩潰(會)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天雄軍治)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

十二月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促)駕帝乃晨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眾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拙)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今直隸正定府)

定州以扼其吭（岡咽也）○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恟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博逼也）○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

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尙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契丹遣其閤（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陳瓘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歷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慶歷仁宗年號靖康欽宗年號

夏州饑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宋仁宗

夏四月冊諒祚爲夏國主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淡）之也○（創）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也（分）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雲間張氏曰程琳此舉乃宋襄陳餘之仁義也果何益於人國也哉於時卽當興兩國之師問罪夏國立可郡縣矣不此之務而乃爲煦煦孑孑之事此議者所以深惜之也○煦煦孑孑韓文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

宋高宗

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張浚[illegible]建康初汴京破二帝及宗

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俱去聲）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今江西南昌府）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俾皆甲而來因招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上聲）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illegible]

宋理宗

(東廣州府)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三月襄陽將王文等作亂以城降蒙古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文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砌)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文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詔削趙范三官仍舊職任〇(嗚呼開邊者趙范也養亂者亦趙范也亡宋禍患趙實謁之是則雖殺百全其何以贖莫大之罪)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播州(今四川遵義府)冉璡(津)及弟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璡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據物而坐言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屛(丙)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悲)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屬重慶府)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在合州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今湖廣荊州府)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疽去聲)洳(如〇水浸下溼之地)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

外盡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嗏去聲)無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疽)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渠蓄泄三百里間瀰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明太祖

太祖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太祖卽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

明宣宗

時言者猶喋喋(甜入聲〇多言貌)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上皆不聽乃召楊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齎以示之使自處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

明穆宗

冬十月俺荅來請盟通貢市馬俺荅孫巴漢那吉率其僕阿力哥等來降總督王崇古納之邊吏譁曰此孤豎(汝)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呂不韋見秦異人曰此奇貨可居)俺荅卽急之留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我歸其孫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

之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荅老且死其子黄台吉
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青谷（祿蠢號俱王）秩置塞外其與黄
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兵助之外博興滅扶危之
名而實收其用事聞廷臣喧然以爲不可御史葉夢熊爭之尤
力上曰慕義來降宜加獎勵其以巴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
爲正千戸各賜衣一襲俺荅妻恐中國殺其孫日夜怨俺荅俺
荅亦自悔遂擁衆十萬壓境崇古命百戸趙崇德往諭以國恩
要（邀）其縛叛示信俺荅夫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齧
臂盟世世服屬何有於叛人遂定盟通貢市馬

俺荅執趙全等來獻崇古遣那吉歸那吉感泣誓不敢負中國

論功進崇古少保兵部尚書賜蟒玉世襲錦衣千戸

明莊烈帝

王嘉印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督楊鶴主撫不以聞與陝
撫劉廣生遣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黄虎小紅娘一丈青龍江
水掠地虎趙小泉等俱給牒免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焚殺其
刼掠如故民罹毒益甚有司莫敢告而寇患成於此矣兵科給
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卽延慶之兵丁土賊也
邊盜倚土寇爲嚮導土寇倚邊盜爲羽翼六七年來韓蒲（今陝西西安府韓城蒲城二縣）被掠其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流刼涇
原（今陝西平涼府）富耀（今西安府富平縣耀州）之間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
勦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勦也所斬獲皆饑民也而眞賊飽掠以
去矣其撫也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刼掠名降而實非降也
且今斗粟金三錢營卒之食三十餘月卽慈母不能保其子彼
官且奈兵民何哉且邇貪玩成風民有三金不能供納賦之一
金至於捕一盜而破十數人之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產奈
何民不驅爲盜乎若營兵曠伍半役於司道半折於武弁所餘
老弱既不堪戰又不練習當責督撫清汰操練以備實用也

三月賊帥孫繼業茹成名等詣總督楊鶴降賊六十餘萬來降
鶴受之設御座於固原（今平涼府固原州）城樓上賊跪拜呼萬歲因宣
聖諭令設誓各解散或歸伍或歸農自此羣盜視總督如兒戲
矣

秋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泰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

軍旅

西伯上祭于畢東觀（示也）兵（謂示兵威）于盟（孟）津（[illegible]）○書泰誓言武王觀政于商未有觀兵于商之事渡河（即孟津也）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所尚色乃殷命歸周之兆也）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王所居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流變化之意赤周所尚色魄安定之意烏爲孝鳥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是時諸侯皆畔殷歸周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引師還

周敬王

初伍員（子胥名員○選）與申包胥友皆楚人也員父（伍奢）爲楚平王（昭王父）所殺員奔吳與包胥別員曰我必覆（福）楚包胥曰我必復之員既奔吳遂道吳伐楚既入城遂鞭平王之屍包胥乃如秦乞師

秦伯（哀公）使就館包胥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飲食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去聲）之賦無衣（詩秦風篇名取與子同仇之義）乃爲之出師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還秋楚子入于郢

休寧陳氏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當權其中使親義不至于偏廢焉耳以有過之父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鯀廢而禹興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讎是也彼平王殺其子妻其婦奬奸回僇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顧員上不能爲湯武下不能爲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湯武之憤其志亦可悲矣世固謂其逆天傷義者豈知處變之理哉昔張良以五世相韓憤秦之滅其宗也則佐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殺成則又佐高帝襲殺羽於固陵讎復耻雪則遂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爲韓使員當入郢後投戈解印翩然辭吳之爵祿退處於深山窮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其不足及此反以讒見禍于他人之手也

清源楊氏曰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之父兄雖賢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獲罪於君也有懼而無怨有受而無報由子胥言之則平王父兄之讎也不知恒人殺其父兄則讎也以君殺之非罪則命焉是不幸也非讎也故於父兄也有痛而已矣於君也有懼而已矣君不疑及之而欲任之則不敢逃也君疑及之則逃也終身自匿不敢有怨言焉吳楚世讎也子胥逃之吳其心專欲報楚也然吳勝則楚亡楚勝則吳亡而子胥無與焉於吳似忠而詐於楚似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其子胥乎且子胥父兄之死爲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兵入郢是欲亡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亡之非其父兄之志也雖然子胥與伍奢則孝矣於夫差則忠矣可不謂賢哉

周威烈王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娶）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

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爲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疽○田完之裔先爲齊大司馬故稱司馬穰苴所著書名司馬法）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爲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盈○擔也）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去聲）吮（前上聲○口噏也）之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周顯王

初孫臏（頻上聲）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短）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

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至是謀救趙以臏爲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使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支）車（載衣物車）中坐爲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同綦音綦○綦捽臂繩也蓋以理亂絲爲喻言雜亂紛糾者當徐解之不可急持拘捽也○捽音鸑入聲）救鬭者不搏撠（棘○搏手擊也撠拘持也）批亢（同肮音岡）擣（擣亦擊）虛（批反擊也肮喉也謂擊其要處也虛空也即下文引兵疾走其都是也）形格（同閣）勢禁則自爲解耳（閣鼓閣不得行也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爲解兵也○鼓音幾）今梁（魏都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彼之輕兵銳（胃）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初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詩國風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音九武貌）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去聲）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暗）莫甚焉不度（鐸）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獘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斃也）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乃

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胃）倍日并行（两日路并一日行）逐之孫子度（鐸）其暮當至馬陵（道名在直隸大名府城東南）馬陵道陿（同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酌○刀斬也）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平聲）萬弩夾道而伏期（約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上聲）曰遂成豎（按○豎童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秦王（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秦邑）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

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除上聲○杼機之持緯者即梭也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怯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雞○寄也旅客也之臣也甘茂江南鳳陽府壽州人樗樞里子秦惠王弟名疾其所居里有樗樹因號焉公孫奭韓諸公子挾持也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襄王而臣受公仲侈魏相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明乃盟于息壤甘茂攻宜陽五年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諍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破城邑而取之曰拔

時齊城皆已屬燕獨莒即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即墨人曰安平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鐵籠謂以鐵鍱傅車軸堅而易進也初燕人攻安平市掾田單使其宗人以鐵鍱傅車軸及城潰人爭出門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即墨○鍱音葉傅音附是多智習兵立以為將樂毅圍二邑莒即墨期年不克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軍壁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諜以計離間敵人曰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劓異○割鼻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杭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我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欲出戰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揷○版築壘版也鍤鍫也用以起土○鍫音悄平聲與士卒分功妻妾編列也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赤色繒情○帛也衣畫話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刃劍之類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束蘆葦於其尾而以膏油灌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軍敗曰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王自莒入臨淄王以太史敫之女為后是為君王后以其姓后不可稱后故曰君王后生太子建以單為相封安平君

秦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今山西澤州高平縣以

周東周君

按據之（按止也謂按兵不出也據摝也）齕遂攻趙趙軍數（朔）敗廉頗堅壁（軍壘）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責也）應侯（范雎）又使人行千金爲反間（諜）曰秦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柱瑟上所以遊移上下以調聲者若以膠粘定其柱而鼓瑟則不能調矣蓋以喻執一不通者）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奢言之奢不能難（去聲）然不謂善也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吾已決矣母因曰即有不稱（去聲）妾請無隨坐（去聲）王許之秦王（昭王）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齕爲裨（皮）將（副將）令軍中敢泄（屑）者斬括至軍悉更（耕）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石）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其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恐爲亂乃挾詐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餘人歸趙

荀卿趙人（名況時人相尊號之曰卿著書數萬言羽翼六經有荀子書傳流於世）春申君（黃歇楚相）以爲蘭陵（今山東兗州府嶧縣）令荀卿嘗與臨武君（楚將未知姓名）論兵于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翰○衛也）頭目而覆（蔽也）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故齊之技擊（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爲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明）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漸進而近於法未爲理也）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鄰敵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營壘）欲周以固（周密牢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不爲輕動）欲急以速（不失機權）窺敵觀變（使閒諜窺敵國以觀其變○閒諜音諫迭今之細作）欲潛以深（潛隱深入）欲伍以參（驂○伍參錯雜也錯雜于敵中而盡知其事五人相雜曰伍三人相雜曰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將進也廢退也）無怠勝（既勝而怠）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吝賞）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固也）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漢高帝

初淮陰（今江南淮安府）人韓信家貧無行數（朔）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南昌

亭(在淮南府城西)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內)食(謂早炊食於寢蓐也蓐薦席)食時信往不爲(去聲)具食信怒竟絕去釣於城下有漂(○飄去聲水中擊絮)母見其饑而飯(返)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猶言公子尊稱之也)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汝也)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誇上聲○兩股間也)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同俯)出胯下一市皆笑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去聲)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悅)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

南鄭將士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度(鐸)何等已數言王不我用即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於是王欲召信拜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亡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翰)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因去聲)噁(汗去聲○懷怒氣)叱咤(嗏去聲○發怒聲)千人皆廢(伏也)然不能任屬(祝○託也)賢相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虛○和好貌)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玩平聲)敝忍不能予(刓圓削也言已刻封爵之印手持不捨至角圜熟尚忍而不能予人也)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雍王邯塞

王欣翟王翳)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升)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雖上聲)而楚彊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吸○檄者陳彼之惡說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而定也(言不足用兵也)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部署(處分)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秦縣名今陝西鞏昌府兩當縣)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邯都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王至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欣翳皆降張良遺(去聲)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或說(稅)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在河南河南府靈寶縣)無內(納)諸侯軍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希○水名在西安府臨潼縣東)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在戲西)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腰)伯入見沛公公奉卮(支飲酒器)酒為壽(上酒曰稱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

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朔)目羽舉所佩玉玦(決○玉佩也如環而有缺)示之者三(示以當決斷也)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問上聲○干也所以蔽身扞目)直入瞋(稱人反)目視羽(瞋怒而張目也)頭髮上指目眥(恣○目際)盡裂羽曰壯士賜斗卮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啗(淡)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入廁(次○溷池)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趣(同趨)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濯去聲)破玉斗曰唉豎(汝)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刑○今直隸正定府井陘縣)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並也)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

萬從閒(諫)道(微道)絕其輜(支)重(載衣物車)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大將之旗)下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餘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閒(諫)視(閒諜窺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猶息也)夜半傳發(傳令使發)遣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蔽)山(依山自覆蔽也)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軍壘)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皮)將(副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餐小飯也謂立駐傳餐而食待破趙後方乃大食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輩)水陣(水綿蔓水也在井陘縣南門外)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

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彼將皆走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向)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陳餘)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

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疲)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去聲向也)燕路而遣辯士奉(捧)書於燕暴(僕)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米つ)(順從也)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骨不下咽曰鯁世以謇諤爲骨鯁謂直言難受如骨之鯁)之臣亞父(亞次也羽尊之次于父也)鍾離昧(末)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爲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閒(諫○行反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爲太牢(牛曰太牢)具(饌也)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粗也)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漢數(朔)挑楚戰(挑動楚戰猶古之致師也)曹咎不出(項羽使曹咎守成皋戒勿與漢戰故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凡水在成皋城東)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山名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敖倉之西)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先是太公爲楚所獲)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汝也)俱北面受

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汝也)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羽謂漢王曰天下洶洶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挑身獨戰不復須衆也)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爲也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一總)羽大怒伏弩射(石)漢王傷胸王乃捫(門○撫也)足曰

虜中吾指因病創傷也臥張良強請起行勞去聲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皐

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進與漢軍夾濰濰水在山東青州府諸城安丘兩縣界而陳信夜令平聲人囊沙以囊盛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追至城陽故城在青州府莒州虜齊王廣田橫遂自立爲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上聞冒頓居代谷在山西大同府蔚州使人覘詁平去二聲○覘窺視也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現老弱羸畜休去聲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即婁敬往使未還悉兵二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如字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上怒罵曰齊虜敬齊人故云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故城在山西太原府代州遂先至平城今大同府大同縣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山名在大同府城東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諫厚遺去聲閼氏煙支○猶漢言皇后冒頓乃解圍去史記陳平祕計世莫得聞集覽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此美女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依集覽則計非祕矣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號爲建信侯更封陳平爲曲逆今直隸保定府完縣侯平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史記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集覽茄計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僞遊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依集覽則計何奇焉

時匈奴數朔爲邊患太子家令鼂潮錯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之急者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

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返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疲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鬬劍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春秋時戎國秦昭王滅之置義渠縣今陝西慶陽府甯州來歸義者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有材多力之士制之兩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鼂錯又言曰胡人擾亂邊境備塞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耕)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招集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復除其賦役)予冬夏衣廩食胡人入驅而能止(獲也)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東方之戍(恕)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匈奴入上郡(今陝西延安府)雲中(今山西大同府)殺畧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京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遣將軍令免屯飛狐(在大同府廣昌縣)蘇意屯句注(山名在山西太原府代州)張武屯北地(今陝西慶陽府)周亞夫(勃子)次(次)細柳(原名在西安府城內昆明池之南)劉禮次霸上(霸水之上在西安府城東)徐厲次棘門(在西安府城東北)以備胡上自勞(去聲)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張也)弓弩持滿(引滿不發)而先驅(前導也)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下使去聲)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介甲也冑兜鍪也曲禮曰介者不拜謂其拜而蓌拜朱子曰蓌猶言有所支拄不利屈伸也○兜鍪首鎧也兜音斗平聲鍪音謀蓌音剉)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去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

易知摘要類編　卷九　軍旅　十七

漢景帝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局戲)爭道(行棊之路)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棊盤)提(底○擲也)殺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始有反謀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謀益解然以銅鹽故百姓無賦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朔)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德至厚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謗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上令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去聲)獨竇嬰爭之錯又言楚(王戊高帝弟交孫都江南徐州)趙(王遂高帝孫幽王友子都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有罪皆削一郡膠西(王卬)有姦削其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稅)之又身至膠西面約遂發使約齊(王將閭)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濟南(王辟光)皆許諾初楚元王(名交)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複姓)伯(齊人)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爲(去聲)設醴(甘酒)及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以鐵束頸)我於市遂謝病去戊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使雅舂(正身舂之也)於市及削吳會稽(今江南蘇州府)

易知摘要類編　卷九　軍旅　十六

豫章郡書至吳王遂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遺(去聲)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至是上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欒布擊齊竇嬰屯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監齊趙兵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讙(歡)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今開封府許州)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盎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

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上方與錯調(去聲)兵食問之盎曰願屏(丙)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同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赦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紿(上聲。欺也)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乃使盎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以言軍事見上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盎至吳吳欲劫使將盎得間(諫)脫亡歸報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票)輕(慶。快捷也)難與爭鋒願以梁(文帝封子武于大梁今開封府祥符縣後徙睢陽今河南歸德府)委之絕其饟(同餉)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轉去聲。傳驛車也欲急故乘傳車六乘也)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遮道而說)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殽澠(免。殽山在河南河南府永寧縣澠水在河南府澠池縣)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出武關(在西安府商州)抵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直入武庫(蕭何造以藏兵器)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亞

夫使輕騎出淮泗口(在江南淮安府城北)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吳兵欲西梁城堅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軍壘)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鄒。隅也)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

漢景帝

匈奴入雁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上郡(今陝西延安府)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猝)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石)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約二里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

走匈奴有白馬將（將之乘白馬者）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卒皆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漢武帝

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大將軍營伍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伍行伍也）行陳（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古者軍有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鐎音焦溫器三足有柄）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斥度候望也所以望烽燧）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做程

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做李廣鮮不覆亡哉

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並軍逢單（蟬）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偏將）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同柹音費○腑附○樹皮也以喻人主疏末之親木札也腑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也）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爲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爲票姚（去聲勁急貌）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奔趨）利（便利）斬捕首虜過當（所將人數少斬首捕虜爲數多過於所當）於是封爲冠軍（漢縣故城在河南南陽府鄧州城內）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漢縣故城在南陽府城東北）侯趙信教單于益北（愈向北也）絕幕（同漠○直度曰絕漠北方流砂也匈奴南界）以誘罷（疲）漢兵徼（驕）極而取之（徼要也要漢兵令其罷極然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

上與諸將議曰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衛青票騎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出代郡（今山西大同府蔚州）青出定襄李廣爲前將軍公孫賀爲左將軍趙食其（雜）爲右將軍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去聲）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

道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且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爲廣老數奇（雜○命不偶也）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力○小石）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莫）府對簿（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令其對詞）廣謂其麾下曰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士以此愛樂爲用食其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去病出代右北平（今直隸永平府）二千餘里封（積土增山以祭）狼居胥

山在匈奴中禪去聲○除地爲墠以祭於姑衍匈奴中小山登臨登山以望瀚海大海名在
沙漠北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焉斬七萬級兩軍出塞塞閱官私馬凡十四萬
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爲之
自是之後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
獨任安不肯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
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然少貴不省士其
從軍天子爲遣太官少府屬官主膳食齎齊平聲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
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尙穿
域穿地爲營域作鞠室也踏鞠事多此類青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
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
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沙漠之南無王庭穹廬前地若庭故云
易知摘要類編　卷九　軍旅　壹
王庭

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李廣利奴材也前伐大宛士卒物故甚衆免誅而侯今又使之將兵徒益多殺而已李陵之敗亦以恥於屬役故請自當一隊然不知誅人之軍師敗則死之降則不可也馬遷言陵忠勇以致受刑綱目創而不書盖陵既有降虜之罪他美舉不足以贖之則遷亦無足言者矣此固筆創之深意也
貳師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假司馬趙充
國與壯士百餘人潰會圍陷陳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
物故什六七詔拜充國爲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
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敎射酒

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爲貳師將輜重載衣物車陵曰臣所將
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扼虎射石命必也中去聲願得自當一隊
允分單于兵毋令專鄉向貳師軍上曰吾發軍多無騎予汝陵
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於
是出居延漢縣故城在陝西行都司甘州衛至浚稽山在匈奴國中與單于相值殺
數千人單于大驚欲去會軍侯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救
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軍南行一日五十萬矢俱盡陵
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令
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其
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
易知摘要類編　卷九　軍旅　話
而媒同酶糵蘖其短媒酒教也糵麴也喻釀成其禍也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
滿五千深蹂柔踐也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
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圈○弮弩弓也
冒白刃北首去聲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
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僕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如字以報
漢也意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當其破敗之罪上以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遊說
稅下遷腐刑宮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閉宮刑腐臭故曰腐刑

六月趙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
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
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欲以威信招降罕漢上聲开牽二姓○

口西羌種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極)乃擊之酒泉(今陝西行都司肅州衛)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分兵出擊罕幵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逆當捐罕幵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強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詔充國引兵並進擊罕幵充國上書以為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後罕幵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遂上屯田奏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未便計度臨羌(漢縣)東至浩亹(浩門○亦漢縣俱屬金城)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百畝為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浚溝渠治湟陿(湟水名在蘭州西一名金城河)人二十晦(同畝)益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一屯田致穀二據其肥饒三民不失業四罷兵省費五河湟漕穀六繕治郵亭七坐得必勝八無經阻遠九不損威武虜難乘間十無驚罕幵使生他變十一治湟陿橋以制西域十二豫息徭役以戒不虞)留屯田得十

淮陽王

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採擇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劉秀復徇潁川(郡名治河南開封府許州)屯兵巾車鄉(在汝州東南)郡掾(硯○官屬)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甫)城(今汝州寶豐縣)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更始將軍劉元稱皇帝遣王匡攻洛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申屠建李松攻武關(在陝西西安府商州)三輔震動析(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人鄧曄于匡起兵應漢曄開武關迎漢兵以宏農(今河南府靈寶縣)掾(硯○官屬)王憲為校尉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眾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今西安府華陰縣)而長安(京師今西安府長安縣)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宮旁舍)黃皇室主(平帝后莽女也自劉氏廢后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也齋則居之)火輒隨之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羣臣扶莽之漸(尖)臺(漸浸也臺在池中故名)欲阻池水餔(補平聲○申時食也)時眾兵上臺斬莽首分莽身節解臠(戀上聲○肉塊曰臠)切分之申屠建以王憲得璽綬不上收斬之傳(轉去聲○驛遞)莽首詣宛(更始都…)

(爲所)縣(懸)于市百姓共提(抵)擊之或切食其舌

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於是秀趨(促)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縣)蔞亭(在正定府深州城外)時天寒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下曲陽縣今正定府晉州)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呼)沱(駝)河(源出太原經正定府南關及晉州)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斯○澌流水也)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今正定府南宮縣)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府)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漢縣屬信都)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今正定府冀州)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王莽分鉅鹿郡爲和戎今直隸順德府)太守邳(批)彤(客)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揮○墮壞也)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衆稍合至萬人移檄旁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漢中王嘉薦校尉賈復及陳俊於大司馬秀秀以復爲將軍俊爲掾(掾○官屬)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爲刺(譏也)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防也)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其將寇恂吳漢等爲將軍夏四月進拔邯鄲斬王郎薊中之亂耿弇與大司馬秀相失北走昌平(今順天府昌平縣)說其父況擊邯鄲寇恂曰大司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歸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遣恂約彭寵寵吏吳漢蓋(盍)延王梁亦方勸寵從秀會恂至乃發步騎三千人以漢延梁將之恂還與長史景丹及弇將兵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丹等皆爲偏將軍加況寵大將軍四月進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拔邯鄲戰郎走追斬之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醒)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平聲)秀部將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丙)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賊衆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猝)起衣服相亂赤眉

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崤山名在河南府永甯縣東西二崤相去三十五里底下也)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去聲)異曰始雖垂翅(去聲)回谿(在永甯縣)終能奮翼澠池(在澠池縣)可謂失之東隅(日出處)收之桑榆(日入處)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爭○金聲)傭(齊等)也中佼佼(攪○好也)者也賜樊崇等

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漢同姓名良)郎中

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今濟南府歷城縣)又令兵屯祝阿(今濟南府禹城縣)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費邑將精兵三萬餘人來合戰大破之斬邑遂定濟南(今山東濟南府)時張步都劇(漢縣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漢縣故城在臨菑縣)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今青州府臨菑縣)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兵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待也)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詩○以筐或草漉酒而去其糟也)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在青州府樂安縣)上僵(姜)尸相屬(祝)步還劇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漢王丁酉三年遣韓信擊齊未至王遣酈食其說降之齊王田廣罷其歷下軍韓信用蒯徹計襲破之)今將軍攻祝阿以

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謂疏濶而不易副)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封步爲安丘(今青州府安丘縣)侯齊地悉平弇振旅(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還京師弇爲將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西城上邽)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公孫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今陝西鞏昌府隗囂都此)復望蜀(今四川成都府公孫述都此)每一發兵頭須爲白

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𦕅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
將征之進幸汧遣寇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
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
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
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
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
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
悉平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
三合三勝軍士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

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死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
妻子盡滅公孫氏並族延岑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竇固使假司馬(假者權攝之義)班超(班固弟)與從事
(大將軍屬官)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
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
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
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
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
破胆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

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
夜(初更時)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
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
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
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
驚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
漢無二志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並求更
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
司馬(大將軍屬官有司馬一人)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窴是時于窴王廣
德雄張(去聲○心自侈大也)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窴廣

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於是
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秋七月北匈奴大入雲中○(猾夏書寇此其書入何譏也何爲譏之兵端自我始也故廉范破虜
不書)北匈奴大入雲中(今山西大同府)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
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
(屑)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
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吝○車踐)藉(籍○蹈藉)死者千餘人由
此不敢向雲中

璵山丘氏曰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
寇守蜀郡而興五袴之謡此特官業之常耳其平生懿行
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于蜀蜀郡守乃其父
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柩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爲

（鄧貽之功曹酖被獄范蒙姓名爲獄卒衛侍酖至死竟不言貽又甚貽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死莫敢視者范獨往斂之至觸顯宗之怒而卒得免三也嗚呼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託竇憲得無愧哉）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王者不勤遠界非惡廣地也以其無益於事耳自孝武圖制匈奴通西域以稱中國世祖鑒之閉關謝質西遣自是無事蓋二十年有竇固者始遣使班超故前年書西域遣子入侍至是甫三十載即有攻沒都護之舉紛紛遂復多事然則西域之於中國果何補耶即綱目之所書合前後而觀之則得失之分瞭然在目不待辯而明矣或者猶以班超爲奇功豈不過哉）焉耆龜茲（西域國）俱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寵時爲已校尉屯車師前王部柳中城）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鎧甲也）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生死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燉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太守羌衆數千遮詡于陳倉（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崤谷（在河南河南府永甯縣北即崤山也）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鈔抄略也）○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現）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在鞏昌府隴西縣）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石）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于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軍壘）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視事三年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今直隸正定府冀州）逐捕角等知事已露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識（至）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

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封長吏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
夏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依草結營會大風
嵩勅軍士皆束苣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
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陣賊驚亂奔走會騎都
尉沛國今江南徐州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
討汝南今河南汝甯府陳國今河南開封府陳州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

荀攸勸曹操白擊布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
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
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水名一泗灌城月餘布益困廹乃降布見

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
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
建陽董太師乎操頷搣首肯之也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
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
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為之涕泣並布順皆
縊意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
遼臧霸等皆降

漢獻帝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
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
操耳本初袁紹字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
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
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今江南徐州刺史留關公守下邳批○今江南淮
安府邳州身還小沛今徐州沛縣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
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
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二月進軍黎陽紹遣顏良攻白馬操引
軍兼行趣同趨白馬良來逆迎也戰關某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
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
而西紹渡河追之沮音趨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
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紹軍至延津在直隸大

名府滑縣南操陳輜重載衣物車餌二敵卒將縱擊大破之斬紹騎將文
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奪氣初操壯關某之為人而
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某歎曰吾極知曹公待吾厚
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
耳遼以報曹操操義之及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某盡封
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
其主勿追也

操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
遂與魯肅俱詣孫權見於柴桑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說曰海內大亂將
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

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
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
如早與之絶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
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
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
不辱況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安能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
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
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
戰士還者及關某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
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

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繒之精白者曰縞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謂之魯縞)
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
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
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
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去聲)權書曰近者
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
也今操得荊州水軍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愚謂大計不如
迎之魯肅密言於權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
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受使至番(婆)陽(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肅勸權

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
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
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操後患而操舍
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
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
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
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
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
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劍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
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因撫瑜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

心子布(張昭字)元表(秦松字)各顧妻子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魯肅字)
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
卿與子敬程公(程普)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
援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
尉助畫方畧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
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
於赤壁(山名在武昌府城東南)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
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
軍方連船艦(戰船也)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同艨)衝(同艟音同戰船)
鬭艦十艘(船之總名)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

備走舸繫於幕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潰操引軍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今荊州府江陵縣）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龍州李氏曰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爲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長驅數十萬衆而下江陵目中已無吳越尙賴江東諸將忠奮激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併力一舉而焚之於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瞞褫魄顛沛瀕死僅能乘此之鋭躡彼之困而併力中原則彼衆可盡得而操可生虜惜夫孫劉不知出此也於是關某周瑜雜處南郡劉豫州亦駐兵公安聚三雄於荊州而縱曹操於河內則是曹操以荊州爲餌而漁天下也且荊州吳蜀之衝孫劉爭之固也然愚以爲孫劉之爭荊州當於赤壁未戰之前不當爭於赤壁既勝之後奈何赤壁既勝之後終不肯越荊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奪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間以一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此果何爲者哉然後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士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荊州之罪也

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渭水之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今西安府同州）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今山西汾州府）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吾得擅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拆）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法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某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巴郡（今四川重慶府）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今四川成都府綿州）○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今四川保甯府廣元縣）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二月劉備據涪城○（袁術書據南陽曹操書據兗州皆罪之也此其書據何傳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綱目於是不得爲備隱矣）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還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還退白帝（城名在四川夔州府治東）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

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備然其中計召懷沛
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操自長安出斜(邪谷在陝西漢中府鳳縣)軍遮要(地名在斜谷南)以臨漢中劉備
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即漢中)矣乃斂衆拒險終不
交鋒操運米北山(在鞏昌府階州治北)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
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値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鬬且
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
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石)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
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
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率師救樊關某走還權

邀害之十二月蒙卒○(周瑜張紘魯肅卒皆書官於是蒙爲都督則其卒也不具官何哉蒙也劉孫同仇而蒙首發相吞之謀此魏之所以益強而漢之所以不復也故關某之遇書邀害之以甚孫權而蒙之死不書官)自許
以南往往遙應關某某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
馬懿蔣濟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某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
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
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某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
呂蒙代肅以爲某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
密言於權曰關某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
不如取某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權嘗爲其子
求婚於某某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疏曰某討樊而多留備兵

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
某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
南郡可下而某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吸)召蒙還蒙至都
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
名非某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
後可克權乃召遜代蒙蒙至陸口爲書與某稱其功美深自謙
抑某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權遂發兵襲某以蒙
爲大督曹操使徐晃(黃上聲)屯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以助曹仁孫權爲
牋與操請以討某自効乞不漏令某有備群臣咸言宜密之
董昭曰軍事尚權宜內露之使某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解

某聞猶豫不能去徐晃攻某破之某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勉)
水(在湖廣漢陽府城西南)呂蒙至潯陽(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盡伏其精兵𦪇(溝)𦩷(鹿船名)○
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某所置江邊屯候盡
收縛之麋芳傅士仁素皆嫌某輕己於是即降蒙入江陵釋于
禁得關某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
求取蒙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開上聲○甲也)蒙猶以爲
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人震慄道不拾遺關某走還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帝
自巫峽(在夔州府巫山縣)建平(即巫山縣)連營至夷陵(今荊州府夷陵縣)界立數十
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

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其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去聲）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音鷄上聲）角（左傳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言晉執其角以禦上戎牽其足以亢下也）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在夷陵州西北）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在夔州府治東）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慚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

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歎曰孝直（法正字）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

秋七月丞相亮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見上）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滇池在雲南府城南）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永昌即今雲南永昌軍民府）

初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北故名）出循秦嶺（在西安府藍田縣界）而東當子午（谷名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谷中路通南北）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邪）谷（在漢中府鳳縣）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今陝西鞏昌府）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乃率大軍攻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北）亮使參軍馬謖（速）督諸軍與張郃戰于街亭（在鞏昌府秦州）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故城在鞏昌府秦州）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言於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正月亮攻祁山）又務

於東（八月吳敗曹休）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冐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張良陳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論安危言計策）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坐以致大）遂并江東（繇朗皆守一隅以致敗者故引以證蜀）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部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謂守與戰）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

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于楚（操追備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走）曹操附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赤壁破操）西取巴蜀（進兵圍成都取劉璋）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淵）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矣其後吳更違盟關某毀敗（孫權遣呂蒙襲關定荊州）秭（子）歸（今荊州府歸州）蹉跌（備恥關之沒自將伐權進軍秭歸後爲陸遜所敗）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圍陳倉（即寶雞縣）不克亮糧盡引還魏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丞相亮至郿（眉○今陝西鳳翔府郿縣）軍於渭水（在鳳翔府寶雞縣南）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今陝西西安府武功縣）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止五丈原（在郿縣西）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亮以前者數（朔）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致堂胡氏曰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懼於逆擊故爲此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觀統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畧誤矣

丞相亮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去聲）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字）懿聞之笑

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其法詳綱目集覽）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在漢中府城西）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用已才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惟儀不假借延以爲至忿亮病篤作退軍節度令延斷（短）後姜維次之亮薨延曰魏延何人當爲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案亮成規引還延率所領先歸逆擊儀等儀遣將斬之夷三族

漢後帝

是時姜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曰或問往古

能以弱勝強若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恤眾以弱斃強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強漢弱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

晉武帝

羊祜歸自江陵（今荊州府江陵縣初晉遣羊祜出江陵救步闡）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師有欲進譎計者輒飲（去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爲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去聲）命常通抗遺（去聲）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已合成熟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朕去聲○毒藥）人羊叔子（祜字）哉抗告其邊戍（恕）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義無私交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通美則美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平於下而茂其君仁人正誼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乎六一居士許羊祜襄陽去思之美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未知仁之爲道夫慈愛寬厚特仁之一事耳且原祜之心誠非爲私君子猶以爲不可有如吳人臣晉而陸抗行之公爲交驩陰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權取必於吳而脅其主耶故君子於祜之事正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〇公羊傳宣公十五年楚莊王圍宋楚司馬子反問宋華元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反於莊王引師而去之經書曰宋人及楚人平六一居士歐陽修也元凱杜預字

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〇（書死之予節也未有書迎戰者書迎戰死之重予之也書入石頭何未及國也而皓出降與他不死社稷者又異矣）正月王渾出橫江（在江南和州城東）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故城在湖南荊州府歸州）監盛紀吳人於

江磧（迹○水渚有石曰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罰○編竹爲之）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丈入聲）筏而去又作大炬（渠上聲○束蘆爲之）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今荊州府夷陵州）荊門（山名與虎牙山相對在荊州府宜都縣）夷道（今宜都縣）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城名在荊州府松滋縣東）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在荊州府巴東縣治南）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今荊州府江陵縣）督五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進克江陵斬吳將五延於是沅、湘（二水名沅水在湖廣辰州府城南湘水在湖廣長沙府城西）以南接於交廣（今廣東廣州府）州郡皆望風送印

綾王戎遣羅尚與濬合攻武昌降之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去聲)著(丈入聲)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督沈瑩(榮)諸葛靚(靜)帥衆至牛渚(山名在江南太平府城北下有磯曰牛渚去采石磯僅一里)三月渡江與晉揚州刺史周浚戰大敗於板橋靚欲遁去使迎悌悌不肯靚自往牽之悌垂涕曰仲思(靚字)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諸葛恪)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流涕而去悌遂爲晉兵所殺並斬瑩等吳人大震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時琅邪王伷(宙)亦臨近境吳主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而送璽綬於伷濬舟師過三山(磯名在太平府繁昌縣東北)渾遣信(信使)要(平聲)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并兩舟而行也)百里鼓譟入於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降

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初鮮卑(東胡種名)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今北直永平府)棘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蟬)于(猶漢言天子)至是始叛寇昌黎(今永平府昌黎縣)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獷國上聲○獷粗惡貌)歷古爲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南夷出入之防(房)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

晉明帝

六月加司徒王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王敦敦復反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會)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晉穆帝

桓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漢都今四川成都府)李勢悉衆出戰於笮橋(笮竹索也以竹簀爲橋面以笮爲之在成都府城西)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鬬志勢輿櫬面縛詣軍門溫送勢於建康振旅還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詔封勢歸義侯漢亡

晉帝奕

王猛之發長安(伐燕)也請慕容令(垂長子)參其軍事以爲鄉(向)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使詐爲垂使(去聲)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主心亦難知聞東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奔燕軍猛表令反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勞(去聲)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狽無前足附狼而行故人猝遽無措者謂之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爲反間(諫)

徙之沙城（在龍城東北六百里）
（司馬溫公曰敵國材臣來爲已用進取之良資也慕容垂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乃爲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爲哉）
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自帥精銳（胃）十萬赴鄴燕主暐與慕容評等奔龍城堅入鄴宮使將軍郭慶追暐及於高陽（今直隸保定府高陽縣）執以詣堅詰（乞）其不降之狀對曰狐死首丘（首頭向也檀弓狐死正丘首仁也注丘者狐所窟藏之地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其本也故以仁目之）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燕亡評之敗也暐疑梁琛知秦謀收繫獄至是堅召釋之謂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爲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現）者也（易繫辭下傳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尚不忍爲況非所及耶

晉孝武帝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元等帥師拒之○秦王堅下詔大舉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次）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姚萇（長）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慕容紹言於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堅遂發長安（秦都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潁水之口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詔以謝石（安之弟）爲征討大都督謝元（安之任）爲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炎（鹽上聲○安之子）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猶怡然也）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汝○墅田廬也）親朋畢集與元圍棊別墅安棊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陟登也遊山登高也）至夜乃還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克之梁成等屯於洛澗（二水名俱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柵（拆）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憚不敢進堅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四年春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拜度支尚書）來說（稅）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

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元遣劉牢之卒精兵五千趨（趣）洛澗成阻澗爲陳（陣）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短）其歸津秦步騎崩潰（會）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在鳳陽府壽州西北二十五里淝水之北淮水之南漢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學仙於此故名）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源出鳳陽府宿州龍山湖東流入淮爾）而陳元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

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城名在壽州西）秦兵大敗自相蹈藉（籍）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復取壽陽堅中（去聲）流矢單騎走至淮北中山饑甚魏王珪進攻之太史令鼂（潮）崇曰不吉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珪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遂進與慕容麟戰於義臺（在正定府新樂縣）大破之

桓元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旦。兩甖曰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劉牢之）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衆自尋陽西上與桓元遇於崢嶸州（在湖廣武昌府武昌縣）道規麾衆先進毅等從之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大潰元挾帝單舸（歌）西走入江陵毛璩（渠。益州刺史先年起兵討元）之弟子修之爲枝校尉誘元入蜀會璩弟甯州（今雲南雲南府）刺史璠（煩）卒官璩使兄孫祐之帥數百人送其喪遇元於枚回洲（質實云未詳處所）迎擊之督護馮遷抽刀而前元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於江陵

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冑）步歸聞何無忌敗死捲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四月至建康

冬十月劉義眞殺其長史王修關中大亂十一月夏王勃勃陷長安義眞逃歸

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會）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粮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道濟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道濟全軍而返

檀和之等拔區粟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升）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職）蕭然

魏人凡破南兗（治廣陵今江南揚州府）徐（治彭城今江南徐州）兗（治魯郡今山東兗州府）豫（治壽陽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青（治臨淄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冀（治歷城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六州殺掠不可勝（升）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朔）上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是以將帥趑（咨）趄（疽。行不進貌）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梁天監六年 魏正始四年 春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等大敗魏師于鍾離○於是叡受景宗節度書景宗可也並書叡何意二將也非景宗之能謙韋叡之能讓不致是或並書二將所以書師克之在和也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今江南鳳陽府臨淮縣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在鳳陽府當府城東北淮水中兩岸爲橋樹柵拆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北徐州刺史初梁修鍾離城勅義之爲戰守之備隨方抗禦二月梁主命豫州治鳳陽府壽州時遷治合肥刺史韋叡救鍾離受曹景宗先是梁主命景宗都督諸軍救鍾離節度叡自合肥今江南廬州府合肥縣由陰陵山名在江南和州城西北大澤行至潤谷輙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負門汲水以禦流矢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我腹中

卿曹輩也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梁主命景宗等豫裝高艦咸上聲○戰船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殪意殺也○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死士拔柵斫酌斬也○刀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會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義之德景宗及叡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魏遣柱國于謹中山今直隸正定府定州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伐梁武甯今荊州府宜都縣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領軍胡僧祐黃羅漢曰二國無隙必應不爾乃復使王琛使魏于謹至樊城名在湖廣襄陽府城北漢江上鄧今河南南陽府鄧州梁王詧帥衆會之梁主乃停講府爲老子戒嚴警兵也琛至石梵質實云未詳處所馳報羅漢曰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梁主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徵王僧辯去年遣還建康爲大都督命陳霸先去年遣還京口徙鎮揚州治江甯府即建康也十一月魏軍濟漢漢水在湖廣漢陽府城北梁主出城荊州府江陵縣城也行柵插木爲之周六十里魏軍至柵下于謹令築長圍中外遂絕梁主巡城猶口占去聲○占度也隱度其辭口以授人口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梁主又裂帛爲書趣促王僧

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質實云未詳處所日暝聞城陷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梁主遂白馬素衣出門晉使鐵騎擁之入營囚於烏幔之下或問梁主何意焚書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愍懷太子元艮等

正月朔齊主緯傳位于太子恒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齊丞相高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遂滅齊三月齊東雍州行臺傅伏降周初周主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不從周主自鄴還至晉州今山西平陽府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源出山西太原府嵐州至

（平陽府安邑縣西南入河○鼠音虜）召伏伏隔水問至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中庭也）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出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

儲積皆非地窖（教）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隋主謂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整）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費○削下木片）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時江南妖異特眾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煙入聲○鎮也）之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自橫江（在江南和州城東南直采石磯渡處）濟采石（山名在江南太平府城北）守者皆醉遂克之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城名在江甯府城西北）既而賀若弼拔京口（今江南鎮江府）韓擒虎拔姑孰（今江南太平府）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在江甯府東北）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屯於新林（浦名在江甯府西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陳主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在江甯府東）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亙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韓擒虎自新林進軍任忠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在江甯府南）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主皇遽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在江甯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在臺城內）自投於井（即景陽井一名胭脂井後人名爲辱井）既而軍人窺井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賀若弼乘

勝至樂遊苑（在江甯府北覆舟山南）燒門而入弼恥功在擒虎後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晉王廣入建康誅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高熲先入建康（陳都今江南江甯府）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即張貴妃）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世說武王令軍士斬紂妃妲己及臨刑一笑百媚軍士釋然太公以帛蒙其面而斬之）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

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帝御龍舟渡河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即順天府）總管元宏嗣往東萊（今山東萊州府）海口造船三百艘（搜○船之總名）官吏都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疽）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

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倉名在直隷大名府濬縣)及洛口(亦倉名)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絶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秋七月將軍宇文述等九軍大敗於薩水(在遼東都司城東北五百六十里鴨綠江東平壤城西)而還(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

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初淵娶於神武(今山西大同府山陰縣)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千牛備身東宮官名)臨汾(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

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婚)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漢高光武)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廵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世民乘閒(○閑乘空閒處)屏(丙)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徧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西河郡(山西汾州府)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上聲)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淵軍中粮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尚彊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武周唯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

何嬰之粮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即關中今西安府咸陽縣）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還也）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粮亦

至

致堂胡氏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煬皆有之而弒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亳之載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爲敕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眾不分擊二京義聲既震羣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揚土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唐高祖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唐高祖從父兄子）李靖統之自夔州（今四川夔州府）東擊蕭銑時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見（現）兵出拒戰李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前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艦上聲○戰船）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必取之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

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寇未有書至者書至便橋深入也而帝六騎輕出隔水責之固有以奪人之心矣書曰請盟而退請者何求盟在彼也與前書受盟者大異矣○受盟見上）頡利突利（亦突厥可汗號）二可（榼）汗（寒猶漢言天子）合兵十餘萬騎寇涇（京）州（今陝西平涼府涇州）頡利進至渭水便橋（即西渭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虜姓）思力（名也）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其

背盟（讓責也）入寇欲先斬思力思力懼乃囚之上乃自與高士廉房元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扣同）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曜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

唐太宗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則總號折衝府折衝者所以折衝也左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立諸衛及東宮六率（同帥○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官與價值令自買馬）當宿衛者番上（更番宿衛）兵部以遠近給番（隨遠近以定番上之制）遠疏近數（促）皆一月而更

潛陽石氏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故先儒謂三代而下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耳猶得寓兵於農之意蓋近古之良法也惜其子孫不能守耳按唐以遠近給番皆一月而更恐太紛擾不若漢以一歲更代者為善也

唐高宗 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薛仁貴破高麗於金山（在遼東三萬衛西北三百五十里遼河北岸綿亘三百餘里）乘勝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遂拔扶餘城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諸將孰賢言忠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持軍嚴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能斷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勣等進攻大行城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鴨綠江之東）破之圍平壤（高麗都在鴨綠江東）月餘高麗王藏（高藏）降高麗悉平冬十二月置安東都護府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

唐中宗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會柳州（今廣西柳州府）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矯詔殺揚州（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長史開府庫赦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將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猶後列也武氏嘗充太宗才人故云）嘗以更衣入侍洎（及也）乎晚節穢亂春宮（即東宮謂高宗也）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揮翟后之祭服翬翟即雉也刻繒為雉形而五采畫之）陷吾君於聚麀（攸○聚猶共也獸之牝者曰麀曲禮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殺姊（韓國夫人）屠兄（從兄惟良）弒君（高宗苦頭重侍醫秦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武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於天子頭出血尋帝崩）酖（朕去聲）母（殺王皇后）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室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干）六尺之孤何在太后見之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左玉鈐（拑）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敬業祖世勣本姓徐唐賜姓李）

唐元宗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

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厲磨也以穀飼馬曰秣左傳三十三年東載厲兵秣馬矣）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黜中上佐（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

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爲隴右節度使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冤上感悟貶忠嗣漢陽（今湖廣漢陽府）太守

（華陽范氏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黽勉奉詔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籍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令狐潮圍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去聲）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墜）城下潮兵爭射（石）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斫斬也）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石）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迭○今之細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

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脅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唐肅宗

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執）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勅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之道常通陛下軍

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甯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傍。依也)塞(賽)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會)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兌)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苦濫反。俯視也)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石)子奇而不識剡(鹽上聲。削也)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初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乂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賊游兵至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略

盡安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會)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無蓄積(総)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去聲)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上勞(去聲)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楂)汗(寒。猶漢言天子)遣其子葉(攝)護(回紇號太子曰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灃水(源出西安府城南終南山下至咸陽縣入渭)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稱。諜者曰游偵謂之細作)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會)安守忠李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遁大軍入西京(即長安)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

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如得西京若遽俘(孚○俘其人曰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取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滻水在西安府城東)之東軍民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眾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張通儒等收餘眾走保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音東)自南山(在河南府城西南)襲其背於黃埃(哀)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會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今河南府偃師縣)廣平王俶入東京(即洛陽)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史思明至汴州(今河南開封府)節度使許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今開封府鄭州)李光弼至洛陽牒(移文)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光弼夜至河陽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為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橫流而渡曰亂)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仙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隄(低)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屯兵於河清(今河南河南府孟津縣)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折)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時光弼

屯中渾(城名在孟縣西南)但○賊將周摯攻之光弼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郝廷玉僕固懷恩更前決戰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

僕固瑒闇愉狡其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靈州

都虞候張維嶽聞懷恩去乘傳(轉去聲○傳驛車)至汾州(今山西汾州府)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子儀子儀奏維嶽殺僕固瑒

傳遞驛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連上聲○人步挽車曰輦)迎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吐蕃十萬至奉天京師聞之始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今西安府涇陽縣)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十月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子儀子)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回紇可汗之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

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判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捐棄也館舍也不欲斥言死故云)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升)載馬牛雜畜(休去聲)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去聲)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回紇號其妻曰可敦猶漢言皇后回紇登

(回紇可汗妻懷恩女也)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類地以酒沃地也)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鏖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爲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僞託而僥倖哉在易之師

曰師貞丈人吉○易師卦彖辭師貞丈人吉无咎師兵衆也貞正也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十一月李晟將兵入援渾瑊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在山西大同府廣昌縣)晝夜兼行詔以爲行營節度使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粗米也)二斛每伺賊閒夜縋(墜)人於城外采蕪(無)菁(精○菜名又名蔓菁)根而進之李懷光以兵五萬入援至蒲城(今西安府蒲城縣)李晟亦自蒲津(關名在西安府朝邑縣)濟軍於東渭橋馬燧遣其司馬王權及子彙將兵五千人屯於渭橋泚黨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爲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恟懼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胄瑊撫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退於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西先遣兵馬使張韶齎蠟表閒行(從微道而行)至奉天值賊方攻城驅使填塹(塹去聲○塹遶城水也)韶得閒入城上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於醴泉泚遂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賀汴(今河南開封府)滑(今直隸大名府滑州)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息也)也上甚稱之

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韓遊瓌書會重兵也此兩將胥會耳何以書師克在和也於是兩軍相望尚未相信微抱真忘身徇義單騎往見則兩將終未孚而朱滔之破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繫天下安危者非過言矣綱目書曰李抱真會王武俊嘉抱真也)

朱滔攻貝州(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今直隸大名府)亦踰四旬皆不能下(初朱滔攻田悅分兵攻貝州及田緒殺悅滔遣馬寔攻魏州)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進臨常山(即恒州)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即潞州)退保西山(賀寶云未詳處所)河朔(河北也)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今直隸正定府南宮縣)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兩軍尚相

凝抱眞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宗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升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眞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謂抱眞死矣遂連營而進

李抱眞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滔夜焚營遁歸范陽○著會南宮之效也故兩將並書而以抱眞先之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李晟

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召諸將謂曰賊重兵皆聚苑中自苑北攻之潰會其腹心賊必奔亡乃牒移文也渾瑊駱元光等領兵刻期集於城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弼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短之萬頃帥衆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内無得通家信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古者每戰克欲使天下聞知乃以版書獲捷之由露之不封以示布告中外自後魏以來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崔豹古今注廟者貌也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

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今陝西平涼府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涇原大將是年四月殺其節度使馮河清而附於泚○涇原即平涼府閉城拒之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親兵北走甯州今陝西慶陽府甯州刺史夏侯英拒之泚將梁庭芬射石泚墜阬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轉去聲○驛遞首行在詔以希鑒爲涇原節度使

八月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

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官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石吾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率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

劉闢反詔高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河南西道嚴礪討之時崇

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
闕軍士有食於逆旅(客舍也)折人匙筯(住)者崇文斬以徇劉闢陷
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
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
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苟安也)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
軍情所與則受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
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
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河南河北)皆黃裳啟之也
九月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高崇文又敗劉闢之
眾於鹿頭關河東(今山西太原府)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於行營徑

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於是綿江
(在成都府漢州)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
吐蕃崇文使高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
毫無犯檻(同轞音咸上聲○載囚車也)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妻上聲)餘無
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撝(揮)一境皆平闢有
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汝)當以
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為此
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畧皆懸合事
宜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闢至長安并族黨
悉誅之

十二年春三月淮西文城柵降○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
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
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眾請
刳(枯○剖也)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
報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今汝寧府西平縣)
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
輕(去聲○不持重也)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
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耕)
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特筆也得祐而蔡可得矣)愬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

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略守興橋柵時
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
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
李忠義屏(丙)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
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諜(移文也)愬稱得賊諜○(諜今之細作)
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
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
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
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除散兵馬使

以裴度兼彰義(卽淮西)節度使充淮西宣慰處置使督諸軍討淮
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
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
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廹但諸將心不一
不併力廹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
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
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
則歸闕無日上為(去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李愬將攻吳房(今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諸將曰
今日往亡(立春後七日驚蟄後十四日清明後二十一日立夏後八日芒種後十六日小暑後二十四日立秋後九日白露後十八日寒露後二十七日立冬後十日大雪後二十日小寒後三十日是謂往亡日)愬曰吾兵少不

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
而還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同轞音咸上聲)送京師○(未襲
有書時者書夜襲何奇愬功也淮西之功惟李愬多乎辭是故
文城柵降書擒淮西將書入吳房外城書夜襲蔡州擒吳元濟
書賜爵涼國公書)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
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
十月遣掌書記鄭澥(蟹)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
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鋒自與監軍將三千
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顛去聲)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
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恕)卒據其柵命士卒

少休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
失色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
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
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
忠義钁(匡入聲大鉏也)○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
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眾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
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
語應者近萬人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內城也)
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
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

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門壞執元濟檻(載囚車也)送
京師且告於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
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
屯於鞠場(蹋鞠之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今汝寧府確山縣)
而不憂(初愬遣兵攻朗山不利眾皆悵恨愬獨喜)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
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眾人所不諭也敢問其
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眾奔蔡併
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
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
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眾皆服愬儉於奉

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南湖丁氏曰李愬所論用兵凡智將皆能之而其所不可能者有二焉夫忌敵者恒情也而彼獨厚結李祐以圖其成爭功者常態也而彼獨拜迎裴度以敦其讓蓋李晟乃仁義之將而愬其子故家法流傳如此況愬之器器尤有克肖乃父者乎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田宏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籤去聲○遶城水也）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以拒官軍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眾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濟平聲）帖授行營副使張暹（纖）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名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眾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天未明至城下子城門已洞開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函師道父子三首送田宏正營宏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自廣德（代宗年號）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

唐懿宗

夏六月王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即紹興府也）式大置

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耕）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或請為烽燧以詗賊式笑而不應○烽燧見四卷十七詗音兄去聲候伺也）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促）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會）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式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眾怪之不敢問）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唐僖宗

王仙芝陷濮曹州宛句（渠）人黃巢聚眾應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州宛句（縣名故城在曹州界內）人黃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眾應之攻掠州縣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唐世播越多矣或書如或書奔未有書走者走賤詞也以萬乘之尊而為賤者之舉可恥甚矣）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博野（今直隸保定府博野縣）援兵至渭橋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掠之更為巢鄉（向）導以趨長安既入城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上趨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今陝西漢中府）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澀（澁本字）奏報難

迺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黃巢僭號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皇
帝改元金統以其將尙讓爲太尉巢將碭宕山今江南徐州碭山縣朱溫
屯東渭橋溫少孤貧與兄存昱欲依蕭縣今徐州蕭縣劉崇家崇數
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
三年夏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
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捷義
成義武軍名治直隸正定府定州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
焚宮室遁去詔克用同平章事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
而兵勢最彊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

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尙讓敗黃巢于瑕丘賊黨斬巢以降尙讓追黃巢至瑕丘今兗州府
磁陽縣敗之巢衆殆盡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感化
軍節度使時在徐州沙陀軍奪之并斬言以獻
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月進
逼京城上奔鳳翔○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
廷不罪朱全忠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
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君
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於全忠克用乃
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
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北討二鎭不近京城保無驚擾還
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令孜遣玫昌符將
本軍及神策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地名在西安府朝邑縣南以討王重榮
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二月與重榮俱
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合
戰玫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
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上如寶雞○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
榮同表請上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引兵入宮劫上
幸寶雞今鳳翔府寶雞縣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怨疾之朱玫
李昌符亦恥爲之用且憚蒲河中王重榮晉晉陽李克用之彊更與之合

唐昭宗
夏四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爲招討制置使會諸
道兵討之○赫連鐸李匡威請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
爲國患臣請與河北三鎭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
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
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已任
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
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致亂
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鹹○恨也之及全忠請討克用上命二省
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十六七濬欲倚外勢以擠
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道名治興元沙陀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

朔（即河北）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
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上曰
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
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協僶（同黽）
俛（同免）從之曰茲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乃以濬為河東行營都
招討制置使孫揆副之

秋八月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張濬恐昭義遂
為汴人（朱全忠）所據使孫揆將兵二千趣潞州八月發晉州（今山西平
陽府）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今潞安府長子縣）西谷中擒揆及
中使韓歸範獻於克用克用欲以揆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
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鋸之不能入
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而鋸之至
死罵不絕聲

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皆伏
誅上復即位黜太子裕為德王○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自季述
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允聞之遣判官石晉說之曰今反者獨
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
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曰相公有命
不敢愛死遂結右軍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
門外以俟之正旦仲先入朝德昭擒斬之崔允迎上御長樂門

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乞）責已為
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上曰裕幼弱非其罪黜為
德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誨彥弼亦賜姓皆以
使相（唐節度使兼平章事者曰使相）留宿衛時人謂之三使相上寵待允益厚
朱全忠由是亦益重李振

夏五月晉王攻梁夾寨（梁去聲○寨壘也去年六月梁遣康懷貞攻晉潞州李嗣昭閉城拒守晉遣周德威救之八月德威敗梁兵梁遣李思安代懷貞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
破之潞州圍解○李思安攻潞州（今山西潞安府）久不下晉王與諸將
謀曰上黨（即潞州）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
者先王爾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
精兵倍道趣（促）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
可失也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為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即河東治）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質實云未詳處所）下詰（乞）旦（明旦也）大霧
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
源分兵為二道塡塹（籤去聲○遶城水也）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會）南
走失亡將士萬計委棄資械山積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
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春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立于大梁更
名瑱友謙復歸梁友珪遽為荒淫內外憤怒駙馬都尉趙巖太
祖之壻也龍虎統軍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即東都）

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楊令公（謂楊師厚）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說師厚曰郢王簒弑人望屬（祀）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師厚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定計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令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頸均王即位於大梁更名瑱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

晉王以練（光夜反車去聲○）新（新以繩維持之也）劉仁恭父子凱（愷同歌軍勝之樂）入於晉陽獻於太廟自臨斬劉守光械仁恭至代州（今太原府代州李克用葬在焉）刺（咸）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昭宗景福二年序劉仁恭為幽州將攻主帥李匡籌不克奔河東李克用厚待之乾寧元年克用克幽州二年克用表請仁恭為盧龍節度使三年李茂貞犯闕帝如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以入援仁恭辭以契丹入寇不出兵克用遣書責之仁恭抵書慢罵囚其使者克用大怒自將擊之河東兵大敗仁恭驕侈貪暴天祐四年為其子守光所囚

遂昌尹氏曰守光死有餘辜若仁恭既為其子所囚併書伏誅何哉仁恭本幽州偏校攻其主帥奔敗僅免藉河東之力遂得盧龍既而乘輿播越克用召兵入援傲然拒之吞噬鄰境至謂旌節自有驕侈貪暴罪盈釁積此固王法所必誅者豈以其見囚於子而遂末減其罪也乎）

秋七月梁劉鄩（音尋）引兵襲晉陽不至還守莘城○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晉寶云未詳處所）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陷平去二聲○窺覘也）之時見旗幟循堞（疊○城上女垣也）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晉王曰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

冬十月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唐主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深以為憂召郭崇韜問之對曰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亦作留○城名亦鎮名在鄆州北）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汴州即大梁）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唐主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訶○嗣源假子本王氏子母魏氏為嗣源妾故養以為子）逆（迎也）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為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之梁兵潰（會）追擊破之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之彥章重傷馬躓（至○頓仆也）遂擒之並擒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唐主惜彥章之材欲用之彥章曰吾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吾所不為也康延孝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此去大梁至近無險方（並也）陳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梁主瑱初名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

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踴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以王彥章從不為用斬之越二日至曹州(今兗州府曹州)梁守將降梁主聞彥章就擒唐軍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短)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刭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敬翔李振)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出降是日唐主亦至入自梁門嗣源迎賀唐主喜不自勝(升)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詔滌朱友貞首函之藏於太社

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郭崇韜入散關(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倍道而進蜀王承捷以鳳(今陝西漢中府鳳縣)興(今漢中府沔縣)文(今陝西鞏昌府文縣)扶(今陝西慶陽府甯州)四州印節迎降崇韜曰平蜀必矣蜀主命王宗弼守利州(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李紹琛晝夜兼行趣(趨)利州繼岌至興州蜀諸城鎮皆望風款附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將張武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今湖廣都司施州衛)武以鐵鎖斷(短)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酌○刀斫斬也)之會風大起舟絓(卦)於鎖不能進退季興輕舟遁去崇韜遺(去聲)王宗弼書為陳利害宗弼棄城歸

成都(蜀都今四川成都府)李紹琛進至綿州(今成都府綿州)蜀斷綿江(在成都府綿州)浮梁水深無舟楫紹琛與李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人遂入鹿頭關(在成都府德陽縣)據漢州宗弼遣使勞(去聲)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我即降嚴馳入成都蜀主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降書以迎繼岌崇韜繼岌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出降大軍入成都崇韜禁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

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塘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次懷州契丹主將五萬騎至晉陽陳於虎北口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塘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短)而為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敬達等收餘眾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塘出見契丹主引兵會圍晉安寨敬達等遣使告敗唐主大懼下詔親征發洛陽遣符彥饒將兵赴潞州(今山西潞安府)為大軍後援唐主至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心憚北行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在河南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唐主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延朗與翰林學士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

赴難宜遣延壽會之乃遣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主至懷州即懷慶府以晉安為憂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墜地

五代晉出帝

契丹陷晉祁州今直隸保定府祁州刺史沈彬斌死之○契丹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晉刺史沈彬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契丹急攻之彬在城上延壽語去聲之曰使君何不早降彬曰侍中父子父德鈞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彬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終不效公所為明日城陷彬自殺

契丹大舉入寇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遣

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四景延廣○契丹主大舉入寇趨趣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趨恒州以彥澤為前鋒與契丹夾滹沱而軍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晉主詔以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河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云俱進清戰甚銳契丹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敗走清獨帥麾下力戰至暮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眾盡死契丹遙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臺○紿詐也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威命軍士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契丹主引兵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張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晉主名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明日彥澤自封丘門大梁城門名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詔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彥澤遷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

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命厚撫其家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五代漢隱帝

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與妻子自焚威入城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郎王溥諫曰魑鴟魅妹○魑山神魅怪物左傳文公十八年投諸四夷以禦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砌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

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書官以殺無罪也一日而殺大臣三又將益之無道甚矣故斥書名威既書反則其不書弑何承祐寵信讒邪多殺大臣是亦一夫而已故特書殺以為萬世戒此綱目之變例也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宏

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國家粗安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邠等屢裁抑之漢主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左右因譖之曰邠等專恣終當爲亂蘇逢吉與宏肇有隙屢以言激太后弟李業等漢主遂與業謀誅邠等宏肇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漢主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令鎭甯(軍名治澶州)李洪義殺宏肇黨步軍指揮使王殷又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殷因業以詔示郭威威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邠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

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淸朝廷威乃留其養子榮鎭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威至封丘(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人情恟懼漢主遣慕容彦超等將兵禦之屯七里店漢主自出勞軍既陳慕容彦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彦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彦超遂與十餘騎奔還漢主獨與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旦日回轡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弑威至自迎春門入歸私第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周世宗

三月周主自將與漢戰於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誅○世宗欲自將禦漢兵羣臣皆諫馮道固爭之世宗不悅惟王溥勸行乃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遂發大梁至懷州(今河南懷慶府)兼行速進進宿澤州(今山西澤州)東北北漢主軍高平(今澤州高平縣)南明日世宗介(甲也)馬臨陳督戰合戰未幾周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會步兵千餘人解甲降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我太祖皇帝(趙匡胤)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乃將二千人進戰太祖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米○雲偃也)時南風甚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是夕世宗野宿得步兵之降

敵者皆殺之愛能徽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明日休兵高平北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北走僅得入晉陽世宗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張永德(時將禁軍)稱我太祖之智勇世宗擢爲殿前都虞候

二月周主命我太祖將兵襲唐滁州克之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我太祖何趙匡胤也何以不名綱目朱熹所修而熹宋人也故爲國諱臨文不諱此則爲諱之孔子作春秋諸侯卒皆名之至魯先君則卒書公薨葬書葬我君某公則固諱之矣)下蔡(漢縣故城在壽州)浮梁成世宗自往視之命我太祖皇帝倍道襲淸流關(在滁州城西二十里南唐所置地極險要)皇甫暉等驚走入滁州(今江南滁州)斷橋自守太祖躍馬麾兵涉水直

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太祖突陳擊暉擒之並擒姚鳳遂克滁州時宣祖（匡胤父宏殷）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太祖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世宗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倘）藏太祖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祖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治陝西西安府）使劉詞遺表薦其幕（暮）僚（幕府僚屬）薊人趙普至是范質以爲滁州判官太祖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菊）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益奇之太祖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豈○甲也）仗（兵器）鮮明或曰如此爲敵所識太祖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蜀太子元喆將兵禦宋至綿州遁還王全斌進次魏城蜀主昶降○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元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元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至綿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今四川潼川州）蜀主皇駭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初全斌之伐蜀也屬（祝會也）○汴京大雪宋主設氈帷於講武殿衣（去聲）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尙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江南主殺其南都（唐以洪州爲南都今江西南昌府）留守林仁肇○初仁肇密陳淮南（治江南揚州府）戍兵少宋前以滅蜀今又取嶺南（南漢）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諫）酖殺仁肇

靜軒周氏曰唐主可謂下愚不移者矣卽畏宋之侵伐旣號稱臣事之甚謹殊不知徒示削弱何益之有苟前日之安曷若自彊其國春秋與篤議而殺行間賊國道發閒而殺李牧楚項羽被間而不用范增南史宋被間而殺檀道濟此皆昏君闇主之遠患不旋踵而國爲他人所滅矣仁肇乃江南之人傑觀其深謀遠慮過出人表苟或用之則土地開拓而國未遽亡夫何因宋之間遂酖殺之嗚呼抑不知宋之所憚者仁肇耳仁肇旣誅則江南長城已壞雖欲久有其國烏可得哉殺非其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欲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內史舍人張洎（忌）皆勸其主無入朝江南主遂稱疾固辭而遣使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宋主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

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勿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荊南（今湖廣荊州府）發戰艦（咸上聲○戰船）東下江南屯戍（恕）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今江南池州府）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於銅陵（今池州府銅陵縣）進次采石磯（在江南太平府城北采石山下水渚有石曰磯）

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

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以爲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荊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搜（船之總名）又以大艦載巨竹緪（亙○大索）自荊渚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江南主以鎮海節度（治江南鎮江府）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侯林眞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彥華以戰艦鳴鼓泝（素）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眞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

江南主復遣徐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宋主論辯不已宋主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韓）睡（鼾卧息也）鉉惶恐辭歸

宋太宗

夏四月帝至太原（漢都今山西太原府）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公○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城臺下帝釋之封彭城（今江南徐州）郡公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

五月曹彬引兵退（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與契丹耶律休哥戰于岐溝（關名在涿州城西南）敗績（帝聞敗召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契丹復陷蔚寰州潘美副將楊業進兵擊契丹敗績轉戰至陳家谷死之契

丹復陷雲應朔諸城

張齊賢敗契丹于代州○契丹薄（博○逼也）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軍壘）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郤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百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肉○刃傷也）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登○砦寨同）掩擊大敗之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

都巡檢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大敗之○[illegible]
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
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
徼（徼○伺察也）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
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瘞也）矣為
今日計當卷（上聲）兵銜枚（所以止喧嘩也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於口而繫於頸後則不能言）以
躡之彼銳（冒）氣前驅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
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為胡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
（秣馬以穀飼馬曰秣）侯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在直隸保
定府清苑縣境）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

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眾皆驚潰會休哥方食
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昌○傷也）甚乘善馬先遁餘眾引去契丹為
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黑
面故云

宋仁宗

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寇保安者元昊耳變文稱人賤之也是時西賊跳梁邊臣騷擾而狄青獨有保安之捷他凡建功之業則又不言可知矣故特喜而書之）青初以善騎
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同寨）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
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米○偃貌）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治延安府保安縣）鈐（拑）轄盧守懃使青擊走之以功加泰州刺史帝欲召
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今陝西鞏昌府）命圖形以進

元昊陷塞門諸砦（同寨）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
著作左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為宜屯重兵河東（今山西太原府）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延州渭州）而興州（今陝西甯夏衛郎夏州元昊都也）
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麟州今陝西延安府神木縣）府（府州今延安府府谷縣）渡河
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
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
州仲淹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平聲）敵
眾寡使更（耕）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
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

元昊寇三川諸砦環慶副總管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元昊
之寇三川（今延安府宜川延川洛川三縣）也韓琦使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
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在夏州界）平明克之破四十族
焚其積聚而還
（靜軒周氏曰韓琦料敵之心至是可見矣元昊之寇三川官軍不為捍禦乃使任福夜攻白豹破其族屬焚其積聚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師貞丈人吉無咎韓琦有焉師貞丈人吉無咎易師卦彖辭言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元昊遣高延德還延
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遺（去聲）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
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命諸將戒嚴(整兵也)而自行(上聲。巡視也)。邊二月元昊寇渭州任福與
戰于好水川敗死貶韓琦知秦州韓琦行邊至高平(今陝西平凉府鎮原縣)
元昊果遣衆寇渭州(今陝西鞏昌府)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治鎮原縣)
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
傅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
福將行琦令福并兵自懷遠趨德勝砦(在平凉府靜寧州)至羊牧隆城
(在平凉府隆德縣)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鐸)勢
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
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
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敗走曰北)桑

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牒。今之細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傍
迫也)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在鎮原縣)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翌
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不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
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
口候者(伺敵之人)言夏人有砦不多詰(乞)旦(明旦也)福與懌循好水川
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墜敵
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同盒)封襲謹密中
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悄去聲。哨吹笛也)家鴿(蛤)百餘
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
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

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
卒多墜崖塹(鑱去聲。塹阬也)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短)官
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
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鎗(鏘)中左頰絕其
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英珪傅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
以兵千餘保民垣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奏至帝震悼為
之旰(幹。日晚也)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吸)於福衣帶閒言罪
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徙知秦州(今鞏昌府秦州)
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王沿(沿)范仲淹龐籍兼經畧安撫招討
使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時琦知秦州沿知渭

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
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懦莫敢
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在延安府延長縣)旁
以斷(短)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
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
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
奏行(上聲。巡視也)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
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
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鐸)賊必爭密遣
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

至柔遠（寨名在陝西慶陽府西北）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城名在延安府保安縣）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貫）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無失所向有功矣

以狄青爲判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智高寇擾日甚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今廣西桂林府）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爲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治廣州府）

諸軍皆受青節度

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行示也）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會）於崑崙關（在廣西南寧府城東）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並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熾○驚視也）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五年春正月狄青夜渡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卽進青明日卽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顛去聲）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促）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初青請于帝以蕃落數百騎從軍）從左右翼擊之縱（宗）横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在南寧府城西南）口入大理（今雲南大理府）邏明（猶黎明也）青按兵入城歛屍築京觀（貫○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左傳宜公十二年收晉屍以爲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寗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

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畧陝西竄种諤于隨州

○种諤既受嵬名山降夏王諒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訴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卨（屑）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鐸）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琦判永興軍（治陝西西安府）經畧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乞）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貶其官安置隨州（今湖廣德安府隨州）

靜軒周氏曰种諤擅開邊釁不爲無罪易爲書歛而不書所生怨之也蓋李氏宋之逆豎法固當討綏州宋之故地義亦當復但其專輒爲可惡焉雖然种諤啟釁爲朝廷耳豈因已利而爲之者邪當時議者欲棄綏誅諤嗚呼亦過矣此何異唐人維州之議歟綏州宋之故地不幸陷於賊穴在宋之臣子所必取者得而復棄謂之何哉向非韓琦排衆議而保全則當時之是非無由可決耳吁

宋徽宗

金取遼黃龍府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者○赤色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遣蕭辭剌辭○是年五月遼遣蕭辭剌如金金留不遣還遂曰若歸我叛人阿疎即當班還師也

童貫譚稹軫前鋒水陸並進方臘乃宵遁還清溪幫邪源洞一名淵清溪諸將劉延慶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

等合兵擊臘於幫源洞臘衆尙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爲三窟坤入聲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偏將也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卽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爲已功並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會臘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意於林中者相望數百里

宋欽宗

金斡离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藥師率所部兵劫蔡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　金盡陷燕山州縣幹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癸酉斡离不軍抵汴城據牟駝陀岡帝名羣臣議之李邦彥方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瑴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去聲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棁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棁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棁使金軍棁至斡离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

百萬疋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今直隸正定府定州太原河間今直隸河間府三鎭之地而以親王宰相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棁遣還棁等唯唯委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葯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墜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棁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鎭國之屏丙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

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鎭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鎭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劉○編竹爲之）渡壕（豪○城下池也）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居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盧含反○婪亦貪也）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絶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吸○移文也）取誓書復三鎭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

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莫）領之令駐於汴河（在開封府城西）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會虛中絶墜）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詔割三鎭地以畀（秘）金金斡离不引兵而去京師解嚴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鎭至磁（慈）州州人殺雲構還次相州○（嗚呼天道之密人豈能測哉假使康王投足虜庭則必不能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天其或者錫印藝祖其信然矣）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斡离不軍許割三鎭王由滑濬至磁州（今河南彰德府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相州即彰德府）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堡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

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眞奸賊也執雲殺之時斡离不軍濟河遊弈（即遊偵之細作）諜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櫜鞬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爲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今彰德府湯陰縣）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韐宣撫眞定募敢戰士飛與（預）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爲承信郎

詔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俾率天下兵

入援何㮚以爲然密草詔稟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
四人遣持蠟詔（以蠟爲丸置詔其中）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帥陳遘爲
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
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咽入聲）軍民感動
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今河南衛輝府）澤自大名至開德（今大名府開州）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吸○徵兵之書）諸道兵會京
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茂）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衛河之南○衛河在衛輝府城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
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壘軍壁）澤下令曰

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
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眾勢必復來乃暮徙其
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
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斡离不脅
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
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
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今開封府鄭州）去而歸馮
澥曹輔孫覿汪藻郭仲旬等於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
於南薰門眾痛哭有仆絕者京師爲之一空宗澤在衛聞二帝
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
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上皇至燕山館於延壽寺帝從代渡大和嶺至雲中）

宋高宗

以張愨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愨爲計度都轉運
使帝爲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愨飛輓（挽○引車曰輓）踵道建議印給
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民○錢貫也）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
以爲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愨建
言三河（河南河北河東）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尖）殄其類以報國
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
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
隊爲部五部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

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雌）論
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爲書行之隸安
撫司
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城上望樓也）盡
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宗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
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丙）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
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以爲憂
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
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

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似）水（今開封府汜水縣）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所招徠豪傑擢王彥為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

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矣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異）柴以敗荊（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楚師敗績注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曳牽也荊楚本號）莫敖采樵以致絞（左傳桓公十二年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明日絞人爭出楚大敗之注請無以師衛采樵之人以誘絞人之出○絞小國莫敖楚官名）皆謀定也所矍（覺然貌）驚顧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平）據要衝峙（雉）立也○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金將兀朮犯東京宗澤敗之金兀朮自鄭（今開封府鄭州）抵白沙（地名）去汴京（東京也）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閱）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洛陽）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澤部將張撝（揮）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

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剿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和州（今江南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悞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

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今湖廣武昌府）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即江甯府）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檝（同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爲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彦夜遁頤浩浚入杭州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爲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翊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彦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將南趨閩中（今福建省）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祝）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浙）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皆貶

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彦送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旌以賜世忠）

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今江南淮安府）金人聞立

棄徐州（今江南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邀於淮陰（即楚州）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前歇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燕京今直隸順天府）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于廣德（今江南廣德府）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孚○軍所獲曰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酌○斬也）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現）糧將士忍飢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

韓世忠邀擊金兀朮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兀朮遂趨江北○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秀州今浙江嘉興府）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金師至江上（楊子江上也）（在江南揚州府儀真縣及鎮江府城西北）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在鎮江府城東北江中）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在鎮江府城西北楊子江中）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詔平去二聲○窺視也）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

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乞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浮○擊鼓杖也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虜兀朮之壻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素逆流而上也流而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蒙艟同○戰船大艦咸上聲○大戰船也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在江南江寧府西故道今雖湮因塞湮亦塞也若鑿之可逼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今淮安府安東縣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孛菫僅○女眞部長曰孛菫太一引兵

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州爲兩道出其背每縋隊一綆則曳葉○拖也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石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巢去聲○楫也槳縱曰櫂橫曰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及天霽際○雨止也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直渡曰絕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蔽天師遂大潰會焚溺死者不可勝升數上聲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今陝西漢中府扼蜀治四川成都府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

河在寶雞縣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哲合折音舍自階今陝西鞏昌府階州成今鞏昌府成縣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哲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括關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紐○習也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浮橋也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博○逼也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石號駐隊兌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粮道度鐸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憤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

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鬄（剃本字）其鬚髯○（冉平聲在頤曰鬚在頬曰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
隔絶人無固志有謀刼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
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其）陽（今湖廣黃州府蘄州）忠走降劉豫世忠自豫
章移師長沙（今湖廣長沙府）劉忠有眾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
至與賊對壘弈棊張飲堅壁不動眾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
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
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
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

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

三月劉子羽吳玠兵潰（會）于饒風關金人入興元子羽玠還擊
破之金人長驅趨洋（今漢中府洋縣）漢（即漢中府）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
晟守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鄉縣東）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今漢中府鳳縣）
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甘○橘屬）遺（去聲）敵曰大軍遠來聊用
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邪遂悉力仰攻一人
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
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恣）敵乃更募死士由間（諫）道自祖溪
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若濫反○俯視也）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
洋州（即洋縣）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
遂退保興元之西縣（今漢中府沔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今陝西西安府）
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在漢中府寧羌州）四川大震子
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
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
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
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在鳳縣）子羽以潭
毒山形斗拔（山在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北）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
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
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
守潼川（今四川潼川州）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

由斜（耶）谷（在鳳縣）北去撒離喝既至鳳翔（今陝西鳳翔府）遣十人持書招
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
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梁州即漢中府）洋之積（恣）及金
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簽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
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眾還子羽玠因出師掩
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升）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
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
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三月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先是璘守和
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

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撤离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今陝西鞏昌府階州)路入援冒鬭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金軍分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數日玠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石)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

度(鐸)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雲間張氏曰兀朮南侵之志可謂銳矣然終不得遂其志者以世忠扼之於前吳玠扼之於後向非二公之忠勇則兀朮之志伊誰沮之觀此則知吳玠之功不在世忠之下明矣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解音懈)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折)自斷(爲)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臺上聲○誑也)良臣有詔移屯平江(今江南蘇州府)良臣疾馳去世忠度(鐸)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同視)吾鞭所向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危)軍各持長斧上揕(震○擊也)人胸下斫(酌○斬也)馬足敵被甲陷泥淖(鬧)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吝)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民)亦擊敗金人於天長(今江南鳳陽府天長縣)之鴉(鴉)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淮水在鳳陽府)金人驚潰相蹈藉(籍)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高宗年號)以來

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

夫會朝旨名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會）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莘）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乘其不備而覆之曰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傍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在洞庭湖中堯女湘君嘗居此故名）木爲巨筏塞諸港（講○水分派也）汊（去聲音嗏○水岐流也）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

淺處遣善罵者挑（上聲）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擧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雲間張氏曰武穆爲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籌畧加之以勇敢又況忠孝素根于心故所向無前成功取捷動輒可必雖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渡中興之將當以武穆爲首稱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初錡赴東京（汴京）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至順昌城下諜（牒○今之細作）報東京已陷因與知府陳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乃寘（置）家寺中積（恣）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遂圍城錡募壯士五百夜斫（酌○斬也）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便上聲）髮者輒殲（尖○盡殺也）之敵衆大亂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兵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鞾（靴本字）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以吾力破汝城直

用鞾尖趯（同踼）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猶黎明也）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在鳳陽府太和潁上二縣界）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時大暑敵遠來疲弊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更番休息）方晨氣清凉按兵不動敵力疲氣索乃出接戰敵大敗兀朮拔營去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强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從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岳飛擊走金兀术于郾(宴)城追至朱仙鎭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飛留大軍於頴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今開封府郾城縣)兵勢甚銳(胃)兀术大懼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尸布野兀术以拐(乖上聲)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酌○斬也)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巳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术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頴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果至貴將遊奕雲將

背嵬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兩河(河北河東)豪傑敗金人於垣曲(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斷(短)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鎭(在開封府城西)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還汴飛檄(吸○移文也)陵臺令行(上聲)視(巡視也)諸陵葺治之

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還鎭○吳璘進兵抜秦州(屬陝西鞏昌府)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圏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鏘)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并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耕)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尖○盡殺也)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剡(鹽上聲)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犯璘先以兵挑之胡盞出壘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器○數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抜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

楊政抜隴州郭浩復華州(屬陝西西安府)入陝州(屬河南河南府)矣詔至璘(卽)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浩還延安(今陝西延安府)政還鞏州(今陝西鞏昌府)世將惟浩歎而已

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釆石金主亮趨揚州○亮築臺江上自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釆石權巳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名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

眾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怪）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傍○依也）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講）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搜○船之總名）絕（直渡曰絕）江而來瞬（舜）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博○逼也）官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去聲）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秋）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會）卒自光州（屬河南汝甯府）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石）大敗

之金兵還和州會報曹國公已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遂召諸將帥謀北還率其軍趨揚州

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顯忠兵傳附）宿州（屬鳳陽府）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眾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顯忠初爲淮西招撫使）眞關西將軍（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故稱）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顛去聲）後趨（促）之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去聲）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現）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治江南揚州府）京東（治京東）河北（治直隸大名府）招討使宏淵副之

下詔伐金韓侂冑聞已得泗州（屬江南鳳陽府）乃議降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邀）盟朘（宣）生靈之資（朘刻也前漢董仲舒傳民日削月朘）奉溪壑之欲（國語叔魚生其母曰虎目豕喙鳶肩牛腹溪壑之欲是不可厭）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剏（倡○傷也）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傲）洎（忌○及也）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祝）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朔）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旦微明也）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升）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鐸）金兵至者日眾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並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端平元年（金天興二年○是歲金亡）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為亂兵所殺金亡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全子才會兵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東京汴州今河南開封府西京洛陽今河南河南府南京應天今江南江甯府）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今湖廣黃州府）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胃）甯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

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稿）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休假也）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之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知廬州（今江南廬州府）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丘門約立視火倉猝中就馬上抱立刺殺之遂以城降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于汴秋七月葵將楊誼等入洛陽○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吸）鈐轄范用吉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命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七月徐敏子啓行遣軍正將張廸以二百人趨洛陽廸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廸與敏子遂帥眾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冬十月蒙古寇安豐知軍事杜杲力戰禦之蒙古引還蒙古曰溫不花攻黃州（今湖廣黃州府）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炮焚樓櫓（城上望樓也）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巴圖魯斫（酌斬也）○胛杈木（叉）巴圖魯者皆死因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石）其目巴圖魯多傷而退會池州（今江南池州府）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有咫（止○八寸曰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九月蒙古圍廬州杜杲敗走之蒙古察罕率兵號八十萬圍廬

州(今江南廬州府)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豪○城下池也)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垻(霸)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垻下焚之皆爲煨(威)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垻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夏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恣)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今湖廣武昌府)庭芝闞(韶去聲○窺視也)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淸泥河即其地造

輕舟百艘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隘上聲)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夜漏下三刻起矴(訂○鎮舟石也)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甸去聲)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胃)斷(短)鐵絙(互○絙大索也)攢杙(同筏)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震懾貌)以避其鋒黎明(黎黑也天將明而猶黑也)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逆流也)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

四創(鎗本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薩)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洎(忌○及也)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

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於櫃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預○對舉也)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皮○城上女牆)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附)葬順塚立雙祠祀之

九年(元至元十年)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樊城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去聲)衂(肉敗傷也)富又數(朔)射(石)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砲法乃進攻樊破外郛(孚○郭也)張宏範爲流矢中其肘束

創（昌○傷也）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短）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鏁（同鎖）以鐵絚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絚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博○逼也）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郎所守處縊（意）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皮○偏將也）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會）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陷江淮州軍○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咸上聲○戰船）二千五百艘（搜○船之總名）橫亙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鬬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桃（同筏）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砲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華）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讙（歡○譁也）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

走以扁（篇○小也）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播）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彥以步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升）計水爲（去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名貴計事須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今江南揚州府）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哥）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於是鎮江（今江南鎮江府）甯國（今江南甯國府）隆興（今江西南昌府）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今江南太平府）和州（屬江南）無爲軍俱相繼降元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五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陸地沉溺言中原淪沒也）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今江西南昌府）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鄂州今湖廣武昌府）隆興取蘄（其○今湖廣黃州府蘄州）黃（即黃州府）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利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

民之豪傑者又何間（諫）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識以爲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今江南蘇州府○信國公之謀畧其條理謹嚴可謂不世出之高識信爲禦敵之良策也議者反爲迂闊而不報宋事不可爲矣）

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震謝堂高應松鹿僚劉褒然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摽）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

八月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兵潰（會）走循州諸將鞏（洪）信趙時賞等皆死之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今贛州府興國縣）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㵯（馮）聚兵

數萬於永豐（今吉安府永豐縣）天祥引兵就之會㵯兵先潰（會）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銀去聲）不動恒從間（諫）道就視之創（昌○創傷也）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阬（鏗）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恒遍求俘（孚○軍所虜囚曰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㵯乘騎逸去至循州（今廣東惠州府）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暮）僚客皆被執時賞至隆興（今江西南昌府）奮罵不屈有繫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

祥妻子家屬於燕二子死於道

元張宏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天祥屯潮陽（今廣東潮州府潮陽縣）鄒㵯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宏正追之天祥方飯（返）五坡嶺宏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藥名性極凉多食能死人）不死鄒㵯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宏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宏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

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宏範戰於厓山世傑兵潰（會）陸秀夫負帝

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福）而死宋亡○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宏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以○附船著岸曰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爲且懈不設備宏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短）維（繫舟索也）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鐸）不得出走乃

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恭宗年號）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尙八百盡爲宋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妃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强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舵同）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

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蘇劉義出海洋爲其下所殺

元順帝

六月明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時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兵亂歲饑民不聊生壬辰春明太祖皇帝（姓朱名元璋濠州人）避兵濠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置之左右遂起兵攻滁州下之明年又下和陽恩威日著豪傑歸心至是謀渡江取金陵（今江南江甯府）患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太祖顧謂諸將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料）永安引舟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拔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明太祖兵徇（行定曰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時徐達常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屬山東兗州府）進取嶧州（今兗州府嶧縣）及益都（今山東青州府益都縣）於是萊州（今山東萊州府）諸郡悉奉圖籍來降○山東既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於臨淸（今山東東昌府臨淸縣）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

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壽五十一歲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等奉梓宮北葬諡曰惠宗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明太祖

冬十二月傅友德等師至普安（今四川保甯府劍州）攻下之遂進平曲靖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今雲南曲靖軍民府）以拒明師沐英謂友德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則已臨白石江（在曲靖城北）矣頃之霧霽達里麻望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卽欲濟師

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渡達里麻悉精銳扼水英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急撤眾禦之陣動英乃拔劍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囚。浮行水上也）者先之長刀蒙盾（盾上聲。盾干也所以蔽身扞口）破其前軍敵氣索退數里而陣明師畢濟友德麾兵進薄（傳逼也。）之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遂大敗生擒達里麻橫屍十餘里軍聲大振遂平曲靖友德分遣藍玉沐英帥師趨雲南而自以眾數萬向烏撒爲郭英等聲援把匝剌瓦爾密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挈妻子入晉甯州（屬雲南雲南府）忽納砦驅妻子俱赴滇池（在雲南府城南）死

秋七月燕王棣殺北平左布政使張昺都指揮使謝貴等遂發兵反○謝貴張昺督諸衞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內燕王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貴昺餘無能爲矣王曰是當以計取之今奸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明日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王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昺不來復遣官屬內官以所逮名往乃至王曳（異）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嘗之王自進片瓜忽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齊等之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爲天子親屬旦夕莫必其命縣官（不敢直斥天子故稱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爲乎擲瓜於地護衞軍皆怒前擒貴昺捽盧振葛誠等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廹於若奸臣耳遂曳（葉）貴昺等皆斬之貴昺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昺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昺已被執亦潰（會）散明日燕王誓師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爲都指揮僉事拜卒金忠爲燕紀善（忠浙江甯波府鄞縣人精於卜燕師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吉告遂署爲紀善命侍帷幄用其謀策）王下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淸君側之惡（公羊傳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荀寅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用卒爾將士誅之罪人既得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

八月耿炳文與燕師戰于正定敗績遣李景隆代將○炳文等率兵三十萬至正定（今直隸正定府）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今直隸河間府）潘忠駐莫州（今河間府任丘縣）楊松帥先鋒九千人據雄縣（屬直隸保定府）約忠爲應張玉往覘（諂平去二聲。窺視也）炳文營還報燕王曰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燕王悅躬擐（患。貫也）甲胄帥師至涿州（屬直隸順天府）壬子晡（補平聲。申時）時渡白溝河（在保定府新城縣）謂諸將曰今日中秋彼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緣（延）城而上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燕王度（鐸）潘忠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眾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

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樣橋伏水中領軍士數人伏路側窒忠等接戰卽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旁砲舉水中伏兵起據橋忠戰敗趨橋不得燕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衆多溺死燕王問諸將帥所嚮王曰當徑趨正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王曰善卽趨正定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保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呼)沱(駝)河(在正定府南關)南北燕王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莫敗狀燕兵旦夕且至諸將請曰今由間道不令彼知蓋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王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營河南北則當令知我至其南

岸之衆必移於北并力拒戰一舉可盡殲(尖。盡殺也)之兼使知雄縣莫州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若徑薄(博。逼也)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衆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壬戌燕王率三騎先至正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訊狀南岸營果北移王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馬雲朱能等率衆奮擊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貫南陣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衆尙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衆披靡(震懾貌)自相蹂躪(咨)死者無算棄甲降者三千餘人騎士薛祿引槊(朔。矛屬)中李堅墜馬獲之寗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縛與語曰皇考之靈以汝授我因語以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奔入正定闔門固守燕兵攻城三日不能下燕王還北平帝聞怒曰老將也而摧鋒奈何黃子澄曰勝敗常事毋足慮聚天下之兵得五十萬四面攻北平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向用景隆今破矣遂遣景隆代炳文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滸(虎。岸上曰滸)復賜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僇之名炳文回

李景隆進師攻北平十一月燕王棣兵至擊之景隆敗走還德

州○景隆聞燕兵攻大甯帥師進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為矣遂薄(博。逼也)城下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礫(力。小石)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燕世子選勇士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奮勇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後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俟大軍至俱進於是城中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水結明日不得登十一月景隆移營向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燕王帥兵至孤山(在順天府通州)列陣於北河西河水難渡是日雪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冰合是夜冰果合遂帥師擊敗陳暉兵暉衆跳冰遁冰乃解溺死無算燕王

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右夾擊連破七壘逼景隆營燕中軍將張玉等列陣而進王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諸軍始聞景隆走乃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還德州

夏四月李景隆與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合軍北伐戰於白溝河敗績○景隆自德州進兵過河間（今直隸河間府）前鋒將至白溝河（在直隸保定府）英等過保定期於白溝河合勢同進燕王帥諸將進駐固安（今順天府固安縣）謂丘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無能為惟恃其眾耳然眾豈可恃也人眾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甲兵糧餉適足為吾資耳爾等但秣馬厲兵（以穀飼馬曰秣厲磨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束載厲兵秣馬矣）以待張玉請先往駐白溝

以逸待勞燕王從之燕兵渡五馬河駐營蘇家橋燕王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金鐵錚錚（撐）作聲弓絃皆鳴喜曰此勝兆也帝慮景隆輕敵乃遣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三萬為殿（顛去聲）星馳會之己未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次於白溝河列陣以待景隆前鋒都督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豎子從吾出塞識吾用兵以故敢為先鋒今日吾先破之安驍勇善戰鋒初交安奮矛率眾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震懾貌）殺傷燕兵甚眾燕兵遂却燕有內官狗兒者亦敢勇率千戶華聚力戰河北岸百戶谷允入陣得級七燕王親率兵夾擊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清被執至夜深始各收軍還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自上流倉猝渡河而北燕王既收軍還營夜秣馬待戰使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為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黎黑也天將明而又黑也）燕軍畢渡瞿能率其子擣房寬陣平安翼之寬陣披靡擒斬數百人張玉等見寬敗有懼色燕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眾不過日中保為諸軍破之即麾精銳數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燕王先以七騎馳擊之南軍飛矢如注射王馬凡三被創（昌傷也）○三易之馬却阻於隄幾為瞿能所及燕王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隄而燕王復率眾馳入陣斬其騎數人平安斬陳亨於陣高煦

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日薄（博逼也）○午瞿能復引眾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越巂（雖上聲）侯俞通淵陸凉衛指揮勝聚復引眾赴之會旋風起折大將旟（遂○大將旗也以全羽繫旐上取全而遂之之義）南軍相視而動燕王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殺瞿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走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燕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燔其營壘郭英等潰（會）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載衣物車）山積（恣）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景隆單騎走德州壬戌燕王進攻德州

燕王棣帥兵圍濟南參政鐵鉉等擊却之遂復德州○先是山

東叅政鐵鉉方督餉赴李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鉉與叅軍高巍酹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南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及景隆奔就鉉燕王令諸將乘勝倍道而進庚辰至濟南景隆衆尚十餘萬倉猝出戰布陣未定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於是燕兵列陣圍之鉉督衆悉力捍禦事聞乃陞鉉爲山東布政使司召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爲大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燕王圍濟南久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乃議令軍中詐降迎燕王入約壯士懸鐵板伏城上闉(因○城上之臺曰闉)王且入則下鐵板撤橋計定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爲社稷

憂然東海之民不習兵革見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元(元元善也民類皆善謂之元元)之意或謂聚而殲(尖○盡殺也)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而迎燕王大喜亟下令退軍王乘駿馬徐行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皮○城上女牆)者皆登城伏堵間燕王比入門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亟下傷燕王馬首王驚易馬而馳濟南人挽橋橋則堅燕王竟從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者罵燕王大怒乃以砲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士突擊燕兵破之燕王憤甚計無所出僧道衍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於是撤圍還北平鉉及盛庸等兵乘勢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上即軍中擢鉉爲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爲歷城侯

十二月大將軍盛庸叅軍鐵鉉等及燕王棣戰于東昌大敗之殺燕將張玉燕軍奔還燕王率兵至汶上(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掠濟甯(今兗州府濟甯州)盛庸鐵鉉躡其後營於東昌(今山東東昌府)乙卯燕兵向東昌庸與鉉等背(如字)城而陣具列火器毒弩以待燕軍至即鼓譟前薄(博○逼也)盡爲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燕王以精騎衝左掖入中堅庸軍圍燕王數重朱能率蕃騎衝入奮力死戰翼燕王出張玉不知王已出突入陣救之沒於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燕兵大敗遂北奔庸趣(促)兵追之

復擊殺者無算是役也燕王數(朔)危甚諸將奉帝詔(毋使朕有殺叔父名之詔也)莫敢加刃至是奔北燕王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廹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至擊退庸兵而去燕王聞張玉敗沒乃痛哭曰勝負常事不足慮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還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自失張玉吾至今寢食不安遂涕下不已

燕王棣帥師東下初燕王師出僧道衍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道衍曰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至是燕王因激勸將吏名募勇敢以圖進取乙未帥師南出己酉師至保定(今直隸保定府)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吳傑平安出正定燕王與諸

將議所向丘福等言定州城池未固攻之可拔王曰野戰易攻城難今盛庸聚德州吳傑平安駐正定相為犄(雞上聲)角(左傳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言晉執其角以禦上戎牽其足以亢下也)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決也今正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界其中敵必出迎戰取其一軍餘自膽破諸將曰軍介兩敵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奈何王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博迫也)○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況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

燕王師次滹沱河盛庸軍夾河為營燕兵由陳家渡過河逆之辛巳庸軍及燕兵遇於夾河燕王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

掖庸軍擁盾自蔽矢刃不能入燕軍預作長穳(纘小矟)○約六七尺橫貫鐵釘於端釘末有逆鉤令勇士直前擲之直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牽連乘隙急攻之庸軍棄盾走燕兵蹂陣而入南軍奔潰(會)壬午復戰相持不決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障)天沙礫(力小石)○擊面兩軍瞇(米)目咫尺不見人北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庸軍大敗棄兵走燕兵追至滹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升)計庸走德州燕王戰罷還營塵土滿面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進見

五月燕王棣遣都指揮李遠燒南軍積聚燕師駐大名吳傑平安發兵斷(短)北平餉道燕王遣指揮武勝復奏書於朝大略言

朝廷許罷兵而盛庸等攻北絕糧餉與詔旨背馳帝得書言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邪即兵一罷散不可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計捷書當不遠願陛下毋惑甘言上然之縛勝下錦衣獄燕王聞之怒曰俟命三月今武勝見執是其志不可回矣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今江南徐州)沛(今徐州沛縣)以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必困若來求戰吾嚴師待之以逸待勞可必勝諸將皆曰善乃遣李遠等帥輕騎六千詒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插柳枝於背為識(王)遠等至濟甯穀亭盡焚軍輿以來積(恣)聚丘福薛祿合兵攻濟州(即濟甯州)破其城遂掠沙河沛縣南軍不之覺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悉為所焚軍資器械俱為煨(威)燼(盡)河水盡熱漕運軍士散走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

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等帥師討安南○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竄易姓名上表詐稱陳氏絕嗣求權署國事上從之踰年故安南王孫陳天平走至京師愬實上遣人責之季犛卑辭表請還國上遂命廣西都督黃中等以兵送天平還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引兵還事聞上大怒曰蕞(萃)爾(小貌)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為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乃命朱能張輔等帥

兵分道進討

五月安南平○張輔等至安南黎季犛遁輔軍追敗之生擒季犛及其子澄餘衆悉降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戶三百十二萬

明英宗

車駕發京師命弟郕王祁鈺居守○親征命下二日卽行事出倉卒（猝）舉朝震駭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戶）征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伏闕懇留不允命太監金英輔郕王居守遂偕王振并官軍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在直隸順天府城北）過懷來（城名在宣府）至宣府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死滿路寇亦佯

避誘師深入

八月車駕至大同下詔班師○師至大同王振又欲進兵北行欽天監正彭德淸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於是井源等報敗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繖（傘本字）罩營雷雨大作振惡之會前軍西甯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勢決不可行振始有還意明日班師

車駕至土木大軍與瓦剌兵戰敗績帝被擁以去○大同總兵郭登告曹鼐等車駕入宜從紫荊關（在大同府廣昌縣）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蔚州（屬大同府）人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還至狼山追騎且及庚申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進軍鷂兒嶺敵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掠殆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補平聲○申時）去懷來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載衣物車）千餘輛未至留待之鄺埜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顚去聲）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辛酉欲行敵已逼不敢動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饑渴之甚掘井深二丈不得水也先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壬戌敵遣使持書來以和爲言上遂召曹鼐草敕與和遣二通事與北

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敵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敵奮長刀以砍（坎）大軍大呼解甲投戈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籍）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位○獸類偏身有刺如栗房）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被擁以去張輔鄺埜王佐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初師既敗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敵將索衣甲不與欲加害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擁出雷家站（斬去聲）見也先之弟賽刊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賽刊王聞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

一統天下今果有此勝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人名乃公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摧其面曰去因力言兩軍交戰人馬必中刀箭或踐傷壓死今大明皇帝獨不踐壓中刀箭而問那顏問我等無驚恐怨怒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賞雖天有怒推而棄之地下而未嘗死之我等何反天那顏若遣使告中國迎返天子那顏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衆皆曰者猶華言然也於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報至京師皇太后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也先營請還車駕不報

冬十月也先挾上皇與可汗脫脫不花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甯故韃靼也土木之敗降於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爲彼嚮道奉上皇入寇七日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也先知有備不攻去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朝野洶洶人無固志侍講徐珵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名珵問計珵曰驗之星象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珵妄言當斬金英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謙聞

寇迫關思各處芻粟數萬計恐爲敵資急遣使焚之然後奏聞或請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齎（齎平聲）盜糧耳獨不見宋牟駝（陀）岡事乎（宋欽宗靖康元年金斡离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積粟盡爲所得）衆皆是之

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完者脫歡等五人至京師請和禮部會議尚書胡濙等奏奉迎上皇上不允次日上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怪）事欲與寇絕而卿等屢以爲言何也吏部尙書王直對曰上皇蒙塵理宜迎復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上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于謙從容曰大位已定

孰敢他議答使者冀以舒邊患得爲備耳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傳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宋恭宗朝元伯顏軍逼京城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如元軍被執）、富弼（宋仁宗朝契丹王耶律宗眞遣使來求關南之地進富弼樞密直學士齎書報之）乎衆未答王直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等惟皇上使誰敢勿行者安語塞入復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上命安傳旨欲遣之對曰實不才然朝廷多事安敢辭安入復命遂以李實爲禮部右侍郎充正使羅綺爲大理寺少卿充副使馬顯授指揮使爲通事齎璽書以行時閣（蛤）臣及府部諸臣承上意止言息兵講和不及迎復上皇意實等遂偕完者脫歡北行

李實等辭歸○實等至也先營地名西𠆩土兒既見也先讀璽書畢乃引見上皇上皇居伯顏帖木兒營所居氈毳(吹去聲)帳服飲食皆羶(扇平聲○羊臭)酪(落○乳漿)牛車一乘為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銘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曰朕非為遊畋而出所以陷此者王振也因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臣上皇曰也先欲歸我卿歸報朝廷善圖之實等因問上皇居此亦思舊所享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亡國上皇曰朕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羣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於我曰暮實等歸宿也先營酌酒相待也先曰南朝我之世仇今天使皇帝入我國我不敢慢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乎

又言皇帝在此吾輩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實等反覆譬曉欲奉迎上皇意也先曰南朝遣汝通問非奉迎也若歸亟遣大臣來實等遂辭歸

明武宗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先是福州(今福建福州府)三衛軍人進貴等作亂兵部尚書王瓊知宸濠且反請主事應與曰進貴亂小事不足煩王守仁但假此便宜敕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可也乃具題降敕令守仁查處福州亂軍故宸濠之叛江西守臣俱遇害被執惟守仁以往勘福建出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十五日守仁至豐城(今江西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佖(弼)告宸濠反守仁易服潛至臨江(今江西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聞守仁至喜迎入城調度守仁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會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抵吉安(今江西吉安府)為宜遂行庚辰守仁飛報宸濠反王瓊宣言曰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當有捷報耳丁亥守仁集兵糧傳檄四方諸郡縣知府伍文定等皆至議所向守仁曰兵家之道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我故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彼必他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即南昌府新建縣)以搗其巢穴俟彼還兵來援然後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宸濠果使人探守仁不出

明武宗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率知府伍文定等攻南昌克之宸濠解安慶圍還兵援江西文定等率兵迎擊大敗之遂擒宸

濠江西平○守仁率文定等起兵會於臨江樟樹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徐璉引兵自袁州(今江西袁州府)邢珣(荀)引兵自贛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今江西瑞州府)通判談儲推官王暐(委)徐文英新淦(幹○今臨江府新淦縣)知縣李美太和(今吉安府太和縣)知縣李楫寧都(今贛州府寧都縣)知縣王天與萬安(今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各以其兵至己酉至豐城眾議所往或謂寧王經畫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猝拔今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大兵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敗寧王敗南昌不攻自破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眾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於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

江又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甯王必不克
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甯王
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暨來我師已克南昌彼聞
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令文定等各攻一門十九日
發兵以二十日昧爽旦微明也各至汛信地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
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爲榜入諭城
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遂舁預○對舉也攻具
至城下梯絙五○絙大索也而登城上雖設守禦聞風倒戈城門有不
閉者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撫定之擒拱樤及萬銳等十餘人散
遣脅從城中始安時宸濠憤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填壕豪○城下池也

塹籤去聲○遶城水也期在必克聞守仁率兵攻南昌大恐李士實等勸
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取南京既即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從
解安慶圍移兵泊阮子江先遣兵二萬還援江西宸濠自率大
軍繼之二十二日諜牒○今之細作報至江西守仁乃集衆議或謂甯
王兵盛憑其憤怒悉衆而來我援兵未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
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將自潰會矣
守仁曰甯王兵力雖強然所至徒恃焚掠刼衆以威今進取不
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
戰自潰矣是日撫州今江西撫州府知府陳槐亦率兵至二十三日諜
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遣諸將率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

正兵當其前余恩繼文定後邢珣率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
張兩翼分擊之諸將各受命出二十四日賊兵乘風鼓譟而前
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北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
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陣賊敗走文定恩還兵乘之璉德孺兵
合勢夾擊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
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是日建昌今江西建昌府知府曾
璵俞等率兵至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
不能達乃別遣陳槐率兵四百合知府林棫緘兵攻九江曾璵
率兵四百合知府周朝佐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當先者千
金被傷者百金使人盡發南康九江兵至明日并力合戰官兵

敗死者數百人文定急斬先却者以徇行示也身立砲銃間火焚
其鬚鬢不移足士殊死戰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擒斬
二千餘級溺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其
金帛賞士文定等乃爲火攻之具珣擊其左璉德孺擊其右恩
等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明日宸濠朝羣臣誅其不盡力者將
斬之爭論未決官兵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舟賊復大潰宸
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子郡王
并僞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徐吉等數百餘人擒斬賊
黨三千餘級溺水死者約三萬曾璵陳槐亦攻復九江南康二
郡將士執宸濠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宸濠見

守仁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爲庶民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遂頓首不言初宸濠謀反妃婁氏泣諫不聽及被擒於檻車中泣語（去聲）人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今悔恨何及守仁爲求婁妃尸瘞之

四十七年春正月趣（促）經略遼東楊鎬進兵○上以四方援遼兵馬大集楊鎬奏報稽延恐師老財匱下廷議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趣鎬進兵時蚩尤旗長竟天彗見東方星隕地震識者知爲敗徵鎬乃會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廷等議以二月十一日誓師二十一日出塞

三月明師與

大清兵戰敗績○杜松欲立首功越五嶺關先期抵渾河既渡遇伏松血戰突圍力竭而死兵無存者馬林改由三岔堡出邊抵二道關聞松沒結營自固

大清兵乘勝來攻林敗遊擊麻岩死之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克十餘寨

大清兵詭作杜松兵披其衣甲爲嚮道誘入重圍眾潰綎沒於陣惟清河一路李如柏以經略令撤回獲全是役也楊鎬軍機不密諸將宣洩

大清軍處處爲備故敗文武將吏死者三百一十餘員軍士死

者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事聞京師大震

遼東經略熊廷弼駐劄右屯○廷弼奏言頃見兵部上疏欲臣提兵出關臣敢不出惟是經略一出觀望非輕西人視以爲輕重東敵視以爲進退兵將視以爲勇怯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以鎮定人心不知無一兵之經略出更足搖動人心也前留援兵三千已盡出關矣此外無一卒一騎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出關又不知臣駐廣寧撫臣應駐何地乞敕兵部速議無使擔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門爲敵所笑既而出關駐劄右屯

二年春正月四川左布政使朱燮元大破賊兵成都下奢崇明及其子寅走詔以燮元爲四川巡撫賊數千自林中大噪而出視之有物如舟高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簟茀（拂○兩傍障蔽）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戴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火牛數百頭運石轂行旁翼兩雲樓俯視城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爲杆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舟不得近燮元復募敢死士以大砲擊牛中其當軛者牛駭返走乘勢縱擊敗之裨（皮）將（副將也）劉養鯤言有諸生范祖文鄒尉陷賊中遺孔之譚來約賊將羅乾象欲自拔効用燮元即遣之譚復往至則與乾象俱來燮元方臥戍樓呼與飲乾象束甲佩刀燮元不之疑就榻呼同臥酣寢達旦乾象感激誓以死報許之縋而出後賊營舉動纖悉無不知者

乾象之力也踰數日又使牙將周斯盛詐降質其妻誘伏待之

崇明果自至伏起獲其從騎數人崇明跳身免乾象等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拔營走乾象皆來歸成都圍解賊歸重慶事聞以燮元爲巡撫

明莊烈帝

八月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朱燮元討奢崇明安邦彥誅之○時燮元檄（吸）滇兵下烏撒蜀兵出永寗扼各路要害而親帥大軍駐陸廣逼大方崇明號大梁王邦彥號四裔（異）大長老亥歹小阿烏纏阿鮓怯等各號元帥悉力趣永寗先犯赤水謀（牒○今之綱作）知之燮元授意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鐸）賊巳抵永寗分遣林兆鼎從三岔（汾）入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出其背急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等皆被創（昌○傷也）滇兵斬其首以獻燮元不欲窮兵乃移檄安位赦其罪許其歸附而位豎（汝）子不能自決其羣下復謀合潰兵拒明燮元乃大會諸將曰水西多山險叢箐（精）篁（黃）蠻烟爂（蜀○西羌曰爂）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以此多敗當與諸君扼其要害四面迭攻漸次蕩除使賊乏糧將自斃於是焚蒙翳剔巖穴截溪流發勁卒馳騁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積聚暮還歸屯賊益不能測凡百餘日所得首功萬餘級生口數萬每得嚮導輒發窖（教）粟就食而賊飢甚劉養鯤遣其客入大方燒其宮室懸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燮元爲奏請詔許

之

總督陳奇瑜受李自成降復給牌回籍○奇瑜圍自成于漢中（今陝西漢中府）車廂峽會連雨四十日賊馬乏芻死者過半弓矢俱脫賊大窘自成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票回籍自是復縱橫不可制矣

十一年春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鄖（云）西張獻忠請降初獻忠爲盜洪範捕獲獻忠異其貌而釋之以是懷舊恩乞降於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効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請置家口於鄖西（今湖廣鄖陽府鄖西縣）文燦爲請於朝詔貸其罪立功自贖

十五年春正月李自成攻開封不克解圍去自成攻開封益急洞車附城鑿城磚土而空之廣數尺實以火藥然之一烘而裂日小放窩城縱橫數丈實火藥然之一發震天曰大放窩賊以精騎數千布圍於外執汴（汴州即開封府）人畚（本）土穴城爲大窩十餘輩火藥數萬斤百炬齊然賊擐（惠○貫也）甲持矛望城崩將擁入賊穴城畚其土礫（力）於外累累成阜火藥一發崩天甎缶皆飛鳴外嚮賊之布圍於外者人馬成血糜城之未穿者堅如石猶尋丈賊駭解圍去

平西伯吳三桂乞師於我

大清長驅而入夏四月賊李自成遁走○初三桂率兵入援聞

京城已陷頓兵山海走
大清乞師而後長驅以入自成聞之大驚脅三桂父襄作書招
三桂復遣唐通齎銀四萬兩犒師別以賊兵二萬守關三桂佯
受其犒而出不意盡殺守關賊遂復書絕父四月自成率精銳
六萬衆挾太子定王永王及吳襄東行向永平三桂擊賊於關
門賊方合圍
大清兵至自成策馬先走賊衆奔潰三桂追賊至永平又破之
自成奔還京師三桂壓城而營自成合十八營拒戰官軍擊之
賊死者二萬人自成殺吳襄盡戮其家口三十八口懸襄首於
城上三桂披髮墜鞍哭於地三軍感憤拔刀砍地誓殺賊丙戌

自成稱帝即位於武英殿丁亥自成出彰儀門西走三桂輕騎
追之賊馬騾皆重載自蘆溝至固安百里內所棄財物婦女塞
路賊衆半散去三桂追至保定賊還兵而鬬盡失其輜重追至
正定復拒戰官軍擊之殺賊萬餘人自成中流矢拔營走山西
三桂以兵逐之及關而止遂還軍京師後自成復遣兵出潼關攻掠河南又遣將至四川略保甯一路三桂追至山西自成數戰不利遂走西安追
大淸兵西伐自成南奔辰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擁衆居武昌五十日謀奪舟南下取宜歛將發暴雨烈風旗鎗盡折自成由金牛保安走延甯蒲圻沿途殺掠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過城有羅公山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以盟誅捍衞閭井自成止以二十騎過山而騎止山下自成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不能起村人疑爲劫盜取所荷鋤碎其首而死或曰自成在黔陽之食自出抄掠爲何騰蛟伏兵所逐村民殺之李過勤兵奪其尸滅一村而還結草爲首以袞冕瘞於羅公山下賊諸將奉李過爲首改名李錦渡湖入險山中後改名李赤心羣盜俱散亡

易知捎要類編 卷十 軍旅 全

藩夷

冬十月李雄(巴氏李特子)自稱成都(今四川成都府)王○初巴氏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爲刺史羅尚所殺弟流代領其衆流死雄代之攻走羅尚遂入成都至是稱王

劉淵自稱漢王

初上黨(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武鄉羯(結)人(羯本匈奴別部散居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焉)石勒(字世龍初名閔)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爲茌(池)平(今山東東昌府茌平縣)人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勒乃與牧帥(牧馬之主帥)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藩攻

陷郡縣轉前攻鄴

成都王雄稱成皇帝○李雄即帝位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

冬十月漢王淵稱皇帝

秋七月漢王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

夏四月漢石勒追敗越軍於苦(估)縣執王衍等殺之○(王衍風流相尚淸名蓋世且首爲三窟之計今乃爲羯奴所殺如雞犬豕方且偷首乞憐之不暇一代人物果安在哉然襄陽王範毅然正色何以不得書死之司馬越敗亂天下範等從而和之斬喪帝室委棄乘輿大節若此他何足數按此行自衍範而下諸王及貴臣死者甚衆綱目皆棄而不錄僅書執衍等殺之且削去其官則其賤之之意爲可知矣略而不書初非過也)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亳州)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石)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執太尉衍等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重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怪)天下非君而誰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長)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尚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剸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

王浚謀稱尊號矜豪日甚石勒欲襲之遣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今直隸正定府冀州)竊相

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爲帝王者非公復誰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浚甚喜謂子春曰石公可信乎子春曰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故也又何怪乎浚大悅

三月漢石勒襲薊(計○今順天府大興縣)陷之殺王浚師還薊降於段匹磾(低)勒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脩牋於琨送質(至)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於琨

自陳罪惡請討浚自效琨大喜三日勒軍達易（亦）水（在順天府固安縣）
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
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
浚始懼勒升其聽事（中庭也）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去聲○戲弄也）乃
公（猶言汝翁也）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貫）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
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即斬之

晉元帝

漢主劉聰寢疾徵劉曜石勒受遺命輔政靳準為大司空聰卒
粲即位聰后四人皆年未二十粲多行無禮八月準遂勒兵升
殿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二陵斬聰屍
焚其廟自號大將軍漢天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勒帥精騎五

萬以討準十月曜至赤壁（水名在山西平陽府趙城縣）即皇帝位以勒為大
司馬加九錫進爵為趙公
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改國號為趙以冒頓配天
冬十一月石勒稱趙王勒即趙王位稱元年是為後趙加張賓
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為驃騎將軍督諸軍呼賓曰右侯而
不敢名

晉元帝

代弒其君鬱律子賀傉（農入聲）立拓跋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鬱律
之彊恐不利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子賀傉鬱律之子什（涉）翼犍
虔（○即魏高祖）幼在襁（姜上聲）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
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

晉成帝

十二月後趙主石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劉曜以歸殺之
秋九月趙王石勒稱皇帝
秋七月趙主石勒卒太子宏立
夏四月成李壽弒其主期而自立改國號漢
燕築城於柳城（故城在直隸永平府西）之北龍山（亦在永平府西）之西立宗廟宮
闕命曰龍城

晉穆帝

春正月趙王石虎稱皇帝　夏四月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
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
春閏正月趙石閔殺石鑒而自立改國號魏
蒲洪自稱三秦（即關中也）王改姓苻（扶○洪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以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

春正月苻健自稱秦天王　秦王健稱皇帝
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石閔以歸殺之（魏亡）
冬十一月燕王慕容儁稱皇帝
秦主苻健弟東海王雄卒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耶
何奪吾元才（苻雄字）之速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
多能交結英豪
六月秦苻堅弒其君生自立為天王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
殺戮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
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宜早為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
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宜

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元德之遇孔明也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而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堅去帝號稱大秦天王左僕射（夜）李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王猛寢疾上疏曰臣聞報德莫如盡言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苻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慕容氏）西羌（姚氏）我之仇敵終為人

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王猛字）之速也

慕容農（垂子）謂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免）池（今河南府澠池縣）言於苻堅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飆（標○暴風從下而上曰飆）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叨○編絲繩也）籠豈可解縱任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

春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大破秦兵斬其將石越

西燕王慕容冲攻長安秦王苻堅身督戰飛矢滿體冲縱兵暴掠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奔五將山（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北）

秋七月後秦（姚萇）圍五將山執秦王苻堅以歸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秦長樂公丕（堅之子在鄴）將赴長安時幽州（今直隸順天府）刺史王永自薊（計○今順天府大興縣）走壺關（今山西潞安府壺關縣）遣使招之丕乃帥鄴（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質實云地名未詳處所）將軍張蚝（次）并（兵）州（今山西太原府）刺史王騰迎入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永以騎來會丕始知堅死乃發喪即位

春正月拓跋珪復立為代王　夏四月代改稱魏

初後秦王姚萇以秦戰屢勝（初秦王登軍朝那後秦王萇軍武都歷久相持秦戰屢勝○朝那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謂得秦王堅之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秦王登升樓遙謂之曰為臣弒君（姚萇弒苻堅）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久之萇以軍未有利斬像首以送秦王是登留輜重（載衣物車）於大界（地名）自將輕騎攻安定（即平涼府）萇留兵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大界克之掠男女五萬口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

皇天后土俯汝容乎長殺之

冬十二月後秦主姚萇卒太子興帥兵擊秦

秋七月後秦主姚興擊秦主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今陝西西寧都司西寧衛是年冬崇與楊定攻西秦乞伏乾歸兵敗見殺苻秦遂亡）

晉安帝

十二月魏王拓拔珪稱皇帝

魏清河王拓拔紹（珪子賀夫人所生）弑其君珪齊王嗣（珪太子劉貴人所生）討紹殺之而自立（是爲明元帝○魏王珪將立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

秦王姚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夜）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南北朝宋營陽王魏明元帝

夏王勃勃稱皇帝

柔然（北狄國名）寇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在陝西平涼府崇信縣西南）至五原（塞名在陝西延安府神木縣）二千餘里置戍（恕）以備之

南北朝宋文帝魏文成帝

魏中常侍宗愛弑其君燾而立南安王余

冬十月魏宗愛弑其君余魏主濬立（是爲高宗文成帝）討愛誅之（尚書源賀陸麗等奉皇孫即位殺宗愛夷三族）

宋明帝魏孝文帝

八月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魏主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黃帝老子）浮屠（釋氏）之學常有遺世之心以尚書陸馛（勃）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璽綬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癰親吮（前上聲○口嗍也）之及是悲泣不自勝（升）魏主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宏即位羣臣奏曰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陛下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從之徙居北苑崇光宮國有大事乃以聞

魏孝文帝

（齊建武三年魏太和二十年）春正月魏改姓元氏初定族姓魏主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魏宣武帝

（梁天監十四年魏延昌四年）春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立（○是爲肅宗孝明帝高后欲殺詡母胡貴嬪中給事劉騰以告庶子侯剛侍中領軍于忠詹中中書監崔光光使置貴嬪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

魏孝明帝

（梁普通五年魏正光五年）秋八月魏秀容人乞伏（夷姓）莫干等反酋長爾朱榮討平之榮羽健之元孫也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散其畜牲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段榮竇泰皆往依之

元乂雖解兵權猶總內外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上聲）之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說之云乂欲害嬪嬪泣訴於魏主曰乂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魏主信之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將入宮門者不納太后遂復臨朝攝政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爲清河王懌訟冤乞誅乂等太后以乂妹夫故未忍誅先是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乂出爲齊州（今山東濟南府）刺史太后徵

還爲侍中侍坐於太后順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太后默然未幾有告乂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今直隸正定府定州乃賜乂死初鄭儼爲司徒胡國珍太后父參軍私得幸於太后至是拜中書舍人領尙食典御晝夜居禁中徐紇初諂事淸河王懌懌死復諂事元乂太后以紇爲懌所厚亦召爲中書舍人神軌亦得幸於太后亦領中書舍人嘗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義僖不許侍郎王誦謂曰昔人不以一女易衆男晉成都王穎樂廣之婿也穎與長沙王乂構難或譖廣於乂廣曰豈以五男易一女卿豈易之邪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詩唐風揚之水篇卒章之辭蓋晉桓叔將以傾晉有命舉

事而民爲之隱故雖聞而不敢以告人也女遂適他族婚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

魏孝莊帝

魏太后胡氏進毒弑其主詡而立臨洮切王世子釗昭○其子也書弑何尊無二上也於是詡立十四年矣非大無道太后安得毒而殺之綱目於其生也正其名曰魏主之子於其死也書以主而正其罪曰弑所以尊先君重社稷且以明無二上之義也豈其曰已子而可以率意殺之哉終綱目書太后弑者二

魏文帝

梁大同元年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二年春正月朔魏大丞相宇文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西魏

東魏孝靜帝

東魏大丞相高歡自爲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受

秋七月東魏大將軍高澄入鄴幽其主于宮中殺侍讀荀濟等而還東魏主多力善射好文學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高澄深忌之使崔季舒察魏主動靜澄嘗侍飲舉大觴屬祝魏主魏主不勝升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罵使季舒拳毆魏主奮衣而出魏主不堪憂辱咏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侍講荀濟知魏主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華山今陝西西安府華州王大器等謀誅澄事覺澄幽魏主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遂還晉陽

唐德宗

尙結贊吐蕃之相吐蕃俗不言姓其官族皆稱尙結贊名也敗走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上聲之入鳳翔境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晟爲中書令故稱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

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與者何自我之辭也然則其受侮也有以取之矣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垂○邊也備諳庵○曉也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唐縣故城在平涼縣境內韓遊環屯洛口質實云地名未詳處所以爲瑊援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

百人元光成陣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將曰今日
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
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
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
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
大臣諫而止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
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
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弇甘謂曰胡以馬為命
吾在河曲今山西太原府河曲縣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

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
遣弇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
為司徒侍中張延賞慙懼謝病

宋太宗

女真遣使入貢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末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強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於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於契丹號生女真靺鞨音末曷○今盛京奉天府開原縣古肅慎地後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隋曰黑水靺鞨唐初郎其地為燕州置黑水府渤海國為上京龍泉府金為上京會甯府元為開元路明置衛國朝為開原縣

宋徽宗

女真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初遼主如春州幸混同江在盛京奉天府開原縣城北一千五百里經五國城入海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
來朝適遇魚頭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往
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
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
奉先曰彼麤祖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之心設
有異志蕞孝爾小貌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
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虛去聲○酗酗醉怒也不恤國政遂稱兵先并旁
近族至是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為都勃極烈都勃極
烈者官長也遼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
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

七年春正月遼延禧如党項二月至應州今山西大同府應州金將婁室
獲之以歸遼亡凡九世共二百二十年

宋高宗

冬十二月金及蒙古和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
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益強兀朮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
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
其酋熬羅勃極烈為蒙古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
歲遺甚厚於是蒙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書金及蒙古和以見欲和者金也蒙古拒金不屈則見蒙古之寖盛金伐蒙古不克則見女真之漸弱識者可以觀二國之興亡矣

宋甯宗

蒙古奇渥溫姓鐵木真名稱帝于斡難河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乂兒毋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屋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乂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於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於遼金而總款於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於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眾多歸於族人泰赤烏

時[illegible]分之部人凡三萬攻之鐵[illegible]部[illegible]也貢其衆不無[illegible]其下議曰鐵木真衣人以衣乘人以[illegible]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illegible]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illegible]之以功[illegible]木真爲察兀忽魯中國之招討使也[illegible]强盛尊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諸部於帖木垓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illegible]於沆海山敗[illegible]里乞部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illegible]太陽罕諸部悉[illegible]鐵木真益以盛强明年復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游白旗自號爲成吉思可汗○可汗音楷寒猶漢言天子

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蔑其狀貌歸言於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

蒙古入靈州(故城在陝西寧夏衛城南)夏主安全降(夏自是臣蒙)

冬十二月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唐之高昌也

蒙古侵金○(蒙古攻不書此何以書著蒙古之彊强明女真之衰弱也)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鐵木真)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朔)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

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之不能守中都(卽燕京今直隸順天府)乃遷都於汴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款(緩也)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遣兵圍燕京

宋理宗

冬十一月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歷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金宣宗年號)三年爲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於蒙古蒙古主(鐵木真)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讎吾爲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讎君父邪蒙古主重其言命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歲)於太元時從征西域(去年九月鐵木真伐西域諸國)以金大明歷不應製庚午元歷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胛(夾○背胛)以符之然後行

冬十二月蒙古鐵木真死於六盤山(在陝西平涼府隆德縣)少子拖雷監國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年六十六廟號太祖凡四子長曰

木赤性卞急(躁疾也)而善戰早死二曰察合歹(戴上聲)性慎密爲衆所畏三曰窩(倭)闊台四曰拖雷鐵木真死拖雷監國

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忽必烈北還時諸王合丹莫哥塔察兒俱會於開平(寶祐四年九月蒙古主蒙哥欲建城市脩宮室爲都會之所忽必烈以劉秉忠薦西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爲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勸勉進上帝號也)惟阿里不哥不至廉希憲趙良弼及商挺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然之遂卽位建元中統

元世祖

九月俱藍國入貢(海外諸番惟俱藍尤遠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招討楊庭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及黑猿)

明太宗

冬閏十二月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克)汗(寒○猶漢言天子)

易知摘要類編 卷十一 藩夷 三十五

漢明帝

釋道

楚王英(光武第六子明帝之弟)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黃帝老子)之微言尚浮圖(釋氏寺塔俱曰浮圖亦作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即優婆塞乃梵語也秦言善宿男唐曰近事男一名清信士)桑門(即沙門也)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祝○西域國名一名天篤所謂浮屠胡是也)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瓊山丘氏曰此佛教入中國之始夫浮圖氏之所言所為真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明帝為人之子乃崇無父之教忝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開茲大釁以為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害春秋之法推見至隱必誅黨惡之人必原開黨之始嗚呼明帝之罪上通乎天矣豈非明教中萬世之罪人也哉

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管)之苦(怙)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亳州)祠老子(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人主崇道教始此故謹書之明年而有親祠濯龍之書矣)

易知摘要類編 卷十二 釋道 二十六

晉安帝

春正月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秦王興以鳩摩(複姓)羅什(名也)為國師奉之如神帥羣臣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翻譯(翻夷語譯為華言也)西

域經論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自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宋文帝

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從寇謙之請也

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自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法以求福利未有敢訾之者至魏主燾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惑者矣然世之議者或以魏主不得其終為毀佛之報抑不知梁主奉佛尤篤得禍尤慘豈佛獨靈於魏而不靈於梁耶魏崔浩素不信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爲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入佛寺沙門僧也飲從官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娘去聲○醞酒爲釀具及窟坤入聲室婦女穴地爲室以匿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像魏主從

之詔曰昔後漢荒君東漢明帝也信惑邪僞以亂天常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朕欲除僞定眞滅其蹤跡有司其宣告征鎮州郡主征伐鎮守故云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鏗之太子晃黃上聲素好佛法乃緩宣詔書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佛像唯塔廟無復孑遺

宋明帝

冬十月宋作湘宮寺宋主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今江南徽州府太守巢尚之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以物爲質曰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塔也何功德之有宋主怒使人驅下殿

遂昌尹氏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宋主戕戮宗支淫刑濫殺猜忌忍虐人不自保內則淫汙肆慾外則極侈窮奢嬖倖縱橫殘民蠹國其不善之積如此方且大營梵宇自謂福田然不閱歲而告殂剿滅無餘向之所謂大功德者果安在哉君子觀綱目書宋作湘宮寺然後驗其所享之報而是非得失瞭然矣

齊武帝

齊以竟陵今湖廣安陸府王子良爲司徒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爲賦食行水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恍○帷幔也墜茵因○褥也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魂去聲○廁也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

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辢○戾也爲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中書令僕射矣

梁武帝

魏作永甯寺胡太后作永甯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坤入聲寺於伊闕山名在河南府西南口皆極土木之美爲九層浮圖塔名高九十丈剎察○梵言剎中華言竿即今幡柱也高十丈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夏四月梁罷宗廟牲牢薦以蔬菓○天道好生而惡殺然祭天必用牲牢若使宗廟必用蔬菓則古今廟祀之典皆可廢矣梁主溺於寂滅之學遂至罷宗廟之血食書之于冊不待貶黜其失自見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祭有牲牢故言血食八座六部尚書左右僕射乃議以

大脯牛修鹿脯代一元大武曲禮曰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注元頭也武足迹也牛肥則迹大尋
詔以餅代脯其餘盡用蔬菓
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閒居寺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
書侍郎裴延儁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
書先帝孝文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艮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
也陛下親講大覺佛書也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物之
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矣時佛教盛於洛陽魏都沙門僧名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爲去聲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
處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形勢之地
立閒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氏比及

延昌宣武帝年號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自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而佛書布中國是後遂有親講者矣於是復使西域得百七十部而還侏離之言盈於天下魏爲之也故謹書之魏之盛也書求遺書及其衰也書求佛書世變可覩矣終綱目書求佛書一而已魏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避丘僧也惠生如西域求
佛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朞至乾干羅
國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
九月梁主捨身于同泰寺梁主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
衣行淸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爲去聲四象釋氏經云比丘比丘尼此出家二象也優婆塞優婆夷此在家二象也比音避○比丘僧也梵語比丘華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比丘尼女僧優婆塞亦梵語也華言善宿男唐曰近事男一名淸信士優婆夷梵語夷者華言女

也講涅槃經梵語涅槃華言示寂也佛以人死其精神常存佛之死示寂滅而已非眞死也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也○楞伽音稜茄切音砌羣臣以錢一億十萬曰億萬奉贖表請
還宮三請乃許
梁主修長干寺在江寧府城南長干里阿育王塔在長干寺中阿育王所造藏佛爪髮舍利出
佛爪髮舍利釋迦佛既化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子幸寺設無
礙食大赦

梁元帝

秋八月梁主講老子于龍光殿○其父講佛書于同泰寺未幾而有侯景之亂其子復講老子于龍光殿未幾亦有江陵之禍書之於册後之溺佛老者可以觀矣

北周武帝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至是遂禁佛道
二教經像悉毁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
之致堂胡氏曰物壞則蟲生木朽則蠹生人少則禽獸繁氣衰則邪沴入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作三綱淪九法斁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過矣周武奮然擴而闢之其意善矣然終不能絕何也曰欲闢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又況繼以嗣子之狂昏哉○沴音田上聲○陰陽氣亂曰沴

唐高祖

五月唐立老子廟○書立老子廟何譏誣也晉州今山西平陽府人吉善行自言
於羊角山在平陽府浮山縣東南一名龍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爲吾語唐天子吾
爲老君吾而汝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華陽范氏曰唐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啟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遂用方士之言而躋之於上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

夏沙汰僧道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以漢語翻譯西域經論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啟三途天途色慾人途愛慾地途貪慾謬張六道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南北朝梁武帝齊襄南北朝齊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武帝殂中書郎王融謀立子良不遂太孫昭業立誅王融子良以憂卒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餘萬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僕射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城名在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南帝王世紀云伊尹生於空桑郡志伊尹母既孕夢神告曰臼若水卽東走明日臼果出水乃走東十餘里顧其邑盡爲水遂化爲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卽此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

易知摘要類編 卷十一 釋道 手

唐太宗

十二月太史令傅奕卒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卽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西域國在天竺西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京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陵同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唐睿宗

冬十一月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〇史崇恩書道士承禎道士也不書何承禎有道者非黃冠師比也故不書上召天台山名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西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廣成子軒轅時人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之要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易知摘要類編 卷十一 釋道 圭

唐代宗

三年春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唐憲宗

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祝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方也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潮州刺史○（書至京師何遠也於是自鳳翔迎之終綱目書迎佛骨二而凶殃之禍無不立見者也憲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明年正月以國喪書懿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是年七月以國喪書事佛求福反更得禍韓愈之言不誣矣）先是功德使

上言鳳翔（今陝西鳳翔府）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南北朝）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

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殿名）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上下皆具曰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平聲）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禍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今廣東潮州府）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耕）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

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嘗作原道篇行於世云

唐武宗　冬十月上受三洞法籙（前書受法籙於趙歸真矣於是復書病宣宗也誅歸真者宣宗也受法籙者亦宣宗也一人之身半年之間相反如此則以長生之說足以惑其心而已矣）

唐宣宗　遣使迎道士軒轅（複姓）集於羅浮山（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書道士多矣綱目取二人焉（司馬承禎軒轅集是也承禎不書道士予之也集亦在所予者則其書道士何爲迎之書也）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丙）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唐懿宗　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上遣中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憾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

宋太宗　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帝亦不怒

宋真宗　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初漢張魯子自漢川（今陝西漢中府）徙居信州（今江西廣信府）龍虎山世以鬼道惑衆正隨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

宋端宗　元命道士張宗演領江南道教

元以西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

元世祖　冬十月焚毀道書帝方信桑門（即沙門釋氏也）之惑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詔悉焚之

靜軒周氏曰世祖之焚道書非能灼見其罔於焉毀之特因惑桑門之說故從焚棄嗚呼道書既知其僞而佛書則可以爲眞而傳嗣萬世乎如宋之徽宗惑於道教而貶桑門之說世祖惑於桑門而焚道教之書二君皆有一偏之惑非誠於不惑者矣

元英宗

二月敕寫金字藏去聲經時方書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學士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說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爲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

不可以示後世○吳澄拒元人之詔可謂不惡而嚴者矣道學之寄豈曰無人

元明宗

冬十二月以西僧輦眞吃剌思爲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孛朮魯翀冲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加○身毒國賢人瞿曇號曰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栗然

明太祖

詔求仙人張三丰不得召其徒邱元淸拜太常卿三丰不知何處人洪武初入武當山在湖廣襄陽府均州一名太和山偕煉寒暑一衲納○補衲衣也時稱爲張邋臘遢塔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經書則津津不絕口一啖淡數斗輒盡辟壁○除也穀數月亦自若隆冬鼾翰○臥息也臥雪中道士邱元淸遇之遂爲弟子至是上遣使求三丰不得乃召邱元淸至與語大悅拜太常卿

明太宗

擢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師始復姓名姚廣孝上稱爲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畜髮娶妻嘗賜二宮人亦不近尋命廣孝賑濟蘇湖往見其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姊堅不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許多拜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遂還戶內不復見

明世宗

三月以方士陶典眞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眞一名仲文黃岡今湖廣黃州府黃岡縣人少爲縣掾硯喜神仙方術嘉靖初投遼東庫

大使秩滿至京師時致一眞人邵元節貴幸會宮中黑眚生上聲見眚妖氣也元節治之無驗遂薦仲文代已試宮中稍能絕妖上寵異之至是扈戶駕南巡至衛輝今河南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上以問仲文對曰當火遣仲文禳之仲文曰火終不免可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無算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竟無恙明日敕行在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吏部授仲文是職給誥印許攜其家於官

變異

夏

夏天雨(去聲)金三日

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去聲)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予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蝘(上聲)蜓(上聲田〇一名守宮)須臾龍俛(俯同)首低尾而逝

夏亡是時雨日闘眾星殞泰山崩地震伊洛竭(伊洛二水名俱在河南河南府)

商

時大旱七年湯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婦人請託)盛歟苞苴(裹曰苞藉曰苴以物相遺者必苞苴之)行歟讒夫昌歟(昌盛)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商太戊立伊陟(伊尹子)為相亳有祥(祥災)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異也桑穀二木名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兩手合持曰拱)太戊懼問於伊陟陟曰妖不勝德王之政其有缺與王其脩德太戊從之大脩先王之德三日而祥桑枯死

周昭王

有光五色貫紫微(星名天帝室太乙之精)井水溢王巡狩至漢崩予滿踐

攸時周道漸衰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水在湖廣漢陽府城北)漢濱之人以膠船(以膠黏船)進王至中流膠液(液流也)船解王及祭(債)公(祭畿內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皆溺死

周宣王

時有馬化為人有兔舞於鎬京

周幽王

西周(西都也今陝西西安府)涇(涇水出陝西平涼府涇州至西安府高陵縣入渭)渭(渭水源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至西安府同州入黃河)洛(洛水源出西安府洛南縣冢嶺山至河南河南府鞏縣入河)三川皆震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言民不敢斥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烝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地震故三川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為陰所鎮)陽失而在陰(在陰下)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衍〇水土氣流通為演演猶潤也)而民足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皆竭岐山(在岐山縣)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周敬王

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而養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周顯王

彗(遂位二音)星見(現)西方(彗竹掃帚也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色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處起長大見久則災深短小見不久則災狹也)

秦始皇

關中記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足履六尺始皇以為瑞鑄為金人象之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隕石于東都(今山東東昌府)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

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史記三十六年秋使者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明年祖龍死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蓋祖龍謂始皇爲明年崩沙丘之兆

漢惠帝春正月兩龍見現蘭陵今山東兗州府嶧縣井中隴西今陝西臨洮府地震

宜陽今河南河南府宜陽縣雨去聲血冬雷桃李華棗實

漢高后秋桃李華地震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山崩三年夏江漢水溢秋星晝見現伊洛汝水溢伊洛二水在河南河南府汝水在河南汝寧府辛酉夏江漢水溢

漢文帝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大水潰音會出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六年冬十月桃李華

漢景帝彗星出東北書彗星記異也自是熒惑歲星逆行而七國反兵滿天下此其應也綱目書彗十有七書孛五十有三則書之爲異非孛比矣

秋衡山雨去聲雹薄○雹雨冰也穀梁傳註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熒惑歲星水星歷二十八宿宜徧陰陽十二月一次此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日歲星○月食不書此書出北辰何月有常道錯行至此大異也○歲星不書此其書何記大異也終綱目書歲星一而已

春正月長星出西方洛陽東宮災景帝即位纔三年耳孛彗雨雹熒惑歲星之變紛紛見於史冊至是又書長星出西方洛陽東宮災未幾果有七國之亂漢幾不保帝豈有舛政逆令以干天地之和者乎寬仁恭儉家法未改而天變若此先儒有言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景帝失德未形特以忌刻少恩而變異應之捷如影響然則人君一念之間所繫若此觀之綱目所書則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是可不謹諸

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中元年夏四月地震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凡五日十二月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太微天帝南宮也龍星右角曰天廷○日月赤凡五日大異也踰月而日復如紫月貫天廷又有五星逆守太微之變乾象莫大於七政咎徵並見曾不改月變孰大焉未幾而國有大喪變不虛生信矣哉日月赤日如紫終綱目各一書而已矣

漢武帝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四年夏有風如血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

五月太皇太后竇氏崩

夏四月隕霜殺草

春有星孛于東北夏長星出西北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去聲雹雹大如馬頭

關東蝗起飛至敦煌書蝗多矣未有書所至者書至敦煌何遠也綱目書蝗三十七書大蝗十六遠莫遠於至敦煌盛莫盛於飛蔽天大又不足言矣○雨白氂離○氂毛之強曲者○書雨白氂大異也終綱目一而已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元光五年書大風拔木矣是月陳皇后廢於是再書大風發屋折木閱三月而太子據反及皇后皆自殺變不虛生信哉

漢昭帝雍縣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黳衣○黳小黑子

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有大石自起立上林苑名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西有僵仆也柳復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宣帝名病已符節令眭爲宏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當求賢人禪帝

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五年夏大旱　冬大雷

元平元年春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 武帝建元二年書有星如日矣於是復書流星大如月皆大異也果踰月而國有大喪矣

漢宣帝

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 怪 祖宗廟帝素服避殿 致堂胡氏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然終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爲妻道不得而臣道不常之象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弒許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宣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四年夏五月山陽 今山東兗州府 濟陰 今山東東昌府 雨雹殺人

漢元帝

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 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

冬齊楚地震大雨雪 書三月雪四月雪記異也此冬耳常也何以書地震而大雪非常矣故書

藍田 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 地震山崩壅灞水 在西安府城東 安陵 惠帝陵邑在西安府咸陽縣東 岸崩壅涇 京 水 出陝西平涼府涇州至西安府高陵縣入渭 逆流

漢成帝

夏四月黃霧四塞○ 上書諸舅封爵下書黃霧四塞天戒昭然可知乃反博問公卿大夫何哉及夫楊興等指言其失亦且如水投石成帝初政謬戾如此雖欲不亡得乎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 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會有也大將軍王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

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 現 東方 兩月何非月也非月也故曰有有也者所未嘗有者也漢書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晉書有三日相承東行皆未嘗有者也終綱目各一書而已矣晉穆帝升平元年六月泰太史奏夜三月並出不書不與焉

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 食震同日大異也震宮殿中甚大異也終綱目各一而已矣 越巂山崩

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 實云未詳沿革或疑即亳邑 四于肥纍二 漢縣故城在直隸正定府藁城縣西南○隕石記異也先是蓋屢書矣未有兩地同月者兩地同月大異也終綱目書隕石十三而帝居其四又有火生石中之書帝之世何多異哉至其兩地同月而隕終綱目一而已

秋桃李實 桃李華嘗三書矣未有書秋桃李實者秋華異也秋華而實大異也終綱目書桃李秋實一而已

三年春二月犍 堅 爲 今四川叙州府 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

山陽火生石中

三年春隕石東都 今山東東昌府

九月黑龍見 現 東萊 今山東萊州府

二月星隕如雨是月晦日食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星隕如雨胡傳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爲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

三年春正月岷 民 山 在四川成都府茂州 崩壅江 江水出岷山謂之岷江 三日江水竭劉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 前年有星孛于東井故向

又云及攝提斗柄所指以建時節大角天王帝廷也從參宿名益州分野蜀漢之地至辰辰星北方水太陰之精殆必亡矣

隕石于關東二

時熒惑守心熒惑南方火星出則有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居其宿曰守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郎賁肥麗即官姓賁名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册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稻米二斗得酒一斗爲上尊黍米爲中尊粟米爲下尊十石養牛牢養之牛肥牛也一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遣九卿册贈印綬賜乘輿祕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司馬溫公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藉其可移楚昭宋景猶不肯爲况不可乎方進非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天變是誣天也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〇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沉除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

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向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讙歡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王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賀善贊曰成帝之篇天地變異有綱目所未見者八事兩月相承食震同日地震殿中隕石同時四月雪再桃李秋實雉集宮殿三日江竭皆他時所絕無者外戚女寵之陰盛故也漢火之熸宜矣〇熸音尖火滅也

九月地震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

漢哀帝

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今陝西慶陽府十六

以朱博爲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楊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洪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〇洪範傳人君不聽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爲聽失之象且曰博爲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冬十一月無鹽危山土起瓠胡山石立〇泰山石立宣帝之祥也於是再見其中山王之祥歟綱目書石立二

漢平帝

隕石于鉅鹿今直隸順德府二

新莽

冬雷桐華大雨雹十二月雷

十一月彗星出〇間一歲而兵大起矣天道恆象信哉

六月黃霧四塞〇綱目書黃霧四塞二皆爲王氏也五侯之封也黃霧四塞莽之將敗也亦黃霧四塞霧惡氛也王氏蓋以是始終焉

漢和帝

七月會膾稽山在浙江紹興府城東南崩

漢殤帝

九月大水隕石于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十月大水雨雹

漢安帝

六月大水大風雨雹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地坼長百餘里夏旱蝗六月河東今山西平陽府地陷是月晦日食地震大水雨去聲雹

十一月地震

漢順帝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京師地坼詔引敦

樸士對策　二年冬十一月地震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　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怪敗城寺民壓死者甚衆

漢質帝　海水溢

漢桓帝　孝桓皇帝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三月黃龍見現譙故城在江南鳳陽府亳州　夏四月地震　三年夏四月晦日食　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大水九月地再震山崩　四年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　大疫　二月武庫火　五月有星孛于心　雨去聲雹

六月地震岱山東岳泰山及博尤來山裂○岱山何東岳也變至四岳非小變矣書山裂始此

夏四月河水清○清於桓世其爲不祥也審矣綱目書河清二皆亂季也自漢桓延熹九年至高齊壬午年近四百年爾則千年一淸之說亦不足信矣　永康元年夏五月地裂　是月晦日食

秋八月巴郡今四川重慶府言黃龍見現大水海溢

漢靈帝　夏四月青蛇見現御座上大風雨雹電詔公卿言事○蛇見御座大異也綱目一見而已　四年春二月地震海溢　三月朔日食大疫

夏四月地震　侍中寺雌雞化爲雄○侍中寺何內署也舊制侍中中常侍出入禁中至東漢而中常侍皆宦者於是閹豎用事牝雞而晨變不虛生矣　六月有黑氣墮溫德殿庭中氣如龍長十餘丈秋七月青虹見現玉堂殿庭中○災異之變至是極矣列書于冊而不問脩省之實雖當時詔問羣臣然皆削而不書者言而不用無益敗亡故也嗚呼天戒若此尚不知警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哉

漢獻帝　夏六月大雨去聲雹華山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崩裂　六月京師地再震

是月晦日食　秋七月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

漢後帝　十一年魏青龍元年吳嘉禾二年春正月青龍見現魏摩陂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井中二月魏主叡往觀之○龍在天之物而見於井中其亦芳髦失位之兆乎叡往觀之不知警省改書以示戒　冬十月魏張掖涌勇石負圖○有書負石者矣有書石者矣未有書涌石者涌石負圖而文曰大討曹天之棄曹氏也決矣而詔頒天下以爲嘉瑞亦愚矣哉

二年魏甘露四年吳永安二年春正月黃龍二見現魏寗陵今河南歸德府寗陵縣井中○龍見井中叡以之改元而髦以之自諷亦足以見二人之識趣矣叡雖克終于位而髦則不免成濟之禍後世以龍見爲祥者可以觀矣

晉武帝　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晉咸甯二年吳天璽元年秋八月吳臨平湖開石印封發○此書讖也吳亡距此四年耳君臣上下方以爲祥焉下書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綱目之垂戒深矣吳臨平湖開而吳亡原臨平湖開而隙湖率不過三四年耳變不虛生信哉　五年春正月龍見現武庫井中　秋八月星隕如雨

晉惠帝　三月尉氏今開封府尉氏縣雨去聲血妖星見現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三台之中台星也坼裂也　自正月至於是月五星互經天縱宗橫無常○嘗書熒惑歲星逆行矣又嘗書五星逆行矣然皆有定所也未有縱橫經天歷數月而未已者自是以後王室相屠天下大亂懷愍播蕩神州陸沉此其應矣

晉懷帝　三年漢河瑞元年春正月朔熒惑南方火星出則有勃亂殘賊疾喪饑兵犯紫微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非日食不書晦朔此其書朔何記大異也熒惑犯紫微異矣而見於正朔甚大異也故詳之閏一歲而帝遷變不虛生信哉綱目星變書正月朔者一而已　江漢河洛可涉

晉愍帝

二年 漢嘉平四年 春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東行〇如日何非日也有三日何亦非日也非日也故曰有有也者世所無有者也漢成之篇書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亦所無有之辭也愍帝之世變莫大於此者至太興元年又書日夜出高三丈晉之中業何其多變哉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三日相承夜出二丈各一書而已矣

晉元帝

致堂胡氏曰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謹按自司馬懿啟封於晉傳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讖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爲小吏牛氏與夏侯妃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晉可榮而僞姓之辱亦大矣

晉元帝

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 四年 趙光初四 後趙三年 春三月日中有黑子

晉成帝

二年 趙建武二年 春正月彗星見 現 奎婁

晉穆帝

燕有黑白二龍見於龍山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皝祀以太牢 牛曰太牢 命所居新宮曰和龍是歲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

秦大旱秦王堅減膳徹 撤 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 完 開山澤之利息兵養民旱不爲災

晉孝武帝

彗星出于尾箕 東方宿名 長十餘丈經太微 天帝南宮 掃東井 東井八星主水衡事 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氏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宜翦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

長星見 現 〇綱目書長星三矣未有不書所出者此其止書見何特畧之也於是長星見自須女至於哭星貫八張氏之弒若合符節矣綱目惡傳會故止書見。傳音附 有長星見自須女 分野主布帛裁製嫁娶 至於哭星 虛中六星主哭泣 帝心惡之於華林園 在江甯府東北 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豈有萬歲天子邪

遂昌尹氏曰古人遇星變則恐懼後世遇星變則戲豫若秦主生謂太白爲濁入井晉孝武勸長星杯酒是已綱目書之初無異詞然當時不聞有脩省之實曾未閱歲而見及則知天變之形其應甚速尚可以玩忽待之乎書此亦所以爲後世鑒也

晉安帝

冬十一月南燕汝水 源出河南河南府盧氏縣東南至汝甯府新蔡縣入淮 竭

春三月恒山 即常山在直隸正定府曲陽縣 崩〇恒山何北嶽也崩至四嶽非小變矣故書華山崩而漢亡書恒山崩而晉亡皆帝業所基也終綱目四嶽書崩二而已矣

十二月太白犯虛危 熒惑不見 現 八十餘日復出東井也 秦分 秦大旱 時熒惑在匏瓜中忽不見八十餘日復出 東井匏瓜一名天雞〇間一歲而秦亡

彗星出天津 星名在箕斗之間 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 魏崔浩謂魏主嗣曰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

晉恭帝

夏四月長星出竟天六月宋王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爲零陵王以兵守之 自操丕簒漢司馬懿父子踵而行之至劉裕又益甚焉故山陽陳留雖已廢放猶得以優游卒歲而零陵以兵守之則裕之爲已甚矣特書於冊世道愈降乎可畏也哉

南北朝宋文帝

二月燕 北燕 馮跋 有女子化爲男〇漢靈之篇書雌雞化爲雄矣猶物也於是而女化爲男異孰大焉燕之不能一紀宜矣

十一月朔日食星晝見 現 秦地震

南北朝齊武帝魏孝文帝

冬十月熒惑逆行入太微 天帝南宮 齊有司請禳 平聲 之齊主曰應

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巳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禳之奚益

齊東昏侯

齊後宮火時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東漢張衡所作西京者漢之西都今陝西西安府也言於齊主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西京賦曰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營用厭火祥○厭音煙入聲○柏梁臺災越巫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祥災異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塗壁刻畫裝飾
窮極綺起麗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平聲潘
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嬖倖因緣爲姦利課一輸十百
姓困盡號泣道路

魏宣武帝

秋八月魏有芝生於太極殿○書芝再矣皆譏也此其旨何著直臣也崔光可謂敢言矣終劉目書芝生三是無書者矣舍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郡生於墟落濕穢

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木生
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爲敗亡之象故太戊高宗懼災脩德殷
道以昌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
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
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
時魏主好宴樂故光并及之

梁天監十二年魏延昌二年夏五月魏壽陽今江南鳳陽府壽州久雨大水
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治壽陽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城不沒
者二版將佐勸崇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
動足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王尊哉漢成帝時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泛浸瓠子金隄尊投沉白馬祀水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尊立不動而水波漸迴
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罰○編竹爲之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
此城俱沒

魏宣武帝

秋八月魏恒今山西大同府肆今大同府忻州二州地震山鳴踰年不巳民覆
壓死傷甚眾
遂昌尹氏曰地主靜而震山宜安而鳴甚至踰年不巳民覆壓死傷甚衆此魏氏亂亡之兆也況他時爾朱氏覆國亦始於恒肆二州綱目安得不著其異而志之乎

魏孝莊帝

九月長星見現

梁武帝

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諺云熒惑入南
斗天子下殿走乃跣先上聲○徒足履地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

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齊武成帝

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湛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虹蝃蝀也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爲白虹貫日白虹兵象日爲君故齊主殺百年以厭之

陳後主

十一月陳臨平湖開○書湖開何記異也故吳臨平湖開而吳亡陳臨平湖開而陳滅陳主不知脩省自賣爲奴則何益哉

隋高祖

立晉王廣爲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
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方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
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於彥
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
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舉也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元齡歎曰僕

閭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杲之兄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但以子孫託之

隋煬帝

冬十月底柱山名在河南河南府陝州城東四十里黃河中禹貢東至于底柱石形如杜故名崩

唐高祖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决軍國事

唐太宗

大雨穀洛穀水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北洛水在河南府城南溢入洛陽宮壞怪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水所毁宮少加脩繕纔令平聲可居廢明德宮元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

遂昌尹氏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一武氏之禍其端甚微而變異之來昭乎甚著是秋穀洛溢入洛

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永徽五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一月而水入寢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恒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女子之禍在太宗時水沴既作於方入宮之初在高宗時水沴復作於已入宮之後夫水爲陰象證應若此太宗既不能知於其始高宗又不克察於其終唐室之亂所以遂至於不可救藥者誰實尸之然則綱目書穀洛溢於武氏爲才人之先書萬年宮大水恒州大水於武氏爲昭儀之後其爲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後之溺愛衽席者可以鑒矣

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

唐高宗

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水○書帝在何咎不明也三月立昭儀而閏四月大水夜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女寵之戒昭昭矣綱目聯書之而特書帝在者曰天即其所而戒之雖面命不啻而帝不悟也其旨深矣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三水入宮者一而已水書夜者一而已上在萬年宮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西即隋之仁壽宮唐太宗更名九成宮高宗又更名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元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桄光○門之上橫木所以安戶扉者謂之門桄猶言門梱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六月恒州今直隸正定府大水漂溺五千餘家

致堂胡氏曰謂治亂非天數邪則周泰卜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邪則高宗正厥事周公代兄死宣王側身脩行旱不爲災之應不誣也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醫者療疾雖有死徵而必冀其生也唐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入寢殿雖災之詔子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脩省

告其君者豈天固欲中微唐室邪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九月括州今浙江處州府暴風海溢

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天官書五車五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主天子五兵彗星見上避正殿減膳徹轍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罪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

秋九月大風海溢漂六千餘家

夏五月幸九成宮初更名萬年宮今仍舊山中雨寒從兵有凍死者

致堂胡氏曰高宗可謂舒遲解緩之君在昔徵宜得常燠今乃盛夏而寒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惟見徵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

五月洛水溢關中旱蝗

唐中宗

秋七月溫州今浙江溫州府大水 括州今浙江處州府大水○大水何陰盛之徵也太后始爲昭儀則書萬年宮大水繼書恒州大水爲皇后則書括州海溢至是御殿則書溫州大水括州大水然則武氏禍水也土之不勝有自來矣綱目屢書不一書所以示後世戒也

秋九月有山出於新豐○嘗書涌石矣未有書山出者書山出何地道反也卑者高矣書山出終綱目一而已 雍州今陝西西安府言新豐縣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南有山涌勇出太后改新豐爲慶山縣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由贅也瘤生地氣不和而塠塠同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伏惟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禍

易知摘要類編　卷十一　變異　四十三

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洛水溢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河南北黃河之南之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

唐睿宗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天帝南宮

唐元宗

六月瀍蟬穀瀍水源出河南河南府洛陽縣穀城山東流入於洛穀水在洛陽縣西北溢漂溺幾二千人 十年夏五月伊汝水溢漂溺數千家

十四年秋七月河南北黃河之南之北大水八月魏州河溢

十五年秋七月冀州今直隸正定府冀州河溢

秋七月洛水溢溺死者千餘人

唐肅宗

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致堂胡氏曰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故以爲人君之表也妻婦乘其夫則晦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晦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晦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晦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故元年日食一既至是又既而加晦焉天事常象亦云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懼脩省仰答變異之意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躬酷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

唐代宗

夏六月隴右獻猫鼠同乳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謂鼠子亦飲猫乳也不相害者以爲瑞常袞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爲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朔以公事與常袞爭袞由是惡之

唐德宗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三萬餘人

唐順宗

朗州今湖廣常德府江漲障○水泛溢也漂萬餘家

易知摘要類編　卷十一　變異　四十四

唐憲宗

十一年九月饒州今江西饒州府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戶

唐文宗

二年春三月彗星出○自是國無他異間一歲而以大喪書矣

唐宣宗

秋七月河南北淮南大水○盜賊之陰兆矣自是龐勛亂徐泗芝巢起山東而唐遂以亡變不虛生信哉

唐懿宗

五年春三月彗星出於婁宿名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主大喜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

唐僖宗

夏六月雄州故城在陝西甯夏衛故靈州城西南地震裂水涌出壞州城及公私廬舍皆盡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晉惠之篇書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大異也於是而書交流如織大如杯椀亂亡之徵大抵然矣

唐昭宗　夏四月彗星見赦天下彗星出三台入太微（天帝南宮）長十丈餘

致堂胡氏曰星孛三台入太微三台宰輔也太微帝庭也其象著矣其戒明矣使君相仰而察俯而思各正厥事欲銷去之禍之來也庶可禦乎乃徒以赦令禳之惡人幸焉良民病焉於是上帝震怒不復可解而姦雄奸亂之人各勵其芒氣以掃王室如彗之爲矣

唐昭宣帝　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綱目書彗十有七未有書長竟天者彗長竟天甚大異也閱一歲而唐亡變不虛生信哉終綱目書長竟天三長星竟天而晉亡彗星竟天而唐亡惟孛竟天則兵禍而已

唐莊宗　彗星見（彗出輿鬼長丈餘蜀亡之兆）

漢隱帝　閏月漢大風漢宮中數（朔）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擲門扉（非戶扇）○一十餘步而落漢主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王者欲弭（米）災異莫如脩德漢主曰何謂脩德對曰請讀貞觀政

要而法之

宋太祖　三月五星聚奎周顯德（世宗年號）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爲諫官儼善步星歷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

靜軒周氏曰有太平之基必有太平之象有文明之運必有文明之祥伏羲畫卦而河出圖洛出書文王脩德而鳳鳴岐山此皆世運亨嘉以兆其隆平之瑞耳五代以降特丁極否否終復泰理之必然故五星聚奎以應太平之治周竇儼之言信不誣矣是以世道之隆替關乎氣運之盛衰而非人之私智穿鑿所能必也故特揭而書之

宋太宗　夏四月彗星見東方

彗星出東井八月赦司天言妖星爲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殿減膳大赦

秋九月大水冬十月河決澶（蟬）州（今直隸大名府開州）

九月秦晉諸州地震

宋真宗　真宗皇帝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彗出營室（北方宿名）北呂端言應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邪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泰州（今江南揚州府泰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乃時政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帝嘉納之

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彗星出北斗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現）西南

宋仁宗　四年夏六月大水○春秋桓元年書秋大水傳曰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是時帝德幼冲初無過咎而大水之應壞民廬舍壓死數百人此非小變夫乃太后顓政用人非道之徵乎變不虛生信哉　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怪）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屑）理（和調之也周官燮理陰陽）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焉

冬十月京師地震　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于東北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含譽星見然觀者皆以爲彗

八月有星孛于張翼帝以星變避殿減膳尋詔爭妃郭氏出居

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冬十二月地震京師及定襄(今山西太原府定襄縣)并(兵○即今太原府)代(今太原府代州)忻(今太原府忻州)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壓死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以直史館葉清臣奏范仲淹等皆得近徙)

寶元元年春正月求直言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言臣覩國史見祖宗日日視朝旰(幹○日晚)昃(日西)方罷今陛下春秋鼎(方也)盛實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三司計度(鐸)經費二十倍於祖宗之時府庫匱竭歛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變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優(俳)諧(詠)近習之纖(小)人(八)親剛明鯁直之良士以思永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

河北雨(去聲)赤雪河東地震

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叅知政事殿中侍御史何郯(談)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促)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府

六月大水社稷壇壞詔求直言彗出紫微垣

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怪)官私廬舍漂人民畜(休去聲)産不可勝(升)計帝下詔責躬求言司馬光上疏略云陛下卽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黒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

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丘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穫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計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中升為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丙)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納之

三月彗星見西方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又孛於畢(宿名)如月

神宗皇帝熙甯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大抵元年者人君繼統之首春者四時之長正月者歲之首月朔日者月之首日日食於此天戒嚴矣厥後神宗受制安石豈非君弱臣強之象於茲兆乎天道昭昭可畏也已)

京師地震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河北也)地亦大震　夏四月河決地震旱　九月少華山(在陝西西安府華州)崩(其下地裂陷居民數百戶)

秋七月彗出太微(天帝南宮)垣詔羣臣直言闕失王安石弟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石)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

者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詔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泰山華山)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宋哲宗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是時數郡同日而水其異大矣蓋水乃陰物而小人乃陰類太后旣崩哲宗親政熙豐小人以次第而復起卒致天下壞亂浸不能救豈不深可惜哉上書水而下書太后崩則其義尤明且切者然後可知天變不虛生乖異不妄作感於下必見於上矣綱目此事書之其旨如此觀者不可不知也)

冬十月雷大雨(去聲)雹　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宋徽宗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亘天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侵氣也)○右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日爲陽夜爲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同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

崇甯元年春正月河東(治山西太原府)地震(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　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砌)之禁詔崇甯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直言以……求同星……也毀碑以半夜畏蔡京也嗚呼姑制其夫則家道不可成臣制其君則國體不可立)

十二月黃河清乾甯軍(治直隸河間府青縣)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甯軍爲清州○(有道之世雖遇異而爲祥無道之世雖遇祥而爲異綱目宋徽書河清元成書河清順帝書河淸皆反常也)　彗出奎婁(二宿名)

以張商英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出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商書說命篇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二字賜之

秋八月有星流出於柳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爲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十二月有星如月南行

夏五月京師大水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存)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師城外水高十餘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有德消之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

秋七月黑眚(生上聲)見(現)于禁中(眚妖氣也)元豐(神宗年號)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哲宗年號)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徽宗年號)間漸晝見政和(徽宗年號)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

宋欽宗

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濺又
或變人形或爲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宮旁舍)及內殿習以爲
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
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
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
乃息
京師河東陝西地震(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爲戶部侍郎)都城
有女子生髭(咨)詔度爲道士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頷下曰須口上曰髭)
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爲道士又有賣青果
男子孕而誕子

天狗星隕有聲(如雷)彗出紫微垣　彗星出長竟天
大風霾(埋)雲霧四塞二月金刼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
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帝自如金營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
留不遣太學生徐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金主晟)
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
請復立趙氏不許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幵(幵)吏部尚書莫
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傅曰吾惟
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京城巡檢范瓊逼上
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運)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
位號者皆行獨元祐(哲宗年號)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

檄(吸)開封尹徐秉哲盡取諸王皇孫妃主凡得三千餘人秉哲
悉令衣袂相聯屬(祝)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
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葉○拖也)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金
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吳幵莫儔督脅甚
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讋(詹入聲○懼也)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
出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
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
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
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
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爲劇賊粘沒喝

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爾奈併累
若(汝也)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撾(職瓜反○擊也)破其唇噀(巽○噴也)血罵愈
切至以刃裂頸斷(短)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
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宋高宗

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時
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
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甯(神宗年號)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
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
無之學敗壞(怪)人材至熙甯(徽宗年號)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
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

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

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吹去聲）幕（莫○毳細羊毛幕帷也）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平聲○羊臭也）肉酪（洛 漿乳漿也）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饋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平聲）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朔）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長星見（現）詔求直言　頒戒石銘于州縣以黄庭堅所書戒石銘頒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彗星見赦求直言　秋七月彗星見

十四年（金皇統四年）春正月樂平水鬭○（水者陰類樂平水鬭異之異者自有書契以來災異雖多然未聞水鬭者此綱目之所特書也樂平縣屬江西饒州府）何衛里田隴數十百頃（百畝爲頃）田中水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低）防（房）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鬭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

閩（福建）浙（浙江）大水内侍石武大夫白鍔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鬭浙大水宣言爕理乖盭（同戾）洪皓名聞華夷顧不用鍔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秦檜怒之俱坐誹謗刺（戚）配鍔於萬安軍（今廣東瓊州府萬州）伯麟於吉陽軍（今瓊州府崖州）罷皓提舉江州（今江西九江府）太平觀

夏四月朔彗出東方大赦　秋七月彗出井詔求直言

風雷大雨（去聲）雪侍御史汪澈（轍）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乖剌（辣○乖剌戾也）而又無女謁（婦人請托也）之私意者殆爲（去聲）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當謹於備邊也

宋孝宗　八月日月五星聚軫（建隆間書五星聚奎未有書日月五星聚軫者日月五星聚軫其異甚矣在不脩綱目則爲嘉祥綱目既脩則爲災異不踰年而太上皇崩以致國家之大變則異豈有虛生者乎）

宋光宗　三年諸路大水

宋甯宗　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春正月白虹貫日以李沐爲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静軒周氏曰災異必書重天變也白虹者妖氣所凝侂冑之謂也日者人君之表甯宗之謂也以白虹而貫日以妖氣而侵陽況當即位紀元之始其意豈不明且切歟宋之君臣未見其有憂勤脩省之心而侂冑小人反挾私忿以相報復官李沐之奸邪誣汝愚之謀逆甯宗不察是非罷其相位豈不深可哀哉汝愚不能制侂冑而卒爲侂冑所制詎非臣不密則失身之驗乎）

九月加韓侂冑少師封平原郡王　是歲諸州大水

加韓侂冑太師　是歲大蝗　大白晝見
金完顏綱以金主命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
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莫）屬（幕府僚屬）諭意謂東南失守
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
忠孝（謂吳玠吳璘）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
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
臨安大火　四年（金大安三年）春三月臨安大火
五年（金崇慶元年）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
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
於宗廟者夫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

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
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
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
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
毋以豢（宦）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
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九年（金貞祐四年）春二月東西兩川（東川今四川潼川州西川今四川成都府）地大震馬
湖（今四川馬湖府）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　太白經天
秋八月長星見（現）西方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真（金本號）將
易主矣

宋理宗

九月太廟火　冬十二月新作太廟　閏九月彗出於角
夏五月臨安大火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
上書咸訴濟王之冤進士潘枋（方）對策亦以爲言并及史彌遠
侍御史蔣峴（賢上聲）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
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論並斥枋姓同逆賊語涉不
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臣無敢復言濟王冤矣
四年春正月彗見營室臨安大饑　夏六月閩浙大水
三年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從起居郎牟子才之言也）
雨土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　白氣如匹練亘天○（徽宗之時書赤氣亘天此書白氣亘天皆非享國之嘉祥也觀綱目之所書始可以知天道人心相與之機矣）

熒惑入南斗留五十餘日
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
之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
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
怨所致於是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
然也公田之說公私兼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若遽因
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
禮義不愆何恤人言由是公論頓沮

宋度宗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在杭州府臨安縣）崩水涌安吉（今浙江湖州府）臨安（即杭州府）
餘杭（今杭州府餘杭縣）民溺死者無算

宋恭宗　有二星鬬于中天一星隕　六月朔日食既晝晦如夜

浙江潮三日不至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席○早曰潮夕曰汐）三日不至

宋帝昺　秋八月有星隕于廣南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裂爲五既墮地聲如鳴鼓一時頃止

元世祖　冬十月彗出紫微垣帝憂之夜召不忽朮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朮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易震卦大象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詩大雅板之篇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鼓乃罷

元成宗　地震夏閏四月蘭州（屬陝西臨洮府）河（黃河）清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六月陝西旱饑　秋七月祆星出奎　彗星見出子孫星下

五年秋八月彗出井入紫微垣

八月地震平陽（今山西平陽府）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怪）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升）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發（去）之不甯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爲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及之而集賢（院名）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爲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十二月彗出紫微垣八年春正月地震

夏四月大同（今山西大同府）地震有聲如雷壞（怪）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

元武宗　夏六月隴西（今陝西臨洮府）雲南地大震

八月諸路水旱蝗江淮民採草根樹皮爲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詔凡遣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既而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今陝西鞏昌府）地震歸德（今河南歸德府）暴風濟甯（今山東兗州府濟甯州）泰安（今山東濟南府泰安縣）眞定（今直隸正定府）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政事乖違陰陽失序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愼所行爾

夏五月荊襄大水山崩　甯夏地裂

元仁宗　皇慶二年彗出東井丞相禿忽魯言頻年亢旱民黎艱食而又隕霜雨（去聲）沙天象示警皆由臣等燮理不職所致乞罷黜以答天譴帝曰事豈關汝其勿復言　六月京師地再震

元英宗

延祐二年五月成紀縣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山移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

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耳

十一月彗見紫微垣赦

四年九月嶺北地震三日

九月京師地震　夏六月大風拔木奉元行宮正殿災帝語去聲羣臣曰世皇建此宮室至朕而燬實朕不能圖治之故也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兼○并絲絹也素木棉重加補綴拙嗟歎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觀英宗不敢忘其祖之節儉其過於方乃祖於田舍翁者遠矣

元泰定帝

秋八月山崩地震

元明宗

秋七月太白經天○嗚呼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是時圖帖睦爾已畜無兄之心其謀未露而其徵已見天象昭昭特以著其骨肉相殘之慘耳是故唐太宗之殺建成元吉而太白見秦分圖帖睦爾之殺周王而太白經天變不虛生信哉　八月丙戌周王次旺忽察都地名圖帖睦爾入見庚寅王暴卒廟號明宗

元文宗

至順二年夏四月武陟地震逾月不止

三年秋八月京師隴西地震

元順帝

元統元年夏五月京師地震　十一月封伯顏為秦王是日秦州屬陝西鞏昌府山崩地裂○泰州山崩地裂於封伯顏之日所以兆其弒后殺王之虐也天道之驗可畏哉

二年春正月汴梁今河南開封府雨去聲血著衣皆赤

三月天雨毛彰德今河南彰德府路天雨毛如綫而綠民謠云天雨綫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秋八月赦是月京師地震雞鳴山崩以湖廣河南自三月不雨至於是月及諸路旱蝗民饑太白屢晝見經天大赦天下是月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眾○嗚呼人君即位之初而災變之多者未有甚於順帝也雖欲不亡得乎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四年秋七月溫州今浙江溫州府地震海溢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是日大寒而風朝官仆者六八二月山東地震壞怪城郭有聲如雷三月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又震河水動搖

八年夏五月霖雨山崩江溢

九年棗陽今湖廣襄陽府棗陽縣童子暴長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皤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皤音婆皤腹大腹也左傳宣公二年皤其腹擁音勇

六月有星入于北斗大如月震聲如雷

冬十月饒信等州雨去聲黍信州今江西廣信府及邵武今福建邵武府雨黍粟豹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土宜高燥以大暑而種故名黍饒州今江西饒州府建甯今福建建甯府雨黑子大如黍菽豆也衢州今浙江衢州府雨黍民多取而食之

隴西今陝西鞏昌府隴西縣地震凡百餘日城郭頹圮痞○毀也陵谷變遷定西今鞏昌府安定縣會州今鞏昌府會甯縣尤甚會州公宇牆崩獲弩五百餘

長者丈餘短者九尺八莫能挽因改定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州

十二年冬十月霍山（即南嶽衡山一名天柱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

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在河南開封府城西）冰五色（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乃解）

十五年薊（計）州（屬直隸順天府）雨（去聲）血

十六年三月有兩日相盪（蕩）夏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謡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秋八月彗星見（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朔始滅）冬十月星隕大名（今直隸大名府）化爲石（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篲墜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爲石青黑色形如狗頭○曳音異篲音遂竹掃帚也）

十七年六月有龍鬬于樂清江秋七月元大都晝霧（自旦至午昏暝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日）冬十一月汾（焚）州（今山西汾州府）桃杏有花

大同路（治山西大同府）夜聞空中有聲（初異氣蔽西方有聲如雷項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射音石見音現）

十八年太白經天

二十年（漢主陳友諒大義元年○是歲天完亡凡二國）春三月彗見東方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黃河清（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非瑞也○平陸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磧音迹三門磧即底柱峰在平陸縣東南黃河中流）

二十二年春二月彗星見未幾長星復見於虛危之間其形如練長數十丈、六月彗出紫微垣　冬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二十五年春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夏五月大都雨（去聲）氂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二十七年（夏主明昇開熙元年○是歲吳張士誠亡）春正月絳州（屬山西平陽府）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鬬者

明太祖

十八年春二月初昏五星並見

明太宗

冬十月山西蒲州（屬平陽府）河津縣（亦屬平陽府）禹門渡（在河津縣）黃河清（凡百餘日）

夏四月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求直言

明宣宗

庚戌五年冬十二月二十日夜含譽星（瑞星也）見

癸丑八年秋八月戊午景星見南海諸國獻麒麟者凡四國

明英宗

癸亥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刎）詔求直言

夏六月丙辰南京殿悉燬詔赦天下秋七月熒惑入南斗

明憲宗

八年秋七月隴州（屬陝西鳳翔府）大風雨（去聲）雹（溝○雹雨冰也穀梁傳註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六日方消隴州北山吼（許偶反）三日裂成溝長半里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朔星隕有聲詔求直言

三月壬午朔泰山大震（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至庚子凡大震者七次欽天監奏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遂已易儲意

明孝宗

戊午十一年夏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覺馬文升奏恭守衛謂野獸入城宜嚴武備以防不虞

冬十月清寧宮災

明武宗

正德元年春正月天鳴地震　夏六月雷震郊壇禁門太廟脊

獸奉天殿鴟吻 刎 秋七月彗星見 現 參井掃太微垣 彗竹掃帚也其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參井二宿名太微天帝南宮也 太白經天

七年春正月黃河清 自滿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明世宗 辛卯十年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

十六年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十九年春二月京城黃霧四塞

二十年夏五月太廟災成祖仁宗二主燬

三十六年夏四月大雷雨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午門左右廊燬

明神宗 壬午十年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固原城外掘萬人坑四十

餘處是處皆滿富家大戶餓死無人收斂者官差人拉入坑中

丙戌十四年秋七月水旱迭見四方奏報無虛日北直真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河南衛輝彰德懷慶河南等府山西太原平陽等府山東東昌青州等府陝西延安臨洮慶陽平涼鞏昌西安等府俱以異常旱災報江西吉安贛州等府福建汀州府江南江北應天甯國蘇州松江鳳陽淮安揚州等府俱以異常水災報閣臣申時行等計無所施惟請安撫流移禁戢攘奪而已 時建昌鄉民樵于山見一巨蛇頭一角六足如雞距見人不噬亦不驚民因羣呼往視亦不敢傷蛇蛇徐徐入深林去考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遺見則千里內大旱

癸巳二十一年秋七月彗星近紫微垣

丁未三十五年京師大水自閏六月至七月雨晝夜不止街市成巨浸內外城及紫金城多傾塌壞官民廬舍溺死人民無算會同運河衝決漂流皇木殆盡失糧船二十三隻雨霽三日宣武門正陽門外猶波濤洶湧輿不得前

己酉三十七年薊鎮地陷遼東江西福建地震同日大水渰死民人各十餘萬山西大旱甘肅地震如雷倒塌邊牆一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衙舍盡毀山東旱蝗真定保定諸府大旱赤地千里

丁巳四十五年冬十一月隆德殿延禧宮災 福建大水

戊午四十六年閏四月日中有黑子相鬬 五月朔有黑日掩

日日無光

明光宗 元年冬十月噦 蒔 鸞宮災

陝西巡撫李起元奏黃河清 臨鞏蘭州之間八月十五日巳時至申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千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時照舊渾流

明莊烈帝 彗星見諭停刑 十三年風霾亢旱詔求直言

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城破鳳陽地震

大風霾晝晦

南京孝陵夜哭 太祖陵也

推測

漢武帝 夏五月造太初歷 同曆 以正月為歲首〇 始用夏正也故特書造造剏始也自是無能改

者矣故雖復古而以創始之辭書之予之也後乎此兆主啟建丑不三年而復周武氏建子十一年而復肅宗建子不一年而復行夏之時誠○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為先此固百世不不易之常經也○可易之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漢興因而不改甚失建正之義至是治曆明時乃始以正月為歲首然後百年之謬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為有得綱目書而美之此固瑕瑜不相掩之意也

大中大夫公孫卿壺胡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兒倪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土數也定官名協音律

晉明帝

王敦將起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嶠又問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收璞斬之

隋高祖

仁壽元年春正月改元○改元罕有書而此書之者著其日長誣罔之說也 初太史令

袁充表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日光也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唐太宗

造渾天儀○書造儀何重象器也 直太史李淳風以靈臺候儀制度疎略但有赤道候儀作儀以推候天地也淳風一行曰靈臺鐵儀後魏斛蘭所作規制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遲速多差 更請造渾天黃道儀以玉衡璿璣表裏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次其內曰三辰儀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四遊者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也

唐太宗

夏四月命太常博士呂才刊看平聲定陰陽雜書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削也定上之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敘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庾為羽似取諸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紙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阬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東漢光武家南陽南陽帝鄉也故多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

唐太宗

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

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種也矣上乃止

唐明宗

初晉陽相者周元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元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宋太宗

新渾天儀成司天監生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式以獻製於禁中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人運比

舊制尤爲精妙命置文明殿○按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
東南鼓樓擢思訓爲渾儀丞　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
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絶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
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
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
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
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
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
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
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
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
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
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
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
大率也其南北極特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
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
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
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
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璿
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爲儀三

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
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立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
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
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横
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
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
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
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
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
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
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
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
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
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
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
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
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竅以受玉
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
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
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

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

明太祖

初道衍嘗遊嵩山卽中嶽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佛寺過鄞銀○今浙江寧波府鄞縣人袁
珙拱珙相之曰甯寗馨亨○猶言恁地胖和尚乃爾邪曰三角彩[illegible]白
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元初邢臺人劉秉忠隱居武安山寺爲僧
於天甯寺往來雲中値元世祖忽必烈遣人召僧海雲海雲邀
秉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
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
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元世祖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道
衍大笑因此自負至是薦珙相術於燕王王使召之至令使者
與飲於酒肆王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珙趨拜燕王前
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吾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
對乃召入詳叩之珙稽啟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

人疑乃佯以罪遣之既而密召入邸世傳二語云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眞主於長安酒家謂此也

周赧王

奸佞

秦太子(即孝文王柱)妃曰華陽(太子宮)夫人無子異人(即莊襄王)質(至)於趙秦數(朔)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今河南開封府禹州)大賈(古)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嫡)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平聲)結賓客復(去聲)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去聲)自奉(捧)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譽(平聲)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乘閒(閑)言之太子與夫人又刻玉符約以為嗣因請不韋傅(附)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震○懷孕也)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即秦始皇)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賂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更(耕)名曰楚

西山真氏曰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己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為己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己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耶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趙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為呂氏有矣故先儒以為始皇既立柏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盛一雄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趣音促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去聲)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入武關高前數(朔)言關東盜無能為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壻咸陽令閻樂謀詐為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入望夷宮(在西安府涇陽縣秦建臨涇水以望北夷)樂前數(上聲)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乃立子嬰(二世兄子)為秦王九月高令子嬰朝見受璽子嬰稱疾不行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

漢武帝

公孫宏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諍)於是上大悅之嘗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宏推其後天子常悅其

言皆聽宏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之宏多詐不忠宏謝曰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益厚遇之

初河南人卜式數(朔)輸財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寃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擊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也上以問公孫宏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

潛安陳氏曰啟釁之君必有從諛之臣而後其惡始熾漢武生事四夷百姓疲敝當時苟有禹益之臣可以諫而止也卜式懷奸慕寵而爲輸財之舉豈非從諛之臣而助紂爲虐者乎輸財而不願官求其餌之易入也縣遷而得美官誘其君者多術也卒以言而免官又欲沽其名之直也式之奸亦可畏哉

漢昭帝

上官桀父子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長主(鄂邑長公主鄂蓋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宏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宏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大也)肄(異○習也)郎羽林(郎官羽林騎宿衛之士也)道上稱蹕擅調(去聲)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休沐也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宏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室中有周公負成王之畫圖)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貫)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往也)廣明(長安東都門)都郎(都肄郎也)屬耳(屬近也言是近日事)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祝)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驛書往來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去聲)相平(燕王旦之相名平)平曰左將軍(桀)素輕易

車騎(安爲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背也)大王也旦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昌上聲)敞素謹畏事乃移病(移文稱病)卧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宏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

漢宣帝

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弒也光既聞之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弒矣)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震○懷孕也)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同娩)身若投

毒藥去上聲之衍君卽爲皇后矣事成富貴共之衍卽擣附子齎
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幷合蛤太醫大丸以飲去聲皇
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滿
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卽具
語光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
獄吏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納其女入宮
遂昌尹氏曰霍顯邪謀行於幽闇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光始焉不知後乃知之儻能卽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猶或可以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眞與聞矣求免大惡之累得乎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賊未有不書主名者此其書曰霍氏何眾辭也是故霍氏舉族皆反則書氏爾朱舉族可誅則書氏於是雲山自殺耳皆以伏誅書謀上也故后亦以自廢爲

文蔟反書氏終綱目一而已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朔相對啼泣自
怨謀令太后昭帝后爲博平君宣帝外祖母王媼置酒召丞相魏相平恩侯
許廣漢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
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腰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
皆爲列侯
嚴延年陰鷙至○鷙擊也凡鳥之勇獸之猛皆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平聲
府上流血數里河南今河南河南府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
鳳皇被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名義失其姓出行上聲蝗行巡
捕蝗也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恐見中去聲傷乃上書言延年
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
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論囚曰報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
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
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
舊恩天子任之數朔言治亂陳王事選用宗室明經有行諫大
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
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宏恭僕射夜石顯恭顯俱宦
官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卽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
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

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辭以中去聲傷人與高爲表裏望之等患苦
許史外戚俱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
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
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曲禮刑人不在君側議久不定出更生爲
宗正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
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
卽位不省醒召致廷尉爲下獄乃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
獄上大驚曰非與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
事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以爲中郎上器
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

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服遂逮逮捕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

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爲中書令

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周堪張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平聲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朝臣齗齗銀○爭辯也不可光祿勳周堪何邪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眾人前以堪爲當誅故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

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今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僕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爲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今山西平陽府太守猛槐里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令

司馬溫公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骨肉大臣指王鳳有申伯之忠申伯周宣

王之元舅申國名以其忠於王室使爲侯伯故稱申伯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重合侯爲通武帝時謀反者馬何羅之弟安陽侯上官桀昭帝時謀反族誅博陸侯霍光宣帝時卒後霍氏謀反族誅竊恐陛下聽晻闇昧之瞽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言解偏駮之愛駮雜也謂後宮愛幸固不可偏亦不可駮也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謂已嘗字乳者不必避忌也蓋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已嘗字乳故谷永言及爲鳳洗遁也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以永爲光祿大夫

永嘉戴氏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皆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爲名以通經學古爲賢而相與誤國如此蓋杜欽谷永劉歆三子依憑寵祿以苟富貴張禹孔光懦弱無立規免禍患曾不若鄙夫

小人而已矣夫權臣用事假竊國柄猶未敢肆然無忌憚也必有小人陰贊默教之以助成其勢使權臣者亦自知其不爲公議所容必假託名譽才智之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之欲少助易動以利易惕以禍籍變所守深自結納其言曰甯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甯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嗚呼爲天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哉權勢已成蘿灼可畏忠臣孝子不愛其死亡甯我何人哉纂與根據天子孤立於上可不爲大哀也哉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爲新都侯〇太后弟子何男之子也太后兄弟書男矣此則曷爲不以男子書書太后弟子所以刺太后也莽之纂太后成之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病親嘗藥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戴崇金涉陳湯亦咸爲莽言由

是封爲新都侯今四川成都府新都縣 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女六反○恧亦慙也 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去聲買之卽日以婢奉博朱子元名博 其匿情求名如此

養心吳氏曰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此言可寒權奸之膽

上以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爲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鳳音商根而輔政欲令平聲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硯 史賞賜邑錢悉以亨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漢哀帝

冬十二月以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晗 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用也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以甄眞邯寒爲侍中 策免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立就國莽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紅陽侯立雖不居位莽畏立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於是附

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啟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焉

漢平帝

莽風諷益州今雲南雲南府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家世相傳爲疇 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爲太師舜爲太保豐爲少傅邯封承陽漢縣故城在湖廣長沙府西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太后

乃以莽爲太傅幹(管)四輔(太師太保太傅少保)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襃賞宗室羣臣下至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醒)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平決於是莽權與人主侔矣

夏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沮(凡)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爲莽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因推類(推原其類)說(秘)令(平聲)歸政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腰)斬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云敞時爲大司徒掾(硯○官屬)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莽因是獄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侯立莽尊屬平阿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逼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坐死凡數百人海內震焉

冬十二月安漢公莽弒帝○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臘者歲終之大祭漢以冬至後第三戌日爲臘臘獵也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帝崩葬康陵

漢孺子嬰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莽皆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元孫選立之初泉陵(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侯劉慶上書言皇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事如成王周公故事至是前輝光(王莽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謝囂奏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王舜)謂太后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力不能制乃下詔曰已徵孝宣皇帝元孫二十三人差(蔡○較也)度(鐸○量也)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元孫年在襁(姜上聲)褓(負兒衣)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請安漢公踐阼如天子之制祭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其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服臣節詔曰可

十二月哀章作銅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梓潼(今四川保寧府梓潼縣)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爲兩簡(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傳予皇帝金策書蓋謂天帝與高帝傳禪於莽也)日昏時持至高廟僕射(夜)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還

坐未央宮前殿即眞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莽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王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汝也)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汝也)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以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舜言莽必欲得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於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衍)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爲庶人○(於是圍冀第冀自殺書伏誅正其罪也冀書伏誅廣等書以罪免其爲梁氏之黨明矣三公皆黨梁氏漢之不危幸哉)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衆威行內外天子拱手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梁冀妻)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爲貴人冀因認爲已女遣客殺宣登屋欲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單(善)超左悺(管)與梁氏有隙徐璜具瑗(願)亦忿疾之於是帝呼超悺入室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冀心疑之使中黃門張揮入宿以防其變瑗收揮請帝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廐騶虎賁(奔)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韓縯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爲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去聲)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棄也不用也)賣(謂不用而賣之也)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以利害言之蕃武幾事不密遂至禍延國家誠可深惜然綱目於二人則書其官於宦者則書奏誅其予之之意初不計事之成敗而惟顧理之是否誠以蕃武之志在於爲國而當時閹宦不去漢治終無可爲之理不幸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一跌不收漢亦以亡此固天之所廢有非人力所能爲者書法若此是亦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意耳雖然書太傅則見上公之尊書大將軍則見本兵之重以將相大臣合謀協力而不能去刀鋸之賤非徒無益貽患愈深人主觀此盍亦謹其微哉)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饒)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朔)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尚書令尹勳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

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
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
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
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
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
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
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猶豫未忍蕃上疏言侯覽
曹節公乘(複姓)昕(欣)王甫鄭颯(立)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
令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天下并令左右諸姦知臣
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劉瑜惡之上書

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
又與武蕃書勸以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
祐爲河南尹虞祈爲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
山冰代之收長樂(皇太后宮名)尚書鄭颯送北寺獄(屬黃門署)蕃曰此曹
(輩也)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令冰與尹勳雜考辭連曹節王甫
勳冰師奏收節等使劉瑜內(納)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
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與)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
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
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共(恭)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曹節請帝
出御前殿拔劍踊躍趙嬈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

挾以白刃使作詔版(大簡爲之其長尺一)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
獄收勳冰殺之出颯還兵刼太后奪璽綬使颯等持節收武等
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五營也)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
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
十餘人並拔刃突入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
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愈
厲遂被執送北寺獄即日殺之時張奐徵還節等以奐新至不
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使其
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
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兵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

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
族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
議郎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
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
不逃刑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與王甫等六人皆封列侯蕃
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
由是得免武掾(硯)胡騰殯斂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
歲詐以爲已子與令史張敞(昌上聲)共匿之亦得免張奐遷大司
農封侯奐深病爲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市賈小民有相聚爲宣陵(桓帝陵墓)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

人蔡邕上封事曰宣陵孝子虛僞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太子官屬宜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

南湖丁氏曰天子之子又豈他人所得而冒稱耶冒稱之者亂賊也故冒稱衛太子者孝昭斬之冒稱子輿者光武軒之此漢家自有制度矣而冒稱宣陵孝子者靈帝乃拜爲舍人及蔡邕上疏極論其非但改舍人爲丞尉然則他姓之亂漢乃帝之所賞耶嗚呼此其易姓之禍已兆矣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爲宏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遂弑太后何氏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陳留王董太后養之號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帝辯養於史氏號史侯否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紹勃然徑出逃奔冀州卓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爲宏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遷太后於永安宮酖殺之

李傕郭汜等還至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遣使詣長安求赦不得傕等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呂布軍有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曰叟內反引傕衆入城呂布與戰不勝傕汜屯南宮掖門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長安東都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非敢爲逆也共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傕等收司隸黃琬并允殺之呂布自武關在陝西西安府商州奔南陽今河南南陽府袁術待之甚厚布恣兵抄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傕等購求布急又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楊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

曹操在許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恣睢猶放縱也未可卒猝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影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猶言回轅軫車後橫木東京榛叢木生貌蕪荒穢也誠因此時奉主以上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

其何能爲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書結奉奉得書喜語諸將共表操爲鎭東將軍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有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尙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

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中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跂器望獲安今復徙

駕不厭(烟入聲)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
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自爲大將軍封武平(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陳州)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
已操下令曰孤始於譙(沛國譙縣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東五十里築精舍欲
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淸乃出仕耳然不能
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
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値董卓之難興舉義兵
破降黃巾又討擊袁術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
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
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彊盛妄相忖度(鐸)言有不
遜之志每用耿耿(小明也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
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爲人所禍既爲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
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二萬何德
堪之今上還陽夏(賈○今河南開封府太康縣)柘(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苦(怙○故城在鳳陽府亳州)
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冬十一月魏公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初董承女爲貴
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爲請不得伏后懼與父
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郗(隙)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
尙書令華歆爲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怪)戶
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避)髮徒跣(先上聲○徒跣赤足)行泣過

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
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
十二年(魏嘉平元年吳赤烏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
其族○(爽罪甚矣其書殺何惡懿也司馬氏之威始此矣然則爽無罪歟爽等不書官所以罪之也)曹爽驕
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坤入聲)室(掘地爲室也)與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泣諫不聽又兄弟數
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
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魏明帝叡之墓在河南河南府孟津縣)爽與弟羲訓彥皆從司馬懿與子師昭謀誅之以太
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
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駑馬戀棧(殘上聲○馬皁豆)必不能用也範
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兄弟不從自甲夜(初更也)
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曹眞字爽之父)佳人(猶言佳士)生汝兄弟㹠(同豚)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
爽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
人與爽疑有奸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颺丁謐畢軌
李勝等謀逆於是收爽羲等並桓範張當俱夷三族
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遷之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冬十月
迎高貴鄉(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公髦(毛○明帝弟東海定王霖之子)立之
八月魏司馬昭自爲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以黃金爲飾故曰黃鉞)○

教操而未盡敢者也然奏事不名與贊拜不名則有間矣終綱目奏事不名一書而已書假黃鉞始此

夏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曹髦之死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况唱逆者賈充而抽刀者成濟今但歸獄於昭畧不他及何哉趙寧親舉桃園之難而春秋正色書盾況昭久操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葬以王禮夷濟三族天下豈可以文欺哉若移以誅昭則君弒賊討始可以成禮葬矣王經始諫其主終罹其禍死得其所宜乎綱目以全節予之也）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升）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連上聲）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髦殞于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司馬孚）奔往枕（去聲）其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夜）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以○或之子）召之泰曰論者以泰方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元伯（陳泰字）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言以此而與其主並死）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今直隸正定府安平縣）侯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

晉武帝

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謐（密）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槐表陳之云充遺（去聲）意帝許之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情○姒姓國）養外孫莒（嬴姓國）公子為後（莒女嫁為鄫後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立其外孫）春秋書莒人滅鄫（襄公六年穀梁傳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

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晉懷帝

冬十一月以王衍為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今湖廣荊州府）都督族弟敦為青州（今山東青州府）刺史語（去聲）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坤入聲）矣（窟穴也國策馮煖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三窟已就君始高枕為樂矣致堂胡氏曰王衍為三公所歷變亂多矣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為遜論欲欺石勒為勒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牆之下嘗知牆之為實而窟之為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晉元帝

永昌元年（趙光初五後趙四年）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誅王承甘卓移檄（吸）討之敦分兵寇長沙

三月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夜）周顗（以）甘卓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帝徵戴淵劉隗入衛隗與刁協勸帝盡

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從弟敦師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周顗字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啟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先上聲○徒足履地而執其手曰茂弘王導字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爲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敦至石頭守將周札開門納之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帝命協隗淵導顗等分道出戰皆大敗協隗敗還帝流涕執

其手勸令避禍招人馬使自爲計協爲人所殺隗奔後趙石勒帝命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淵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參軍呂猗素以好諂爲淵所惡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導不答敦遂收顗并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去聲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數上聲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爲不能殺汝耶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色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晉明帝

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今江南太平府屯于湖于湖今太平府當塗縣以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敦弟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懷帝永嘉六年敦殺兄王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

晉成帝

二年冬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庾亮復遣使諭蘇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甯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

晉穆帝

初桓溫請經畧中原事久不報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屢求北伐不聽至是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今湖廣武昌府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溫吏部尚書王彪之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平聲相王會稽王昱手書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忽忽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悶卿此謀意始得了撫軍

司馬高崧為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圖經
略大算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苟或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則望
（外寧）實（實字）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
家國其致一也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温郎上疏惶恐致謝
回軍還鎮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粮械都盡桓温因朝野之
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之信安（今浙江衢州府西安
縣）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温矣浩少與温齊名而心競不相下
温嘗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歎人聲○驚怪
聲）怪事字久之温謂掾（視）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為令僕（尚書令
僕射）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

易知摘要類編　卷十二　奸佞

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温大
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

晉簡文帝

冬十一月大司馬温入朝廢帝為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即位
温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
百世亦當遺（去聲）臭萬年

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王道子諷八座（六部尚書左右僕射）啟道子
宜加殊禮（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是也）護軍車胤（昌進反）印曰此乃成王所以
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豈得為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
嘉印有守

晉孝武帝

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貫）後宮時年近
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記）少者已而醉寢
清暑殿（孝武帝建在江寧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城內史壇奇麗夏月常有清風○壇音愷）貴人使婢
以被蒙帝面而弒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抱○睡中魘也）暴崩太子即位
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

晉安帝

三月劉牢之叛附於桓元司馬元顯軍潰（會）元入建康自以太
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自殺○元入京
師（即建康今江寧府）稱詔解嚴自為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
楊州牧復讓丞相而為太尉斬元顯尚之等以劉牢之為會稽
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
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

易知摘要類編　卷十二　奸佞

反王兗州（王恭）近日反司馬郎君（司馬元顯）今復反桓公（桓元）一人三反
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
縊（意）而死

春桓元自為大將軍　秋九月元自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元表請歸藩使帝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臨平湖
開江州（今江西南昌府）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為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
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複姓）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
為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
至是卞範之為禪詔逼帝書之遣司徒王謐（密）禪位於楚出居
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元築壇於九井山（在太平府城北南山有九井）北郎

帝位改元永始封帝爲平固（故城在江西贛州府）王遷於尋陽（今江西九江府）元
入建康宮登御座而牀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
厚地不能載元大悅
冬太尉劉裕帥師襲荆州殺都督劉毅
太尉劉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十二月太尉裕自加
相國揚州（治建業今江甯府）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受
十二月宋公劉裕弑帝于東堂奉琅邪王德文即位

宋文帝

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爲營陽（今湖廣永州府）王遷
于吳（今江南蘇州府）六月弑之迎宜都（今湖廣荆州府宜都縣）王義隆于江陵（郎荆州府）
殺前廬陵王義眞以謝晦行都督荆湘（今湖廣長沙府）等州軍事

宋廢帝

宋弑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彧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彧建安
王休仁山陽王休祐俱幽於殿內）湘東王彧主衣阮佃夫及子業左右壽寂之
王敬則等陰謀弑子業先是子業遊華林園（在江甯府東北）竹林堂使
宮人倮（華上聲赤袒也）○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
子罵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蓋謂不至麥熟時死也）於是巫覡（亦○能齊
肅事神明者女曰巫男曰覡）言竹林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悉屛（丙）侍衛與
群巫綵女射（石）鬼於竹林堂壽寂之等抽刀前弑之宣太皇太
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彧即位大赦○（宋順帝準昇明元年）
（魏太和元年）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弑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自
爲司空錄尚書事宋主昱自京口旣平（去年秋宋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

（京口今江南鎮江府）驕恣尤甚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晝臥裸袒昱令起立
畫腹爲的引滿將射（石）之道成斂板（手板笏也）曰老臣無罪乃更（平聲）
以骲（泊）箭（骨鏃箭不能傷人）射中（去聲）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
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殷伊尹放太甲漢霍光廢昌邑王）
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越騎校尉
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
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賢寳云未詳處所）
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玉夫萬年
刎其首奉伯袖之稱敕開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道成
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王敬則拔刃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

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刃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
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遂以太后令數（上聲）昱罪惡追廢爲蒼梧
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
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出鎭東
府劉秉爲尚書令袁粲鎭石頭（城名在江甯府治西）粲性沖靜每有朝命
嘗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
即日受命

齊高帝

齊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爲汝陰王徙之丹陽以褚淵爲司空
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啟譬令出
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

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是曰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朏稱疾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底○舍也凡郡國朝宿之舍率名邸）司空褚淵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卽皇帝位奉宋主爲汝陰（今江南鳳陽府潁州）王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以褚淵爲司徒

秋七月齊蕭鸞弒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僕射王晏總尚書事西昌侯鸞以廢立之謀告晏及丹陽尹徐孝嗣皆從之

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諶惶遽從之鸞使諶先入自引兵入雲龍門齊主聞變猶爲手敕呼蕭諶俄而諶引兵入閤（蛤）齊主拔劍自刺不入輿接而出行至西弄（亦作衖○今人謂小巷及過道屋爲弄）弒之以太后令追廢昭業爲鬱林（今廣西潯州府）王迎立新安（今江南徽州府）王昭文吏部尚書謝瀹方與客棊聞變竟局還臥竟不問外事大匠虞悰竊歎曰王徐（王晏徐孝嗣）遂縛袴（戎服也又曰急裝也）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新安王卽位年十五以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封宣城（今江南寧國府）郡公

齊宣城王鸞廢其主昭文爲海陵王而自立

夏四月梁王衍稱皇帝廢齊主爲巴陵王（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於梁衍奉和帝爲巴陵王宮於姑孰）遷太后（宣德太后）于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雌）

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名勰）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遣從子天光告之子攸許之榮乃起兵發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太后用徐紇計遣李神軌帥衆拒之別將鄭先護鄭季明守河橋（造舟爲梁在河南河南府孟津縣）四月子攸潛自高渚渡河會榮於河陽（卽孟津縣）濟河卽位以榮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先護季明開城納之將軍費穆亦降徐紇鄭儼皆亡走太后落髮出家榮召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於河橋遣騎執太后及幼主至河陰（今河南開封府河陰縣）沉之河榮至陶渚引百官集於行宮西北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朝臣貪虐不能

匡弼之罪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元略以下死者二十餘人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榮乃議欲遷都其將汎禮固諫乃奉魏主入城大赦榮猶執遷都議都官尚書元諶爭（諍）之榮怒曰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恐元諶乎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諶顏色自若乃捨之後數日榮與魏主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杭）乃歎曰元尚書之言不可奪也由是罷議

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焚）州（今山西汾州府）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曄（葉）于長子冬十二月入洛陽遷其主子攸于晉陽而弒之

梁中大通三年魏節閔帝普泰元年王爾中興元年春二月魏樂平王爾朱世隆廢其主曄而立廣陵王恭(是爲節閔帝) 爾朱世隆兄弟密議以魏主曄疏遠無人望欲立近親廣陵(今江南揚州府)王恭羽(高祖弟)之子也好學有志度以元乂擅權陽得瘖(因□瘂也)疾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高祖(孝文帝)猶子夙有令望沉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爲主則天人允協矣天光使爾朱彦伯潛往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乃廢曄而立之邢子才爲赦文叙敬宗(孝莊帝)枉殺爾朱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敬宗年號)手翦强臣非爲失德直(但也)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魏主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

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朗而立平陽王脩(孝文帝孫是爲孝武帝)自爲大丞相

魏大丞相歡舉兵反 秋七月魏主脩奔長安歡入洛陽推清河王亶承制決事魏主以宇文泰爲大將軍尚書令

閏十二月魏大丞相泰進毒弒其君脩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所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貫)一時景常輕之嘗言於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今河南省等地)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高歡)在吾不敢有異王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謂高澄鮮卑東胡種名)共事矣及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擁兵自固歡卒遂以河南降魏魏以景爲太傅大行臺

侯景復以河南叛附于梁梁封景爲河南王遣兵援之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於梁請舉河南十三州內附梁主召羣臣廷議僕射(夜)謝舉等皆曰頃與魏和邊境無事不宜納其叛臣梁主曰機會難得豈宜膠柱先是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實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梁主意對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天默誘其心) 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願陛下無疑梁主乃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謂黃河之南之北之諸郡)諸軍事遣司州(治河南汝甯府信陽州)刺史羊鴉仁督桓和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趨)懸瓠(卽汝甯府)以應之平西諮議周宏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十一月景以正德稱帝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俄而景至正德帥衆迎之景軍乘勝至闕下列兵繞臺城(在江甯府治東北卽晉建康宮城) 十一月朔正德卽帝位以景爲丞相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取諸府藏

錢帛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作）尚書省為薪撤薦
剉以飼馬軍士或煮鎧（鎧○甲也）熏鼠捕雀而食之侯景眾亦饑東
城（今江南鳳陽府定遠縣）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短）其路景甚患之王偉
請偽求和以緩其勢景從之拜表求和太子白梁主報許之梁
主敕諸軍不得復進詔以景為大丞相豫州（治鳳陽府壽州）牧遣僕射
王克與王偉等盟既盟而景圍不解了無去志梁主常蔬食至
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邵陵王綸乃因使上雞子數百枚
三月侯景復攻城晝夜不息城陷梁主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
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
衛稽（啟）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梁主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

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王僧貴曰吾常
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
慴（同懾音詹入聲）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矯詔大赦自
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邵陵王綸奔會稽（今浙江紹興府）柳仲
禮及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景更以正德為大司
馬正德入見梁主拜且泣梁主曰啜（拙）其泣矣何嗟及矣

北齊文宣帝

五月齊王洋稱皇帝（是為北齊顯祖文宣帝）廢東魏主為中山王東魏徐
之才宋景業善圖讖因高德政勸齊王洋受魏禪洋以告婁太
妃太妃曰汝父（歡）如龍汝兄（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
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
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元魏故事凡欲立皇后皇子必先以
金鑄其像而占之以鑄成者為吉不成則不得立也）乃發晉陽洋至鄴使侍中張亮等見
東魏主逼以禪位魏主斂容曰推挹（讓也）已久謹當遜避乃下御
坐步就東廊詠范曄（葉○宋文帝時人作後漢書）漢獻帝贊（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
四百永作虞賓）遂遷於北城（在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遣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
於齊齊王洋即皇帝位於南郊封東魏主為中山（今直隸正定府定州）王
追尊獻武王（歡）文襄王（澄）皆為皇帝

梁簡文帝

秋九月侯景自稱漢王景又自加宇宙（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大將軍
都督六合（亦天地四方也）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梁元帝

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

陳高祖武帝

冬十月梁陳公霸先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為江陰王

陳文帝

陳主不豫以太子伯宗柔弱謂安成王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
頊拜泣固辭陳主又謂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等曰今三方鼎
峙（池上聲○立也）四海事理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
皇太子聖德日躋（升也）安成王足為周旦（周公旦）若有廢立之心臣
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司馬溫公曰孔奐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面辯廷爭以絕覬覦以為誠邪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外若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奈何於若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托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周靜帝

夏五月周主贇殂隋公楊堅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

天元昏暴滋甚后父隋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天元不豫堅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周主入居天臺尊楊后為皇太后以楊堅為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

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複姓)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隋高祖

隋王堅稱皇帝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即皇帝位

秋七月太子廣弒帝於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

遂昌尹氏曰弒逆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況太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其可輕加惡名使之為萬世之罪人哉煬帝之事按之分注參之通鑑止謂中外頗有異論及考以北史隋史亦皆不載其事獨宣華夫人陳氏傳所述與通鑑畧同然皆不敢正名定罪今綱目乃大書楊廣弒父與君之事揭而名之豈亦別有據邪始嘗疑之不得其的既而推考至大業八年殺張衡之日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命殺之嗚呼楊廣弒逆之獄至是始得其正矣當廣令張衡入殿侍疾之時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是衡之為逆蓋無一人在旁得知之者迨其臨刑之際始大言而發其謀此則天使賊黨正楊廣大逆之誅耳綱目正名定罪直筆書之固非若許世子止之不嘗藥而受此惡名者也嗚呼楊廣弒逆之罪既明則義兵可舉人人得而誅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春秋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胡傳按左氏矣○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忽君父而不慎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謹也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

隋恭帝 侑

隋宇文化及弒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

唐太宗

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萬紀上言宣(州名今江南甯國府)饒(州名今江西饒州府)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民○錢貫也)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擲也)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視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唐高宗

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荊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四人之死一也或書伏誅或書遂殺綱目有以斷斯獄矣)

初房遺愛(元齡子)尚太宗女高陽(今直隸保定府高陽縣)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屠(僧也)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職掌後宮貫人采女事)陳元運伺宮省禨祥(吉凶之先見也)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荊王元景為主以舉事主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罪上令長孫無忌鞫(菊○推窮罪也)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吳王恪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惡(如字)無忌欲因事誅之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矢思

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
皆得罪罷元齡配饗○上欲立武昭儀爲皇后李勣入見上問之
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褚遂良固執以爲不可事當且已乎對
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
華谷范氏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親賢遺嗣唐室中絶皆勣之由其罪深矣太宗以爲忠誠以託孤而其大節如此昔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民○錢貫也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
名也乃止匪舒又爲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
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觀四壁有數天子不祥

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初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太
后命來俊臣鞫菊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
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
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
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
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
甚尋亦爲太后所殺
郭霸以諂諛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
喜曰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拾遺張德生男私殺
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談○猶言一臠謂一口之食也上表告之明日太
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
頭伏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
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
事不宜明白但摸稜稜四方木摸之可左可右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
稜三月雨去聲雪○記異也蘇味道以雪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
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
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

災豈得誣以爲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爲去聲之罷朝時又
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颺明其失也書益稷注大言而疾曰颺曰凡
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謂三公也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爲
之愀悄然悚動之貌
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
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
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稿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
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謂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
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
積怒嘗欲中去聲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楊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平聲)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

上女安樂(今陝西臨洮府狄道縣)公主適武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宮中獄名)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博具也)而自爲(去聲)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朔)勸上誅諸武不聽上遂以三思爲司空同三品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彥範瀧(雙)州(今廣東肇慶府德慶州)柬之新州(今肇慶府新興縣)恕己竇州(今廣東高州府信宜縣)元暐白州(今廣西梧州府博白縣)司馬員外長任削其勳封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元暐爲武三思所殺○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同榜)於天津橋(在河南府城西南)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爲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菊)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瀼(曩)州柬之於瀧州恕己於環州元暐於古州崔湜(殖)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以大理正周利用先爲五王所惡貶官乃薦之三思使攝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元暐已死執彥範暉恕己皆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

唐元宗

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草部藥名研爲粉而服之味辛溫主殺鬼精物蠱毒惡氣消癰腫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粉中置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去聲)上佩刀荊州(今湖廣荊州府)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京城之兵謂之北軍衛宮之兵謂之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爲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令問王守一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羲斬之懷貞自縊(意)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上皇之命曰誥謂皇帝先前曾承此誥命)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

主流嶺南（今廣東道）尋以湜與（預）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景雲二年以陸象先同平章事）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上聲）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密爲（去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宋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跋○旱神也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

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爲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宋璟蘇頲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王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爲變貶毛仲福順等於遠州追賜毛仲死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尤爲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決勢傾內外

李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孝經將順其美注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飛龍廐日以八馬列宮門外號南衙立仗馬）食（飼）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津）嘗上書言事黜爲下邽（規○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令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爲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淡○餌之也）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閑入聲）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

（祿山本營州雜胡故稱）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促）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蠢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恕）北邊天下之勢

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遊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姜上聲)褓(負兒衣)裹之使宮人以綵輿舁(預○對舉也)之上問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祿山既兼領三鎭(范陽平盧河東三道藩鎭)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顧內懼又見武備隳(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尙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以尙莊通儒

及將軍孫孝哲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奈)元皓田承嗣田乾眞阿史那(突厥三字姓)承慶爲爪牙

唐肅宗

安慶緒殺祿山○(不書弒賊之也故太子臨書誅殺莽安慶緒書殺祿山史朝義書殺思明臣不臣故子不子也綱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矣)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平聲)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嚴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豎(汝)李豬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莊謂之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從之又謂豬兒曰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前○刀斬也)祿山腹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爲太子尋襲僞號然後發喪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史思明猜忍好殺羣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淸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淸爲後旣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敗(朔)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召思明宿衛將曹將軍者與之謀遂以兵入射(石)思明殺之朝義卽僞位使人至范陽殺朝淸

寶應元年春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初管崇嗣代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爲政寬弛上聞以鄧景山代之有

裨(皮)將(偏將也)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爲節度使從之

肅宗在唐雖僅能克復二京然紊亂名分實始於此蓋自前日平盧置帥由軍士廢立於是軍權倒置遂不可解自是而後承襲爲常至於唐亡而後已君子觀綱目前後所書則知唐之亡也由於藩鎭而藩鎭之禍實始於肅宗

唐代宗

僕固懷恩自以兵興已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搆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爲先帝掃淸河曲(今大原府河曲縣)一也男玢(賓)陷虜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

天寶末同羅叛遣郭子儀討之僕固懷恩子玢兵敗降虜旣而逃歸懷恩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瑒爲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旣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拜天顏又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臣奏駱奉仙非不披（臚）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議之遠近無不疑阻備不納恩懇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惟陛下圖之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諷令入朝懷恩竟不奉詔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權薦關播儒厚可鎮風俗遂以爲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

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曏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初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眞卿欲出之眞卿謂曰先中丞傳（轉去聲）首至平原眞卿以舌舐（特上聲）面血（先中丞謂盧杞父弈也天寶中拜御史中丞傳驛遞號也也安祿山陷東都弈被殺傳首至平原時顏眞卿爲平原太守執其使取弈首以舌舐其面血繼以蒲身瘞之）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覺）然（驚顧貌）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於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爲（去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决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眞其人也上以爲然

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詔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上以懷光附賊將幸梁州（今陝西漢中府即山南道治）山南節度使嚴震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勳）奉表上語之故勛詣梁州取震符召用誠壯士自後擒之送震杖殺之

以嚴綬爲刑部員外郎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鎭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謂於常稅之外或方或圓宛轉設法所致）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江西節度使）在江西（治江西南昌府）有月進韋皐

（西川節度使）在西川（治四川成都府）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治浙江紹興府）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爲元衡遊說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石）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衞之王士則

承宗叔父元和四年自歸京師拜神策大將軍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爲捕得鞫（鞫）之晏等具服張宏靖以爲疑上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恕）蔚（鬱）州（今大同府蔚州）時河南盜賊蜂起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貫）諸軍若輔以舉事代（見同振武）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會代北荐（賤）饑（連歲饑也）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

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於是盡忠夜執文楚繫獄克用帥其衆趣（趨）雲州（即大同府）行收兵衆且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爲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敕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爲防禦使詔國昌語（去聲）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

兵部郎中張濬先亦拜田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濬恥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常蒙不外既虞玷辱何憚改更（耕）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

三月進朱全忠爵東平郡（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王

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殺韋昭度李谿○初王行瑜求爲尙書令不得（韋昭度密奏以爲不可）怨朝廷王珂（軻）王珙（拱）爭河中行瑜及韓建李茂貞皆爲珙請不能得（珂珙皆重榮子珂李克用之婿克用表請賜珂節鉞珙厚結行瑜茂貞韓建更上表請以珙爲河中上允克用之奏以珂爲護國留後○護國軍即河中）恥之行瑜茂貞建各將精騎兵數千人入朝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隳（灰）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初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拒命韋昭度與王建討之三年不能克昭度竟爲建所逐）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行瑜等輒殺之請除王珙河中上許之三帥皆還本鎭（尋李克用舉兵討三鎭茂貞韓建上表請罪上諭克用專力討行瑜）

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印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初崔印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鎭天下遂有篡奪之志印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至是全忠欲遷天子都洛（洛陽）恐印立異密表印等專權亂國請並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貶之而以裴樞獨孤損分判六軍三司全忠密令朱友諒殺印及元規等數人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上發長安二月至陝朱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李繼徽）岐（李茂貞）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時上御延喜樓及下裴樞已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印召朱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上遂

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遂墟上至華州（今陝西西安府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痕入聲）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紇干山即紇真山在山西大同府城東北紇真胡語猶漢言千里其山冬夏積雪故云）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全忠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秋八月全忠弒帝於椒殿太子柷卽位○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悲泣時李茂貞等移檄（吸）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蔣元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元暉遣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弒之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柷於柩前卽位時年十三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鎭

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等三十餘人

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貶獨孤損裴樞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官有差自餘或門冑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者皆指以爲浮薄貶之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

六月梁郢王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梁主長子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梁主特愛之常留守東都次郢王友珪其母娼也爲控鶴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爲東都指揮使初張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憚之后殂梁主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爲太子友珪心不

平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珪與統軍韓勍合謀以牙兵雜控鶴士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段秀實罵朱泚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梁主腹刃出於背以敗氈裹之瘞（意埋也）○於寢殿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友文謀逆賴友珪忠孝將兵誅之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爲友珪謀多出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乃發喪卽位

唐以李紹欽（卽段凝）爲泰寧節度使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掖宮旁舍）故有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傅（附）粉墨與優人共

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以手擊之也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唐主悅厚賜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疾莫敢出氣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四月朔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唐主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而唐主為流矢所中須臾遂殂左右皆散鷹房人善友斂樂器覆尸而焚之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質實云未詳處所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止為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

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勸勉進上帝號也嗣源不許

唐閔帝

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會○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降統軍西都留守王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

唐主出奔夏四月石敬塘入朝遇於衛州殺其從騎○初唐主客與慕容遷謀使帥部兵守元武門及是以五十騎出門謂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馮道入朝及端門聞變乃歸至天宮寺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從珂自陝而東四月唐主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塘大喜問以大計敬塘聞康義誠叛去俯首長歎數四敬塘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騎獨置唐主而去敬塘遂趣洛陽

遂昌尹氏曰書唐主出奔而不言其所往則是迸竄奔逸迸無所之也石敬塘之觀望挾六鎮擁強兵聞難入朝言可制變非惟當自力扶持唐室或有可濟之理既不能然乃反殺其從騎是猶奪饑者之食而引繩以縊絕之耳甚書於此然則非特從珂反敬塘亦反矣悖亂一至於此可勝歎哉可勝誅哉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

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宜即帝位乃即位於柩前

唐廢帝

以馮道同平章事

晉高祖

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遇無比

漢高祖

漢以馮道為太師

漢隱帝

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贇以太后誥廢為湘陰公令郭威監國○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擁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

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匆有憂疑至
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進 勸勉進上帝號也 贇至宋州 今河南歸德府
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郭威
召馮道先歸太后誥廢贇爲湘陰 今湖廣長沙府湘陰縣 公以侍中監國
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

周世宗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五代之臣書卒未有官爵具者道也而書官書爵卒之何愧之也道以一身歷四姓十君無恥甚矣綱目於其進用備書之故唐書爲掌書記書爲端明殿學士書同平章事書同平章事書守司徒兼侍中契丹書爲太傅漢書爲太師中書令瀛王皆所以愧之也豈郭子儀諸賢比哉 道少
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
爲人淸儉寬宏人莫測其喜慍滑 骨 稽 詼諧也 多智浮沉取容嘗

著長樂老敘自敘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宋太祖

帝責張洎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
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爲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尙
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爲太子中允
史臣曰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辨舌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讒毁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爲反覆小人也

宋眞宗

三年春二月罷寇準知陝州○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
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
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 卽澶州 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
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
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
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
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 悄 然不悅欽若曰陛下知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
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
爲刑部尙書出知陝州 今河南河南府陝州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凡書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書曰有天書見於承天門深病之也天何言哉安有文字然則小人之逢迎其君眞宗之不辨其僞胥失之矣
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爲辱常怏怏不樂欽若度帝
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 河北也

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鎭
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乃可
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
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
書 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大禹時神龜負書出於洛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果有邪聖人以
神道設教 易觀卦彖傳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
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閒 閒○乘空閒處 爲
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尙猶豫會幸祕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
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邪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
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意乃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樽酒曰歸

與妻孥共之旣歸發封𤫊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
議正月乙丑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
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
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
二月朔卽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有黃
帛曳（異）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
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
皆再拜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捧）
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
復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

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浄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盛
以金匱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
改元欽若之計旣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
而天下爭言祥符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
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六月得天書于泰山（王欽若詣泰山得天書授中使馳捧詣闕）羣臣上帝尊號
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爲樞密副
使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
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搜）講
墜典大脩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

通蹤跡詭祕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
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爲司農卿分司南京○欽若判河南有疾
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紿（臺上聲○詐也）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
若信之卽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
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貶

夏四月貶寇準爲雷州（今廣東雷州府）司戸參軍李廸爲衡州（今湖廣衡州府）
團練副使○帝臨崩惟言寇準李廸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
廸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
（今山東萊州府）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

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諍）學士呈制草詞攺
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祝）先帝違豫之初罹（離）此震驚遂致沉
劇且使人迫廸行或語（去聲）謂曰廸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
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
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皇
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
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
暮乃罷

五月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臨川（今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
好讀書善屬（祝）文曾鞏（拱）携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爲（去聲）之延

譽擢進上上第授淮南（治江南揚州府）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
職安石獨否調（去聲）知鄞（銀）縣（今浙江甯波府鄞縣）通判舒州（今江南安慶府）文彥
博爲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脩薦爲諫
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復言於朝召爲羣牧
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
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爲今天下之
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
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平聲）革
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

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
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
廷每欲畀（秘）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

靜軒周氏曰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
豕孚蹢躅傳曰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
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無凶然其勢不可止也
故以羸豕孚蹢躅戒君子使深爲之備云古之聖人於一
陰始生之時其道雖微其勢必盛故謹微之意至於如此
宋自用安石變更法制毒流四海其禍至於宣靖而未已
然觀其所上之書則其矯世變俗之志昭然可見雖得遂
志於熙豐其進實基於嘉祐綱目因其召用而特書於冊
者以明小人肇禍之始此正姤之初六羸○柅音你蹢躅
豕蹢躅之戒耳其謹微之意益深切哉○音擲逐○柅
所以止車以金爲之孚必也蹢
躅跳躑也此易姤卦初六爻辭

二年春二月以王安石參知政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

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在道聞之
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
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
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
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辯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
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憸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
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
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
然無使有悔

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甯州（今陝西慶陽府甯州）知王

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
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
聖澤願勿移以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佞諛由是安
石力薦於帝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
還我爲之

下監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輔臣入賀雨帝示以俠所進
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
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
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
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砌）如

故惟方田暫罷
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曰投慨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王珪卒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禀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祕書丞賜姓趙○燕（卽幽州今直隸順天府遼都也）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童貫使遼道盧溝（在今直隸順天府西南）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貿貿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卽獻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遼主耶律延禧號天祚皇帝）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去聲）女眞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眞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睦州人方臘作亂○睦州（今浙江嚴州府）清溪（今嚴州府淳安縣）民方臘世居縣揭村託左道以惑眾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謂蘇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勔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甲也）冑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訹（恤誘也）○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卽斂手聽命不旬日聚眾至數萬

靜軒周氏曰嗚呼宋室自此亂矣方臘作亂自往年萌孽至是始書於策臘雖破滅而宋江金虜猾夏之謀接踵而起宋遂不支儻以徽欽昏淫相繼為亡宋之主則方臘之亂實起於重和初年是時徽宗失德既形禍已若此然則逆氣所鍾妖孽乘之尚復何說之有哉下書陷睦歙杭州陷婺處州陷衢州寇秀州如入無人之境然則花石之害民其就之弊至是甚矣識者可以察之後之有天下者可不戒諸

三月金立張邦昌為楚帝閤（蛤）門宣贊舍人吳革率眾討邦昌不克而死○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向北拜舞受冊卽位號大楚閤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是日風霾日暈（運○日傍氣）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
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眞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爾女眞既去能保如

今日乎大元帥康王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
轉禍爲福且省中禁中也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車駕未還下
文書不當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
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
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
遣人至濟州訪康王
霅閒張氏曰邦昌不死於金人立己之時今乃順衆情以迎康王可謂噬臍無及矣
扈戶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
位于魏國公旉請隆祐太后臨朝○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
遷顯職心不平之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

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等恃恩用事妄作威福陵忽諸將諸將
嫉之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
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
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時以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
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卽捽卒下馬
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卽與傅擁兵至行宮執康履等
斬之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逼帝傳位皇太子請隆祐太后同聽
政太后出見傅等諭之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
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朱
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白帝曰傅等

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
後圖之緒帝乃卽坐上作詔禪位於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
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旉卽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爲
睿胃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
元明受
帝奔明州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
杭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
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
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九月金立劉豫爲齊帝○金遣高慶裔異及知制誥韓昉備璽

綬寶册立劉豫爲大齊皇帝世脩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
官九月豫卽位都大名府今直隸大名府改明年爲阜昌元年
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
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
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
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
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栗孫
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
豈無譏察訶呵○問也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平聲從軍撻懶金人
縱之必質至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滄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

檜善蠱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
謂輔臣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
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剃）遣使於金但
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
撻懶陰縱之使還也
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
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
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
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
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
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
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俊因刦以私事貴懼而
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鵰（貂○大鷙鳥）兒以姦貪屢為
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構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
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
江（今江南鎮江府）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
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為
獄以待之俊親行鞫（菊○鞫問）鍊（鍛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
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

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
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
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寺周三畏
鞫之鑄引飛至庭詰（乞）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剌字以青涅之○剌音戚）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
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
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
夫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
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
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

為言卨喜白檜卨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
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附）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
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㒟（烏）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
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
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
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今湖廣武昌府武昌縣）公岳飛○歲已暮
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
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治廣東廣
州府）詔祕書少監秦熺（希）僞曰歷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熺

養之南省禮部擢為第一檜以為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為首熺次之歷官秘書少監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以熺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illegible]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為己功自領其事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

秋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沖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徼驕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沖嘗為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

老倔强猶昔

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致仕是夕檜死

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讎斁倫妒○書洪範篇彝倫攸斁斁敗也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鉏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朱子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illegible]以長[illegible]宮藉口[illegible]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見[illegible]宋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復思[illegible]以[illegible]等為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遂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宋孝宗

五月史浩免○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浩因奏言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去也○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屬浙江

宋寧宗

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敘其知遇之意衰遲之失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

之適後至閽昏人守門隸也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開暫入聲未及閉遂俯低頭僂樓○曲背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以趙師𢍰擇為工部侍郎師𢍰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𢍰最後至出小合同盒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拙大珠百餘顆眾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去聲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去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眾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

眞田舍閒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嘷（豪）叢薄（木曰林草曰薄）視
之乃師羿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皆附韓侂胄者松諂
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
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
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六月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姚
翀詔以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使改楚州為淮安軍
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忽必烈引還鄂州圍解蒙古攻城益急似
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

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聽走鄂以蒙古主訃聞似道再遣京往請
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亦聞阿藍
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乃許之遂拔砦而去遣張傑閻旺以偏
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
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壑）經來脩好（去聲）賈似道幽之
眞州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
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即位欲來脩好以郝經為翰林侍讀學
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恐經至謀泄
竟拘留於眞州（今江南揚州府儀眞縣）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
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朔）上書於帝及
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
晝夜守邏（羅去聲○巡也）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死生進退聽
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時
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詣淮東制司訪問
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埸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
蒙古使者久留眞州不報○（蒙古遣使以脩好來其意善矣賈賊不虞宋之將亡危如朝露反拘其行人果何義哉噫南宋之亡也理宗啟之而賈賊促之也於蒙古乎何尤）

二年（蒙古至元三年）春正月江萬里罷○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
之萬里以身掖（挾持也）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
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

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
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
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上聲○巡視也）邊而陰
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
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
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破
樊攻具以向襄陽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阿里海涯身至
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
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

勿治且加遷擢文煥乃出降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爲前鋒阿朮
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爲襄漢大都督
事聞似道言於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
出當不至此
宋恭宗 賈似道復請和于元伯顔不許○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
撫且以荔子黄柑遺(去聲)伯顔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
如開慶約阿朮謂伯顔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伯顔乃令囊加
歹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
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囊加歹歸報京亦還
元英宗 秋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初

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産(是年六月追奪鐵木迭兒官爵籍没其家貲)鐵失等以奸黨
不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甯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
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
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黨
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
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鐵失先與
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
弑帝於卧所時年二十一(廟號英宗國語稱曰格堅皇帝)
明英宗 六年夏四月太監王振矯詔以工部郎中王佑爲工部右侍郎
○振既弄權佑以諂媚超擢與兵部侍郎徐晞極意逢迎之佑
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顔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
老爺所無兒安敢有聞者鄙之
明憲宗 六月復西廠命汪直仍刺事○御史戴縉言近年災變洊(薦)臻
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太監汪直釐(離○治也)奸剔弊允合
公論而止以官校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誠任人命
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上悅時縉九年不遷以覬(記○希幸也)
進故頒直其自陳一事尤直所喜蓋直常惡商輅左都御史
李賓難於施行也御史王億言汪直所行不獨可爲今日法且
可爲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上以二人言復西廠直仍刺事
明武宗 夏六月甯王宸濠反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先

是朝廷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顔頤壽戒飭宸濠
元等方行而京師競傳以爲且擒治甯王宸濠偵(稱○諜者曰游偵謂之細作)
卒林華者即兼程逃歸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
宴鎭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罷宴遂密召奸黨劉養正劉吉等
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鎭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殺其
不附已者因而舉事乃夜集鄱陽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廿四
等飭兵器以候待旦急召致仕侍郎李士實入以謀反告之士
實唯唯而已尋各官入謝拜畢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
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
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毅然曰密旨安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

往南京汝保駕否燧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無二日臣安有
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命縛燧眾駭愕相顧失
色按察司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
殺耶顧燧語曰我欲先發不聽今制於人尚何言宸濠並縛之
訊逵且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宸濠喝校
尉火信等拽葉燧逵出惠民門外殺之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
思聰金山右布政胡濂參政陳杲稿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
事顧鳳都指揮許淸白昂並太監王宏俱械鎖下獄思聰黃宏
不食死劉養正常言帝星明江漢間故屬祝意宸濠至是與李
士實謀令參政季斆效僉事潘鵬師夔持檄吸諭降諸郡縣左

布政梁宸廉使楊璋副使唐錦為所脅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
正德年號指斥乘輿以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相參政王綸
為兵部尙書總督軍務大元帥分遣逆黨婁伯王春等四出收
兵閏廿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今江西南康府知府陳霖等遁
走進攻九江今江西九江府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頴等亦遁城俱陷
十二月以南京吏部尙書嚴嵩為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時
禮部選譯亦○通夷夏之言者曰譯字諸生嵩至即受貨賄已而苞苴裹曰苞藉曰苴以物相遺者必苞苴之過多更高其價御史桑喬列其狀請罷黜之嵩
乃疏辨求免給事中胡汝霖復劾其穢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得
飾辭自明以傷大體帝乃令以後大臣被劾宜自省俯勿得疏

辨嵩懼益為恭謹以媚上
十二月趙文華罷○文華既得寵眷乃稍欲結知帝不稟嚴嵩
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上曰
嵩有是方不奏乃文華奏我嵩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
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嵩取疏示之文華慚頓首謝罪嵩怒不
令起呼左右拽葉出令門者毋得為文華通文華日憂懼不知
所出從世蕃乞憐為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憐之然嵩意終未
慊也又文華初賂世蕃金絲幕莫一具其姬二十七人皆寶髻
計一世蕃以為薄恨之乃為疏草使上引疾歸帝從之而是時
上方倚元以其疏中有病語怒削其職子戍邊

夏五月嚴嵩罷其子世蕃下詔獄以御史鄒應龍為通政司參
議○自徐學詩王宗茂楊繼盛沈鍊吳時來張翀董傳策或死
或戍縉紳皆畏嵩不敢言至是徐階曰親用事廷臣多知之未
發御史鄒應龍欲具疏一夕夢出獵見一高山射石之不中東
有培部塿其下甚壯樓俯平田有米草覆其上一注矢拉○蠟折也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諸司以事詣嵩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曰與東樓議之東樓世蕃別號也遂上疏劾世蕃數上聲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乞罷
於理因及嵩植黨蔽賢溺愛惡子且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
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上覽之心動命嵩致仕乘傳○轉去聲○傳驛車也去而下世蕃於獄擢應龍嘉其敢言鄢懋卿等屬祝法司[illegible]

坐世蕃贓銀八百兩擬罪上請於是戍（恕）世蕃雷州衛子鵠鴻及其爪牙羅龍文牛信等分戍邊遠衛家人嚴年錮獄追贓年最黠（閑入聲○狡也）惡即士大夫所呼爲萼山先生者也上猶以嵩故特宥其孫鴻爲民嵩既去上念之諭徐階曰嚴嵩已退伊子已服罪敢有再言如鄒應龍者俱斬

張居正及馮保謀殺前大學士高拱未遂而罷○庚子早朝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僞作宦者狀袖有佩刀趨走惶遽左右執之馮保立鞫（菊）之曰南兵王大臣矣自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保使客報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柰無妄指可借以除高氏先是大臣爲戚帥三屯營南兵不遂流落都下爲人巧捷便佞一中貴暱之至是令稱拱使敀籍武進縣即令厠卒辛儒衣大臣蟒袴子二劍劍首飾猫精異寶送繫廠中入以聞請究主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即付保鞫保令辛儒昇（丙）語大臣曰第言高相君怨望使汝來刺願先首免罪即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榜（邦○笞也）掠死矣儒日與大臣狎款即令誣拱家人爲同謀獄具保飛發五校械拱僕而居正前疏傳中外口語籍籍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於吏部尙書楊博博曰迫之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銳（胃）持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不懌左都御史葛守禮語楊博過張公必諍之博曰向已告矣守禮曰輿望屬（瓜）公謂公能不殺人

媚人耳大獄將起公奈何以已告爲解即共詣居正居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謀人至即疏處之耳守禮曰願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應博曰願相公持公議居正憤然入內取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而居正忘之守禮識居正字笑而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爲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即上聞先政府邪吾兩人非謂相公甘心（謂快意殺之也）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何以教我博曰此須得一有力世家與國休戚者乃可委治居正悟言於上命馮保與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希孝詣楊博問計博曰公第使善詷校尉入獄訊刀劍口語所從來雜高家僕稠衆中令別識且問見高公何所今在何地則立辨矣希孝如博言使善詷校尉密詢大臣何自來則來自保所語盡出保口校尉即告大臣入宮謀逆者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實或免罪大臣哭曰始紿（臺上聲○誑也）我主使者罪大辟自首無恙官且賞豈知當實言高家僕逮至希孝雜諸校中令物色大臣不辨也及會審風霾大晦雨（去聲）雹東廠理刑官白一清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頃之天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何雜治也馮保即問曰誰主使者大臣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又問爾言高相公何也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相公希孝復詰（乞）其蟒袴刀劍曰馮家僕辛儒所予保益懼遂罷審保密

飲去聲大臣生漆酒瘖因瘂也○之而客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殷內監
者年七十餘奏上曰高拱故忠臣何爲有此隨顧保曰高鬍子
是正直人張居正故懷忮至刻必殺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
大沮而內監張宏亦力言不可於是上下刑部擬罪竟論大臣
斬拱被居正齮擬齕痕入聲○齧也杜門屏丙居仕宦中州者不敢過
新鄭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 卒枉道他去

明熹宗

五年春正月起崔呈秀復爲御史○呈秀爲高攀龍所糾乃微
服叩賂魏忠賢願爲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遂出中旨免
其勘起用時忠賢竊柄動曰中旨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阿忠賢
意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時論鄙之

夏六月浙江巡撫潘汝楨請爲魏忠賢建祠宇乞賜額從之時
汝楨疏先至而巡按劉之侍疏遲至一日忠賢怒削奪之
壬戌二年山東妖人徐鴻儒反鴻儒鉅野人遷居鄆城以白蓮教惑眾聚黨數千人又深州人
王森曾救一妖狐狐斷尾令藏之招人人聞異香多歸之
號聞香教森死遺貲巨萬子好賢藉其貲以結客有異志
景州人于宏志立棒箠會聚惡少年好賢與通客約鴻儒
於八月望日三方同起鴻儒先發據梁家樓攻鄆城知縣
余子翼遁去
遂據其城

明莊烈帝

冬十一月府谷今陝西延安府府谷縣 民王嘉印倡亂延安人張獻忠從
之是歲延安大饑嘉印作亂獻忠從之獻忠陰謀多智賊中號
八大王其部最強旁掠延安諸郡邑
十二月米脂今延安府米脂縣 人李自成起爲盜延安饑不沾泥楊六
郎王嘉印等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揭竿爲盜自成惟狡黠
閒入聲 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往投焉已而參政洪承疇擊賊
破之不沾泥等相次俘獲自成走匿山澤間得免
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僞死私遁總兵馬岱自
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
降或遁僞權將軍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至幽州即順天府會同館
暫繳京師大震詔三大營屯齊化門外

宦寺

秦始皇帝

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立石頌德七月至沙丘崩宦者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爲太子殺扶蘇蒙恬○始皇東巡七月崩於沙丘祕不發喪棺載轀輬車中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與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强力通獄法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高有罪使毅治之當死始皇赦之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之

二世皇帝

以趙高爲中丞相○謹按封拜例曰凡宦者除拜當書者皆加宦字據此宦者初拜相當書宦者或云始皇三十七年已書宦者趙高但漢延熹二年兩書宦者單超不嫌重複此不書宦者傳漏耳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矣

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弒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爲王

九月子嬰討殺高夷三族○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屠武關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詐爲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殺之射郎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上帷坐幃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鬭傍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願爲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爲王如故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苑中九月高令子嬰朝見受璽子嬰稱疾不行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

漢元帝

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爲中書令○據上令注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稍考前漢刑臣與政恭顯爲罪之魁此書石顯爲中書令而前不書弘恭爲中書令亦是闕漏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爲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遣使者祠祭其冢終帝之世是歲恭死遂以顯爲中書令

漢成帝

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道死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顓權擅勢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由是嘿嘿不自安

漢和帝

以宦者鄭衆爲大長秋○大長秋何宮闕職也以宦者爲之常事爾何以書賞功也自鄭衆與於大謀而宦者之權盛矣漢室之禍兆矣故謹書之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漢安帝

封鄭衆爲鄛（巢）鄉（在河南南陽府）侯○（元帝之篇書宦者爲中書令而已未聞封侯者也宦者封侯漢末之禍始此矣）宦者封侯自此始

以宦者江京李閏皆爲列侯（事必有待貶斥而惡始見者亦有不待貶斥而惡自見者自鄧后即世至是僅四閱月而安帝初政所行乃爾觀綱目所書封宋楊四子及宦者之事則其不德之實曉然可見此正所謂不待貶斥而惡自見者帝之所爲若此而猶欲追怒鄧氏不亦謬乎）

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閻顯等遷太后于離宮

封程等十九人爲列侯（致堂胡氏曰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閻后妒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橫譖太子廢之而不能辨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閹尹國無人焉漢氏之衰可知矣）

漢桓帝

封宦者單超等五人（單超唐衡左悺徐璜具瑗）爲列侯

晉惠帝

初宦者孟玖有寵於成都王穎與陸機有隙至是玖譖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衣著（灼）白帢（慊○帢巾帽士服也狀如弁缺四隅）與秀相見爲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例○華亭在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俗名唳鶴亭今爲接官亭松江產鶴唳鶴鳴也）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陸雲（機弟）及機司馬孫拯（整）下獄玖催令殺雲夷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踝（華上聲○踝腿兩旁曰內外踝）骨見（現）終言機寃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爲拯辭亦寃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寃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寃玖又殺之

唐元宗

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呂彊不書宦者賢之也此其不書何唐世宦者例不書也例不書也者不勝書也然則曷爲書爲將軍識也唐初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中宗時亦鮮有衣緋者力士爲將軍而宦官自此盛矣書爲將軍者唐世之禍始也）

秋安南（今安南國）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書遣內侍何譏也亂既平矣何譏焉褻國體重閹權兩失之矣○此後世內臣專兵之始真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元宗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元宗用楊思勗始）

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致堂胡氏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審能爲明皇忠計者寧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積夫孰與議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己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士大夫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唐肅宗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謹按唐書張皇后謂太子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遺聖皇其罪甚大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張后雖云有隙而輔國罪誠可誅代宗果能從母之命明正其罪上告君父而顯誅之則肅宗未至遽崩母后不致遇弒下可全昆弟之命上可振朝廷之威宦寺之禍或由此而息歟一失其

牧反波輔國矯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
囚殺之及其二子罪代宗之德名矣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横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
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與其黨陰
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
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授官
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衛太子於飛
龍廐勒兵收係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
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
輔國等殺后並係及兗王僴

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
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賀善贊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於張后而夫道弱
略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綱目因書而深
病之黨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曹操於伏后高華
於子后皆書弑此其書殺何罪張后也張后爲妻而制其
夫爲婦而逆其舅是大罪逆人也故不書弑
是故晉賈后書殺唐張后書殺皆罪之也

太子卽位○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卽位輔國恃功
益横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

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爲尚父而不名
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
之

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前書爲太僕卿矣又書加兵部
尚書矣於是復爲司空是三公
也宦者書爲司空魏
有劉騰唐有輔國
書以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又無既詞然以一宦者而居
上公之職又兼中書長官則唐室之卑從可知矣斯是禍
者非肅
宗乎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謹按李輔國宦官之罪首也宦者
拜官有之未聞爲三公者封侯有
之未聞進王爵者爲三公封王自輔國始或曰的爲輔國
也既書宦者於兼太僕卿之上進王爵何必復書乎曰漢
封單超爲列侯又以爲車騎將軍皆書宦者於其上考之
凡例加於除官以著其與政加於封爵以著其有功先儒
謂宦寺之禍甚於女寵漢唐傾危
實由此豈可不誠哉可不誠哉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解輔國行
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
上表遜位詔罷中
書令而留其爵

以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嗚呼唐室宦者之禍相尋於無窮
焉得而不亂哉是時亂根尚在而
代者已踵其後故書以元振爲大將軍則是一輔
國未去一輔國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乎吁

盜殺李輔國○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
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
宮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
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書盜殺何病唐也輔國罪惡滔天明正而誅固已晚矣而
行盜賊之計直書盜殺病帝之不能刑也是故唐不能誅而
李輔國而使盜殺之則書盜者不能誅楊光遠而使李守
貞殺之則書李守貞因其質而錄之而上之不能施刑者矣
李輔國賊天子遷上皇凌辱其罪大矣按以刑辟死有
餘辜代宗乃遣盜殺之何歟夫以天子而行盜賊之謀是
亦盜賊而已書盜殺李輔國不
知所謂盜者何人哉可愧甚矣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
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
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
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
振莫有至者中
外切齒莫敢言
胡氏曰孔子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老子曰公乃王
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危社稷於是
而權其輕重肆諸市朝則代宗之心如天地日月天下見
之而王道著矣今不以宗社爲念而專念其保己夫蕃戎
入寇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召見虜至便橋帝方出奔
其不爲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

二年春正月流程元振於溱州○元振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
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
用京兆擒之以聞敕流溱州
上念其功復令江陵安置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嗚呼宦者之
蠹至是深矣
宦者之權至是極矣書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
置使總禁兵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衆皆制於一閹

臣之手使之宣慰使之處置而猶以為未足又使之總統禁兵合內外之兵權以歸之他時脅制朝野門生天子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大書於冊為後鑒也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朝恩既為天下觀軍容處置使今又判國子監事則是文武大柄皆一宦者專之也直筆書之唐室為無人矣其為夙沙衛也不亦大乎

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命載為方略朝恩入朝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徙溫為鳳翔節度使外連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為虞皇甫溫至京師載留之因與溫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上以寒食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勿有憂懼

胡氏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輔國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之意如何耳其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及不可為然後為之故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蹤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為美歟既罷之又殺之復憑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以楊綰為國子祭酒徐浩為吏部侍郎○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䜩飲十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群吏上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不軌者上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遣中使發載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廟主

易知摘要類編《卷十三》宦寺　六十三

唐憲宗

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于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弒也曷為不書弒罪唐之君臣也宦志弒逆舉朝恬然不能究數以正其誅而即位如常時綱目止曰暴崩所以深罪之也

賀善贊曰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真中興之主矣獨以失於承宗則以任承璀也蓋帝有二病一任宦閹二好進奉綱目終憲之篇非是無譏辭者末年信惑異端身陷大禍豈不重可惜哉

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易知摘要類編《卷十三》宦寺　六十四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湖廣岳州府澧州惲蘊為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郭釗昭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宏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殺璀及惲

唐敬宗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于室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唐世宦官殺君立君再見於此上遊戲無度狎暱銀入聲羣小善擊毬好手搏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

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耕）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弑帝於室內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隨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構）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明日江王即位更名昂是為文宗

華陽范氏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君弑不討賊君立不預謀二日之間宦者三易主而不關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勳德處之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

守澄亦宦官也曷為不書宦官予討賊也悟書殺何不予悟之受其立也然則江王宜立矣何以不書即位不予守澄之得立君也綱目之權衡審矣是故正統雖繼故有立不書即位者惟文宗不書始以宦閹立也自是為宦閹所立者又五君綱目亦不復異書即位從恒辭而唐亡矣

冬十月殺王守澄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憲宗年號）之逆黨（弑逆之黨）畧盡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者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為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為邠甯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為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為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中庭也）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往觀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真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莫）起執兵者甚眾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即舉軟輿迎上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

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擒舒元輿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命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敘涯等反事浮沉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擒獲賈餗李孝本李訓為人所殺傳（轉去聲○驛遞）於兩市（東西街也）腰斬於獨柳之下親屬皆死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上不豫知也○鄭注將兵至扶風（今鳳翔府扶風縣）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

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官有差（雖）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唐分宦寺為北司宰相為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殿名）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

唐武宗　內侍監仇士良致仕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平聲）閑常宜以奢靡娛（魚）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致堂胡氏曰士良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疎斥之道以忠信諫尊賢其職亦[illegible]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於疎斥而已哉故士良之術自以為智實甚愚也

唐僖宗　二年春正月以田令孜為中尉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宦者）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

致堂胡氏曰唐自明皇以來尊寵宦官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況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源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殺左拾遺孟昭圖○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孜屏（丙）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今四川嘉定州）司戶遣人沉（去聲）於蟇（麻）頤津（在四川眉州城東蟇頤山下）聞者氣塞

唐昭宗　李茂貞獻楊復恭與楊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荊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自宋道弼景務脩死

宦官皆懼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王彥範薛齊偓（握）等陰相與謀立太子至是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具得其狀出謂崔印曰主上所為如此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印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印等狀請太子監國印及百官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上驚起季述等出狀白之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眾情不可遏也印扶上與何后同輦嬪御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聲）上罪數十乃手鎖其門鎔鐵固之穴牆以通飲食季述迎太子入宮矯詔立之崔印密致書朱全忠使興兵圖返正季述

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副使
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祝官
暨汝因廢天子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
權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卽因希度遣親吏蔣元暉如京師與
崔印謀之
以韓全誨張彥安爲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中尉樞密綱目問書之矣未有如此其備也此其備書何借之也易爲借之於是因逆既誅崔陸獻策可以從之矣而謀於武卒復用宦者此其一失激爲南北角立之勢卒之崔印外召朱溫而唐遂亡矣故備書借之崔印陸扆上言禍亂之興
皆由中官典兵乞令印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
室尊矣上召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

爲軍主若屬祝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爲便於是復
以宦者爲中尉印以宦官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會李
茂貞入朝印諷茂貞留兵宿衛以假子繼筠云將之諫議大夫
韓偓以爲不可印不從
十一月韓全誨等劫帝如鳳翔朱全忠取華州韓全誨等聞全
忠將至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全忠至河中蒲州
表請車駕幸東都洛陽京師大駭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
曰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
拒之上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不得已與后
妃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而出李茂貞出迎上下馬慰接之

遷入鳳翔全忠議引兵還張濬說之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取之
必爲後患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以建爲忠武節度
使以兵送之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
以崔印爲司空同平章事○李茂貞獨見上請誅全誨等與全
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卽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誨
彥弼等十六人而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爲中尉王知古楊虔朗
爲樞密使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京兆捕
誅九十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上亦泣親
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卽行全忠命朱友倫將兵扈戶從駕至興

平崔印帥百官迎謁復以爲相領三司如故車駕至長安大誅
宦官以崔印判六軍十二衛事車駕入長安崔印奏以宦官典
兵預政傾危國家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
務盡歸之省寺三公所居曰省九卿所居曰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
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
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
備灑掃以崔印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溫公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
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公卿進見有時可嚴憚
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
受命則無違逆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
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
者日疏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

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置嬰兒廢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爲國家者可不愼其始哉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胤襲之於後而朱氏簒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

曹日昇唐肅宗時賊圍南陽甚急日昇請與十騎冒圍入城宣慰賊不敢逼馬存亮唐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元明爲變存亮遣神策騎兵射韶及元明皆死楊復光僖宗時帥八都將以敗朱溫嚴遵美昭宗時歷軍容使後隱青城山薙芟草也秋獵曰獮

梁主瑱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征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蒱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積謂曰和哥乏錢宜與一積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爲私禮王不悅詬使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爾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爾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盧質嗜酒輕傲王銜之王承業恐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爲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

致堂胡氏曰張承業之志行雖搢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爲內侍之師法矣爲晉養民畜財軍興不乏職也受充用顧託不敢違負志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爲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烏有趙高石顯張讓之禍哉

蜀以宦者歐陽晃等爲將軍

蜀主以內給事歐陽晃等爲將軍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

唐世宦官不勝書也至此而復書其書之何此蜀所以亡也是故歐陽晃等爲將軍王承休爲龍武指揮使綱目皆以宦官表之然自是諸國皆書矣

唐以宦者亡國殷監未遠而蜀人又踵其覆轍蜀固不足道也揭而書之亦所以示戒云爾

唐莊宗

二年冬蜀以宦官王承休爲龍武指揮使

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置龍武軍給賜優異以承休爲都指揮使裨將安重霸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承休悅之以爲己副舊將無不憤恥

唐明宗

唐以宦者孟漢瓊爲宣徽使

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每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白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南漢誅其內侍監許彥眞以李托爲內太師

彥眞既譖殺尚書右丞鍾允章咸權與龔澄樞等澄樞忌其恣橫會有告彥眞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族之彥眞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眞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以李托爲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托長女爲貴妃次女爲美人王是詔邦政皆稟托而後行

歷觀漢唐以來未始不爲閹寺所誤甚者稱其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其禍極矣南漢立國閹人弄權彥眞讒殺忠良勢傾人主寔乃蠹國之巨賊故綱目不曰南漢主誅而必曰南漢見一國之人誅之也夫以南漢主既知彥眞之罪而殺之則必悉屏元惡肅清宮闈可也夫何因社鼠之愛甫誅彥眞即用李托且又以爲內太師一邦之政悉稟行之則是一彥眞初誅而一彥眞又生矣國家何由而平治哉此其所以終於滅亡而不救爾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五年春正月以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討之

李順攻陷彭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斬關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

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遣繼恩等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爲陝路轉運使

唐肅宗用李輔國綱目譏之書以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文無貶詞然以一宦者而爲招安之使親率六軍以行則宋室之罪從可知矣貽是禍者非太宗乎然李順悖逆法所必討故不嫌其人之美惡而以討予之綱目急於討賊之意深矣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

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卽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託允恭徑遣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曾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復視曾還請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嘗奏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向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並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者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而諭天下以擅移山陵使

允恭包藏禍心擅易陵寢其惡甚矣故直書伏誅以正其罪丁謂身爲宰相職使山陵不能禁遏反與通謀中正附會姦宄極言救解此皆同惡相濟厥罪惟均故書免以見其可免者也然何不著其有罪所以識其罪重罰輕云爾

安有私通內侍擅移皇堂而僅免官而已哉此綱目書法之深意

康定元年以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

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轄與監軍無異非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師之六三曰師或輿尸凶大無功也傳曰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是時西賊陸梁官軍覆沒正宜選將擇兵攻戰圍取夫何夏守贇恇怯無能而使之專招討之職王守忠以刑餘小人而使之居鈐轄之任是固師之六三也安能免輿尸之凶乎噫宋之邊備疎畧命將苟且宜乎元昊輕茂朝廷而全無畏憚之心也綱目特舉而書之于冊所以深譏之耳昔武后不用監軍御史儒者謂其識見之高況宦官典兵柄乎宦官典兵何始乎始乎肅宗以魚朝恩領神策軍也且于時以汾陽輩賢將又何待朝恩腐朽之餘以領軍乎書曰用人勿疑肅宗疑於用人故也後世用宦官典兵而有僨兵蹶將之恥而亡其國者肅宗之作俑也

宋英宗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蘄州

初莊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副屬意于宗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程子曰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蓋閹宦日侍左右伺察上意或竊主柄以驕人或鼓主怒以張勢是以利於立昏遂求大利也守忠在仁宗朝交通請謁權寵過盛援立昏弱以固己恩乘帝有疾交構兩宮誠王法之所當誅而不赦者也向微歐韓呂馬諸賢同心協力弘濟艱難將來之禍可勝言哉昔孔子爲政於魯先誅少正卯而後教化大行其以此耳綱目特書有罪竄蘄州則其疾惡之旨嚴矣

以內侍爲陝西諸路鈐轄

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閫外之權傳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

宋公罷信閭寺春秋譏之陝西諸路適當夏人之衝正宜選將飭兵分守要害以遏僭陵之勢此當時之所急者夫何以刑餘小人爲諸路鈐轄此實唐人監軍之轍耳是時呂誨等非不力諫悉皆不聽惜哉分注言遣王昭明等四人綱目削其名何以悉其微而畧之也蓋本端則末正源則流清宋自太宗信任宦官後世因之而不革卒致徽宗寵用童貫天下分崩是由本源不謹末流滋甚綱目特書亦端本澄源之意也

宋神宗

詔宦者李憲節制秦鳳熙河諸軍

時董氊將鬼章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叛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嗚呼宦者之蠹至是深矣宦者之權至是極矣書以李憲節制熙河秦鳳諸軍是舉秦鳳熙河之大皆制於一閹宦之手使之措置邊事使之節制諸將合數鎮之兵權而歸之他時徽宗用貫卒覆天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大書于册爲後鑒也

宋徽宗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愼終惟始哲王所遵閑邪存誠聖人所謹蓋莫難制者人心莫難過者私欲是以古之聖賢皆防欲於未萌禁私於將動孔子之告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曾子釋經文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也何則欲心一萌終必難制放僻邪侈無不爲之故紂爲象箸箕子知其必驕侈也徽宗初政清明至是蠱惑爰命宦者置器蘇杭鳴呼陋矣天子器用自有常制曲盡其巧謂之何哉自御器既作而花石禽玩之事興花石禽玩之事興而慕道窮兵之事舉由是小人擅權夷狄猾夏天下大亂浸不能支人君一念之偏其流弊至於如此所以有天下者當謹之於微也綱目特書于筴者一以見用貫之漸一以見耆欲之漸一以見亡國之漸也其謹微之意深矣

以童貫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童貫前既命監洮西軍今又以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則是邊將大柄皆以宦者專之也直筆書之宋室爲無人矣豈不甚可媿哉

考之汴宋中葉之患莫甚於西邊曩有韓范二公所以西夏爲之少弭然其才識少有不及二公者固不足以當此又況刑餘腐身菽麥不分者乎昔晉文公得原問守于勃鞮何貽識者之笑今徽宗用童貫爲諸路安撫使則又甚

於吾文之問勃疑也宜乎見
鄙於君子以爲千古之嗤矣

十二月加童貫太尉

加者不宜加也周禮閽人之設不過使之掌門禁供灑掃而已雖功蓋天下不當加之以爵也太尉三公之職貫以邪僻奴材安可任三公之職乎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徽宗以貫爲賢歟則無經邦濟世之材以貫爲能歟則無輔世長民之德不過養成亂階貽禍天下耳徽宗忍以祖宗之天下而敗壞於閽人之手哉故不曰以而特曰加則其義蓋可見矣

以童貫爲陝西經畧使

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哆唛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糧草轉輸例給空劵方春未秋士有饑色若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哆唛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穀哆唛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哆遂以其部

萬餘歸夏夏主築臧底河城詔童貫爲經畧以討之

自用貫爲陝西經畧而邊陲之事興矣徽宗內作宮觀之事以竭民財外搆金革之禍以竭民力財力既竭府庫空虛天之災異不足畏國之忠言不足惜而乃虛內事外忘本逐末逆夫天怒人怨淪於敗亡未始不由童貫啟之也徽宗信一刑人有如手足殊不知宣靖之難貫豈得而解之哉直書于冊蓋譏之也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畧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卽自屛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閹爲伍出則爲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爲太傅

關右旣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甯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貫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相貫爲媼相

加內侍梁師成太尉

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濫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已任四方儁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黠污多置書畫卷軸于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于池州

凡書加不當加也太尉三公之職內侍刑餘小人以三公之職加刑餘小人此徽宗所以濆亂名器也嗚呼宋室宦者之禍相尋於無窮烏得而不亂哉是時亂根尚在而代者已踵其後故書加梁師成太尉則是一童貫未去一童貫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乎吁其與唐以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同意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

漢世非軍功不侯故其末世子孫有封官者爲侯君子惡之徽宗之於童貫殆有甚焉旣加以師傅之尊復錫以上公之爵何哉揆厥所由皆童貫邀功之所致也且方臘虔劉疆土戕害生靈誅之恨不早耳童貫於夏四月執方臘以歸卽當致辟於獻俘之日今則濡滯逡巡直待加封然後正臘之罪謂非其邀功之奸計可乎况太師國公人臣之極位而偪於乘輿者也故成王以宋公封微子而諄諄焉以僭偪爲戒者正恐其覬覦之心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也設使貫心無厭又欲以等而上之者求封不知將何以畀之耶其與稱父母目門生者無異矣厥後昏德之號

誅其尸之

六月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

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貫爲王

童貫初見綱目旣揭宦者書之自此拜官封爵但書其姓名而已至是又揭宦者書之何前旣正其始此復正其終也尚書二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小人雖有功但當使以金帛徽宗以其能復全燕之地封以廣陽郡王於乎[illegible][illegible]宋倒施矣童貫姦詭奴材初無過人才德伐夏以至開府之民攻遼以疲河北之士庶權奸而小人之道長遵[illegible][illegible]而天子之心荒迹其所爲厥罪罔赦然懸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禍雖云迭盛亦不過假之以兵權寵之以干政而宗[illegible]有加於王爵者加以王爵此宋之大病也故綱目特書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所以明其不當封[illegible]

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圍朔代遂圍太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詐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

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設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旣畢首讓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尙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何復論汝家別有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邪擴曰彼旣深恨本朝結納張瑴又爲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旣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拇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不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拇曰兵已興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沮不知所爲欲假赴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旣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孝純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逃者匹夫之事貫居太原金人入寇當與守臣力拒雖死可也幸而虜退苟見免焉即選將練兵分屯要害則不寄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超還京師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貫既逃歸宋不能討失政刑矣書自太原逃歸又以罪宋也童貫既去河東孤而相繼陷沒浸不克支悲夫徽宗信任童貫猶如腹心而臨難苟免惟恐或後然則閹人之無益於國豈不信哉

竄蔡京于儋州道死童貫趙良嗣伏誅

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貫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至是復竄京于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竄貫于吉陽軍趙良嗣于柳州詔下十日京死于潭州朝廷遣御史張徵誅貫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良嗣于貶所函首赴闕梟于市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爲固位計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不合者執政以柅之京每閒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爲秦越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集門輸貨僮隷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譎死天下猶以不正

典刑爲恨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勅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軀視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宮自嬪妃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煽翕赫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窮姦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嗚呼欽宗曲庇姦臣可謂姑息之甚矣蔡京罪逆深重死有餘辜誠宜肆諸市朝按罪行辟以示天下可也夫何僅竄儋州善終於道王法何由而正亂賊何由而警乎故書竄蔡京而若無罪然者所以譏宋責之不以罪也然夷狄盜賊庶人則書死京特以書死者所以貶其同於夷盜庶人而不得與於中國士夫之列耳苟或生不加誅死不示貶又何以爲賞善罰惡之權衡哉至若童貫良嗣明正典刑特書伏誅以正其罪故曰綱目成而亂臣賊子懼大臣爲國柱石非賢而有德者不無禍人之國而貽生民無窮之害也傳之所謂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是也蔡京宋之元老跡其所爲眞禽獸之不若者豈可師長百僚而當萬姓之具瞻哉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且大

易有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況乎徽宗信任童貫良[illegible]
不保其宗社中不保其身體下不保其子姪此與近閹[illegible]
小人之禍也然則此徒雖曰伏誅
其於事也何補有國者可以鑑矣

宋高宗 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
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

尒子曰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是時所在盜起
以聞是欺其君也成章閹人尚能忠君愛國上疏
而竄黜謂之何哉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
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高宗
當時之秋正憂勤之日何故惑於邪謀而不能斷以從善
乎然則閹人猶知惡惡當時宋廷諸臣何爲阿諛苟容而
不急救正者耶故竄成章而以無罪例書不予其以無罪
而竄之也若以閹人之故而遂𣳾其書法之公烏足謂之
綱目
故

發明成章此舉其與童貫梁師成豈可同日語哉綱目不表
而出之其亦等於閹寺矣語曰不以人廢言此可見書法
之公
也

宋甯宗 貶內侍陳源等十人

侍御史章穎論源及楊舜卿林
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斥外

源等離間兩宮其罪已甚按法行辟死有餘辜甯宗於數
閹奴惓惓不舍茲因公論僅克貶官果何謂乎綱目書貶
陳源等若無罪然者所以譏
宋罰之不以罪也嗚呼微矣

宋理宗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倡優
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
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
謝堂厲文翁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
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
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不報

以四海九州而奉一人則凡膳羞服御之物其所以供上
之用者皆有常職歷代以來未嘗閑事至理宗始以宦者
幹辦佑聖遂至豪奪白取贅歛於民雖諫官御史交章論
列抗疏奏陳皆不之納是豈爲民父母之意哉書以宦者
董宋臣幹辦佑聖觀是公行幹辦白晝使之行刼於通衢
耳斯民何其重不幸耶如唐書以宦者爲宮市使義同

元武宗 加宦者李邦甯大司徒兼左丞相

邦甯在宋爲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
至是帝欲以爲浙江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命前朝欵而
用之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
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
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
遂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元順帝 以宦者伯帖木兒爲司徒

司徒周官六卿之職而當時至貴之爵以至貴之爵加於
至賤之人不幾乎有負且乘之譏乎夫爵所以待有功庸
所以養有德勞共爲國盡心也且如伯帖木兒不過閹寺
小人初無才德可取司徒之職又豈閹寺之所宜居耶噫
以閹奴而任司徒之職名器既濫紀綱逆施而天下安有
不亡者哉綱目書以宦者伯帖本兒爲司徒交無貶詞乃

所以深貶之爾此直書示
貶之意也學者試思之

明太祖 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曰朕觀周禮閹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
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
又顧侍臣曰求善良於中涓百無一二用爲耳目卽耳目
蔽用爲腹心卽腹心病馭之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
之有功有功則驕
恣畏法則檢束

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遣還鄉命終
身不齒諭羣臣曰閹侍之人朝夕左右其小忠小信足以
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竊權勢遂至於不可抑朕立法
寺人不得預政事今決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因敕內侍不
許讀書
識字

明宣宗 秋七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矯制以

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爲都督僉事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東宮及卽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爲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顛去聲）最之紀廣者嘗以衛卒守居庸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之宦官專政自此始太皇太后嘗御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尙書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遺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

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暨諸大臣貸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

秋八月王振枷祭酒李時勉于國子監門尋釋之振嘗詣監銜鹹（恨也）○時勉無加禮令人廉（察也）其事無所得彝倫堂有古樹故許衡（號魯齋元世祖朝官至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所植也時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其旁枝振遂誣以伐官木私家用矯旨令荷校（教○枷也）肆諸成均（五帝太學之名）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宗言於孫太后太后爲上言始知振所爲也命立釋之

籍王振家族誅之帝之北狩也護衛將軍樊忠從帝旁以所持

棰搥死振曰吾爲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至是廷臣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王毛二侍一時被擊死都御史陳鎰奉郕王令旨籍其家并振從子山臠（懸上聲○切肉塊也）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家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歲）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尙方不逮玉盤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帛珠寶無算

復林俊張黻原職○初林俊之劾僧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獨太監懷恩叩頭諍曰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恩至東華門使人謂鎭撫

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林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俊獄得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請於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恩怒曰星象示變專爲我輩內臣壞（怪）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擊汝矣敏鬱鬱而死章瑾以進奉寶石授鎭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鎭撫掌天下刑獄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上命覃（尋）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尙可行也時尙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語之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尙書王恕屢上疏切直恩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以總督宣大軍務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尚書冬十月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瑾矯詔罷大學士劉健謝遷殺內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等下刑科給事中吳翀（充）山西道御史劉玉獄戶部尚書韓文具疏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伏覩近歲以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高鳳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人交易狎暱（銀入聲）媟（屑）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聖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甯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祥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

累聖德乎伏望陛下將永成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閹大懼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持不從時內司禮監太監王岳亦東宮舊臣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爲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等亦助韓文等密奏上上允之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瑾等亦廉（察也）知岳等密奏事八人者遂夜趨上前環跪哭曰微陛下恩瑾等磔（窄○裂尸也）餧狗矣上色動瑾輒進曰害瑾等者王岳也夫狗馬鷹犬岳買獻否而獨咎瑾等上怒曰吾收岳矣瑾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陛下所欲爲誰敢言者上怒是夜立命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瑾夜傳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劉健等知事不可爲各上疏求去瑾矯詔勒健遷致仕惟李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訾（咨）瑾等不休惟東陽稍緘默故得獨留健遷濱行東陽祖道（祭道神曰祖祖道謂餞行也）欷歔（悲泣氣咽而抽息也）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無以應瑾尋矯詔追殺岳亨於途擊折徐智臂得免初舉朝必欲誅瑾兵部尚書許進曰此屬得疏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唐文宗朝鄭注李訓等謀盡誅宦官伏兵殿左道金吾衛將軍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帝命中尉仇士良率諸宦者往視之至左仗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士良驚走詣帝告變訓呼金吾衛士

上殿縱擊宦者不克士良等命神策兵殺訓注等及金吾吏卒）既而果如進言吳翀劉玉俱上疏論劉瑾侫倖棄逐顧命大臣乞留劉健謝遷而以瑾正典刑上怒下獄斥爲民瑾既得志於是內揣合上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使自救不暇而莫敢進言上喜益謂瑾可委任矣

秋八月劉瑾伏誅寘鐇就擒是月望日張永至自甯夏獻俘上迎之東華門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謂瑾激變甯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狀永黨張雄張銳亦助之上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步臣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爲永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上悟允其奏當夜卽命禁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

寢禁兵排闥入瑾披衣起趨出戶被執就內獄明日降爲奉御
閒住之鳳陽命廷臣議其罪初上尚未有意誅瑾瑾聞鳳陽之
命曰猶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
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
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蟒衣四百七
十襲袞袍八爪金龍四盔甲三千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
反乃付獄吏部尚書張綵送都察院獄於是六科十三道共劾
瑾罪三十餘條上是之命法司錦衣衛執瑾午門廷訊之瑾大
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却駙馬都尉蔡
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使人批瑾頰曰公卿朝廷所

用何由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
旣上獄上命毋覆奏凌遲之三日梟其首諸被害人爭買其肉
啖（淡）之瑾親屬皆論斬張綵死獄中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
士焦芳芳子編修劉仁芳子侍讀焦黃中戶部尚書劉璣兵部
侍郎陳震並削籍爲民

上偶不豫免賀急召沈一貫入諭以勉輔太子并及罷礦稅起
廢釋禁諸事翌日上安諸事遂寢停稅諭已出上悔急令追之
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不可反汗（易渙卦五爻渙汗其大號謂渙散其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也）上怒幾欲手刃義義不爲（去聲）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唾之
始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溫純約卽日奉行且頒天下刑部

請弛獄須再請亡何而旨格（閣）矣
八月內侍魏忠賢矯殺前太監王安○忠賢初名進忠肅寧（今隸河間府 [illegible]縣屬）人少黠（閒入聲○狡也）慧無籍好酒善唱（淡）喜馳馬能右手
執弓左手彀弦射（石）多奇中目不識丁而有膽力猜很自用嘗
與年少賭博僻走匿市肆中諸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而自宮萬
歷十七年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時熹宗爲皇太孫忠賢
謹事之尊之宴遊甚得皇太孫歡心孝和王后太孫生母也忠
賢發入宮拚磨其介紹引進者魏朝朝故屬太監王安名下安
恭剛正主持一宮事朝日譽（平）忠賢安善視之朝初與太孫乳
媼（襖○母也）客氏私忠賢亦遍焉光宗卽位册太孫爲東宮忠賢得

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光宗崩東宮暫居慈慶楊漣疏參及忠
賢忠賢無措泣求魏朝於王安力營救之忠賢深德朝結爲兄
弟而兩人皆客氏私人上卽位數月一夕忠賢與朝爭擁客氏
於乾淸宮煖閣醉詈而囂聲達御前時上已寢漏將丙夜俱跪
御榻前聽上命客氏久厭朝儇（喧○輕也）薄而喜忠賢憨（陌○果決也）猛
上逆知之乃退朝而與忠賢忠賢卒矯旨發朝鳳陽縊殺之自
是得專客氏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初上之立也王安與諸大
臣同受顧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奏之帝會御史方震孺上
疏請逐客氏帝乃令客氏出宮忠賢發安鞫問安詰責令其自
新忠賢得釋客氏貪緣復入宮將甘心於安焉時安奉旨掌司

禮監辭未赴王體乾卽欲起擾之因忠賢以危言動客氏忠賢遂嗾(藪)給事霍維華劾安客氏從附和之於是矯旨革安職而以體乾掌司禮監忠賢必欲殺安遂以劉朝提督南海子而降安爲南海淨軍勒令自裁安旣死而忠賢益無所憚矣忠賢閹文義乃取舊司禮監李永貞(入)備贊畫李實李明道崔文昇各司監局探上意爲奸忠賢自掌東廠

光宗選侍趙氏與客氏魏忠賢不協矯旨賜死選侍盡出光宗所賜珍玩列於庭再拜投繯(鉉)而絕裕妃張氏方妊(任○懷孕也)膺册封禮客氏譖於上絕飲(去聲)食(寺)閉襪道中偶天雨匍匐掬(○匊兩手曰掬)簷溜(留去聲)數口而絕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殤先是馮貴

人嘗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貴人誹謗賜死成妃從容爲上言之乃矯旨革封絕飲食成妃故鑒裕妃餓死密儲食物壁閒數日不死魏客怒少解斥爲宮人皇后張氏素精明魏客憚之后方妊腰痛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狀隕焉又於上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魏忠賢客氏伏誅上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忠賢宿阜城尤氏邸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自經命太監王文政嚴訊客氏得宮人妊(任)身(懷孕也)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攜其家侍媵(孕)冀如呂不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獻之秦太子之子異人生始皇)李園(楚考烈王無子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旣有娠因使妹說春申君進之王遂生幽王)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侯國興魏良卿俱伏誅

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夏五月命太監陳大金等監紀各路兵將功罪上諭兵部流寇蔓(萬)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尋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汾陽(今山西汾州府汾陽縣)知縣費甲鏸(位)以迎廹苦供億墜井死

十年十一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提督京營

李自成宿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襄)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郊迎三十里軍民聚謀籍籍朱之馮懸賞勞(去聲)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應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然火兵民競挽其手之馮乃奪士卒刀自刎宣府軍民俱迎降於賊鄉紳張羅彥自殺

史評

逆臣尹氏曰按春秋定公十三年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公羊傳之以謂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荀寅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訂我朝胡公安國傳春秋兼之左氏所載韓起為趙氏請於晉侯之事乃知三子之叛其罪則一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君子書鞅歸于晉者非與之也叛逆人臣之大惡晉侯不能禁行天討乃得辟魏之詞故春秋謂以罪之若謂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是人言可得而殺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皆此說啟之由是而觀則春秋初未嘗有逐惡人之說孰然甚明今王恭以王國寶王緒濁亂國政罪然討之而桓元亦以晉陽之事為言況綱目書詔誅王國寶王緒恭罷兵還鎮則二人實有可誅之罪而恭之還鎮亦以二人既誅之故其為君側之惡明矣然王恭則末免書舉兵反者何哉焉可使國寶與緒果有罪邪則人主自誅之可也人臣焉得而與聞之彼王恭者素懷異志跋扈不臣一旦無故稱兵脅制朝廷雖假二人之罪以為口實而以逆犯順以臣脇君其事悖矣以反書之夫復何說然則後世有假晉陽之事以為脇制之舉者皆春秋之所誅而綱目之所謂反者也此義行則賊亂之徒無以藉口為舉兵之端而反叛之禍庶乎其可熄矣吁

致堂胡氏曰唐起晉陽裴劉之謀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其富貴安榮當與有唐相為始終而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裴寂以貧賤為歎文靜在縲紲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拯亂臣將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同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籌畫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嗣不延宜哉故四族既隕而唐之子孫亦幾殲於武氏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反爾之戒酷才甚矣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為者豈徒然哉又曰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吳王遂良所宜排止也既不能然復以素不相協而斥逐宗其不能保終而來讒口有以也夫又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以遺愛綿元齡而無忌遂良舉承不諫其以為嫌乎抑以為是乎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

所取告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巢剌王妃為法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司太宗首惡也

致堂胡氏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非孫是也非可言也婦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蓋縣與常理也陰君尊位非常之變故也呂氏為而亦成武氏遂革命然傳記以來三千年間纔一人王亦不及終其身而覆後世或有欲為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致堂胡氏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諂相聽首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蓬生麻中勢不得不直耳材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當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邪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致堂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尊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主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書者文姜預弒魯桓哀姜預弒二君聖人則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柬之等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及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文姜哀姜與聞乎弒武氏未嘗弒也此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弒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罪已當絕況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弒君者邪夫惟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亡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常事也

○文姜預弒魯桓文姜為魯桓公夫人公母也左傳桓公十八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文姜文姜告齊侯使公子彭生拉公脅而殺之哀姜預弒二君哀姜魯莊公夫人也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薨子般立慶父使人弒之聞人立閔公慶父又使人弒之慶父通於哀姜其弒君也哀姜預知之聖人則以孫書莊公元年經曰夫人孫于齊閔公二年經曰夫人姜氏孫于邾夫人哀姜也魯人貴之故出奔夫人姜氏哀姜也預乎弒故與慶父皆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

唐肅宗

哀而
去也
致堂胡氏曰元忠業既諭事要貴危而無所畏折是以羽
爲理以義爲重矣賀封百戶於宗指同加考乃至於懷忠
悲涕何也蓋至是義氣不勝有負志焉一爲三思所陷容
客循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
孔子曰棖也慾焉
得剛元忠之謂矣

唐代宗

致堂胡氏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
智知而蓋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舍
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前棄遂欲而不用
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
子儀李光弼三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杲卿
不幸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義無以有己東西南北惟命是從況
蕃戎入寇乘輿播越之使來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
之況徵兵之制果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
視而不西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讒大則畏死耳
有如留屯感令振以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亦豈能免乎
乎敵能星馳發擊退虜敗再安宗社元振雖欲譖愬詆
罔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
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

致堂胡氏曰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處而不當故
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處朝廷不違乎忠則臣道
得矣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
盡已遺人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爲主以天命爲斷一
罷之命則智術可以所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
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
動其心
者也

唐德宗

遂昌尹氏曰按術士桑道茂言德宗不出數年有離宮之
厄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不三四年果
有朱泚之亂德宗思其言於是幸奉天果獲其濟然則治
亂皆前定之歟吁是不然術士之言不中者多矣其億而中
者千百之一二也道茂知德宗將有離宮之厄盍勸之親
賢遠奸輕徭薄賦至誠待下坦懷不疑如是而猶有厄焉
歸之天數可也曾無一言及此顧惟發丁夫以脩城既而
有變奔居其中幸而諸將奮勇得復舊京德宗因是言一
切歸之氣數不復反已自咎嗚呼朱泚之反也以道茂言
脩奉天城而得全不知懷光之反也亦曾以人言脩梁州
城否乎何亦得全也由是觀之
則術士之言亦億中而已矣

上發梁州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
如何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
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延後將安人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
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連上聲)路(車也天子五路)所經首行脅奪
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
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
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奠枕(安也)京邑徵授一
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
致堂胡氏曰權之義不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陸
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

省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爲
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下矣
○魏徵諡文貞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
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
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德宗年號)
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
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
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
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唐憲宗

道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

且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民○錢貫也)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魏博相衛磁洺)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今山東兗州府)鄆(運○鄆州今兗州府鄆城縣)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

李絳罷爲禮部尚書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去聲)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爲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閒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東漢黨人之禍見桓帝延熹九年至靈帝建甯二年)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

初帝問宰相元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元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上尋罷羣

華陽范氏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唐文宗

司馬溫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脩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

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閹寺脇君於內藩鎭興兵於外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軍旅歲興賦斂日急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位居丞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司馬溫公曰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氷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故謂之正直小人反是故謂之朋黨若人主有以辨之則朋黨何自而生哉惟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雜進威福潛移是以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故朝廷有黨則人主當以自咎而不當以罪羣臣也文宗不能察羣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怨其難治是猶不捶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唐宣宗

華陽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爲黨而德裕爲黨是以度雖爲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爲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

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也

乎

五代吳太祖

致堂胡氏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即戎者皆深譏之惟其門廷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君子所以得列於與漢命詔之後也若李存勖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耳梁置夾寨距晉陽不百里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勖於是焉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隳淪陷則晉不存又豈所以爲孝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霸業復安君子美之垂訓大矣 ○費音祕○費誓周書篇名魯有徐戎爲寇魯公帥經征之於費地誓衆故以費誓名篇記曾子問稱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五代唐莊宗

致堂胡氏曰朱全忠并弑二主毁唐宗社凶悖殘暴無與爲比莊宗列數其罪誥告多方發冢斵棺焚屍前鋸之汙瀦其宮室然後快人心合天意垂後來亂賊之鑒全義懷私甘辱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言而略於討惡之典

惜哉

遂昌尹氏曰歐陽公脩作五代史於莊宗本紀書李嗣源反自以爲得春秋之法今綱目於嗣源之事待之甚恕是時倡亂者張破敗既不書其主名止書討鄴兵劫嗣源入鄴言兵則罪均於衆而嗣源之責爲輕言劫則非嗣源本意而出於衆兵之所劫持又不以單亂爲文而繼書嗣源奔相州於下則見其棄衆獨奔之意皆所以推原本心以恕待之耳嗣源亦何以得此於綱目哉夫以莊宗失道寵信伶臣殺戮無辜軍民怨叛嗣源胡人目不知書非有莫匿之心爭帝之意偶爲亂兵所劫既趣魏縣衆不滿百又欲束身請闕復爲李紹榮閒絕追於逃死進退維谷既而罪軍歸之如蛾赴火然後入洛入汴之行如不可過以理言之固可責以不能死節之義若槩以反逆誅之彼亦有詰於我矣稱目誅亂臣討賊子凜乎不恕而乃書法如此是豈私於嗣源者哉春秋誅心之法推見至隱亦以嗣源本心甚明初無他意耳趙穿弑君而歸獄趙盾者誅其心也嗣源得歸而綱目恕之者原其情也一輕一重之閒而綱目之情見矣春秋之法明矣尙何疑於歐陽氏之說哉

五代晉高祖

致堂胡氏曰晉祖爲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爲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契丹之事翰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久則政不堅他日契丹入冠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盡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使爲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喪晉國罹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五代漢高祖

致堂胡氏曰五代之取國惟從唐與漢爲此善於彼蓋梁與唐而後唐代之晉爲契丹所滅而漢與焉非若李嗣源之過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爲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王而顧命大臣知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勲舊重將如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後世不當以幸竭責知遠也 ○以當國責李崧初桑維翰將被殺顧謂李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

五代周世宗

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韓令坤之父遊處恃勢恣橫洛人畏之謂之十阿

父世宗既爲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乞世宗知而不問

遂昌尹氏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理之正也然父有天下或無子之可傳子有天下或難於尊其父豈非禮之變乎夫堯授天下於舜舜固有瞽瞍存爲然舜不敢尊其父而君之者天下者堯之天下舜不得以私其父也舜雖不敢以私其父而孝養之所則行加焉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此舜之所以爲大孝也桃應有問孟子瞽瞍殺人則如之何豈知舜之爲子固不使瞽瞍有殺人之惡此正虞書所謂烝烝乂不格姦者舜處之有道也故使舜爲天子瞽瞍至於殺人則舜固不足爲舜矣柴世宗繼郭氏之周而其父至以小忿殺人則世宗所以處之者未盡其道爾守禮之悖未如瞽瞍之頑瞽瞍猶不殺人而守禮顧乃殺人豈非世宗事父之孝有愧於舜乎誠使世宗爲父築宮處之嚴密之地盡其父事之禮則守禮居移養移甯不自知愛重又烏有殺人之事哉是時郭氏

既亡世宗君臨九五固可少行其志豈有身為天子而其父與元臣等且置之別都狎侮羣小未嘗一至京闕則是其世宗不父其父而天性之道亡矣又胡怪其有殺人之事哉故綱目於此不書元舅而特書周主之父者不予周人舅之也書爵書姓名者惡周主之臣其父也又書犯法周主不問者譏其父已殺人而猶置之不問不能迎致京師而奉養之使之得其所也書法若此周主雖欲曲辭其責尚可得哉

司馬溫公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馬殷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故勝梁之後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監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王環世宗遣王景伐蜀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以為驍衛將軍賞其不降也劉仁贍見上六嚴續唐陳覺與續有隙覺使周還矯世宗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唐主未之信復請於周世宗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張美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世宗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後以美治財精敏命權點檢三司事然思其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

靜軒周氏曰三代以後得國之正莫如漢高誅無道秦討逆賊羽故綱目以即皇帝位書之明其正也自漢獻致微曹丕篡奪浸滛至於晉宋五代壞亂極矣歷考舊史往往以禪位為文嗚呼自堯舜揖遜傳於賢而不傳於子禹傳於子而不傳於賢然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禹非自私而傳子天與故耳三代以降抑何堯舜之多耶是乃亂臣賊子假此以欺天下天下安可欺乎綱目正名定罪皆書稱皇帝廢故主而略無寬恕其義自明迨夫匡印為周點檢受周厚恩當主少國危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勤王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斷以大義誅鉏叛卒退居藩服當如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而謳歌訟獄之來歸然後踐位京幾名正言順而無叛逆之罪夫何受命而出因變而遂篡無辭避之意遂居九五之尊始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故綱目特書稱皇帝廢周主以著其篡竊之罪周朝諸臣等之犬馬獨韓通欲謀禦之未遂遇害故以全節予之所以罪周人挈國與賊之意然則范質王溥王彥昇等可勝誅哉觀綱目之所書則逆順之意明討賊之旨嚴是即春秋正名定分之法也

靜軒周氏曰顧命之是非論者多矣然宋史及通鑑皆備載之至綱目一切削去止存李燾之說又按凡例或事有可疑正史不載而傳聞彰著者略述於目之末以圖所之此疑以傳疑也然顧命大事而實錄正史皆不能記是必當時諱之也胡為綱目亦不敢正名其事耶夫使太祖有疾則太子諸王與用事大臣皆當入侍萬一帝崩而傳位則大臣亦當相帥同列稱領遺詔推戴晉王則是與僞聯然在目而援受明矣既不能然乃悉聽羣閹所為果何謂耶且顧命天下之大事也以顧命大事尚莫能明則天下之事更有大於此者乎不然綱目何不書傳位而書之苦此春秋隱弒鍾巫而桓立禮之正也而傳且曰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夫惡不嫌同詞用是而觀則雖信傳信而疑傳疑按以春秋之法則晉王不能逃桓公之責矣此綱目是非之斷也

○鍾巫神名

春秋隱公十一年十月羽父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月公祭鍾巫羽父弒公而立桓公桓公與聞五句胡傳之辭

雲間張氏曰臣嘗以宋太祖傳弟之事失有三焉一失於杜后之不公二失於太祖之不明三失於太宗之不義何也蓋位者天之位非人之所得私也苟以人而不以天必將起釁召禍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尚何以安厥位為望哉觀夫杜后有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斯言也杜氏閔周之亡於幼主故也使其不賢其如長何信斯言也則古人委裘遺腹之事謬矣至若太祖承母之訓似矣獨不思夫自傳賢之後必以傳子為正間有不傳於子而傳於弟者未聞其有不亂也況婦人無專夫死從子乃其職也太祖何獨昧於此哉及夫太宗則有不顧禮義而為之耳當夫兄之禪已也盍曰德昭嫡長且賢未聞其有過也況陛下創業垂統傳子為宜臣何功德而敢冒居此位乎雖違母后之命正所以蓋其愆也至於甚不得已則掉臂而為泰伯夷齊之事不亦可乎嗚呼杜氏以患得患失之心而保天位太祖以曲謹小廉而傳天位太宗以禍急好貪而攘天位天位一壞於三人之手其不幸孰甚焉大抵以天

下與人天下之大事也彼其傳子之常法尚有顧命之大臣而爲之證佐況傳弟之異事耶曉傳子而有顧命之臣者豈古人之得已哉無非謹天位而除厲階塞禍源立皇極機周密之法耳今而普雖出守豈無一二顧命大臣耶無顧命之臣而獨召晉王者是太祖有其弟而不有其子也使太祖之誠有其弟矣安知後日光美能庇德昭使太祖不有其子矣又安知德昭能無欲覬之心以生亂乎誠使太祖知有其弟可傳而其子之不可傳一以公天下爲心又孰若不欺人孤寡以取天下之爲美耶然權其輕重論之則杜氏之失爲最太祖之失次之而太宗之失爲不足道也

靜軒周氏曰德昭從征幽州帝聞有謀立之事心滋不悅而嫌疑之意迄今未釋及德昭請太原之賞而太宗以非語詰之抑鬱弗伸捐生自刎以誅心之法論之太宗可謂上負其母下負其兄者耳

靜軒周氏曰封禪非清朝之令典乃衰世之妄爲堯舜禹湯之時治隆俗美天下甯謐然未聞其封禪而致是也漢晉隋唐之世生民塗炭四海未安然未聞其不封禪而致是也太宗繼體天下小康而羣臣遽有封禪之請可謂逢君之惡者矣迨夫乾元文明相繼被災乃始求言而寢前詔則帝之心庶幾不惑焉耳故書羣臣請封禪所以惡其佞書許之所以著其惑書乾元文明殿災以見天變之告戒書詔求直言罷封禪以美太宗之警省詳書於冊美惡自見

以太祖孫惟吉爲閬鄆州觀察使惟吉魏王德昭長子也太祖崩時惟吉纔六歲帝即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閬州今四川保甯府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等也。

靜軒周氏曰太宗之官惟吉或者皆以存厚爲言臣獨以爲不然蓋太宗所得者太祖之天下所襲者太祖之鴻基太宗當思太祖之心以報太祖斯無歉焉彼德昭德芳皆太宗之子既而天亡無可推立幸而德昭之長子惟吉尚在則當冊爲儲嗣不食前盟可也夫何隱而不發必待既立己子然後聚而官之嗚呼然其以爲觀察使者固非本

心特欲鉗天下之舌意以我之不負太祖云爾殊不知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故綱目特以太祖孫惟吉書之所以誅太宗之心深譏之也

呂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甯以後之小人易知熙甯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曰爲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如然欽若請黜負釋繫囚謂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陝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已

雲間張氏曰謝安以奕棊而攻符堅投鞭斷流之眾寇準以飲傳而却契丹傾國入寇之師同一矯情鎮物也厥功偉矣夫何晉宋之君一以偷安江左爲念一以異懼戎狄爲心不能長慮却顧而狃於目前之見所詐臣小利則大事不成是也使能琢勝於風聲鶴唳之餘決戰於主卒歡呼之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豈致蒸藉相仍而子姓被侍哉嗚呼晉之武帝宋之真宗其失也

靜軒周氏曰前書以王旦爲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旦既辭之矣今於其卒而盡削宰相之職但書太尉玉清昭應宮使何耶循名責實也旦碩德重望爲帝所厚任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法無所更易誠賢相也白璧微瑕其美珠之賜乎東封西祀獨無一言秋旱冬雷亦隨表賀此其所矜耳故綱目特削其官止書太尉玉清昭應宮使則其受無謂之名挾符瑞之寵曉然見於書法之間矣嗚呼生不能諫天書之妄死而削髮披緇其及救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

雲間張時泰曰考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見又至是天書凡四見矣孫待制有云天何言哉是其一言尚不可得天何爲常秉筆以示真宗耶何上天之不憚煩也今焉宋之君相以天爲愚物而玩戲焉其褻慢之罪何可勝誅至若寇公號爲剛直而亦謝此以後進者其意以爲真宗意向惟此而已其他不足以動之也是以不敢人言欽若甘爲而俯首聽命以就功名焉正張益州所謂不學無術者也然豈惟益州之論爲然哉王其門生之見亦寇公所不若也嗚呼寇公豈直有愧於益州而亦有愧於門生也由是知寇公之剛特巾幗之剛耳何足貴哉

雲間張氏曰胡氏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爲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呂氏曰景德以前之相呂端

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爲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馬抾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姦邪爲最以爲相道之關於君德者如此噫二公之論固爲當矣然亦未能探其本也蓋當眞宗欲興妖妄之時其意以爲相臣德高望重者惟王旦一人而已王旦不言其非何憂乎諫垣何慮乎史氏何畏乎在廷直言之士哉此所以賄賂美珠以箝其口也旦於是時若曰君賜固不敢違君有過尤當直諫使如孫待制之言羣臣必將衆口交附而眞宗之意必爲之潛消默奪矣獨一欽若何能爲哉夫何一受其賂而遂爲妖人之倡致使其君取笑於當時貽禍於後世遺臭於萬年者旦實爲之也嗚呼且能輔君德於景德之前猶能敗君德於祥符之後若旦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宋仁宗

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既不可以公義廢私恩亦不可以私恩害公義太后雖仁宗之母而仁宗乃太后之君夫死從子禮之必然豈可先率羣臣北面朝后然後受朝者乎仁宗雖全私恩亦廢公義豈不深可惜哉

十一月出祕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於會寧殿遂同御天安殿以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河中府今山西平陽府蒲州通判

靜軒周氏曰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天聖二年書立皇后郭氏至是已越十年未聞其有失德何爲遽廢之耶仁宗偏愛妾媵疏斥正妻又惑夷簡之譖而廢之則於夫婦之道乖焉嗚呼宰相代天理物献可替否君行不義弗克匡救豈可助之以行不義乎書廢而不書有罪則見廢之不以其禮爲可知如漢景廢皇后薄氏義同道輔等身當言責上言極諫是盡書職而忠於所事者也言而不聽復致誅貶果何謂哉綱目備書之不再貶而惡自見

慶歷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李元昊不果行范仲淹奏止招納韓琦奏主進討朝廷終難之

靜軒周氏曰當時戰守二策迄無定論范仲淹意在招納韓琦意在用兵以二說許之仲淹招納之言不急非策然以夏州事勢觀之李氏累世跋扈朝廷每存姑息況元昊入寇邊城陷沒則其輕侮之心必不能已宋不討罪則是徒示削弱無補於事堂堂中國將多兵衆元昊衆旅而行不過五萬併力攻之賊必破滅顧乃縱其猖獗保境自守喪師失地閱歲無休豈不失策之甚哉故書會兵討以致其喜之之意書不果行以致其惜之之意噫韓范之是非斷矣綱目之書法明矣

雲閣張氏曰昔盧杞之陷顏眞卿讀史者每爲之太息夷簡何爲而踵其故智邪嗚呼眞卿死於希烈鄭公不屈於契丹事雖不同而忠義則同也若夫夷簡之事仁宗首倡廢后之謀繼以排斥忠良今又欲陷鄭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夷簡於盧杞之下

雲閣張氏曰仲淹之服西夏富弼之使契丹其豐功偉績豈惟當時之罕及亦後世之所難能也夫何仁宗一聽讒人而遽罷二公耶況乎二公無罪可徵特指其與杜祁公爲朋比而去之耳噫若仁宗者可謂自壞其萬里長城者也其不智孰甚焉

宋英宗

呂氏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歷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眞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宋神宗

靜軒周氏曰小人之言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人君苟不能用之則已苟或用之則天下悖亂矣傳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又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安石以財利之事瞽惑神宗創條例司議行新法末流至於靖康而不止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蓋綱目書此亦不得已焉耳亦傷時之意耳

靜軒周氏曰值斯之際羣陰浸盛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歷觀四月以來賢臣之被黜者六人暌前以民已文石而罷出鄭擬王拱辰以梗新法而去官錢[illegible]勰呂陶以直言得罪范純仁以退法而左遷嗚呼信一小人如是其專棄眾君子如是其易謂之得計乎哉綱目皆書罷而不去其官責有所歸矣

靜軒周氏曰嘗觀安石存心詭譎爲學偏僻其自矜有世變俗之志而設施乃非矯世變俗之爲前行新法而害民此上新義而誤士蓋可見矣夫以安石所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先儒傳註一切廢棄而以春秋爲斷爛不列於學官其義既頒天下傳習主司以之而取士學者以之而進身其欺世誣民充塞正道何異洪水猛獸之害乎說苑曰有國者不可不學春秋蓋春秋聖人筆削之書寓一王之大法存褒貶之至公安石棄而不用者特以誅亂討逆而心常厭惡云爾經曰非聖人者無法其罪可勝誅哉他日又作字說辨繫附會流於佛老是乃援儒入墨非特當世之罪人實萬世之罪人也雖然浮雲蔽日不能損其明聖賢之道昭著於上下貫徹乎古今又豈安石鄙夫所能損益耶

宋哲宗

靜軒周氏曰臣嘗以元祐之事觀之哲后在上而言聽計從賢人在下而協心輔治此正太平有爲之時也然而韓維以讒怨罷程頤以嫌隙黜何也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進講色莊繼以諷諫蘇軾以不近人情而嫉胡宗愈等以不宜在經筵而譖此皆君子之類自相攻訐求其不罹小人之禍蓋亦難矣觀於此可以占世道之升降耳直書於冊深惜之也

靜軒周氏曰古之聖賢不戒於羣陰盛長之際而戒於一陰方生之時其故何歟蓋一陰雖微其勢必盛與其慮之於終易若謹之於始非慮其一陰之進慮其羣陰連類而進耳故易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惇卞乃王呂之黨其心非端謹之徒今而召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宗社生民休戚之寄是以梁燾等交章切諫則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不惜不聽而又罷之是盡用一小人退眾君子抑何可以服天下哉

雲陽張氏曰嗚呼哲宗無罪而廢正后而夫婦之道絕有過而逐諫官而君臣之道虧則大綱絕矣厥後汴宋淪於泱奕誰其尸之雖然鄒正言孤忠勁節固人之所難能也惜其不諫於廢后之時而諫於立妃之日此乃功之所以

難爲而禍之所以易招也噫豫讓不諫智氏之貪地而徒殺身於國亡之秋褚遂良不諫武氏之再入而徒叩頭於冊命之日鄒浩不諫哲宗於廢后之時而徒盡言於立妃爲后之際是智氏之豫讓李唐之遂良汴宋之鄒浩其皆失於此乎

宋徽宗

雲間張氏曰抑觀功臣圖形於閣有自來矣在西漢則有宣帝之麒麟明帝之雲臺在李唐則有太宗之淩煙嗚呼功臣得預於是者豈偶然哉非攻城略地則謀猷籌畫是皆有不世之功無前之績故人君思念不忘所以圖之於既往而勉之於方來也今也徽宗作此顯謨一閣而圖畫熙甯元豐功臣者意安在耶豈不曰熙豐間有功之臣莫加於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確之輩彼司馬二蘇歐陽韓富周程張載之徒無足多者以是有功之臣而繪之於閣正欲使我後嗣子孫皆得以恪守成憲國日以富兵日以強而傳之萬世不替矣噫徽宗用心若此宜乎媲美漢唐之君而輝耀今古夫何漢唐之君生榮死哀而有宗制之稱徽宗委身沙漠而有昏德之號蓋漢唐之所圖者興王之業徽宗之所圖者亡國之事此成敗之所以不同也

宋欽宗

雲間張氏曰抑觀元祐學術通天地質鬼神闢姦邪扶正直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萬世仰如山斗所謂無間然者也諸賢何負於徽宗前既禁其學術矣又禁以元祐學術政事授業者今又再禁其學術嗚呼徽宗之世所爲跼天蹐地而閉塞焉者也一有正直之士眾必鋤治簸揚使其不能容足於朝非竄逐則安置朝進實封暮承貶詔其視學術之正如元祐者毒如仇家則是通國皆非元祐矣學術者也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宋其殆矣

雲間張氏曰甚哉李公之抱負也當汴京受圍之日親自請行向使得遂其請而至斡離不之軍必有懾服金虜之言如顏眞卿之於李希烈韓退之之於王廷湊是也汴圍未必不解而康王未必爲質矣況和之云者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力有所偏重則和終不可議矣今斡商不圖京師則其勢力之偏重於金也明矣倘何以和爲議哉和日議者金虜之詐也苟如李公所論則將不議而自和況議乎哉吁李公之計不行於欽宗而致國破君辱者天乎人也何尤

靜軒周氏曰自安石變法結怨四海羣姦肆虐蹈矩循規嗣是歷哲徽二君或紹聖或崇甯日積月累其弊彌長剗

立新法以塗炭天下之民爲作三經以貿惑天下之士今而海內潰亂罔非醞釀而成實萬世之罪人也夫豈可以配享孔子乎當時因襲之弊未有決其是非獨得時上章極論深切時宜非以道事君者安能若是耶欽宗既知其失當碎其遺像投諸水火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可也夫何甫黜配享之禮降居從祀之列謂之何哉由是鼓吹紛紜時乃致仕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亂乎此則世運人心斷可識矣

靜軒周氏曰嗚呼宋金世讎其勢不俱生夷夏異趣其勢不兩立況退避之與進取其義有二進則示之以彊可以作士氣可以固民心可以保宗社可以雪讎恥退則示之以弱士氣日沮民心日離宗社日墟讎恥日忘是以進有功而退無功也高宗身負大讎不思報復苟延歲月坐失事機雖宗澤累請還京終弗能悟其亦中人以下之資乎是故觀宗澤之請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觀高宗之意不充則知其無父母之心此綱目書法之深意也

雲閣張氏曰黃汪二賊欺君誤國主於如此之極厥罪何可勝誅於時四面皆金兵矣尚聽浮屠說若無異乎曰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二賊之謂歟向非斷斷之報而急渡江則高宗亦成擒矣若使李綱不安置王彥不致仕用馬伸之言而罷二賊則高宗未必如是之狼狽也噫然則高宗之東奔西逐者無乃其自取乎

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荀彧字）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禁門曰闥刻爲連瑣文故稱）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屬浙江）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句）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去聲）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勝非爲相）苗劉肆逆（苗傅劉正彥之亂）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去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詔敕也）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謂諷帝禪位皇子及致復位）昔公羊氏言祭（債）仲廢君爲行權（春秋桓公十五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祭仲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按左傳鄭祭仲爲莊公娶鄧曼生昭公忽宋大夫雍氏女妻於莊公生厲公突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先儒力排其說（據安國春秋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高宗年號）之失節者今

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落職提舉仙都觀（貫）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爲之一空

雲閣張氏曰姦人用意之深豈易測哉書稱知人之難信矣秦檜以金撻懶陰縱其還朝士固多疑之然亦不能覘知其實厥後惟以言貌欺人故高宗信其忠朴其初安國輕信游酢方其爲荀文若況文若爲巨姦之輔其出處已非正矣就使檜如文若亦何所取文若之死漢世是亦天理終不可泯安國豈能必檜如文若之死漢室哉噫安國明於春秋而力言檜賢如此則知人信乎其難矣惜乎安國之賢而不能知秦檜之姦固宜綱目書法之異於翟汝

文也

靜軒周氏曰秦檜包藏禍心人無知者雖賢如游酢尚稱其有才正如胡安國亦論其可用獨王居正甚言其非抑亦先覺者乎帝能既免其官仍榜其罪可謂得好惡之公矣未幾而復以之爲相者蓋由高宗之心初無定見因物有遷云爾苟使檜之此罷而終身不用則中興之業豈不爲可成哉惜其不足以知此也

上皇卒于金卒於五國城

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特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爲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勤兵於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

秋七月以陳公輔爲左司諫公輔召還爲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

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怪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史記漢書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雲閒張氏曰主和議者檜之奸謀排和議者浚之素志今欲恢復而驀主和議之奸臣是猶抱薪救火惡能致其撲滅哉雖然君子不可獨罪浚也高宗於檜榜其罪曰示不復用今也撈鼎求乾君信遂失厥後武穆之死人徒知秦檜殺之而不知高宗張浚殺之也君子謂武穆之獄當首高宗張浚而縱秦檜則庶乎得其當矣

雲閒張氏曰大抵進取中原浚與鼎素志也臣嘗考趙鼎陳戰守禦之三策矣其略曰經營中原當自關中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經營大業無出於此今鼎反請高宗回蹕臨安則知鼎也故違張浚之見而自睽已意於浚何預焉且大臣謀國必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況浚與鼎好同魚水其閒少有私忿者皆呂祉以順爲正有以致之也獨不見廉藺賈寇之事乎於時所當去私忿幹公事與浚戮力王室同心恢復一擇將任人復父兄之大讎還祖宗之舊物不使王業偏安一隅而豐功盛烈勤諸鼎銘雖方叔召虎不足多讓顧不偉歟今乃不此之務有若庸人孫子瑣瑣乎尚小節鼎亦有所愧焉又況光世驕惰不恤國事宰相非人尚可罷之況一鎮之將乎鼎爭之無謂也故綱目不書曰罷趙鼎而曰趙鼎罷者所以著其私意自罷而非朝廷罷之也綱目之旨微矣

靜軒周氏曰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不曰來聘而曰來言綱目略無隱諱者罪宋也高宗忘父母

之大讎信姦臣之欺巳排斥正士銳意和戎而以詔諭爲名縱復河南陝西之地得不償失屈辱益甚矧來言而未來歸者乎宋人廉恥道喪國不成國君不成君臣不成臣而三綱於是掃地矣雖得天下其可以一朝居哉

靜軒周氏曰嗚呼宋事至此浸不可爲矣是時諸將進取所向有功金虜敗亡心喪膽落而中原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誠應天順人機不可失之際也苟能假以歲月莫或撓之如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不惟舊疆可復而幽燕亦可復不惟舊恥可清而沙漠亦可清惜其功業粗布沮抑復生使忠臣義士徒有黍離之歎終不能過河與之一決可哀也巳由是飛市班師河南隨陷是則宋人知有江南而不知有江北噫國天所以限南北也雖然班師之計皆秦檜所尸其欺君誤國擢髮難數是固萬世之罪人也或以飛雖被詔違而前進克復舊物以功贖罪不亦可乎曰禮以君命召不俟駕違而前進則是有跋扈不臣之心況十二金牌一日迭至雖功蓋天下罪亦難贖君子其肯蒙首惡之名哉綱目據事而詳書於册則惜之之意可見

靜軒周氏曰大抵史者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也豈一人之私而能滅衆人之公論哉賊檜掩護其惡之不暇亦惡

矣嗚呼使果能禁則自呂秦以至於今人皆不知聖賢之訓是非顚倒黑白不分久矣善乎呂東萊曰史官萬世是非之權衡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昔司馬遷作史記武帝惡其直筆刋落其書然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梘天下之筆乎書曰

禁野史者譏檜之愚也

雲閣張氏曰或曰虞允文之敗金人也何其成功若是之速哉曰允文之識時達權岳武穆之所不及也蓋亮已知雍爲國人所立自知舉國之人皆不願戴已也然其兵已出矣何可已乎譬猶人之外雖無病其臟腑已受疾矣是以貌雖欲勝而心實孤焉況亮以貪暴殘虐御下允文以公忠信義勉人又加以決策臨陣之機此其所以功成之速也曰然則其與謝元之肥水周瑜之赤壁劉錡之順昌孰優曰允文優何優乎曰謝元周瑜劉錡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皆出師禦敵此則將命犒師特以見當時事危勢廹故不顧矯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也噫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豫備者易以書生之見而

勝敵於倉卒者難此允文之所以優也

宋孝宗

呂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儲嗣之議誅范瓊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却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彬岐溝之敗其喪師覆

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一眚而掩其大德乎

宋光宗

雲閣張氏曰嗚呼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非道學則三剛淪九法斁幾於禽獸非人也天非日星則晷刻亡五行滅均於杳冥非天也是知人不可無道學猶天之不可無日星也亘古迄今何嘗有熄閒有誣妄詆毀之者譬諸陰霾毒霧蔽於頃刻一遇飄風則掃滅殆盡曾何損於日星之明哉是以王淮陳賈林栗輩以狗鼠之見大擁陰霾劇施毒霧而蔽之未幾卒遇光祖飄風之一掃不能損於日星之明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臣敢以

爲文

公頌

宋甯宗

史臣曰恢復大義也用兵大計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將相調和而後行又必觀釁俟時委任得宜而後舉猶慮無以濟事況可爲一已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胄擅朝十有四年窮姦極惡海內切齒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謀以爲固寵善後之計不知兵凶戰危爲國招難以陳自強爲謀主蘇師旦爲腹心而用師之意益銳故韓岳諫起釁則遠竄邱崈論首禍則不納妄用蠢類沮塞人言用程松而程松逃歸用吳曦而吳曦降虜其他如郭倪李爽皇甫斌之徒又皆庸瑣之才一旦委以分閫之柄是以師眾敗潰兩京兩河相望淪沒虜騎且渡淮窺江表而行在爲之震恐議和之使復遣五事之要益堅不可禦矣然則侂胄恢復之謀適爲蹙國之策未幾玉津之誅且函首界金矣夫侂胄稔惡既深而

受禍益烈孰謂天道遠乎哉

宋理宗

靜軒周氏曰請復三京何以無貶詞三京宋之故土也書故將何于義也崔立背君降虜其罪已甚故直書誅以正其罪雖然三京淪於夷狄固爲臣子之恥恢復故疆乃其分也然必度其事勢吾之兵甲精歟倉廩盈歟人才足歟府庫充歟然後舉事猶慮弗及況蒙古以方張不制之虜新與討盟豈宜遽叛則是中國先失信於夷狄而曲在宋矣又安能不致蒙古之雲援哉他日下詔罪已方

悔前從嗚呼晚矣故直書以著其自取之失也

雲閣張氏曰嗚呼不能爲國禦敵而能爲國招敵者賈賊也抑觀賈賊自移鎮以來蒙蔽朝廷屢以退賊邀功爲言其計不亦奸乎夫何朝廷昏闇卒是其言而賞之也觀其於蒙古之兵畏之如虎一聞其至則心戰股栗恨無地以

容身適會蒙古自有他故而班師則潛窺其遠去或殺其殿兵或殘其俘卒掠爲已功以聞於朝而其稱臣納幣之恥則匿而不聞焉是以蒙古之心以爲向既納幣稱臣以求和今有殺俘我軍士是何詭譎而轉展無信邪故蒙古加兵之心愈堅而宋人之國愈不可爲也已故

日不能爲國禦敵而能爲國招敵者賈賊也

宋帝昺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禁援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既而家之遺臣區區奉二主爲海上之謀雖無救於

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靜軒周氏曰書戰厓山予世傑也書兵潰惜之也凡闕滅書死之亡國之善詞也以爲國雖亡不爲無人焉耳終綱目書死之七十五而國滅書死之者周之亡也書韓通金之亡也書完顏忽斜虎宋之亡也書陸秀夫皆亡國之善詞也然宋亡何以不書於死之之下而書於舟覆之下可見世傑不死猶望興復至其死而宋遂亡則其惓惓於中國不盡絕人之心爲可見耳書宋亡何所以紹帝昺於太祖也帝昺北狩宋未亡也至此而亡矣故特揭而書之

元世祖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固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廣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膺敬禨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爲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明太祖

谷霖蒼曰明太祖起兵濠梁十餘年閒終膺天物雖曰神運蓋亦有人事焉方其火光燭空紅羅浮水雷雨成塋御藍卜吉論者嘖嘖莫不謂天之所授也然予以原德宏仁實則命世之器非羣雄草竊所能闇奸而覬覦者尤有異者風雲之聚杖策來歸心膂爪牙篤生江介徐達湯和起於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興自成屬李善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禹胡大海即在虹縣常遇春懷遠之雄廖永安巢湖之傑一時功臣人如某市地皆錯壤豈高祖從龍多出豐沛蕭王佐命半屬南陽天生真人固若類聚而扶披之者耶然而帷幄善謀汗馬著烈君臣之閒相需魚水豈盡地

脈使然哉

○按明太祖以布衣從戎奄有諸夏其創業垂統軼宋而上駸駸乎與漢唐並立迨天下已治已安帶礪勳盟鮮克永世刑罰之過亦有數焉太孫嗣統削奪親藩南北水火自貽伊戚太宗正位重培邦本彝倫攸敘民氣和樂文德武功於斯爲盛仁宣繼之周言成康漢言文景不是過矣英宗輕舉妄動自陷土木景泰爲德不終南宮復辟思蓋前愆頗有善政憲宗朝治亂相半孝宗晚節簡任老成惜武宗不克負荷荒致隕越世宗初政猶明其後或於長生之說遂無足觀穆宗昏庸神宗幼沖賴元輔之力十餘年間海宇清晏府庫充盈厥後四海傍落內外臣工分立門戶黨同伐異而總以攻宰相訐邊臣爲立名之始由是朝廷無穢邊疆淪沒天下事不可爲也光宗一月上賓熹宗委身客魏天命已去人心已離莊烈帝手剪元凶宵旰圖治雖時天子孤立於上公卿大夫無足與計事者誠如帝諭君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千古深恨加以東西交逼盜滿中原水旱疾疫儆輸孔亟闖逆乘釁犯闕帝拒遷都之議守死社稷自古亡國未有如帝之正者也

易知摘要類編終

孫……校